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五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五二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名山勝槩記四十六卷圖一卷附錄一卷（一）
不著撰者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墨繪齋刻本……一

名山勝槩記四十六卷圖一卷附錄一卷（一）

不著撰者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墨繪齋刻本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一

北直隸一

賜游西苑序　楊士竒
賜游西苑記　李賢
賜游西苑記　韓雍
游西内記　李默
游西山記二首　都穆
游西山記　景暘
游西山記　李東陽

游西山記　喬宇
西山游記　朱長春
春游西山記　陸釴
游西山小記　李流芳
西山紀游　陶允嘉
游東山記　王惲
游香山記　王衡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記　王衡
香山雪游記　王衡

游香山碧雲二寺記　沈守正
天壽山記　葉盛
陪祀昭陵看山記　袁宏道
玉泉山記　錢習禮
游甕山記　倪岳
游鳳凰山記　王慎中
游房山記　曹學佺
孤竹山記　殷雲霄
上方山記　徐渭

霧靈山記　朱長春
滴水崖記　朱長春
寒溪山記　王維楨
游盤山記　王衡
游馬鞍潭柘記　王衡
游湯泉記　王衡
游盤山舞劒臺記　李元陽
游盤山記　袁宏道
游紅螺嶮記　袁宏道

游薊門記　曹學佺
游翠微山記　王直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

北直隸二

長安送黃竹石序 袁宏道
燕京西湖記 蔣一葵
游九龍池記 程敏政
郊游記 楊士奇
滿井游記 袁宏道
高梁橋游記 袁宏道
登黃金臺記 鍾芳

華陽臺記 葉盛
游小西天記 周忱
游長春宮記 梁潛
崇國寺游記 袁宏道
重過崇國寺帖 袁宏道
游月河梵苑記 程敏政
游偏京汀亭記 丘濬
游梁氏園記 劉定之
歷三關記 王世貞

記上花園 葉盛
張園看牡丹記 袁宏道
畫舫齋記 歐陽修
文漪堂記 袁宏道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也足亭記 陶望齡
灞水記 葉盛
渾河記 王直
記桑乾河 蔣一葵

記盧溝河 蔣一葵
經清河 蔣一葵
記黃花鎮 蔣一葵
記居庸關 蔣一葵
碣石山注 酈道元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

南直隸一

金陵圖考　陳沂
游鍾山記　宋濂
游鍾山記　胡廣
游牛首山記　危素
游牛首山記　喬宇
游牛首山記　都穆
游牛首諸山記　王世貞
游牛首記　馮夢禎
游攝山記　馮夢禎
游攝山棲霞寺記　王世貞
游靈谷記　都穆
游靈谷記　呂柟
游靈谷記　劉三吾
靈谷寺東探梅記　馮夢禎
游觀音崖記　都穆
游雨花崖牛嶺記　顧璘

木末亭雨花臺游記　文翔鳳
游盧龍山記　呂柟
游金陵陽山記　胡廣
游金陵東山記　王挃
金陵東山考　顧起元
金陵游記　喬宇
金陵游記　王叔承
游鳳凰臺瓦官寺記　文翔鳳
游莫愁湖記　李維禎
莫愁湖考　顧起元
過後湖記　計宗道
游烏龍潭記　譚元春
再游烏龍潭記
三游烏龍潭記
烏龍潭緒園記　潘之恒
游燕子磯記　呂柟
游金陵三記　陘

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

南直隸二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李維禎
寶林寺小記　范可權
游白鶴道院記　呂柟
飛龍亭記　虞集
閱江樓記　宋濂
游蛾眉亭記　陶安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馮夢禎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馮夢禎
醉石齋記　馮夢禎
長板橋記　潘之恒
秦淮對月記　潘之恒
夜集俞園序　鍾惺
序金陵芙蓉池　李德裕
金陵諸園記　王世貞

序東園　王維禎
游息園記　顧璘
載酒亭記　顧璘
謝東宮賚園啟　張纘
北山移文　孔稚珪
西巖與子姪書　雷次宗
記游石城山中語　王維禎
畫江行十二幅小記　楊文驄
白鷺洲　石城　佳山寺後
觀音門　弘濟寺　燕子磯
江中望栖霞　江中日落　金山
玉山　古象山望金焦　紫陽洞

六朝事迹　張敦頤
六朝宮殿　石城　冶城
金城　臺城　白下
朱雀門　真武湖　景陽樓
新亭　白下亭　雨花臺
聽箏堂　馳道　大江
秦淮　橫塘　霹靂溝
青溪　邀笛步　桃葉渡
白鷺洲　景陽井　白楊路
謝安墩　桃花塢　射雉場
烏衣巷　長干　欒木井
西浮籍　錢希言
長江　京口　金陵
歷陽　姑孰　秋浦

皖城　雷港驛
小孤山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五

南直隸三

游茅山錄　周必大
游茅山記　葉夢得
游茅山記　喬宇
游茅山記　都穆
禮茅君記　王叔承
尋山誌　陶弘景
山中答謝中書　陶弘景

茅山長河館碑　陶弘景
茅山曲林館銘　陶弘景
游龍鳴山記　陶安
游西梁山記　汪循
八公山記　唐樞
龜山記　蔣津
游桓山記　蘇軾
潁州擇勝亭銘　蘇軾
擇勝亭詩引　蘇轍

顧龍山前記　張明弼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修
靈璧張氏園亭記　蘇軾
游浮槎山水記　歐陽修
浮槎山記　王禕
廬陽客記　楊循吉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游皖山記　李元陽
黃山凌歊臺記　馬之駿

太平山銘　孫綽
太平山日門館碑　陶弘景
橫山記　馬之駿
牛渚山記　陸游
宴姑孰亭序　李白
游敬亭記　馬之駿
游浮渡山記　鍾惺
巴而巖記　吳道凝
天心𠂇記　吳道凝

文脊山記　唐樞
登九頂峰記　潘之恒
宣州疊嶂樓記　獨孤霖
青蓮閣記　湯顯祖
西候新亭序　李白
南陔六舟記　潘之恒

名山勝槩記　卷之六

南直隸四

游黄山記　吳龍翰
游黄山記　汪澤民
游黄山記　程敏政
游黄山記　汪璀
游黄山記　馮夢禎
游黄山記　謝肇淛
游黄山記　黄汝亨

游黄山紀畧　方上翃
黄游紀畧二首　吳廷簡
海子記　湯賓尹
游碁中記　汪道昆
蓮花峰代繪記　潘之恒
游城陽山記　汪道昆
黄羅山記　黄允交
長青山記　羅逸
游黄石龍記　王之傑
蒼龍洞記　王之傑
題誓頂　吳羣
題豐樂水記　謝陛
水嬉記　汪道昆
舟泛記　潘之恒
洗泉記　曹臣
別湯泉小劄　吳士權
曲水園記　汪道昆
西干十寺記　謝廷讚

水西寺　慶壽羅漢院　如意寺
經藏寺　福聖寺　妙法寺
太平興國禪林　等覺寺
五明院　淨名寺
游齊雲山記　程敏政
游齊雲山記　李汎
游齊雲山記　鄭禧
游齊雲山岩勝記　廖道南
游南山稠記　方漢
游白嶽記　馮夢禎
禮白嶽記　李日華

記游齊雲　袁宏道
記石橋巖　袁宏道
紫雲關西路記　戴章甫
觀天門虎巖記　程嘉燧
至捨身巖記
由宮西觀三姑五老峰記
游松蘿山記　程敏政
顏公山記游　姚應仁
記落石　王文埴

醒閑記　陳繼儒
季園記　汪道昆
牛禪菴記　徐渭
游率山記　汪循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七

南直隸五

游齊山記　王哲
游齊山記　桂鏊
游齊山三奇亭記　李鶴鳴
游齊山華蓋洞記　雷逵
九華山錄　周必大
游九華山記　李白
游九華山記　張寰

游九華山記　袁永之
游九華山記　王思任
望九華　王十朋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游瑯琊山記　宋濂
游荊塗二山記　宋濂
重游瑯琊山記　文徵明
游瑯琊山記　唐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醉翁亭記　歐陽脩
豐樂亭記　歐陽脩
醒心亭記　曾鞏
荇溪新亭記　李濆
紫薇泉記　呂元中
菱溪石記　歐陽修
滁上與梅聖俞書　歐陽修
游湯泉記　秦觀
游雲龍山記　都穆

登雲龍山記　文翔鳳
游子房山記　王思任
放鶴亭記　蘇軾
彭城放鶴亭記　董其昌
清心亭記　曾鞏
記巢湖　愼蒙
與巢縣楊元素　蘇軾
與徐州夏守書　袁宏道
記徐州對月　蘇軾
徐州書會獵詩後　蘇軾
送徐叔通游江淮序　解縉
過淮南記　胡胤嘉
朔雪北征記　屠隆
過山陽舊廬　向秀
游狼山記　劉弇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攽
天下放生池碑　顏眞卿
游梅花嶺記　胡胤嘉

大明寺水記　歐陽修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名山勝槩記　卷之八

南直隸六

京口諸游記　都穆
游北固山記
游經山洑山記
游黃鵠山記
瓜步山楬文　鮑照
游京口諸山記　王衡
京口三山記　王思任

京口月觀記　汪彥章
金焦兩山記　袁袠
游金焦兩山記　高對
游金焦兩山記　王叔承
游金焦兩山記　董傳策
金焦游記　喬宇
金焦游記　都穆
金山志　釋惠凱
游金山記　馮夢禎

游金山記　吳廷簡
游焦山記　吳廷簡
游焦山小記　李流芳
望江記　李默
游妙空崖記　周忱
游焦山莊觀亭記　徐有貞
書甘露寺多景樓　蔡襄
丹徒淨名齋記　米芾
丹陽練湖記　潘之恒

茸上游記　汪明際
古澗寒泉記　貝瓊
水雲深處記　貝瓊

名山勝槩記　卷之九

南直隸七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游吳郡諸山志　楊循吉

靈巖山　穹窿山　支硎山
天平山　華山　林屋洞

游吳郡諸山記　都穆

吳郡諸山記　袁宏道

虎丘　上方　天池
靈巖　光福　陽山
橫山　穹窿　半塘
楞伽　天平　錦帆涇

百花洲　姑蘇臺
陸澄湖　荷花蕩

游石湖記　朱逢吉

重游石湖記　周用

吳中勝記　華鑰

吳中小記　李流芳

游寒山記　胡胤嘉

游天池寺記　胡胤嘉

游靈巖天平山記　朱德潤

游靈巖記　高啓

游天平山記　高啓

靈巖山贖山記　馬之駿

游玄墓諸山記　袁表

游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游寶界山居記　王問

陽山新錄序　顧元慶

冬日登堯峰記　劉鳳

虎丘靈巖寺記　楊士奇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游虎丘記　楊應詔

游虎丘記　馬之駿

游虎丘記　胡胤嘉

題虎丘山　李鄴

題虎丘圖　王世貞

題詠虎丘詩　潘之恒

半塘小志　潘之恒

游滄浪亭記　蘇舜欽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

南直隸八

洞庭三記　王鏊
游五湖記
七十二峰記
登莫釐峰記
湖山游記 四首　吳寬
游洞庭兩山記　王世貞
書洞庭山記後　王世貞
游洞庭山記　汪道昆
游西洞山記　袁袠
游洞庭記　袁宏道
東洞庭
西洞庭
游洞庭山記 八首　陶望齡
游太湖兩洞庭記　李維楨
游太湖洞庭記　王思任
洞庭游記　汪明際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游洞庭諸刹記　姚希孟
登縹緲峯記　姚希孟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洞庭襍記　蔡羽
游石湖記
游林屋洞記
游曲崖記
登縹緲峰記
游石蛇山記
游石蛇山後記
游鹿飲泉記
游消夏灣記
洞庭西山詩序　徐禎卿
洞庭東山詩序　文徵明
游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蘇子美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太湖石志　范成大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一

南直隸九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游桃花記　陳繼儒
識雪記　馬之駿
斲冰記　劉鳳
秋舫記　潘之恒
書畫船記　黃淮
題江南卧游冊　李流芳

題惠崇江南春意　王世貞
題江山雪圖　李夢陽
吳中與介石書　倪瓚
問吳宮辭　陸龜蒙
幽居賦序　陸龜蒙
二游詩序　皮日休
五覘詩序　皮日休
卧游趣辭　陳繼儒
吳中園亭紀畧　袁宏道
周氏池亭記　楊循吉
華氏怡老園記　楊循吉
鄭氏之汪記　劉鳳
梅花樓記　陳繼儒
梅花墅記　鍾惺
許秘書園記　陳繼儒
游吳城徐少參園記　王世貞
游練川雲間松陵園記　王世貞
太倉諸園小記　王世貞

小崑山讀書處記　王世貞
越溪莊圖記　王世貞
小輞川記　屠隆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虞山游詠圖序　張著
游馬鞍山記　李浙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二

南直隸十

游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慧山二泉亭記　鄒廸光
游慧山記　胡胤嘉
記惠山　王世貞
記惠泉　袁宏道
游惠山詩引　蘇軾

竇乳泉記　翁挺
常州雩泉記　蘇軾
游華山天池記　孫覿
毘陵東山記　韋夏卿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王世貞
安氏西林記　王世貞
竹溪記　唐順之
蘭墅後記　董其昌
馬汏沙看月記　王穉登
毗陵看月記　王穉登
游江陰三山記　朱德潤
南嶽銅棺二山記　都穆
游宜興二洞記　楊一清
游張公洞記　尤袤
游張公洞記　沈周
游玉女潭山居記　文徵明
荊溪游記　王世貞
游張公洞記

玉女潭諸游記
游善權洞記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三

浙江一

錢塘湖石記　白居易
西湖游幸記　周密
西湖禊事記　程端明
記蘇堤始末　楊慎
西湖禊記　袁宏道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峯
靈隱　龍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御教場
吳山　雲棲　湖山禊叙
西湖小記　張京元
湖山小記　蕭士瑋
游天竺山記　楊守陳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記　權德輿
天竺寺詩引　蘇軾
記靈隱天竺　蘇軾
游冷泉亭記　白居易

重修冷泉亭疏　沈守正
冷泉亭畫記　程嘉燧
古澗滙泉記　貝瓊
代石言　虞淳熙
游龍井記　秦觀
游雪齋記　秦觀
游龍井記　程端明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蘇轍
書過溪亭　蘇軾

重修放鶴湖心二亭疏　韓敬
孤山種梅疏　沈守正
補孤山種梅叙　陳萬言
孤山放鶴亭記　陳繼儒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孤山慈社記畧　曾鳳儀
結廬孤山記　馮夢禎
孤山僕夫泉記　馮夢禎
六一泉銘　蘇軾

虎跑泉記　宋濂
參寥泉銘　蘇軾
開古泉記　陸游
慧日峰記　虞淳熙
蓮花洞記　虞淳熙
南屏孫山人鶴田券　許相卿
游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顧璘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蘇軾

浙江二

西湖勝蹟記　田汝成
游湖山勝槩記　夏時
游西湖記　楊應詔
游西湖記　尹伸
雨中初游西湖記　朱之俊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發昭慶宿叕光庵記
發韜光宿法相寺記
湖心亭記　韓敬
重修龍王堂記　汪汝謙
西湖月觀　陳仁錫
敘湖游　劉暹
敘山游　劉暹
序山水之間　解縉
送人游浙東　蘇軾
杭州題名二首　蘇軾

夜游西湖紀事　葉夢得
湖上書與黃山人　田汝成
寄李杭州書　袁宏道
西溪寄彭欽之　王穉登
題西湖卧游冊　李流芳
吉祥寺看牡丹記　蘇　軾
西山看梅記　馮夢禎

浙江三

游吳山記　薛應旂
游紫陽洞記　楊應詔
胥山銘　盧元輔
鎮海樓記　徐　渭
錢塘六井記　蘇　軾
書普福嶺曾祠壁　張汝醇
過楓林記　鍾　[illegible]

游高亭山記　鮮于樞
臯亭儀和泉記　胡胤嘉
臯亭安廬記　董其昌
雲棲禪院記　董其昌
橫山草堂記　李日華
横山草堂記　江元祚
豹躍泉銘　李日華
功山泉銘　黃嘉惠

浙江潮候圖說　歐伯宣
答起崖論潮書　吳亨壽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六

浙江四

游新城北山記　晁補之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程嘉燧
臨安至昌化記
自昌化至歷溪記
洞霄游記　虞淳熙
游徑山記　蔡襄
游徑山記　吳廷簡

徑山凌霄峯記　釋德清
游天目山記　薛應旂
游大滌山記　薛應旂
游徑山記　薛應旂
游天目山錄　唐樞
游東目記畧　馮夢禎
游西目記畧　馮夢禎
天目游記　袁宏道
游天目山記　黃汝亨

游天目山記　伍餘福
游峴山記　朱長春
游弁山記　愼蒙
游道場山記　都穆
游照山記　徐貫
游陳山記　沈琮遠
游殳山記　貝瓊
書畚晝溪　何璧
不溪偶記　胡胤嘉

游吳興山水淸遠圖記　趙孟頫
游白蘋洲五亭記　白居易
湖州勝賞樓記　葉適
吳興溪亭記　權德輿
吳興柳惲西亭記　顏眞卿
靑白蘋亭　李德裕
靑聚芳亭　王世貞
游石林記　葉夢得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記霅川游賞處　倪思
游龍眼潭記　董穀
觀海記　方鵬
當湖記　潘之恒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七

浙江五

越中注　酈道元
序越州鑑湖圖　曾鞏
游鏡湖記　鄭善夫
越山游記　劉基
出越城至平水記
游活水源記
游雲門記
游自雲峯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發自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游松風閣記
游深居精舍記
越中襍記　袁宏道
湘湖　禹穴　蘭亭
鑑湖　西施山　六陵
五泄一　五泄二
五泄三　玉京洞
會稽東山記　王[illegible]
雲門寺壽聖院記　陸游
雲門山記　黃汝亨
泰望山記　黃汝亨
登秦望山記　董玘
游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考　楊慎
梅子眞泉銘　陸游
蘭亭序　王羲之
蘭亭後序　孫綽
蘭亭觴咏圖記　宋濂
游適南亭記　陸佃
游天衣寺序　王十朋
鏡湖漁舍記　謝翶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東籬記　陸游
書游馬氏園　徐渭
記山陰道上　湯顯祖
會稽與盧陵王　謝靈運
閑遊賛　戴逵

西溪湖記　徐渭
游五洩山水志　宋濂
游五洩記　徐渭
游五洩記　王思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送靈澈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沃州記　茅坤
天姥山志　薛應旂
游小隱山序　錢功輔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八

浙江六

越游襍記　王思任
東山　剡溪　南明
天姥　孤嶼　華蓋
仙巖　石門　小洋
仙都　釣臺
入越記　呂祖謙
客越志　王穉登
游甬東山水古蹟記　吳萊
鄞縣經游記　王安石

四明廣德湖記　曾鞏
湖山游詠記　沈明臣
游天童山記　李濂
游四明山記　沈明臣
游雪竇山記　楊守陳
游雪竇山記　李濂
游招寶山記　楊守陳
游招寶山記　沈愷
普陀山記　張邦基

三山游記　屠隆
屠說　林景熙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九

浙江七

武林富春游記　王叔承
富春山志　薛應旂
富春驛記　程端明
桐溪注　酈道元
桐廬與朱元思書　吳均
睦州寄晏尚書　范仲淹
釣臺記　羅隱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翺
發淳安記洛山諸巖　程嘉燧
小金山記　鄭師山
淳安三潭記　錢時
壽昌見山堂記　方孝孺
漸水注　酈道元
青霞洞天游記　胡翰
江郎山志　薛應旂

烏石山志　薛應旂
處州神仙宅碑　宋濂
括蒼舊州治記　喻良臣
括䃘勝遊　戴澳
廣福寺三巖記　李堯俞
括蒼最高軒記　周莊
仙都游乘　戴澳
仙都山銘　韋翃
仙都草堂記畧　皇甫汸

仙都觀記　葉夢得
紫虛觀記　劉基
漴灌記　樊獻科
石門洞記　劉涇
石門洞記　李季真
石門洞記　郜經邦
石門洞記　鄭東白
石門亭記　王安石
石門寺題名　黃庭堅

游九盤山記　李良
游衢山記　李棠
東山樵隱記　黃池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

浙江八

金華游記　謝翺
赤松觀石羊記
月泉游記
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自巖麓壽泉至三石洞記
小罏峰三瀑記
金華游記　方鳳
金華穄記　鄭東白
游雙龍洞
游赤松山
游雙溪
游氷壺洞
游方巖山
游壽山
游東峴山
游繡川湖

金華山栖志　劉峻
桐栢山金庭館碑　沈約
游南山記　姜麟
游北山記　吳師道
北山游記　鄭善夫
長嘯山游記　王柏
游赤松山記　呂祖謙
游石蓮山記　潘之淙
青蘿東明二山記　王汶
游金華三洞記　程端明
金華三洞紀游　戴澳
鹿田聽雨記　謝翺
游石洞夜坐記　謝翺
官巖院碑　宋濂
桃花澗修禊序　宋濂
始得山樹隱居記　王埜
始得隱巖記　夏鍭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一

浙江九

游天台山賦　孫綽
天台山記　王立程
天台山記　王思任
游天台紀畧　鄒之嶧
重游天台記　戴澳
石梁觀瀑記　鄒廸光
游石梁記　陳德永
游石橋記　夏鍭
劉阮洞記　鄭志道
由寒明歷桃源記　鄒廸光
歷寒明諸寺記　盧濬
天台怪松圖贊　陸龜蒙
游台蕩路程　陶望齡
游蓊竹洞記　林一龍
游蓊竹洞記　馮福京
游靈墟記　張存

桐柏山志　薛應旂
清泉山記　方孝孺
巾子山記　王立程
巾山草堂記　方孝孺
覩海樓記　方孝孺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二

浙江十

游鴈蕩記　沈括
游鴈蕩記　王十朋
游鴈山䟽記　李孝光
鴈山觀石梁記
游靈峰洞記
暮入靈巖記
靈巖二奇記

大龍湫記
宿能仁寺東庵記畧
游上人開西谷記
鴈蕩山記
秋游鴈蕩記
鴈蕩山記　王思任
重游鴈山記　戴澳
鴈山觀大龍湫記　鄒廸光
鴈蕩游記　孫穀

鴈山圖記　陸深
書台蕩日記後　楊文驄
書石梁鴈蕩圖後　徐渭
白石山志　薛應旂
大若巖記　林一龍
谷源記　虞集
浮沚記　周恭叔
姚溪窮源記　張孚敬
游仙崖記　王叔果

江心寺記　鄭東白
游永康山水記　黃綰
游石佛記
游散水崖記
永嘉謝樂亭記　葉適
永嘉芳洲記　唐順之
暘湖別墅記　茅坤
暘湖別墅二記　王世貞
李舍人山亭詩序　楊僩

游名山記 謝靈運
悠然亭記 虞集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三

江西一

游西山錄 周必大
游西山記 張宗璉
游西山跋 錢習禮
游白丈山記 陳芹
游大林寺序 白居易
分寧雲峰院記 曾鞏
滕王閣序 王勃

滕王閣記 韓愈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鄱陽山水記 孫仲益
游褒禪山記 王安石
游梅巖洞記 邵寶
游梅巖記 齊文樞
游信州巖洞記 洪錫
游龍虎山記 陸九淵
游華夷圖玉山記 賈[illegible]

游龜峯山記　章友直
游三清山記　曾起元
游仙巖圖記　危素
游潭石記　黃溥
游鄰林盤園記　范成大
廬山錄　周必大
廬山後錄　周必大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四

江西二

游匡廬山記　釋慧遠
游廬山記　王廷珪
送姪崙游廬山序　李白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安石
白蓮社圖記　葉夢得
匡廬結社圖後　宋濂
記游廬山　蘇軾

游廬山東林記　陸游
游廬山記　李洞
三峽橋記　李洞
游東林記　姜幹
廬山三記　王禕
自建昌州行廬山下記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開元寺觀瀑布記
游廬山記　李夢陽

游東林天池記　王世貞
游匡廬記　曹學佺
游廬山記　袁宏道
入東林寺記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游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㵎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游匡廬山記　王思任
游廬山記　湯賓尹
游天池寺記　林俊
游天池寺記　王佘
廬山卧龍庵記　朱熹
與黃商伯書 附
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廬山讀書臺記　王漆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祭廬山文
草堂三謠
廬山寄元稹　白居易
廬山黃石巖院記　劉軻
代書　白居易
東林寺題名記　顏真卿
游白鹿洞記　彭時
游白鹿洞記　羅洪先
白鶴觀碁　蘇軾
題白鶴觀　蘇軾
畫山水序　宗炳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五

江西三

石門澗記　周景式
石門游記　畢成珪
游石鐘山記　蘇軾
游石鐘山記　羅洪先
游石鐘山記　李齡
過大孤山　李德裕
小孤山記　虞集

游小孤山記　陸游
游匡廬小孤山記　袁袠
游馬當山記　解縉
游崑崙山記　周在
游文山觀大水記　文天祥
記柴桑　何璧
歸去來辭　陶潛
題畫歸去來辭後　王世貞
游斜川　陶潛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江州南湖堤銘　李翺
過琵琶亭記　錢希言
栖賢亭記　皮日休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游清隱禪院記　黃庭堅
游麻姑山記　顏真卿
游麻姑山記　伍餘福
麻姑山觀瀑記　謝兆申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游紫霄觀記　張自明
游洪厓記　徐世溥
藟山嶺記　徐世溥
鄢家山記　徐世溥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王安石
臨川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擬峴臺記　曾鞏
宜春臺記　劉嗣隆

青雲亭記　虞集
游墨池記　曾鞏
游華蓋山記　陳芹
游華蓋山仙橋觀記　顏眞卿
撫州招仙觀記　王安石
靈谷詩序　王安石
羊角洞天記　虞集
游雲林山記　危素
飲歸亭記　曾鞏

游玉笥山羅浮菴記　羅倫
義山記　王英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六

江西四

游武功山記　李濂
游武山記　王直
游武功山記　劉陽
游潮山記　劉楚
游靑原山記　董傳策
游靑原山寺後　黃庭堅
游梅田洞記　劉楚

吉州三秀亭記　黃庭堅
春浮園記　蕭士瑋
西園淸隱記　羅洪先
游金精山記　曾元一
游洪陽洞記　洪經奎
游石乳洞記　鄭王賓
游麟嶺記　蕭弘魯
游紫崖記　蔡元偉
游磁龜記　徐幾

游興復磁龜記　羅玘
游石籠記　王徽
游瀧崖記　羅倫
游窪泉記　劉楚
須溪記　劉辰翁
朝山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玉笥山承天堂記
鳳鳴山記

紫極宮寫韻軒記
豈眭記
武功寺記
戒岡重興院記
玉湖記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七

湖廣一

游武昌東山記　楊士奇
游武昌西山記　王廷陳
楚四樓詠引　袁宏道
龍山記　錢希言
補龍山文　蘇軾
登南樓記　陸游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游九真山記　董穀
泛沔州郎官湖序　李白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峴山亭記　歐陽修
春夜宴桃花園記　李白
題長江萬里圖　王世貞
登萬山與謝安書　習鑿齒
游西塞山錄　唐樞
游五梁磯錄　唐樞

沅水注　酈道元
白沙曲注　酈道元
高陽池注　酈道元
仲宣樓記　王世貞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襄州長渠記　曾鞏
尹公亭記　曾鞏
游儵亭記　歐陽修
東園亭記　歐陽修

贈玉泉仙人掌茶序　李白
記樊山　蘇軾
赤壁山考　顧起元
赤壁記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游黃州東坡記　陸游
黃州雪堂記　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竹樓記　王禹偁
記游沙湖　蘇軾
記游定惠院　蘇軾
書臨皋亭　蘇軾
臨皋亭閒題　蘇軾
游觀音巖記　朱廷立
游岳陽洞庭記　高翥
君山記　符文相
湘君廟記畧　李蓘思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觀岳陽樓記　楊嗣昌
雲母泉詩序　李華
沱西別業記　何景明
偃虹堤記　歐陽修
古山樓記　劉辰翁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八

湖廣二

武當游記　陸銓
游武當山記　胡松
大嶽志　方升
　太和宮四圖述　南巖宮七圖述
　紫霄宮五圖述　西龍宮八圖述
　玉虛宮六圖述　遇眞宮三圖述
　迎恩宮一圖述　淨樂宮二圖述
游太和山記　顧璘
游太和山記　王世貞
自均州由玉虛宿紫霞宮記
由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游太和山記　汪道昆
太和山後記　汪道昆
叅話　楊鶴
叅游記　尹伸
玄嶽記　袁中道

游玄嶽記　譚元春

湖廣三

書衡山禹碑　王世貞
游衡嶽記　顧璘
游衡嶽後記　顧璘
游南嶽記　李承箕
游南嶽記　應良
游南嶽記　湛若水
游南嶽記　袁袠

游南嶽記　譚元春
南嶽記餘四條
送廖道士還衡山序　韓愈
送林上人游衡嶽序　李白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李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游石鼓山記　范成大
游回鴈峰記　董傳策
游秀巖記　王泄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游記　楊嗣昌
一之名　二之衛　三之擘
四之觀　五之穉　六之碣
七之會
夷望山考誤記　楊嗣昌
游德山記　袁宏道
桃花源記　陶潛
尋桃花源跋　蘇軾

尋桃花源序　李白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游桃源記　袁宏道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記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
由水溪至木心崖記
游桃源記　楊嗣昌
跋卜宗桃源圖卷　倪元璐
載龍淵剪石文　譚元春

雪山冰井記　吳國倫

石帆銘　鮑照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

湖廣四

永州游記　柳宗元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石渠記

石澗記

袁家渴記

小石城山記

永州三巖記　盧臧

游朝陽巖記　元結

游朝陽巖記　唐功茂

游朝陽巖記　袁袠

游朝陽巖記　施昱

流香洞記　范之箴

澹山巖記　柳應辰
澹山巖記　蔣穎叔
澹山巖記　袁滋
游澹山巖記　袁泰
零陵三記　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游讌南池記
永州寺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愚溪對　柳宗元
溪上序飲　柳宗元
記愚溪　王琳
游愚溪　黃庭堅
浯溪題壁　黃庭堅

湖南雜記　元結
石溪記
寒亭記
茅閣記
九疑圖記
廣宴亭記
殊亭記
舂陵菊圃記
文山銘叙　元結
浯溪　峿臺　浯溪唐亭
水樂　東崖　寒泉
陽華巖　窊樽　丹崖翁宅
瀼溪　異泉　杯樽
退谷　杯湖　五如石
潓泉　汸泉　菫泉
淲泉　涍泉　㵐泉
東泉
游沉香巖記　董傳策
游兜率巖記　謝巖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董傳策
九疑山記　慎蒙
餉菜軒記　陳繼儒

吏隱亭述　劉禹錫
宅仙洞記　董居誼
含輝洞述　劉禹錫
大酉洞記　王世隆
游彈子洞記　胡直
藏丹洞記　陸游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一

河南一

游梁記　王性
汴故宫記　楊奐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汴河斗門記　蘇軾
汴河銘　皮日休
艮嶽記　張淏
蓮池禊飲序　蕭穎士

仲春讌集詩序　獨孤及
梁王池亭宴序　陳子昂
金谷蘭亭評　項煜
游金谷序　石崇
思歸引序　石崇
西園雅集記　米芾
西園雅集圖記　楊士奇
題西園雅集圖後　王世貞
千金堨注　酈道元

華林園注　酈道元
銅臺注　酈道元
記僕射陂　朱弁
游輝縣雜記　李夢陽
衛源游覽記　董廷圭
游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游宴石淙山詩序　盧照鄰
百泉題名　崔銑
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挂龍崖游記　文翔鳳
青泥淵吉祥寺禱記　文翔鳳
國相寺重修記　李夢陽
脩然臺記　李夢陽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龍灣草堂記　何景明
河上草堂記　李夢陽
東讀書園記　高叔嗣

觀風亭記　李夢陽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陳湯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二

河南二

新安谷記　穆貞
倚箔山錄　馬純
零落山記　王惲
游天平山記　柳開
林慮記游　許有任
林慮山游寄王給事　袁宏道
濟源游記　李濂

濟源池
王屋山
明月山
百家巖
白茅寺
石門潭
百泉
三湖
龍潭
盤谷
甯邑
太行山記　唐樞
太行考　顧起元
書太行山語示陳山人　袁宏道
太行卜居　蘇軾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序盤谷圖　解縉
嵩山天封宮題名　韓愈

記嵩山　朱升
嵩山少室少姨廟碑　楊烱
宜陽山注　酈道元
游伊闕記　都穆
女媧陵記　喬宇
嵩山記　都穆
游嵩山記　喬宇
登嵩山記　薛正言
嵩游記　王士性

嵩游記 五首　袁宏道
嵩高游記　文翔鳳
嵩游記　唐 樞
王屋山
伊闕
北邙山
王喬洞
熊耳山
郟山

虎牢
九臺山
大伾山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三

河南三

修香山寺記　白居易
洛陽伽藍記　楊衒之
洛陽池上篇　白居易
書池上篇後　王世貞
題洛中九老圖　王世貞
題畫香山九老圖　王世貞
秋日宴洛陽序　王 勃

洛下登樓宴序　陳 揚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叢翠亭記　歐陽修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平泉山居誡記　李德裕
平泉山居草木記　李德裕
平泉草木記跋　葉夢得
洛陽名園記　李 廌
洛陽李氏園池詩序　蘇 轍

咸平縣丞廳酴醿記　張耒

小適亭銘　崔銑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四

山東一

東游記　楊奐

濟南行記　元好問

東游記　元好問

東游蒨記　王思任

游歷下諸勝記

嶧山記

靈巖記

孔林記

游華不注記　王惲

游龍洞山記　張養浩

登千佛山記　樊獻科

游大佛山記　樊獻科

游濟南大明湖記　李格

趵突泉記　曾鞏

東封泰山記　漢光武

泰山封禪儀記　應劭

泰山錄　邵伯溫
游泰嶽祠記　錢伯言
游泰山記　李裕
游泰山記　喬宇
游泰山記　尚綱
游泰山記　高誨
游泰山記　王世貞
游泰山記　馮時可
登泰山記　王衡

山東二

齊州景靈巖記　張公亮
靈巖寺記　張公亮
謁闕里記　舒芬
鄒嶧山記　劉美之
嶧山記　文翔鳳
尼山記　畢瑜
游沂山記　喬宇

觀泗水源記　喬宇
汶水注　酈道元
渡汶河記　喬宇
過濟北記　胡胤嘉
游雲門山記　王世貞
登牛山記　喬宇
游標山記　張養浩
游范公泉記　喬宇
游石屋記　姚奎

青州怪石供　蘇軾
李白酒樓記　沈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兎柴記　董其昌
超然臺記　蘇軾
海山亭記　毛紀
天心水面亭記　虞集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小洞庭五太守燕藉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之罘山記　楊愼
勞山記　高出
鼇山記　陳沂
北海十二石記　蘇軾
觀海市記　張沂
觀海市記　楊瑀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六

山西

北嶽衡山碑畧　張嘉貞
晉陽游記　喬宇
恒山
雁門山
五臺山
霍山
龍門山

晉祠
汾陽祠
鼓堆泉
滹沱河
姑射山
晉游襍記　呂柟
王官谷記
龍門山記
觀砥柱記

霄首山記
游傳巖記
五臺山志　僧延一
游五臺山記　王思任
游首陽山記　都　穆
游龍門山記　趙時中
游龍門山記　麻　革
游紫團山記　栗應宏
游烟莊山記　唐　樞

游太陰山錄　唐　樞
陰山考　顧起元
代州清涼山記　朱　弁
記夏屋山　慎　蒙
書砥柱峰　慎　蒙
游砥柱記　都　穆
游三門記　王　鏊
躋安亭游記　高叔嗣
商城林泉圖　何景明
韓城門樓寓望序　王
游冀州韓家園序　王　勃
中山雪浪齋銘　蘇　軾
書臨城道中　蘇　軾
兩山行記　元好問
王官谷題名　黃　通
李處質題
呂獻可題
休休亭記　司空圖

山西寄楊東濱書　陸　深
送喬太常祀山以西序　李夢陽
圭山亭記　梁雲構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七

陝西一

關中三山志　何景明
仇池諸山記　何景明
游終南山記　王九思
游終南山記　都穆
游終南山義谷銘　庾信
終南草堂十志　盧鴻
游白沙泉記　劉士龍

游渼陂記　劉士龍
驪山記　都穆
游驪山記　喬宇
游驪山記　袁宏道
華清湯泉記　陳鴻
溫泉述　程大昌
褒禪湯泉記　張邦基
曲水詩序　王融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曲江志　程大昌
鄠杜記　程大昌
梨園記　程大昌
唐昌觀玉蘂花記　程大昌
咸陽金人記　程大昌
太白山舊封公爵記　蘇軾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陸龜蒙
題鳳翔東院右丞畫壁　蘇軾

游玉華山記　張岷
游玉華山記　盛南仲
游東山記　張說
岐山志　何景明
華池雜記　李夢陽
九嵕山記　喬宇
牛山香溪洞記　劉閣
東西女學洞記　杜光庭
魚龍洞記　杜光庭

石龍渦記　　　　　　　　　　　　　　都穆

陝西二

長安看月序　　　　歐陽詹
長安雪下望月記　　舒元輿
晚秋陪游石橋序　　陳鴻
游九龍潭宴別序　　張說
春游韋曲莊序　　　宋之問
韋司馬別業集序　　張說
宴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宴薛王山池記　　　張說
賓尚書山池尋花柳宴序　張說
別林亭宴集序　　　王維
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金門餞序　　　　　陳子昂
群官尋楊隱居詩序　楊炯
晦日藥園詩序　　　楊炯
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鑿山引瀑記　　　　沈亞之

藥闌小池山記　令華

廚院新池記　李華

山中與裴迪書　王維

摹輞川圖後　王世貞

輞川詠　王維

孟城坳　華子岡　文杏館

斤竹嶺　鹿柴　木蘭柴

茱萸沜　宮槐陌　臨湖亭

南垞　欹湖　柳浪

欒家瀨　金屑泉　白石灘

北垞　竹里館　辛夷塢

漆園　椒園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九

陝西三

華嶽注　酈道元

西嶽太華山碑畧　唐玄宗

修西嶽廟記　樊毅

獻西嶽書　李靖

拜嶽言　陳黯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王維楨

華嶽述征記　郭緣生

登蓮花峰記　王得臣

華山游記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上南峰記

過東峰記

入華山記　文翔鳳

華山記　李德裕

游華山記　都穆

游華山記　喬宇

遊華山記　唐　樞
太華山記　李攀龍
華山記　袁宏道
華山後記　袁宏道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太華山記　楊嗣昌
太華山記　李之椿
遊西嶽記　尹　伸
太華辯　王　涯

狠石銘　皇甫湜
藍田關銘　皮日休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記棧道　楊　慎
棧道銘　歐陽詹
孟門注　酈道元
興元新路記　孫　樵
河源記　梁　寅
黃河源考　楊　慎
青唐錄　李　遠
黑山考　顧起元
鴈塞考　顧起元
燕然山銘　班　固
記天山　慎　蒙
記葱嶺山　慎　蒙

福建一

永福山水記　曹學佺
游方廣巖記　張世南
游鼓山記　吳　海
重游鼓山記
游上林記　吳　海
游黃巖記　吳　海
高蓋山記　張世南

游靈山記　周道光
游筍江記　王愼中
金溪游記　王愼中
游清源山記　王愼中
閩城闢新池記　沈亞之
萬安橋記　蔡　襄
水木清華亭記　王　英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游武夷山記　劉　斧
游武夷山記　江　湛
游武夷山記　高　對
登武夷大王峯記　李元陽
武夷游記　楊應詔
武夷天游峯記　釋大香
武夷山記　黃仲昭
武夷游記　曹學佺
武夷游記　鍾　惺
武夷游記　吳　栻

武夷書院記　韓元吉
霍童山記　崔世召

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十一

福建二

百丈山記　朱熹

靈谷記　朱熹

壺公山記　李有

九鯉湖記　王世懋

木蘭陂記　愼蒙

擎天巖記　謝枋得

游滴水巖記　宗臣

游平遠臺記　宗臣

游紫雲巖記　方槐

游蓮峰石記　陳伯獻

三山游烏石記　楊應詔

道山亭記　曾鞏

閩祠記　秦觀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泉州宴赴擧於東湖序　歐陽詹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李夢陽

泉南襟記　陳懋仁

栟櫚山記　羅明祖

合掌巖記　羅明祖

廣東

羅浮指掌圖記　鄒師正
羅浮山行記　趙汝馭
嶺南三記　董傳策
游峽山飛來寺記
游英德觀音巖記
游藝溪南華寺記
游白雲山記　何格
游西樵山記　湛若水
金城山記　王漢
玲瓏巖記　江璞
七星巖記　吳桂芳
柙山麻石巖記　王天與
三洲岩記　祖無擇
碧落洞記　王陶
雲潭記　陳獻章
菩薩泉銘　蘇軾

書卓錫泉　蘇軾
瓊州惠通泉記　蘇軾
游湯泉記　唐庚
書游湯泉詩後　蘇軾
游白水山佛跡巖　蘇軾
到難　周夔
燕喜亭記　韓愈
信芳亭記　張岳
記游松風亭　蘇軾
題桄榔亭　李綱
桄榔庵銘　蘇二軾
獅子巖記　王申
見日庵記　趙希嬰
題峽山寺　李綱
題廣州峽山寺　蘇軾
九成臺銘　蘇軾
沕溪石室記　余靖
五嶺記　曹學佺

記嶠南　朱弁
書海南風土　蘇軾
評粵中山水　袁宏道
遊羅浮 二首　蘇軾
書買愁村　江盈科
記承天夜游　蘇軾
記儋州上元夜遊　蘇軾
閩海茉莉記　張邦基
記海南菊　蘇軾

評荔枝龍眼　蘇軾
厓門吊古記　方良永
南海古蹟記　吳萊

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十三

廣西

桂林記　羅大經
桂海巖洞志　范成大
讀書巖　伏波巖　疊綵巖
白龍洞　劉仙巖　華景洞
水月洞　龍隱洞　龍隱巖
雉巖　立魚峯　棲霞洞
玄風洞　曾公洞　屏風巖
隱山六洞　北潛洞　南潛洞
獅子巖　虛秀洞
桂林諸巖洞記　董傳策

羅秀山記
遊鉢山記
遊泉妙巖記
遊南山記
桂林西湖記　鮑同
桂林游記　袁袠
游乳洞記
隱山記　吳武陵
六峒記　韋宗卿

游隱山六硐記　勢直
游龍隱巖記
游七星巖記
游還珠洞記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韶音洞記　張栻
遊天然洞記　田汝成
水月洞銘　范成大
玄風洞銘　柳開

棲霞洞序　尹穡
太極洞記　茅坤
游古鉢山記　王濟
游蓮塘巖記　王濟
南寧青山記　方瑜
仙巖記　桑悅
屏風巖記　侯彭老
曾公巖記　劉誼
劉仙巖記　潘仁
記鐵城山　慎蒙
記永通峽　慎蒙
渡灕江記　董傳策
渡左江諸灘記　董傳策
烏蠻灘夜談記　董傳策
柳州雜記　柳宗元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訾家洲亭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州新堂記
陽朔山水記　曹學佺
記陽朔山水　蔡襄
粵西山水可游記　鄭圭

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十四

四川一

蜀游記　鍾惺
修覺山記
中巖記
浣花谿記
七曲山記　潘之恒
紫府飛霞洞記　潘之恒
青城山記　杜光庭

三峩山記　范成大
峩眉山記　敖英
游峩眉山記　富好禮
游峩眉山記　胡直
游峩眉山記　曹學佺
游峩眉山記　楊嗣昌
游峩眉山記　尹伸
少峨山記　呂柟
大劍山記　王惲
蟠龍山記　胡直
白鶴山記　王惲
豆圌山記　杜光庭
溫湯洞記　杜光庭
熖陽洞記　杜光庭
麻姑洞記　杜光庭
三游洞序　白居易
三游洞記　林俊
漱玉巖記　喻汝礪

丈人峰記　金祖
離堆記　顏眞卿
離堆顏祠記　唐庚
猪佛母泉記　蘇軾
瀘州滴乳泉記　黃庭堅
黃牛灘注　酈道元
三峽注　酈道元
三峽考　徐翊
大江考　楊愼

梓潼移江記　孫樵
梓潼南江泝舟序　王勃
蜀江水路險名　楊慎
度索尋橦說　楊慎
劍門銘　李德裕
瞿唐關行記　閻耆孫
三峽紀行　熊相
西山南浦行記　黃庭堅
游龍水城南記　黃庭堅

游安樂山記　黃庭堅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黔南道中行記　黃庭堅
香山寺行紀　黃庭堅
卧龍行記　王十朋
眞多山題名　張飛
曲水留題　朱熹

[illegible]山房縣記　卷之四十五

四川二

游山廟寺　王勃
黃陵廟記略　諸葛亮
八陣圖記　楊慎
浣花草堂記　陳文燭
瀼西草堂記　陳文燭
牛頭草堂記　陳文燭
東屯高齋記　陸游

懷崧樓記　李德裕
眉山遠景樓記　蘇軾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陽修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川松翁亭記　黃庭堅
綿州北亭群公宴序　王勃
秋日宴山亭序　王勃
秋日宴蓮池序　王勃
東郭南園記　黃庭堅

益州草堂寺畫記　李德裕
壽寧院畫水記　蘇軾
記岷江桐花鳳　李德裕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楊炯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陸游
龍多山錄　孫樵
忠州復古記　黃庭堅

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十六

雲南

雲南山川志　楊慎
玉案山　金馬山　碧鷄山
太華山　軟案山　滇池
瀑布泉　點蒼山　鳳羽山
九曲山　西洱海　判丈山
碧玉峯　玉壁山　雲雷山
九隆山　哀牢山　博山
瀾滄江　方丈山　蒙樂山
烏蒙山　高黎共山　臥獅山
雲巖山　羅帆　易羅池

滇南游記　李元陽
花甸記
青溪三潭記
石門山記
九頂山記
西洱海志
游昆明池登太華山記　尹伸
游滇太華山記　張佳胤
安寧溫泉記　張佳胤
臨安三洞記　張佳胤

游點蒼山記　楊慎
游點蒼山記　安如山
游鷄足山記　周復俊
滇雲龍山記　王景章
大理山川記　蔡紹科
大理行記　郭松年
白崖畢鉢羅窟志　李元陽
游阿羅仙洞記　解一經
游顏洞記　鄭瑛

南明洞天記　黃中
雲局記　楊慎
碧嶢精舍記　楊慎
滇中茶花記　馮時可
滇行紀勝書　顧泰謙
滇行紀畧　馮時可
按此目多此兩種
滇載記
水銀海記

貴州
送赴貴州序　李夢陽
飛雲巖記　吳維嶽
雙明洞記　徐樾
水雲洞記　陳應和
月潭寺記　王訓
月潭公館記　王守仁
七星橋記　楊慎
貴陽山泉志　惟蒙

木闌箐山
養龍坑
大巖山
蝸溪疊石
銅關鐵寨山
銅鼓巖
羅閩洞
八部山
羅磨塔山

三一溪
水洞
關索嶺
棃苗山
都匀洞
白水河
棲霞山
南望山
萬勝山
石屏山
鐵溪
甘梗泉
摩天嶺
天生橋
九溪河
旗山
谷峽山
木浠山

鄰水河
盤江山
白石崖
木案山

名山記序

仁樂山而智樂水其性然也山川之性所在而有之有樂有不焉者富貴人環形勝以居至爲假山曲水而娛以爲樂之也功名之士慨以忼登臨行役則有憂生嘆逝之想此可謂樂

之乎惟道德之人有仁知之意乃得同乎山川故山川亦樂得之耳虛微高深所見而然凡陰光之所儲華潤之所生有動有靜關乎天機而乘乎地文者皆性也是故有所遭常愛之而不去去則思之勝寄之所及聞靈

蹻之所得往皆願卽而并心焉雖然得至其願者有數蓋山川之脉嶄絕委延相去常數千里非有富貴功名之涉而爲千里遊者其勢常難則惟涉乎功名富貴者而後其力可以千里矣然而營務係之憂疑沮之常不

能擬道而至焉至矣而簡書迫之吏卒守之登頓移時稱好而去此亦不足以得山川之性以自同其性也如此故不如方外之徒隨願而至然亦未有偏者焉何也凡物之於人其有所願而至者皆吾所謂有數存也然

則山水之樂雖仁且知其又得而遍乎亦惟其意而可耳有其意雖千里之外常如目前不然咫尺之間恐亦非無意人之所得遊也然而仁知之懷終亦有概乎此矣於是不得已而談臥遊鳩之以圖次之以所志若冢

存之以獨契而通之以同好則無若名山記一書也偉無全而不鋪秀有微而必剪方冊之上葱蒨旁流而嵷崢映發凡所謂關乎天機而乘乎地文者皆足以養吾目而遊其性雖無富貴功名之力而願焉者尋而覽之

皆若有所至焉矣臨川湯顯祖撰

遊名山記序

益幅員之內名山若碁布然而好遊者不能什二居也慕金紫者以雲霞爲贅疣耽茅社者以巖壑爲尸冢丗五鼎者以芝朮爲糠粃悅浮榮者以逸民爲槁壤湛案牘者以躋探爲怠事而或山氓谷叟樵豎漁人之流仰憯青巒俯厭洞府鳴澗反以聵耳層巖顧以眊目又安知白雲可以自悅泌水疋以樂饑乎哉若乃躡屩窮攀之士采眞獨往之夫寘心泉石而畢志雲蘿者非不膏肓空谷痞瘵在阿

矣然與寄而每以形牽神邁而動以迹累嚴君歎意於九州尚長嬰情於婚嫁矧與事偕物與我并蓋自古難之矣余自結髮之歲雅好遊觀北涉燕趙南登會稽舟車所歷萬里而半停驂駐馬瞻賞徘徊非不眷戀名丘談討松桂爾已顧栖遲俗鞅骫骳名場姓未脫於公車籍尚沿乎計吏緇塵在袖素絲被領使黃鵠笑乎壤蟲大鵬哂夫尺鷃且也茂陵消渴具之濟勝萊蕪生魚貲竭羸糧待禽生而不永命惠子兮未至此猿鶴所以怨

谷林嵐爲之躑躅者也栝蒼何先生振卿淵岱奇琛人倫冠冕廻馭畏途抗情霞外身絓纓紱而性稟清眞足蹈朱門而思凌遐曠蒐羅採摭輯爲此編大述五山小迨培塿之丘近摽皇甸遠踰窮髮之域靈區異境罔不

登載鴻藻片撰靡有漏遺俾尋岳者不必於佩圖采眞者奚煩於問徑間關雖越寄我閩閣不鄙椎文屬序首簡使夫庭樹生色床琴自鳴貯飛瀑於屏風染翠微於楣棟少文之室宛列衆山幼輿之貌置在丘壑矣嗟乎

伐木開道禍於遊也圍棊蠟屐名於遊也華山慟哭險於遊也天台不返惑於遊也是皆行違高逸蕩荒凶怪中庸之道有所未取若夫九州之內可以卧遊九州之外可以神遊推而至於冥漠之濵無何之域蒼蚪之巘

所未歷赤螭之驂所莫偏非夫天遊之至人飇御之眞侶惡能出入鴻濛蟬蛻埃壒之表乎異時得御元禮執鞭晏嬰請從先生而前席可與太原

王穉登撰

遊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邃於仁智之樂自其爲諸生偕計吏數歷中外足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衰君凡遇佳山水必遊遊必有詠歌敘述之類而

尤未嗛于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遊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遊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况於余所遊者僅半也余且倦而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則又曰庶幾有少

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幼輿我於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爲壁者幾而天下之爲名山水者寧啻十百千萬也夫壁之不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旣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搆古今名隽之紀遊者自

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于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者若而篇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夫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爲世用時展

卷而一讀其昔所遊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遊者悅乎其若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探奇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閾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繁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而屬序於余余固嘗仕宦

躑躅於燕齊晉楚吳越間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參嶺兩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三雖謬稱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獨所蓄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

間或有出於君之表者因悉舉而歸之而敘其所以嗟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事遊矣得其所謂窮如者奧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可以無事書矣山河大地一切而空之所謂穹如奧如淵如者亦陳跡而君之書亦可

以無事吾贅矣吳郡王世貞撰

名山記凡例

一是編本何濱巖先生蒐括群書網羅百氏已稱詳確第當時自王弇州李于鱗而止如近日袁公安鍾景陵王山陰諸公皆先生所不及見故較前集於斯爲盛然尚惜書鄴莫致未遑遠丐緗帙有限靡獲兼收敢微惠扎用廣續編

一何集以五嶽爲宗以名山附見當時文多續致故每一山錯見雜出不能次第類從今茲集郡自爲卷人自爲篇故先後不紊且如太和一山曰武當

曰玄嶽曰縣曰游曰登曰入悉依原題各有義在

一山水篇目既以類從如栁子厚永州李孝光鴈山禁石屋洞庭皆叢雜其名爲一時之述又不敢分拆以傷旨趣

一名都佳麗半屬江山而人物風流多留讌賞故次讌游記酒亭棋墅代有廢興謝屐郗驂古跡斯在故次園亭記燕游之盛多成風俗故次歲時記水評花品如唐昌之玉蘂嶺南之荔枝又足爲騷訪者興懷游觀者設色故泉石志花木記又次之

一禪庵佛寺載在郡國志乘此閒采一二如楊衒之伽藍白居易香山以彰古蹟如廬院之現瑞天寧之放光以表異聞他如慧山以泉虎丘以石白係山水不以寺著

一記取適卧遊旁及故宮舊宅河津關要者庶無溺渭情俾知曠覽

一集以記名如蘭亭之序赤壁之賦自是記遊寧以體遺若銘跋若書牘凡屬品題山水點綴林泉者何集亦多旁採如蘇子贍送人淅游則屬訪名僧

袁石公寄札杭守則勉葺勝跡高韻雅懷尤宜亟錄

一山水著奇多以高賢隱士之所棲託遷客騷人之所留連如嚴灘浯溪增重千古韓昌黎李青蓮贈送文字往往及之故間采數篇

一集中如陶游贊畫山水序別于挺書歸去來辭北山移文廬山代書泊陸魯望幽居皮日休五貺南豐之學舍記廬陵之晝舫齋近代如徐文長之半禪庵袁石公之文漪堂悉是山水性靈文字雖非

涉于游正與趣合

一集中如洗泉如水嬉如月雨尋菊如斲氷進艇如秦淮對月如靈谷探梅如穎上之擇勝亭吳中之青畫船爲游覽絕勝題目若靈巖虎山那院置田義山瘗骨之記天下放生之碑數篇似於斯遠不類樂游君子尤不可不通此意云

一集中或纂進繁多或篇目寥寂或放筆潚志或短拈多韻總在標勝無取競長如陸秘監出蜀范大資虞衡別自成書不復備載

一何集勝紀名言首纂逸人之致静者之詞茲附錄于末簡他如八荒神異名山拾遺洞天福地又太白所謂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神覽仙游去人不遠

一篇末不敢濫評稍稍旁點處非故加癡正欲表風流眉目共相欣賞

名山圖

名山圖 黄山

名山圖

名山圖 白岳

京口三山

小金山

名山圖

十四

浮槎山

西湖

赤松山

樊山

名山圖 匡廬 三十

名山圖
嵩岳

名山圖
太行

名山圖
泰岳

名山圖
嶧山
三十四

青城山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一

北直隷一

賜游西苑序 楊士奇

賜游西苑記 李賢

賜游西苑記 韓雍

游西内記 李默

游西山記 二首 都穆

游西山記 景暘

游西山記 李東陽

游西山記 喬宇

西山游記 朱長春

春游西山記 陸釴

游西山小記 李流芳

西山紀游 陶允嘉

游東山記 王惲

游香山記 王衡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記 王衡

香山寺游記 王衡

游香山碧雲二寺記 沈守正
天壽山記 葉盛
陪祀昭陵看山記 袁宏道
玉泉山記 錢習禮
游甕山記 倪岳
游鳳凰山記 王慎中
游房山記 曹學佺
孤竹山記 殷雲霄
上方山記 徐渭
霧靈山記 朱長春
滴水崖記 朱長春
寒溪山記 王維楨
游盤山記 王衡
游馬鞍潭柘記 王衡
游湯泉記 王衡
游盤山舞劍臺記 李元陽
游盤山記 袁宏道
游紅螺嶮記 袁宏道

游薊門記 曹學佺
游翠微山記 王直

賜遊西苑序

明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　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　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　勑中官導自西安

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　聖旨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首歎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黄封之酒御廚之珍命咸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閑暇遊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

俾之預有今日之適　恩甚盛也於是群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兹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賜遊西苑記

明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　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

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窻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齦齶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

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丈許由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峰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叠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竅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昻其首口中

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韓雍賜遊西苑記

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是日早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時雨初霽旭日始昇池之上烟霏蒼莽蒲荻叢茂水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目爲之開明遂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園內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亦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以入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高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香襲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又茶而出北渡石橋以登萬歲山山在池之中磊石爲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爲門爲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殿前峰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琴臺棋局石

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峰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磚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坡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其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覯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僧寺浮圖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居庸叠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

皆一望無際誠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illegible]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衆而奇特者也路逕縈迂臺閣岩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苫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閘上橫小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淸流嘉魚紛集又茶而起沿池之北岸而西西盡復折而南有蓄禽之所二相去數里皆編竹如窻下通活水啓扉以觀鳥皆翔鳴又

南至浮橋西圓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塲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娑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機噉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其殿之前鑿石爲曲渠復作龍

[illegible]於其西末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摘新杏分啗諸人人各摘奇花插於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上崇坂爲南臺臺之中有行殿殿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赴所賜燕敘坐以位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監諭旨勸飲中官庖臣循環獻酧酒既芳冽杯復連引既久衆酣醉遂趍出太監亦皆出至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諭勸且曰諸君宜知

此因復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出西苑門從吏扶掖以歸已晡時矣

李默遊西內記

先是太史稚子舜敷爲予談西內之勝以爲非人間所宜有亟約一往不果者彌時心切惘惘於是季夏十有六日予方休沐祠部王子克新晨與戒予同遊亭午弗至移晷乃携吳子允際陳子約之邀予聯騎取道靈濟宮茶話儀曹陸子選之已先至陸子前驅望西安門舍騎步入至內門闕　車駕且出恐

遂趨過仁壽宮北門又東折而南則斧斤如織稍西爲仁壽宮直北隙地初築親蠶壇殿于此用前詹士霍韜議也數步穿壞牆逵宮之正殿黝堊綵繪垢塊梓匠百工鱗集執藝以趨殿東西北上爲永萬春諸宮翼而前殿凡十一楹三陛以降正南爲門者三題曰仁壽宮門門外西南數十步築神祇壇方可十步葢倣周禮王社爲之從新制也直東爲帝社坊凡駕臨亭特駐此坊東北爲無逸殿殿南爲豳風亭葢望見焉還訪續部共子公望于直廬邀予輩復自宮故

道而出指謂予曰此文皇帝潛邸也啓珍羞宮所藏上御書亭殿題額肄觀久之趨至無逸恭覩睿皇帝農家忙近體 上爲序述甚備上又著豳風圖記並揭亭中遂步出宮之東門南行西望黍荍盈疇田畯趙常侍者遂道而西古樹幽蓼陰森滿目槐柳多至數圍者蓊鬱時物云前居石橋橋下惟眢井二餘皆鞠爲檜莽北行古松間隱隱見岡阜鬱然至則小軒時其前又前甃石爲九曲黃河軒北石假山也石多削爲形肖剝泐不可識山數叠上松皆偃蹇如天成

絕頂列銅池者六皆貯水池旁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爲龍勢若噴吐前爲圜池龍盤其濶 觴幸則瀉銅池從孔竇迸落名曰水晶簾吞以洞龍狀流地中激而上出池龍口復入地注于黃河制特幻巧恨不見其吞吐竟作何狀山上有梳粧樓遺址敗楔尚存舊傳爲遼后遊處自橋至此地皆以文磚乳花石雜甃之登覽四顧都城已半在目中而故苑荒圯非復故物相顧愴然遂假息槐陰凉風時來常侍曰是特小山耳坡陀硉矹隱起東南者非兎兒山耶公等

豈知之乎予急欲就之陸子時已憊甚常侍呼酒數行肴核雜進爲歎數刻乃導出一門循塍而東南省耕亭亭額即向所覩御書也南並稻畦可二十畝中有池方廣十餘丈環置桔槔引池灌焉睎者以人聲節之咿喔欸乃大類江南苗芃芃櫛比可愛陸子曰是田糞力過矣穫必寡畯有憂色復導自東小門出則湖堤萬柳中也緣堤稍南樹益茂窈閒無人聲林端望見昭光殿常侍曰此兎兒山也予與吳子又欲趨之諸君皆以迂阻有難色予亦不能獨往稍北行

常侍別去時夕陽半落湖心波光閃爍荷葉盡舒花皆紅白二種望之精神俱澈香不足言葭菼蒼然有異鳥巢其末時啾唧出蘆葦間白鷺片片杳森難即湖東列數亭爲艤舟處亭外爲西苑門殿闕參差可歷歷指井子呼小舟絕湖而東曰予將出是門過西華逵闕右向長安就司空議事矣予五人者遂北行數十步東望釣魚臺過曲樹高可尋丈翼以複閣窻皆左右闢左瞰湖右臨內敎場故事端陽節　天子臨幸競舟較射以爲戲遂步出教場北行直石橋西

橋兩端皆坊東曰金鼇西曰玉蝀望圓殿梳妝樓如在席前又聞橋北有龍鳳舟虎圈諸勝而日暮矣諸君皆立橋少西予獨與吳子步至橋下臨水沉吟而還王子乃邀予就飲惜薪司內侍某所已乃復踰西長安而出時已昏黑矣

遊西山記

記上

明　都穆

予聞西山之勝久矣而未獲一遊正德丙寅三月之望御史熊君士選戶部員外郎李君獻吉招予往遊出城西北行二十里至青龍橋其下民廬頗稠花柳隱映水疇墾作方興予謂士選此何異於江南北折八里經回龍菴復折而西隨行兩僮足不及馬與士選綏轡俟之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蕭藻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於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人言

每盛夏荷開雲錦滿湖尤爲清絕沿湖行二里達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主遊樂更衣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寺極壯麗中立二穹碑其一　宣宗章皇帝御製建今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番刻莫能讀僧錄覺義湛公速登毘盧閣崇可數尋凭欄而眺一寺之勝攢聚目睫盍寺倚山而創寺西　景皇帝陵及尉悼王墓在焉午抵湛公山房適獻吉與兵部郎中李君貽敎主事王君伯

安偕至遂共飲花下獻吉前此嘗遊功德言寺左褒
山之陽有元耶律楚材墓楚材有詞刻華嚴洞壁出
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西
南一洞不甚深廣山之北麓鑿石為螭頭口出泉瀦
而為池即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深靚掬飲之甚
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
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為京師八景之一
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
僅丈許深倍之僧云仙人呂洞賓常遊此寺之右躋

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士
選伯安皆留詩亭上獻吉謂予宜有記惟西山為京
師之勝而玉泉又西山之勝盖其潤澤滋溉溥及天
下固國脉之所在也中間不幸據於金元干戈相尋
大夫士能遊而載之文翰者不一二見今逢至治予
輩得以暇日遊燕笑詠於斯其幸大矣而烏可忘所
賜耶

記下

予暮春嘗遊西山僅抵玉泉而返聞有所謂香山者
未暇遊也乃十月朔與莆陽翁君聯轡出阜成門西
行時北風撲面甚急道上之草已黃惟霜林紅葉如
錦可翫二十里至田村解鞍小飲西北風益横馬不
肯前痛鞭之又二十五里度石梁半里下馬西行閱
蓮花池水半涸敗荷間有存者池故遼金時竹林寺
基土人嘗於其下得敗垣石井古云桑海之變有以
也緣麓上至香山永安寺寺舊名甘露前有泉橫流
清駛飲之者若甘露然左覺義振威偕書記宗林出
迓遂共度石梁其下為方池正統間嘗遣中官以金

魚數十投其中今巨者盈尺聞履聲輒潛不見又上
登金剛殿後有古椿六離立若人殆前朝物又上由
壽廊登慈恩殿其右為香爐岡岡之上有石肖爐岡
下二石突出曰蟾蜍石皆以形似得名也又下有丹
井二相距丈許傳昔鑿井時嘗得丹砂故名今寺僧
皆取汲於此歷藏殿至宗林房房前有夢感泉僧言
金章宗嘗至其地夢矢發泉迸且起掘地果得美泉
後僧以泉淺浚之遂灃邁匪西上踰嶺臨與翁君假
僧杖扶之曲折數百步至虹光寺寺據山頂短垣遶

門地悉甃以石寬平可坐茲山之勝一覽俱盡而西湖咫尺在望令人渺焉有故鄉洲渚之想入寺觀千佛殿殿圓製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也嘗見其國金剛山有圓殿故移其製於此經觀音閣讀先師學士程公所撰碑闕之左曰來青軒其妙不減洪光面其前者金章宗祭星臺也予欲登以日暮不果

景暘遊西山記

西山在京城西名勝在志中正德壬申三月九日太

史易欽之黄門周子庚大行曹時範沈史琛鄉人王士亨泊暘約徙遊焉翼日欽之以事沮予四人晨出西城俟士亨久不至訝之從者曰昨約會西直此阜城也乃知其誤乃騎亟行而北會士亨循流水而西二十餘里田間多鳧雁鶴鷺飛鳴伊嚶歷亂予庚曰大澤近矣何此屬之多也又數里果爲西湖湖堤多珍木湖水紺碧湛湛然可掬也又數里爲功德寺入觀殿堂樓廡齋廚甚偉也主僧延入室啜茗觀詩僧故吳人敦愼可念出寺一里許爲玉泉山山下有亭

亭有泉小飲亭上俯泉甚清挹而酌之甘冽殊甚絶不類南王者亦不預品第中豈當時所謂品第陸鴻漸之私耶古今實盛弗名者多矣循山而西二里許爲觀音寺寺依山入門有洞曰觀音深廣僅二尋出洞拾級而上有亭曰望湖東南諸美一覽可盡乃列燕焉酒半登後山俯仰躋攀甚艱也至山半予庚士亨忽失所在予三人遂至絶頂頂多怪石伏者立者趨者遠望之若羣羊然脈引而北與大山相屬遠不可至也乃下由石徑入小洞洞可坐二人洞北有大

洞入則子庚士亨坐焉洞平正方濶兩傍列石榻可坐若人爲者洞旁刻五字曰玉泉觀音洞剝蘚辨之下三字乃後人所續刻法筆勢殊不類也相傳金章宗避暑於此山上有芙蓉行宮址漫不可尋但荒榛碧瓦而已洞口頗廣野人甃其半予與子庚惡而毀去之令豁然矣時時範倦憩他所屢招不至出洞尋舊路而西入一廢菴有洞甚小今爲僧居云問名於僧亦曰觀音復至亭上息已而飲也歡暢甚劇出寺循山麓入呂公洞深廣巉巖中有石罅容一人其下

水深不可測乃題名石上而歸是日天朗氣清賓主相得綏轡漫游酌賦任意心神忘疲雖童稚亦生欣欣之意豈吾人久處塵囂之中頓入淸虛之境與若蟬蛻汙濁鶴游太虛故不覺至此耳獨易西泉不至豈亦有數耶聞又西南爲香山景更殊絕尚俟續往

遊西山記

明　李東陽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于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爲層峰滙爲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近山之境于是始勝又三里爲功德寺泝波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達于野乃有玉泉出于山噴薄轉激散爲溪池池上有亭　宣廟巡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爲華巖寺有洞三其南爲呂公洞一竅深

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爲香山樓宇臺殿與石高下其絕頂踰甕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爲平坡寺俗所謂大小青龍居之迥絕孤僻其勝始極而山之大觀備矣成化庚寅四月之望刑部郎中陸君孟昭與客遊之辰至于功德寺南至于玉泉又南至于華嚴又西南至于香山坐而樂之曰美哉山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遺技乎或曰其時斬于是或曰物固然而造物者何容心哉因相與大笑登平坡遠弗至乃循故道

歸過甕山登之孟昭曰維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迹然官有守士有習不得嚴探窮到于旬月之頃取適而止無留心于玆蓋有合于弛張之義者不可以不記

遊西山記

明　喬宇

都城之西有山焉蜿蜒磅礴首太行尾居庸東向而北繞實京師雄觀也予自童時嘗嬉遊其勝比長登仕身繫于公無因而遂者屢矣今年九月七日偶休暇卽速二三友聯鑣出阜成門指山以望則烟霏杳靄近遠參差舊路恍然如夢緣溪而北境漸闢豁梵寺仙宮盤列掩映廊簷臺榭之覆壓丹艧金碧之煒煌殆不可數計又二十里爲西湖卽玉泉所瀦者右

濒岡陂混漾一碧堤之東則稻畦千畝接于甕山之麓上有寺曰圓淨因岩而構甃爲石磴數尋遊者必拾級聚足以上絕頂有屋曰雪洞俯面西湖之曲由中而瞰曠焉茫焉如駕遠翮凌長空予與客浩歌長吟舉酒相屬時天高氣淸木葉盡下平田遠村綿亘無際雖不出咫尺之間而騁眺千數百里之外羣峰拱乎北泉水宗乎東靈廟釋形將與寥廓者會已而客進曰此地美矣西山之勝恐未止于是夫登高不躡其巔臨派不窮其源要非好奇者于是復命駕西

逄踏長橋渡盤渦又五里抵玉泉山山下泉出如沸有亭焉　宜皐駐蹕之所濟爲池淸可鑑毫髮扣之而金石鳴漉之而風雨至其瀧愈遠其勢愈沖瀜瀚瀇所謂西湖之源也岸則檜柏松杉之蔭欝洲則芰蒲菱荇之偃敷幽龕古洞行宮荒臺叉爭奇獻秀于左右予乃踞大石濯淸流頹乎其悅醉浩乎其忘歸不知世間何物可以易此樂也夫西山之勝雖非一日所周然孁山之高曠玉泉之幽邃其大率已得之矣抑何必陟巑岏披蒙翳如鄧読之數月山行者然

後爲快邪且玆山自唐虞以來下上數千年或爲列國或爲名藩或割據于英雄或侵併于夷狄咸未有大一統如今日者豈天固遺之以壯我　國家哉

西山遊記

五湖朱長春

西山之勝泉矣不能紀紀其所過遊自玉泉山始其泉流爲西湖玉河發焉車馬遵涘以入其山於諸山突而前延延遠望如釜首戴土猶冠也近削立而尊如屏華嚴寺南倚之寺燬存其寑拾級升有平臺望湖焉見　帝都焉壁當寑後洞在壁間洞戶沈沈黑若無入者入久而白煴光照其上下下乳如露盡其洞四丈而修廣之有竒左右石林嶯㠑見石龕也暮

倘然葦薪助之復見兩石壁詩自元丞相揭里以來其上又有洞其頂有故金芙蓉宮址章宗避暑宮也未至山之右撓梟而蛇盤曰金山寺自華嚴而下度三石橋析水而門臨之水淸鑑毛石齒齒然藻蘊蓋蕰然其中無魚陰木也金山觀不如華嚴軒檻差之可以寑處客多宿者右盤而西北緣崗而途蜿蜒峨以曼衍皆山也崟嵬高下隈奧巄巄然其林木參焉日之所照烜翼朱丹五采則嫔嫱内人大瑞瑩焉秫黍菽粟油油交於林間有果園稍稍有蘇牧村落也

中十八里聚寶山　石雲寺金銀宮闕如王者之居朱
總文層門堂七重重累數十階以高其除廣夷有池
廣方房以殿中有梁跨池如亘白虹池中魚大小頭
爲其色丹白青淄驪瑇瑁出沒藻絲蘋葉承間如綴
金玉寶珠繁露也梁之中寨以朱欄　今上移蹕再
幸樂之設帟飲梁上觀魚遂爲　御道云池之水盤
折而流其下洑地而至玉泉出焉其上且隱且見經
殿北洄復伏殿下出有洞又伏落池其源至遠出者
當寺後山之高壁云當源爲泉亭折泉爲流觴交亭

左右又前滙爲池紅白荷花茭蒲參差又前盤栢爲
屏屏前竹一方區細如楛皮黃金數千百莖葱蒨爲
噍噍者竹前古銀杏蔭蔽區等於竹亭右古榔下本
半皮枯癃腫若縻若虬鱗若疣上枝細如絲青青蓋
亭亭爲寺中奇　今上爲留半日　御膳寺人進飲
三甌　御書額二曰蒼松古栢曰水天一色亭傍壁
峭如城高可十丈長四五十丈亭蓋處其窪間道也
壁右石室三臨牖石門石竇窗入踹地有鐘鼓鐃吹
之聲呟呟疑其雲中盛夏寒可以衣裕云冬則燠花

不凋遊東者藏焉大約西山之山以百數寺以千數
而高壯宏麗最其方者曰香山曰相望在其右一里
寺高過之碧雲起元廢再興正德間香山起金人正
統增葺之古道場殿楹存香山敝頹不如碧雲棟宇
特盛碧雲蕩蕩開朗有大人處嚴香山獨孤高如羽
人化城陵世焉碧雲壑削面坦夷其陽可望萬里都
城如帶香山獨牙錯門徑巘耳來青軒其至高望不
一隅但海氣蒙蒙出焉其山盤回其泉折淙其離閣
參差其氣窈深其草蒙修其木茂蘢枝多古殿前二

栝松十圍隱千牛焉日出映之山中翁翁如青雲起
世宗嘗幸臨登軒望之嘆曰佳哉此山獨有紫翠
色軒有　今上御書亦兩幸矣其高於軒者山顛有
亭右盤數百磴上上不留足爰爰也下須臾之猶不
可趨升之望見諸陵其兩肱猶山蔽之蓋遊希至亦
無題者未至亭亭在山梟至去頂復千尺按志上有
二石狀如香爐蝦蟆望之未得升焉山之人言自香
山又西以南山特奇怪危深其靈巖佛宮往往而是
經數百里盡乃至河內彌月不能遊然邃稍稍虎落

勞[illegible]而此以近都獨盛以故遂不復西是役也朱子
以禰吏候除閣同門吏部郎呂徹昌勸駕視營給事
中張應登借馬二乘御史樊玉衡餽尉出車命司城
主之以六月二十二日晡出遊・日宿金山夜半散
髮附橋風水木間二日入碧雲與客流觴泉亭宿焉
三日登香山午憩來青暮復宿碧雲再觴之僧乞詩
凡大熱三日日中不可駕四日東循金山將沿西
湖而北至昭化臨龍池午過望湖亭飲坐樂之雨追
騎告補遂以雨歸遊南止香山北止望湖亭湖不得

過過其傍堤汯汯也有蓮有芡有菱有蒲葦茭菰雜
以蘋萍緣以籬落方雨離披從風以芳群鳥泳其中
飛浮啾啾然雨厓灌木嘉禾上下映湖清接於人以
此娱歸焉乃知向所入失道誤也游得詩若干爲記
記其歷以俟再駕之續朱子曰出西門望山鬼鬼大
哉志言西山首太行入燕爲第八陘天壽其大會京
師當其前水數千里會於皇城乃東納海爲泰山當
其匈黃河外縈吾登寶山望諸陵與九關乃知帝[illegible]
雄勢哉吾見其大矣

文甚清古有漢人風

春遊西山記

明　陸釴

凡都會多勝槩若陝之終南洛之龍門建康之牛首臨安之吳山皆爲古今登眺遊覩之地今留都之勝雄峙江南北都惟西山爲最其崢嶸壯偉雖不逮陝洛諸山而奇峯怪石幽泉邃壑茂林澄湖與夫琳宮仙梵輝映金碧眞天府之佳麗一方之奇觀矣余居京數載未能一至今年春二月果庵侍御謝君將出按西廣謂兹遊不可負已酉朏辰偕李鹿巖楊後江

張東沙暨余四人聯轡出平則門行可數里清風徐來塵意灑落遂遵湖堤繞村徑後先惟意行歌相荅舉盻閒樓臺鱗次出没烟靄若非人世所有者午至功德寺主僧汲泉瀹茗酒數進起陟英廟行宮已乃促騎西徃緣崖攀磴穿雲霧間溪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憩玉泉登望湖亭撫看花臺道傍諸刹不能遍歷惟聽主僧談名耳頃至碧雲下窺巖洞松風如沸颯有奇趣復躋絶壁得小亭泉可飛觴箕踞酣歌時日已半曛餘興尚濃復還功德載歌載觴主僧俄出湯明紀遊二律讀之颯颯然遂各用韻賦數首二鼓宿禪塔峯巔閒寂惟聞四壁山鬼聲詰朝易故道東行經耶律楚材墓弔焉午駐一野寺飯而出且眺且旋抵都門燈火煌然矣

西山小記

吳郡李流芳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可十餘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夾道皆古柳參差掩映澄湖百頃一望渺然西山匌匒與波光上下遠見功德古剎及玉泉亭榭朱門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綴發湖中菰蒲零亂鷗鷺翩翻如在江南畫圖中予信宿金山及碧雲香山是日跨蹇而歸由青龍橋縱轡堤上晚風正清湖烟乍起嵐潤如滴柳嬌欲狂顧而樂之殆不能去先是約孟旋子將同遊皆不至予慨然獨行子將挾西湖為已有眼界則高矣顧穩踞七香城中傲予此行何也書寄孟陽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

西山紀遊

會稽陶允嘉

余游燕數矣未獲爲西山之觀竊有慊焉甲寅夏復來長安適姻友章不凡承其尊人司城公之命給以昇人佐以行廚遂决策邀焉於九月廿日拉王董父偕行是早余與不凡先至平子門相候未幾董父亦至出門折而北聞鐘聲紘紘度耳昇人云此萬壽寺鐘也行數里見流水如帶一橋跨之名高梁橋玆水源發西山滙爲西湖東爲小渠由此入大內稱玉田擬之關中可比滻灞春初堤柳搖青溪蒲薦綠都中士女藉草班荊曾無餘隙殆一佳勝地也

循河五里至萬壽寺乃

今上命建璇宮穹宇極其閎麗纍石爲山綠垣爲園皆出諸寺之上左方大鐘鑄自

文皇徑長丈二外范法華及金剛心經字畫精工晝夜撞擊聲聞數十里

更西十里渡溪謁西頂碧霞元君廟以對岱頂而言故云西頂登玉皇閣遂於其左飯焉

稍北數里至玉泉山寺寺左里許爲青龍橋爲大功德寺有古臺基三卽遼金元主遊幸之地故名上下花嶮右半里爲金山寺有亭曰望湖蓋此地最窪受西山諸泉之委匯爲巨浸土名大泊湖一名西湖余友劉少白丈言其初游時正値　今上謁陵迴鑾至此登舟　后妃嬪御皆從是時下流閘水水與崖平白波淼蕩一望十里水衡宦者潛繫巨魚水中以標識之方一舉網紫鱗銀刀潑剌波面　天顏亦爲解頤庖人鼓刀進膾是時艅艎青雀首尾相啣錦纜牙檣波翻濤沸卽漢之昆明太液石鯨鱗甲殆不過是近爲越人興水田之利盡決諸淀築堤列塍爲菑爲畲菱芡蓮菰靡不畢備竹籬傍水家鶩睡波宛然江南風氣而長波茫白似少減矣

從山麓中行數里槐陰夾道一溪橫之跨以石梁爲碧雲寺壯麗雖遜萬壽而金碧鮮妍宛一天界巖下一泉汩汩石渠導之過齋廚遶長廊出殿兩廡左右折復滙于殿前石池紅魚數百浮空喣沫　今上臨觀亦爲欣賞泉傍一栢纍纍若負瘦形甚醜拙衆呼爲瘦栢栢左堂三楹　宸題水天一色前臨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疎疎瀟碧泉由竹下而出巖下有亭正對荷沼人以嘯雲題之晚飲是亭就方丈宿焉是夜颸靜宇澄空庭月朗皓然如晝中夜起覗如在氷壺余怯寒以紅被褁身僵立月下董丈笑戲之曰似一渡江達摩矣寢而復起如是者再

晨起由小徑行二里遠望香山倚壁嵌空飛甍浮棟萬樹擁遶青黃丹紫相錯如繡綸以玉露浮以朝嵐色倍鮮妍信奇觀也寺制一如碧雲而饒古色最勝者來青軒乃　今上所賜額也高踞香山之上頫覗諸峯蛇盤蚓結廻望神京龍蟠鳳舞欝葱佳氣盡在望中信爲諸景第一

折而東取道松杉中旋起旋伏路名十八盤至弘光寺無他奇勝惟幽僻耳循故道復返下至南菴有松二株枝覆畝許就其下飲焉

下山十里過乾谿至臥佛寺寺前娑羅樹大數圍正遇法華講筵主講者姑蘇悟西師也晤談甚洽午齋具鮮椿芽萓芽爲供皆上方物也因齒刺血所寫蓮

經及備大士像相示自汲泉淪茗同過慈寧廣慧二庵時柿熟圓紅燦如綴金客至乏茶餽柿代之送至谿口乃別

南行七里暝色在途遂投嘉禧寺宿焉

次早循山趾而南三里扶筴登山至龍泉庵觀秘魔巖巖中空如室石如偃芝

峽中四寺次列曰率微曰平坡曰善應皆蕪陋不足觀東行五里至保明寺寺建自呂姑又名皇姑寺尼道雜處一老姑肅客因登左方層樓午齋齋畢東歸

十里爲慈壽寺

慈聖太后爲　今上祝齡建也寶塔巍峩精藍閎鉅爲京師冠

行五里爲慈慧寺蜀僧愚庵所創寺中旃檀金像乃愼軒黃太史手自飾彌精工特甚寺碑先周望太史譔文黃太史書丹外有蜘蛛碑甘井碑金剛塔碑皆稱一時奇絕比歸城扉已半闔矣

遊東山記

元　王惲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予按部黎陽膏澍連朝明月裏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伾堆阜景明風澹畫如也拉友人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遊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咀抵岳祠下既祝香步上中層至濛鴻亭址讀刺史邊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勢夷衍即李魏公中帳蓋伾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崚層石壇爾東北行百步陰崖崎嶇扶腋而下憩龍寶巔上

少焉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貞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若螺殼然邃頂而去窈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伾口鼻呼吸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宜和以侯爵錫之不幾于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勒莫像具鐫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爲高齊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滑城登紫金山觀仙

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苔昏雨溜雯華漬裂誠若髒纈
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點刻幾滿皆奇筆也遂
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傍勒建安人徐閎中泉眼銘
雨蘚糢糊畧辨首尾於是躋巔會勝主人取軟腳例
開樽連酌觴詠繞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頓
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邏北麓穿蒼城按觀隋
唐廩制未刻入自北門宴羣賓於清白堂酒數行張
鄭諸君舉觴屬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融盍籍而來
似非偶然茀遷變巳來三山濯濯等爲丘墟其能極

宣城之賞當于長之遊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
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岘首瘠嶺也羊
公一登而名垂宇宙況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
關河大地形勝依然斯行也垂橐偕來捆載而去幸
吾子筆之歸爲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遙
客其間爲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埤逋客避
俗駕幾何不爲疊嶂攢譏山靈見誚也耶

遊香山記

吳郡王衡

丁亥春三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事所
迫不頓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遊六月十日偕汝增
懋錫季艮各跨一蹇出高梁橋轉而北楊柳行植者
三余從中央木次行以取涼城堞寺角時時與繁陰
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堤爲西瀦湖在堤以左蓄
芙蕖菱芡之數堤右則皆秫田豆塲長楊左右障之
時荷花巳開甚纖縟紛數淺深在水植者如翹髻偃

者如羞粧芰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鬣甲顛側
姸風將百和香來余急披襟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
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鷰花菜麥田
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魚鷗鷺鵜
鶘之屬下上啑魚低飛淺踏花枝顫顫然香且不風
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潭爲龍潭又一里許
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
培塿耳而土紋隱起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瀦
泉而亭之曰望湖亭水眼爐泡蠶蠶若飛星之相追

其東爲華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鬚髮使得美篠覆之豈令人痛憶玉女潭耶出送晚霞而歸宿于山之深翠中明日度兩石橋循溪轉蔭於卧佛寺娑羅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聽泉亭上余公墳余公蓋先朝貴璫彼輩世修其事以不茀廢宋司馬石鄉任汝好爲之耳獨奈何溝泉斲石動至東花得草爲勝地作祟也殿前石池一而橋絹爲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余解衣盤礴坐而焚餅餌焉唼喁相呼雲隊再捲若爲魚麗以仰攻者至香山可一

里蕢路深曠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邃者曰洂憩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洂憩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游焉已乃過來青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顧謂此地宜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短垣疎梠不蔽外景涓人甃白石爲階其淨若拭余嘆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丘矣笑而出望之東塋中鬱蒼攢錯闔道參差

若飄紅掛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舂矣不果遊歸待月於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鴟俄而茂林廷之浮浮漾漾若鏤玉葉置水銀池中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淙泌瑟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楊籟風犬唁鶴戛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既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炙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寥天中飛來意樂甚顧酒囊且澁矣滿傾而飲之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覲所謂晏公堂曹家廟者無他佳第白雲目山腰遠不

百弓幾可手招而隔谷橫人聲絕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當一奇耳下十餘里渡佳樹流水而玉泉之厓始見望西山層巒遠岑絳宮縹甍隨雲光日影以幻奇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山矣及湖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逶迤不如而蒨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閉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

出没於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盧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王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以予佛坐花中如春時不解鞍之遊嗅殘花數瓣亦自謂爽然覩茲遊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于茲遊有專記而前所過入山頭者巨石怒撑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領其勝亦不可没也因附志于此

再遊香山至平坡寺盧師山記

歲在丁亥余兩遊香山初遊蚤後花而繼遊直躔舊

跡耳歸按李學士記得所謂平坡盧師者甚勝而去香山里僅二十乃於今歲戊子春季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蓋之陳錫玄張仲立鄭子贍遊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比期而仲立以事辭錫玄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蓋之鄭子贍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值之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蓧髮蓋面塞且不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衰然柳枝不搖巾角微拂子贍顧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笑曰嘻互有之半里許爲眞覺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上爲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收焉余語子贍此不當勝天壇耶吾於此訂雪盟矣由眞覺寺緣湖堤堤柳婀娜妥水色油油然而其下則芠芽蒲戟盧着柳絲鴨絲正與鵝黃相貼顧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巳而去城漸遠花漸繁則當馬首者覩之巳則左右指而巳小憩於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淸颸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杯酒坐花擠上候於橋左雜水二停因呼子贍和花

嚼之自亭右沿山滕行又邇一小村而香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遙白余曰雲也子贍營覩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者耶巳而問之山農乃眞杏花也始大叫以爲奇絕相羊至臥佛寺而面皆花而一緋杏據西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轇覆若倒掛茱萸網綢外復施百步錦障余怡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衣斟壺於此乃舍而至香山宿于來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後薄雪鬖鬖蒲蚴而不蔽穠濃草樹之

觀詰朝陳錫玄從碧雲來覘予子與甚軒指畫諸勝
次及新椰余曰人盡云烟椰烟安得椰容其似者正
在露葉時若暝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錫玄深賞其
言相携而上流憩亭亭西一杏尚未破函蓋昨歲遲
我於花後者也余謂錫玄曰是當有神酹以酒祈明
年花事焉觴三行欲去至碧雲會巳有先據之者乃
別錫玄東行經常明菴出杏子口而至平坡寺所謂
盧師清凉翠微善應靈光諸寺皆在焉飯於善應寺
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覩翠微一帶蒼石碧甃掩映

白楊深栢中而新椰杏花希稠點綴斜分倒插盡有
深情蓋香山如楊州花市濃抹故佳而此地則若耶
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從盧師寺秘魔菴循東岡
而至清凉寺寺有古佛像其前為平臺眺望甚偉自
此下而南折皆從山邐中行花椰時可覩凡折數盤
涉五六菴而至平坡寺寺一閣庋山巔于遠眺猶勝
而他固無奇也將下宿于靈光寺以為觀止矣俄信
步得一杏園可百餘樹屏以翠栢而山臨之余撫掌
曰天乎豈憐我花下不醉耶亟命酒余三人遶花臥
久巳且臥地上觀之子贍誇我得花茵余曰咄子無
然摭拾殘景以為花羞也乃與如春捷上樹子贍樓
其左相與語若谷中巳而酒至以飛花墮杯中者飲
而花簌簌然下不勝飲飲亦竟醉時夕陽低照正如
輕霞施緋雲紅暈浮浮然繼而冥色漸合則璀燦與
繁星相亂人且坐星槎上矣廿五日又申別杏花而
行行十里至功德寺觀甕山甕山歷湖傍頑沙宿莽
向所過而勿問者也余與二子登之至天妃閣而山
窮長堤叢椰連岡複陛疊疊在望而適有二杏樹當

其前子贍覩花又彈樹曰那得便老既而曰那得不
老余為之咨嗟蓋是行也嗅花而往踏花而歸倘以
循斯須亦可謂無憾爾矣憶吾鄉絕少杏花僅朱氏
園有三十樹較此直春薺耳而余每花期必提紅酒
一罌與二三子婆娑醉舞其下豈謂天壤間自有杏
花谷哉雖然吳中如銅坑之梅盤螭之桃聞且絕盛
而長安則寥寥也試問之花神若可通有易無則余
請為典花客矣

香山雪遊記

余以前歲遊眞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周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遊焉甫出門目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襆被來而止飯眞覺寺欣浮圖騁望開露石骨者隨搏雪繆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迴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如丹霞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頭起則千峰一雪凍雲頽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

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憩于碧雲之余公基平臺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道歸則昨日之繇者繭環者化爲玦矣因相與錯敘其勝今雪毰毸狀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漾積矣而若不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登高臨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礫皆淨土也其封谷完其揣樹窈其印沙如鳥篆其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于寒雁恣橫素鳥旅坐啼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出于是間更有深致吾曹載高檐帽披貂襜褕奔車鞭蹇學相指盼以爲山林入吾畫圖而亦如吾曹乃山林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不消之雪而弄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筆技劒者等于朝雪而况雪乎子欲得雪而不消者則爲玉爲鹽爲絮爲練猶有幾似矣而實非此歐公所簡棄也且子寧粉增乎寧雪滅乎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顧吾輩雅善消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觀傲之余曰毋人各有適子以徽之舟東郭履

鄭綮驢爲至矣乎則風不出雨不出之叟亦能笑人顧謂伯固子第圖之余姑爲之記時萬曆庚寅陽月六日也

遊香山碧雲二寺記

虎林沈守正

乙卯仲冬旦日予自都城從居隆化寺寺非孔道跡稀罕至有高松廣除可以遊息意亦樂之但山圍屋後無臺閣可眺故鄉山水時來夢中撩人耳凡九十日未嘗出戶外偶抱微恙有咏張宗琥一閑先人之語擬以仲春旦日一探西山名勝先日盲風揚沙對立不覩意殊惡就枕風小息詰朝天無片雲纖塵不起王僕俱有欣豫色肩輿從廣野行時與耕犁相錯

可十餘里路漸高望有若石闕者至即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栢夾之外不見林上不見顛枝榦交蔭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荇藻凌亂可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十有一每登一折必右脩木本左巖絕壁皆甃石為之歲久若天造栢從石罅出多類鬼工初登一二盤奇在栢稍上諸山如螺髻自栢外見則又奇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精藍名墅棊布繡錯金碧晃耀目竟履換殆無暇問栢奇矣盤窮為山門甚精麗又進為圓殿亦目所未見後為方丈東西偏為僧寮王僧澹然肅予入飯畢導予遊香山洪光者即香山之支院也不復由十一盤穿栢中小徑數十步即香山藏經殿步而下即後殿從兩廊透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廻廊復東為來青軒群山拱揖蒼蒨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十萬株此香山之第一勝處也由方丈出見山右溪流奔注如玉龍夭矯甃而未蘇下為方池一泓沉碧有魚數十頭出沒其間土人指一赤魚長尺趐者向予誇之予曰南方尚有十倍此者皆笑諺云

南人不信有千人帳北人不信有千石船信有之也出香山山門輿行又四五里至碧雲寺精整勝香山而疎曠遜之獨寺後一泉出石根冬夏不涸導為方池植白蓮其中上有亭大小二池前修竹一林清蕭可愛予自渡江久別此君婆娑不忍去微風徐來簌簌翛相絮語泉繞寺中庖湢皆資之恨其從屋霤下過安得好事引為流觴可坐可歃亦一大勝也殿前一池大于香山清亦較勝魚如空遊朱白相亂欲小飲僧俗不可耐遂行時日已下春便道過小寺七八

皆不足紀惟延壽菴有山松四本偃蹇奇幻過雲拂
地爲與天目黃山爭價予趺坐靜息其下久之凡西
山名剎皆諸璫墓院假佛慈以托不朽此曹盜國靈
吸民髓不知財所自來輦金輸璧如委諸壑卽不至
錮三泉開七曜然奢靡極矣小璫之營雕成氣焰者
名爲位下輩相葺治故老璫葬有一二百年攻石攻
木攻金歲月不絕者寧止石部三年已也碧雲池亭
蒼松翠栢水天一色香山來青軒鬱秀清雅望都亭
六榜皆　今上御書又一聯云恐壞雲根嫌地窄愛

看山色放墻低不知出　睿思否語亦有致書似沈
度學士而骨勁過之無帝王俗媚氣予窮日之力不
足盡西山然洪光之圓殿十一盤與栢香山之來青
軒滦溪碧雲之泉之竹延壽之松亦不辱管城也香
山有摘星臺不及上異日柳舒杏放憑嘯臺端良月
快風爽猶盤曲麓起瀨泉翫碧蓮之迎日雨餘觀瀑
聽萬壑之飛淙賞心娛靈當更有進此者所謂櫨梨
橘柚各有其美未可以東南而笑西北也次日援筆
爲記

思語秀宕與大復作各成一格

天壽山記

吳郡葉盛

國初有寧陽人王賢少遇異人相之當官三品乃授以青囊書遂精其術永樂七年　成祖卜壽陵遍訪名術有司以賢應賢奉命於昌平州東北十八里得茲吉壤舊名東𤇯子山陵成封曰天壽賢後累官至

順天府尹

皇陵形勝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岳連亘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逶邐無閒透迤千里於東惟此天壽山本

同一脉迤莫居至北正中之處此固第一大形勝爲天下之主山也我朝列聖遺弓並妥於此斯不獨天限華夷有自然之屏障而王氣所鍾眞永保國祚於億萬年鎭壓沙漠於千百世矣世傳燕山竇氏舊居無據

太祖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觀之過沙河凍漢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足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

久之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

陪祀昭陵看山記

公安袁宏道

淸明日與曾太史退如劉民部元定陪祀昭陵諸山尖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九龍池觀水隨謁今上壽宮諸陵唯壽宮與永陵以花版石爲墉精麗之極是時退如倦思寐余謂元定

康陵雖遠山色殊佳遂聯鞭而進未至　康陵里許山骨巉巉與古樹根相錯而出壁上野花如繪景物幽絕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頂有鼾鼾聲覓之乃一醉黃冠卧丫枝間者呼之不應窮道人心暇乃爾然此樹稟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沿溪行木石相觸石獰而水怒再進爲錐石口稚兒野女窺人如鼠草草具村落口上有城尻高而前俯似海船狀跨溪爲女墻道下爲水竇谿中與纍纍樵子往來其下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相與循竇而出行數十步溪流回合水益縹綠可喜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苔花繡之皆作層巒疊嶂余大呼曰此黃大癡輩肖春雪圖也命稚子過酒來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以瓶相傳飲適有負薪者從水上回顧失足墮溪中僮僕皆咲既歸與退如言退如大懊悔時陪祭者多與客俱余客乃張秀才明敎也

山陵歸騎甚早因至龍王堂乃出酒痛飲入門過興德寺看水時元定已醉至宣武街見一少婦明桩單騎醉嬌如風嬝諸少年襍沓圍之時有中貴

數人揮鞭救解來者益多遂蜂擁而東一貴郎偶

言往在白下見李龍湖住永慶寺榜其室曰少作

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粗知掃地焚香

玉泉山記

明 錢習禮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號奇勝常欲遊未果正統四年臨川王時彥泰和王行儉約予往遊並轡西出阜成門望西山如屏障層列翠出天半馳十餘里至豆腐閘上高柳數株可憩休少憩其下周視野次平衍如席麥畦穀壠相間麥苗方生長寸許頃之造山下崇眞觀觀外小澗環流澗橋壞循岸西得清淺處以渡道士王希言引入山門遍覽殿廡依巖壁爲

之不甚弘敞從東廡轉入小方丈頗高爽其前累石爲臺臺下甃方池水黝然黑色冬夏不登耗池上有小室榜其楣曰靈淵齋廚後一小池深尺餘泉涓然流溢其中道士取給焉餘流入于溪觀畢出坐靈淵池上清風徐來涼滿衣袖命具酌酒飲之遂導予四人者沿澗詣金山寺澗道畝窄僅可步水清見底其中白石磷磷既至寺出抵一笑菴觀龍洞洞方廣無尋丈旁有石穴深窅莫可測菴中老僧高頂厖眉長身疎瘦如野鶴希言云自朝鮮浮海而來常宴坐洞中夜有異物現光怪恬不怖畏蓋澹然忘世者欲入華嚴寺觀泉支流不果徑至泉所泉上有亭　宣宗命構以備臨幸亭下甃石爲池泉側出石罅中鑿石爲龍吻吐之池前爲石橋水從橋下出爲長溪曲折流二百步許豬爲西湖秋高氣清泓澈渟滀水光浮天浩然一白亭後三頂址皆石無大樹相傳上有昔人遺跡寬可坐數十人俗傳洞賓嘗息于此名呂公洞相與酌泉飲之泉味甘冽氷骨霜齒行險嶺二客坐洞中遍觀遊者題名而下遂歸經聖寺寺前松柏

行直如引繩其間臺殿甍桷飛動金碧照人稍東度青龍橋橋下水聲如雷迤邐並湖堤以行湖畔野樹[illegible]搖落枯荷殘葦蔽翳洲渚間堤下皆水田稻多未穫彌望如黃雲宛然有江湖景趣使人心目開爽頓忘鄉土之思相與嘆茲遊樂甚昔明道程子以幼聞泰山奇秀在鄆縣未得遊覽踰冠登第即請爲是縣主簿求以償其素志一旦遍遊諸山賦詩以歸予自爲記豈非山水奇勝誠仁知者所樂與茲泉近在都邑來觀無半日程吾黨列官禁林職務清簡屢約遊

而不果今喜得乘休暇以酧夙昔之願不負泉石之
勝兹非幸歟用次第遊覽所經而爲記

遊甕山記

明　倪岳

漢志稱除晉敘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
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適壬午余故以先一日戊辰有
甕山之遊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
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絶壁千
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㠋菴在焉然玩無嘉木
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壁之朴
而又延以崇臺繚以危檻可登可眺或近或遠于以

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霧蒼蒼雞犬相聞烟火茫
茫爽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岩竇隱如芙
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瀰乎若是其曠也至若茂樹
廻環幽蔭蓊蔚坳窪渟滀百川所畜窅乎若是其深
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于遊者沿城堭逾
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兹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
覩于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廻
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
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

之上而余之遊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繞而西湖波粳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水蔓絡鬱然而青苔逕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涉潺湲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乃相與下馬攝衣以行求晶菴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杯酌汲泉瀹茗已乃散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遊覩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遊鳳凰山記

明 王慎中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邊山臨又一日至鳳凰山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爲關州其地莽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皆以低昂大龍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闊空隙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覽春三月廿有二日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千五百騎行迓適日莫按營於此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三人迸轡鼓吹而前皆叠石

爲城隨山腳寨巉巖崩毀過半其缺處爲門石梟鉄樞沙土中猶隱約可見門外稍東西向有水關架石作梁水聲幽幽然出叢薄間若訴語者入門左折而西高崖絕巘上有土臺隆隆意當時瞭遠處也右折而東藍谿谷涯際有舍一楹覆地爲椽上無片瓦惟朽餘壁立不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信宿草具也自茲北行皆平曠幾二里許石級頹殘瓦礫零落若官府廢治又二里許正北山坳處適與所入

門相對皆仄闊重石爲關兩旁積石方尺者千餘若
將下壓郤敵者極北南立四顧平帖藏風蓄氣眞天
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栢彌山荆榛被道豺
狼虎豹麋鹿狐兎之迹交羅其間不可復進徒據立
流望惆悵興思而已或者以爲殆全燕時郡邑又以
爲故高麗蒨城堡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其地嘗頓
兵于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盡不然但其東北
與女直瀕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其衝故當時立
城置守以控扼之經營締造可謂得矣又孰知今日

淒凉荒落而爲過客之悲也嗟夫禹貢職方所載區
域變遷更置不知其幾何而始致今日之全盛合一
遺踪故跡無處無之得失興亡各由其道是皆不足
吊者而睠爲夷狄悲哉相與一笑還營書此爲記

遊房山記

閩中曹學佺

萬曆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燈市因與陳恭
甫道源出盧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早間千百成羣觀
聽諠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相吊也夜始抵縣路
迷無人可問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訖聞行斗
大一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是去京華未
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有三四人酒酣
擊鼓歌唱于市以爲狂忽覩客詫異目攝之予亦趣

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有虎飼人客不知耶
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輒其怒必震起予相顧咋
舌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明日問入山之徑無人知
者有老叟傭于寺願爲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
落曰尾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人屋
上結茅蓋以石皮氷溜掛簷間不絶澗傍有殘氷馬
嚙之解饑渴無賣漿之家焉上食所携餅餌而已孤
山口始有一翁迎客入致敬叙杯酒聚村人看之過
則崇山如環曲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躋苔捫蘿乃

至山麓有一菴焉爲諸峰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
始休車馬結束以入亂山巉岩兩壁相距中開一綫
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即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
半趾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絙長百尺山巔下垂躡者
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葢左迫無極之岩而右臨不測
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里至山
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橫稠疊處于懸岩峭壁叢
葺之内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㣲上方寺正中如負
扆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傍有兩磵流下聞而不見

水其上有氷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連崿層陰雪堆
未化獨有古栢青青龍蟠虬舞由雪之上其崿軒揭
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燕壘崿下有泉深三尺
廣倍之面一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
禪師叱之避盡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
僅滿斗今山即名斗泉也山下有洞尚隔一山說者
以此山空腹寺徑達洞然人必自其上行上行必徑
前峰孤圓突兀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峰半
可瞰諸菴巔亦劣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

城僧家依洞爲窩石床茆扉可掬爲客煑茗初不得
火以葫蘆繫腰至洞裏取火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爲
炬鱗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内即黯黑
無光三洞是一小竇圍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
匐束身蛇行即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條高廣燎
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蜀光如
珠于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
前人背丈餘復空濶但霧氣蓊塞履滑衣濕不易前
進至十三洞路尚不窮云過此無奇與盡返矣大抵

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
白鏡瑩剷爲琉璃踰寸明徹其境之最著者曰蓮華
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
坐岩畔眉修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
塔層層筆立曰石鍾鼓叩之作鍾鼓聲此非歷三洞
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
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皎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
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
朵曰仙人橋跨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攲正

各狀貌曰接引幡從頂倒懸縹渺若拂此非歷九洞
入井之危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逈若隔世
驚喜異常明日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
西天者卽石經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洞藏石經
故云其東西兩峪俱有寺兩寺若張翼然由寺至頂
尚五里而遥無不因山爲徑矣山腰有亭又有石井
上之爲洞者二又上之爲洞者二其東爲小洞者一
洞火龍窟而邃有泉濡濡出西折而上又爲洞者一
再西爲大洞者一卽石經堂也形方如矩平視如幔

頂中奉金身如來修丈餘跣而端立足踏石板下藏
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東北壁上嵌法華石經一部
西壁爲雜編有白石柱以豎四隅若撐其頂洞之底
復有二洞不可測識總之七洞皆藏石經也石經版
約方三四尺層累相承以洞口窺之有煖氣襲人但
石扉封固不可開開則有風雷之變攷碑記自北齊
至隋有沙門静琬發願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
徒續成之歷唐宋遼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半在西
峪之寺塔噫眞稀有之事哉

褸幽表異一遊便足不朽

遊孤竹山記

明　殷雲霄

雲霄幼侍先君子爲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城下縱觀奇阨險阻虜出沒往來隙徑徘徊慨歎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治久矣北視大漠平沙蔓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夷虜不敢少有問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諾歸臥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雞豚或挾弓矢獵狐兎爲樂南有孤竹山攜椒槳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遊而不可得泝洄交願竟悵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峯西望連巖邃谷大麓多虎豹熊羆所伏遊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鳧鷗泛拍洪濤巨浸中茲其有飡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倘來相與共遊八極之表者乎

方山記

山陰徐渭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毗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巖際菴寺後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市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禒寺僧爭設供山餚野菜新摘便煑芳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黃芩芽代氣韻亦佳

霧靈山記

五湖朱長春

塞外有霧靈山在曹家寨路之東墻子嶺路之北直上四十里虜每登此覘望頃邊臣議置兵城守不果山一名孟廣硎其下爲廣硎水東入潮河山頂舊多奇花故又名萬花臺相傳實誌公曾卓錫于此第虛塞外寒地無托有踪而爲邊客戍人登臨悵望爲惜矣

滴水崖記

五湖朱長春

滴水崖距鵰鶚堡四十里北接獨石東銜滿套天克泥尤黃毛駐牧之地戰壘行營歷歷可指近史酋車戎二部落夾山支帳帑遍覘窺故其城守視它堡尤宜加毖云滴水崖環山而水上有朝陽洞爲此崖勝處其南近建橋梁以障崖水居人便之

寒溪山記

左輔王維楨

寒溪山在江原道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即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大自頭通驛而東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溪水縱橫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簣上疎雲霄旁無橫枝松栢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峰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狀禽鳥不能飛度其下清泉觸岩成潭盤石平衍可坐又東數里洞口甚狹細徑緣崖竅穴呤岈峰

巒嶠拔如龍拏虎攫如累層臺者無數其形勝甲於嶺西

遊盤山記

吳郡王衡

周季良自東來急要我遊盤山曰我且出而里人武生以是贈我武生頷中人也當不誤余曰然則徃諸裝既辦而會余友張汝增余姑夫曹懋錫績王遂不解鞍而之盤山盤山離京師百八十里出公樂十許里而山髻見若黛藥頳山頭脯乃至廣濟寺拉寺僧為導走大石澗中水泉寒沁齒濯巳而後行厓西一古松頂稠結受日光若絺衣方顧而樂之從東崖得

松似更奇朱題曰蒼龍乃折中盤下而覩所謂蒼龍者破石罅中出騈起而中摧怒枝南傾如渴虬之欲攫遂北而西抵環翠亭亭面山松屏之并東西崖者為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澗下三里許稍上而羣峰相拱提又上則圍山而帶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峰稍遠對松立者九華峰也峰勢峭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紏宮翠蘿又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即行良久穿蔡氏巷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沙白浩浩際以濃雲猛風意色慘然

起數嶺倏陡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黝百谷之纔紛出
而繆聚于此又里許而爲上方自盤山而至上方下
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於石根木杪有相去數
程而望不盈咫者計山形殆蛇縈而辮虆山故名盤
谷當不虛抑閻太行發脉於此此其爲小羊腸耶飯
於上方之臺覽列巘甚勝度松棧而出皆連嶂鬱律
巨石無根者磈然懸其巔仙人壽無影曾巖栖焉巍
其前亭之曰懸石亭亭立四虛空明崇翠瀠環而闘
勝余謂季良此致佳處恨無泉耳而仰覩諸山壁間

石膚瑩白若頹墮而下赴者乃眞泉影也惋惜者久
之自此上益陡絕石鼻左昂而外削顙身出懸石上
已遠足跉跉自戰更百蕁而至舍利塔塔標峰首五
峰肩而隨焉蓋盤山絕頂也疲甚解衣臥已乃遶而
捫塔巔石鎰纔容足罡風橫搏至厲以兩手據石坐
而行歸甚惕之其西峰爲無梁殿殿後稍有餘地可
縱立覩層沙疊巒回回縈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盤
山焉三河寶坻井泉長城俱在望而泱莽無壚烟井
陌薰日被積上黃雲鬱然既晚下及僧寮僧數輩唄

誦甚精嚴客有携火爆來者點塔燈光明滿山林壑
撼動僧驚顧余曰咄舍利放光矣僧不契而罷晨起
飯脫粟歷長岡下石坂石齧足甚强輿而至法藏寺
翠壁若扆菴前松陰恰施一庭蔭而休焉又數里雙
峰塔額隱映樹樾如白鳥踏碧浪中登涉旣憊對兩
峰頭巔啼鵲坐劃然長嘯而已是日爲端陽所挈酒
餚已空則破囊中雄黃粉摻苦酒中縮鼻而飲之自
雙峰下走旱麓忽東轉望見沉碧冉冉者曰百草窪
至則棗栗蘿荔羅蒼石而成紋若鱗比然正翹日中

頓作崩來爽氣想自茲而東愈入薈蔚其稍下而最
深者爲天城寺寺當谷口岩巒肩背皆蔚藍緋綠相
爲因依余謂此乃山之曲室悄然殆非人間使當春
泉漲輿有一二龐翁少女弄雞雛犬子于湍瀨之下
豈必遜桃花源耶自寺上之三里許爲李靜菴又二
里許爲舞劍臺倦不可復陟則東走爲東井澗又西
折而爲西井澗巨石縱橫偃立泉澀澀附之又五六
里許至仙師臺而止焉臺絕無奇而自臺東覩中盤
近不過十里蟻之附桔槔上也如登天然庸知其尚

在環中耶因相與品盤山之勝松爲最泉當次之而不相遭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計兩日之程不下二百也且步九而輿一使非山靈不愛寶余兩足不與易也論者謂天窮於大漠故收靈鬱秀于此理或其然且非獨于遊眺足也乃其陵谷多紆委阨塞虜馬爽不敢試而又高不拒風峻不露骨鋪花蒔果盡足以易農然而李愿以後未聞有隱君子也豈其有之而不吾見歟抑其去長安也近風漸于朝市而是盤中者非所稱歟余慨然有感焉湧次其勝列之山史

遊馬鞍潭柘記

夫得于山者不同一木一石牧兒芸叟能揣摩刻畫而得之其得之也以形而其翔舞縈亘之勢可位置者方也而非方也其得之也以意乃若吹噓吐抹變端錯出可乍遇而不可意設者則其鎔造也以天遊者樂其常而不習其變雪驢風馬不鬪乘凌其平生無空虛浩渺之觀偈足怪也余以七月七日送淡擲慈錫季艮東歸至盧溝橋而謀焉以所聞馬鞍潭柘之勝能從我遊乎諸子曰諾乃去輿而蹇迷失道里六十而至馬鞍從棹楔中入皆杉蘿蒔蔚翠濕黯然殿之前有二古松除廣可十餘丈而松蹲枝覆之景無漏者坐而四顧差不侮其來又上觀千佛閣及戒壇而宿于寺之西偏夜半雨滴瀝至朝而雨甚穉稜被不可耐則跣足戴葉趿季艮先擴雨簷流瀑中登閣而望焉瀰瀰霡霂大荒陸沉獨身所居盈尺之地差可意辨若乘桴而坐空水也俄而頹陰稍移露山頭如髻栗乍出乍沒浮動四垂若六山之失足在走

而相觸也當雲之至也突如旋風能使有者無無者有高下濃淡一瞬而百易吾無所據以托吾目而反疑其有者以爲幻也周郎大笑呼酒曰是景可醉旣乃啣杯而吟流水在屋下白雲宿簷端之語余亦笑曰是語可酒方促觴而西山半壁白雲有如車蓋者蓬然而起滃然而撲人于鼻間作硫黃氣僧曰是崇嵐也匍匐而歸日中雨化爲毛三子者別而至艮鄉余拉僧之潭柘先於山之春觀所謂麗涓洞者洞窄石而尻水高廣矣然而無奇也獨微明逗漏正射匠

陵道中一抹遠青點破平白差爲之解顏自是踰二嶺走碎石道可二十餘里而至潭柘禪柘以一培塿當羣山心九峰屧而立焉志所謂老柘美竹者烏有矣而兩殿賜工絶則金元時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問之僧今已甃爲池而其支委尙瀏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而水益怒循木上之於跳沫盤渦之所坐而飲焉水花濺巨羅中足當潄流是夜復雨水暴下如飈雷計於行李非便則上而謁三空道人道人蒙衲坐石竇中語諦當可聽比受戒而

盤山記　王　六

歸日已斜矣而雨意涔涔不可了乃支頤坐堂中觀烟霏之爭林與雲物之出岫雲初出時滃滃然離山而始族前隊甫捲白衣蒼狗旋起而屬之以故卒不得晴。又一宿始晴雲之屯於山漫於原者頹墮不流而水村山郭之間春蕪乍洗又以黛色間之余意中殊不惡圖志水潦之及余足也。輿人以手捧輿歷歷然并膝而行從者墮鐙下相望咨嗟之聲不絶余顧笑曰咄而勿復然使暴吾輩赤日中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僅觀此枯潭頹石者將無兩失利耶。天幸幻青以供我以不虛此遊也足矣而又奚望焉。因勉與蹣跚而歸乃知人患不善遊遊未有無得者也

遊湯泉記

癸巳秋余有內戚不自聊九月四日從母舅朱向之友人唐叔達周季良張伯新再遊盤山手舊遊記摩娑泉石間如夢見六年前所棲薄而比時秋林殷紅溪水放溜又似別闢一境者已詳叔達記中初八日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巖業正鎖驛道道旁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虜功也又二十里爲湯泉泉在

盤山記　王　七

山坡下初漫羨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即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沖。泡起于下。大小纍纍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支委于墻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石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爲簷除甓爲小方塘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龍張舌噴泉甚怒遄行入浴池

池之陰有竇焉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嘗問王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類焦釜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蒸數武之內而水火共鼎亦一奇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宮人王氏詩未有溶溶一脈流千古不爲人間洗冷腸之語爲之欷歔涕洟時同遊者先浴余乃與叔達登山岡藉黃花而飲顧見塞外諸山曾複如青蓮鏁長城爲帶金湯屹然相與嘆山河兩戒之不偶道日啣半山池上

濃藹漸結下而就浴則弦月已印池中矣因相與執杯就池而飲時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爲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戍堞樓櫓卽小小臺館皆有意要于不可易常用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怯難用故欲練磨之于斧薪畚挿之間蓋彼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閑可以鼙鼓寓軍與可以遊觀寓蒐閱今一切紋急追促文武吏局促自守此佳泉怪石僅以供吾輩幽閑好事之賞而間且有以爲禁者嗟乎軟堅而罔察者數十年于兹矣蓋昔之敝竇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叔達與余相顧太息同遊者曰月斜矣子姑飲痛飲一宿而去

遊盤山舞劍臺記

明　李元陽

嘉靖甲申有三河縣張欽者見訪談孫吳之術語次因問盤山道路渠對甚悉遂偕之行出京東一程至三河宿南禪寺明日至山之西麓將十月之望雪紛紛下急投村舍去長城二里夜半村中鑼噪四起欲曙乃定譁曰胡人越城盜村豬去及曉往長城下一觀祗龍之蹟道旁有石室中懸朱棺不知何代貴人墓結搆甚堅密鈎筍精巧猶爲人盜掘然則不若薄

葬之爲安也是日大雪不能前逆旅主人殺豬相留十六日冒雪騎行三十里至一寺樵枯枝炊黍酌酒醉擁落葉而臥曉見日出千峰玉立銀色世界絕無纖塵心甚樂之乃舍馬策杖攀跚以躋從人引繩牽希助予之不逮路迤東北折而南見掀唇如白龜者愕然凝視久之乃知其爲大石也行遍石下見其地潔如掃庋其中有人俛首而入則空洞如夏屋中坐一陀頭人問之不荅旁無炊跡以乾餱貽之揮手不受然後知其爲辟穀隱淪也予因榻其次夜中捫其

鼻無息撫其肌微煖衲衣不厚而鬓間津津有汗予謂張曰不食而能生又何求於世乎歎羨而別十八日徧訪巖壑思有若人者竟亦不見暮宿靈塔寺有十餘僧安禪見客皆起予以禪機投之應不酧問遂過草菴宿欲題名塔石凍不受墨留詩乃去上至一寺去頂不遠一老僧曝背補衲予問舞劍臺安在曰不知問僧臘幾何曰住此三十年矣予驚曰劍臺豈虛傳乎薄暮闃火不寐初旭即欲登頂莽無人迹張乃腰鎌握斧與從者二三人斬劚竟日始通一綫之

逕乃得登頂頂上無土磐石徑四丈許有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李靖舞劍臺蓋此石即靖舞劍處也字刻約八寸許深予亦隨携石工鐫題有頃曰此石名白觔蝦蟇背此時凍及鐵筆不入是日千山消雪四望清瑩東指遼海在微茫之間南則泰山鄒嶧隱隱如培塿與黃河一線相爲映帶西北則太行蜿蜒自雲間而下環拱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從人篝火煖酒以大觥酌予天風吹衣暝色遙至下未至寺已昏黑不辨人矣召僧問曰舞劍果有臺僧云

不知日自出家以來未嘗登頂雖有遊人亦不知舞劍古蹟在也明日題詩壁間逦邐而下劍臺在望令人五步一回首十步一消息

漁陽二記

遊盤山記

公安袁宏道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羆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者皺皺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仄焉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秀泉夭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鬬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泝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漩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峰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瀏聲上徹與松

謂舂其旁為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上為窣渚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飜雲抹海任足不得乂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澗以堂山石礙右臂左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險處當大笑海聞笑聲皆膽落網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大古雲嵐蝕壁皆經下得杯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判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西有洞嶔絕壁不甚濶一衲攀而登如獮猴余不

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春迂之即山行道也僧乃跣蛇蟠而登下布以縋徒見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熱歎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從遂上遂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峰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巖覆之如亭乘可徑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則行可達下則自不謀足

懸坐可茵閒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為七月朔數得十偕遊者曰蘇潛夫小修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也

遊紅螺嶮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又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鍔劃其中為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邪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竇中多老衲或居至入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為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卜非探槳

煮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
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遊薊門記

閩中曹學佺

薊門峙以盤山長城圍之已亥春偕友人張維誠自
通州行至三河三河行五十里至盤山之麓仰望其
巔玄紫迴異浮圖樹石溢于目前既入山有長泉一
道從峽壑間飛噴而下穿嚙石趾鳴濺濺不已壁上
鐫盤泉二字沿泉而上至中盤寺當即下盤耳東折
里許有亭左右峰勢拱抱出一岡巒崖然突吐是爲
亭亭傍有松鬚甲夭矯如虬龍石磴谺硯礧甚異山

之石乃從此始石有一片數斷又數片相連若飛若
走若蹲伏若跗若坐若立若負若搏噬若撑若平若
傾欹若贅然以出若畏而縮樹拳而曲徑詰而折皆
以石故至其地差衍而松勢得以少舒者上盤寺也
寔爲山之中上不更有寺乎安得遽稱窮極且寺負
雄岩而面高岡夾以峻壁四山峯确嵯峨鼻口谺而
斷齶露樹色蓊翠掩映寔峰巒輻輳一都會也夜宿
寺内早陟東西兩岩以攬曉色西有懸石亭亭址爲
平臺其陰嵓百仞之上有石懸空勢壓亭表折而東

北躋嶺以登將及半嶺左望前石若巨人仰天臥其
下峭削背與山合處有光斷而不斷懸空之妙畢呈
于北上之始見長城長城者塞上山也城與山爲高
下起伏山青而城白如領之有緣金玉之有相大者
爲虹霓小者爲縞帶縹緲糾紛不可窮詰又上之始
見塔體圓質素卓立雲際峻整精潔如經磨礱山有
三盤而此據其上也寺乃別名蒙蛇足之譏矣行過
乎寺再折而塔西望長安東指山海下臨薊門如左
足之壂隻履西北轉小嶺與平谷相向中有長河橫

截其前即輸輓道也嶺陷于谷皆松樹松石不甚相
苦予亦怡然因與維誠席地而坐清風徐來日覩叢
薄景色飄飄金翠萬點閃爍人衣度宿是嶺必有佳
處乃返入塔相視其處塔前有小圓殿殿不用材壘
甎爲室前開二扇內廣不滿丈有佛座座前可容兩
人臥塔後空屋以處僮僕因敕薙草爲菌炙麵餅數
塊煮茗一壺燃燈一盞以供長夜糧也既瞑望見塞
外諸山烽烟四起如火龍掣空漫落點點又如殘星
入室掩扉坐藁席上以足抵垣孤燈中懸予兩人併

佛而三叉之風起谷中其聲轟如後颯颯爲松濤松
濤之上浮圖鈴鐸更唱互答清越節奏鏗鞳幽渺飭
天之樂無以過是風霽則月出矣披衣起視月色高
下空濛無際神氣慘慄予因就寢維誠尚有餘興口
占一律示予亟稱賞之而已晨曦黯赤半吐層巒之
上維誠大叫奇絕促予起則不能如是及下山半在
雲霧長城亦不復望見矣盤山者以山之盤旋曲折
而言之也或曰山有三盤焉其說近是又謂山有盤
石可搖動故名下山從他道觀之石圓數丈一人搖

之輒動但石體頑圓又不類盤句山麓行二十五里
至薊門見歸雁冉冉趨塞北者魂爲之傷仲春二十
有一日也宿薊門以尺書期王將軍王將軍者馬蘭
帥也明日將軍會於湯泉泉有石池深數丈毫髮見
底色白味甘氣蒸蒸向人投錢而下作蛺蝶舞俄而
氣盛則噴一縷如念珠上之見底則物大兩倍昔
武宗東幸時有王宮人者隨侍不見竄馬上占一絕
句曰絕塞窮冬凍異常小池何事煖如湯可憐一脉
溶溶水不爲人間洗冷腸好事者劖之于壁壁上詩

非一遇此粉黛無色矣將軍日詰朝有塞外之役能從我乎予大喜過望夜不能寐質明號令已肅旌旗在道士馬騰踴鳴笳鼓而發聲震山谷間予以野服處將軍左右不知其身之列于戎行也將士故伏于騎上候予騎過輒探其騎往如風飇雷電不可測識過一隊復一隊如是予騎亦不驚騎且善登山有石舟山者亂石如林立平地突起奇巧若琢光可以鑑皆有名稱而石舟爲最始入之一洞也坐久有天日漏影首尾内外無非舟者舍舟復乘騎至關關名鮎

魚口卽長城也將軍宴于城樓上維誠好問邊塞事與材官登城輒指山何名城高幾丈幾里爲堡堡有幾人守夜不收所念歌訣虜從何方來數多寡欲犯何地皆隱語人不能曉者一一叩之予意馳塞外急促之始行初出關行草石間多水亦往往遇岡嶺嶺上赤燒隨風蔓延忽在平地忽在高峰疾如過隙盤山之巓夜所望火龍掣空者卽此蓋邊上無事常閉關只朔望啟小竇放夜不收更番出入此則爲伐木之役一歲可兩度云夜不收者人形而獸命者也每

出關半月始得歸去時夾帶麵食少許作行糧刀一把箭數枝晝卧草間不敢見形夜出探虜或射鳥獸自給歸則砍柴一束可備晨炊而已夜不收往往結識于熟夷熟夷情甚殺向背不一互爲我與虜之耳目夜不收必探問其消息然虜或犯無不先告之者夷以此要厚賞于我我每年大放軍士伐木三次以償其費必四山盡燒防有伏者仍塞軍士于各口帥始出度口在百里遠近而帥營在三四十里也雖去虜尚遼濶然已無一紙之竊予未見杯酒間無虜報

夷雜處草野間召之挾其妻女來遠卽跪行幾步稍近復跪如此者三男子面黎黑女人鮮好朱唇皓齒垂髮結縷未嫁者髮尾圓已嫁則散衣服無以異但袖口獨精有百十餘褶勁而不壞命之唱始猶作羞澁狀男子耳語強而後可兩人攜手踟躕而歌與琵琶相合其聲慘栗一句有數十字問之譯者則云叙其朔方霜雪寒苦之狀而已歌終自爲慨息者三想所謂一唱而三歎也因賜以酒食各攜有刀割肉于盤以首塊獻上其餘藉草食之去將軍命士校射大

索禽獸生獲之面炮于火以供客士無不跳躍自見者日落鳴金云將收關則前軍已如蟻度澗谷矣予亦乘騎歸而將軍爲殿入關招予于馬蘭馬蘭帥府也夜大宴因犒軍士予謂維誠此足稱壯遊但未覩塞上雪耳就寢之後天大雪明日辭將軍歸將軍尚留客予謂不可不乘輿途間看雪因羅騎歸白色無際晶瑩射人目若行銀海玉京時作塞上之曲人蹤杳絕闇馬首西來者誰也

遊翠微山圓通寺記

明　王直

翠微山圓通寺蓋舊平坡寺也洪熙初詔改作始易今名寺在西山高處去城可四十里昔太子少師姚廣孝嘗言平坡最幽勝真學佛者所宜處好遊之士所必至也予識之及來北京每欲遊而未果宣德九年正月朔旦　皇上以太平無事勑賜百官假一月然當朝謁不敢有所往二十六日復有勑罷朝二日許遊樂自便是日順天尹李侯執中邀王公時彥李公時勉錢公習禮及予遊城隍廟觀前元揭學士所製碑飲酒相樂因論京師可遊處李侯曰圓通寺山水既佳而締構亦華麗盍一往遊乎衆皆曰然卽使人邀蘭公從善黎君潛輝許君道中以明日往而錢公乃以疾李侯以公事不果行予自家蓐食過王公而黎君亦來遂同出平則門外曉日初出風靜雲歛諸山雄秀近在目睫衆甚喜而李公與道中已在前使隸還逆蘭公亦繼至李公曰始約昧旦今何後張子房豈公等耶因皆大笑　乘馬徐行十餘里少憩兩

家店從店後西北行又二十餘里乃至時騶奴從吏
持馬携具者三十餘人居民皆瞻望笑語意若有甚
慕者山麓多岐路得劉氏子導而升陰崖曲澗殘雪
猶在既上可二里勢頗陡峻乃下馬步趨然至前則
稍平夷逶迤曲折又五里許王公則取舊路躡而上
予輩從新路至寺前僧德安出迎止其舍蓋初撤舊
寺法堂所建也飲茶畢德安焚香前導而王公已先
坐寺門下德安次第開殿門延客縱覽殿前後凡三
重因山勢爲之愈後則愈高皆翼以長廊亦因地爲

斜正殿上皆有像飾以金碧日光照映炫奪人目最
後殿去山頂不百步由殿東南下爲方丈蓋住持者
所居中室祀釋迦像餘爲燕休之所又從東廊出前
殿殿左右皆高閣予與衆君升其左山勢既高閣又
出其上憑闌望之目力所及遠入無際凡東南所有
長川平陸深林曲阜聚落之縱横行旅之來往山禽
水鳥之上下皆隱見空濛杳靄中又出西廊後地稍
下北爲禪堂其中爲廚庫西爲禪室皆清淨華好然
闃無人跡而墻宇或崩剝鳥雀噪其中問之則曰寺

僧皆城中諸士析居此住持則善世行果也以地過
清不能處故多還城中今惟德安與二三行童止於
前所居足矣衆相與嘆曰　朝廷造寺蓋欲其徒以
其法佑民今乃曠而不居何不知德也徘徊久之出
止德安所命酒縱酌且飲爲尊者德安坐末位噉果
栗其爲人質實可喜既罷出門上馬循故道行二百
步許復下馬從尊者取道過清涼寺既踰一山復循
岡南下勢愈峻徑愈仄石嚙人足棘鈎人衣其下爲
絶壑不敢注視使人心目眩掉然勢不可已皆扶携

相躡而下凡二里許始及澗中避魔巖老僧福海遠
望見客披禪衣出迎其年八十厖眉皓首言不能出
口望之知其守戒律人也巖在山半大石嵌空幾二
丈僧垣其西南爲禪室又南別爲爨室路僅尺許從
爨室西履險二十餘步始入巖僧因邀坐其中茶罷
而出東行百餘步有大石側立道左石下爲池蓋大
小青龍所蟄處覘之若不甚深然側入不可窮池前
有雙柏上有小殿李侯創以祀神者又東度山菴二
百步入清涼寺故西門衆皆倦甚坐石上僧迎入寺

中穴參破壞無足起人意者憶嘗同曾公子棨及王
公五人遊時平坡方撤而未新惟止於此然景物猶
可觀今財十年曾公已逝去茲寺亦衰弊愈甚人事
之不常如此可慨也獨寺前古藤尚存如蛇蟠虯結
其花雖可食然未有也遂還下山騎而歸然所携具
甚豐腆因留飲鄉民常老家呼與共酌罷前行近城
十里許民有楊能者固請過其家具茗啜又使子智
呈手博以悅客僕夫復設具痛飲亦使能坐其旁衆
皆喜曰茲遊誠樂矣荷上恩之厚得致此不可無歌

詠因記昔遊時以孟浩然詩朝遊訪名山五字爲韻
各賦五言律詩五首今既重來乃復以下句山遠在
空翠爲韻各賦五言古詩五章章八韻飲醉而歸有
二吏尚道旁乃李侯所使者謂予輩若留山中則當
供具以濟勝其意益厚矣迨入城日已暮因各散去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

北直隸二

長安送黃竹石序 袁宏道

燕京西湖記 蔣一葵

游九龍池記 程敏政

郊游記 楊士奇

滿井游記 袁宏道

高梁橋游記 袁宏道

登黃金臺記 鍾芳

華陽臺記 巢盛

游小西天記 周忱

游長春宮記 梁潛

崇國寺游記 袁宏道

重過崇國寺帖 袁宏道

游月河梵苑記 程敏政

游偏涼汀亭記 丘濬

游梁氏園記 劉定之

登三關記 王世貞

記上花罰　葉盛
張園看牡丹記　袁宏道
畫舫齋記　歐陽修
文漪堂記　袁宏道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也足亭記　陶望齡
灞水記　葉盛
渾河記　王昔
記桑乾河　蔣一葵

記盧溝河　蔣一葵
經清河　蔣一葵
記黃花鎮　蔣一葵
記居庸關　蔣一葵
碣石山注　酈道元

長安送黃竹石序

公安袁宏道

黃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濩邏曹曹故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罌所奪無他語草草暄寒而巳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者糞于市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髻衩襦東面歷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

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巳而入雲部之院遍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簺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八衣茜而過則巳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愼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

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栖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不識長安道上游未足以豪

燕京西湖記

晉陵蔣一葵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瀦葢此地最窪受諸泉之委滙爲巨浸土名大泊湖環湖十里餘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没隱見於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武林黃汝亨記游謂滄洲白石青萍碧草尋壓漱流銜沙雪竇不能無吾家西湖之想所少者紫衣霓裳青雀舫歌白苧詞一弄耳貞父此語最爲折衷今北人直以西湖十景呼之則不免杭州作汴州矣

遊九龍池記

明　程敏政

成化戊戌春有事于西陵自昌平抵齋約商懋衡李世賢兩太史尋九龍池跨馬逦西山而南絶小磵磵小騰沸石齒間馬爲之前却踰磵望前峰趨之失道徑茂林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能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雞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入溝塍稍寬處輒有蒲芷叢翳[illegible][illegible]

泳游其下自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覆以黃甓石琢九龍首嵌西垣下呀然張頰噴泉沫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巉削如斧鑿痕泉脈出其中山脚爲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梛夾池東西一峰蒼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紺寒門稍東爲月關洩水水涂出關東爲小渠過石梁乃縈廻西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予與兩太史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爽毛骨森然聽陵卒道　文廟駐蹕泉上事久之乃去

風景宛如江南

郊遊記

明 楊士奇

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并邀學夔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峰奇秀畢露恂如曰何爲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玉泉五華諸峰駢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風疊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翠芙

蓉使人應接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㵎稍東而彌望皆麥隴麥始萌道傍居民咸蒔蔬爲業溝塍畦畛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或蘖生意皆津津馳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尚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瀹茗觀右舊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機眞人而觀則眞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徹凝靜館

遠脩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閎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詠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爲行路而旁近民競畚壤犨曳斷礎治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攜具以飮兩童子侍客蓋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丘

別望遙之句爲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敞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緜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淮如在階戺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啓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郡供饋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剏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麼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

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爲平蕪之墟矣則相與歎曰夷狄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略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爲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再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

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公安袁宏道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淸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

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巳亥之二月也

高梁橋遊記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癩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與陶石簣書曰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畧定大約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過人雖無黃牆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頹然一岡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爲方塘濶澗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檻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于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及兔兒山等處尤爲奇絕紙畫不及描寫容另致之

登黃金臺記

明　鍾芳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黃金臺僧徃䙆之土阜漫漶不可辯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無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

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於兹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湮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猶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湣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効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夭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爲難而士所以恒苦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華陽臺記

吳郡葉盛

涿州多燕古蹟西南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即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使荊軻賚地圖以獻秦者其池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遊小西天記

明 周忱

永樂己亥秋余以事至范陽之懷玉鄉友人張叔豫告予曰鄉西北山水秀異有石經洞為學佛者所居名曰小西天盍往遊焉越明日從一僕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隘內豁小溪中出石峰參差如犬牙水觸石流濚然有聲㳂溪前行十餘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躡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離絕之勢崒巒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

山若火燄而草樹獨茂問諸牧童知為白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迤邐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有磴道循山之偏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中僧藏貴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齎糧也由廳前折而東鑿石為道廣不滿尺橫于山腹者一里許將折而北則絫石為階凡九十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有階如前級差少自其上平折而南有石堂東向方廣五丈許名曰石經堂堂有几案鑪瓶之屬

以祀三寶皆石爲之其上天然如張頂下則甃石以平其地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類趙松雪意必元人所刻其中有四石柱柱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爲小圓光而飾以金碧堂之前向爲石扉八扇可以啓閉外有露臺縱償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爲石闌設石几石床以爲遊人之所凭倚旁有禪房庖湢之所皆因巖爲之不假人力堂之左右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經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後其

徒道公等繼續成之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前後納于洞中者逾千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毋洞皆以石爲窗櫺用鐵錮之縱廣不可知而石本之近窗者可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嵌于門上大意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以爲經本若世有經願毋撤開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石洞之北有石池石井池廣七尺而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則皆瑩然涵虛可鑑毛髮

井之北十餘步有泉自竇中出涓涓不絶又有石爲龍王像民禱雨則祀之古木蒼藤樛錯其上然陰翳慘澹不可久居由泉竇之南復攀緣小徑盤屈數十折至山頂有五石臺臺之上皆有白石小浮圖其南二者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刻字如新餘無題識不可考頂有巨石後廣而前鋭平出於虛空者數尺相傳謂之曬經臺予至其上回視四山則向之特立若書空之筆者皆隱然在屐舄之下似可垂手撫摩稍臨石之鋭處而俯視之則陡絶萬仞無有底止但見横

雲平凝在下悚然心悸魄褫急趨還石旁以坐忽有青衣童子頻禮佛從師至爲余佛歌道舞攀童隨之擊鼗鼓敲檀板品洞簫以和音響嘹喨上徹層漢予不覺心神飄然若憑虛御風而出乎塵襍之表已而下至堂中取涼於古栢之陰顧盼左右有碑十餘通時倦不能盡讀特覩其高大者則唐元和四年幽州節度使劉濟與其僚來遊所建主僧指曰有雲居寺亦靜琬所剏西偏下五里許可造乃至山麓渡小溪叢薄間寺規制已壯然非舊基差小犀中有唐時所

建石浮圖四皆勒碑其上其一開元十年勑教梁高望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書其建於景雲二年者則寗思道所書而大極元年建者則王利貞之書也然獨不著譔文人豈即書者爲之歟予次第讀之愛其字畫淸奇皆有虞褚法因歎此地由唐末五季淪入契丹若使宋有其地則淳化閣本必收者豈可少哉幸今遭逢 聖明斯境匠在畿內而予始幸一覩亦希世之遇也老僧復曰後廷中石刻猶多遂歷榛翳閒見殘碑斷碣或立或仆不知其幾而多

貞觀開元時刻欲窮數日之力以盡閱之然心懸饋官之咎乃舍之而歸因追憶往歲嘗聆館閣諸公言天下山川之勝好之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今茲山之勝予既好之而幸得至焉惜乎言之不文不足以發揚瓌奇之觀幽勝之迹特記其大畧如此

遊長春宮記

明 梁潛

長春宮在今北京城西南十里今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眞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儗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乎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

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緋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嵬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遊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國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

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
躋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
於乎其爲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益深矣

崇國寺遊記

公安袁宏道

時己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昭素升伯修禊西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于此酣笑竟日皆相覩以爲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灑酒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猪首肥而矬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騈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

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昭素以請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重過崇國寺帖

公安袁宏道

昨日與諸友看花復至崇國寺見井床半落葡桃枝僅存其半老幹畧已伐盡向來紅衫老僧寂寞影堂中塵灰滿面而一二沙彌皆已老幾不識劉郎吾猶昔人人非昔也此地河與黃公罏今日視此邈若山河此情千古同之諺曰老人好述遠事夫老人閱歷多觸目生感自無暇及近事尊兄見此帖便知弟老態可掬也

月河梵苑記

明 程敏政

月河梵苑在朝陽關南首蓿園之西苑之池亭景爲都城最苑後爲一粟軒軒名曾西墅學士題軒前峙以巨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屏北爲聚星亭亭四面爲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玄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石多崑山太湖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爲石橋橋西爲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爲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瓦塤箎之類草舍

東聚石爲假山四峯曰雲根曰蒼雪峯曰小金山曰壁峯下爲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峯頂下竟日不竭僧指爲水嶽臺南爲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爲槐室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于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甃墩四槐屋南爲小亭中庋鸚鵡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爲藩詰屈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爲老圃圃之門曰曦先曦

先北爲窨春冬月以藏花卉窨春東爲春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柘叢列客布遊者穿小逕偪仄以行亭東爲板凳橋橋東爲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爲下碁處少北爲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亭下爲擊壤處有坐石三踰下碁處爲小石浮圖浮圖東循坡陁而上凡十餘丈爲灰堆山山上爲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歷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爲亭踰松亭爲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

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潺別爲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樹出看清西渡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畵盤旋而北未至職先結老木爲門曰野芳出職先少南爲蝸居東爲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視聚景尤勝出樓後爲石級乃至樓下益樓據高阜爲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爲北窻窻懸藤藍僧每坐其中以嬉蓋耆物也樓閣出小牖爲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爲蘭室室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樂

有者苑主道深性疎秀通儒書　宣德中住西山蒼雪菴賜號圓融顯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諸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遊偏凉汀亭記

明 丘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爲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橫渡山下是爲偏涼汀汀處泉山間據川流之上山之列其旁者若魯若岩若紫金瓦嶺之屬參錯遠近後猊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繞其下者若漆若沮若清水肥河之類下流胥會膏籌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雁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圮 天順庚辰御馬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闌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輿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予惟山川信美景物亦奇矣騁目之頃可以盡得之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忘其爲華也久矣況

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 高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君民環處於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之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尚悠然而深慮矣乎

遊梁氏園記

明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闤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繞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

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得非唐藩鎮舊城乎稽諸史志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巃者為人取去其上皆與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儒夫豎子持畚鍤以斸巃掘土焉就其構樓增立麈蓋喑嗚叱咤之故處而葬埋哭泣引拂掩袂焉因其頹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蔽風延夕暉蔟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闇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憩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于土木有

像在寺歸時風止過 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歷三關記

吳郡王世貞

余辭魏之三日東北走九百餘里謁臺易州爰笑制眞定之龍泉故諸關當以九月迫傳羽行臨歸先龍泉以十日暮抵曲陽五鼓起有寒色道謁北嶽廟廟幾割城之半古樹造雲蟠鬱以百數門有臥石白而潤曰嶽所飛石據以祀者余猶記 孝廟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則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公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爲恨且謂石晉棄玆嶽契

丹來不能復而托辭於飛石以文其陋然眞定在漢爲常山郡即恒山也瀆壁間李克用題石其廟貌者於唐固不自宋始始關之以俟考出城稍西北行望有山欝浮蓋不如其幾千百最遠若銀城一帶土人云五臺山雪也豈夜所謂寒色者其時雪耶山距邑三百里而遙他山不爲雪五臺獨爲雪可想矣又數里得大溪幾半里流水淙淙第淺可揭云此所謂龍泉從五臺而下者也又數里稍入山山皆合中拆而爲前大溪行左傍溪而右阻山溪齧山之足半武則

左擔而過齧之既則就揭如是者百二十里大抵山稍避溪則爲廬舍又稍避溪則一二見田疇最後避稍寬遂爲縣曰阜平阜平四塞南門外可二百餘家城中僅二十家耳十二日早發阜平復渡前大溪循溪而行五里許轉山之別陘與溪別復得泉近諸山所漲也泉時錯道而流鳴咽多悽聲道益以上益險峻時時見人家石田瘠薄然亦可耕踰三十里得嶺曰鞍子過嶺山始舒而濶其下泉縱橫流不復辨南北然別取道山背而下歸大溪而龍泉諸峰蒼翠始

若滴五臺雪近則若玉几已又得一嶺縈紆而進兩山旋陿其蒼翠色欲交石嶺峰怒起岸崿刺天左嶺微寬奇石爲橐駝爲猨猊爲人若鳥者鬪突出若搏栗紅楸黃雜以綠樹綴壁皆綺繡俄復得所謂龍泉激石間淙崢異聲石純白大小如玉棊自鞍子嶺又四十里始得關度關而上十餘里曰長城嶺城之巔塞五臺所入道也歸取月行峻滑間頓踣者數二鼓絕抵縣困甚十三日早發阜平將之平山復渡前大溪始得寬疇不五里復入山出不能當龍泉險然時

蛇行上數百步忽墜空而下爲探谷則頗寬如是者
再三若曲項匏也泉處處有之時沸石流則最勞以
故人食之良病瘳始余過曲陽人瘳十而三抵阜平
瘳十而五上龍泉瘳十而六七至是十不能不一瘳
矣三十五里得溫泉左室爲一湯右室一湯稍熱淸
瑩可鑑毛髮不作硫黃息石無礬故也寂寂空山中
令蓮花湯笑人宿查頭集集蠹壽界也十四日早發
大霧顧山左右闢若決吾背而朗者輿足不捷又之
復得一山傍據大溪流極駛山自是坦陀不甚峻八

十里抵平山宿未至八里爲滹沱河晉之材順流而
下至眞定乃摧十五日發平山十餘里渡一河山足
白雲四起若錯綿稍遍之則蓬浡霧散自是雖上下
山道不知險將抵井陘循大溪而行巨石如砥午遂
踰井陘入故關關所繇入山西大道也兩山夾之皆
陂陀漸上三十餘里乃抵關山近關而峻亦時得奇
石渡關右折與道異蓋余所按歷者拒虜關入境耳
循墻上益峻不可輿至其巔則中外諸山皆在目巻
嶺千疊時與雲相浮沈銀浪風湧惝怳無際又之乃

下馬足駿駛時自恩天以淮陰侯授成安君而不取
爲千古趙氏恨然淮陰好用秘能以木罌渡而虜豹
山背透迤徑千里安知其不能爲陰平縋也復至故
關與道折而左二十里爲娘子關道崎嶇甚中一嶺
爲劍脊塹兩其輔目眩心悸將抵關廬舍顧稍寄流
泉淙崢行齋廚間有水碓水磨之屬意甚樂之關傍
仞右崖崩岸若劈中巨石爲象馬橐駝者不可勝計
爲巨淵其北匯可容萬人水東入崖左崖嶂壁數百
奮與泉鬬磄硡鏗訇鬧入鼓節還縣復可二十里皆

傍泉泉極冬不冰云此溫泉也可以和餌凡十餘涉
蓋泉在兩山間山左盡則涉右右盡則涉左泉得山
則怒而山益險山險而泉益怒則益勝吾足與目類
若姤者足少緩覺目無奇目奇而足若枳矣石壁中
爲竇爲輿爲闌廡爲若舟水之聲爲箏笙爲鉦爲桧
風爲歌爲市人喧百千狀故非故關擬也余時憊彊
自勵稱快乃還井陘夫此三關所受爲趙守耳龍泉
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則又遠虜勢必不入也虜人
晉則掠晉安爲舍晉事此不毛志必不入也虜掠晉

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矣力必不入也虜不入而魏虛爲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誘則廢是趙實延魏敝也虜卒入而魏以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爲趙代禍也故曰三關勿屬魏便

歷黃榆馬嶺記

余歷三關返邢之内丘宿晨由內丘出南門巽道而行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山足爲黃寺使

者嘗屯所也署曰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伏泉如濟滙爲池中有亭亭焉折而右度嶺得大澗兩山夾之中流泉鏗然鳴巨石如象而黑者累累若下飲循澗可二十里得村曰米花度米花村數里得一嶺始與泉左嶺益高忽下墜爲谷若井然山類多土亡奇者稍可以田忽蒼翠而聳出其背爲障數關可以架筆問之土人曰此所謂龍霄山也又穿一二嶺又之山益束而陿兩壁陡上數百仞奇石拏攫爭奮爲下輿猿接縈紆乃上步數躓又可十餘里山忽兩却面闢成巨壑可屯數萬人旁稍高阜居民廬之百餘家突起而壘者二其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者嘗屯所也堡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嶺七十里而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遙西稍北距錦繡堂嶺四十里而遙堡綰之嵡走太行要道也余宿堡四鼓乘月起擬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類多大澗雜石低昂土山余甚厭之以其勝不能當龍泉半而上何度一嶺稍下山四却而闢其圓若規道欲絕者徐睨前旌旗如左元放破壁而入追之得一間道僅容

馬兩崖造天石色秀削太古水聲淙淙不斷鬱沸泡起中石輒韻旋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隨而廷迴者色或青或蒼或赤以山映之故泉益雄石亦益爭勝中有偃石從數丈許衡半之其潤可以碑過半里許始出峽崖復稍稍闢矣遙望右崖際天直走而西上爲連城自然睥睨樓櫓懸壁千仞中忽有泉汪而下爲柱得日若瓊得空若琉璃無所得若白銀下飛瀑絕陘左崖鳥道千折而上爲闌石奇秀萬狀余足數踣氣沸逆然時時心語龍泉勝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

彼記語予之厩抵關肩峻壁而會大壑不知幾百千仞關口一橫澗澗之橋而度已度折右上里許得山頂以爲山盡是矣旣登而西北望高倍屣者十者百者不可窮至目境盡而止信乎稱太行天下脊又云上黨者天與黨也歸宿宋家莊堡以當祀蠡還順德暫還大名又旬日復屯黃寺再之宋家莊乃上馬嶺馬嶺道近黃榆十之三險半之饒水泉雜石爲足抵夕宿於關大風起轟殷若席捲三晉而東擲之海予臥石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閱西城關南山

中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寥闃不見底爲橋道之其西不可以旋馬蓋天險也已歸正東見紅日抹一線徐出巨甑于山若繞爲蜒蝣者又之戍者曰錦繡堂大率馬嶺類也而道小無宿所予乃命張倅行視申約束而罷

記上花園

吳郡葉盛

雞鳴山之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爲鎮城土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頓長史銳詩嶺雲沉日瞑樹斜見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

張園看牡丹記

公安袁宏道

四月初四日李長卿邀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頳顏何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西瓜瓤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巳後作嫩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于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巳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綵肉遮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墻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廿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巳闌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尸遂大醉而歸

畫舫齋記

宋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經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況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黿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永叔畫舫子固學舍皆以身歷江湖寫出一段學問別有餘致

文漪堂記

公安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

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瀨。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得此懷看山水。覺援琴動操。令衆山皆響者。猶淺

抱甕亭記

公安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蔭路韭畦宛似山莊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饑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

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蓊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苙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旣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傴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香篆未爍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未如何若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也足亭記

會稽陶望齡

吾越多崇山環溪樆多美竹每與山為峭蒨上下蒙密延袤怨日未已大溪瀟然時鏘鏦而出予佪時當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籓圃間者雖畦畛道絡以為常道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北來滿淮間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樆之數榦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兩叢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不能去因自嘆物以

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溪篝廣林縱觀其包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侈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人詩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袒坐身足其蔭聞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暮夕月流疏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能籌時設喀然相對與我皆足予嘗登芧山窮天姥而觀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道知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

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道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廼等晉甫釋夫世俗醲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皐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尚敎之

霸水記

吳郡葉盛

霸故苦多水而文安形如釜底尤為諸水所滙其范家口會同河與㭠㭠圈新挑河各東西相去約二十餘里北岸屬霸州南岸屬文安各築高堤文安約六七十里霸州約五六十里屹如長城累年有秋實賴於此但築堤愈高壅水愈甚故議者謂京師之南水害霸州文安阻之堤固當築水亦當疏也霸屬古廣陵風物幽清試形勝之地

渾河記

四明王萱

渾河即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氷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氷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為渾河渾河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謂黑為盧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黃河跨河板橋甚欹行者率猿臂度毛骨盡竦萬曆戊子秋九月十六日　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　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趨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漠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　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知因勑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記桑乾河

晉陵蔣一葵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漯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督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即此渡桑乾即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

記盧溝河

晉陵蔣一葵

盧溝水東南流分爲二派東經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南經固安至武清小直沽入海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森森爲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

盧溝河金時呼黑水河橋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本朝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爲獅形凡一百狀數之輒隱其一

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度王家嶺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綫勢如游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葱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經清河

晉陵蔣一葵

仙都城德勝門二十里爲清河距昌平川五十里以水清洌故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爲沙河經順義會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

劉尚書龍過清河時微雨初霽車塵不起望昌平諸山若美人新沐雲鬟翠髻環列天際

記黃花鎭

晉陵蔣一葵

黃花鎭有禮鼠色如鼦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爲糧于穴中作岐冗貯之若倉囷然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于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實牝牡皆笮脰樹枝懸死若縊鎭將閔之爲禁甚厲然不能止

記居庸關

晉陵蔣一葵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即今於居庸關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經名之曰陘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陘也余秋高過此意氣悲壯居庸關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數倍岡坡漫衍可容萬騎虜若據山則我師不敢登城又北門外即閱武場登場而望舉城中無遁情均不可不慮者

碣石山注

魏 酈道元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埔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其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即是也

南直隸一

金陵圖考　陳沂
游鍾山記　宋濂
游鍾山記　胡廣
游牛首山記　危素
游牛首山記　喬宇
游牛首山記　都穆
游牛首諸山記　王世貞

游牛首記　馮夢禎
游攝山記　馮夢禎
游攝山栖霞寺記　王世貞
游靈谷記　都穆
游靈谷記　呂柟
游靈谷記　劉三吾
靈谷寺東探梅記　馮夢禎
游觀音崖記　都穆
游雨花崖牛嶺記　顧璘
木末亭雨花臺游記　文翔鳳
游盧龍山記　呂柟
游金陵陽山記　胡廣
游金陵東山記　王埕
金陵東山考　顧起元
金陵游記　喬宇
金陵游記　王叔承
游鳳凰臺瓦官寺記　文翔鳳
游莫愁湖記　李維禎

莫愁湖考　顧起元
過後湖記　許宗道
游烏龍潭記　譚元春
再游烏龍潭記
三游烏龍潭記
烏龍潭篠園記　潘之恒
游燕子磯記　呂柟

金陵圖考

明 陳沂

諸山圖考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廬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鍾山實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盤是也宋周應合山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以達於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硊天印彭城雁門竹堂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戚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闕以達于西

南綿亘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為覆舟雞籠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大壯觀四望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幕府盧龍馬鞍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所謂虎踞之形也然考其山之遠近地之連脈亦少有不合者蓋東南之山關城重抱山勢連屬不可一一次序言之且古之江水自三山東入沿陰山石子岡北流以致于石頭又自石頭沿馬鞍四望盧龍幕府東折至於觀音又由臨沂攝山直抵京口二百餘里山勢不絕浮江而觀之三山據于西南石頭據于西北秦淮中出乃天限之門戶也今江水西流沙洲曠邈馬鞍鳳臺為民居日削而陰山則陶冶為澤漸不可尋矣此則圖其形勢之大者焉

諸水圖考

金陵在大江東南自慈姥山至下蜀渡古稱天塹巨浸此江之境也秦鑿淮吳鑿青溪運瀆揚吳鑿城濠宋鑿獲龍河宋元鑿新河國朝開御河城濠今諸水交錯互流支脈靡辨據經考之自方山之岡壟兩涯

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者秦淮之故道也自太平城下由潮溝南流入大內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絕又自舊內旁周繞出淮清橋與秦淮合者青溪所存之一曲也自斗門橋西北經乾道太平諸橋東連內橋西連武衛橋者運瀆之故道也自北門橋東南至於大中橋截于通濟城內旁內秦淮又自通濟城外與秦淮分流繞南經長干橋至於三山水門外與秦淮復合者楊吳之城濠也自昇平橋達于上元縣

從至虹橋南接大市橋者護龍河之遺跡也自三山門外達于草鞋夾經江東橋出大城港與陰山運道合者皆新開河也東出青龍橋西出白虎橋至栢川橋入濠者今大內之御河也若城外落馬澗諸水不能悉載焉

歷代互見圖考

歷代城邑變置若不可悉辨然鍾山自東北而邐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環抱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峙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秦淮

横其中考諸漢以後郡城皆在淮水之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之北而近于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據於石頭楊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之南北而近於聚寶國朝因山距淮盡乎西極以是據方辨位庶幾可得彔按六朝宮城正門曰大司馬門南對都城之宣陽門二里宣陽門南對朱雀門五里臺省相望爲御街朱雀門臨淮水上朱雀航北今考鎮淮橋東南桐樹灣處當是航所中正街府軍營內小橋當是宣陽門處直出北卩西華門西大街當是大

司馬門處國學成賢街南卩當是宮後平昌門處珍珠河正在宮內也成賢街外號以東直抵西十八衛之後當爲都之北城宋上元縣西細栁營直北當爲東城武學以北當爲西城其規模大畧可見南唐之宮前臨內橋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盡小虹橋爲子城之限宋行宮卽此內橋南直抵鎮淮橋此則南唐之御街也志云鎮淮橋卽朱雀橋者蓋蕭梁時移航於此遂名舊航之處唐所謂長樂渡也南渡長樂一里抵東城角內外皆丹陽郡城之基又東南近

倪塘乃晉王舍五城又南當是古揚州治清涼寺地以至石頭山脊爲楚金陵邑城又北爲唐韓滉五城少東南則隋蔣州城又東則冶城今朝天宮處又西抵下街有西州橋卽西州城地塘上元縣城亦是其處皆石頭之麓相去不遠南循三山水關內下浮橋北爲賞心亭少西爲折栁亭出水關中街水環繞處當爲白鷺洲洲之上今普惠寺當是李白酒樓繞南城角高處卽昇元閣舊基少北高阜皆鳳凰臺山少西卽建初寺寺西卽杏花村聚寶門外爲長干向西

為越城少南為秣陵城東南為國門轉東至通濟門城處當為東府城大中橋東畔為白下亭長安街西口當宋永安宮北抵竹橋之側當為金華宮六朝城後今國學處為玄圃小教場西門內為上林苑將臺處當為樂遊苑蔣廟之西南當為商飈館西北為親蠶宮此皆可因據而互見者也

遊鍾山記

金華 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余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凉草離離䔉䔉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圖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為盛近燬于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綷綷觸人詩興予獨出行函道閒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

阿武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展神龍初鄭克多取入
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處出處
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甚約塔塔上
石其制若圓櫺中斲爲方下刻二鬼舉之方上書曰
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蝸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
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和李白贊
顏眞卿書世號三絶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
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翔雪竹亭與李公麟寫
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

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
圜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
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崖
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崖下問之
張目覷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戛戛起崖草中從
北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
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逝唯泉糾淨沉沉如故日將夕
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禧
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梁卉

畧具揉栢爲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
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
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
僧采蕣虎逐入舍僧閂焉虎爪其顛顛有痕可驗子
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
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牓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
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跟踵行息促甚張吻作豨豕
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蹀蹀據頓地覷燥平處乎數
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稠數十丈上可坐

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
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
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憩欲借裀
褥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
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
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
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上下接落星澗澗水淲
淲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
之擊石爲浩歌歌已[illegible]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

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纔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
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居側有龍見廟頗壯由
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
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
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屑焦甚幸至
七佛菴菴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勝泉對嶼
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嶼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崖
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崖遊菴中僧出肅而有新瘢
詢之即向采莽者心益動遂舍崖問別徑以歸所謂

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
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髫童
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邏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
賦詩大噱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
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荅劉君曰
是矣予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予驚可也遂同
飲飲半酣劉君澄半至二更或撼之作彝笑鈎之出
異響畏脇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肇乃
就寢又明日乙巳主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
絲丁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
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
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
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
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荒兒欲登眺
嘯於凄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
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
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
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
望哉他尚何望哉

遊鍾山記

明 胡廣

江以南形勝無如幷鍾山又昇最勝處予至昇首過上元謁明道先生祠禮畢卽度闕遊山夾路松陰亘八九里清風時來疾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荊公宅之捐爲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軒名木末履舄之下

天簫徐鳴浮嵐曠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莽間徑陿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語多不經由塔後循山而右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嵋壘忽敞平原修篁老檜萬綠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又行數里休于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汩汩至亭下則囦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里至山椒距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砂不知在何許但覺縹白縈青隱見烟霧閒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閒斷續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覜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見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遙矣盤龍踞虎亘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悽然久之下山至七佛菴白雲凄潤鶯藹不來一僧爐石爐灰煕鬚眉如雪一僧逢跳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賈木絕不與前寺僧類開其下有猛公菴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爲事神若佛者家焉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

處遂朗吟小山招隱辭故道御天風而下兩袂如飛亟入闕復至明道精舍少憩而歸因喟喟曰昇自紫髯翁以來幾興衰矣眼前花草無復當時光景伯予春風千年猶將見之至若熙寧相業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如王上元簿者復祠于學何哉

遊牛首山記

元 危素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三十里至元四年龍集戊寅余留崇因寺因當里之半焉三月己酉將與番易僧明晉同遊里中僧善繼如壁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然願偕行過石子岡東行至山下尋壁支佛洞洞黑有穴穴東投之瓦石琅然有聲久而後定孫權時山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彦崇紀其事過大雄殿前値寺僧明大及英臺一僧導余登兜率

菴正近山頂又東緣厓石尋融師脚迹及卓錫泉[illegible]甚險余五人者皆惧而明大獨逞來如飛猱嘗且笑更緣菴西去余與一元不能從而其能逞者詫其所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實王文秉所刻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挲久之而去至下西寺僧道宣留飯壁間見周昶詩昶文穆公之後皇慶間僉江西廉訪司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政後至者率不及也詩雖無足觀余特愛其人焉道宣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田在隣邵者悉不能復故徒衆繁多營營於衣食以故不及曩時之盛云朋祖堂寺有幽栖崖者山徑危折登之頗艱懃西峯寺請融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秉所刻而又有斷碑在地唐大曆中僧靈撙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日觀幽栖崖偈文秉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晉和之還上東峯望見兜率菴隱隱然在山上樹石參錯若畫圖然一元顧善繼曰子與吾約結菴此其處矣不必它求也臨高而望自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年間金陵爲必爭之地英雄豪傑之遺迹旣皆剗削澌

磨盡矣吾徒生値明休而得與山僧道士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幸與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喬宇遊牛首山記

予至南都聞牛首山之勝暇日命輿出南郭三十里至山山形兩峯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闕從山背東折而南始見寺之浮圖與虛閣據峯之高處從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内石磴百級而上古杉連抱夾磴而植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列木而上石檻環陛中有銀杏一株枝覆數遍乃經僧居之修

廊緣石而登至浮圖躡其顛題名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如石壁谽谺如覆曰兜率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竇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登二峯下至辟支洞乃還

都穆遊牛首山記

金陵多佳山牛首為最山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雙峯並峙若牛角然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相導嘗指曰此天闕也後又名天闕山云丁卯七月

廿有三日吏部主事顧華玉與予約客戶部員外郎黃子和朱升之國學士陳魯南而予兒元翁侍焉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又南行十里度嶺又三里抵山谷西上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為井而虎泉尤清洌寺衆汲於此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丈午食畢登浮圖至其顛有聯句詩經修廊東行緣石魚貫上登觀音閣憑闌俯視第見浮圖之尖再上閣有捨身臺及辟支佛足跡以峻險不及觀下至

兜率崖空洞上突出如屋父之至文殊洞前有屋一楹衆復聯詩書壁上既而登山之背觀蕭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歩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圖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記不著撰人中載誌公荅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於此其一乃如愚居士詞字絶類黃太史居士迨隱逸之儔與西下經禪堂傍室闔其門有竅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掛佛案紙上不可曉也夜藉

方丈予以倦睡去衆作詩角險至雞號乃罷二十四日早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前却時雲霧四興遙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緣黃紫碧如僧伽黎予笑語三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五里至獻花崖石益奇麗中虛深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唐高僧懶融嘗居其中有百鳥獻花之異崖因以名山故有幽栖寺今廢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為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崖崖之南曰虎穴虎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崖石登其上峯巒攢疊悉在目

韙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扁曰無邊
風月可坐眺遠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
出山是爲記

遊牛首諸山記

吳郡王世貞

余耳建業牛首之勝者久矣至謂不陟牛首不爲宦
建業而甫上事之月有八日大宗伯姜公少司寇李
公邀予與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公遊焉余聞之色
飛呼粥不能盡一甌跣出候諸公於聚寶門之報恩
寺皆不至時寺之二山門前後殿周廡久委劫火獨
一塔在塔故　文皇下京師纂大寶傾天下之財力
爲　高帝及后營福者也其雄麗冠千浮圖金輪聳

出雲表與日競麗余劇欲一登之而僧頗尼以不任
余乃易便服行膝遝小吏肩而上甫三級則已下視
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兩股蹣跚者久之强自奮盡
九級宮殿樛轇萬棟櫛歷與平疇相映長江如白龍
蜿蜒而來惟鍾山紫氣與天闕方山不相伏餘無所
不靡塔四周鐫四天王金剛護法神中鐫如來像俱
用白石精細巧緻若鬼工余摩娑久之听然而笑謂
足且詛吾眼矣下不盡一級而姜公方公至相與聯
輿行十餘里抵魏公莊水亭小憩時日已過晡姜公

見余之有饑色也出橐得粉充四喫之復行十餘
爲李賢妃園一小墖出甬强余三人步入可里許始
抵其室出鹹蔬淸酒爲薦余爲之舉六七觴賞其率
素也墖指謂此爲唐王毋貞順麗妃余記唐定王者
高帝之第二十三子也母卽李賢妃所稱三字謚妄
也姜公後攷曹志以余言良是出門而陸公李公始
來自是古樹流泉迤邐不斷仰望玆山蒼翠逈絕諸
嶺獨所謂牛首者轉近轉不似雙嶺依稀相望然
一犖一犖殊不卑又聞吾家始興處創大役姑用以

鑿累喙可階循別銘雙闕之石與何徵君前後駁之
駁之是也抵山門曰巳下舂矣緣坡而上至金剛殿
殿後有石階數之正得百級曰白雲梯梯盡則爲四
天王殿殿後級如前而殺其半梯盡爲大雄殿殿後
復爲毘盧殿毘盧者釋迦千丈報身也大雄之左方
室曰觀音右曰輪藏中爲平除下俯天王殿除之左
文杏樹高可數十仞圍稱是百年前刼火不能燼非
僧臘可擬巳宗伯公具飯于方丈余以饑故噉之並
改席文杏之傍時月初上葱蘢晻靄大有致出余所

携白酒與李公相酬酢陸公劇談姜公與余間應之
方公時出雅語然於四祖點懶融一大際未有相叩
會者巳與陸公稍西過一樓宿焉其前三楹樓也而
後則踞巖爲淨室睒前榮而坐皎月當牖其東南連
嶂紫翠百狀西南爲下方梅蘂菜畦平楚細流一碧
千頃與陸公對坐嗒然忘此身之猶在塵世也以饑
故寢亦甘凌晨起姜公李公要余飯方丈余與談玆
樓之勝携榼就焉僧蔬蔬陳出余壺中瀝數行乃出
循東廊度崚嶒而上得文殊洞自然石龕文殊像極

猥小而外爲重屋幕之不足當金剛窟萬之一又東
爲辟支巖有塔附焉曰藏辟支佛舍利處也頗現光
怪余讀盛仲交記爲一哂辟支獨覺也刧前迦葉佛
有之安得留舍利於支那殆是菩薩或高僧舍利耳
又東爲捨身臺余以足疲不得上笑謂今者眼當詛
吾足矣然寔無他奇尋李閣之小墖復以酒來布席
別閣亡何姜李二公復置席方丈飯畢循松林而下
觀所謂昭明太子飮馬池者一坎窞耳水赤而濁僧
云亦時涸三吳諸蹟多附之昭明亦妄也出三門欲

取道獻花巖有與出沒松影與號日相照豐草綠縟
黃花錯出如綺綉可五里許得一嶺下與却望牛首
丹宮碧宇列效巖際下者若墜上者若綴帝釋天化
城恐不足過也甫嶺而右稍降爲祖堂蓋融之後尊
融爲祖以嗣信大師者前後殿閣頗整麗啜僧供而
出復憩故嶺徘徊不忍下乃循嶺而左稍降可里許
得獻花巖故寺道傍一深洞延袤將二丈塑融像其
中僧蓋云此融未見信大師坐處也劉禹錫所稱皓
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馴聽正其時耶迨得法信師

之後則不爾不落階級自不爲鬼神所窺道宜之所
以不敢望三車也然融初不作有漏因後乃日於丹
陽負米一石八斗爲衆法成此大剎能無與達磨初
祖示訓相倍耶要之融自得法之後發鳥獻花亦可
不獻亦可作有爲跡亦可不作亦可如未得法却無
一是處僧導余由門前殿陟險坐芙蓉閣亦可以眺
牛首俯下方然道从昧不逮所聞復小飲方丈還至
報恩更衣別諸公時日猶未下春云嗟夫牛首獻花
與攝山栖霞之勝余蓄之四紀矣而晚始得之得之
晚過從當益數第浮居法宿嘉桑下不得過三日去
愛戀也余自此不復作二山遊矣且故鄉一團瓢地
不滅維摩丈室能容阿閦世界而又何戀戀茲勝耶
畢竟遮欄不得

遊牛首記

秀水馮夢禎

牛首山遠望雙峰插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棲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承當以明日遊書且減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即行移書趣徐茂吳偕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已敬承復遣報恩僧相趣遂集輿人行出門時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

云與長公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山隆然云此韓憲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遝未甚濕將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崖去尚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即僧自此至巔幾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墢相半

僧云有辟支佛塔有舍身崖皆不及覩遂達巔頂蓋左峰也雲氣與寒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遠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余余輿人亦云見山上有來客必敬承也蓋與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窻外修竹萬竿雨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蒲大是蕭瑟視棲霞歌吹飽飣數百人雜沓清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

風聲振號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促敬承起僧進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餘僅四丈其末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値閉門塔影與途中樹影俱倒掛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不知何解殿左覔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搨也其餘名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既飯遂爲祖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

後或行山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輿人云此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即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眞前殿亦塼甓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肖悉達苦行像飛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址猶存又折而上近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

有閣憑空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輿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孫必歸葬于此欲一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眞淸涼觀國師天皇悟禪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馱跋陀師永嘉大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俱得其眞以追行僅索觀數幅而已至娘娘墳即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岩苦留噉麪今日料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輿人富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栢盡得大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頹圮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圮朱碧狼籍墳屋尚無恙歲從陝右調一戶侯守之又有軍五十八自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遊攝山記

秀水馮夢禎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已至易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竹下卽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

許爲岐陽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有石馬一存其一當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而亭巳毀左有庵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衆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行頃許卽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憩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人所鑿佛菩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手無疑主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由左麓上山純石幾崫數折巳高入青漢初就稍平鋪氊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嘗更往遂杖而往數十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崫背佛前有坦處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

杯俄而驥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澁敬承賈勇前余從之仰行石罅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巳而主人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妥從之遂覓路右繞至天開岩岩有舊人題名甚多隱青蘚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庵老法士所闢也周叠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

而大者欲叩塔一串寶禮僧云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筵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置盛筵相款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無損淸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音庵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卽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三卧田中形製生動有嘶風歷塊之勢定

是六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數百樹而狝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惜輿夫足力艱耳入城易冠服遂別馬將軍而歸

遊攝山栖霞寺記

吳郡王世貞

余將以三月朔赴留莞而二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其明日荆侍御邀登北固山又明日從京口陸行且百里傖及龍潭驛大雨肩輿出沒於危峰峭壁之阯輿江相膠帶而行如是者凡二十里雨益甚江山之勝顧益奇秀色在眉睫間應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屨之淋漉也抵驛與兒子騏及張生元春小飲呼驛宰問以攝山道甚難之謂徑險而受雨則濘可無往也余

興發不可遏質明起遂取所問道特曉色熹微與霽色接溪流暴漲不絕聲然所過諸嶺多童至中凹處忽得蒼松古栢之屬是爲攝山趣馳道數百武得寺曰栖霞右方有穹碑唐高宗所撰以傳明隱君僧紹者隱君故栖此山已捨宅爲寺　人主賢而志之碑陰栖霞二大字雄麗飛動疑卽唐人筆也稍東攝級而上曰山門江總持一碑仆於地拂而讀之復前爲門四天王所托宇焉攝級復上傑殿新構工可十之八而前庭頗偪側僧曰未已也是將廣之移四天王

宇于山門而加偉殿後歸級復上爲方丈僧供起麪
餅茵蔯茵而茸菜之至飽飯已與元春見騏由殿後
啓左實而出探所謂千佛巖者其腸爲石塔塔不甚
高而壁金剛力士像於四周頗巧緻此塔隋文皇所
建以藏舍利者也文皇遇異尼得舍利數百顆分樹
塔以藏之凡八十三州所遣僧及守臣爭侈言光怪
靈異以媚上而蔣州其一也蓋其時建業以蔣子文
故降從蔣云塔左圓池一泉泓然滿其中石蓮花感
沸而起僧雛桟資汲焉日品外泉茲泉陸羽所未品

也千佛巖獨隱君子仲璋所鐫無量壽佛像可耳觀
音大勢至巳不逮其他若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千
像皆刓損天趣以就人巧使斗拔奇峭之態泯沒不
復可跡且所謂佛者一而已何千之有循千佛巖沿
澗而進逦還不可窮時旭日漸融草樹被之葱蘢翳
靄有光澤澗水受雨爭道下逆勢如散珠聲若戛玉
僧雛以酒茗從與至輒酒足疲輒茗巳緣中峰潮至
白乳泉探蘇酌之盡一器乃躡踔過嶺其直如截者
曰天闢巖中僅通一線邐迤不甚高而孤險斷足可

畏將自此問絕頂而力不勝矣其西則層巒迭巘嶺直
下亂石錯之若海波萬沸洶湧顛蕩熟視之審其名
之稱也可二里許一蘭若承之曰觀音菴方有事於
土木其壯麗幾與寺埒主僧某者福德人也言簡而
精與之小酌酢而別還復飯方丈兒子與未已復呼
元春登絕頂返則日下舂矣欲驕余以所不及見余
謂若所見非大江耶業巳自北固龍潭飽之矣二子
不能對乃就寢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
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岩

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巳靈巖余三十年前一
游之忽忽若夢境耳今者垂暮而復與觀棲霞之勝
獨老且衰不能守三尺蒲團地而黽勉一出遠愧僧
紹然猶能自爲計庶幾異日不至作總持哉

遊靈谷記

明　都穆

丁卯二月予與客為靈谷寺之遊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寶誌塔　國初以塔逼宮　敕遷於此錫以金額　御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相傳鑿池時會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應有聲若彈絲然將山中桃李盛開而幽花異卉紛錯其間極為可玩午飯方丈僧佈以香茗兼出碁娛

客塵襟洒然已而閱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記謂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除痾昔寺僧法喜以居無泉禱求西域阿耨池七日掘地得之梁已前嘗取以給御案一云梁有胡僧寓錫山中乏水山龍為溢水以成是池釋氏之說如此弗能詳也池故在峭壁寺東自遷誌塔水從之而涸舊池遂湮人以為異今山僧鑿石委曲引之有松孤立其上若庇蔭然客流杯水中落花間浮隨杯而行至客前則戲取以飲雖不飲者亦徘徊忘去樂哉斯遊不可無述同遊為金華章廷式蒙陰李應靈宜陽金有制東川黎廷表麻城梅仲修雲間黃天章永平李德哲上饒鄭立之其一人則穆也

呂柟遊靈谷記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靈谷予以足疾不能乘馬賃輿先往盎靈谷周幾十餘里東界木公山而松亘四五里縱橫絡繹雜列間植微甎甋甃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往年同南橋李子日午始往不乂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不俟聯鑣而

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下輿徒步里餘就蔭佇立四面瞻望虬枝蛟枝如麻如葛然體幹瘦細間有三二合抱者則又為群木壓抑匪擠不能直挺予歎玩焉其下瑤草仙丹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繆紛盎問諸吏卑但曰野花則又歎曰彼抱美含芳于幽獨而不名者其殆此乎比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高祖七敕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芻牧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牓　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淸濟者益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所

造甚遠非偶然也未幾五山及雙山泰子在軒胡子
雍里顧子郭山况子皆至乃遂出遊大佛殿又後登
禪堂崇峻弘敞爽人心目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爲
吳道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鐫自着十二時歌又
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旁有長榜壁立不可上
乃已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蜿上一松奇古或
云高祖掛衣處遂至無梁殿殿皆甃甓作三券洞不
以木爲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梁
時來 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上西廊觀吳道

子所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乃還登青
林堂五山乃又行酌酌未半有滿親任持者來恭持
學士顧叅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諦作二偈爾觀
畢滿茶許之時日巳大西遂行而浩乃送至琵琶街
自鼓掌請聽琵琶聲口兼呼諸從者亦鼓掌浩亦大
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
谷作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
聲浩不對在軒雙山皆曰山谷之聲太近亦無大遠
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乎以爽以長廊俯以崇臺

此感彼應氣使然爾遂西至竹澗有閉關僧鑿板竇
以通飲食竇上懸棲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
邪五山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
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
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家便見其家中所有無爾
遂還予先至朝陽門候諸君而後別五山名穎字叔
愚寧海人雙山名儀字相之臨桂人南橋名清字介
卿龍陽人在軒名廷祿字原學雲南人雍里名夢堯
字武祥崑山人郭山名維垣字翰臣高安人予則名

枏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

劉三吾遊靈谷記

靈谷有寺昉自聖朝寶鍾山陰靈之所鍾誌公道場
之所在久矣企慕一遊矣去年冬十一月皇上命天
界僧官左覺義天台溥洽上人改任是山御賜之詩
例皆欽和所寫景致恒媿瞀言洽既任山屢要予與
春坊學士董安常訂期一相過晴雨不恒願莫之遂
今夏四月溥之請益力則請旨與董如約携雨初霽
脩 六緩行道出朝陽門半舍許坡陀萬松間隱見金

翠巠白知為上方方塘三門之前横為丈者三十從
三之一中甬道步梁一登三門縈青繚白殆天造地
設然皆自聖心經綸中出也循兩廊行壁堵繪畫佛
氏公案居多名筆快人心目前殿後堂大都一覽次
延致其务室松風萬竅颯然為秋參趙州禪異其香
味本泉八德茶已饌已引登誌塔摩挲其塼石瓷梁
陛僅諜范約雲所書者其誌公像則吳道子筆李太
白贊然後過禪堂繞床數匝禪僧或坐或起或閱經
卷清規肅然載過其膳堂人一蒲團布幕承塵其上

縣鉢盂其下凡兩堂悉象誌公其間欲僧行觀象知
所戒定也時日且昳矣辭歸濬若留謁山下有泉未
覩引過其所循墻而東可五六十步許據胡床松下
方池甎甃以受泉流一泓渟涵寂無聲響乃八德伏
而見諸此者使亭焉將不讓智仙之于滁泉也於是
導而溜諸楯次第建屯以至于庖一不勞人力之運
焉觀泉後蒙具湯沐澡雪堀堁風乎傍近僧舍一領
清致輒出不復候茶斯靈谷為境大槩然也人定鐘
後盤桓浹堂階次有僧數人者散步階下濬謂若人

由聖禪而出者也如是槩不多見亦猶儒者真誠用
力幾何其人哉所難者心之亂氣之昏必靜為斯能
治有亂必明為斯能治其昏不則塊坐致疾耳詰旦
四鼓聞鐘悉起濬已領衆諷經過堂過予二人謁曰
始意留宿兩學士須日出乃起今緣聲鐘之蚤翻蚤
于趨朝之蚤豈相留初意哉遂乘月蚤回假寐輿上
第所遊為靈谷記復體杜少陵嶽麓道林二寺行聲
之謌詠寄謝濬公并呈董學士兼林公輔顧文昭甚
不虛此一游云游之歲月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之十

又八日也聖恩許過靈谷寺覆署春坊兩學士路出
朝陽半舍餘天與勝遊今日齊簇輿緩緩度崇岡野
花在在來香氣隱見鍾山紫翠間知是上方樓閣地
池塘新甃鴻濛天殿宇高凌霄漢際誌公移來舍利
身道場始自聖明世歷覩壁上諸畫圖皆出天下高
手藝萬松響起海波濤四序轉為寒暑風所愛結廬
種修篁輒一到門領清致為感濬公舊所友留宿山
房情甚至因偕一往山之陽[illegible][illegible]八德泉所自刱本
能令建寓來到厨不假樵運費煮茶可以仙靈通入

儼可以覡翽味周行載歷會牓堂三號仍歸坐禪次
住山得此尊宿賢當代允待清衆議惟應學行足服
人豈但官稱為覺義超然天界刼灰前本我帝心簡
在賜莝予好作名山遊所至不辟屐行勚天禪高塔
標曾登上人一初不相值俞閑敢辱聖主知即事上
厘御親製今茲覺義過殷勤相期二老至再四平生
願埊獲遂酧他日論談成故事留衣為別𢍰未能作
詩寄贈謝先施倩書堊壁紀歲年敢莫碧紗籠姓字

靈谷寺東探梅記

秀水馮夢禎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中丞陸敬承祭酒張膺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約于中甫比部愆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雨昨復雪此日卧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榼一壺余先行驟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清輝蔽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花放者已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之乃覓支徑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松下既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驟兒一登余坐塔下頃之膺甫至同往方丈憇左室各進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驟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徑底寺與余同獨膺甫尚欠一往耳飯罷膺甫端叔對奕數局步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膺甫以看梅別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月初三日也

江南多梅毎春雪新霽尋花者青鞋白舫遍村谷

而冷香老樹尤以野寺爲勝

遊觀音崖記

明　都穆

丁卯春來官南都南都地僻佳麗凡山之近而可遊者往往遊之聞觀音崖屹然長江之上爲天下絕景獨以道遠不及登九月甲子工部司務錢君邀予及兵馬梅君爲茲崖之遊午至崖下其陽有閣駕空百尺焉閣而眺江之形勝悉萃目前舟楫往來日過其下俯可與語誠亦奇矣然予不能無感夫江無心於舟楫也而舟楫隨之憧憧往來大率皆利名之人而

隱者不與焉人而曰隱亦以身處江湖愛其清曠而可樂也今既專於往來之人則江湖爲利名之塗而塵坌交集又何清曠之有哉予是以知隱者之難得而人心之易溺也今以江言之其濤浪之掀怒龍魚之出没人鮮不惧逐於利名者獨易視之以身試其不測則江湖之險雖能溺人之身而利名之溺人又有甚於江湖者矣予與二君身雖羈於簪紱而興則在乎山水夫山水之樂未易有也疾病患難欲遊而不可得出而遊矣風雨冥晦雖遊而不能樂必暇而

遊遊而樂又有如兹崖者予輩得以觴詠其間飄然之目險躁進而以之爲戒則兹遊之所得可謂夥矣是用記之

借題發揮亦復簡凈

遊雨花崖牛嶺記

明　顧璘

牛頭山與獻花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南二十五里許陳氏孔彰居相近故壬予輩爲是遊自春凡三易約乃定於四月十有二日曰雖雨必往至日晨風颯然纖雨斷續策馬出郭門徑趨花崖將避雨道傍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士昭行後五里假蓑野人乃獲至衣盡霑濕南昌守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滯不得至時孔彰食具亦阻于途予三人踞牀

登芙蓉閣高倚空際雲霧生自下方疾風橫過閶闔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溜泉落四壁峭然莫聽人語相顧歎曰霽遊者安知此奇哉下飯僧寮孔彰始携二子負尊罍至欣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牀卧談古今且寤且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聲余枕皆潤薄寒襲人殊異城市其實身卧雲霧中也晨起宿靄抹半峰間遠近崖㟧如人新沐畢露精采興不可遏遂乘馬沿嶺背爲牛峰遊至則殘雨復落不可登陟小飯天闕丈室徘徊眺望神遊萬峯之間乃

誦杜工部詩曰盪胸生層雲決眥入飛鳥殆爲今日設乎雨既止日亦且暮遂别寺僧出山夫兹遊値雨爲勞然情景奇勝亦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失之跡固不可以意校也

雨遊者得此增躡屐之典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西極文翔鳳

出聚寶門即見雨花臺所渉道爲長干里報恩寺則長干寺自寺東折有山曰聚寶連聚寶而穿永寧寺之背爲紆逕登登冠方公祠者梅岡山也公碧葬山中祠官弗可迹姑封一抔之土於北麓曰墓園石爲垣磊石爲壙葢義夫聊寄不可已之思林莽總𦶜宜宅貞士之蜕祠北向如望舊闕者殆亦公志西有𡧍然垣一方者曰正學堂負祠而亭其南者曰木末當

萬森之杪故云楚歌云搴芙蓉兮木末杜詩亦云我行巳水濱我僕猶木末是以采其語名之著屬堪盤清黛逼懷雨花如其觴豆之案下瞰爲永寧寺永寧葢曇即高座寺今析而二梅岡冠永寧而據其勝爲僧别館所收梵像以万主易之者降所陟遥東游則爲永寧寺北向而對峙永寧者高座太白葢嘗登梅岡望金陵有詩贈高座僧其族姪中學者曰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羣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遥明没我來屬

天淸登覽窮楚越若指予此日登臨之槩又曰煙窓引薔薇石壁老野蕨尚可按句求也又曰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今兹乃酬文章之價又有詩荅其贈玉泉仙人掌茶者余少小吟什徵屐跡於攈蒐良慰溫庭筠之詩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亦酷肖觀巳抉後扉則雨花之磴置足矣葢丘而坦艸茸茸茵軟北隼大內弗敢亭云嫌於當王氣採春紛遝杓樽徧藉坐無閒士女稱近都浮覽之冠而降則有關祀壯繆王承啓武部所脫帶爲募始者又爲遊

爲一愍祠將謀新甃綆其眢井得數寸之金文曰助修關廟客詫相奇也遂歸自長干里文生曰出燕都西二十里始遂豁眸一眺吳市乃有溪山客曰南遊差不惡然太白去國觧酒仙人尚望長安之日干鱗亦有愁來西北有浮雲之詠殆不欲優游卒歲

遊盧龍山記

明　呂柟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大蟹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鷲峯東所曰逕野子久僻居於此今登高節至盍爲盧龍遊乎余方小疾辭諸友且易期曰至十四五乘月猶佳也巳而連雨至十三日乃霽遂於明日至山宴於東道院老子堂酒半躡石磴上山路險峻甚乃以二僕攙扶而升至翠微巳三憇乃至其巓磨盤平即閱江樓舊址也縱目四望方山青龍東

峙牛首花崖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亘黃崖裹江而東直抵爪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崒嵂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群峯四面旋繞眞天造地設乎下見巨艘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爲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　皇祖欲建閱江樓於此惜其費財而止乃嘆臣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時有數鷙飛鳴旋遶空中適當坐上宗道曰今日可謂鳶飛魚躍察於

上下矣予遂有日月雙懸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皓月東升遂偕諸友乘月而歸如前約

喬宇遊盧龍山記

山在儀鳳門內與獅子山相連蜿蜒而東故名盧龍山山阿有道觀因山之名山憑城瞰大江抱都邑崔嵬兀起實據龍江之險由臺宇旁一徑叢樹環遶而上至其巔則平春廻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愛　高皇嘗登其上建閱江樓命學士宋濂記之後復親製記一篇今樓已毀故趾尚存山之西下都

城之外有天妃宮静海寺亦山之麓故各據形勢奇偉可覩静海毘盧閣前有石磊砢崖穴相貫石間有宋人泊舟于下趣名觀此當時江實流于其下也

遊陽山記

明　胡廣

永樂三年秋　皇帝因建碑孝陵斵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壘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縉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直抵滄波門門外隅平疇山蟬聯起伏卽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耕夫餉婦橫縱隴畝予三人觀其作勞排

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二舟田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絶水之上有古石橋石半墮橋下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墻就以疏墻內流水由拒馬墻折北而行至麒麟門折東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傍坂足折北一下田間折而南予方惑所從田間人曰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

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茇數百間以舍趨事者周以樊通二門入門有井有石池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塡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巨石穹然城立三人相視驚嘆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崖不便登陟從碑石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磨頭者目窍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蠖緣而度漸過碑石右稍平可行余心悸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濟然如烟霏霧靄晻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板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南有葉丞相墓按葉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終于真州奉敕葬此金陵志亦以為墓在宜義鄉即此而俗誤傳葉丞相也南望鍾山一峯秀立天際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午下山回

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刱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值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汲以烹茶味并冽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眺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書者圖雪景游水于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遂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

遊金陵東山記

宋 王垤

會稽南則晉太傅文靖謝公安石東山也巋然出衆峰間如鸞飛鳳舞至山下三千峰掩抱間得微徑循石路而上今為國慶禪院即文靖故居也絕頂有謝公調馬路至此山川始軒豁呈露萬峯林立下視煙海渺然天水相接蓋萬里雲景也文靖樂居其在茲乎山半有薔薇洞相傳文靖攜妓處葛立之詩話云會稽臨安金陵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攜妓之所

謝安本傳初安石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溉與呂渭等鑑湖聯句有云興衰還尋戴東山更問安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有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浚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蘇子瞻有游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渺人來上東西山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遊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跡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又云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金陵東山考

江寧顧起元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晃與呂謂等鑑湖聯句有與發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金陵游記

明　喬宇

清涼山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經石梁入徑至清涼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曰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晉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則都城宮闕軍廩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巘皆歷歷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盡登覽之勝者無如此山徑南折有靈應觀臨烏龍潭面城負山亦幽隱而登眺則不及也

冶城山

冶城乃吳冶鑄之地晉元帝移于石頭城東高阜唐韓滉築五城此其一也謂之冶城宋置天慶觀其上即今朝天宮也宮之制外門弘敞內立建置碑又入大門從修廊九曲而入臺殿崇峻侈麗請司習儀之所殿宇後有亭黃其垣據高阜之巔云　高皇嘗于此更衣西下有西山道院門徑幽隱高臺短垣可以遠眺又從迂徑而出據山之西一亭林木扶疏岡壟

起伏不見城市亦佳處也又西下乃晉卞忠貞墓前有祠亦掌于宮之道士

祈澤山

予聞金陵之泉惟祈澤最清洌有惠山之味壬申春乃往觀焉早出高橋外郭經石馬冲約十餘里田間小道渡石橋至山下林木茂密隱一寺山與寺皆因泉之名寺之東有龍王宮外多碑刻乃宋省劄以禱雨澤于此有應建神祠賜名祈澤又一小石紀寺乃元人刻也入觀泉泉自地中出注于池散流田畝間

每歲旱得不枯從寺東登左壟其石林立有一如劈因紀遊之歲月初輿行至高不可進乃徒步登至巔其山與青龍相連獨高西望城闕東挹淳化北襟鍾阜南峙天印絳霞諸山平眺久之乃下

攝山

出都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檜長松連抱夾路至棲霞寺寺扁乃宋人書志云仁宗賜金寶牌額熙寧間取寄華藏寺恐此額非也外叢篁中一碑乃貞觀所刻字法右軍尚完寺殿宇皆古制殿後有石浮圖數丈極精巧所鐫釋像于上寸許者眉髮皆具前有二石佛丈餘露立有吳道子筆法左入山嶺嶺之傍有泉縈廻其聲漱石冷冷可聽山千巖盤繞隨處皆鑿釋像于中飾以金碧頂上俱有火焰歲久剝落深隱者其飾猶存身皆有孔云當時有纓絡罩其上大者數丈小者盈尺望之如蜂房燕壘皆有徑可到名千佛嶺志云齊明僧紹故宅捨為寺釋佛皆齊文惠太子所鑿盡工師之妙今佛頭皆斷而復續嵓

中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王雱題名由嶺而北登攝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山之頂極衆山之高下視江水如帶左龍江右龍潭前瓜步眞州金焦二山如塊石在江中江南登臨奇壯之勝叢林之古無踰于此乃題名而歸

弘濟山

自龍江獅子山連亘而東皆崖壁峻峭五里至幕府十里至弘濟又從南而東連亘不絕二十餘里至攝山而弘濟之形起上覆出如覺亭俗名觀音山山下

臨大江麓有一徑石甃而上入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數十丈簷阿峻起復繫鐵索于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淨練可以坐閱夜當明月橫江尤可愛也

幙府山

予每遊梅花水水在崇化寺後石竇隱隱而出注於池其寺之山蜿蜒起伏背向相望地頗幽邃薈出都城北十餘里後聞幙府山即去寺二里許實相連屬

癸酉仲秋出遊從李子岡西行與梅花水之路實岐于此乃緣山二里許山之麓見寺之殿脊由徑廻曲渡石橋入寺寺荒落頗幽後一室有石榻云吳王所棲又有蘆數枝云古僧達摩渡江折于此此其所遺也皆漫不可考出寺一徑登山至一絕壑但見江水洶洶於前崎嶇不可行復折南至山脊平曠處趺坐云此地即晉王導迎瑯玡王東渡建幕之處也山名取此又登至巔見江流浩渺兼葭楊柳田疇沙渚相帶遠近征帆漁艇輕鷗飛鴈歷亂于前時草黃落踏

滑兩人掖之而下緣山曲叉足向北行至一巖空洞窿起下臨江流云達摩嘗息于此予篆題達摩洞三字并識歲月與同遊者姓名兩峯相夾處有小城堞蓋都之外郭阻山帶江者也其峯名夾騾亦釋氏家之說相傳至今

獻花巖

從牛首南緣山徑紆曲經數峯約五里至西風嶺東行有石窩如屋題曰獻花巖云唐法融禪定於此有百鳥獻花之異因名巖內復有竅東出一旁曰歸雲亭

崖之下有一徑至大觀堂堂制極橫敞前繚以短垣凭之則牛首山如障京城宮闕歷歷可見入華嚴寺登芙蓉閣在石間懸出閣之右有亭六角曰六觀亭亭之右有修廊臨虛曰翠微房從房之後登山徑至拱北峯峯之上復有亭曰聳翠亭之上又數百級乃至頂頂極平曠東下有補衲臺亦法融禪定補衲處也

金陵遊記

明　王叔承

雞鳴山在都城內隅帝王功臣等十廟渾儀臺鼎焉廟貌儀器數十皆瑰瑋奇觀巳山半有憑虛閣受遠近山禁城宮殿官署民居如雲苑囿樹出沒目眦可羅置掌可列而萬屛障森開也出太平門而北曰太平堤長可三四里濶丈有咫高倍之修木陰陰夾道門左城麓瞰湖城堞右披山脊山即紫金山孝陵所奠一曰蔣山諸葛氏所謂鍾山龍蟠者是也鍾山願

金陵遊記　八　一

堤而拱東北林樾蓊鬱中抱蓮池禾田田舍湖曰玄武西擁堤岸中有小城屛宇係國家藏圖籍所湖際多遠山環合其一面蓮花百頃時紅碧傾墮嫣然作秋態如漢宮晩籹為遊觀音巖首途一勝云觀音巖在觀音門外門嵌入山閼自山閼左折由石徑抵寺徑有小山中闕如門昔達磨祖折蘆渡江時梁武遣使策騾追之至此兩峯忽合而騾夾騾不得前命曰夾騾峯自峯而下緣山根水涯為徑由徑登石臺臺之西最高者曰觀音閣朱闌懸空而搆大柱撞入江際面江背崖崖石斷斷銜閣閣中石半侵佛背江帆亂走閣下隔江遙山横翠千里一杯在手覺憑欄之非我矣自崖道舊徑踰橋而西數百步至燕子磯孤岑突立江上崖之脉分勝也鐵鎖貫足江水抱其三面一二亭表之巓之亭最可憩登去亭百步有飛崖俯江俯身崖上攀木垂首而視風濤舟楫隱隱其下也磯崖之下多漁人設罾或依沙洲石瀨為舍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山罅或就崖樹下懸居或將魚蟹向客賣換青錢或就壚換酒貰去悠悠天地此何人

金陵遊記　八　二

哉紫金之陽瞻孝陵而南得靈谷寺其徑萬松林交陰可五里所寺背峭壁廻抱如城有琵琶街即梁照明讀書處蓋街下多壘甕人鼓掌則聲應如彈絲因名有胡僧入功德水有誌公禪師塔塔為國初時所徙事詳別傳有吳偉畫壁有鹿千百成群戲遊草莽或穿入僧舍與遊客相狎逐其懸銅牌者蓋　高皇帝時所畜矣南出聚寶門可四十里抵牛首山雙峯矗天搖見亭樹綴嵌石壁從平徑逶迤而上峯首寺曰弘覺門內石級數丈峻立命曰白雲梯左右交翠

古松奇樹蒼翠欲滴盡梯左折登七級浮圖又上登觀音閣則見浮圖之巔矣歷峻級再上至兜率崖倚空窣崒如壘如鑿穿佛殿後脫屐攀危石而上曰舍身臺圜可五尺小石塔立焉塔旁小樹衣帶垂滿枝葉蓋遊女子所繫以代舍身山之險此其最者出文殊洞踰嶺至西峯辟支洞洞有隙通明大於文殊其前則辟支舍利子塔也禪堂右室閉其門返照映浮圖影從門隙倒掛佛案帷上作金色早時日從東來又空影而黑也石臺有銀杏可三人圍中枯如石傍

幹蜿蜒如龍垂其陰覆臺下石井井曰虎跑泉清洌並東峯白雲泉井而白雲以大巖石垂覆焉牛首南度三西嶺可五里危蹬至獻花崖穿石洞緣藤蘿而登其頂曰芙蓉閣夫容掛崖際崖益詭秀如巨靈驅萬石至此欲墜未墜者相傳僧懶融講經于此有百鳥獻花之異而識者又謂牛首爲天闕不誣耳報恩寺浮圖九級文石雕瓦千奇萬麗金碧燭霄世所希並雨花臺卽童然高丘而寥廓受景爭勝雞鳴此亦牛首首途之勝也客曰觀音崖以江爲勝其金焦下

北固上邪朱閣奇絶則過金之江天西湖縹緲當伯仲玄武而牛首之勝亦吳越間宜有矣余謂京師內城珠宮玉殿星列碧栁千樹鳴鶯好鳥萬個山泉海島芙渠萬頃日暮水霞氤氳鳧鷖鷗鷺群飛窈窕絳衣仙佩隱見其間寶山玲瓏橋如帶玉此則南都未覩若夫廣衢修巷石甃如澣江潮通城舲艑便利市廛萬貨輻湊空無遊塵亦南中之絶也然燕人好任俠無賴悲歌擊筑刺劒伉慨趨死地無厭卽姣好婦女胡妝嗜猛酒不自修檢金陵多遊閑子弟事浮靡

不力本業女性纖媚嬌聲好客奔逐貴富青樓女郎淺妝墮髻以雅澹爲韶麗瑟琴歌舞婉孌近人習知文字伎能稱絶少年輩傾其裝至死不惜豈其遺風邪然余嘗北登太行望居庸萬嶺過天天都拱衛南浮龍江關而下石頭山因絶壁爲城旁帶長江萬里兩都雄勝略相當矣嗟乎班孟堅其誰哉是行也蓋隆慶改元八月爲祖道江滸壯余行色者曰周原李朋原荆同遊者曰范仲昭陸伯玉或余兄伯熙吳聘甫或施沈二生或范伯楨伯楨嘗爲酒主病不果從

遊者曰陳濟之吳化甫山不及遊而留之後者曰鳳皇臺曰栖霞寺往返計二十六日日飲名酒二尊賦詩計二十四首首篇則句曲道中月下懷茅君也

遊鳳凰臺瓦官寺記

西極文翔鳳

讀太白鳳凰臺之詠想見二水三山又讀瓦官寺横江館諸詩至一日三風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意此閣之峻危必當長江之衝與鳳臺各據一奇須入金陵詢鳳臺則曰在瓦官甚驗奇之寺在城之西南隅七月二十四日自大中橋西寓南驅沿秦淮水閱大功坊西闗驍騎倉得崇岡曰花盝志則稱三井岡瓦官寺有三井在岡而汲其一則兩郎沸井今爲倉有矣岡盡而南有直西而丘者上瓦官寺也入寺有晉香室小坐焉一老桂婆娑欲花而寺僧入魏國園曰叢桂菴云殿左爲鳳凰臺則荒丘一杯據岡際登臨所見信如李詩所謂鍾山開北戶淮水入南榮而南顧則木末亭與雨花臺并出城堞之杪由上寺南行數十武有徑直西窈窕入者下瓦官也當門有脩竹一林可戀登大藏閣卽元美所顏青蓮閣以表太白者而左方則有軒可坐前有雙芭蕉可數圍晏坐終日奕竟爲七言近體一章以去顧太初詩有刻

遠移師子國布金高傍鳳凰臺之句可謂實錄盍下
寺爲積善菴而稱瓦官則以元美伯玉爲祠部始撰
鳳臺以叢桂菴爲其地更名上下以釋辯囿瓦官本
晉陶官地而他稗稱瓦棺以僧舌木生蓮華者不可
信今稱鳳凰臺瓦官寺云閣本高二百四十丈故李
詩之壯語至云兩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杳出霄漢
上仰攀日月行雷作百山動神扶萬世傾靈光何足
貴長此鎮吳京今余憶歸然之觀而江流昔迫巖麓
今去遠甚匪惟人事亦地氣焉予詩云百尺雕闌歸

寥廓一拳芳榭想清狂者盍千載之餘慨寺所稱三
絶如師子國之刻玉佛戴安道之丈六銅佛顧長康
之維摩圖爲杜少陵所乞様本者并作徒談而謫仙
之句尚頼欲新金陵六代佳麗之鄉以筆管飛色予
欲謀諸同好爲亭以冠臺僧亦云有欲并爲祠祀太
白者姑紀其行跡爲記

游莫愁湖記

京山李維楨

余將之南徐與山甫俱乘舴艋泊三山石城二門間
有所遲未即發適仄冰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遠
盍往觀乎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攜而步至湖邊
湖屬魏國家中有小艇三四覓之渡不可魏國監奴
將來捕魚漁人具網罟以俟復沿仄徑穿委巷而出
至大道過西城兵馬司治所望二石狻猊則徐氏別
業入門瓦礫滿地蓊久圮敝而匠石方耩除更新之

前爲四美堂是徐髯仙篆後爲勝碁樓則徐公子肇
又有扁曰湖山逸興題出邢太史雉山字亦出髯仙
髯仙故善古篆也樓旁垂楊數株鬖鬖作羽葆形勝
碁未知所自豈謝安手談地耶按晉書苻堅大舉入
寇謝玄問計答曰已別有旨不敢復言令張玄重請
安命駕山墅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
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以墅乞
汝是不勝碁者張玄也非謝玄也而後人訛以爲幼
度謝可冒張樓不可冒墅耶山甫爲之一粲左方有

盧甫次唐人韻詩殊佳憑樓北檻而望鍾山龍蟠其右石城虎踞其左秀色猗靡若指掌上秋樹尚綠倒影湖中魚躍鷺起暢人心目樓下引湖爲池財得枯荷葉少許小橋可渡湖堤已斷其半堤中尚有亭址主人翁或漸次修舉能着兩三畫舫更佳余叔氏入夔門山甫與諸人謀置錢於此以蕪穢不治罷計向後游客必盛矣按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莫愁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唐人所謂南國佳人字莫愁也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余郢中漢

江西所有莫愁村一統志金陵不載莫愁湖三異又云曾見莫愁像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倡女竊其名則莫愁爲女子亦誤石城在竟陵郡有晉杜預第臧質爲竟陵郡時作石城樂莫愁村在其西盧家女善歌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將送莫愁來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唐人詩莫愁覓散石城荒村近莫愁鄉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故爲楚女或以楚山頭似郢而江水下

揚州似金陵然郢視揚州亦可言下漢水亦稱漢江而郢人又呼漢爲河那呵灘曲有江陵三千三闕懽下揚州語則此二語未可爲吳郢分地定據或言此地相傳有妓盧莫愁家焉或亦如三異所云竊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聲之訛石城與石頭城言者省文自可通稱亦非兩地判案也又按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得江左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隋置清商署謂之清樂唐用十部樂清樂在焉則天長安後不重古曲僅子夜等曲列

吳聲而西曲則石城樂莫愁等曲或舞曲或倚歌雜出荊郢樊鄧間以其方俗謂之西曲莫愁如吳人曲不當列西曲矣樂志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樂錄曰莫愁樂亦云蠻樂是以莫愁屬郢之明徵也又河中之水歌藝文類聚作古辭玉臺作梁武帝樂府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兒女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詹事古意本此別有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

魏特官人故將軍陰升之姊明帝崩出嫁爲尹更生妻者也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侯母即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今湖山爭借以爲重乎山甫微矣周君郢人欲專莫愁爲故實耳然其言辨可并記之

言外嬛秀

莫愁湖考

江寧顧起元

江左今有莫愁湖在西城南接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石城樂第二歌云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髻前挽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夗央王横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此也按通考載梁武帝詩洛陽女兒名莫愁云莫愁盧家女洛陽人則莫愁又有兩人矣

過後湖記

明　許宗道

天下版籍盡載貯後湖南京戶部官率歲一往磨勘正德壬申秋予叨職寄斯役自八月至十月始訖事凡過湖必出太平門命舟行可七八里許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風播揚文漪聿興蕩漾烟波之上莫不情暢神爽若遊仙焉余開立四顧其崖峩霄漢之表王氣欝葱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叠連如屏如幃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巒嶺偃蹇盤伏於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凸出城頭殿閣參差浮屠聳空者雞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峻嶒冒水而出者島嶼也傍覩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湄重崗叠阜遙連於其外巋然而鸞鳳峙鵬然而蛟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紅紫烟花華絢如匹錦鷗鷺鳧鴻載飛載鳴鰷鱨鰋鯉以潛以泳則已目飫而而心怡矣忽驚風暴作洪濤春飈人惺惧擎舟艤岸岸而行經敗荷間香氣猶襲人藻亂荇牽舟綴楫已已乃引入曲渚兩岸蒼蔚須史小陂[illegible]舍舟以陟焉命隷剪荆分莽排霧穿雲逡巡而進見[illegible]處頹垣廢址意前朝遺跡令人慨嘆而叢林蒙翳遂探前路尚空衆亦憊焉或藉草坐茵箕踞少憩復進望一高丘隷指曰此相傳郭仙墩也衆狂我以上四圍樹林蔽日復下故道向新建籍庫過石橋延佇其上騁望雲水茫茫清飈颯颯遂相與携手入舊庫之洲躡齊而升玄武廳則黄門趙君惟賢已先淺見予輩殊訝既而聞述所遇則又曰是何奇也予徙返數矣而未有若諸君所遇者衆亦相與慰喜以爲非因風之故則誰使之一探此奇哉凡以公事至及暮而歸則見日光射水晚霞相蕩回覩湖上諸宇在蒼烟杳靄間不啻蓬萊閬苑然豈不信爲勝地哉昔歐文忠公以金陵錢塘山川人物之盛各爲一都會錢塘莫美於西湖金陵莫美於後湖固遊冶之所趨也我　皇祖奮出江表收天下版籍建庫而儲之于此特設科部官司之禁非公遣不得至則凡好遊者雖慕幽遐瑰瑋之觀無所可及而吾儕今獲因公而至而又探奇於無心之會豈非至幸哉

遊烏龍潭記

竟陵譚元春

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遊者曰燕子然而遠潮之可遊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遊者曰秦淮然而潮夕至惟潭之可遊者曰烏龍在城內客舟即造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予再予過而目之已未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軒未塈閣其左方閣未窓未欄亭其溜捲其磯皆累有形即與予往觀之登于閣前岡倒碧後阜環青潭沉沉而

巳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宋子獻傳予汝舟往來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當與子汎于沄沄淴淴中不以舟以筏筏架木朱欄制如幔亭越三日筏成

再遊烏龍潭記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然造物者豈以予為此拘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風妬之不得至篙為旋近釣磯繫筏垂揚下雨霏霏濕幔猶無所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濕透衣裳風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無所惜客乃移席新軒坐未定雨飛自林端盤旋不去聲落水上不盡入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處電與雷相後先電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銀珠月影良久乃已潭龍窟宅之內危疑未釋是時風物倏忽耳不及于談笑視不及于陰森咫尺相亂而客之有致者反以為極暢乃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雷電

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為潭所有亦或即為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曰不盡然不亦異乎招客者為洞庭吳子凝甫而目子伯麟許子無念宋子獻孺洪子仲韋及予與止生為六客合凝甫而七

三遊烏龍潭記

予初遊潭上自阜西門左行城陰下蘆葦成洲隙中露潭影七夕再來又見城端柳穴為竹竹窮皆蘆蘆青青達于園林後五日獻孺招焉止生坐森閣未歸

其升鍾子伯敬由潢涇來予與林氏兄弟由淮
若同謝公墩取徼徑南來皆會于潭上潭上有靈
應觀之閣合陂陀木杪之水暨于潭清涼一帶叢灌
其後與潭發人家磴溜溝勺入後潭中冬夏一深閣
去潭瑞二丈餘若在潭中立筏行浮無岸人之反若
住水軒潭以北蓮葉未敗方作秋香氣令筏先就之
又愛隔岸林木有朱垣點深翠中令筏泊之初上蒙
翳忽復得路登登至閣閣外野疇方塘遠湖近園宋
子指謂予曰此中深可徙若閣下結廬闢一上閣徑

頫空杳之潭收前後之綠天下昇平老此無憾矣已
而茅子至又以告茅子是時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
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猶紅洲邊已而潭左方紅已而
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頹明霞作底五色忽復
雜之下閣尋筏月已待我半潭乃迴篙泊新亭柳下
看月浮波際金光數十道如七夕篭影柳絲垂垂拜
月無端明皆謝君試思前番風雨乎相與上閣周望
不去適有燈起昏靄中殊可愛或曰此漁燈也

鄺道元有寒木被潭深沉駭觀語甚森竦讀此三

記使人益深

烏龍潭寤園記

歙 潘之恒

金陵蟠據重地必有神龍主之其窟宅靈區宜居幽邃或稅諸空山峻谷間而不知在城之西北隅如旱魃祈禳咸趨烏龍潭境上余遊滯此中四十餘年所亦屢至鏡水一泓便覺神爽至巳未夏凡三遊入秋再遊而所得乃經奇向有小舟可蕩坐為反仄不堪為擾撓闔置亭館其上輿堵安棲取避風雨供佚樂而無闕闓曠之致龍睡未醒光怪閟然而遊者居者

瑲揄漂芥自謂適意而止按指發光其所際亦在寤因題茅子止生所構者曰寤園為紀寤語園在潭北壖以收潭景當夏末經始不旬日而告成闈森如也軒豁如也亭暢如也進於喻筏幻如也而茅子與譚子亦記奇極矣夫復何言而余以後至僅有所窺闞雖小可東潭勝尤奇者微睇鍾山一抹而灌莽蒼然堂不堵不除直與筏接而相為遊衍若可泛而俱行亭僅供危坐牽垂柳而上筏以遲投書得一暢以繼其緒喻筏虛與水平行如踏波無寸舷之防翻笑侮

花檻之以檻吾觀也捨筏為喻不越水而先登此寤園之所以稱勝也

余既紀園勝而玄賞者亦目以為常惟七夕異觀余阻於秦淮舟中然得於西湖有可與相參者覩昔猶覩今也先是壬子歲其月同日進中元之次時遷於未申其主則章公元禮姬侍亦三四人忽雲霾與日光摩盪相為蔽虧半紺半赤半霽半溶山水草木皆塗金碧閃爍萬狀中衝黃氣一道若界天畫地而兩峯虹霓交亘如蜀錦秦篆繆錯文理粲而復犁不可

以繪傳筆受者曾屬一記明日湖中漁人乃傳北蛟與南吼鬬其噓噏之氣乃藹然而不雷不電如潛師枚士鉦鼓絲不震揚巳嚴然如觀長平鉅鹿戰而潭所憑式又復過之雷師電伯號令肅然張羽衛而不驚有鷹揚鷙擊左右禦侮之象雨跳波而不入電出底而竟空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覩西湖為尤異者則真龍所奮發與蛟吼相乘不啻大帥之遇偏裨有不勝其辟易者矣

金陵形勝所與日相親者長江如帶特流潤于兩湖

青淮間而鍾山作鎮三臺華徽遠近拱之無土不嵩濡無時不瞻眺惟至烏龍潭則諸勝皆伏而不見無藩籬之隔無岡阜之蔽無溪與之撲而自成幽棲深阻則真龍之所潛藏與一丘一壑異也潭之陽有靈應觀觀後一亭可鏡水長松千章倒映潭下波濤附響聲流十里登後坡不數十步乃豁大觀向所偃伏者一時呈露若浮而出之又一奇也

潭之長竟三里園居其中左觀荷而又搴荻小舟時出入之何氏吳氏二館若相展輔而不爲迫其氣且凌上之以堂閣亭筏皆出塵壒故其爲浸也廣百餘尋而深莫測爲漁利者貫百而芰藕菱芡之利各十有力者競取之居淸涼臺下如某剎某道院皆附麗而不藉以名不分其勝至其所自擅者則衆皆遜之園以交往不談釋道不尚名理所與消遙者皆風雅士詞賦之雄又寤園所稱快也諸載紀詠中不具錄

遊燕子磯記

明 呂柟

己丑二月虛齋王子崇邀弘齋陸伯載及予同遊燕子磯是日予獨先往北出觀音門傍山西行其路磽礭偪仄輿馬皆難乃令吏扶持逶遲而步登弘濟寺磴數十層病足難進群隸前後推輓攙掖而後上出寺西則觀音崖也怪石磪垂蒼黛參差上接雲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直過其下俯按牆睇之可駭僧曰此其下基皆石甃予歎曰苟有基雖臨深淵亦無妨也乃從僧上觀音閣閣亦傍崖下就江唇築基上交竪九柱皆丹柱上棚棧構閣闌三面皆闌干憑之瞰江若在樓船頂立也是時晴見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西望定山如蛾眉東指瓜步如丘垤他山皆閃閃寘寘如落鴈蹲鴻不可辨矣昔予在解州嘗遊龍門眺底柱登流丹亭汲河烹茶以弔禹績至此乃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夫河北方之經也江南國之紀也而龍門底柱以及茲崖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已而曰彼禹之親窮其源

流者又不知何如也閣東厓有白崖喬公篆書刻石上而盧齋弘齋皆至乃復同升閣上流覽僕賞盧齋欲列席懸崖上對江而酌予頗難之弘齋曰此何妨昔予至天台雁蕩天柱一峯突兀崒嵂四面如削其高不啻數百丈亦嘗荼酒其下予聞之又飄然志在天柱峯頭矣是時酒肴既行卒爵欲往燕子磯盧齋乃招二篙師泛舟往至觀音港登壽亭侯廟先至木雲亭其扁爲予友景前溪書精釆如神乃面江小坐遂上謁壽亭侯祠左有大觀亭亦前溪書至此看江

日隱斷雲烟霧霏微蒼茫無際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巉石疊起水圍三面其石皴猶見江轉磯底可以高覽八極也乃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前江衝磯前深不可測自立閘廟後水頗遠磯而去今南徙磯東數百家矣二君皆補和前詩盧齋又命行酌與酬北望泰山東瞰蒼海灝氣縈廻靈光掩映不知此身之在天地間也抵暮而下晨與大常西唐牛公毅菴黃公祭天妃廟放舟來聞予二人皆在乃即杜顧於倚磯亭遂酌二公而後赴大觀亭之宴予問曰西來新亭何處爲的西唐曰據盧循傳其取在江西南而後東入于海似今馴象門外爲是予曰志稱勞亭亦近是此或然也於是西唐或擧游上諸寇自尉佗以至孫恩或擧大行諸賢如岳飛劉因京房東哲許魯齋之輩不以爲誇毅菴試言曲江何眞開嶺保障之功或擧昌黎元城東坡遷地之美不以爲謙於戲自　聖祖開國以來混車書於六合兼江河于一統故予得與諸公登斯亭也是時也霧雨飛寘魚龍上下長江與天同色燕磯與岱埒高果心曠而神

怡眞忘形而無我遂歌伐木之篇載詠山徑之曲不知其聲之魯也

宗臣遊燕子磯記

余讀金陵諸記其東北蓋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余出叅閩省道金陵與太醫沈君並輿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淸江道院少憩院入啓漢壽亭侯祠由右扉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游瀾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前俯檻則長江浸牖矣又北登祠謁侯裴回嘆曰此地非此

亦謂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群豎裸卧内風惡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稍微矣白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荆楚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黄冠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丹之藥沈君曰天下豈有仙人哉唯嗇氣蓄精逍遥林壑酒翰賦詩圍棋賭墅斯翩翩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天嘆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即女乎侍者進餐已

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舟子艤艇渡之既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最後大宮面江背山蓋即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蓋懸江而構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絶壁萬仞勢若欹垂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已又開酌輿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既登輿問曰梅花亦安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之余顧沈君嘆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

名山勝槩記　卷之四

南直隸二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李維禎
寶林寺小記　蒞可權
游白鶴道院記　呂柟
飛龍亭記　虞集
閲江樓記　宋濂
游蛾眉亭記　陶安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馮夢禎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馮夢禎
醉石齋記　馮夢禎
長板橋記　潘之恒
秦淮對月記　潘之恒
夜集俞園序　鍾惺
序金陵芙蓉池　李德裕
金陵諸園記　王世貞

序東園　王維禎
游息園記　顧璘
載酒亭記　顧璘
謝東宮賚園啟　張纘
北山移文　孔稚珪
西巖與子姪書　雷次宗
記游石城山中語　王維禎
畫江行十二幅小記　楊文驄
白鷺洲　石城　佳山寺後
觀音門　弘濟寺　燕子磯

江中望栖霞　江中日落　金山
玉山　古錄山望金焦　紫陽洞
六朝事迹　張敦頤
六朝宮殿　石城　冶城
金城　臺城　白下
朱雀門　真武湖　景陽樓
新亭　白下亭　雨花臺
聽箏堂　馳道　大江
秦淮　横塘　霹靂溝
青溪　邀笛步　桃葉渡
白鷺洲　景陽井　白楊路
謝安墩　桃花塢　射雉場
烏衣巷　長干　藏冰井
西浮籍　錢希言
長江　京口　金陵
歷陽　姑孰　秋浦

皖城　雷港驛
小孤山

金陵城北三寺遊記

京山李維楨

太史焦弱侯數爲余言城北三山之勝也會黃安耿克明江都顧所建至三月十有三日命駕道右城連山自雞鳴覆舟而北陂陀逶迤道左多蔬圃夾道竹樹宛若郊垌出神策門小市百家迴瞰玄武湖春水新綠烟艸迷離山翠樸人衣袂車騎塡咽爗燁聲震林谷蓊白土岡有司疫神都人傳爲神生日香火甚走纔屬可里許而別取道至嘉善寺寺故名鐵石山

俗呼老鸛山山椒有石佛閣正統間僧法通鑿之請賜今額山多石石多異狀其著者曰蒼雲巖故有洞即洞石爲大士像上覆以閣石爲閣所掩太史易以石蒼雲始可攬結矣好事者張生太晉董其役乞太史識之而集蘇端明書勒巖中其前復一石如雷門鼓舊有亭亭圮而石亦顯名之雲竅山後石壁立數仞中裂見天光如一線因以爲名太史別爲閣於左而加崇廣閣枕石名曰嘉石登而望山四塞鍾阜巋然松楸王氣雲興霞蔚其下麥隴花塢莽置繡錯犬

暢心目初爲閣時下山取木道遠工作病之忽右趾石閣有泉可濫觴衆射之不盡飲之淸美寺僧於今賴焉太史屬余命名余取詩小雅檻泉云下而飯殿後軒軒左右牡丹各一高大各數尺花各累百香氣菲菲襲人克明賞以大白余三人不勝杯酌凭欄噴噴而已飯罷至幕府寺寺在幕府山麓晉元帝自廣陵渡江建康城甍落府第居北山下因以山爲名或言王導建幕府于此山山是以名梁武帝與誌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命建精藍初名同行一名勝遊後改

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鞠爲茂艸矣太史慨然欲復之而難其人僧如方如覺有戒行任其事方兄弟三人父歿分產貽三子方不受母與兄弟不可因以爲修寺費而所善三檀越復裨之故不丐貸而寺工舉隣僧怪且忌昌言方掘地得金若干篇操戈入室亡何有也撲殺方太史傷之不忍入寺寺復廢而有中涓李氏崇信燕僧性恒迎置其中盡捐貲修寺累石爲垣八觚導山泉瀦池如泮璟之而更爲門面鍾阜所建與中涓談方倡爲舊緣也嘗司推龍江關

議征不苛復毀家佞佛、將無有宿因耶、太史克明止
精舍中獨中涓從余與所建行四百五十步而至達
磨洞延袤可五六丈許高三之一云折蘆渡江時嘗
憇此、有喬莊箇小篆三字洞下臨江烟波莽蒼變態
非一盤胸裂背憶古人語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鳬鴈
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信然矣復循仄徑下有石
穿若門門側洞不盈丈罝一人榻復循仄徑下有泉
涓涓吐溜所建搆而漱瀕歸僧設粟飯問山故實仙
人臺虎跑泉孫大帝石床石榻晉元帝五馬渡化龍

亭宋武帝武帳岡陳武帝破北齊軍山下虜其將四
十六人後主幸山校獵虞世南獻賦晉穆帝永平陵
宋明帝高寧陵晉王導溫嶠明康茂才墓都失所在
檢諸志或言幕府山又名石灰爲建業門戶魏人至
瓜步文帝登此山觀形勢齊師伐梁至鍾山龍尾南
北固峽有石洞西北峰曰夾蘿亦曰翠羅或言幕府
寺在石灰山或言齊明帝葬生母沈太后幕府山寶
林寺西南俗呼國婆墳考宋文帝紀魏人南侵帝登
烽火樓極望不悅圖經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南最高處似

非幕府弘濟寺亦非山塊而石灰幕府或爲一山或
爲二山或可通稱鍾山張敦頤六朝事迹寶林不言
沈后墓寶林幕府二寺亦有分有合歷祀綿邈建置
因革不常傳信闕疑可也寺傍有蘆云即渡江遺種
史言宋高帝伐荻新洲洲與山相對安知非是可資
一噱小說又言門無艸出兔絲國一名離地艸其葉
似蘆藉艸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於步所向無礙
欲止則抱定一物達磨所渡以此亦子虛烏有之屬
也太史感想乎昔觸物悽懷若王珣之于林公徘徊

而去至崇化寺寺無垣而山迴合松徑可一里幽靚
宜人布席于梅花水水有二俱石壁下出其一有泉
眼其一上有松若石楠二水相去丈許僧以構室爲
垣間之問所以名梅花或云泉沸水面若梅花以僧
侵葬傷地脈不復然或云山故多梅僧舍亦有牡丹
二株與嘉善寺等克明評紫者勝山左右泉從竹中
迸澗琮琤如遠公廬山蓮花漏出門讀魏文靖碑寺
垣故五百步而遠不若今無垣疎豁也上元新志嘉
善寺在太平門外梅花水在崇化寺而諸寺中又不

戴崇化。余惟金陵饒佳山水文物之盛。埒于六朝。東渡者為帝正統。西來者為禪初祖。皆肇基此間。爾時巨麗之觀。瑰奇之迹。滅沒靡廢。徒寄虛名。大千世界。成住壞空。人王梵王。將若之何。太史家世金陵。宅心域外。覩三寺興替數矣。里居十有四年。此籬落間物尚不能自月至。吾輩寄耳目於人。敢須臾之罷。討求往蹟。如按圖索駿。又欲勒姓名垂不朽。如杜武庫沉碑。討直是有情癡耳

寶林寺小記

明 范可權

寶林寺西去天長縣二十里而遥。環玉橋而覩之、則稍北矣、狀似巨鰲藏山、嶔崎堪愛、前餘空堵一泓水、相傳為螺蚌丘者峙其中、春王正月予偕一二快士登臨狂嘯、幾令帝座遂迴、寺內尋常沙彌、倒屣相接、偶爾訊及、了不解二乘法、然亦不俗、索刹前聯、愛有飛鳥篆空、空即色、野花繪色、色還空之句、居亾何、散步山腰、斜日照川、空翠滴袖、遐睇田畛、葱蒨多秀、已而樹杪有聲、恍恍如聞九烈君彈指。私心以為汁澿綠衣之兆、遂擬移榻下帷、有北道主人沮余、坐此不果、嗣後烟姿柳色、時來撲人、知不可無記、遂濡毫灑翰而敘其顛末如此、

遊白鶴道院記

明　呂柟

四月十二日雙山泰子遊梅花水十七日大雨去梅花水實難雙山欲移遊附近道院云有故鄉蓮酒已開尊矣予曰天雨又闕此酒卽附近道院不減梅花水也於是開宴於協律郎朱氏之白鶴堂比予至而五山南橋已至竹亭矣未幾郭山至然朱氏舊有崇樓乃同登焉見道士居室如櫛瓦參差如魚鱗上下而烟火之容不減於都衢良久在軒至雙山便行獻

酹之禮頃之暴雨既霽於是遂出觀醴泉亭是泉蓋文廟禱　高祖之疾感格天地而湧出者也有穹碑在泉水上莊誦未半已而五山欲觀南天門乃策馬而南見一江自溧陽來至南天門前西流入大江而天門對方山負紫金跨青龍夾定山真天府也西過犧牲所而還至地壇大雨如注沾濕衣冠予曰今日可謂步過天門帶雨歸雖梅花水安能易此

飛龍亭記

元　虞集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卽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冶亭宮本玄妙觀集

慶本建康路皆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冶亭爲近上時游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冶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求

插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吉
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
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
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
可作柴門嚴扃鐍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
人兒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觴留上上欣然
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
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常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

人耳甚異其數也特賜新宮名而冶亭名飛龍矣明
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
憶冶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冶亭時
未種松也上曰朕游冶亭見御書以爲繫千載之思
寶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
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冶亭者既名飛龍
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
仍曰冶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
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天子

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
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
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
至勳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
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
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
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閱江樓記

金華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

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

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遊蛾眉亭記

明 陶安

出大江而山曰采石昔人因其山川雄麗亭絶壁上以盡登覽之美前直東西二梁山夾江對峙修𡢃靚好宛宛如蛾眉遂以名亭亦東南之奇觀也歲久弗治棟宇垣墉日就于獘經歷亦速甫君贊理太平郡府暇日臨覩歎曰不葺奚稱遂請于太守皃山賈公慨然發巳資倡謀修營應者翕從未幾煥焉華飾聳飛麗空覩昔有加夫采石爲地當南北之衝風帆浪

楫繽紛朝夕使客之往來賈貨之繁萃又有文儒韻士遨遊題詠觀其波濤渺瀰吐吞乎吳楚烟雲杳靄出沒乎淮甸一覩千里洞無所翳雖窮巒剩澗僻在遐陬莫不貢靈輸秀於軒檻之下況前賢於此遊觀俯仰高風雋烈有關世道之典廢炳炳遺迹昭著古今令人興懷而不能巳君能留意於此非特盡登覽之美亦不泯前賢之迹也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秀水 馮夢禎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羅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廊其半遂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

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旦濃淡有無之間尤爲奇絶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最宜晩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折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二十肘深倍之前啓六小窗檻令齊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貪游

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啟四窗東則半壁短窗十二
窗牖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
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
僅倍之塼不足佐以土圳壁及承塵籧蒢而褚表百
爲苟簡其費巳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
其再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既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鵜孫
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而余館北

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易處其中而遥
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鑪香茗椀之樂新正
二日注仲嘉來相從遊衍偶啟東窗翠色隱隱撩人
諦視則鍾山頂也乃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撤去蘆棚
而受山益多然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
令析去而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
女牆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
書齋啟北墉則鷄鳴滓屠岡松歷歷爛然横陳乃撤
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甃地設欄中
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垮桃李梅杏諸嘉木凡數十
株以次放花五色照耀而余精舍則盡南垣爲庭庭
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内外夾樹青桐二啟竹扉則一
徑達兩兒書齋矣驥兒請曰此既佳景何可無佳額
余思之不得一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
陶令青松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
窗中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遍不堪消夏乃通精
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窗四隔其後爲小室中設
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俱常在不

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亭榮枯開落未免隨
時姑舍是巳久之夏木漸繁鍾山稍蔽而前垣南際
宿楮二章布葉千霄卽岡松亦翳其三之二乃余適
以人言屏居待罪迹頗似之旦晩放歸所謂詢美而
非吾土者也遂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醉石齋記

秀水馮夢禎

昔蘇長公以怪石克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濫觴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齊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絕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自給余至南都則閩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

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畧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矣今歲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爲人長者愼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斤斤置辨明

巳之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爲記

長板橋記

歙 潘之恒

舊院故有長板橋記余三十年游俠意興沈落此中一旦失去而夢境不離恐後來湮滅並亡其盛時行樂之蹟託文作繪儷而宣之其辭曰維橋居水木清華之間據青溪鹿苑之勝柳葉垂條而蔽地桃根蟠帶以凌波藉六代流風存先朝餘韻嘉萬之間余及逢其盛少壯所歷今可指而陳蓋荒圃之壖爲雙垂虹所跨芳鄰之隙有兩石梁通之百柱出淤泥佇想

西方青蓮之勝重茵鋪錦繡依稀江左玉樹之標歲奘開瑣鑰于廣庭耀鏑月上曲折轉闌干于蓬谷翡翠風輕其前則馬湘蘭有圍其後則褚茜英有閣賽玉巳嫁猶顧牛女則彝華未衰屢修風雅祓揚三徐大競艷陽之天趙（[illegible]）鄭（安）當天冶之日景光所注津梁時通自斯以還餘燁未燼每凌風而徙倚間向月以婆娑幻景闡並攜二文（崔氏景文雙文）聯管踏歌迎哉生而遲山吐佳色亭特邀三夜（東夜寄馬夜玉蕊夜來）臨流顧影印新額而黛蹙眉家散瑤席于中庭降帝子兮北渚步逐香塵于廣陌望佳人兮西園若乃嘗境忘心轉盼警魄爲雲爲雨倏去倏來如電如泡若滅若沒朝嘗行散拾遺鈿墮珥訝蹤跡之已陳豈亦可中馳寶馬巾車惜經行之離幻然猶有可冀者大椽將架未損烏鵲之羽毛勺水易枯虛填精衛之木石情紛難定歡聚無期徒令年年漢上夜夜河邊仰嘆雙星俯慚孤影而已

秦淮看月記

歙　潘之恒

戊午中秋登虎丘見月而思秦淮也幾望及望月色如畫逢麗姬余王兩生從千人中獨見而月不能爲之奪時善音者皆集金陵予夜聞之靡靡耳至巳未是日則余居金陵已七見圓魄斬一而將行秦淮人譟之曰胡曩之不思思而去之是將又思乃發概而止上弦以來猶吳咋也幾及兩夕而忽若失之則人或勝于吳非人勝而情勝也匝青溪夾岸競傳吳音而閣中以眞情勝者則玄女之珠獻彩女之簫隨其孤調皆緣雲之音其爲劇如琵琶明珠更爲奇絕余悔其聞之晚而娛耳淺也應爲廢吳思而胡以又之令當吳游片石盡肯可中易仄匆池一勺若海印發光矣因擲筆登中俄而雲開月出恍置身于虎丘間因爲歌曰我之思兮雲隱月中生兮風中殞　心如夢兮如醒我又思兮瀛海龍銜光兮鳳舒彩忽以游兮以嬉顧千秋兮無改

王穉登寄秦淮對月詩花月長干夜猜遲春

處酒淋漓折花贈妓聊書對月思家且書曰

記金陵芙蓉池

唐　李德裕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蕖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金陵諸園記

吳郡王世貞

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洛陽雖稱故都然當五季兵燹之後生聚未盡復而所置官司自留守一二要勢外往往爲倦宦之所寄秩其居第亦多寓公之所托息顧能以其完力致之于所謂園池者皆極瑰麗宏博之觀而至金陵爲我　高皇帝定鼎之地二聖之號令萬宇者將六十年內外城之延袤蓋自古所創有其所置官司皆與神京埒吏卒亦危剳其半

若江山之雄秀與人物之妍雅豈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語而獨園池不盡稱于通人若李方叔者何也豈亦累洽全盛之代士大夫重去其鄉于是金陵無寓公且自步武而外皆有天造之奇寶刹琳宮在在而足即有餘力不必致之園池以相高勝故耶余自束髮挂朝版餘四十年中間里居之日倍于宦路蓬蒿一畝蒲蕉數本足以藏此幻軀而晚復見迫時起召陪留樞邇暇之人舉步惕影唯是職務稀簡得侍羣公燕遊于棲霞獻花燕磯靈谷之勝約略盡之既而

蒦染指名園若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美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為峰嶺者可推已洛中之園久已消滅無可蹤跡獨幸有文叔之記以永人目而金陵諸園尚未有記者今幸而遇余余亦幸而得一游又安可以無記也自中山王邸之外

獨同春園可稱附庸而武定侯之園竹在萬竹園上因併所游志之

東園者一曰太傅園　高皇帝所賜也地近聚寶門故魏國莊靖公偏愛其少子錦衣指揮天賜悉棄而授之時莊靖之孫鵬舉甫襲爵而弱天賜從假茲園盛為之料理其壯麗遂為諸園甲錦衣自署號曰東園志不歸也竟以授其子指揮纘勛初入門雜植檜柳餘皆麥壠蕪不治踰二百武復入一門轉而右華堂三楹頗軒敞而不甚高榜曰心遠前為月臺數峰古樹冠之堂後枕小池與小蓬山對山址瀲灩沒于池中有峰巒洞壑亭榭之屬具體而微兩栢異幹合杪下可出入曰栢門竹樹峭蒨于陰宜餘無奇者已從左方賓朱坂垣而進堂五楹榜曰一鑑前枕大池中三楹可布十席餘兩楹以憩從者出左楹則丹橋迤邐凡五六折上皆平平于小飲宜橋盡有亭翼然甚整潔宛宛水中央正與一鑑堂面其背一水之外皆平疇老樹樹盡而萬雉層出右水盡得石砌危樓縹緲翬飛雲霄蓊鬱所新構也畫船載酒由左為

溪達于橫塘則窮園之衡袤幾半里時時得佳水長輩云　武廟狩金陵嘗于此設釣樂之移日不返即此亭也或云釣地正在心遠堂後心遠堂以水嚙其趾不可坐危樓以扃鑰故不可登若乃席于一鑑改于亭洗于溪則前後兩游同之前游以襍事勝後游以月勝其清襟雅詠飛白捲波于輕瀾淺暴中復前後同也前游余與大司寇平湖陸公主之客則大司徒寧鄉王公少司寇武安李公鴻臚卿無錫王公通政叅議烏程沈公後游余與大司馬内江陰公前大

司徒王公少司徒敘方公主之客則太宰吾郡楊公
少宗伯富順李公也
西園者一曰鳳臺園盎隔弄有鳳皇臺故以名亦徐
錦衣天賜所葺今以分授二子析而爲二當別稱西
園矣園在郡城南稍西去聚寶門二里而近余時攜
兒子騏宗人少卿執禮陞太學端御游焉入園爲折
逕以入凡三門始爲鳳游堂堂差小于東之心遠堂
廣庭倍之前爲月臺有奇峰古樹之屬右方栝子松
高可三丈徑十之一相傳宋仁宗手植以賜陶道士

者且四百年矣婆娑掩映可愛下覆二古石曰紫烟
最高垂三仞色蒼白喬太宰識爲平泉甲品曰鷄冠
宋梅摯與諸賢刻詩當其時已賞貴之曰銘石有建
康留守馬光祖銘二石痺于紫烟色理亦不稱堂之
背修竹數千挺來鶴亭踞之從鳳游堂而左有歷數
屏爲夭桃叢桂海棠李杏數十百株又左曰擘秀閣
特爲整麗閣前一古榆其大合抱不甚高而垂枝下
飲芙蕖沼有潛虬渴猊之狀沼廣袤十許丈水清瑩
可鑒毛髮沼之陽壘洞庭宣州錦川武康雜石爲山

峰巒洞穴亭館之屬小于東園而高過之其右則小
滄浪大可十餘畝匝以垂楊衣以藻蘋儵魚跳波天
鷄弄風皆佳境也南岸爲臺可望遠高樹羅植異景
不來北岸皆修竹蜿蜿起伏小滄浪盡復得平坡
一四周水環之華屋三楹大抵奇卉名果如頻婆楊
梅桃李異種白蒲桃尚繁茂足餖飣其蘭菊可盆而
植者則無幾矣考周公瑕所摸舊志堂閣亭館池沼
以百十計呼園父問之十不能存二三名亦屢更易
豈爲錦衣之後人不能歲時增葺就頹廢耶抑詞人
多夸大若子虛亡是公之例云爾余一游西園遇花

時所得會心倍于東園蓋尤耿耿云
鳳凰臺者舊建初寺之後一曰保寧寺在聚寶石頭
之間稍隆處也宋元嘉十六年有異鳥三五彩集焉
寺僧正覬袁土爲臺識之或云秣陵王覬未審孰是
唐李白侈其觀有三山二水之句學士大夫想像其
雄峻瑰麗之勝而願游焉乃其踪跡漫滤不可復識
徐錦衣天賜以其地之近又與所營莬裘鄰也崇其
土則曰鳳凰臺疏井而甘則曰鳳凰泉而傍阜之高

者曰鳳凰臺爲堂以冠之後軒臨淳碧池鳳凰臺之後阜更高者叢石爲碁飾以佛宇曰叢桂菴其他有古樹修竹之類余時與騏兒候客太至相與縱步則以積潦故暈合摧圮兎葵旅生臺亦痺隘舉目無所覩見意甚倦之啜主人茶一甌而出閣丁強作解事語指墻外一墩曰此眞鳳凰臺也覩之乃塊土峻上可二仞許土色正赤兒子親之余笑曰非也臺故京土以人力成耳今此殆息壤哉後遇朱貉州衣云鳳皇臺本僉憲阮丈里居後有鳳凰泉水甚洌而甘余嘗謁阮質之雖然奪徐以歸阮將無兩虞蕎也

魏公南園者當賜第之對街稍西南其纖廣薄而衡甚長入門朱其欄楯以雜卉實之右循得二門而堂凡五楹頗壯前爲坐月臺有峰石雜卉之屬復右循得一門更數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後一樓更薄而皆高靚瑰麗朱甍畫棟綺疏雕題相接堂之陽爲廣除前匯一池池三方皆壘石中蓄朱魚百許頭有長至二尺者拊欄而食之悉聚若纈錦又若炬火爍目魏公方合六轡之長僮時余與先至者四五人從右方十餘折而上得亭樓一小飲其中八九行而客僕至乃從左透迤而下畢館修亭複閣累榭與奇石怪樹纖錯牙互非枳巔則棘冠其左折而下覩匠氏方西鬻而治軒三楹不暇入主人觴客大合三部樂轟飲至一鼓乃罷去大司馬陰公謂余公之第西園其鉅麗倍是然不恒延客客與者唯爵學中貴人大司馬及京兆尹丞耳居三月所大司馬吳公復延余于茲園時陰公魏公俱物故矣酒難行不勝西州之感乃起訪所新治軒者而憩焉其麗殊甚而枕

水西南二方皆有峰巒百疊如虬攫猊飲得新月助之須刻變幻世態殊絕時客爲大司寇陸公少司寇張公不甚宜酒余宜酒而意忽忽不樂飛觥大白乃別

余始飲魏公僅月餘而有大閱之役間以膾公言風公公曰固也俟西圃之菊繁而後與二公會非久公病矣陰公卒公亦繼卒會公之世子繼志等以誌銘見屬而余往讓椒漿爲世子以其仲父錦衣與崇信伯費公治具于西圃而請曰先公嘗言之不忍食也

余乃強往蓋出中門之外西穿二門復得南轉一門而入有堂翼然又復爲堂堂後復爲門而圖見逶折而上逶迤曲折疊磴危巒古木奇卉使人足無餘力而目恒有餘觀下亦有曲池幽沼微以艱水故不能勝石耳錦衣云當中山王賜第時僅爲織室馬廄之屬日久不治轉爲瓦礫場太保公始除去之徵石于洞庭武康玉山徵材于蜀徵卉木于吳會而後有此觀至後一堂極宏麗前叠石爲山高可以頫羣嶺貴有亭尤麗曰此則今嗣公之所創也公居平日必一

游游必以聲酒自隨取懽適而後罷去郎寒暑雨雪無間也又指其水曰此爲海棠爲古梅爲碧桃皆拱矣春時爛熳若百丈宮錦幄公能一來乎余領之姑與崇信小飲而出

盡大功坊之東爲東園公之第三子繼勛宅今所稱四錦衣者也嘗第武進士領南錦衣篆自免歸里主人爲東園公愛子所授西園爲諸邸冠顧以遠不時往葢治其宅左隙地爲園盡損其帑凡十年而成顧以病足多謝客客亦無從跡之巳丑春四月七日忽要余與大司寇陸公游焉入門折而東南嚮有堂甚麗前爲月榭堂後一室垂朱簾左右小庭耳室翼之後加鑰焉計奉其九十老母以居者也主人爲具甚豐大合樂以饗酒二十餘行散叡以餕從者乃起折而西得一門則廣庭廓落前亦有月榭以安數峰中一峰高可比到公石而不作礧巖空玲瓏叢可名狀問之主人曰余此故公郡中物也往年公郡中人艱食而吾幸有餘米故亟得之然道路之費巳不貲矣北有危樓其址巳可三尺凡二十餘級而登前眺則

報恩寺塔當窻而聳相輪復羅其上二丈許得日而金光漾目陸公絕叫以爲奇啓北則峰巒環列若巫女鬟青翠百態相與咏賞佐以酒炙久之乃下稍進則有華軒三楹北嚮以承諸山余乃躡右級而上登頓秀伏紆餘窈窕上若躡空而下若沉淵者不知其幾亭軒以十數皆整麗明潔向背得所橋梁稱之朱欄畫楯在在不乏而所尤驚絕者石洞凡三轉窈冥沉深不可窺揣雖盛晝亦張兩角鐙導之乃成武彝處煌煌僅若明星數點吾游眞山洞多矣亦未有大

竊勝之者氷洞則淸流泠泠傍穿逶一亭瑩徹見底
朱鱗數十百頭以餅餌投之駢聚躍唼波光瀲瀲若
冶金之露鉎頡兹山周幅不過五十丈而舉足殆里
許乃知維摩丈室容千世界不妄也所至皆有酒脯
以佐其勝尋瞑色起絃管發主人布几于樓之下再
張宴于堂酬酢久之街鼓動矣回首恍忽若夢境命
筆記之
萬竹園與瓦官寺鄰故人湯吏部元衡詹翰林東圖
邀游焉時少司徒方公與余俱爲客而余屬瓦官之

主僧燒筍蕨合酉萊羙佐起麵餅四人者食之而甘
次第禮佛像登重建所謂瓦官閣者徙倚久之乃出
不百武抵園亦魏公家物主者爲邦寧公燮子也辭
疾不出使人具茗焉園有堂三楹前爲臺臺亦樹數
峰墻可高數仞朱樓扃鐍甚固啓之亦殊壯葢其所
栖宿處也堂左廂三楹亦可布席自此以外則碧玉
數萬挺縱横將二三頃許偃蹇自得幽深無際赤日
避而不下凉飈徐發惜頗爲積潦所敗主人有餘力
置之蘿衿香澤中不能爲此君作緣又不能鑿池引

水以益魚鳥之致令人有餘憾耳使付吾家子猷當
奐然作淇渭間觀湯詹皆能飲詹酒後耳熱談天傾
是重覩鄒衍二靑衣老而能作洛生咏鳴鳴動人皆
浮白之一助也酩酊始別
徐三錦衣者東園君之仲子而鳳凰臺主人也余游
鳳凰臺去主人第小遠貴著相問訊旣而詣余則以
一刺報之仲夏之廿四日雨晴霽闞者復得主人刺
次日質明偶過方司徒司徒迎謂三錦衣相訪乎余
曰訪而不及見也司徒曰見我見而請于我曰幸公

與司馬公之報訪也晨使蒼頭闞我闞詗之則盛其
供張掃門以候矣余領之入部畢還過方公公遂拉
以同行及門主人嚴服肅客薦茗已而穿中堂貫複
閣兩重始達後門門啟折而東五楹翼然廣除稱是
爲月榭以承花石置酒堂中十餘行三飯皆有侑乃
復折而東啟垣則別一神仙界矣始由山之右躡級
而上宛轉數十武其最高處得一樓而憩東北鍾山
紫翠在眼復汎大白十餘行自是東其實下土迤邐
皆有亭館之屬伏流窈窕穿中石橋二麗而整曲洞

二蜿蜒而幽深益東則山致盡而水亭三楹出矣亭枕池南而北嚮啟扉則三垂之勝可一覽而旣池水清冷鑒毛髮萍藻蔚虢朱魚有徑尺者鼓鬣自恣奇峰峻嶺參差岸嵂怪木壽藤樛互暎帶朱樓畫閣上割雲而下醫波眞使人應接不暇大約其麗埒魏邸之南園而廣勝之園之廣不能如東西二園而山之壯麗勝之余玆游出意外甚適小缺陷者主人執禮謙甚不能去褦襶方公齒于飮無爲酬酢家又夙邀客如公瑕幼于之類已在館矣力辭乃得先別

徐氏兩西園之外復有稱西園者一曰金盤李園魏五公子邦慶之別業也去石城門可一里而近門俯大街有堂三楹頗卑淺後爲臺循臺而東北轉可三十武榔榆挾之高楊錯植綠陰可愛更東蔬圃麥壠彌望又三十武有堂三楹堂之陽爲廣除其南爲臺列湖石四五下植牡丹以瓔珞栢㮝之堂之陰疊石爲山高不尋丈具體而已其趾皆鑿小溝宛曲環遶可以流觴而不知水所從出處山之麓爲亭亭下爲洞洞不能五六尺倚墻而書竹扉蔽之或云墻後復有山山之中有池當是流觴之水之委也重堂複閣可以眺而數然不可卽矣左右老栝八株大者合抱偃蹇婆娑生意遒盡自此而西南徑屢折籬落間亦有木香荼蘼之屬尚餘少花傍植梅杏烏桕皆可實根旣爲藤蔓所制計得少實付之烏雀而已又西南有屋數十楹甃甓繚之前樹粉墻其西爲垣垣之外竹萬箇雜高榆數十輿落照相新鮮歸路稍東北始得水頗渺瀰漾卽所過屋後池也亭西高阜亭其上曰碧雲深處可以東眺朝天宮北望淸涼瓦官浮圖

烏龍之靈應觀亦有佳處也大較魏氏諸園此最寬廣而不爲倫列得洛中遺意然以蕪不治故遂不能與他園抗使用五百金授丘壑胸中人治之當使稱阮抱背相尋不復他詣矣金盤李者得之故李將軍金盤事誕妄不足信

徐九爲魏公叔第與公府相對而居今年三月之十二日邀余與太宰楊公少宰趙公大司寇陸公爲牡丹之會入門廳事頗壯然北向從右門折稍西南則廳事轉而南向益壯前有臺峰石皆錦川武康牡丹

十餘種在焉時五日之內為會者三而花事皆向發
獨此猶嫣然主人小設酒茗而已俄復肅客右啟一
門則廳事更壯而加覈前為廣庭庭南朱欄睒帶頫
一池池三隅皆奇石中亦有峰巒松栝桃梅之屬亭
館洞壑縈錯皆加丹堊左右書僊相對而右獨崇據
石臺為三層時久旱甫得雨意甚暢登樓而飲則烟
霧幕歷忽近忽遠皆有姿態主人具席于堂甚豐余
謂趙公得無難予復古編予趙公無以應曰是侯家
非吾編所能約束也遂街鼓動乃別主人之右方園

尤麗即齋于魏公所謂南園者也
莫愁湖園者亦徐九別業也出三山門不數百步而
近其園左有樓臺水閣花樹之屬而以浄水故多摧
塌主人疲于力不暇飭然其景為最勝葢其陰即莫
愁湖衡不能半里而縱十之隔岸坡陀隱隱然不甚
高而迤邐有致趙司成王光祿沈比曹袁左軍置酒
于中樓四壁皆壞意甚危之然得以縱目無所礙時
夕日將隱山水聯幕宛若李將軍金碧圖呼酒甚暢
第歸而聞吾仲氏訃葢一轉盼間哀樂相禪極矣自
是不敢復及莫愁湖不然吾安能一月不一詣也
同春園者故齊藩之族孫某所創也余嚮者從家弟
敬美所得許太常園記而豔之宗人光祿湯徐二比
部邀余游焉其地在城西南門去某之居第武可數
也入門可方駕轉而右闢廣除巋然月臺宏飭峰樹
掩映嘉瑞堂承之堂額故邢恭政一鳳古篆自是復
得一門有堂曰陰綠文博士彭隸其額二書皆名筆
太常所謂垂柳高梧長松秀柏綠陰交加覆于欄檻
者是也堂北嚮其背臨水面閣曰藻鑑却南嚮傍為

漱玉亭太常所謂亭下有泉泉外植竹千挺泉流有
聲琅玕成韻余再過之不聞所謂泉聲也壘土石為
山透迤下上有亭臺館榭之屬多牡丹芍藥當花時
爛熳百狀大足娛目主人今逝矣故不恒扃閉羣公
時時過從以故聲稱與東西二園埒實不如也
仲夏廿五日亭午散衙報謁諸公過許中貴飯我于
涼堂不豐而肯為一飽自陸司寇所還有土垣橫亘
且里許其中皆竹而北其竇闕而入叩之乃武定侯
之故園也面東一軒稍入復得一堂亦面東又十餘

武水亭三楹臨池南嚮又數十武復得一池其外皆叢竹大者如盌去西可三十丈而殺南北總五十丈而贏東則汗漫無際矣鷺鶿稍翔空畏日不下輕颸徐來戛玉敲金三伏之際不待遇阮公然後把臂入林也侯家燕中歲使人收其羨可百金第不知是威襄公故墅將永嘉大長公主所創否其左爲故寧國大長公主府　文皇之同母女弟也下適梅都尉殷都尉爲建文君將重兵鎭淮安京師平第微備而不入謁奉朝請之三年以嫌爲怨家都督趙曦譚深夜扼

之水死　上雖快而憐之捕誅曦深所以慰藉公主良至官其三子皆　孝陵衛指揮使今有硯錦衣篆者公主府堂前後皆毀圯僅大門在其園亦皆竹廣袤與武定園埒然竹之巨麗不逮也亦爲之一步而出

市隱園者故鴻臚姚元白園也姚君葢嘗刻周公瑕所撰記與故顧尚書璘許太常穀邢侍講一鳳張察幕之像彭徵君年今余洗馬孟麟諸賢之詩其稱栩園之勝不容口余讀而豔之今年五月且盡吾鄉張幼于與公瑕俱至都幼于與薛鴻臚者邀余游焉時姚君物故久矣過其子諸生某居相與要入堂後一軒雖小頗整潔庭背奇樹古木稱是復轉而東一軒中頗敞出古畫墨蹟之類亦間有佳者評騭少時若茗佐勝出門穿委巷百餘武始得園門北扉而入有茅亭南嚮偃僂猶妨幘其左小山以竹藩之不可登則姚生之仲弟所受也前爲大池縱横可七八畝其右有平橋狹僅容足蜿蜒而前橋盡得平屋五楹中三楹所謂中林堂者也堂後一軒枕池曰鵞羣閣半

敞矣以攷公瑕記所稱某亭某橋某館某臺者今皆不可復跡豈鴻臚之綺飾不能保之身後耶將公瑕文士誇誕難信耶時久旱得雨甚快坐閣中雨復瑕瑕巳而平波盡鱗蹙風欲立遙望所謂小山者黑雲幕之殆若潑墨意頗灑然而主人酒炙乃不時至葢幼予實悞之會余與　薛各有所攜壺榼且酌且談移時而主人之具至則頗腆相與盡適而別得詩一章云

武氏園者憲副武君之弟大學某所構也始鴻臚江

陰薛生爲具要大宗伯姜公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公少司寇李公與余游方山余以遠不可乃謀之萬竹園從瓦官寺乞齋供畢而姜公于園之主人有所避乃西南行里許得武氏園而休焉園有軒四敞然無所避日其陽爲方池平橋度之可布十席橋盡數丈許爲臺有古樹崇峰之屬葉竹外護池延袤不能數十尺水碧不受塵時聞淙淙聲葢清溪所借流也其右方有精舍啟鑰而入堂序翼然又西一樓雕梁畫栱陳張頗麗而中供吳偉所畫仙像殊不稱薛生

云武靜飲不涉外事而奉佛亦好長生之道時指橐爲施齋爾一佳士也姜公陸公談余與李公飲方公湛然其間雨不違性近瞑而散

吾至白下凡三過王貢士杞園園在聚寶門之西可半里度委巷轉至其處門對大河河之北爲　帝城入門得一堂三楹更南嚮庭中牡丹盛開凡數十百本五色煥爛若雲錦將宴余者纔山鴻臚華松光祿也與余皆王姓圭亦王姓大奇綉毬花一本可千朶後二旬許復游焉圭之者趙司成也從牡丹之西竇而得芍藥圃其花葢三倍于牡丹大者如盤白于玉赤于雞冠裊露迎颸嬌豔百態茉莉復數百本建蘭十餘本生色蔚涔可愛傍一池云有金邊白蓮花甚奇時葉猶未錢也明日復游焉主之者宗伯姜公少司寇李公也則與巴閩矣于洛中擬天王院花園子葢具體而微

序東園

左輔王維楨

東園者中山武寧王六世孫園也中山王當　高皇帝義起特甚有功能天下既定乃勞功臣令遂休逸之樂賜園一區在中山王賜第之東王拜而受之至今六世孫東園公更新之因自號曰東園意章君德表先烈志弗忘云東園公又有園在第西稱曰西園有劉宋時鳳凰臺居其中郎唐李太白南游金陵故嘗賦詩者也臺今存者少半其園玉因遺墟施欄檻

其上平鋪瓴甋可班坐傳觴客游者則拾級而登登之則南都諸勝轉顧咸收客未嘗不仰嘆　高皇帝開創之勢與中山王左右之勳也東園爲人謙恭能下士好客客即冗散卑官來東園公必罄折迎之無敢傲慢失禮士以此多焉故南都縉紳大夫之論好游者恒曳屣于東西兩園之間今日東園宴明日又西園宴或連十數日皆有宴而東園公皆執禮若初未嘗見困頓容也癸丑之春余嘗從東園公游因遂登鳳凰臺焉余感李白負絕世之才乃令流落江海之濱於邑吟嘯不得一見明主則惆然罷觴欲下焉東園公固止之左手持觴右手指祇余曰日且暮矣花又欲謝矣獨奈何弗歡由是觀之東園公蓋察四時之序而悟生人之道固達者流也

遊息園記

明　顧璘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楯以延叢𧁕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期四時可娛予常曰叠山嘗榔負物性而損天趣故絕意不爲中亭曰愛日本以奉先驗封公曰天乎今無及矣虛窻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謀道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illegible][illegible]問奇來憇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

容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恒至移日相向爲豫率室居則掩覩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怢時寄雅抱命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項頗雜池沼星廬其中達于清溪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爲謝尚江總故宅今廢爲墟而齊民業之闤闠間所絕無也裡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飛移徃來擇蔭暫息倏爾逝去鷺散立青蒼中皎若積雪時驚起飜廻水上乆乃復下居人多蒔蔬養魚[illegible]治生業或星散肩背有徑可徃吾園開戶向之羅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履周遊無異深林窮谷之趣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乆然則息也者寶形養神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我顧斜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所謂倒置之民乎

載酒亭記

明　顧璘

東橋子學圃多暇時有好事之賓命駕載酒款于息園討論古人奇字辨義析疑日樂其趣殆且薄務豢而鄙緣竹矣無所于憩乃結竹覆茅作亭西隅以展遊息未知所名客有遺余俞紫芝小篆載酒亭額者若指揚子雲載問奇事適與意會遂揭之楣常考子雲生漢季清淨淡泊逡巡執戟踰三世而不遷篤志太玄法言之文以傳百世可謂不賢乎然浮沈濁世

不擇所托至其晚節投閣以欲累符命以莽喪又何其傎也多聞將焉用之哉或曰雄非愚人也欲苟生成書耳生既苟矣書於何有此又惑之大者也嗚呼見不明則志亂志亂則交瀆交瀆則胥溺並喪以沒于邪雖他美莫之贖不亦可憫也夫

謝東宮賚園啟

梁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運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遺潬百仞前過逕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

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歟戶牖不興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北山移文

宋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値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廻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凉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廻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西巖與子姪書

宋　雷次宗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于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于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

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于所期縱心于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于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白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陳仲醇曰余考室山淵神體頹寂舒讀此語實獲我心

記游石城山中語

左輔王維楨

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草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耳今四面連峯雲霧恒覆其上見日最難桃華能乎故得日苟先梅常侵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也

畫江行十二幅小記

夜郎楊文驄

白鷺川

崇禎戊辰仲冬家嚴購小園一區于石城之西南中饒水石環以百畝浙東之行親友折柳盤桓于中者數日始得解維眞快事也因戲圖其景以昭雅集

石城

舟過石城積雪初霽誦唐人嶺表城中之句爲之輿到

佳山寺後

出龍江關外望佳山寺後一帶長松平沙細路中有梵宇叩舟子但莫得其名蓋山川善藏每不許俗人容易唐突舟中想像寫此以待它日按圖之索耳

觀音門

泊舟觀音門外數日爲石尤所阻因得遡門之左沿城一帶看嶙峋突兀之勢步步欲令老米下拜借此石交少忘逆旅之苦

弘濟寺

侍家嚴暨薛千仞先生李季寅盛伯含詞兄小酌觀音閣怪石如林長江如練笑聲酒浪幾與潮音相答悵歸途雨促不得縱歩過三台洞猶是胸中缺陷

燕子磯

余往過燕磯俱從金陵五月十三之遊匆悵江山幽靜之趣盡以笙歌鼎沸中抹殺今年侍家君東下會石尤所阻戀戀于下者數日時寒江淒清山骨俱冷其中深遠澄淡之致使人領受不盡因思天下事境俱不可向熱鬧處着脚

江中望棲霞

去年余讀書攝山每一登頂望長江之帆影如飛今在江中遙睇峰巔何曾故人初落筆時以爲極得其似及畫畢推篷又相去殊遠或曰帆隨湖轉望衡九面非謂今日誦乎爲之大笑

江中日落

放舟泊孤洲灘上時日銜山矣明霞射彩與水光相盪急走筆圖之此畫中夸父也

金山

乙丑丙寅余登金山者數次嘗思作圖竟不可得今從舟中遙望偶然欲畫頗寫其意坡翁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豈欺我哉

玉山

江滸有玉山寺偶登其亭看江中巨浪與脚底嶢岩相搏但轉入僧舍崇墻密扃不許江容山色入來殊覺悶悶恨不掬江心數頃盪去俗構庶不點污佳山耳

古銀山望金焦

晚登古銀山望金焦兩峰如輕鷗浮水上信筆點染收之尺幅因思吾輩胸次原包六合内外若肯放開手眼則十洲三島玩弄股股間耳倘戀戀牖下甘心篆面向井甕中討生活吾不爲也

紫陽洞

過昭關入紫陽洞江流有聲斷崖千尺殊有高曠之趣因思吾家有明霞洞日在几案間今數年于茲隔在萬里蓁莽之外此洞不幾爲我輩避秦窟宅耶

宋 張敦頤

六朝宮殿

吳孫權遷都建鄴徙武昌宮儲材瓦繕治太初宮晉琅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即太初宮爲府舍及即帝位稱爲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侈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稱爲建康宮以此致之六代宮室門墻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也

石城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

冶城

今天慶觀即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爲名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鑠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爲園

金城

金城吳築晉桓溫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臺城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建康宮注即今之所謂臺城也

白下

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琅琊

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于此因其舊名曰白下

朱雀門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對吳都城相去六里爲御道夾御溝植柳其上

眞武湖

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巡遶殿堂窮極伎巧本朝天禧四年改爲放生池今

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後湖見作大軍教場處
是也

景陽樓

宋元嘉二十二年築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
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址尚存

新亭

宋孝武即位于新亭城南十五里俯近江渚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

門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得天雨賜花天
厨獻食

聽箏堂

晉元帝幸謝安宅命謝安侍坐使桓伊吹笛爲一弄
畢又撫箏按歌金縢曲辭伊慷慨俯仰可觀安淚下
霑襟

馳道

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閶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
里爲調馬之所也

大江

西接江寧界東接句容界北接真州六合縣界沿流
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
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
疏淮

橫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

霹靂溝

王荊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荊四五家憶曾騎款段
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青溪

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
也其水迤邐西出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埭
北有江總宅

邀笛步

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閘是也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桃葉渡

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謂橫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

白鷺洲

在城西南八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景陽井

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眢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

白楊路

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宋袁粲常酌于此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答曰吾侶偶游非知音也

謝安墩

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射雉場

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

寶裝翳

烏衣巷

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艸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長干

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

出大江

藏冰井

覆舟山上有凌室乃六朝每歲藏冰于此也

西浮籍

吳郡錢希言

長江

揚子江潮小信僅達皖城口大信乃至小孤山下而還不復過潯陽矣唐人詩潯陽向上不通潮以此

京口

潤州故有西津渡名最古而無題詠獨孟襄陽揚子津望京口詩有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之句疑即稱此地歟

金陵

石祇瓜步群峯與幕府盧龍相犄角大江流金陵界者二百餘里稱天險焉

燕子磯北頫大江與弘濟相望磯之得名非王謝美談徒以其形如燕子耳景亦孤絶僅僅一卷

石頭城吳時悉土阜後乃鑿山爲城塹江爲險耳張九齡有候使石頭驛詩念君石頭驛寄書黃雀樓謂者以兹山當楚之九疑云

新林浦一名新林港在今西善橋謝眺之宣城出新

林白板橋賦詩紀事故李白有夜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之句也

三山卽晉王濬伐吳地三峰排列若几案間物雖無取秀拔騈羅而澄江如練風景依然千載驚人佳句故當擊節

秦淮與外江夾二洲曰白鷺宋曹彬大破江南兵駐於此李白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摹寫曲盡

歷陽

横江渡與當塗牛渚磯相望此處風浪迅猛商帆多從夾中行故李白登昇元閣詩有人言横江好我道横江惡之語

姑孰

采石山在牛渚之北謫仙樓在焉樹木蒙茸峰巒陡削江流囓亂石作濺濺聲舟行可攀蘿而上不知太白精靈何之能復騎鯨下雲中否也

此去牛渚山僅里許山下有磯古津渡也溫嶠燃犀袁宏詠史晉人風流多不傳特傳衣錦捉月事以爲佳話耳

太平郡治去江干數里許嵛形嵐彩盡在雉堞之上東望有白紵山晉桓溫領妓人奏白紵歌處又有謝公宅太白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遺墟尚存

蕪湖隷太平今稱巖邑桂潭蓮蕩岸桃李映成蹊此梁元帝泛蕪湖作也

秋浦

舊傳秋浦景物宛如瀟湘洞庭豈因太白之歌河漢

其說乎既無千林萬木亦不聞鳴禤啼猿獨清溪一掬潺湲尚堪浣漱

皖城

皖爲吳疆盡處表裏山川其雄視郡中者有潛山焉武帝乾封之明年南巡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者此也城東有劉伶墓垂楊擁江陰羃數里帆影盡綠

雷港驛

雷港驛在皖之望江一名雷池卽古人雷口也[illegible]

嘗登大雷岍與妹書故唐人詩中往往稱大雷書

小孤山

小孤山枕江北岍孤峰峭拔石陡厓傾與南岍孳山對峙如門江流至此隘束而出矣上有神女廟共彭郎磯相望盈盈故俗有彭郎娶小姑之語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五

南直隸三

游茅山錄　周必大
游茅山記　葉夢得
游茅山記　喬宇
游茅山記　都穆
禮茅君記　王叔承
尋山誌　陶弘景
山中答謝中書　陶弘景

茅山長河館碑　陶弘景
茅山曲林館銘　陶弘景
游龍鳴山記　陶安
游西梁山記　汪循
八公山記　唐樞
龜山記　蔣津
游桓山記　蘇軾
潁州擇勝亭銘　蘇軾
擇勝亭詩引　蘇轍

顧龍山前記　張明弼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修
靈璧張氏園亭記　蘇軾
游浮槎山水記　歐陽修
浮槎山記　王禕
廬陽客記　楊循吉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游皖山記　李元陽
黃山凌歊臺記　馬之駿

太平山銘　孫綽
太平山日門館碑　陶弘景
橫山記　馬之駿
牛渚山記　陸游
宴姑孰亭序　李白
游敬亭記　馬之駿
游浮渡山記　鍾惺
巳而巖記　吳道凝
天心亇記　吳道凝

文脊山記　居楎
登九頂峰記　潘之恒
宣州疊嶂樓記　獨孤霖
青蓮閣記　湯顯祖
西候新亭序　李白
南陵六舟記　潘之恒

遊茅山錄

宋 周必大

九月乙丑朔夜雨丙寅早雨止挈家遊茅山出溧水東門二十里飯張野坊又二十里少休天王院微見日色又二十餘里至茅山鎮又里許入崇禧觀嘉祐中知句容縣陳倩挍修句曲山記云觀對華姥山記云吳大帝孫女升仙於此故名本陶弘景華陽之下館唐貞觀九年立觀本朝改今名兵火焚蕩秦會之家復修之晚置酒三行山中宮觀所入豐厚遊人至則接待云按記

言大茅山在崇壽觀北獨高處大茅君諱盈中茅君諱固小茅君諱衷是日行道中望岡阜西南來勢若連環既赴三茅而尾北擲馬上口占云千峯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遙拱三茅峯不敢迫至尊近三茅無山三茅如軒縣次序儼弟昆正西闢夷途群仙之所門至今不泊宮往往彌旗旛此山之大巢也須遍遊乃成章丁卯夜聞雨聲平明違止挈家遊山北五里入新創白雲崇福觀紹興壬午太上賜額道士王景溫主之山勢深婉右倚白雲峯自此登中峯左帶龍山及石墖峯

山多石得名前對赤山望之如以巾幕覆冠見其內即湖也又二三里至三茅祠宇宮按記云在中茅峯西側天寶七載立精舍今之觀宇甚不常頗有宣政士大夫如李彌大輩題字如宮黃見止濮州人次上昇元觀本在山頂建炎間移此登大茅峯在東南次上昇元頂謁白鶴觀按記云漢永平二年立殿下有壇即三茅君飛昇處壇松已半枯右廡有小軒望川原甚廣自廟下嶺至大羅源記云在中茅峯之西若自正路來則稍迂二三里此處有清真觀正在白鶴廟之背每歲觀會必設御

齋上登極罷之諸觀皆有茅君像而此觀獨無棟宇亦弊陋惟新創真武殿甚偉酌丹砂泉記有祠宇宮玉砂泉在中茅後疑即此出門踏叢篠訪卧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常有道人結菴其下時親巨蛇出沒遂去之又入山一二里入張椿齡凝神菴菴坐中峯殷亦對赤山湖而稍偏其左即白雲峯隔峯即崇福觀白雲峯與中峯相連其右即小茅峯也椿齡字達道太上數召見賜御書衣服白羽扇天鵝毛為羽沉香柄茶磨色正紫而底青漆其外如椰子刻御製銘云截漠玉琢蒼筠鉛暹頂隶成塵後

有損齋二字今上亦賜御書扇面樓閣華與酒朱漬嘉禧齡傷足不能行戲作小詩云仙、師、足、厥、踏、京、洛、亦、復、懶、控、茅、峯、鶴、遺、形、聊、示、德、克、符、閑、目、定、從、陳、鐵、脚、（事見山記朱自英傳）次入黑虎谷訪劉蓑衣坐小峯對中峯蓑衣恩州人與語正而不夸太上嘗召對賜賚皆不受冠履實朴異乎張君自此復出官道歸飯崇禧日巳過午往復約二十里飯過西楚王澗又有東楚王澗（記云楚王立寨得名）入五雲觀記云在華陽洞西門本王欽若置道館欽若死其妻請立觀景祐元年賜額晏殊

撰記便道至玉柱洞洞深數丈中有石柱篝火一遊而出數十步間即華陽洞（道書云華陽第八洞天）張方平諸名人刻石洞門穴縈紆側身膝行乃可進纔二十步水自中來伏流出外為澗遣從者涉水行百餘步得受籙人所投竹簡而回其源未易窮也由小路上元符宮宮依積金峯對大茅峯稍偏而以五雲峯為案（記云茅君乘五色雲現此峯）昔王畧劉季康相繼居此落成於崇寧凡數百間地勢極高未至四十里巳望見其室宇兵火後無孑遺楊存中妻趙氏復葺之視山後皆贼殆

未及其半然壯麗巳冠宮觀矣都轄徐其知宮賀從道置酒不暇留相導西過天聖觀觀在積金峯之上正對大茅峯記云梁天監初陶弘景遷龍子於此豢養本朝祥符三年迎入内華歸之池在殿下深數尺其水湛然旱歲輒請禱予巳卯春任教官時張子公迎致祈雨甚驗今有一二在盤中以示遊人云復回元符宮下華陽橋觀陶隱居丹井其下泉流觱沸是為楚王東澗（記云東西澗并華陽洞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前）度橋涉華陽宮亦對大茅峯記云在積金山南華陽洞西門本陶

弘景之上館天寶七載立知觀李友文澗之西岡人間自唐景皇帝其族頗盛次入栖真觀記名玉霄菴弘景華陽之中館徽宗朝賜今名弊陋之甚日巳晚由小徑歷酆都山山骨皆石或云舊鬭治獄聲因創太乙救苦天尊殿有博州人王若寧守之又數十步至餘都正菴死十餘年亭、館、摧、毀、靡、沼、殘、花、而巳此崇禧之便門也自五雲觀至栖真相去甚邇日短道險、故、忽、忽、耳夜大風竟夕（由以北為西）戊辰拂旦乘筍輿登大茅峯凡十八盤乃至其巔北、望、中、原、西、北、望、句、

谷西南望溧水正東望金壇惟正西皆平原予詩所
謂群仙之所門也上有大元殿以了頭山爲外案方
山爲内案（非金陵之方山）殿前有小池殿後有石壇嘉祐以
來張環諸名士皆刻姓名与飛氣欲雨忽忽下山入
太玄菴登八仙殿殿下池可四尺號喜客泉感神殊
甚水流爲澗入崇禧給烹煮灌溉矣歸崇禧方辰巳
間乃挈家再過山北約十里許路旁有磚堠刻云崇
元翊教眞人陶隱居瘞劍之地（宣和封號如此乙巳重立）其後十
餘丈四間有名獸二卽隱居墓在雷平山西南熙寧

己酉發之紅光屬天磚文隱起銘云云稍前卽玉晨
觀對雷平山前有大池養龍池及許長史丹井（徐鉉銘并書）
入門有二壇其左卽長史壇刻云眞白先生立
其右云是隱居埋名壇也東廊長史手植檜其圍丈
餘西廊左紐檜圍八尺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觀後有鳳門泉近歲士人曾惝重述山記比陳倩所
校舊記頗詳觀有其板并古碑十餘最佳者隱居舒
帖長史舊壇館碑隱居撰并自書數十字又玄靜先
生碑柳識文張從中書李陽冰篆額號爲三絕又顏

魯公書又唐大和七年十月四茅山勅呼屈摹一
二碑及三茅君像賞以千錢自觀西過靈寶院有瑞
像老君殿殿前有周眞人養龍池道士王宜言字子
誼號王自在年七十許人微瘸履跛道官不就壁間
挂歐陽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卽予居吉析然見畀
以茶荅之東南行二三里入燕洞宮洞在宮南半里
大石錯立一石橫壓洞口窺其兩旁葢深窈也或云
道人有縋而入者又稍南卽錢眞人誦經崖崖在平
地三面如圍屏西南其務眞人誦黃庭經于此石文

累頹所倚之迹云知宮吳志道言尚有抱元觀乾元
觀丹沙泓（今有田先生庵洗出山石甚佳）遶者西五里近纔一二里
而雨大作從者咨怨遂回崇禧獨登華姥山謁孫仙
姑廟是行也山之東周覽無餘山之北再至而遇雨
山之南聞自崇禧五里至分陰泉大茅君洞二里至
八卦壇又二里至滌墨池後回四里至金牛洞次一
里至南華陽洞及崇壽觀有撫掌泉九錫碑次出十
路至南華陽觀道士所言如此既未暇往不復攷證
夜道正吳守卿置酒和中甦黃道香命卜處中鼓琴

蔬蓮香靑精飯山中詩材也

遊茅山記

宋　葉夢得

鎭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鎭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宮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澗不滿三四尺其高三之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當有謂不正爲洞言也

喬宇遊茅山記

正德辛未歲四月五日至閏明日從西南輿行百二十餘里至茅峯之西麓有玉宸觀門外有古檜十餘皆逾抱紋左紐奇怪可書入門觀晉許眞人丹井及蕭梁至宋諸碑二十有五入道藏白馬老君二殿殿前各檜一株尤古而奇出觀南入六七里至大茅峯下經朝山亭舍輿徒步其峯屹立路蜿蜒而上山半一祠少憩復登至巓有祐聖觀據其上云大茅君升

宮於此其峯眺望數百里可見金壇并邑歷歷在下
題名訖乃下山觀喜客泉泉中湧沸如錢數處傳云
客鼓掌乃爾益贊其異也泉之東崖如劈下有澗深
不可入外鐫華陽澗三大書旁多題刻浸滅不可讀
予亦題名于側復西行至元符萬壽宮即陶貞白之
宇臺殿偉麗中有二碑一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
六字一刻元賜印劍環山晉刻印文篆九老仙都君
印六字玉色蒼潤與劍皆宮中時鎮山之物也緣山
而北至崇禧萬壽宮遂登第二峯二峯西三里有小

峯名積金登之又三里登第二峯三峯以次高下其
所祠者亦以三君三君各專其一相傳升仙之地亦
如之登皆題名於石積金之石更磊砢可愛山自大
峯東折而北相峙盤據凡數十里上皆無木惟形勢
崇峻山麓紆隱清泉古杉交雜于下誠棲眞之所也

都穆遊茅山記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將遊茅山同年張汝敬
適宰是邑乃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
多隆窪非之久雨新霽徧泥淖有沒股者二十里就

民廬小憇東行十五里至蔡搭村又五里經土地祠
俗謂之五里廟自是五里抵山麓山有三峯最高者
爲大茅峯草被之其緣如傳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
予神情飛動命輿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
其東有東西楚王澗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
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憩於是沈靈官清緣率道士出
迓宮益梁陶貞白華陽下館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
堅緻名拜章臺宋徽宗時物宮又有陶貞白王遠知
祠遠知貞白弟子其敎所謂正法主是也坐方丈啜

茗予欲登大茅峯靈官云峯去此十里遂假其軟輿
出宮東行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輿非
挽不得七里許舍輿而徒經朝山亭復上憩半山土
地祠峯至是登已四里去巔不遠殆不止於半也又
上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雲霧蔟傑不
暇顧隨行兩童爲道士各持瓦數片謂可以獲福雀
躍而至若角健者予哂之戒毋失足一里聖祐觀據
峯之巓大茅君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
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玉僧左稍下則龍池也池

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
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牝蓋蜥蜴類也宋
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緘二龍於器將獻之闕下中道
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
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
典重午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祀下東
北半里關喜客泉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
卽湧沸津津如散珠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
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百步

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敕牒其一晏
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書謂三十
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崖如
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於泥近
道士逐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脣後人累甓爲垣以
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
而入崖前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
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又東下數百步有
石柱洞口偪仄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北道多亂

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迹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
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臺之
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并前元賜
印劍環山省劄登方丈茅峯當其前還崇禧已暝沈
靈官開宴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
茅峯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百人
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
方丈左室聞窗外聲澎湃淜滂飄忽颼激如秋江怒
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

鬱太甚雨虞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
寂境乃如是宜陶眞白之愛聽也癸卯經茅君殿其
北墻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
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卽去旣而沈靈官
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
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
元符有法劍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鎭山之寶也早
食沈靈官陪予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
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二石表猶是唐物與今

之製絕與左表中斷道士續以努石北折幾三里有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爾三茅君道祖有唐刻石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羊已無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翊教陶隱居瘞劒之地上數百步拜眞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欲壓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一里至玉晨觀即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陽羨許長史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眞誥謂昔雷氏養龍之所後人謂爲郭眞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

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石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仆人剝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發唐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直於梁九松植於唐壽咸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植孫曾耳觀東檜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已半漫剝摹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辨其字云晉許眞人丹井梁

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闕今道士呼爲陶公丹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予所最愛則陶眞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兼李陽冰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眞人池其水已涸老君象後龕仙人展上公像山志稱上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象增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飲方丈聞法堂東有陰陽井及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煗故名道士云

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離玉宸與沈靈官別

王叔承禮茅君記

戊辰二月九日爲茅山遊先是約錫山同志者凡幾輩乃陳生以醒胡生以女病疹周生李生以學御史課其明經浦生以改屋廬過生以內人病皆不果如約同遊非夙約者得浦士煒士美士禮三兄弟云十一日次雲陽道有雪鄰有樓船寬甚會其主他出從榜人借而識賀亦雪舟一勝也十二日霽有夙晨自

雲陽乘筍輿可百里及暮抵山舍張道上樓道士主
華陽洞者是夕月大皎趺飲遇仙橋上臨橋有亭軒
空四朗懸據絕壑澗水泠泠其下壑上楓香萬樹月
影參差紛積酒樂忽雲水道人來擊魚鼓度莊生歎
骷髏諸曲良非南華經旨然謂詩如彭祖富貴如帝
王皆骷髏用事或莊生者意矣十三日風和日蒸霽
登茅峯絕頂禮三茅君時桃李方花舞蝶翩飛惹袂
幽禽百囀樹杪松鼠流躍矯如飛鳥野色寥廓金陵
京口諸山與長江明滅遠近爲茅峯設景也山童然

淵導遊玉柱洞洞底石柱瑩如崑玉既又入華陽洞
華陽故大茅君煉丹所梁陶處白亦由此仙去稱華
陽隱居也濯足清澗歘坐古屈樹莓苔頃許折曲徑
觀喜客泉圓鑑清徹投之錢泡珠纍而起說者謂水
解顏耳是夜月蒸開則復飲橋亭成醉隱隱見片白
玲瓏發耀醉中誤謂積雪童子報曰月在梨花間也
峯頭烙火際天如銀漢星列蓊日中所遊朱宮紺樓
千叠間矣相與扶醉登華陽洞頂攀枝履危石輕捷
如猱不知身之下上夜半則茅君入夢作月夜宿華

陽洞夢茅家兄弟詩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醉玉杯之句夢中
了了受茅氏真訣千言既[illegible]覺一言之爲多矣十四
日出山寒風陰雲欲雨十五日夜次毘陵桃花園桃
花數十畝映月如朝霞忽忽身在華陽夢中也張道
士自稱半仙喜豪酒善爲道家曲不解爲人醮祝言
其師生平自圍棋鼓琴外無他好師之師則惟解曉
醮家務同契爾乃余觀張之弟子則早夜辛苦起家
如世俗爲其妻孥營營蝸狗馬力者然其輩尚睦也
又其後弟子則切切何爭矣余嘗慨惜世中人墮落

塵網一來山中山中況茅君毘又號稱羽士流者顧
復乃爾於乎茅君不可奈之何矣十六日錫山舟中
作禮茅君記却寄茅君亦以寓諸後約者

尋山誌

梁 陶弘景

倦世情之易撓迴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塞昭阻而備艱渺游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調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爲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呈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岳邀利東陵㳂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眞徇道余所弗取襲衣

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不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荊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夜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巖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潔石而生文草藹藹以拂露鹿颸颸而來群擱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屆蘭而佩蕙及春鴂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蕙風而舒情乃乘興而遂往遵巖路以遠游跨天維而標思懺悅忽而莫求眺回江之森漫眩疊嶂之相稱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嶔巖而起巘値闊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磴道其過半。寬渺渺而無憂悟伯昏之側岩躡千仞而神休遂乃凌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睇山而無際右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霧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鷺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泛濫歸田兮翱翔此潸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鵾鷄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數往以遠訴

思扣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憇遇王子而宿之仰彭猶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及揄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㵎深㵎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跡深㵎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爲迷蘿兮繽繽雲停松兮紛紛停雲游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睨窮目以無閡缺一句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缺一句煞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許竟莫知其所

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山中答謝中書書

梁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日夕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朱闕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露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揭來虞公茲焉可遇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竟不亦皎潔當年無愧前脩也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

君。

幽清高遁足稱仙隱

茅山長沙館碑

梁 陶弘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緇紱之士飾禮容於闕闈耿介之夫欲旌麾於門。齋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明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宜。言追茂寔。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華䙫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曲林館銘

梁 陶弘景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及冗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新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趺宕辭藻。駢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迹韜功。守玆偕老。

龍鳴山記

明 陶安

至元丙子二月甲午厚齋嚴君治酒殺拉予遊溧陽龍鳴山即無想山也時春霽既久風日暄麗者英少俊序齒而行鼓吹前導從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綿亘東趍中夾石田田右小路隨兩山勢深窅曲折行三四里臨不宜田僅可爲路又數里山益奇峻輕嵐暖靄微襲襟帽山外崇峯複嶂杳無窮極少焉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

路北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繁卉被岩鳥聲清碎似非入間世僧舍雄麗榜曰禪寂門外獨松古秀大連數抱修聳干霄森列門內寺長老出迎客延坐後堂扁曰白雲深處其西有總松軒又西即韓熙載讀書堂遺址所植檜猶存其北有甘露室又北上爲招雲亭氣象空曠攢峯玉立視嚮所歷群山低俯其頂矣遂躡磴至潮音巖怪石異態百出同遊者疲于躋攀於是止焉予以一登絕頂爲悵與二三友決意直上地勢斗峻褰裳援蘿履蒼莽中上有天池沆瀁其水

下飛潮音巖引以給庖其西絕頂巨石雄坦可坐數十人渺焉四顧心目豁然其東絕頂視西尤高倦不欲登還飲白雲深處于時暖氣薰席蒸焉如夏凄焉如秋栗焉如冬毓鬱無聊焉其餘從者樂工各適其意酒既長老引客看花徐行登塚翠閣已而與長老別出寺門行幾一里衆以興未盡席地坐分韻賦詩者久之詩成而歸

遊西梁山記

明 汪循

壬子八月朔偕同袍方君時用會試禮部北行抵蕪湖買舟逐金陵阻風艤于西梁山下日方卓午舟中無聊顧謂時用曰奔逐南北幾經西梁而未覽其勝盍一遊焉乃駕小艇而登二客從之江之涯帶山之麓居賈十數廛貿易四方之殖菁郊㘅椰門巷連延巨艦小車水陸絡繹宛然一市會也掌封有吏盤詰有兵故地雖僻而盜賊鮮商賈便之山之高百餘仞

而袤不滿一里廣西袤之一面童頹無草木鳥獸之蓄巉險陡峻不通蹊徑援岩而躋比及其半手足痛弱不能躡矣時用倡呼先奮數十步至一岩息焉以手招予予等接踵而至巖空洞可容數十人能蔽風雨俗傳昔有浮圖棲禪于此後不知其終良久喘定氣舒力復勇發直陟其巔乃平地始有草木花卉之屬一巨石怪甚上洼於頂下若懸磬欲憑之心懼股戰乃止東偏最高寬砥舊設望江樓以覘寇敵治平久樓不復葺惟立木以見故址在焉邊岩瀕江下有

僧院壁山而立江深不敢俯視遂見其屋數楹如覆水上餘無所有也遇樵子數輩詢其地屬和州訪左羊之墓不省其處因指其路背山而下逾强半有尼菴一座竹木蒨蔚宮宇深邃雞犬聲隱隱出林中叩扃而入坐半餉尼媼再進茗取禿筆題壁以紀歲月而返嗚呼是山也予昔家居未嘗聞也及考圖誌聞而知之未嘗見也今一登焉山川之名勝人物之華後古今幽顯之跡造作興廢之由一覽而有之觸之於目感之於心覩太平之勝觀而四方之志窮而愈壯慨古人之死義而守道之心老而益壯所得不既深乎雖然今日之所得亦未必不自昔日之所聞始也未有未聞其名而能識其狀未有不即其狀而能得其實者也必聞而後知其名必見而後即其狀必登而後得其實然則見之不眞聞之不審而欲强論西梁山者皆妄而已予竊惟此可爲爲學者喻焉故聖人有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不其信哉

八公山記

明　唐樞

壽州北門外五里許淮南王安與八賓客所登故臺尚存石上有人馬跡王下士好仙術能以意召八老丹餌雞犬皆仙化然王不能自駐衰何也疑其假托以聚豪英爲後不軌之謀世之欲有所爲多有所托於前不可不致察

龜山記

宋 蔣津

龜山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絶壁下有重淵廣記禹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奇於龜山之足按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以佛書考之則五百花僧遊止之地以仙經考之則太眞元君之别治也周明老題龜山回文詩云迢迢綠樹淮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峯千點數帆輕

遊桓山記

宋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潁州擇勝亭銘

宋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屏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荼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此古之慢亭也文亦空濶

潁州擇勝亭詩并引

宋　蘇轍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縶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鬵後繫廋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毳韋內輯貂

腿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采爬薪槱食肉飲水雨雪相睞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群不懷一陬今我奈何横自綢繆翼爲華堂涉爲層樓簷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泒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兹士夫汎爲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修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木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伴民憂潁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

來。鹿幾無愁。

十二銘兄弟角技眞稱兢爽

顧龍山前記

金壇張明弼

上帝旣剖混沌氏以其四支爲四嶽以互節爲百名山命大章豎亥步四方道里遠近分布嵩巒產生陵谷而吾邑西良常句曲乃踞其二然而山去邑郭六十里而遙非輿馬不可到邑中平夷曠衍望之如飛湖之面未有雞頭鹿角之土以俵人齩齒于是邑人有巢着子者患之繪圖以請于帝願割混沌氏之一毛以賓曉日送夕月焉上帝未許適夸娥氏二子驅北山之龍將移太行往曆雍東龍方負山屭贔夸娥氏槪持鐵鞭鞭之龍矯鬣左顧怫然而墜其一石帝目巢着子曰袖承之以昇若置邑居中爲顧龍山

泗州先春亭記

宋 歐陽修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閒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于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爲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于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廪于此于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于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民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靈壁張氏園亭記

宋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
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
陂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
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
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
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
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
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
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亭
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
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
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
多且久也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
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
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
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
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
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
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
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
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遊浮槎山水記

宋　歐陽脩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年李侯以鎭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耳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

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浮槎山記

烏傷王禕

浮槎山在梁縣東南三十五里按舊志云有浮闍山係傳自海上來昔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峰也梁天監間帝女總持大師于此建道林寺無諸釋用孫常題詩云山爲浮來海莫沉蕭梁曾此布黃金梵僧親指耆闍路帝女歸傳達磨心地控好峰排萬仞澗餘流水落千尋靈蹤斷處人何在日夕雲霞望轉深人謂可得山中大槩歐陽公水記云碑陰有元豐

七年洛陽景蔆遊山留刻云寺有檜花根榦偉茂世傳昔梁武帝女尼所植也有井泉陸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歐陽公水記浮槎山與龍穴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華陽山在含山縣北十八里本名蘭陵山下有華陽亭因名山有洞曰華陽至和初王介甫遊焉洞有二前洞遊者甚衆後洞則介甫所遊寺僧言山巔有天梯洞

廬陽客記

吳郡楊循吉

府治環郭諸山

治合肥縣境

山總一十有九

有高峻　有平遠　特多流泉

鎮山一　大蜀　遠見二百里

名山一　浮槎　歐陽公作泉記

府東諸山

東巢縣境

山總二十有六

紫薇觀秀麗類餘杭西湖

產靈藥　有溫泉

名山一　金庭洞天

又東南無爲州境

山總三十有八

濱江皆山山最多

州民山中　民淳朴

古蹟一　濡須隝 三國時孫權築

府南諸山

南左偏廬江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山多深曲而類不甚高大

產礬　出美泉

名山一　冶父

南右偏舒城縣境

山總一十有五

山高大產材木

有泉堰灌田萬頃

名山一　龍眠 李伯時有書堂

府西諸山

西六安州境

山總一十有六

高峻險阻　多野獸林木

又西南霍山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或直起如筆或曲折通水或黃或白或並

立水中

名山一　南嶽 一名天柱峯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奇境一　潛臺 石曲如臺有河中流

又西南英山縣境

山總八

勢多尖峭奇險　亦有溫泉

奇境一　石險 有大石絕流而生三孔注水

諸水

巢湖周圍四百餘里納諸水而注之江自府以南至

東皆主之

其西北有合肥縣界

合肥之水凡六其四源 肥水源李陵山派河源大蜀山金斗河源雞鳴山店埠河源四嚾 其二輸 三河茅河 其七歸 歸淮一歸巢湖五歸合山一

其西爲舒城縣界

舒城之水凡四皆有源 南溪龍溪七里河石塞河俱發源邑西陽山 其一輸 七里河接溪通湖 其三歸 並歸巢湖

其西南爲廬江縣界

廬江之水凡十一其八源（會市河源馬槽山清野河源冶父山銹溪源馬槽山石槽河源磐山死洋河源方山沙溪河源大別山黃墩河源磐山黃泥河源吉秀山）其三匯（沙湖黃陂湖白湖）其一輸（沙湖）其十歸（巢湖二歸沙湖一歸黃陂湖二歸江四）

其東為巢縣界

巢之水凡四其一源（柘皋河源浮槎山）其一浮（濡水舒）其二輸（天河黃洛河）其三歸（歸湖一歸江二）

其東南為無為州界

無為之水凡十五其源二（襄河源青檀山安河源白石山）其八

輸（運河馬腸河磔溪河口泥汊河三溪河黃皋河朴樹河）其四入（奧龍河夾江河）（一篙河柵港河）其二復出（奧龍河夾江河）其七歸（皆歸江）

自府以西至南凡一州二縣水惟兩支

一支六安州及霍山縣水入淮

六安之水凡五其一源（白沙河源天柱山）其左流（三為奔流三澗）（一為予流白河馬偷河）其一歸（白沙歸淮）

霍山之水凡二其源（漫水河源羅田多雲山臨山河源英山縣界分水嶺）同歸（皆歸淮）

一支英山水入蘄

英山之水凡三其二源（英山落梨同源分水嶺北澗源馬鞍）其一輸（北澗輸英山）其一歸（並歸蘄水）

廬士問

廬士問曰夫郡以山為勢吾廬之山前後而約何耶客曰吾館廬未踰十旬而其山巳歷歷胸中夫大蜀廬鎮也郡既主之矣若夫諸山則有廬江舒城列吾前而左無為右六安是為三參皆不遠千里來爲我賓所謂以寡制衆信乎廬之美也於是有巢湖焉其容浩浩而帷中是處譬猶腹也能無裕如乎士又

問曰雖然姑舍是而談水可乎曰夫水必有源也而又有歸也然後克利而無害不然不溷且溢雖禹不能為功焉今是湖也其瀉之不及則滙而渟焉其得道也則滔滔而往焉大槩不過之乎江而巳耳之江則之海矣夫壑莫大於江海而廬之水率以是為歸豈非天地自然之道哉曰西三支之水如之何曰六霍注淮英注蘄地勢則然固不必皆攝然罔不朝宗于海焉抑可以見水之非一而稱富矣士曰然則子之為志也厥要何先曰山先紀水先脈若是焉耳子

毋庸諱士乃歸而卒業以客爲知廬之事

廬州同食館記

唐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栮委壁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饑蒸民且閒暇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乃豐宿堂乃敞前軒怒桷蚪蚪層櫨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閑容揖讓楹閑容賓盤桯閑容衆工屏閑容將吏左右爲寢食更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對又西開下閣作賓舍廡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閒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曆末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

不蒞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于
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郎
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疏心風俗丕變民
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沈溺者半乃于湖東北
岸京畢作廥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于此
南中港由新婦江至白沙入不勞水無害役他邑館
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皆在丘明傳經因
并書事爲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已徃賑廪同食太和三
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遊皖山記

明　李元陽

皖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皖爲南嶽其麓有漢祀壇
嘉靖戊戌夏匡廬山前與陳内翰後岡別渡江漫遊
遥見三峰挿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
祖寺宿平旦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
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
必龍乎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
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

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
鏜鞳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
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
訶護信哉旣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題石牛之
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
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履危仰望三
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
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
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臥

頂盤如人臍腹樵者過之雷霆隨至故其巔莫得而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郎公經濟免求益赴成都守取道于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迓延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壇壝鞠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遝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入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黃山凌歊臺記

明 馬之駿

黃山在姑孰城北是采石入郡道由趾爲東嶽廟走林陽仲招巴臛巢坐雷神殿中昔居而扉如墜眢井亟呼炬登山行蒙茸礫确間足繭面馳快巔爲凌歊臺劉宋故蹟許丁卯詩所謂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其處也地圓而平定是臺址荒蕪冷烟[illegible]鷹穴兎想昔日笙鏞黛滕之勝令人腸結雲欲月出前視群山後視大江用唑村落俱自了了月被山爲濤雪殘粉如美人處輕容中既不礙觀而轉益其嫵友人潘景升方輯黃海備新安掌故茲山亦同名不詳所繇始然凌歊藏首自可千古予暇語景升汝黃爲海此黃爲句有天人焉斷不分芥子須彌觀也

太平山銘

晉 孫綽

嵬哉太平峻逾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崿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冥游默往奇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覯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廻溪縈帶彼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太平山日門館碑

梁 陶弘景

日門館者東霞起暉開巖引燭以為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敦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青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遊横山記

明　馬之駿

横山之勝以逕逕勝以秋山嶢秀聳拔直不受步乃旋折而升如蟻之附磨終日見大圜焉上苦傻其疲在背下苦眩其御在足更相遇必相覘纍纍若登樹之猱故曰其勝在逕蘿叢棘蔓深可沒踝霜林木脫着地如篩屐殷輒響作丹黃跆藉故曰逕之勝以秋也登頂四望靡所不類郡脉自南來雉堞逆踞之東繞氣而北稍衍非玆山處乾維幾緩不收矣凡登山

使人怡者其觀冶使人悲者其觀幽使人冷者其觀峭使人危者其觀變山理爲王而人以氣聽之予窮高俯俛旁揖雲霧感流景之頓駛訝此身之何來不覺迺然而發歌泫焉而出涕其悲固以秋而不以山也松栢之大者皆不逾握曰昔童于斧斤寺雖淺而潔向亦經

高皇帝駐蹕勒詩贔屭閟旁有龍王廟廟前有池僧云盛夏屢涸誌傳爲聖泉誤祠山之鼓如雷相聞白石青崖恒數月闃無屐迹噫桐人之廢遊也久矣

主人鑑曰以秋不以山更成別韻

牛渚山記

宋 陸游

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陵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輿地志牛渚山昔有人潛行云此處通洞庭傍達無底見金牛狀異乃見怪而出溫嶠平蘇峻亂進錄尚書事遜不受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嶠遂燃犀照之須臾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

明道別何意相照嶠至鎮未旬而卒謝尚鎮牛渚嘗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汎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暢詞又藻拔遂迎升舟與之談論宏自此名譽日茂劉禹錫泊牛渚詩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遠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李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夏日宴姑熟亭序

唐 李白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暈飛巘絕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閒琴夕酌清月蓋爲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爲姑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

之若游青山卧白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思聽故語逸

遊敬亭記

明　馬之駿

宛陵六日夜雪，檻處公廨，蝸縮而鵝伸，自笑甚。故人王郡丞謀爲敬亭東道主，與司理黃君偕焉。出北郭，仰盼見玉龍亘天，奮鬌振鬣，知山以雪壯。繇城趾取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躑，然四望皆白，冷光逼心目，如在異境。群峰巑岏，見兩危壁揷天，四處林閣浮出，心知是敬亭也。從曲逕緣上石磴，處即格輿。既登得寺，寺前得閣，爲觴客地，然觀如是止，恨欠深窅。

耳旁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語甚辯，然舌熟雜誑氣。其右峰稍峻，僧云登可望江，計是地去江可二百餘里，似非魁丘可以拓眼，然積雪滿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也。大略茲山初升，盤徑曲紆，似潤之北固，憑閣下眺，似吳之大石，第大石空濶，可杯杓挹太湖，此中國微邈之，而六花皚皚，千岩無色，城郭陵谷，黯暎空濛，奇自可直一死。雪着松杉間，得風條枝易墜，獨樹頂存，圓白如素蘩合房，慈鳥引頸，尤屬妖靓。大雪之施于遊人也，惠矣哉！山下見雙塔對植，製朴而色舊，還往咸心注之。偶與湯嘉賓先生談及，云是黃蘗師道場，甚侮不入，因附記之。

游浮渡山記

竟陵鍾惺

游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歷石龍峯歷會聖諸巖而反于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游則吾友盧江令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茂之程淵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汊河去山十五里已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

里即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即金谷巖闕倒景也仰獅子石傍頰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逢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頰抱龍峯背屋弘整最當山之谿處縣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即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窕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甃下注若出噴壺中腹

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邇石擊之鏗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綉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虹井緣蘿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檣山矣登嶺

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雞洞圓朗壁上其下即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廚煙時從洞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檣山雙塔睽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即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谿處望檣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泉流桄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廊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

[illegible]于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橋山見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逕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雨出甜阮君洞曰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谽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嬪大抵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内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

石史也遂反尋遶雲梯梯就石爲磴横竪柱直甚有思理磴盡升嶺即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于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即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鯉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巳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于壁次日雨出石龍峰側

窺甚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暘洞雨日月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乃從芥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稍尋九曲岸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遒古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眞浮山第一水也右折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

關登妙高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躋蹬竹石鉤巾枳屨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竟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薈蔚三十五大字于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游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游以此始亦以此終者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葬巖

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闗也首瀑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峰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䕶檐窺其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緣蘿巷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爲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雞朝陽晩翠諸

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僅得者雷經之紀游陸子之題名也

巴而巖記

晉隰吳道凝

巴而巖者游天心广路半石窟也雖無曲藏之名通倍足幽玄之奇致其高爽等天心广頂亦一大石結之頂後復一小巖以山爲壁以巴而巖頂爲其頂又不與通石相雖二石情則一不大奇乎至於瓊花瑤草不過山靈之餘偶然點綴景色耳吳遠小憩於此遂不知生第幾天上洵非人間世樂也因于天心广游役畢時蘸苦記此

晉熙吳道鎔

屛其足靈質而天心广更靈於巖之靈巖其足幻相而天心广更幻於巖之幻遥觀之一石壁也即近探之亦一石壁也曲道盤旋歷幾許岑頭度幾許懸崖纔有依稀可認遥已迷矣於是與二三同志躡山頂以窮其高祇見累石數仞奇卉古松環遶以成幽異尚未能模索此广之萬一也而山半石旁固所不必尋矣天將暮爲反舍計自險至夷忽見數石層疊有

如級狀命髯奴刈其茅見石之累而上者以百數計級絶得一巖方廣可三尺許其高稱之予大詫曰素聞天心广爲金紫巨觀以此當之恐貽山靈羞耳適樵者過謂余曰此名避兒爲天心广出入賓索之得一石巷可容敧身進行數步復得一木梯訊出自誰氏樵者曰此隱士鄭先生讀書處因置之以便來往也入其中其平如掌地可坐數百人一大石覆其上之半餘其半以通明广畔猶有一石地亦可坐數十人倚晴遂能極吾桐湖影即石巷之益也後復自開石門能達茶臺但其路稍峻而梅竹交香蠻花迷離更無減於來時又可作天心广一段後勝觀止也其未即止也余幾負此矣因浮三大白以謝樵者

文春山記

明 唐樞

寧國縣西三十里脈迤邐而[?]發爲小山皆石成水從石洞中滲消自東南巖下啓。洞如城門廣四五丈傍秀兩壁石懸突如鐘鼓是爲山門洞繞入一寺嵌石藏中背下一小孔爲夕陽洞孔狀鱗文猶繪鏤所就又隙穴種種西漏一孔通明寺右歧有武跡陟爲君雲紫雲二洞小石屯擁𤨏𤨏然別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而上右復啓一軒一門有石盆諸物

東紫雲形長兩壁麗繡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漣漪洞隘奧而深石巖上覆水暗下洞中隔山復啓一洞流出石赭色瑩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垂左半爲水道右通二門上覆玲瓏石峯矗起門亘巧石如獅如蹲子謂今日目遊

登九頂峯記

歙 潘之恒

宿槐三日困于酒食神情[?]不相親湯司成云游苟不升頂如面牆立吾攬裾挾杖先之何罔不可陟面開徑也弟至絕頂始息踞耳望西澗行得墓徑即上徑窮從者皆郤乃從墓後折而北箐樊没人披躪以入逾頂者四望平石如臺甫一憇石比奇甚尤寬九頂之營最者也更陟三峯愈險峻不盡高峯之一而北東南延眺百里外山而麻姑南湖如在几下余

芟除箐樊而後得之西峽獨高無所見必青弋采石一泒恐盡一而滿志焉司成抱恙亦不遺餘力以至北頂數𨑨而卧蓁莽中呼茗不即至遲山下取水瀹之一滴皆凝酬矣約從二十人至頂者司成洎不慧與梅氏伯獻純和子傳公儀周生經知七人爾俄而酒榼俱至如餉饁者果腹而後能行不復摩絕頂鳥散以下亦不能如前之魚貫也余先驟坐中頂石以待或云六君尋萬仞阬得徒徑直趨寺矣余亟令豎子推挽攀杉根橫度爲伐木者堙徑迓而趣之其趾

今禺寺在近門房有奴自故山來得書素十餘帖而
得伸珍廣文有獄在政問山游耗其三郎二孫俱作
且山中啓示之感故人相念乃爾班荆少選而六君
前至赤岩中頂杉徑行余惟恐後故得先也羣力竭
矣主人張宴情洽周生賈餘勇登塲且聲猶綠雲能
遏梁也乘不如歷險之艱視衣無完裙舭體無完膚
皆鉤棘之所侵猶若是而筋骨間之縮鋭不可賡矣
又況婉弱之質其雄毅乃爾耶司成曰自有此山以
來飛仙毛女固未易遇郎逸妻樵婦定無有升岨履

危而一至者若至而無難色返而無惰容猶能以歌
舞媚人令登者忘倦而未登者懷慚吾輩雖具雄心
不得不爲雌豪心折矣曰九頂者其中山形也佛經
言履高山身入虛空名爲頂地余願攀禺湖問至道
如天姥之敎軒皇亦或將有遇也

奇游奇文

宣州疊嶂樓記

唐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
其當正據屏亦雄耶競侈由是綵妝逾千萬目相瞪
則壯邪麗靡之勳傑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
以融獨峯探雲雙波屹風暑以滌睢盤瀨入夕蟾娟
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水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繚
不盡也然而月話方御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
而環警緒至越活筵走奏搦彔呼去族譟雖黃虔展

和不能不撫而斁響之歷舉四美悉佔而陪之不足
賴矣余春至建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
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春周方數間小亭如初
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中則朗出高際乎
與空等向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
而闢不假到而見非闢非見其然也始闢始見其向
之未必然也且闢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向既舉槩
今不可黙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備擅攸戡莫全
厥美或能伸左臂或聯右目或獨令正面總而有諸

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溪
山著名而溪小負則叠嶂之名爲宜至於欄干踏道
涉子門戶等咸有曲肯成新致樂之則綫將頻於樂
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
亥宣州刺史某書

青蓮閣記

臨川湯顯祖

李青蓮居士爲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
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寬皺嘲張洞
庭眺潯陽醉青山孤縱晚眺。止此長江一帶乎風流
遂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爲季宣之尊
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定耑而神清休然穆然五
經師其講授六德宗其儀表遠人有後爰發其詳夢
若有持清都廣樂御徊江庭以覲騎之曰以爲汝子
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贊就傅之齡騷雅千篇

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蓮穉
贊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人雅
好鳴琴之趣于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投山以東濟
陽長資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父也三年大著
良聲雅歌徒吁然而雄心未奔。俠氣猶厲。處世同於
海鳥在樊其神駿遂乃風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祗
招殘之檄矣。君慨然出神武門登太山與飆而嘯曰
彼吾一飲楊子中泠水亦何必三閭華不注耶且視

仆將致吾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騷牢襲
猶乎江皐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猶如也起而覗其
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混蓮几席欣言久之夷
堂發燮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
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季宣爲人偉朗
横絶喜賓客而樵城眞州故天下之輔也四方游人
車蓋帆影無絶通江不見季宣即色沮而神懊以是
季宣日與天下游士通從相與浮柏跳踉淋漓頓挫
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

故常與游者莫不眙腭相覗嘆曰季宣殆青蓮後身
也相與顔其閣曰青蓮季宣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
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閘然嘻曰有是哉
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
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勝
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娭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
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
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
在此假生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

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風流滔蕩

趙公西候新亭頌

唐　李白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𠂆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惟公代秉大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挙生懿碩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略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强項不屈

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墊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寬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驚炎景爍野秋霖漲途馬迺隤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寔相此土陟降觀之兆其廻巒龍盤沓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

作方農之隙廊如是營遂鏟崖堙卑驅石剪棘削污壤塏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閉閣縹緲有庇若鼇之湧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乂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僝功不日而就然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遏客洗吟以稱嘆邦人聚舞

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謠訟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衙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耽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南陔六舟記

歙 潘之恒

余半生爲吳越遊大都便水宿舟居自適勝岩樓陸處以遊以遨無晝無夜可坐臥而行逆也長編巨艦若處眾萃無廊廡可憑暑如升甑望隔高墉愛野航而憎畫鷁命啻然耶自雲間之青雀西湖之青翰始有曲房密臺暢如燕春而吳之山航錫之水楊貴軒敞而無障蔽豐樂之筏與水貼平此片子之美未足以歗而水嬉之大觀備是矣辛亥夏經宛上禹金命

舟登響山始知宛水宜泛大臼數衆以詫新安江戌午再過病人亡而舟沉湯司成新築南陔通溝鼇峯戶夾以華臺新堤嘉樹秩秩直接霍村顏家橋源溯敬亭而沿西樂張家湖重繞如飄雙帶綽約可覩爵舟爲曰需之先山行以遲水汎五月自山中還宿陵陽支峯之頂是爲睡菴天際歸舟雲中江樹每辨識之六月而得凳舫七月而梅蔡之舟來數操訪一合菴遊方內外顧在乘之者稱勝七月而支艇與鶴軒先後沓至及中元月樣可浮而余將有吳行恐虛八月之期姑紀其初以示後之紛聚者知所自爾

凳舫

一凳舫南陔之運凳舟也有篷有檻可憑几危坐刺棹而槳隨之送客載酒茗可乘十許人副成国吾以運凳耳他日爲游遨爲斗槎亦芥視之不效陶士行之爲此拘拘以勤吾四體也

梅舟

二梅舟梅爾楨從金陵乘來似官鷁而小可席者四隔而室之廡之余假臥者浹旬主人慮衣淺舟渴命

之遄歸舟人利涉不識乘風就懞行空爲何意咄咄苦之

蔡舟

三蔡舟因梅氏有女郎之泛令更以乘亦自金陵與梅舟銜尾來者舟狹而銳載伎樂倍昔從宛繞句一曲渡東溪橋復梲于響潭捷亦倍昔月墜而就梅舟宿夢中猶聽櫓聲與女郎相戛不知雲雨虛無而陽臺之客嗒然若枯枝漂波可嘅爾

支艇

四支艇從秦淮打雨槳飛至豈張幔如步鄣夜懸燈如龍領珠光屬陸生行擀之越宿而至至之明日送晉仲于新城有吳舟冉冉來呼而乘之題曰支艇以待取不之期于是始有方舟遊

鶴軒

五鶴新艦平而篷淺似籠鶴以行者命曰鶴軒華亭林仁甫所淺其製大類輶軒乘之便于穿溼中飾以堊足以昂鶴而揚其翥仁甫去歲遊宛陵恨不挾吳舟來苦限于壩司成曰獨不慮以浮之江從之至是始達日由魯潭抵張家橋望渡河屢夕無倦而支艇不得御

月槎

六月槎司成所製與鶴軒若合轍而堅樸過之中元前即浮水面揭篷而隮于簷軒如也八月後可乘之買月若轡若翼若駒若鳧擬之以槎井博望莫能乏矣

許日梵𣏌如桓伊在爪步吹蓬聲有幽遠之韻擬舟祭舟如儋父披繡野女簪花履濶未除不免少減風

趣支艇如草屋張幔水次然犀尺鼓豪爽之氣誰為招攜澹然忘反鶴軒如翩翩仙子忽下蓬萊惜縹緲間未參鸞鶴之矯月槎若有若無時進時退舍三天春雲之轡散六洞漏月之紋乘桴以來莫之能尚矣

南直隸四

游黃山記　吳龍翰
游黃山記　汪澤民
游黃山記　程敏政
游黃山記　汪璀
游黃山記　馮夢禎
游黃山記　謝肇淛
游黃山記　黃汝亨

游黃山紀畧　方士翊
黃游紀畧二首　吳廷簡
海子記　湯賓尹
游硔中記　汪道昆
蓮花峰代繪記　潘之恒
游城陽山記　汪道昆
黃羅山記　黃允交
長青山記　羅逸
游黃石龍記　王之傑

蒼龍洞記　王之傑
題譽頂　吳默
題豐樂水記　謝陛
水嬉記　汪道昆
舟泛記　潘之恒
洗泉記　曹臣
別湯泉小劄　吳士權
曲水園記　汪道昆
西干十寺記　謝廷贊

水西寺　應夢羅漢院　如意寺
經藏寺　福聖寺　妙法寺
太平興國叢林　等覺寺
五明院　淨名寺
游齊雲山記　程敏政
游齊雲山記　李汎
游齊雲山記　鄭禧
游齊雲山岩勝記　廖道南
游南山㵎記　方漢
游白嶽記　馮夢禎
禮白嶽記　李日華

記游齊雲　袁宏道
記石橋巖　袁宏道
紫雲關西路記　戴章甫
覩天門虎巖記　程嘉燧
至捨身巖記
由宮西覩三姑五老峰記
游松蘿山記　程敏政
頴公山記游　姚應仁
記落石　王文垣

醒堤記　陳繼儒
季園記　汪道昆
半禪菴記　徐渭
游率山記　汪循

遊黃山記

宋　吳龍翰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魯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來覩黃山屭屭登高飡胡麻飯掬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峰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玄魯齋誦史足菴歌游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鍊丹峰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踏

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酹之曰吾輩與若爲熟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

汪澤民遊黃山記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遊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遊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峰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煙晴雨晨夕萬狀[illegible]焦村南道二十五

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峰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
開逕蟶巖欹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
泉灑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
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蘙薆蘢茸
有靈泉自朱砂峰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瑩徹廣可
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
氣稍醇若湯觔之甘芳蓊非他硫磺泉比也明日遂
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
相傳沉痾者滌雲並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

靈泉院朱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
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
夜聞啼禽聲其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
山戚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峰凌空僧指曰天都芙蓉
朱砂峰其尤高者天都峰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以
上三日達峰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
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
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倚焉覆之屋以息遊者清冷
靜邃已隔塵雜予為榜曰翼然至寺庭行井泉僧言

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
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峰其條支迴互寺居盤中故
諸峰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
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旁臨絕
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
方據石少休時驕雨旭霽氣象澄潔環視數百里岡
巒虛落歷歷可數九華綠翠若邇開陸焦村向所見
峰皆平挹座間俄頃白雲滃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
濤僅餘絕頂淺沂天漢中倏又斂藏如掃如是者三

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
仙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茲壤嘗衍易宛陵
誇詡其勝于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
帀南列翠峰練形引年者問其所哉既還憩吾宗公
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襲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峰者駢
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
田疇竟遡登橫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
紆纔屋數間一僧奇龐近八十煑茗進果自言結構
力田間則持經觀空歷二十閏矣外營草亭往來休

焉厗陋且壞予將改築亭之右又餘南峰翔舞近乎前北龍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帚盤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凿折抵白龍潭巨石𥫱谺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禱款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菴食淡苦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衆既亡蓉浮圖中予特徵天山水繆繞自爲隩區予高峰之下田輿嶺抵此四十五里蹟遼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稱黃帝與浮丘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浙諸大山所分以出其廣表形勝

若是奇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霽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龍湫既抝亂石急流中履綳梯藤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亂茲行爲甚是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程敏政遊黃山記

予往來家山二十年恒思爲黃山之遊不果弘治丁巳子月三日至郡城決策往焉府公衛侯及士友期同行甚衆値冬霖不止有輿至潛口而返者有進至楊干寺一宿而返者惟清流時習鏡山三人佐予甚勇冒雨行兩日抵湯口陰曀四合微雪交下予亦索然以爲不可登矣至山麓雲氣忽晴循兩崖而入怪石參聳飛虹橫亘三十六峰出没天表湯泉沸石屋之下而嶺外石潭古木陰翳有龍宅焉其境幽夐其

狀偉絕四人者相顧愕然疑不類人世乃小憩祥符寺留四詩出山又明日清流作長卷請幷道中所賦者各書一通或疑黃山之爲景也非太白之句不能當其談非摩詰之圖不能盡其變顧此半日之遊僅見其一一且短章寂寥若此惡足以自侈乎是大不然譬諸嘗鼎食者得其一臠餘品可知所得益新則所飫益甘若盡得之終身之項無餘味矣然則茲遊特啓其端耳他日謝事還山裹糧而來分榻而臥希塵外之高蹤續古賢之逸響必有其人以挈予而各

後世者若今所得則亦出于一時良會不可以無紀也

江瓘遊黃山記

黃山為東南雄鎮盤據宣歙二州之境嘉靖戊申春予過青陽度箬嶺黃山在望逸興遄發二月既望歸道黑溪詢道里於途人遂促駕往歷嶺東南行數里至皇思蕩纖雨霏微又數里至烏嶺望黃山行陰靄條收攢峰駢列橫絕天表登頓忘疲自翳溪四十五里達湯口平原膴膴阡陌交通遭丈人大峰程子延

入溪樓款洽而別遂肩輿入山亭午抵祥符寺逢羅子尚絅方子叔玉路子子美藏修山房結伴偕往風雨淒其督隱與附日且晡聯袂舍暉仰瞻諸峰紫翠如冰羅子曰此騎占也霧暮山僧秉燭艤組潤毛野蔌雜然前羅行酒無數醉宿繩床夜聞泉聲潺潺疑在嚴灘富瀨艤舟枕流也黎明鳥聲關啾旭霽澂鮮亟呼童裝飭治裝偕羅方二子從者七人二僧明章道常携梵樂與俱登山可半里許薪蒸蔽道乃戒一僕前持斧斤剪伐叢莽一僕鳴金繼之二三人肩糗

執刎戟以隨斬木為杖約四里許至一峭壁巉巖嵯峨鑿坎以託足曰天梯好事者為木梯倚崖壁歲久而朽心甚危之前導二人遂攀緣先登復懸繩崖巔之樹以為援內廼各解衣褰杖羅子引繩而先予繼之方子又繼之又緣崖而左百餘步幽谿谽岈疑不可越有二木貼崖若棧借欲武而度下臨絕壑不敢俯視折左紆迴可半里許蒼崖叢峦有洞窅然飛泉灑灑落洞前琤然如鳴佩環四時不絕曰水簾洞水落輒滲不下溢洞深可三丈高二尋虛敞之洞徹裏

崇一級二尺許復敞一小洞可羅胡床四五居之然嵐重晝日常黯黮二僧坐洞門吹龍邃擊鼉鼓疑入鈞天帝所仙仙如也洞石黑白相雜瑩潔可愛蒼苔翠蘚爛如綺繡坐洞裏歌嘯聲如出甕中洞前羣峰聳峭効奇獻秀冥坐移時淒神凛骨不可久栖出洞循崖而左十餘步倚崖斜闢二小洞高深廣邃覘水簾半之時有高霞孤映曰滄霞洞有荊扉竹籬石床丹竈相傳鍊性苦修者居焉廼與二子浩歌長吟摩崖紀石方列坐而麻時大風迸遂聲動巖谷崖上古

木倒垂冬夏常蔚然上有丁公巷巷址而基存闕援
狖所背剝狠所嗥倏倏莽蕩擊莫敢爲之尊者少焉陰
雲突興峯巒滅没疑有雨意復循故道而下至天梯
挽纜緣磴幸抵其麓猶惴惴不自禁道常梯半吹蓬
念法華如履坦夷嗟亦異哉抵寺日稍下促擬尋湯
嶺諸勝而羅子告疲莫能從矣乃強叔玉子美以行
出沙門過觀音殿穿杉篁躡石磴折而東下巨石蹲
礀洑若門青樹纍陰藤莎絡蔓水淙淙循礀鳴有靈
泉自朱砂峯來瀦爲二小池池皆瑩徹上池廣可七

黃山　八

尺深三之一泉出石根毖毖不息若沸湯遂解衣試
浴纖垢靡停令人神瑩體暢或云潔浴可祛宿痾理
或然哉池上甃石如洞以便風雨來浴者池左丈許
石壁如削有元鄭師山令郡守馮遣刻左由石徑而
上羣峯夾礀峭立多桃李梨杏檜櫸櫻楠望春諸花
搖颺葳蕤草則蘭蕊茝蕙赤箭青芝紛紅縟綠蓊香
勃苾莫可殫述南行里許叢石怒撑交加淵曲懸水
傾注滙而爲潭潭幅員廣可十尋清深可鑑黛蓄膏
渟有白石鄰鄰橫潭底衝湍動搖若龍起伏使人目

眩心悸能出雲氣作雷雨曰白龍潭懸崖刻龍潭二
大字亦鄭師山篆也潭北半里許爲藥銚坑有石杵
藥臼相傳黃帝燒丹處云出谷里許有石如虎昂首
咆哮之狀疑若搏噬相顧駭愕退却石下有巖旁有
鑄人傴僂穿之行可容數十人曰虎頭巖又半里許
有石如人酣醉跛倚曰醉石昔李白嘗游此醉石則
遶石踏歌爲醉石之傍有泉淙淙走石壁而下爲洗
盃泉下伏石爲坻爲嶼爲島石色暘白而陰黯如停
雪之狀曰停雪石過雪石入谷行剛半里有泉潨然

黃山記　九

自懸巖直下勢如遊龍飛虹雪翻谷鳴注而成科坎
者三盈科復下衝激而成坎者五曰落星泉谷折而
陘有巨石倚岸拆裂爲劒石又五里陟湯嶺巔時日
在西隅遠廓眇忽邇延野綠遠盪天碧九華排空出
没隱見岡原林麓田疇墟落秩秩如畫延佇久之歸
途仍復坐龍潭一滌塵襟不覺乘風而過迷其奧區
矣曉起與諸友振策登煉丹峯童童赤崖無大草木
鼠纍攀躋約三里許至一峯仰覩蓮峯猶在霄漢又
八里許始躡煉丹峯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徘徊瞻眺

尋藥爐丹鼎幻化莫知其所幽奇異鳥若歌若答銜
人不飛俯視千峯萬嶺皆在其下而仰摩天都卓絶
雲際如方蹋其麓問之明章云上多名藥採者梯糧
以上三日可達其巔蹤迹與飛揚而鳥道如綫徒臨
風翹望而已廼與數子引觴滿酌發狂大叫蒼然暮
色灝氣廻合放歌踏月而返八里許至湯口六峯子
復邀飲爲談巖洞峰巒之勝程子曰山川瑰詭此待
其百一耳秋高水落風御重行聊當爲子前驅窮幽
極遐可乎復揮觥縱飲牽裳道別薄暮投宿揚干之

旅舍隔岸鳴鐘廻風送瀨猶疑水簾之泉祥符之景
也次日向午抵家

黃山記

秀水馮夢禎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年玆
當首議以二月十二日自巖鎮如溪南館于吳太學
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今有昌兄弟業于黃山覲
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雅生徒百昌推及願爲
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未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
雨西北行進路五里即入山溪忐禱間化城足樂而
況實所蓄黃山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蹤改稱黃

山則始李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
傳譌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
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實留
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天子障而
非黃山事鈌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斷雲門者兩山
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里外即可望間翳于
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游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
麓游客無敢登者次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
丫卓立雲際者是其峰皆在游子最近蓮華峰貼踞

從來前引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覽與
畢陳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庵問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庵而半徑最陡削
微級沙石蹋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進步余從
西徑既至白雲庵則羣峰數十排衙雲際使人驚心
動魄以廿六日宿庵中次日微雨行十餘里至海子
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汪文學溥延居草庵余名
之海潮因書十庵名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
晡且晴余以倦臥鷂兒從景升申清虛僧印我先登

歷覽邇文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
作日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
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余兒
鷂雛鄭翰卿黃問琴丁南羽謝伯貞也而景升從清
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覘北一峰玲瓏蒼翠類
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鷂兒就之遂勝逝步歸途迷
入客善里許而出既達原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
分踞海門諸峰其稍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
有修石如筍卓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爲

來石磐石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鷂兒僧印我繼之餘
不能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矼翠微寺松谷
庵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窺不
測其外諸峰瑰怪逞奇起伏縱横以千百數而玲瓏
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二僕夫戲擲犬
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一時許而免自煉丹
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
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
而奇好事者購之以充盆景人百許取市活者頗難

托根深山而不免自賊倒之直伐甘竭爲吝嗟久之
下山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卧處頗漏
恐其遂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日阻
雨諸君子分處三庵咫尺不能往來下午景升清虛
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遁左銜可稱篤論次日晴
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彌漫山谷一山映朝
暾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久之乃下路出谷中級
石細步屢頓而憩已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
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

足持斋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潛其中凡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余與鷄兒既從輿隔山遙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蒯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

後黃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岳其佳處不可僂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黃白礬爲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肋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

游黃山記

閩中謝肇淛

黃山高四千仞透迤數百里以不交於通都故遊屐罕至即至而游于險罕有窮其觀者戊戌九月余自鑾江挾子楚而南益將問鼎於軒轅氏過邑大夫雅與余善宿戒與馬共命而王潘君景升所適吳山人元翰自錢塘至四人相視莫逆也遂以孟冬之十日行矣一發而抵楊干寺寺負嶺而面溪既暝入寺坐松蘭新月凄朗寒色襲人于楚亟索酒呈觥爵無遺

瀝有閒賜夷杓矣各就寢詰朝過容成臺迷失道田夫指而右乃得徑衆纍纍然度嶺天霽以風景升謂此往年余宗漢醉跳所也今安所得酒乎度嶺復下者三乃抵山口望雲門諸峯森若列戟又五里許折而右爲猴中是爲汪伯玉先生所營菟裘長堤清淪白石翠壁相向依然而事去人亡不可問矣已復緣石度溪觀滴池及架壑舟十里爲湯口二三叟程姓者指點天都示客秀色閃爍不可正視又十里則軒轅宮矣僧竺由肅客薦茗問溫泉曰是不盈咫尺第

須飽食往不者水氣蒸人余笑謂吾戰勝者固無苦
且若山澤之癯何要于楚往觀溫泉吾郡最多然氣
味若硫黃卽驪山沂水皆然獨是泉泓列甘香蓋硃
砂穴也比者八月間砂溢水沸赤者三日悶所之僧
對若朱砂庵近而峻酢右坦而遂白龍潭丹井伏亂
石間恐不可以趾命沙彌以卭杖進度嶺百折而至
庵群峯拱立如翠屏霞光雲氣繚繞人衵而天都最
爲孤起非羽翼不可登鉢盂峰翼其肩則景升少年
時嘗一至焉二里許爲白龍潭潭且泣凝綠如油爵

而甘之一洞穿石底旁出余縋而下踞盤石上濯足
而三人者且之丹井余徂跳追及之井小如跡涔殆
非其質里許水淙淙瀉其間円鳴絃泉踞而樂之暝
矣乘月而歸回望天都一峰則殘日照耀如初旦時
也袱輿輿十里至湯口踰山背而登七里至苦竹溪
主章姓者謀所適章難之曰山紆衍而蕪僅有樵徑
耳其若使君何景升曰使君不欲至丞相原也且之
海子泉縮頸搖手曰原以往皆叢棘矣且安所止宿
余不聽募開道者得二樵夫與之斧斤命輿人持襆

被或頁鐺及糗脯且行且息至所謂十三灣者足力
盡矣命奴前後挽且推之十里爲九龍潭篁箬交塞
衆欲舍之而過余不可目執斤者先行斬枝芟刺而
下道益險絕或履樹根或緣石壁或接以容足之木
下臨無際于楚體腯而輿勃勃輒先數十步遇奇絕
輒大呼諸谷響應逆原而夜矣從原上望天都峰較
近而差偏故不及朱砂庵諸且易莅屢而上山路始
窮樵夫前導常聞丁丁聲行者越危石攀低枝手挽
足移目眩心悸既至石樓衆喘如吳牛矣景升賈餘

勇前進于楚謝不能往余亦難之二人偶坐以待良
久不至始歸原上殘殘巳景升始至云將達海子度
沙嶺幾失足乃還衆相覷而嘻於是爲歸計別僧下
山至湯口宿焉翼日宿山口又翼日宿景升有芑堂
余酒中語三君山川顯晦固自有時吾嘗導天目沿
霧巖歷三天子都及其它表表在人耳目者要皆地
中培塿耳似黃山之神秀盤鬱宏暢幽奇江南諸峰
伏而不敢賓乃秩宗弗及禋祀靡加則今昔詞人諷
詠亦何寥寥也若非軒轅氏者幾湮沒而不稱矣夫

士現意琦行而負遺俗之累者不亦黃山也耶三君
憮然不能對余因次其游之崖畧而併及之游七晝
夜有奇得詩如干首

武林黃汝亨

抵巖鎮過訪潘景升坰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譚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宜秋此日太傍暑聞山君方負嵎又蟲隱樹間客過輒下垂嚙臂獮猿復群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吾願以身殉山因訊景升景升奮髯起曰黃山泓崢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諸爲當熊因大噱力辭諸故人門生相款留者以行行十里許登佛子

嶺山氣已佳盖黃山舊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頂僅及其趾此其發足也自嶺行五里將至楊干寺又十里容溪飯容成子仙處也前有容成臺徑緣壁轉溪廻繞山望之且迷前後石齾齾出水上點綴如荇帶可攬自容臺五里外傍溪皆竹隔竹看山十里一色明發登山越石碓嶺更度一嶺飯芳村夥山精舍庭中杜鵑盛開客有從石壁來薦溪魚者爲小飲花下進此里許即見天都蓮花峰出霄漢上又里許見雲門峰若天闕雙峙雲從中行乃繚繞峭壁行

亦然至湯口又里許止祥符寺則軒轅氏之宮在焉寺前爲湯池晚投蓮花庵徑從石竇中宛轉類下天竺後三生石傍臨香溪觀白龍潭潭水深碧不可測伏亂石間爲丹井上即蓮花庵庵前翠峰簇列僧印我爲數峰名若爲通介然由虎岩從最高石崖逼而下有石如橫琴亘十餘丈餘石八九皆中虛應泉擊石淙淙作琴筑聲是爲鳴絃泉從石上觀則仙橋在望蓋山高蒼翠相接中忽然見天亦一奇也下嶺十里左顧雲門右顧翠微俱秀出從此歷巘度磧崎嶮

五值十里更涉一谿至白雲庵飯則仙人峰若招游者躡而進一石屏迴出有松偃臥其上甚奇僧云過此爲三天門一隘伏不稱次稍開最上則絕壁相夾立僅容一身風來肅肅如箭過者有寒色復溜沙磧而下更覺身上盤薄草石間捫蘿扶筇錯趾單入行者戰股時七且暮風霧忽起只尺不辨遲呼始集是爲游子所貴此最勝處矣問五老峰仙人掌俱隱約霧中猶往而北鋤茅歷塊可五六里則石筍矼至矣緣崖涉澗行二十里至松谷庵但有嘆賞無可言參

次日大雨即住庵中曉起則首夏朔日也乘霽由松谷上石筍即峰尊神秀歷歷舊觀然松谷自下而上自門戶而掌與自闖闖而仙仗中之曲房複道亦盤亦散亦幽亦奇展玩間北作觀彌新借充符元暉自石筍止不及入松谷景升出松谷不數武車軸折不能俱選石筍亦緣也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參峙天表肩垂天都踵垂丹臺三十六峰森羅混茫中楚江廬岳渺渺在覽大觀哉眞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過此則望所謂雲梯者登焉梯緣峻壁上

嶄然入雲可千級其中松婁甚奇巉巖絕巘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骨敦歲寒之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更下則蓮花溝無級可循行亂磧中陡處足不任立索索震流沙而下始不可測乃暴得山中壯夫數人以白布爲繘束身下縣僕夫以次及予咲曰此山無瀑布而有縣布非此險不足償其奇也是役也往還十日最快者游子之雲與石筍松谷上下之峰岫生平觀未曾有丞相[illegible]從平天矼望之不過兩山中一窩耳謝在杭自丞

翻原游而止不見海子開之先生自海子止不覩石筍下松谷之勝乃知游亦未易窮也世人不到此境毋以白岳與黃山並稱余謂黃山神秀絕倫出奇無窮片片如削而白岳則魁梧擊脊自天門珍珠五老而外特整肅環峙磊磊若培不則頹然而已計白岳之於黃山不猶以程將軍刁斗而比之[illegible]除以明妃夷光而比洛神姑射哉歸次桐江花源[illegible]返恐恐失之漫捉筆爲之紀得詩若干首

遊黃山紀畧

歙 方士翌

湯泉之源傳出白峯頂應霄客浴身之所支而溢于山足舊蓄有雙池今存其一淨泌自波芳香隨注藥址前列宏石稍一位置尤勝一以供樵牧子一以供殿齒客當是入山初試極快事也

從繞花源尋藥銚濶木四數鼎法一支入銚中從鈍日瀉出死億百載鑿痕

踰澗踞白龍潭巨石磥砢殑隆復倚湫淵淵在四山中聚而成潭草色四削波綠竟洲復循石下面潭坐雷扑聲震響山谷驚殺頹叠類龍蜒然

硃砂庵一名法海煉丹鉢盂諸峯俱獻身層檐上會余佛省函頒白　中官易慈光名金碧雕望之飾未備清規戒律已具大威儀也

慈光寺右折悉從高柯傾曲而度崖窮澗拔復沿崖傍澗春夏之交山花綺望與艸喧萋行人坐石臨水下記入山五里許日觀音巖巖下可盤數十人過巖而陳林綴眺廣石叠遶自此以往步步仰[illegible]大都

蓮花洞深廣幽邃僧板屋塞之洞前有峭石蒼松夾倚昂藏隱天

左遥數松錯峙轉身到崖上覩一松散盤其巔巔下危石臨萬仞度此即文殊院遥也余甲寅入山摩松踞石而過已未已齒級級上十百步竒曠眇忽不暇懼險一松露雙脊上穿脊始見根緣壁丈許靡不爲之停屦焉復從兩山隙中拾級而登級窮接之以棧棧窮雲濤噴壑峰巆分霄懸崖有石坐恰可容趺一石留卧展身天半不妨栩栩于其閒矣

別文殊院上蓮花溝行人如鳥摩猶接略扳蘿葛即得度路傍泐松甚奇餘松俱𢀓姿根自罅中又獲永其遐齡

投蓮花峰望恒曠勢轉隘一石欄下撫深谷懍懍欲墮穴空迂徊或頫首或帖胸足覩裁通面語已隔有髮僧獨居峰丫余肅然斂襟登頂僅以寸趾遥凌盤石長嘯環視羣峰直連手而招之

翠微仙掌雲門諸峰各負勢不相屬而齊列于煉丹臺非聳身雲表無自置其低昂每一奇石即一怪松侍之諸峰獨翠微峭挺若開係海羣岫之祖壁岸無階姑以待異日開山人恐此中巖洞栖焉欲請

一片雲不獨空宕似欲乘風更一飛捲

石牀峰長可周身即捲石作枕一松冉冉成陰負日俯仰

海濤出沒萬峰鬧雨過雲生時也略借日光激射雪浪金波忽來忽去亂峰浮髻有類點青甲寅余有光明頂看雲詩

有石自空而倚如不着地世目爲飛來石也余向于石畔一見攝身光黄山石都無根意天人擬戲不復飛去耳

山中茆宇獨師子林蹬整壬簡乞緣心切林徒岫容都不欲遥散花塢一松從石罅雙穿出頂形如鳳翅亦令人流睇忘歸

望石筍矼諸峰片片疑削其石觸物成像彷彿逼肖乃若秀拔千尋奇姿萬疊恍如朝霞布采雖置丹青于其側可所舉似

下松谷十里奇峰夾立然諸峰前影從松谷返路正

當之二石刺天類雙六頭奴勢逼則各具數闔秀色轉撲有偶露半面從人後看行人林外度者又妏掩松際如不欲人恣觀者非一上一下未足想其奇邃也。

松谷之西有三潭焉青潭螯潭漈足敵白龍潭漬沫稍平坐石殊清眺盼青潭而左曰黃龍潭形如長溜巨眼沉沉如積玉又其下曰油潭騎石觀之如綠雲浮素波之上

方子曰前海深而藏後海瘦而削膚理既潤神姿逾妙不獨奇擅專矜秀絕盛弘之云遊人爭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以目黃山可當斯語

又曰黃山態不一列人人遊探一山時時遊換一山山不盡三十六峰而水亦居其勝凡龍潭逍遙谿菊源余嘗經之已浩然有雷渀雲滾之思矣若乃散泉飛注瀫石流響遊屐所臨仰瞩[illegible]瞰又好事者負春曳竹多乘秋氣而春木離離微[illegible]倏忽何夏之候方如花朝余兩度花巘恨未招[illegible]十月塔綴雪嶺于仙橋敢以訂山靈因念昔人斬[illegible]棧露縋宜綆布之險猶未忘勝其而余以新萊尚縱遊帶及一抈天都一隅之眼輕貌山靈余陋矣曰此略也姑以誌今日之遊可也

黃遊紀畧

新安吳廷簡

凡遊山皆作草書畫眉筆意而黃山獨作隷書勞鐵畫婆娑百里外便迥與諸峯異予初至家山毎一登高見影即心覗神飛而問之父老遊者百不得一焉蓋山徑崎嶇弱者不能往山供濟泊饑者不欲往且獨行則孤而無援招侶則紛而難給無力者又未易往予不得已約法三章杖笠之外止携一童同遊各具供資先期不及期無相待願者得濟予爾廸家兄

雲章家任德彰立之偕予為五人決計四月廿六日辰發先一日爾廸歸岩鎮邀余掄仲為導師至期一僧持爾廸手札至云掄仲以家事不獲從適湯寺滌塵上人還山遂轉屬以接引緣也相見喜甚與雲章即行踰潜口入山已抵楊干寺家任長孺者在彼先俟自云久諳黃山凡嶮巇難行處可藉一臂益喜甚主僧治具過午而雨忽大至立之亦冒雨來同酌于對山小樓酣飲大醉寺僧皆郎當醉倒遂止宿明日雨已行谷溪道中溯溪踰嶺叠嶂層巒在他處皆可稱勝者不知其幾十百也晡時過芳村忽見雲門天都突出雲表譬如旭陽出海星月熸火一時無光又如廟堂朝會冠裳畢集俄而天子升御曹公孤羣辟齊為兆億具瞻者無不屏息俯伏莫敢或貳衆踊躍讚歎得未曾有始知山自有眞半生所見皆土堆石塊耳薄暮至祥符寺浴湯泉大暢滌塵邀入飲燈下有項欲散步後園僧苦勸止不言其故怪問之沙彌但唧唧云釘爬釘爬𡽹山君之別號時興正濃不能聽果有燈光灼耀出林木間僧益驚怖謂是虎目予

迎前覘之則爾廸秉燭追來也今日發岩鎮故銜夜始及耳劇談至夜分就寢晨起爾廸補浴予等再浴池前怪石磊落作青色碧色水墨色瑠琉色皆可盤踞砲聽溪聲遂沿溪而上至桃花源路迂折奇巧出入各穿一石如白嶽所謂天門但稍小耳中為掄仲所搆桃源菴入菴登狎浪樓臨覘白龍潭瀑布飛懸發泓澱碧令人心魂俱冷潭之上游為藥爐藥銚或曰黃帝掘地為臼此其遺制也再上為蓮花菴以正對蓮花峯得名而群峯聳秀羅列當前曰青鸞曰涞

砂日天都日老人日鉢盂總之盡作蓮花蓮蓬葉門
之極樂世界聲聞人蓮花大如車輪緣覺菩薩總當
如居獨雲門不可復見菴中有木根天然几案及鐘
鼓架先達具有銘記或謂之蘿狀把玩良久緣舊徑
下而群童方哄笑于藥銚側云中有物如魚而長四
足畢具首如鼠有角疑其龍也再覓之不復見坐憩
潭傍見左壁巨字題曰呼龍石益信其爲龍無疑惜
慌久之歸抑淚飯畢濃睡夢醒拭目而諸峯青翠疎
峙牕戶疑爲天境不能姤待急冒日歷山君岩觀丹

井至鳴弦泉泉自岩上滴下畧如白嶽之珍珠簾無
奈烈日燥膚汗下如雨不暇細玩又不忍割愛急趨
硃砂菴山門少憩卽循級上有追步而來者則德彰
與謝君錫以仁也二謝曾溪人爲山中尊宿相見不
長衣不揖同至菴禮四面佛旋轉至藏經樓觀木蓮
花樹大如拱峭直挺立葉如枇杷花如茶盞白瓣帶
紫花葉皆九出狀與芙蕖無異問之主僧云花不常
開間數歲一覩今適值其盛芳氣襲人眞希寶也出
菴而日已蘇復循級下三浴湯泉再宿祥符寺明日

曰浴湯泉仍非徑不入菴折而上小僧明惠者捷過
猿猱裼同飛鳥危磴絕巘鼓勇先登衆氣百倍徑愈
上景愈佳目愈危神愈王忽青鸞峯頂有道人趺坐
衆駭其何以至彼諦視之石也謂之仙人打坐廻首
左顧則疋練橫掛于老人峯巔又枯木爲之若此類
者不可枚舉過峯跨入嶺口則世界劃然天開千奇
萬怪怵目驚心精奪神搖口不得語仰則天都蓮花
猶在霄漢俯則溪崖邃谷若臨九淵諸峯傍無所依
下無所藉渣滓淘盡惟存勁骨青天削出芙蓉惟此

山足以當之老松古柏皆貫石而出矯激離奇不可
思議再數百武有小菴題曰山鄣自祥符至此幾三
十里以與孅殊不覺也借炊畢將登文殊頂僧談及
小心坡之險咸爲色動又見壁間詩有至小心坡不
敢上者益信其難然不能顧也折而上瞻觀音石慈
容儼然當握處適生小樹恍若執楊枝而灑甘露也
巧至矣欲攀援以登天都滌塵叩以無路乃止轉下
坐蒲團石探蓮花洞憩貝葉菴復上至舊處猶爲小
心坡懷懼闖爾過巴先行遂與雲章飛舞而道殊不

見險問之導者云已過矣不覺失聲大笑君錫長孺反惴惴不前强拉過之念佛呼神手足戰慄二君老山客也向所謂險處藉力者今安在哉再進而一線天者三徑已窮矣木梯鑿空衝上井口如陽神之出泥丸則絕處逢生藕斷絲續文殊院在焉入院相顧面俱若鬼乃明惠猶綠千仞峭壁倒身懸崖取一小松以下觀者駭服君錫長孺益無人色矣夜宿甚寒似人間二月無怪乎山外菡萏已綻而山中杜鵑方盛開也次日將尋舊徑登蓮花峯而君錫長孺不欲下梯𨑳滌塵別覓鳥道狹而且滑險過小心披愧悔無及道盡達獅石居飲茶攝衣登峯陡級矗上肩踵相接五里許過金剛肚畧如小心坡雲章以杖作槍勢跳舞其上予曰是不必恐達者以為華歆之擲金也君錫長孺進退觳觫股慄髮豎大呼菩薩祖宗求佑匍匐幸過即從間道遁去予輩不顧而進奇險相軋匪夷所思武窮則洞洞窮則級級窮則又洞或如危橋而石檻天成或如重樓而虛窗四闢展轉玲瓏螺旋蚓折則有老僧誅茅嵌石壁中然尚非峯頂也

就彼假爨又攀援而上變窄跳一躡懸梯二較小心坡金剛肚不啻百十倍之惜不令君錫長孺見也是則黃山之絕頂矣雲門諸峯盡在足底雖天都亦稱仲氏匡廬九華楚楚眉睫間一切丘垤且蟻封視之呼吸直通帝座非虛語也亟令小童下菴取筆硯予題名石上是日為四月晦適芒種日也俯視山坳草室為大悲頂君錫長孺方偶語室前不知所云諒無出謹慎老成之外者躍而呼之二君舉頭瞥見即掩目而走衆大笑又見峯麓有僧攜筆壺而至者𨑳下迎之則滌塵之弟德水也飯菴中畢復蜿蜒下至大悲頂二君已去追至天海菴語以峯頂諸境但搖首曰何苦乃留菴僧桀驁不可與語遂登煉丹臺臺較蓮峯為稍下而丘壑絕勝諸峯鬚眉面目縷析無遺吳道子顧虎頭不能幾其萬一德水所攜酒斗許予與雲章坐松下罄之不復知有人間世矣過此為平天矼奇松生石上高不盈尺而蔽地畝餘若簾圍者甚衆山脊此段稍平衍陰雨則雲氣布滿所謂海也海岸為光明頂菴在頂麓曰光明藏憩菴中詢君錫

長孺蕭悦崭領指之登頂觀落照立壑又奇子與丹
壑蓋蓮花爲中峯而此則左右翼也每臨險地二君
不但自怯而且怯人子輩前則二君必却及至妙絶
處二君已却走回菴矣是夕同宿光明藏雄談徹夜
明日爲五月朔過獅子林將登始信峯回顧君錫長
孺忽不知其所在蓋已預知而先避矣群峯環立怪
石如仙人如羅漢如將軍如美女如獅如象如龍蛇
如鐘如鼓如覆舟昨所僅見以爲奇絶者今且萬計
億計恒沙計花木亦然始信之險又倍蓮花攀接引

松度獨木橋側足而步下深不測峯頭奇妙見者始
信故以名也旁有蟠龍松鱗鬣森然作吸海狀右爲
散花塢紫綠蒼翠不可譬喻左則二仙對奕布局落
子勢皆生動後立者背手而觀又有波斯胡貢寶而
獻天巧至此理所必無而事則實有奈何折而下至
石筍矼益奇益妙向者一步一叫絶今且一步十叫
絶矣勝地結菴曰水雲筍背平空挿起磷如冰柱遠
隔陡澗不可攀援戯以激明惠令牽蘿躍上石壁已
又呼止之共飯菴中 前後左右靈怪環擁石高天小

上陸肉飛觀至此蔑以加矣謀至松谷望仙人榜僧
謂止衆亦興闌乃返獅子林覓路下丞相源道中殊
無景况足底皆砂礫一步一跌幸仝濟已收若初經
此遊興減半矣尚有無識人欲繇此上而以硃砂爲
歸途謂之漸入佳境譬設客者先陳粗糲責令饜
羅繼以烹龍炮鳳亦當食不下咽何漸入之有哉修
路亦屬多事不若以一丸泥封却函谷關也頗費二
十餘里始至擲鉢院叢林甚稚僧皆馴馴有道氣不
賴此幾無以償此憊矣肅衣禮佛畢以仁頂命奚童

下山買薄醪共醉溪邊溪中怪石不減湯泉中流突
起者高三丈許攀躋其巔長嘯遠眺天都尚戀戀來
親人餘峯恍若夢中矣夜從枕上聽誦梵聲思慮清
寂明起床而歸道中望九龍潭儼如貫珠九瀑懸下
飛簾漱玉更勝白龍斯遊也訖以五日昔人多苦雨
而今適當霽月天朗氣清峯巒草木歷歷可數一快
也太蓮花閣數歲一開而適值之二快也予生北里
未涉山險而能使君錫長孺退舍三快也途中不禁
舞蹈抵湯口祥符三僧辭歸長孺次逆旅俟焉是日

適留天若有待而然者留止芳村明日以仁邀過曹
[illegible]君錫招享胙以過金剛肚訓神故連雨不止信宿
三日謝氏竹林昆仲古樸醇雅眞意藹然遊茲人何
啻武陵也贈雲章竹枝蘚贈予仙拳杖皆天然巧絕
鄱陽後一日雨已持歸寶之尚有長孺嗣胙約九日
共享也雲章謂予曰他日欲大嚼只須挾二君遊山
可矣

黃遊續紀

新安吳廷簡

殘秋送冷浮艷既凋各山眞藏畢露予將自新安返
博陵故里交游一切謝念獨以三十六峰未一詣別
爲憾孟冬十一日行裝已束意慮旁皇五鼓臥牀忽
夢身浴湯池有仙人立山半琴手相招蹤癖而肢體
和柔神理酣悅猶若靈液潤膚而未釋者一轉念慄
然驚也夫有佳山水而不能親必瀰疾狗攣政刑禁
束而後可今名山近在百里冗累雖紛非眞必不可

拂者奈何負我素心也秉平旦正念習氣未交急起
呼符與一叟不暇招一童不願携毅然獨往家童捷
蹇囦淸步躡姑許之出門遇德彰告以故期明日追
來遂行飯呈坎次官田滌塵適在予里聞風踵至喜
可知也同度皁莢嶺澗中水浴石骨勁立淸流穿激
如鳴笙簧嶺巓有施茶小菴予前題曰甘露林飮茶
少息下嶺至曹溪日已瞑謝以仁具鷄黍欵宿在坐
者君錫合甫及館賓旌德蔣心一也明日度桑嶺嶺
腮爲寶筏菴亦予前題過此至芳村有謝士升者具

餟椒訶初未識面亦奇遘矣晡時入湯寺龍道輿夫詑以仁君錫季昌心一皆至夜靜共浴湯泉月色如晝酬觴偃舒猶疑是昨朝曉夢耳恍惚中有人影越溪來赴驚視之德彰也孔嘉與悲戊由妖木魅假形弄人諦問則真者也沸沉宵參不速山約如德彰者何可多得哉十三日夙興君錫前枯又萠倐爾辭去予輩再浴方起而胡仲明自古竹溪携箪壺來從遂又增一同心爰共議遊蹤以為必繞山大轉後上前下則佳景始遍歷無餘德木為導沿溪而西過山

君岩鳴弦泉舊徑顧首北望仙人橋若飛虹天際期登頂巳乃覓徑求之邅迴度湯嶺而出南望剪刀峰背秀不可言而形則猶夫遠視也吾鄉人有謂兩刃相距二十里者耳食一至是乎夾溪皆玄壁千仞古松蒼翠倒影水中跌為碧潭以數十許至弔橋菴酌仲明所携單再跨小橋燕尾溪流乃煉丹臺瀑水衝原而下者與外溪會勢愈瀨湃再西將度浮游嶺石上碧泓三叠如砌同坐賞之不忍遽去而天欲微雨趨行出嶺則如彻利天人降落塵世矣冒雨下平路

依山旋轉北折日翠微寺寺當峯下以峯得名頗覺幽僻禪室供開漢壽像壁庵扇曰不負鬚眉嗟乎如是而後不負也君寵對鏡自顧將何以謝此鬚眉哉次早主僧恒生乞號于予以其禁足也命曰雪趺且答以偈飯畢涉礀導以小徑循曲數里至岐途而別遂跨峻嶺數重既下復上如飑翻海莫不浮下如墜予赤體猶欲加扇人謂深山候寒益未那力者云爾道中山雖庸而水則秀益山為黃之邪邪若璞衆玉然水皆內山石髓驚流駭湍稱賞不絕覓得法住庵

假饗復高下數折乃入芙蓉嶺則闢浮提人復登天步也入嶺數里將至松谷菴方憩樹下捷慶凌溪心怪石大呼相招攀登其上則見峭瀑飛落迸為深潭圓中規清見底滿中作翡翠色潭底白石如怒魚欲躍實今遊第一奇觀也捷慶此隨不為無功矣其下石縫亘長山僧謂之油榨因名此為油潭云再行數武大石題曰龍淵嵌空如屋激水橫行屋下潑泓碧旋聲若轟雷石竅關通各爭奇妙人臨其上画工閣筆過溪里許即松谷庵湯寺至此繞山盡半周焉始

悟天造黃山若今朝之造帝宮也湯寺為入明門椽
砂庵為承天門湯嶺之路則左右長安穿朔之御道
也山郵嶺口非午樓乎文殊院頂與天都蓮華峯非
皇極中極建極三殿乎丞相原與翠微寺非東華西
華二門乎石笋矼與白雲庵非左文華而右武英乎
光明頂與煉丹臺非左右二平臺乎前海後海非乾
清坤寧二宮乎此庵固居然一玄武門也位置確然
不可移易太平人至謂其得正向者小兒解事不作
此語矣菴在竹中滌塵携酒列庵門俟焉群坐聽峯

作天際真人想酒酣難割前勝復至龍淵酌數瓢于
石上欲再覩油湧同遊以夜深為諫予拂衆呼德彰
同往飽飯乃同入庵啜粥時皎月晴空此華五色欠
坐方寢夜半夢中雨聲甚驟以為溪籟耳既明霧塞
庵門烟黛模糊渾如潑墨天之不測有如是者擁雲
而上變幻無端忽明忽晦幸雨稍霽微不顧而進死
轉陡級穿溪數丈則巍峯畔衣冠丈夫垂紳縉笏而
立以小松為簪纓若觀音石之楊枝者所謂仙人掛
榜也榜蓋在仙人遊蹤傳昔有能辯二字者雷即擊

其字去之方欲詳視而雲霧封障朦朧莫辨及風掃
雲開越巳數里矣予憤甚却走而下必欲允之步巳
將近忽反風湧雲咫尺靑晦竟不可見夫負傭樵豎
行經此者歲歷不乏胡獨于我而反祕之靈物畏有
心人信哉再上而兩山突秀巑岏接天惟石林立不
可枚舉白雲如濤高峯如島銀潮泡沫隱顯無恒道
中奇石苺苔蒼蘚質理皆純綠如玉懸崖紅樹錯出
若錦是前海所未有也所恨路太險級太峻愈上愈
長愈勞愈嶮艱若登天氣汗兩竭始得至石筍矼而

雲愈濃重睫不見掌菴僧復扃門而去罵其無人謂
之何哉不得已而之光明藏宿焉適仲明小童擔筐
管鎖丞相原至何啻灌頂醍醐無奈陰氣益熾低徊
至次日則盤古之混沌未剖伏羲之太極未畫也勉
滌塵下山治供塵赤足攘臂而去烈風凍霧穿櫺入
棟斷戶幾鬩者竟日挑燈就寢無復歎悰矣忽滌塵
排闥而入行童肩豆腐酒菜皆湯口市來者半日間
泥淖淋漓往返百里欲不呼為聖僧為活佛不可得
也予率德彰匍匐拜之問山下則大雨

正在雲中雨未成點耳嘘呼痛飲薄醉乃已明日陰翳猶昨菴僧供粮已盡衛明若邀至其家遂仍縣白砂矼下丞相原破雲而陟漸覺明爽及山腰上雲已透紫翠朗然而足底別有素雪滄茫無際遠山微露青尖若大海之浮亂葉景狀絶倫未幾武而冠履雨雲卷合爲一前景又不可得矣猶喜砂路濕澁步履無恙是夕醉宿古竹溪雨若傾盆明日晴復次曹溪而歸前遊夏月宜雨乃晴恨未見者鋪海耳今當冬月宜晴及雨遂得縱觀且杖屨所及適補前缺不知

夢中仙人何在而既經遊者不許重一寓目眞耶夢耶造物小兒巧而虐哉

海子記

宛陵湯賓尹

山之顛曰海子四面皆可達東由丞相源西由翠微釣橋北由松谷南由蓮花溝松谷最夷蓮花溝最險然予以試險爲奇未之怯也溝路皆沙礫頃復爲蛟水所敗莫可置武用木皮縛橛五六尺許各爲一梯遞相縛攙溜壁中橫以受足足太停則恐其折也縱以受手手太舉則恐其掀仆也予鼓而前教以置手宜靜置足宜輕置手靜手之神寄於壁也置足輕足

之力寄於手也諸人以次相接籐倚橛若粘壁之蠅前人舉屨後人舉頂若猿臂之相牽矣梯且盡卷石稍可蹲息左折復渡溜沙伯揆喘伏不能復振予以手杖跨沙躍而渡伯揆號嚇失聲一群皆驚陟而上再折一壁橫腰如欄楯人度欄楯之外足旁垂有腹贅者腹與楯相抵幾墮從此陟級無數而得所爲天門者三一線天者三既乃得雲梯焉天門剌脰於藁石中若負塊以行一線天行兩壁間從罅處漏光若一片氷裂也雲梯鑿壁坎爲級望巖下十餘丈受身

處僅二尺受足不盡踵歷級既盡路轉出壁背仰覷如層城正反折處一石一松緣之棸得展息如獲異境逹是甫可舁從者面色甫定數出息或相顧伸頸嘆且笑蓋捫登穿側數以身殉而後乃漸即于平衍也生平每遇極夷坦處輒愁悶欲絕每極顛頓處輒歡呼叫舞蓮花溝亍亍一度眞堪一死不復問誰何景矣遊山與遊世者不一嘗此終成何致耶前後行遊者其亦有得於中之味者耶

遊栱中記

歙郡汪道昆

黃山包巖谷以百數其陝匯則栱中云豐樂水出雲門五十里而遙經七百里入于海栱中山四合東西不見水端其山南北相距百步有奇東西凡五百步東最高者曰羅條逶迤稍北據上流曰牛鼻西最高者曰樓臺逶迤稍南當下流曰乾溪乾溪視牛鼻齊其下爲石碪嶺石碪東折曰壺山山多土可封形家卜兆若二依山闢土深五丈修什之累石爲址高二

尋修廣參之一址外爲田十五畝田外爲蹊曰飯牛蹊蹊外爲蹊卽豐樂水也谿以南皆石山沿流若步障草木皆齊其西浸殺而卑若鳥翼張水上谿薄山而稍墺蹊臨溪而稍弦田與蹊齊蹊出則出蹊窮則窮劍兩端若[illegible]因地勢也蹊窮泝流而上石磴出灌木陰谿石如龍門水湍急褰衣可涉既濟乃得泭洲上流出黃竹潭抵洲分而爲二左循山右循磴洲窮復合石梁當之亦一藪也西薄石磴而南折爲桂竹灣其下爲桂竹潭潭上石磴達谷口修與飯牛等

廣半之石互出如犬牙狹者僧不受足林端出石溜纍纍如貫珠水流石上如建瓴多水草其南巨石當路出水上高可蔽牛又南則谷口矣昔在嘉靖壬人始有棋中歲用其羸有事建置避石磴東入谷爲石門入門就巨石爲釣磯拾級而上坐釣者其東石阯可容席列石棊置水濱釣磯以東步躡蹬爲棧道又東則裂石如環堵今崖之巖棲川遊此其一息也進次石溜屬浮丘爲銘進次石林延十五步如閣道俯臨石磴爲闌楯遊者相與班荆可再息矣依壺山爲

華陽館傳經者居焉堂曰葦堂則易教也墻東爲圃築東北隅爲樛木亭亭中覩南北山羣木干青雲蔽百畝編竹爲籬泉芳在焉華陽西爲野人居又西爲泠風閣衡五達閣居南端三面皆綺疏天風四至翩翩千仞之上矣牛鼻乾溪當左右孀若出睋眉行人杖屨度石磴出沒木末若圖畫其南畈羣鹿下飲不避居人僧祇樂若曰鹿谿猶鹿園也有石虛中如敧器正立中流涔者亟就之署曰天漏中淅洲刻石雜坐覆白茅爲宛在亭竹籬及肩人跡罕至泠風西下築石爲象隄隄橫出截谿流高覩石阯隄上爲西枝室奉瞿曇隄下乘橋而南水涓涓出石罅當暑不絶僧呼阿耨水飯僧者汲之橋下嵓屋懸崖中爲方丈栅其廣五几深不及一筵形如樓船居者若舟遊耳居五載主人以次告成余客棋中則相與程才物議方向余謂考槃畏壘至今諸説不衰則其人以也後之願者窮土木而文繡之不旋踵而名不傳其人非矣主人務折節爲儉顧獨亟從事淇中要以人不勝天文不滅質且其人長者益庶幾有聞焉

蓮花庵代繪記

歙　潘之恒

余於蓮花庵凡五遊遊必信宿如對鏡見影離即彷彿雖善書者不能還鏡觀甲寅孟冬之杪余弟价之讀書其中留榻共卧朝起主僧授筆請作短記以詔繪工乃向天都作繪六想於時霞暎朝日霜薄露滋山若盥沐而出天都西向儼軒皇影纓而垂冕旒青鸞儐見華蔓侍帝之左上安鉢為孟而硃砂紫石承之若張翼而斂其尾右次曰老人當南極政不必以

仙人易之凹處即文殊院所隱瞳朣瑞光騰霄漢者非耶蓮花峰右翅穎出若菡萏之未華桃花叢蘂外護之共為郛則獅子仙橋在指顧滅沒間而盡于湯嶺此涵鏡中者也而庵若朝粧麗人見鏡中影自媚爾水簾洞久塵翳夫非蔆花之委耶雲門劒立于左峽起為雲濤議刱小刹而未成今所亟者在觀音大士閣拓其基矣從雲濤一泉如縷而下為洗藥溪漩洞而為藥銚又滙桃花澗水注于白龍潭則山中靈濵之都也里人鄭無斧開逕從湯院左石隙宛委而

陟得衍處曰桃源擬結天都社于此同价之方獻叔履石而觀靈淵足沁心滌魄矣其底三石則莫測其深而羅漢級一道鑿石齒齒如金繩界之則慈光之菩提場也無著能開逕而圓若有靳然若輞川詩中有畫則此記為之素矣

遊城陽山記

歙郡汪道昆

余旣歷東南諸山澤歸雲門之下將從七聖而遊彼方道遙乎已何有之鄉卒不至諏五月朔有事城陽結客與俱必皆莫逆邑中則王仲房江民璞吳虎臣及余仲氏海陽則陳丈人遂南詹東圖陳仲魚會民璞奉檄且行舍民璞七人而已程思玄請爲東道主以舟楫從遂爲約曰晦日癸卯共皆會由溪詰旦以舟行後至者舟輿皆曰如約東圖方爲家丈人壽不

果來仲房客郡中不報壬寅余將仲氏先至次虎臣至主人紹介見程子方子方習仲房主人諸兄也晦日雨甚度丈人無行泊日中丈人至下車意氣勃勃余心壯之旦日霽登錫山其上祠事東吳迄今血食出祠東上據高丘山林川澤田里鄉閭可一眄盡也余就上人與諸是宜亭主人敬諸項之舟涉長沙里過民璞於家旣授餐相與陟仙人石虎臣被酒衣短衣遊田間余從民璞先驅取徑吳生所其居竹埤蓬戶一室置灌木中吳生先乃得徑旣至二石離立如洞門攝衽而升羣石如壘一石亭亭中立如偉丈夫余脫屣先登次者仲氏躋其上仰覩雲物俯覩鄉遂丘墟亦一奇也仲氏劃然長嘯作裂石聲下遇虎臣吳生與之揖不答旣而知其狂簡目攝之虎臣挾一蒼頭扶掖而躡石上北鄉再拜呼江山人者三山人爲余故人捐館舍五年矣山人善稱述語在傳中余先入舟過孫從周別業從周種竹四十畝其中爲草堂往余嘗宿草堂今信矣明日舟發鄭公釣臺東十里泊王潭過仲房不遇書其門而去不告姓名又五

里登岑山余舊遊也山峙中流故勝五里艤舟南山之麓遂舍舟余童年謁仙翁祠其像黃衣黃冠仙仙如也今祠視昔湫隘尸祝乃攝世衣冠士人謂舊祠災則皆更置余從諸君子拜祠下酌水獻之禮成虎臣東鄉哭仲氏倚柱大笑皆若狂主人瞪目聚觀乃大駭余告之曰此兩人者酒人也在燕爲荊卿在晉爲阮氏今復起矣天且雨余乘橋先舉趾浸高百仞而始一息下視西南面明者什七滅者什三役夫番休跻磴而進百仞路益險舉趾益高再息始見東南

陟三陽明滅者半番休而徭鳥道舉趾當胷又百仞
而險始窮得大阜役夫力詘相與班荆四顧大郭在
東天橋在北山以北烏聊中峙郡城倚之西則白嶽
黃羅南則南原十九揚之水自東至豐樂水自西至
浙江水西南至林林乎總總乎不啻百里觀也循崖
西行得仙翁故址址方百步四面墳起如堵墻方澤
中有神魚頳腹四足澤涸而蜍生不絕其旌陽颱颶
之類與余誦遠遊之章命秦青爲遊仙曲頃之雨集
稍戒趣行子方著從事衫鳥舉先下次則皆纍纍下

矣仲魚待于水滸以郡大夫徵會故後期仲魚問曰
夫子雅不言神仙胡爲此遊也嗟乎吾郡中擁闕久
矣先民無得而稱仙翁崛起南山遂用稱詩傾太白
負薪沽酒樂以忘年皭然隱君子也黃帝聖矣北面
空同堯師箕山舜友石戶此皆以至德而下巖穴況
其它乎卽吾黨不得與仙翁同時幸而同產吾因是
以虛往吾因是以實歸奚不可也仲魚唯唯舟宿浦
口雨終夜不絕聲余笑曰頃吾黨謂仙翁失人奈何
驗術歸逐客鄕猶幸須臾無雨乃得躡登今則舟遊
無苦耳客謂舟遊樂矣宜莫如江湖余曰不然此小
大之辨耳孟諸雲夢震澤之藪廣陵之濤非不洋洋
乎大也設有不戒乘危之謂何吳越多濁流饒曠土
卽坐馳千里曾無快于人心新安江水至清自昔稱
之矣乃今浮黃石而下舟若馬川若陵止若空湍若
飛雪水上長林若步障方若堂皇遠山若蛾眉近若
[illegible]袖望戶疏茂相望若棋置臨流若入鏡中觀者曰
[illegible][illegible]稜目不及瞬樂矣生平慕鴟夷子卽得舟楫吾
何讓焉主人曰善甚請以舟楫從明日沂漁梁相與

別主人而去

黃羅山記

歙　黃允交

黃羅去歙廬只二里餘余每從郎川還山中輒一登其彷彿可紀者五初與諸從兄弟遊陟山半忽霾晦登頂見下方白霧瀰茫諸山頭出霧中如青蘋白波共浮蕩黃白二嶽時露一峰兩峰作蒼翠之濃淡為現滅熹微倏忽類海市然次為四月晦與程平仲偕天燥不可耐四望昏霾如前遊坐蔭山半橫厓中見近畝麥熟萬頃黃金地線畔界之井井也一偕同業

江爾占諸君是日稍霽遙山可數輕嵐媚之近則千丘晶熒弄日日下春霞絲四起為絳為紺為蒼碧與巒巖紫翠相映發俄而巨光一線橫竟西北天非黃非綠作青金光雲門蓮花諸峰瓌瓏峭崿悉現光中疑是軒轅浮丘鼎中丹氣真使人作凌雲想一偕程用修汪于田鄭本寧以觀梨花至乘興登磨陰四垂疎雨時灑俄而烟歛俯視原樹隴麥嫩色如染満江帶之成一片綠玉布颿飛其中如水田白鷺也不食頃霧復集諸君謂山靈為我輩出阿閦覿耳一偕族侄明遠用夏與秋闈九日風甚勁碧空澄朗可辨纖毫歷指諸崚嶒者為某峰某峰諸培塿為某丘聚落為某鄉浮圖五出為某某刹松颼萬壑轟響如海潮西日射大川中晃爛沸盛遙眩人背帆檣點點漾冶金中不復向者觀矣夫山川不改余五登而見各殊烟雲雨日屢遷而流峙若與之俱幻乃信世界多幻境攬勝者何可謂一操輒盡也

長青山記

歙　羅逸

長青山匡黃山而南霸者也故巋然若魯靈光雖高不及靈金嵩山之什一乃反若軏軏而衛豈特莫敢爭衡而已哉蕺堂南屏直一几席耳豐山五星一派纖無躡仿意似曾習叔孫儀㧾㧾然北面而事之宜其間有異人者出余庚戌遊記畧紀其事附之下方

余宿有山水緣故落山水障中環余居而四望之外無非山水其山多蔚麗青蔥其中凹者爲田宛轉深窱可穴而廬其水之若澗若溪泓渟清泚可鑒髮膚而見游魚山川之美秀蒨閣眉使人應接不暇比比然也余則獨愛長青山歲春夏率再至山中每一至如見快友頓覺神情都王又如與濶友期萬里外惟恨甚履之不前今且三至于時孟冬風日美好黃葉布地行步作瑟瑟聲竹千餘竿日影蕩漾衣牽水藻如浸碧波中令人有瀟湘間想出竹而上如覆墩可亭榭軒循天都雲門當其前頹嵐峭綠危峯疊翠宛

若大痴翁渲染所成一奇觀也其側則懸崖旻而逶迤俯瞰溪流蜿蜒如帶水聲激石如鳴玉日景射波嘩然奪目從樵徑轉而東主人搆一亭甚湫隘不稱稍北則梅園也每至花時如雪折而上蒼藤古木蘙藹不見天日余夏遊憩此凉颸徐來大暑如八月聽廣陵濤其巔爲羅眞人冲舉處眞人名文祐長春里人也里中自晉唐以來人多椎魯無文士故舊事多湮沒無怪乎淳熙志所不載今僅見白沙一碑中頼能識其姓名併一詩耳山之麓曰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見朱氏譜序自此倚石嘯歌松風上下妄意有羽衣蹁躚其人者庶幾遇之既而笑曰不見之見不交之交何必形遇哉其緻石坦而夷者瘦石獰獰若蘚青翠如過雨狀遙望木葉着霜如渥丹始見怪以爲紅花久之知爲烏柏樹也然絕可愛其東南連峰蒼翠百狀而下方見田廬鱗次菜圃麥畦平楚細流一望千頃亦非他處所能及使其中若爲道院爲禪室是當不負此山主人有意而未就蓋願力不堅牽物從務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雖然余見其三易

主人何異烟雲之變幻又未嘗不慨然自失也

遊黃石龍記

歙 王之傑

萬羅菴左飛壁數十尺狀獰吼獅近顛稍突出拆而爲巖者曰獅子口怪石孱顏猙獰可畏杖策履壁絕陡處則藉白蓮僧手援貼其腳杖亦詆閣僧吐舌蜀縮而退招之不返且止彝公勿前壁膩甚手趾不相謀旁人代之梭拚命入巖如登猨猊坐意暢神怡甙井血肉之軀所易到也巖闊二十尺深倍之石赭色光如玉淨如洗無點苔寸草正中一株枝葉如芙蓉

翠艷晶晶可愛自是仙家靈藥定有呵護之者不敢犯也上腭題記方五尺字大徑寸楷法遒勁存疊如新漬然剝落幾盡認之百得一二曰因隱仙之故宅遊難曰國家多難曰齋吳堯曰大宋德某元年僅二十一字惜不得其姓名爲闢幽也按宋年號惟德祐時政多故當是德祐元年

蒼龍洞記

歙　王之傑

序曰癸丑穀雨前林性馭將遊秣陵余送至華陽經翠微亭址馬鳴蕭蕭蹊古人之芳躅可以別矣余欲探華陽名勝拉弟小尹一一遊歷大梓潼大屏士女接踵群雲石印顯踞康莊石鏡洞窔雖幽已經三到且入鄣公山史此蒼龍洞之所以續隨札也

山在絕壑中虎常出沒故遊人罕至抵麓忽見削壁倚天瀑布挂空下白烟一縷如雲直出泉上非煉汞燒鉛常不至是余已神馳色動謂得此足矣不必另有奇觀也登嶺踞石更有飛泉千尺聲若雷轟流珠濺玉非復舊觀相距百武而遠懸崖陡絕不可至復不能捨去聞雞鳴遂攀援而上嶺頂泉二叠則瀑布之源也並泉一壁巉巖如屋可罟飛梁閣道以通第二叠緣源折入石門豁險古樹重蘿居人四五家水碓田畦井井不涸小尹放爆竹數十聲稍覺其譁一叟自薪還嘻嘻相接問蒼龍洞云在第三叠泉下立石障之叟欲易余以不借將翼余入余不敢以嬉遊始老人止之尋令小童子嚮導先往以嘗徑觀其去來如猱之便捷遂決意一任小尹挽留拒不從行十許步殊覺艱澁脫衣挂石壁摩厓而過遇無條可攀即棘刺亦不脫手矣厓窮得石梯下折而上空洞整潔若常有棲宿其中者洞頂飛泉排空直下如水晶簾綴覺齊雲之珠簾破碎零落不堪唐突此中矣泉上丹壁數仞中方尺許可鑒亦稱石鏡此為第四叠若五叠則踞石所見者惟此二叠最為奇絕三叠可

以眺遠自此而上可濯可湘可砭俗耳泉非洞不鳴洞非泉不靈矣復有數童子候于嶺上小尹喜余出重相慰勞乃以餅餌犒導者徧及諸童子令導觀泉落處水深不可涉絕澗而過積苔沒脛群石纍纍矗矗莫覩所滙向之削壁今見其森沈或云壁間有仙篆遊人望厓而縮安能覩其靈文哉方余問徑時阻者十九至谷口阻者猶衆余惟心有所搦故不任耳而任目此亦拙者之效也

敘曰予凡好遊不憚險阻曾同壽黃石龍綱躡身

入師子口覽奇絕而還詫余以濟勝具向心服其
雄豪今蒼龍洞又成曠觀其興致眞不可及又鄙
性喜瀑自匡廬四明外無快心者于凡語余見蒼
龍洞瀑勝白蓮寺十倍益艷羨異境如桃源深秘
恐此後便迷津矣

題髻頂

歙 吳䎖

山姿若髻郡南障之山曰髻頂予輩商略經綸多在
此中若餘墨賸供二三應求觸發故不廢詩髻固詩
巢也而名以焉若粧鬟結入宮之遐迶中蠹久恐非
楚王時矣或曰髻以詩也請問髻頂安在

遊豐樂水記

邑人謝陛

新安大好山水而歙為勝歙水不羸山而豐樂為勝豐樂水中分歙而水之干則溪南一帶為勝曠野平疇長林叢薄旌亭椽舍宇剎橋梁無所不有而萬家之聚隱隱賑賑何啻山陰道中也無奇讀書時自以精神發山水毋事挾筴而游一吏吳興故園邈矣吳興山水清遠差足與託猶然不勝望雲之思乃作溪山記點綴分數淋漓盡興時一展玩身卽家矣左于

復殫畫丁左文旣縹緲如畫而畫亦葱蒨如文廢幾繼美在昔嚴君平歷遊八州宗少文卧游一室或捜或引千古兩高無奇勝游靡所底止而於故土不忘惓惓覩彼二子賞會嶷兼有之是豈塵鞅之吏所得而擬其一眄哉

水嬉記

郡郡汪道昆

新都什九山也水幾一焉遊者浮慕江湖輙病其山羸而水詘余家食且久梲四時以為常暑雨祁寒覩四方同矣春淫為患則南服同維時為秋萬物咸說及其杪也天地肅察草木成章新都丘閣相因林莽相望天風既濟時乘於鴨其粲若霞其錯若繡其陰若紺其陽若朱其流若黃其凝若紫五章六采莫不具陳且也三天子鄣經所謂南紀也其下源源時出

為浙濫觴涼風始波潦水降矣淺則膚寸深則九淵無不可以察溪毛占水族流沙積石皚皚磷磷邁颾為湍遇石為瀨望之如練如璧如瀑布如長虹卽而就之直中弦平中準其聲緩者中鳴玉急者中哀絃余嘗扈上林遵太液巡海岳周游名山大川要以鉅麗閎深則誠有之矣乃若紆錯采鏡空明小人有懷不忘故土卽山之羸猶以為儉卽水之詘無用其奢矣五年九月余從諸弟登金竺山金竺中邑而名其下則豐樂水也是日以登臨勝戴星始歸虎臣以疾

失期滌甚其兄子仲實期余就里中爲水嬉適風雨害游旬有五日乃如約豐樂水趣歙浦是爲中流浦以上不可舟僅編竹而泭耳主人具泭十有六益奇者半耦其半而四之耦差廣近方舟始足帳具于時屋其一若樓船以坐賓主羅其一若步幄以貯歌人其一若幔亭檐如也歌舞出焉其一庀行廚則宰夫事奇者以其二繼榑篚其二載簫鼓爲前驅其二載諸豎子若僕夫其二介紹而傳車既余從仲嘉至徐孝廉俞山人在焉日幾中乃就筏主人誓泭者畢班

前後若舟師于是鼓之以鵝鸛進居人未之前觀也聚而堵觀主人方供蓟數枝焚香啜茗而已少進聚觀者躡而從豈其于此乎觀禮樂哉幔亭招之耳主人出歌者爲黃竹之歌歌三終觀者益集更進而就美陸爲越吟躡者益前不能屏主人笑曰公等亦染指耳安能饜耳目乎于是驅而進之楫並舉既泝上游望中野羣木林林總總如濯蜀錦出西南西則金竺倒影中流如奉員嶠西北則羣山高峙如列仙擁羽葆相迎靈山遶西如役羣龍勞積石其日秋陽不厲魚鳥依人卽浩石瀨蹴風湍其行不枳石梁在目觀者業已逆之水濱歌人乃廢水調作鐃歌自度不容驅馳則舍筏而登岸乃爲朱鷺爲君馬黃爲臨高臺爲將進酒觀者疑張樂洞庭之野惘不知其所從來比及橋泭者淖矣主人夙已聚徒五百指疏前塗日下舂隕如萍實短墻長薄如良史槩礴所爲歌人爲房中則以媚觀者于斯時也任耳則廢觀縱目則奪聽卽斂者不給矣日既納乃薄南阜召韓娥爲緩聲爲淫哇者一洗之矣幔亭出二燎懸若火齊客

請樂而毋連乃班泭者既乘流下歌人迭出如初頃之議故于觀者倍昔主人修無筭爵歌人亦競新聲余節飲者十年是日釂者累百徑醉矣仲嘉謂士不得志故悲秋伯兄遠得君而遯得親益亦自適其適矣故及秋爲樂乃今賓主相得宜盡歡故醉虎臣雅有酒過叟亦骯髒者之爲茲既多主人能幸而佐客驩甚虎臣適矣故獨醒時而醉時而醒其適均也客以爲然併以授侍史

歙　潘之恒

壬子初夏七日吳越石請泚溪西昔水嬉以筏游誇勝今替以方舟上張幔列坐可容十人尚虛半席帳二筏遞後至者其歌吹庖從雜以捋交緯中流時漲初平溯逆餘怒篙緯并力敵之舟解芀需次遞遞未苦其難林莽村落蕭疎映帶如畫中行度石橋經澄潭而後泳游闢通也約近十里崖忽峻而卓立上際於天舟若蟻附越防為圓通菴暮不可躋然燈列炬

龍以綍角垂垂犀照怪現如群龍銜燭而出停鐃罷鼓嗒然泚虛衆籟俱寂少選月白西方移岸不數丈天為開朗含崖如撥雲始覩金竺之若礪也其返也放舲欲駛乃膠于沙舟子以肩代篙頂齊于踵覺浮芥之為艱天風冷洽吹襟爽然慮登岸之若逼矣湯司成嘉賓曰吾山遊而得水勝旅棲而得曠觀順流而得止息事皆偶際不藉前期天下之良會大率類此援筆載之以續筏游之畧。

水嬉舟泚泊書畫船畫舫記皆山水游事中另一

佳題目

洗泉記

里人曹臣

洗泉爲吾鄉古巖寺搜幽居士余奉倩榆仲鮑無雄鄭君實方羽伯諸子結社事也寺去吾永昌里四五里而遥有巖焉寺藏於腹巖左有泉淲淲穿石罅中出劚山足而承之爲池者二湛碧如漣灑然上池供引汲下池供洗滌寺僧千指於斯給也泉質甘美環諸山百里無出於上者春秋二茗薦香時名流勝侶不憚遥力負罌來汲修其勝云日久寺僧視爲溝洫

間物且厭人跡市至不其珍惜一切糞除委積狼藉積物成垢積垢成腐積腐成蟲泉之眞大喪游人至止恒費躊躕四顧心欲一啜之而不得其眞焉奉倩諸子覩斯慨嘆乃聚而謀曰奚必委僧咎也儕實爲政夫積不可使之行垢不可濯之淨乎腐可變而爲新蟲可縱而之壑若約以一月一至一洗焉則四病盡除泉之眞大還矣嗣是人德我力讚嘆歸我僧權日削强者生怖嗔者生愧儕實爲政耳於是相與盟於巖下如前約每月訂晨而往或朔或晦或望參差無定期惟是或之僧不得擬議日絜以伺我日絜以伺我而我之權益重護泉之法不其密乎夫巖下一盟而六法具無住生心慈悲化度興淨滅垢鋤强殺嗔盟之功大矣辛未秋予從遠道歸適遇諸子明日爲訂期邀予同往欣然從之操斗運帚躬自爲役頃刻而新二池不自知其濺裙濡履也命酒坐酌樂觀終日臨行掬漱數斗而去是役也神實王樂不可無記成詩一律載諸別記

別湯池小劄

歙　吳士權

按溫泉自驪麓外甚夥詐者以君爲之冠周書稱黃帝服還丹浴此中七月現白龍珠履變漿自天而降後唐刺史蔣邕遣人大設盆斛入者病無輕重皆已宋大中李敬方爲刺史感風疾沐之白龍復現疾瘥築堂祀之而君之靈蔬著予生形幾負氣近水濡之諸匆思薙鄧林爲薪引中泠素之瀉漆闍丈五石匏中日夕浣滌亦大快事今來歙山慕天都之勝且有

君在焉烏可不一往烏可一往而輒去遂分禪林一枝于香溝上去君不百武君之幅員幾十笏縱半之布沙如銀粟歌石如碧枕發源如貫珠又如魚眼生茶鐺中昔人稱可瀹茗者此耶君之清可數毛髮香可奪蘭芷廿可亟流盈不隨世炎涼而冷煖自知其無盡者豈予所能測哉予無日不從君游而彷彿或得之者朝霞浴之如揶丹砂夜月浴之如濯水壺炎曦浴之如漱帝漿涼颸浴之如蒸暘谷飽浴之忽饑醉浴之忽醒暑浴之忽舒昏浴之日月開朗勞浴之

櫱衛安和君之治我觀遊子厚矣逐復遺翠樹杂天周設幃幔溪流瑟瑟如蘇家婢挾箜篌侍作水東鐵馬之聲脫幘則百尺藤虬授首桂之苔厚如裀巖花點綴石平如几淵藻作純或搽悅或承矜裾更臨以青鸞紫石峭崒千仞以待予之振衣焉能無戀戀于君也哉自匈萌迄廖秋習若凡七旬今將別去他時粗畢世事便當支竹尋君于洗塵土之胃然後求浮丘公餘粒吞之斫蘇浸池中納珠履飲瓊漿拊尺木

而上必有日矣豈區區若兩刺史交君者哉聞君擧原在聖泉峯而支屬散處于香溝者非一乞爲仰意總期他日訂君子之交也無刈藍月朔士權拜啓

曲水園記

歙郡汪道昆

豐樂水出黃山東行百里而近水淺深廣其上則諸吳千室之聚里名溪南左黃羅右金竺雜新都隩區也里南艮田千畝里人呼楊柳干其東則曲水園脩廣不啻十畝疏圳為澗道經垣内外如隍其中鑿池圻南北如天塹圳入澗道澗道入池句如規折如磬故曰曲水垣東南百堵不堅不墁西則編柳為藩力省矣鑿坏為東南戶當戶為竹林穿林跨澗道為橋

北林視澗南稍廣穿薄西出得[illegible]始亭亭在東方萬有從此始也累白石為山峙亭北或云肇玉山跨澗道為橋得孤嶼如壞壁花石錯置當其中縣四楯為亭東五步得彩橋橋東多竹箭漁者置浮槎水上循東流為魚防竹外為行廚便烹鮮者由孤嶼而北歷長楊彩橋脩倍東橋蜿蜒池上池北步櫚五十步西行而中折之客至若在濠梁是為魚樂步窮出西戶得釣磯沿隄西行隄北脩竹百个隄南折不盡五十步距池西隄上樹七梧桐有美蔭中隄登水榭署曰

中分面西為門三面臨水為牖東望池畔樓臺花鳥相與浮沉日高春若揭河漢而西也西池當五之一隄衡分之西望羣山在門若良史出繪事盎山水一都會也池南馳道廣二軌脩什之道左樹文杏皆臨池右樹叢桂葺桂枝為薄蔽南端中穿薄為御風臺崇廣二仞天風至泠然而游帝鄉視七尺若蟬蛻耳臺東南度澗為艦舍舍臨田間主人就舍明農餉力作者西隄西出戶五畝畝鍾之田沿西池北行得田舍藩以灌木是為灌木莊反步櫚歷重門為水竹居

主人經始于此其後小樓崇常有四咫藏書五車由藏書外達槃樓由閣道外達步廣槃樓則置夾室步廣則置都房槃樓廣加藏書者什三步廣廣加槃樓者什五由藏書四達皆三室是為十二樓前臨步櫚曲水如帶沃野如列綉當戶履前林木蔽虧如步障其西為青蓮閣綺疏如蔚藍東閣梅華入牖中春至以先登最青蓮下為清涼室室東鄉闢西戶通步櫚其左洞房宜卻暑由洞房北出當戶一卷石如美人左右個若夾轂然各廣二几又北為迎風坐四門洞

廊南迎風北戶以西樹梧不十歲而拱拾級乘磴西北累黝石爲小山山北爲三秀亭亭故有芝房之瑞亭北樹木芍藥當藥欄下半規爲曲池由迎風西戶入木竹居東戶入高陽館館南爲垣屋闔戶以居去垣不盡五步聚美石爲山震澤產也羣山大者嶽立小者林立疏茂相屬其高下有差高則爲倂者三下則爲倂者半石如雕幾如枯株如垂天雲如月滿魄如軒如跱如喙如伏兎如翔鳳如姑射神人如舉袖如舞腰如荷戟窾山爲洞出東腢爲臺流水沿西麓

東行不盡三之一潛于麓入于池去山不盡十五步爲四宜堂堂廣五楹脩縮楹之半四面疏戶戶外皆重階居者于四望宜即四時皆宜也臺東穿薄而入得玉蘭亭亭西樹玉蘭東榮累奇石咫尺亭北穿薄而入北止室在焉室西曲房足音罕至益便坐也池南則自萬始畫御風池北則西自步欄盡藏書東自高陽盡止止三分鼎立水榭居中灌木則附庸耳垣以內花數十百品木千章鳴鳥千羣澼遊芙蓉千莖魚千石主人謂客自與有事曲水歲用其力以從事

歲計金十鎰人百徒積二十歲乃成故力不詘而贏可舉也客曰余少從五陵豪日走馬出郊關外及還軾閱俗周游四方若王公貴人游閒處士諸所建置備游觀者大較可得而言已庳則苦而儉于文巳美則苦而害於雅鴻臚君乃得中制不有足述者乎且也新都十九山也水居一焉曲水以水勝聞斯善用奇也已

西干十寺記

豫章謝廷讃

水西寺

淳熙志云太平興國寺在縣西南唐至德二載建號興唐寺寺門踞兩峯間下瞰溪流州兩勝處也唐末楊氏改為延壽寺而民間亦呼為水西寺寺有戒壇國朝之制歲以誕聖日開壇為沙彌受三百六十戒祠部給戒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云

應夢羅漢院

淳熙志云應夢羅漢院者唐末寺僧清瀾與婺州僧貫休游休為畫十六梵僧象相傳國朝嘗取入禁中後感夢歘僧十五六輩求還遂復以賜汪內相詩所謂秖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者也今畫本猶一二存福聖院者雪竇長老嗣宗出家處宗有同受業僧智珍嘗為長蘆壽禪師延壽堂主亦有學卒年八十餘

如意寺

余以日宿如意寺月餘矣偶閱張喬游歙州興唐寺詩有鳥歸鐘斷之句以為指雪竇泉耳乃雪竇秖為智井獨如意寺泉為第一在異僧勻水雖頗甘泉上故知喬之詠泉以此

經藏寺

余徧歷名刹藏經閣所在而有興唐以經藏命寺蓋從陝州五張寺經藏碑得名耳碑文出庾子山之筆南陽張元高五子同居共捨為寺伽藍學建郎以五張為名寺主三藏大法師涉狄邑手洛州刺史張隆等財法行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黑白數千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餘部故得雲書金檢並入香城今無論銀函東度金疊南翻即求弘農一片石亦不可得

龍藏永闡五張笑人

福聖寺

寺為雪竇禪師祝髮處長卿偕余來游則寺無僧井亦無泉因悟方干贈雪竇詩所云飛泉濺禪石瓶屨身生苔不誣也程仲貞曾共王公與習浮此中日未下春蹲虎出據危石闔院之人不知也會是日劇飲[illegible]呼捶鐘伐鼓為戲虎怖不入已而仲貞獨闌出見

之歸報公與諸人五色無主傍樓而上特建甃瓮穰
投之虎乃去以故寺無人居又以証獨夜任風雷霜
公之入定深耳

妙法寺

長卿與余同息與國長卿下榻妙法余下榻如意交
臂晰夕陶陶也三日以來長卿別我習靜萬山觀中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太平興國叢林

按經誠唐揜莊語唐肆唐空也如桐城之名盛唐亦

指盛唐山得名也宋人不解以唐爲國號改興唐爲
興國然則盛唐亦改爲盛國與

等覺寺

齊物論曰方其夢也栩栩然蝶也其覺也蘧蘧然周
也周之爲蝶蝶之覺也周之爲周蝶之夢也則必有
分者應無所分也謂之等覺

五明院

院卽周季蒙讀書處季蒙常亭午手帶一經從倚殿
左巨蛇如椽投地丈餘蹒跚匍窣繞殿趨季蒙斗室

深山陡絕虫鳥親人無煞明亦無無明盡矣

淨名寺

謝詩云竟日山頭坐翠微菩提明鏡覺皈依鳴蟬不
解禪心定葉底枝頭處處飛

山史云謝曰可西千十寺紀搜輯頗詳而時有言
外之致足稱良史才

遊齊雲山記

明　程敏政

環休寧縣山皆平遠不足以當大觀出縣西三十里至白嶽嶺山始高峰始奇石路盤廻如線遊者肩輿緣梯而升至以雙絙曳前後其甚處輒下行拊背或行不能步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巖夾峙上結小屋以臨風曰中和亭立亭心下視巳數百仞田田茅屋秩秩如畫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成突睛曰石蟹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

水聲濺濺出草樹間曰桃花磵循磵南行里餘至獨聳巖蒼然峭壁橫截一山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盎天造以通遊者門首石楠一株其大數圍四顧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不可狎玩入石門東南聯巖如城懸石四覆勢欲飛墜其第一曰彌陀巖巖屋不踰丈第二曰觀音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豕而犤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蹤之疑爲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結復意其爲眞龍也洞深二十餘里東炬東出可抵縣之藍渡溪然愈入愈狹莫敢爲之導者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巖下如雨四時不竭曰珍珠簾瀦水沸散于西磵曰龍池泉西巘有虎跡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岑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棋嶺其峻覦白嶽倍之車棋南二里餘至玄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正立所謂齊雲巖也古松數十夭矯如虬龍皆數百年物觀左一峯曰石鼓右一峯曰石鐘夾屏兩峰曰筆輅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爲石橋以度南直觀門

數百步一峰挺然拔出森蒼甲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峰橋西數百步高巖中斷一小峰離立磵下曰捨身巖巖西二里餘五峰差列如羣仙冠珮下天際以向齊雲曰五老峰西北聞有沉香洞人跡罕至草木蒙翳時有蛇虎潛其中不能往也遊者始入率以白嶽高至桃源則白嶽巳在其下至車棋則桃源又下至齊雲則車棋益下蓋於此可以見天之高地之迥杳不知身之在何境也舊碑云宋寳慶丁亥有道士天谷子自黟北來居彌陀巖一日見異人相語前山

高空可移隱於彼天谷子許之如約訪其處巳有塑像在焉土人驚異往觀以爲類玄武之神因勑道院巳丑弗戒于火淳祐辛酉大雷雨裂石壞屋而神像巋然獨存跡其事若不經然山靈所鍾亦疑其有不依形而立者予獨慨茲山之勝淪于窮鄉下邑而不當夫周原廣陸之間以名天下爰志其槩以貽好事者且以繫他日故山之思而又慨予文之不工不足爲茲山之幸也

李汎遊齊雲山記

新安多佳山而齊雲巖與黃山爲鼎巖週廻百餘里高三百五十仞視黃山僅百之一而恢怪神詭足與爭雄予嘗一遊焉每思繼之及讀學士程篁墩記如畫在目自是以爲可不再遊矣今年巖之道士汪泰元號養素者遣其徒方瓊齎來告曰吾師近得巖西異境數處皆人未見者願一覽焉予曰有是哉遂戒輿破曉而行六十里至白岳嶺乃舍輿而躋過亭輒少憩至午養素迓于虛危之池曰來遊君子且來暮返往往至是而止竟未知有巖西之勝請爲先驅西行數十里一石橫可五丈餘深半之高又半之上覆如閣養素室其下因名退思左鑿巖引泉一線入而爲井淵然以涵右古松一株不知何代物也出巖西上浮雲嶺南下數十步仰視棲霞洞其頂橫臥一石如蠕蝀曰鵲橋下有洗藥池取盥者謂能去疾左蝸起巨巖曰紫霄其下可避風雨前一石銜尾封脊引頸欲鳴曰橐駝西北人立數峰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嬌嬌類力士之取金牛者曰五丁又有頹看道者比肩而來曰五老卒然遇之不甚疑其爲山也

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險不可即乃轉天獨障障之巔夷曠可坐數百人予曰此蓋天造以慰遊者宜亭其上養素欣然一澗自西北逶迤而來幽漠瀠洄而爲潭者三散而爲井者九井視潭加小而深爲龍所宅澗口飛瀑若晴雪滿山清沁肌骨北三里一石澗屏榻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峰並峙而中稍高曰五鳳樓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嗚呼異哉養素又謂西去十五里有巨石飛跨兩山間長五十餘丈廣十丈其下去地百尺人間無此橋也追暮未

及往亟循故道返月色已在樹矣明旦登天鼓峰緣絕壁而上若有挾之者不覺遂至其巔予曰嗟乎高哉黟祁歙婺之山煙樹歷歷一目盡矣時風烈甚即下夷處回視棧勢峻絕却股栗自危項之南轉峰陰擬觀白龍烏鵲諸洞聞幽籟颯颯出深谷中遂止因語養素曰名山近在百里且不能窮而欲遐想何哉

鄭禧遊齊雲山記

嘉靖丙申冬十一月巳未余以公務入新安過齊雲山下戒輿人一登焉闢白嶽中和山門石磴巳峻乃以絙戌輿而行行數十步降輿步屧二從者挾以登至步雲亭再陟登高亭足倦命輿過中和凌風二亭因誦濟闇游華山倒騎驢之句復下輿徘徊下視更覺峻絕從松雲亭逶迤下水雲亭復攀躋而上遂見嶺上有亭巋然曰望仙道官率諸徒來候問何以知之曰休寧碧溪傅侯之命也問距休幾何曰一舍許遂前導以行崎嶇下行山澗中抵步虛亭始平坦過棲真巖作臺閣於崔巍之下以祀玄武殊爲壯麗又折而西至象鼻巖乃躡危級由東天門而入懸巖陡壁間忽闢一竇如城門以通行者轉而東南一石室刻古聖賢像其中山人曰此道德巖也其次一石竇刻觀音像曰此圓通巖也循巖南下小坡一洞頗深廣曰真仙洞口伐石作坊表爲衆妙之門中以貞珉刻玄武像又刻釋迦像於其後刻諸天羅漢小像於兩巖間余訝其不倫山人曰此地初名羅漢洞後乃奉玄武于其中出洞口稍前曰龍王洞山人曰值旱必禱於此其巔大刻曰珍珠簾以上有飛泉噴薄如珠落巖前碧蓮池中故名又前小石竇刻梓童像曰

文昌巖又折而西西勒方崇陵所作白岳山人傳置巖上稍西曰黑虎巖數跡仰印巖間宛如虎過泥淖中又百餘步至天梯嶺旁有石竇俯瞰絕壑搆結其中崇陵爲扁其門曰真真石室問之曰此白岳山房素和齋官藏修之所也踰嶺而望則五屏鐘鼓天橋拱日諸峰皆森然在目中央山人爲余歷指而言之又迴旋初仙臺西下更衣亭過榔梅菴山人曰武當山有玄武手植榔梅尚無恙此菴所以擬之也自白嶽山麓抵此殆十里俱伐石作逕憩行有亭每亭相望

約里許自步虛亭以西數里皆作石闌於逕旁自巷距觀前又作石屏以代闌其上雕琢古今神仙遺跡極工巧問之皆山人倡好事者爲之也余顧謂山人曰粧點太盛得無有失天然之趣如東坡所謂規方竹杖而髹之者乎山人笑而領之觀門內有小池池內隱隱有大石如龜蛇狀跨橋而入回顧香爐峰卓立數百仞適當其前此蓋天造也觀有像以祀玄武山人曰此像經水火二刼俱凝然不動左右兩廊多樓居行百餘步過風虎關至紫霄巖巖高數百丈巖

下空洞樓閣彷彿如正殿其巔清泉分注巖左右各滙而爲深池立穹碑鐘鼓樓於其上懸巖半空中有新刻萬峯蜚雲及第一蓬萊數大字仰瞻之項令人襬翹問之曰郡侯三石馮公筆也再折其西道旁石壁多刻來游士大夫題詠又過雲龍關出西天門外數百步新作一亭對五老峰瞻眺久之以目睇從者有倦色遂不及窮源而歸吾邑仙都吏隱初暘諸山皆擅名天下鼎湖之挺秀瘥尊之古篆初暘谷之幽邃雖此山之所不及然此實兼諸勝而有之然則天台鴈蕩武夷之下此其最勝者歟昔人目此山爲小武當不其然與

廖道南遊齊雲山巖勝記

夫齊雲巖者白岳之奧境也層巒複嶂則蛟蚪蜿蜒虛壑谽谺則熊彪烋休遠而睇之則有石鐘鏗鍧石鼓嶒峴輂輅岹嶢香爐輪囷而天柱爲最勝是玄靈之所冥宰也近而覗之則有步靈盤桓凌風飄翩望仙票緲步虛寥漠而石門爲最勝是幽貞之所嘉遁也仰而覗之則有五老耄耋三姑窈窕五屏森倒獨

聳嶔崎而紫霄爲最勝是飛仙之所遨遊也俯而闞之則有龍池澄瀓虎岑逶邐香洞黝黝桃澗縈紆而珠簾爲最勝是化人之所棲息也昔者軒轅訪廣成于崆峒神農招赤松于崑崙殷王咨學于錢鏗姬聖諏政于鬻熊乃知飈輪旁轉乾輿降康淑盤中眞坤軫發祥葆光合貞至道之幾涵焉闡微顯幽至德之精凝焉王侯得之淵猷茂略握一以正天下豐勳偉烈參三以邁隆古易贊神明之德書紀馨香之治遐哉邈矣是故茲巖之大都也自宋寶慶丙戌肇基敝

儀厥有丕靈洛水程元嶽標厥勝矣明成化戊戌探奇闢幽厥有麗藻則篁墩程克勤紀厥遊矣嘉靖壬辰上親灑宸翰改題曰齊雲山登書焜煌巨碑穹窿神宇閒寂珠宮輪奐先是羽人朱素和紹天谷之墜緒慨石梁之阻險鳩工伐石甃砌除道厥役告竣而國慶適至豈非穹祇昭格精神感通乃若茲哉越明年春二月內史氏遷寓茲土冒雨如注披雲以登素和懇以是請未遑也居無何詔徵復秩素和仍走伻如初乃援筆爲詩曰萬峯層疊邇新安天關地軸何

糾盤休陽西望齊雲巒山靈秀結玄雲端虎豹柄蔚翔鳶鸞獅兒蹲踞騰蛟黿北辰負極天宇寬景緯璀璨凌高寒眞人于焉利盤桓霓裳虹帶峨星冠朝栖扶桑暘雲翰夕息若木飫霞餐雙劒電森蒼龍蟠麟幢螭駕擁仙官石徑險仄多崎嶇素和眞士輿孔歎鉅靈移石紛巑屼俯憑虛甃鬼斧劖工成天路眞涉漫奎章炳煥臨瑤壇我來春雨鳴飛湍黃山七十二峯攢神遊八極昭奇觀須臾寶月當空團天書徵召旋金鑾摩崖鉅石殊可刊萬古永鑒予心丹

方漢遊南山記

西郭子以戊戌夏避暑齊雲山中雪巖道人請爲茲山誌將以窮幽搜奇摩蘚入墨道人導之葢自南山始焉時秋七月辛卯晨下五老峯由獨聳塘折西里餘至南山嶺憑覜兩山傾峽下插深壑中而茅屋石田平林盤阻遠則亂山糾結煙靄明滅杖屨之下窈然別有一洞天也遂登而下幾一里舉首巖崖谺然欲飛墮左前雙峯岔峙中贊一峯奇詭東向如人爲望仙峯右側丹崖橫理深闊飛泉歷級而注如珠爲

玉階泉又下五里穿覜緣蘿始抵平登水聲濺濺出草樹間爲井源循磵經丘及農舍少憩啜茗而出宮門數峯拔地如筍四顧巃嵸如城堞獨西峯窈窕入雲如髻爲玉女峯北面一峯方平如臺爲玉臺峯左開北巖崆峒如室深入二十尺長廣五倍之龕榻之跡依然爲佛巖予詢天井所在道人指西嶺以陟穿松林塢稍東折北巨壑幽陰漫目青茅蕭蕭夾徑如人長道人徒步如奔鹿又南陟三里逾一岡下見石溪穿林抱麓西走如白虹爲南山獨砂石可數毛髮

可鑑迴行二里得石井九焉黛色深玦是固地設冥造頎人力不能有或束如甕口或圓如明月或張如海蚌或長如天塹屈曲相偶如星㬎洞洞冷冷可聽可玩復瀕流泉二里得一潭焉砂漲幾平旁有瀑下如布其源不知所從來由㵎度峽行則不能成步崖開一石如橋横跨飛泉之上為小石橋巖折北里餘突見蒼巖騰空如雲一竅通明如望月為月巖近前二里又得一潭焉道人曰是所謂天井也流至是陡落奔如玉龍轟如雷驚濤如雪中有井口圓徑丈餘

謂歲旱有激龍者以緪百丈繫鐵篆探之終不得其底上則雄巖虬木勢向下窺陰翳嶮峭潭畔凝立久之心神自怖疑有神物在焉乃梯崖而下轉盼周覽其源則又不知所從來矣循㵎以西二里許乃得第三潭焉流至是而彩集峽至是而益嶮瀑下懸如銀河人至是不敢近但袖手仰觀而已謂是流出為富江合縣溪入浙赴海夫是山深入不二十里萃三潭九井之勝翠峰萬壑長林夾㵎崩峻嶮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春夏則百泉漲峽徑汨没迴絶人跡若

然深邃誠為魍魎之疆埸龍虎之窟宅也予嘗竊以為齊雲勝於山抑孰知其水之勝有如是耶嗚呼登齊雲自白嶽而升至觀而返者歲幾千萬人至觀及紫霄五老而返者歲幾千百人自五老而至於是者歲不一二人遊跡罕及而境固自奇今予幸能來遊而宜之言夫豈偶哉是知物之不終蒙也

白岳記

秀水馮夢禎

白岳卽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眞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禧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柟一樹甚奇嗣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

更奇巖上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爲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闤闠前者余至曾于從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如負扆鍾鼓輔之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不可登惟一道入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幾而奇殿門外稍左憑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身於此蓋捨身亦華 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寶之以屋其下卽無量壽宮中有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卽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峰如仙掌五指離立白岳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巀嶭而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甓爲門曰西關此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鴉兒鼓與欲

往余以不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帝歷諸勝至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爲玄君降凡日遠近進香者塡塞道路連三日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穢褻可厭余故避之以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迂道訪申淸虛于翠微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玄致先見訪寓廬故答其意其在道宮甚華整則淸虛之友黃無心捨財所捌也旣下山郡丞凌元孚自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余庚午鄉[illegible]從遊者次兒鵝雛友

人滸景升金太初黃問琴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智
和古近若干首太初名相善觀象望氣問琴名數南
曲爲江南絕技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禮白嶽紀

嘉禾李日華

余昔逝舉子而殤家君曰里中禮白嶽者生子輒育曷以辦香遥祀之果舉兒亨越四日而鄉書至則余與薦焉

今上辛卯秋八月也余方治公車裝壬辰春竟第留都下家君迺代余禮嶽自是歲一遣蒼頭潮奉香惟謹今歲庚戌夏家君忽苦脾疾已而益劇余方皇皇醫療禱顧間蒼頭潮者夜忽驚呼妻贓之則曰主方遣我禮嶽迨明余請於家君曰白嶽神最靈兒當躬

往祈安奈湯藥未可委人其具疏疏個令潮先乎則呼命潮潮因述夜夢相與嗟異嘆余念甫萌而神已告矣潮以五月一日行家君疾漸愈至九月秋爽氣體益平復余迺以八日治行辰刻登舟夜泊石門

九日由謝村取餘杭道曲溪淺渚被水皆菱角有深淺紅及慘碧三色舟行引手可取而不設藩塹僻地淳俗此亦可見余坐蓬底閱所携康樂集遇一秀句則引一酹酒渴思解奴子康素工掠食偶一命之甚

資咀嚼平生恥爲不義此其愧心者也夜泊楊家橋
去縣尚二十里明晨登陸矣成一律以應令節
十日從餘杭埠口覓筍輿衝煙而發
三十里至青山坡石皆沉紫色老苔漬之極其古秀
畫家所未能狀也
又十里至五柳又十里至馬溪橋溪流得雨瀧瀧有
聲橋左一大士廟老僧進杯茗
五里至臨安西市汪舖饋食皆淡味古云山中無鹽
豉故壽其然耶

十一日五里至青溪渡溪多馬卵石一路多水碓泉
流甚壯又五里至錢王舖又十里至化龍舖十里至
橫塘又十里至藻溪時雨初霽雲氣亂如奔馬四山
多畵眉聲
三里至瓶窰河口溪聲潺潺跨溪建一觀音閣老僧
煎茗施行者土人趙老角巾褐衣來迎客云閣本其
所建生二子一椽史一諸生平生步履不越溪上日
聽水聲看山色而已談吐頗有味馬少遊輩人耳
七里至戴石十里至鎮郭有萬壽寺樹木頗陰森而

似設荒落五里至方圓舖十里至太陽舖盡日行雨
山合沓間一峰吐雲一峰送日夾路野松雨蒸日炙
香氣撲人衣袖爲沾漬者撚之皆有龍麝氣
十二日雨十里至盧嶺十里至昌化縣縣在萬山中
無城儒學倚一峰下面對稠林森秀之極十里至白
石橋十里至手挖巡司十里至朱柳有雎陽雙節廟
十里進溪行六七里四面峰巒廻合疑無徑路踰一
小嶺又三里至結口宿焉是日雨不止衣袍沾濕僕
夫頗疲頓余於輿上領略雲山滃濛之狀沉綠深黛

中時露薄赭倏斂倏開非襄陽米老斷不能與造化
傳神乃曰此老高自標置固非浪語向余不知書法
不爲此行在萬山中適值澍雨亦何由證入哉憶余
初從餘杭渡口晴色可掬止西望有晦昧之意今乃
知余來時正山靈醞雨之候也余實步步入雨境耳
十三日大晴自頰口起行五里至高路五里至橫溪
橋十里至嶺脚過又盤嶺五里至順溪五里至楊家
塘五里至昱嶺關五里至新橋舖上老竹嶺嶺當兩
山廻合處嶺以東水皆流入太湖嶺以西水皆流入

浙江山勢兩背相抵曲澗蛇行其間萬杉森森翠
疑無出賣而竹嶺稍通一線亦半假人力鑿治眞一
夫當關之勝也氣候新晴愈覺澄朗諸峰競色湮翠
揺藍日光射之遠者如半空朱旗近者如塗金錯繡
丹楓蒼檜點綴其間萬壑屯雲千松激玉到此又思
李昭道父子畫法不爲虛設大小李如中書堂淡瀋
判押挈其總領而已
山有艸花紅媚可人葉如牡丹而小土人名之秋牡
棠我廸秋海棠生墻陰濕地花如豆蔻葉如莧乃斷

腸艸非此種也今因改名秋牡丹以配之且令僮輩
携其種歸不知肯滋殖否
度老竹嶺西脚飽店酒頗醇美十里至王干巡司廣
菓嶺鍾嶺黃土嶺所謂王干三嶺也一過老竹郎爲
歙地山形非不雄壯而勢稍散澗土人工殖利山下
開塘蓄魚處人竊取則作磚牆圍之爭且數十百步
以雜樹與桕子利薄多改殖橦子榨油轉售故無紅
葉點綴鑿石煅灰多作窖穴白至淋漓可厭蓋陶白
詩卓之策行則孫綽謝朓盧浩然之趣不免減損物

之不能兩大固其理歟
又十里至杞梓里宿
十四日三里至徐塢七里至藕村五里至斜干有楓
源大石橋五里至蛇坑五里至場鱗橋五里至山後
舖五里至鄭坑五里至七賢橋土人云昔有七賢者
作七井七竈[illegible]廉以食餓者又共作此橋利濟詰其
姓名則不知爲何拂碑碑泐不可讀一里至方村一
里至北岸一里至大佛舖吳氏住處喬木陰森俗傳
半夜夫妻八百丁者有衍慶橋蜻蜓灣四里至蔡塢

口六里至章祁舖有越汪公祠詰土人不知公爲何
人余按唐杜威成部將王雄誕傳稱歙守汪華在郡
稱王已十年雄誕攻降之至今歙人稱汪王其郎華
耶抑其子孫耶五里至郎源口
又五里至稠木嶺二里至七里廟有八相公祠二里
至新安第一關六里至城遶城行一里至河西橋橋
有十七洞下俯大溪雄跨勝吳江垂虹也余以山人
裝竹兜前行不敢過諸豪貴交人亦無從物色余畨
息旅館無事作山中十三聲詩亦經行所感也

十五日十里至嚴市鎭街衢縱橫車轂湊擊聚落之雄勝者以禮嶽故不敢遲徊流覽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蕭爐硯屏若蘊人位置壁有文太史書一幅題句云秋色點霜催木葉清江照影落扶疎高人自愛扁舟穩閒美長竿不釣魚長洲文璧

十里至楊村十里高橋十里萬安橋十里休寧縣縣治壯麗江南北所未見冒雨行四十里至嶽脚沐浴更衣躡級而上日巳晻𡺉矣至天門有青童二人執炬導余歸黃庭院

院主陳建宇吳立齋具精蔬款余羽流俱能酒酣肆雄快絕無城市駒蹐甲趨之態恨無展陸妙手作醉道士圖貽之耳

十六日五鼓起盥櫛同羽流鼓吹詣拜表臺上章天風獵獵清寒砭人骨如置余九霄鬱羅之府塵海浩浩俱出履潟下也

歸院午飱罷羽流乞書扇者麕集漫占語應之不復計其工拙

天門外石室中遇張顚踊一百二三十歲人

十七日番下山改從溪路取嚴州道

十八日至休寧過落日臺

乘月行五十里至屯溪

十八日易船行四十里至辰山渡二十五里至箬團山山多翠箬十九日行十里至綿溪有汪五峰墓

二十日晚至黃館驛易橡客汪姓者船夜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至七里瀧過嚴先生釣臺

五十里至桐廬五十里至新店

四十里至富陽連日大東北風水勢旣濶行灣曲中

霧氣茫茫浩如泛海

二十二日辰刻霧未解風勢未定余從富陽起陸覓官輿一乘騎四疋以行沿山度嶺七十里至六和塔一望烟江無際余向所棄舟竟不知何處始信置足實地之爲快也

又十日至出山埠覓西湖撑船至昭慶雲山房宿焉

舟中遇同載一僧從雲棲來號慧文頗知詩因言雲棲岩下有一穴僅容一人側卧有一僧處之上則艸木蕭蔚下則澗水潺潺僧寒暑不出慧文作詩贈之

曰岩上艸蕭蕭岩下水潺潺中有上皇人側身卧其間癡憨似布袋撒顛類寒山乞食尚無瓢世故豈相關自言無體面要求方寸間其風可想矣

二十三日從松毛塢覓舟得湖客舫子夜行泊石門

二十四日抵家晡矣

游齊雲

公安袁宏道

齊雲天門奇勝岩下碑碣壅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是一條仕其土者熏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礦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峰萬人緣石皆好而徽乏秀潤山骨亦不蛻以兹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岳之神不啻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同游爲梅季豹陶周望潘景升方子公僧碧暉及竟李二生五宿而後行

石橋巖

石橋巖略似天門一罅而門稍潤去齊雲二十五里游之日天甚昏黑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雨同行半道歸者皆大悔懊

公自記道巖鎮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

者不下十餘人發足齊雲將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墮地來不曾有此樂

紫雲關西路記

明 戴章甫

齊雲岩爲白嶽之正區群山至廻環夾衛後峯倚者爲華路前峯面者爲香爐太素宮端據中央鎮九霄而攬四境果宜神靈之栖而非玄帝自相卜焉不能也東去里餘惟羅漢洞與天門爲奇詭此外則蜿蜒散漫漸入凡塵矣白岳來自歧山二十餘里故奇詭紛然交爭疊兢不可悉狀者惟西來爲最盛由宮西踰浮雲嶺下不一里峯側一石斜架有泉飛灑如縷

注爲洗藥池者鵲橋峯也又踰里餘壁立橫張蓋覆穹窿如堂室者紫霄岩也馴伏岩前其首軒然欲起而奔者駱駝峯也岩左卓牙拖練飈飈如飛者展旗峯也峯外盤螺並立如去欲留者三姑峯也西望里餘參差俯仰翻聯如向人拱揖者五老峯也又踰里餘回望方平如障峯半疎松行列蒼翠貼嵌丹岩如畫者獨聳峯也由是西望里餘諸峯有如劒如戟如盔如鼎者雖可狀而未有名焉又踰二里餘則茅臺嶺麓矣嶺麓浮沙穿石小澗清冷漾漾而流五六里

乃渠口焉到此則十里餘也凡西來謁神乞靈者惟此路直截稍坦夷耳

觀天門虎巖記

新安程嘉燧

予幼嘗至齊雲蓋欲爲之記云又十餘載辛卯三月庚子與李氏表叔有事祠下攜一兠輿往其徑至桃花磵而始奇然莫若天門虎岩夫始入山路忽峻忽夷人前後歷歷蛇行樹中凡十餘折輒亭焉其峻絶處皆令輿徒行猶贔屭彳亍五六里而忽坦陀道左四五峰皆嶙然如障有磨岩大刻又三四折而上過桃花磵路復險仄行兩山中山夾峙如堵墻右峰尤崒嵂特上有亭當其隘入亭路繞峰稍折而下聯以石梁彌亘絶磵抵於岩壁壁間路銜不踰尋俯視邃壑下注凡數十級沉沉無際洞駭心目廻視峰趾嶄然墜壑底下仄上穎若壓若俯俛仰欲眩益縮縮循巖壁行又前數百步而有楠木迸出石間大且數拱苔蘚如甲其岩曰楠岩上當大門所以名天門者岩嶺石壁如扆忽中穿一竇高可五六仞深半之廣又半之方如門闕其內石岩環周翕口窪腹如竪半甕岩嶺有樹木亭觀俯之泉如出甕口下注於池不[illegible]

如散珠名曰真珠簾其窪處爲雨君羅漢大士諸洞路環曲歷其前予繞池俛仰者久之時有道士爲予指虎岩之勝石壁間有虎跡如印泥漳岩與天門對復見人縷縷從門入透迤樹杪與不自人間來也直西復有懸岩石室闢由此可上香爐峯會道士來相迎遂折由石磴上有石坊曰天梯至巔平如臺即虎岩之巔其表裏皆絕壑其裏草樹林薄尤豐蔚蔥蒨又望見帝宮琳宇金碧丹堊攢簇紊積如霞如錦矗矗林際地遥與椰梅庵對西南見三姑峯及紫霄岩

嶜巃從如岑樓秀出於雲氣滲灕之間向所見俯岩樹木亭觀乃在道傍至庵已昏黑因宿南極樓燒燭爲之記

至捨身巖記

出椰梅庵之前皆石徑旁緣以石闌其低可俯下岩壁陡絕行者如乘墉楓樫楮櫞之屬飛舞懸攫上摧闌楯下瞰絕壑泉潺澼漄其下南北岩相距可百許丈樹間見北岩石壁如障苔蘚點綴爛若雲錦樹生其上若爭爲奇者人經樹中下上斗折即前所躋天梯道也岩石欲盡而一峯卒起四無所屬側成如臺遥與宮對以鐵亭其上塗以黃金香爐峙其中遂以名峯最奇由宮而西有二道其上出華林塢至三姑諸峯境甚遠其一曲折而下過宜男宮漸臨深岩數十步而見石垣其卑略與前埒有石柱高二尺斗折碁布上刻爲列星之形岩有禪刻已泐又雨溜不可讀過是覆以石屋時穴其壁以臨深岩岩樹亦時拂石竇中傴僂而入頗嘶且濕數折忽洞然俯瞰石壁險絕百餘仞岌乎如層城之半攉爲捨身岩旁竅岩

石參錯樹蒙羃蘦蘢地有二池從者數以杯酌水下傾皆散作霢霂良久至地已不可見流泉百折沸白如練懸流如帶近在岩底從者欲引予至三姑諸峯不能久於是爲之記而去

由宮西觀三姑五老峯記

由宮之西稍折石級上數十百步而俯視宮觀金碧之麗其後三峯迴合如屏爰有翠羽之葆虬屈之幹叢峯綴石蔥蒨蓊鬱不絢而畫迴望宮前絕壑蔚然其前天梯天門諸峯參錯可覩石級斗折人上下樹

開其來也若往其行也若止廻盼睨視莫可一狀其路大氐回行時稍折而復上漸上所得境亦漸異未至徑輙若窮始一折而見石湹嶔然相累而下若爲捨身岩之背至是巳俯視香爐諸峰更上而見數峰頹頷若盼若倚若攜高出天際有泉懸注決決載路下石如破甑泉入焉徑緣山而廻其峰益高岩口紫脣之岩横亘直上皆數十百丈石理若一嵌空壓虛下因岩爲广廣凡若干楹無綖甍之屬琢石爲闌爲垣爲疏牓曰玉虛其右有泉自峰下注𡵚着石而怒

下噴如雨下瀦蓄爲池池上有樓承焉其山巖刻曰飛雨其泉石益奇仰觀周行者久之乃更折而路旁仰見三峰肩隨離列如髻爲三姑峰至是漸下忽雲霧四合咫尺不可辨但聞泉聲如驟雨千檐萬霤俱下地有文昌閣殊壯即而麻焉道士指閣前有五老峰然瞪視莫可見隱几少需忽雲氣上升如輕綃之乍揭忽一峰見頂而皆見如漸出障中其近可攀也大略五峰若揖中尊而旁庳峰形正圓皆卓地切雲峰杪有樹望之若簪髻巧若中規矩嚴若應綿蕞不

不甚斷斷皺裂紋理衡旋如螺大抵類武康其餘數若墳委減若廢若幻滅没於雲氣之間目不及審意不及領神恍兮其若游身邱然其若危艮難以辭遂聊書其槩

遊松蘿山記

彰郡　程敏政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一遊焉毎以爲未愜暨歸還値抱病連歲不克往弘治壬子春銳作一行而雨連月亦不敢必也暮春廿一日忽霽天氣淸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諭黄倫汝彝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榮天爵詹貴存中胡昭靜夫及族人正思勝禮天錫敬之侍行者三人翁敏亨及予壎姪塏也或馬或輿聯翩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復壠麥香襲人樹花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松蘿水一脉演迤兩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奇每一折即古松盤踞怪石錯立飛泉淙淙水禽交交蔚有殊意疑所謂蘭亭武夷者止復如此而已行又七八里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客小憩解衣登山引矚四望聯峰屬巘杳莫知其所窮第聞樵斧聲丁丁與磵谷相應而樵者漁者隱顯出沒于煙雲虛落間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

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飮小閣心悒神怡如有所得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冉冉過山背汪氏亭子適當路中復邀飮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亦各取適而已惟汝彝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年太傅鎭襄陽病不得謝毎至峴山至於泣下然有所如往賓佐皆從笳鼓載道貴而好遊者也柳柳州在謫籍搜抉巖藪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皆太半不遇之人困而好遊者也予不佞挾冊入官所典者冷局得早休自適無羊公之顯且紬吏議荷天子恩不加竄殛而遊不出其鄉所與游多一時寓公里族之賢者子弟相從爲樂孔嘉無柳州之困則斯遊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子朱子平生好佳山水嘗請納官于朝願爲白鹿洞主領泉石是豈直遊而已哉遠眺望以玩心于高明法仁知以適情于壽樂皆自山水發之則吾之遊也方自此始觀者無誚其荒于嬉而不足與進于聖門也哉遊之明日青倡和詩爲一卷序而藏之

却是至理不厭道學

顏公山記游

新都姚應仁

歲癸丑八月予自浙回不耐家居冬十月二十有一日徑同小子啓幹程生五一入顏公山中游矣去吾家二十五里至山麓山麓而上十五里爲庵庵址濶可五畝方布山下四山在上環而圍之若城郭然登山後猶然不見梵宇何在祝先生無功令休時顏其堂曰白雲深處鄉先生范晞陽表其沙門之首曰顏公山是山也喜之者目爲蓬萊仙島苦之者薄爲僻

塢窮崖予擔簦躡簷而來居此甚適也山中六月後始有園中蔬可摘予來正當其期萊菔大熟採其葉爲虀鬭佐以芥芋或時和脫粟烹之可稱盛供六月前菜不能常得竟終日素飯相餉而已衆或共苦爲窮僻者此也予謝攻書食淡自是山人本色所不啻者霧氣較重霧滴竹籁籁有聲初不知以爲雨下開戶視之乃霧也聞之春霧尤甚窓不辨字庭不見人居者鬚鬓常濕非木屐不舉寸步至謂冬寒不宜起居則屬臆說蓋夏氣清涼蚊蚋不到友人多有在山

過夏者溺其涼遂遥度冬寒必甚不知夏涼而冬實
溫惟是湖風飄發冰雪不開則寒烈難近非是日也
煦煦襲人勝于家居庵有池相傳半清半濁清曰聖
池濁曰龍池顏公嘗豢龍於此予探其跡一池也中
界以石諦視之未甚别清濁則之舊住持者龔元養
元指數不詳後吳生尚之以顏公山事實來予復質
之老僧淨臺淨臺曰嗟昔青龍有宮石瓦門中空如
梘石梘通水直溜池中時則清濁分明自形家鑿去
此石池水淆者于今三十年矣先是池中木歲涌出

沉殿今亦不復睹矣予聞而太息者久之有佛一座
高不盈尺土人呼爲金佛顏公耕山時得也鄉先生
程綠水虔事之另爲冶像于外設重座座金身加封
鎮爲要之護持失守佛身業已非故久矣庵外黃山
對峙自岸左伏九華斜拱越庵五里至小嶺復越三
十里至大嶺予昔不能登高每天空日霽時僅僅散
步庵外遥望遠山接天淡雲微現層巒疊翠縹緲似
畫圖間或時霧罩下山烟波萬頃山頭半露近者如
小舟在浪遠者如海門三山不啻百數人言登大嶺

可望三潮又謂可望鄱湖不知長江大海日已生我
足下豈必絶頂乃愉快哉雲物時來相親可把而握
嘗有榼之以贈人者山居月餘尺未嚴霜曾三閱雪
雪景最佳非雪景佳也雪而冰故佳也嘗昔之夜大
雪予對燈孤坐時聞折竹聲早起山骨竟成水晶竹
玉葉樹瓊枝對窗觀之如巨人穿縞甲持戟蔚躬相
向古云草木皆兵睹此信非欺我薪梗藤蘿蟠屈勁
特如蒼虬蛛網變爲素絲戶牖庭除積塵未掃如綴
珠旒又似皓鬚老者其於地也爲剛鹵奇觀哉奇觀

哉山産藥材更多葛山民來取葛者宿於庵寒無被
程生五一時以禪衣給之庵畜有犬無鷄夜來群鴉
棲竹天將曉代鷄司晨自冰雪後鴉去矣於是鵲來
鵲時譟我牖下或入庭中求食見人稍稍引去不甚
避僧徒十數輩人游太古蕤幾乎無懷氏之民早晚
功課其鞠聲遥聽之每令予寬消畢竟謂此中爲蓬
萊仙島者近是顏公姓李休坪圩人至今子孫猶歲
一登山追薦云

記落石

邑人王文垣

六七齡時諸父行讀書落石僧舍予數數登落石落石宛在水中央也越二三載諸父跨落石之巔溯石構小景松濤澗溜潺潺日夜奏琴曲陶周望袁中郎二先生宿予舘枕上泠泠陶謂袁曰此何聲耶雨耶袁曰溪聲也吾名閣陶曰夢雨名齋似勝卿相視而笑

潘之恒曰休邑負郭之勝無過落石足稱仙島之名

醒隄記

華亭陳繼儒

堤介郡邑之衝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流會而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漲水駛故路單弱不能與悍湍旋渦敵旋築旋圮行者惴涉者惧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狐濡尾而巳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共勢坎而險度貲靡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壞鑿磊堤甃長隄隄延亘里者五旁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

六分隄而蔭者有花木千行夾隄而繞者有藕花數十畝隄八面有亭曰長春曰無他曰來鴈曰帶流曰先澤曰印月曰香雪曰飛虹曰觀濤曰驂霄曰霞舉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里中節行曰烈節祠祀三元曰三元祠祀華光曰五顯祠祀關帝君曰漢壽亭侯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別業曰仰止曰知止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擢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璽山曰獅山曰龍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後有臺曰清遠登閣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

岳綠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爭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
前遠望香雪亭梅如積雪冠松菴松如潑黛觀濤亭
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
涼風度水或芰蘋帖岸或桃李成蹊或紅亭出沒于
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晨煙
夕霏俱集爲隄上客矣是隄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
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
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鏹獨
勞不告疲獨任不辭費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

三風氣護人文昌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善五成不日工樹不朽績始取諸
大壯終取諸旣濟善六六善具而此隄過于白公蘇
公遠矣仰名曰吳公隄誰曰不可今海內素封之家
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遊隄上聽諸君子之
歌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
喚而使之覺乎儻終于不醒雖黃金高北斗究竟與
撮土何異曰隄行尚未闕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
獨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

刻于醒隄之上君名懷貞字復亭號知白授文華殿
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隄特其一事云

季園記

歙郡汪道昆

嘉靖中吳季子以中書直廣內時尚方處興作備游覩中書出入禁中無訶詰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覩之矣太上端拱深居羣臣悉罷朝請中書君退而休沐雅游諸勳貴間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中書君故構李從父兄客廣陵是皆鉅麗之都豪俠窟也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覩之矣及其謝光祿歸商山商山席故饒傾游

陽居室大治會當更始諸兄則以部署屬中書君于是相土宜樸執物倣將作授工師自門庭以及堂皇莫不爽塏諸郡中巨室即完美無加焉既而割地舍旁徧奉諸兄治別業地且盡中書君無所分指舍後山歎曰天其以此佚我乎吾老此山足矣山方里而羨故屬諸宗其先或購之卒難渾一諸宗得中書君甚于是悉歸中書君山之陽壁立數十仞皆石也蓋居中而背面故名石壁山舍後阻商溪既濟則山之麓也緣麓而廬列者九其中爲石壁山堂主人舉丈夫子九人人授其一此其外舍也東爲衆香閣則仲氏以奉瞿曇澗道由遡源而入商溪出山堂後渡澗則樹屏而左右戶當山堂爲九苞堂堂閎以深其背乃面石壁水纍纍出石罅故曰珠泉堂上爲翔覽樓交疏四望翼如也暈如也主人故以鳳德稱其名則余竊取之矣樓當絕壁冠山爲清簫亭遠眺黃白諸山出晴雲若青蓮可掔也九苞之右石楠生焉就隙地爲鶴林就澗之西爲浴鶴澗由石楠而上爲居業軒軒後多長松爲松門以出西北則松蘿亭也九苞

之左爲東籬乘石磴陟古堂是曰懷橘先贈君嘗樹千橘因志不忘下東磴見垣一方北面而屋曰蓮宇池上有巖可避風雨池中樹芙容虛右个以待禪棲曰壁觀室外古藤盤巖石上偃蹇若亂龍由蓮宇而東則石梁當谿澗之會又東則臨流而爲樓者一曰宜雨載流而爲閣者一曰涵虛此東略也徑由蓮宇而上夾道皆長松徑折旋而夷履剡剡起松下嘗産芝草若干本爲臺曰芝臺又上爲撫松堂視懷橘差小磴窮得地平曠多灌木陰當陽爲露葵齋亦以飯

開士露葵西上則清嘯矣由清嘯而北爲禮辰臺下爲醉仙巖巖則巖居也巖居不垣而屋以巖當之由巖居而徑北面則就衍爲承恩祠主人祠事先贈君蔬果薪櫄于山取給就巖阿爲鹿苑其西北爲游鹿原中阿爲谷林堂席美蔭不受暑就谷口爲松閣就鹿原爲鹿門此西北略也由露葵而東折爲振衣岡循岡而臨皐羣松蒼然若積翠得平皐百步則控岡皐爲亭馮高臨深其制最爲中度余病故名之不稱也諸子請更之余謂主人業已及耆諸子殆將爲

主人壽爲主人壽宜莫如此亭天保之祝其稱如者九爲亭悉有之矣九子之爲壽也其以是與遂更名曰九如亭諸子徼諸夫吳會以名園薈當世則山詘而水贏新都保界羣山水詘矣其不詘者皆人力也卒莫能勝天是園都山水之間殆天勝矣工既訖主人署曰賁園余斬之曰何哉安得此博士語也世之闚觀者衆矣寧詎能見大而折衷之故敦茅土則已疏窮雕幾則已細摋上方則已汰徇枯槁則已侵要非制之善也延陵季子夫非有吳之達禮樂者哉主人系出延陵其于諸兄則季也乃今不疏不細不汰不侵于禮樂爲近主人方以是爲菀裘矣季年恒于斯遂更名曰季園且爲之記

半禪庵記

山陰徐渭

人身具諸佛性譬如海水結諸業習譬如海冰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及得寒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
不滅又如煉汞汞朱爲白爲赤齊鉛作粉變白爲玄
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
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
剖趾由斯以宜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
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圃百畝名松邃

南裁勝搆建既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句倣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譬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鷲鷄孳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水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錯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似如是天池居士方置無限俗中有令禪與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
之

遊率山記

明　汪循

率山在予里西二十里俗呼為張公山中占為率山即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鄣也鄣一作都後世失其處或以績之大鄣歙之黃山乘之而遂謂其上皆有三天子都又岐而二之指休寧率口上游之山為率山皆非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蠡西今惟率山之水山陰山陽一東一西而流入于江者與古今脗合　國朝禮侍朱公大

率山記　八

同嘗考知率山之為張公山矣然不知三天子都之即為率山故猶以新安之江自績溪者出大鄣山龍從山自歙者出古黟山即今之黃山自婺源者出浙江自黟者出古陽章嶺諸山各遡其源而不知統出於率山之一源循生其下少從堪輿家得見吳文正公所著地理表云率山乃江南諸山之祖長閱古經三天子都實彭浙兩江之源乃斷然以吾里中所謂張公山者當之而無疑而以昔所謂黟山率山大鄣者本一山也嘗欲一登以發其跡正德初歸養林下

約同邑廷曙張公用禮程君蘋訂期以遊不果於忽十年矣今始發書諸友中前約先戒糧裝入山剪荊除徑以俟至期多有故不赴用禮獨來又天色晦霾老者止之曰山上多陰晦異下方非其時無所見乃遊興勃不可禦遂行或肩小竹輿或策杖甚至附背捫蘿攀危陟磴至黃茅岡遙望復巷中二弟周從弟羅如約追步躡躅而來佇足久之岡下有深谷放牛百餘問之乃村農耕暇悉縱之於此連月不收亦可見太平景象也旋歷一山有所謂金字碑李家店

率山記　八　三

者乃古僧院在山盛時遊客絡繹行沽宿貫之區今已蕩然翳莽中惟巨石一片上有三天子都刻字畫蘚蝕摹度可驗山礀兩石對峙如門謂之石門又上有兩石倒跨礀上水從跨下流出乃字之為仙人跨礀此正江源所自出清冽潺湲捫弄久之而去上一山至清風嶺獨石枕山相傳為支機石乃憩嶺上萬甥携酒班荊而坐周羅二弟亦至同飲三四行直上三天子都特出上兩圓土岡東西相望相傳東為插鼓尖西為振衣岡中擁小石岡二北岡稍低舊無名

岡石上巍下東壁削千仞頽然有飛墜之勢據之股
戰心悸不敢俯視竊爲兩巨中小以小爲尊此即所
謂三天子都也俯視萬山形若丘垤攢簇累積莫得
隱遁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始知是山之特出允爲江
南羣山之祖然烟水瀰茫餘無所見時山下小霽而
上則凉風颾颾細雨廉纖不可立山高氣寒黄王諸
子披崖竇中得水仙花三本饒以爲異下至清風嶺
復盤折西下半山抵靈前菴宿焉舊爲靈隱院古有
釋號靈隱師者飛錫駐于此以建院宋時極盛而今

山下休婺叢林名刹乃其屬菴也景泰中從祖得宜
公購得其山召淨士其創爲梵宇西楹族父永州公
嘗讀書於此弘治燬正德初吳僧鐵牛挈道人程其
來圖興復予以名山從吏其成乃年涉盜歉好施者
寡錢中合其故址就東偏構茅屋三間供奉香火而
已是夕月光如晝時以楮衾自隨尚覺凄冷不成寐
夜半攬衣獨起露立仰觀星斗可摘寒慄不勝即復
就寢日起訪靈隱故墟度西嶺尋龍窟觀瀑布泉泉
自崖岩瀉下以次坎爲三井神物潛焉禱雨轍

水即應井下石壁斗絶莫能通從嶺而下且覘危懼
不敢憑乞水者多夜往掩所不見以長絙繫腰上縶
于木或人曳之捫崖援藤蘿而下然僅能至二井三
井則綆懸罌以汲入涓滴即用盞捧歸雩壇罌溢即
雨至予等不能往隔嶺而望黄王諸姻好勝鼓勇往
探其奇哆然而歸爭相誇詡然被面傷趾無完膚亦
見人之嗜奇也是日大霽還至清風嶺復欲一登天
都衆莫從然復陰雲四合黟山古註以爲深山多雲
故黟字從多從黑而謂之黟山於此益驗隊距其巔

尋丈閒倏然煙雲劃開曦光高揭東南天近一葦可
即西北萬里遠無涯際惟天與水四圍相蕩浴吐吞
而已胸次豁然精神飛動不知身世之在何境也日
就暝下山流連二日始歸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七

南直隸五

游齊山記　王哲
游齊山記　杜鏊
游齊山三奇亭記　李鶴鳴
游齊山華蓋洞記　雷逵
九華山錄　周必大
游九華山記　李白
游九華山記　張寰

游九華山記　袁永之
游九華山記　王思任
望九華　王十朋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游瑯琊山記　宋濂
游荆塗二山記　宋濂
重游瑯琊山記　文徵明
游瑯琊山記　唐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醉翁亭記　歐陽脩
豐樂亭記　歐陽脩
醒心亭記　曾鞏
符溪新亭記　李濆
紫薇泉記　呂元中
菱溪石記　歐陽修
滁上與梅聖俞書　歐陽修
游湯泉記　秦觀
游雲龍山記　都穆

登雲龍山記　文翔鳳
游子房山記　王思任
放鶴亭記　蘇軾
彭城放鶴亭記　董其昌
清心亭記　曾鞏
記巢湖　慎蒙
與巢縣楊元素　蘇軾
與徐州夏守書　袁宏道
記徐州對月　蘇軾

徐州菁會獵詩後　蘇軾
送徐叔通游江淮序　解縉
過淮南記　胡胤嘉
朔雪北征記　屠隆
過山陽舊廬　向秀
游狼山記　劉弇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放
天下放生池碑　顏眞卿
游梅花嶴記　胡胤嘉

大明寺水記　歐陽修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遊齊山記

宋　王哲

齊山如臥虎然首于申尾于寅延慶院南向據其胸也其棟宇橫架巖石林麓間望之麗若圖畫爲是邑名山之勝也端平二年提擧王伯大扁其外門曰齊山洞天由松逕而入數十步至中門躡蹬道而上扁曰雲梯前爲藏殿後爲佛閣東西跨壑立亭曰一覽高敞可愛其後曰妙空巖元祐初蔣之奇命名也其罅有一石擊之如鐘磬曰丹砂由法堂而北曰蕉筆巖張公祐以蕉書石壁故名東有巘峰曰新巖有泉滴瀝而下曰春溜張時修刻大壽字于左前有亭曰雲壑躡石分道而北上曰武功巖正北有上清巖一名觀音巖西北有寄隱巖南有石壁如屏又數步有石竇泉滴滴可飲一人名一人泉又東三步絕石棧臨上清巖曰寄隱巖又西北至寶雲巖兩石對峙如洞門有紫薇亭北至小九華峰峰巒聳拔肖九華之勝也下有石坑深險不可入俗呼無底洞由雲壑分道而南約數步曰漫巖又二十六步曰唐公巖西北

有洞曰九鼎又曰集仙家三丈廣半之北上至峯之巔曰翠微亭唐刺史杜牧九日登高賦詩所下瞰陂澤及清溪州治闕其前長江繚其外最爲臨眺之佳境北見於齊山之右者然也由翠微循山脊捫磴攀蘿崎嶇東下約二里至華蓋洞石勢輪囷如車蓋高約三四丈其下可容數十人西有一丈可磬折而入飛鼠甚多執燎照之則回翔故名石燕洞西北有玉桂巖深可一丈北有蓮子洞深可二丈由坡而上有危檐傑棟巋然屹立于東崖之巔者繡春臺也鶴山

翹了翁書北睇江淮在目由北而下漸覺山環抱地平夷而樹木陰翳之中有繡春道院依石爲扉傍翼兩室曰仁靜曰智樂左有洞曰新興坎級而下豁然明敞壁立數仞嘉定間史定之又刻白史巖傍有繡衣石一洞秉燭而入有跡蜿蜒或指爲潛虯別有洞曰左史左史者州守李芃也杜牧代之故爲立洞名又兩石夾道約數十步遊一石門傴僂而入得平地可三數丈如壺中之天故曰壺天石眼有泉一泓可掬而飲之過繡春臺數百步有二洞東曰獅子西曰

圓頂有泉如乳舊遊二洞名今特因其形而命之此見於齊山之左者然也若夫山北之景則從道院右邊而下太守李方元以山無溪澗之澤乃沿其北址築防貯潦廣十餘尋深數丈長三里芰荷魚鼈可育而豢今遺址尚存東有虎嘯巖及石虎洞中有石如虎蹲皆險絕不可上而中有九向水石勢縈迴山泉清澈天造地設殆類人爲又有茂林修竹隱映于上宛然蘭亭氣象也有醒翁巖巖有醉翁石舊有亭而今不存又有待巖者最遠而大迤邐而西達于長堤

則一山之景盡矣李芃刻有待巖者言有待而存也然齊山之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爲勝玉壺連星爲奇飛觴濯纓爲大巖壁之號凡十九而有待爲大巖磬之號凡十九而上清爲最洞之號凡十四而潛虯尤清幽遊者徜徉乎山間而窮日之力不能遍覽今歷久而湮蕪不可復考姑錄所傳聞者于右餘闕疑焉齊山在府東南三里山有羣峯勢皆齊等故曰齊山或云唐刺史齊映嘗好此山因名巖洞三十有二亭臺二十有餘周廻二十里山形腸蟠腹掘斗峻聳

張其氣候雨焉而骨膀立日焉而華采浮晦則雲氣欲歛霽則林靄蔥倩暑避流漿寒入挾纊其中之勝空巖靈竇響石飛泉不可具紀

桂鏊遊齊山記

池城南從雁楊兩行橫湖一堙三里許曰翠微堤堤盡處得山如虎首申尾寅而臥輿地圖以十餘峰相等呼齊山王哲記唐刺史齊映有善政號此山云周必大遊山錄映罷相歷江西觀察使地舊隸江西以映得名不爲無據按齊映唐德宗貞元二年同平章

事貞元三年正月貶夔州刺史必大歷觀察使知在何年分江西南爲一道觀察於池是宋吳仲復當時齊映爲州從此山因姓得名若映以文敏顯用致位宰相爲張延賞短貶夔州仲復同王哲言曾刺池州出於何見意徙夔觀察江西時有齊山之好貞元間孫愿三代刺池山顧不孫姓裴度數年觀察又不裴山況杜牧情致豪邁卓然以所長爲一時冠未久移守秋浦見於集九日齊山登高詩公炫赫杜甯推避想未肯讓美映必不襲彼姓以名山要當以輿地云者爲正名始至山陽方三亭邑人今平蠻將軍鎮遠顧侯溥顏池易勝集于楣行數步石參差四華表裔山亭梵宇僧廬相木嵌石花錦草裀鳥笙泉磬江南一福地東出一楹翫月筆尖山入記于櫳朧樓簷一步蒼玉峽口蘚壁存宋岳武穆飛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西三十步待巖唐李方元刺史目刊此二字于石言有待而存也東醒翁巖下有醒翁石舊有亭又不十步許穿茂林修竹有石崆峒中有石如虎蹲石虎

洞其上虎蹲巖東一洞圓頂東南未十步獅子洞東去一百步一石門傴僂入得平地可三數丈泉一泓出石眼可掬而飲壺天出十步兩石夾道左史洞杜牧代方元守以嘗憩此名東北去三四步有右洞名繡衣傍有史巖字宋寧宗嘉定時史定之刻也東有洞坎級而下磬折而入新輿右故智樂軒右故繡春道院右故仁靜軒壽聞鶴山魏了翁書繡春堂於蓮子洞之東峰故危樓傑棟中皆不存履道院北睇江淮在目北下覺山勢環抱地勢平夷峰西坡下二丈

臺子洞一巖玉桂東北石勢輪囷如覆車蓋可三四
丈容數十人華蓋洞西一穴徑穿而出鼠燕甚多執
燎照之回翔于華蓋之下石燕出華蓋捫蘿排草西
上二里翠微亭唐杜牧刺史年搆此亭於山腰為臨
眺之所成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句今
亭石架山脊四步合小九華逕南下十步西一洞表
三丈廣半之上有九鼎圓如覆盤九鼎又謂集仙東
南二十步唐公巖去數步漫巖北數步有石坑深險
不可下無底洞東峰巒峭拔背九華之勝小九華南

不十步故紫薇亭前有石對峙如門寶雲巖東南三
步水湳瀅鏡石壁列屏寄隱巖又數步石窟有泉四
時不竭可飲一人一人泉東南不五步觀音巖本名
上清蹻石分道南下故雲壑亭東一壁巖叢新巖張
時修刻大壽字于巖左長六尺濶多一半又有泉滴
瀝而下春溜蕉筆宋張唐公祐以蕉書石壁因名西
五十步故留神殿前三四步小蟯若筆床刻清泠臺
三字今構亭面之清音西五步二老行樂亭弘治時
范亭國吉公務來同令張桂史廷瑞許桂史潛日艤

詠山寬平處陳侯艮器為立此併其詩若干首鑿壁
記之東過清陰又數十步則立一巖妙空宋理宗元
祐初蔣之奇題鋒有一石擊之成鐘鳴號丹砂石後
故小法堂東行十步故羅漢堂後東西跨虛作二室
皆故一覽樓中分之前十步故延慶院王哲以道院
處山胸僧房佛閣橫架巖石林麓間遠望之麗若圖
畫宋理宗端平二年提舉兼州王伯大扁外門齊山
洞天今塔院俱薙莽中邑人宋戶部侍郎湯允恭致
政遊息延慶浚一井湯公泉今智矣考齊山觀音寺

以有觀音巖故為延慶院者僧義淵請額於宋高宗
紹興十八年端平時猶在於山之胸去今寺東三百
步不知何時更剏於山之首去古院西三百步亦不
審何時易延慶院為觀音寺繑嘗游覽之餘意古院
不如今寺之佳而今寺亦非芟荒剗薉之率然者必
宋時繡春道院國初兵後為僧有也吁興替亦至此
可哀哉其今寺東古院西邑人宋嘉定十年華狀元
岳故狀元坊趺石尚無恙東南有節義石坊乃宋通
判府事趙公昻發節義夫人雍氏墓道南行二里至

尚操今有司歲時掃松焉正德丁卯夏四月同趙君鈞王君鏻輩盡齊山一日之遊遊之明日記之六槐書院爲後遊者引

李鶴鳴遊齊山三奇亭記

江之南多名山舩江而郡者池爲勝蓋九華之秀立傑出可以匹武夷鴈蕩然僻在郡東南七十里外負郭有齊山焉高不能三十仞賈多怪石人士不絶遊故嘗齊名九華然怪石狀雖衆陵厲叢沓頗鮮天趣惟南有妙空巖者乳溜所凝結穹若空縢綰翠蒼綠

潤如過雨妙空西上爲石鼓洞洞有石旁出如肺肝白肌赤脉擊之鏗然遠聞可諧箜絃又西爲仙人橋廣僅咫尺長五之並跨兩崖膚理渾成殆造物者之肆巧維是三者於齊山爲勝前太守一竹田子亭於其會命之曰三奇特表異之歲更而亭敗嘉靖十三年東崖虞子持節于池從太守三峯侯子指齊山登焉追玆亭址謂太守曰山之奇誠莫踰此子其復亭之

雷逵遊齊山華蓋洞記

池陽東南三里許爲齊山左田而右湖怪石奇峯幽邃古洞璀璨環列其尤絶者如蒼玉雲梯上淸華蓋而華蓋於諸洞爲最此登臨之士或甚勞而弗疲或落㘸以增慨遂至榛莽交衢[illegible]漸不可識矣予與少郭每及齊山之勝恨未[illegible]覽是夏予假便歸省牽舟而南泊池陽之渚望霧蒼翠旣巳躍然適少郭偕萬峯胡君來顧㥪然曰翠微勝槩知予夙抱會可少耶遂相與載俎携壺步石徑攀藤蘿嶙峋[illegible]直造絫阻躋朝天而踰雲門趨上淸而

下瞰怡淸風徐至扣石鼓以浩歌徘徊觴詠則山南之勝且盡而日巳西矣予顧曰華蓋之勝竟不可覩耶有田父進曰洞誠勝然巳數十年無人跡胡子曰是人在耳卽令隷從操斧荷鋤鳴鑼而前悉伐其荆蓁之塞途者頃之成路吾三人者緩步而至則洞口石峙如門其中谽然上圓如蓋下平如砥可容坐數十人後有小口約三十餘步通山脊卽燕石也乃更洗觴命酌滿引劇談山虛籟靜萬慮消息胡子嘆曰異哉斯游吾二人叨蒞于斯輒未暇子以邂逅維舟

率爾開荒翁造亦奇矣夫亦洞之會也予謝曰有是
哉竊聞山水與人其氣本相流通惟氣昏窒而不蝪
故有沒溺市井以終身者然無來無去斯為善遊而
山水之或以人興或以人廢或千騎萬從馳騖而不
足或鞠為丘墟長噫千古此固隆替不齊之候非有
繫乎山水之靈不靈也吾輩今日之游亦水行風萍
適然州遭而洞之開不開我與洞皆不得知無所增
益者而又何歎也胡子喜而笑曰子其記之

九華山錄

宋 周必大

九月乙丑朔丙戌入清溪水碧色泊卉木亭入門館
池州州治謁太守同年趙朝散彥博福文提舉常平
李丞議爽子西通判陳朝散璘同年湯平甫知縣適
在此丁亥都統制寧國軍承宣使時四廂俊及其子
閤門祇候政貴池宰趙宣政若訥戶掾趙功顯嚴趙
修武公碩並相候約湯平甫共飯同渡陳公橋淺水
橋秀鮮橋遂至齊山山腳插入清溪石色青蒼可畫

洞穴半出水中泛舟扣其戶而返步登延慶先為指
南環寺巖洞可見者羅漢殿後曰妙空巖在大石中
次曰丹砂巖俯僂乃可入片石斜出扣之聲控控然
四旁飛出皆奇石也法堂之下曰蕉筆巖亦名唐公
巖有黃大隱諸人題字山之上曰春流泉進窺無底
洞歷武功巖遂至觀音巖巖本名上清兩崖對起三
面環抱有程正輔聘韻叔題字右轉登寄隱亭西面
皆翠石有小巖刻寄隱巖三字其前有熙寧甲寅重
陽日太守劉數思彥題名東北乃紫微亭故基面淮

南諸山下臨秋浦清溪直接大江眼界豁然又其旁
拔起數峯奇甚謂之小九華蓋與上清巖皆齊山最
勝處也崎嶇行峽中僅可通人稍前曰大石谷又稍
前曰定力窟深不可測又其上即翠微亭是爲山巔
杜牧之云江涵秋影鴈初飛此地此亭也東望碧峯
劍立於遠山之杪者九華也南望大山橫陳者太婆
嶺綠諸峯也北眺州城邑屋可數大梟王山自紫巖
蜿蜒西來其左即貴池口與地志所謂梁昭明太子
食貴池湖魚而美者其右即清溪秋浦望之全類臨

安之西湖而一隄隱然屬城亦類蘇公堤此又登臨
最勝處也予賦小詩云地占齊山最上頭州城宛在
水中洲蜿蜒正作長虹噏吸住江河萬里流又天遣
江山助牧之詩材猶及杜鈎見向來稍喜唐風集今
悟樊川是父師又之由別徑下九頂洞上有九頂圓
如盤覆中頗平廣有磐石可坐嘉祐中因太守王哲
易名集僊宮洞後有穴側身可過一小洞也實穴上
穿頗類月巖而其背山上乃唐觀郡樓基王哲易名
奇雲亭今亦廢其下曰獨秀巖翠壁橫峙可愛訪左

史洞爲馬軍寨所限出寺行里許乃至焉實寺之後
山也其深數丈可達於外左史謂李方玄景業也杜
牧之代景業來守故爲立名而張祐書之又有石燕
洞大抵皆石也遊已還寺再登翠微亭置酒時侯趙
守致饌平甫賦二詩予次韻云上清別殿舊通明僊
聖飛騰戶不扃出谷尚疑窓刻岫絕堤始露嶽眞形
奇奇怪怪無非洞下下高高總可亭但把嘔酣酬絕
景天風吹面徑須醒相君早日翼天飛晚落江湖事
以微好事一時開翠壁佳名千古記黃扉朝遊要及

雖翻樹夕返何妨螢濕衣更得湯休奇絕句後求誰
憶謝元暉甲夜歸戊子早至郡齋中和堂登蕭丞相
樓復游景德禪寺訪見山堂爲添差路鈴王宗所占
排闥造焉見山而已次過天慶觀讀徐鉉碑李煜紫
極觀也已後赴提舉司會荷池中有秋浦堂頗幽爽
會散出北門二里登貴池亭俗呼望江亭以其見大
江可望淮南也亦見九華諸峯亭久廢今方重立歸
上南樓南門城樓也正對齊山循城而東有拱翠樓
亭隸邑廳又稍前即九華樓三者相望皆下臨淸溪

見九華大抵爲太姿嶺所障不能盡見諸峯太姿山極高而其名不與圖志亦不及之巳丑赴州會坐中見梅花賦小詞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霜逗癡騃闇苈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却嫌伊瘦仍怕伊僝僽營妓曹聘頗黎白淨靜或病其訥而不頎戲以況之巳夜富文出家姬小瓊舞袖翩翩徑闇范至能云頃朝士姝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又作小詞云秋夜乘槎客星客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

理霓裳舞都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富文近再醮有所競而設榻於外時侯方爲兩解故戲之如此庚寅早欲如九華而雲夢宋孛及歸州助教張掌正相候過午乃能上馬時侯差中訓郎趙良弼等同行辭之不可五十里至鐵務山投宿葉秀才家葉有子楠登進士第山深夜甚寒辛卯早再赴葉君飯乃行尉亦並轡二十餘里至青陽縣令成文林雩丞熊從政實褒主簿陳朝立巡檢程大夫同來迓館於驛中尉廨卽宋齊丘宅其旁對九華而齊丘之墓在牛

心山下去縣東五里赴陳朝立會以能仁院爲廨傍有妙音院同至縣學登經史閣望九華紫翠千仞造物融結奇巧眞尤物也縣東二十里有潮洞大如卓面而石穴極深日三潮每潮魚蝦輒先出壬辰早同陳簿葉尉趙忠訓出郭十餘里登雙練亭度西拱嶺入龍安院自此徐行歷永安塔虎跑泉過石龍口虎跑嶺此兩處地勢稍高望雙峯九子甚奇遂入廣修院去縣已二十五里院宇頗雅潔寢堂望雙峯情峯眞人峯蓮花峯是爲五老峯步至上雪潭源高而遠

仰視蓮花峯正如所倚之屏其前卽石門水所注也峭壁刻成懸瀑十丈怒濤駭浪不減三峽或瀦爲深淵或散爲飛湍雷轟電擊約二百餘步爲下雪潭其間多大石水平布者數丈潭中產石斑魚不常得有嬰孩泉水跳石上如貫珠尤爲奇絕而土人不貴也食罷轎由而行終日覩山而殊不厭約十餘里入無相院有觀音閣對峯巒數重留題而去又二三里至協濟廟神兄弟三人日方嘯或謂化城遠不可到遂止陳朝立置酒中坐帥諸人下九華溪踏石涉水以

為戱業尉體肥甚獨墮水中溪自龍池來欲訪其源
或云路太遠惟禱雨乃至今蕪穢不治不果行終夜
如大雨可聽癸巳早隨溪而入至龍山聚合處登化
城嶺嶺峻峯時時回望諸峯層出殊快心目少休半
霄亭巳時至化城寺寺宇甚雄唐時新羅王子金地
藏修行之地飯罷謁金地藏塔又在寺後巍然一山
上常時可望大江是日適為晴嵐所蒙僧祖瑛獨居
塔院獻土產茶味歎北苑陳朝立以翰先歸邑乃同
葉趙行二里訪龔泉其傍乃李太白書堂基今為張

氏墳地自此下嶺過苦竹坑俯視羣山左右對列中
有平田氣象極好稍前即寨頭蓋建炎間張遇寇青
陽縣官移治於此眞關隘也行近懸橋雙瀑石山對
瀉未經名人品題故無聞焉又行至壓盤嶺而化城
峯盡矣化城九華最高處蔣穎叔嘗有悔游之語俗
傳十里始不止此賦小詩云攀蘿度險捷猱猿石角
鉤衣屨盡穿莫訝遠尋金地藏也曾徐步玉堦前又
數里至龜山一上復數里尤為險峻有崇壽寺慈寺
閣對雙劍峯又賦詩云涯坡綠壁化城中客恤奴嗔

我亦慵及至龜山還一上為慵高閣對雙峯寺僧善
修年八十六贈以詩云老僧九十覥眈眈二十年來
不下山我得九華究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間日尚早
愛其景物遂宿焉甲午早下龜山行十餘里入聖泉
院泉在院側石巖下號無底泉試之僅二丈蓋游者
未嘗測其淺深耳水自巖出甚清駛中有五色石飯
罷即行過慕善鎮回望九華橫側高低無一同者又
五里至曹溪寺又五里至覺安寺五溪合流於此故
地名五溪又五里入大路過鐵券葉元質別去又二

十五里投宿馬牙酒坊二三里有常安寺夜不果往
陳朝立自青陽致饋是行自西洪嶺入山蓋西南也
終日覩山面既至聖泉蓋自北而出所謂山之東乃
山背 闕 閒有廣福等院甚偉而從者猥衆頗不自由
不無遺恨十月乙未朔早自白沙入小路數里遊雲
光寺寺亦華煥登閣望六尺圖屏欲少留而提舉常
平李察院領客將至留二小詩戲之云來如負弩先
去為乘驄避江祖一片石留作幽人醉又云作者正
七人飲中空八仙長齋誰容醉晉也合逃禪遂同趙

[illegible]過江祀典道院主僧行餘置酒訪李白祠堂但有畫屏在壁角今行餘道平石邊攀緣而下得小舟同泛清溪水正碧色下淺灘數里至玉鏡潭水自南來觸岸西折灣環可喜潭深纔二三丈云李白詩云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又云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青實錄也塗中古小詩云清溪水色勝於藍祖石移舟下鏡潭妙絕畫屏并碧玉繭仙不見與誰談牖同至弄水亭以五盃酌趙生福飲從者晚趙守在九華樓上梁就見之

遊九華山記

唐 李白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不經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異往復而賦咏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憩于夏侯循詹岸憤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高霽）積雪曜陰壑飛流韻陽厓（韋權）青熒玉樹色縹緲羽人家（李白）

張寰遊九華山記

乙丑達池州丙寅故人李方伯恭川邀登齊山山傍城隅巖洞多奇亭榭一一可憩非復崚陟遐登可少謝躋攀之勞矣戊辰達五溪橋橋畔小山有玩華亭乃暮登九華之巔盤折而上峯巒叠翠多類廬嶽而秀聳過之兩山以伯仲稱夜宿化城寺之方丈巳巳早謁先師陽明遺像于祠堂遂登金地藏塔院于西嶺計升石級八十四而上遐眺江城渺若襟帶塔前

有千年寶樹森秀異常新構石亭並偉尋弔李翰林太白于書堂堂將頹敝願貌儼存有王文肅公輿記于碑按九華插天峰之顯著者九十有九卽徘徊數日未易窮搜矧茲一宿而遂別殆李五峰所謂彷彿見其皮膚耳不見笑于山靈乎庚午雞鳴起則皓月已升松嶺與恭川判袂于此恭川許明年遊吳門予笑曰世豈復有千里命駕訪道名山如子之漫浪而忘家者乎僉爲憮然

袁永之遊九華山記

自安慶趨池陽二十里外卽望見九華諸峯甚奇麗五月朔抵池太守柯君光仲郡推雷君時雍招遊齊山出九華門外緣翠微隄南行三里爲齊山山多奇石巖巒秀美觀集仙洞招隱巖小九華轉上淸巖山之最奇處也讀杜樊川九日詩刻及朱考亭和篇南下三奇亭石鼓洞妙空巖仙人橋爲三奇飮亭中一鼓還舟明日再遊路東行五十里至玩華亭渡溪又三十里抵九華山下陟嶺十里飭到化城寺謁地藏塔院及李白書堂小飮法堂明日午後始還舟夫九華凡九十九峰遠而望之奇峰峻壁縹緲霄漢間如靑蓮華爭開競發煙雲蓬勃翠紫儁嶷信東南名岳也然皆峭拔不可登化城踰高入深複嶺廻抱疎竹淸泉翛然出塵齊山卑而景最多亭榭巖巒窈窕上下愈探愈奇翠微隄兩傍皆澄湖如鏡溪山映發昔王子猷有言使人應接不暇奚獨山陰道中哉

王思任遊九華山記

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靑則願謁靑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

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渦仲容實來乃訂門人張仲濠王中履共訪九子山臂家手鑣約從修醴出靑邑九華廟十五里至西洪嶺雲物作罨各有敗意而大然力呼以爲卽擿鐵勿阻俄而霽矣見枕月一峰秀嬌天左雲觀窺之自此但有蓮花層矗㑴鬟亂堆聚首而攣者命爲九子餘不勝問也五里至石龍口峭蒨漸迫怪體幻來十里至山西屯則垂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菴過野采下有朱瑚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泉一派如雲霞舒走叢

置酒上流腹臥而咮榱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瀨
流觴而縈紆遺石盤於澗道者豈樂此耶去粱百步
望見懸瀑一通馬上人眉岸盡帶樓賢三峽數里至
湧泉亭此雲石中仙際也數里至半霄亭嶻嵲髻蟠
糾今弁垙洶武如此行小仙橋兩澗孤絕至碧霄亭
而九十九峯次第招我葛袂過大仙橋僧童以簫管
互迎空山細響鳥梵鳴泉殊不惡至望江亭霧中拖
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入
玄覽亭而江鼎山翠爭媚含規客有悠思矣左折而

下抵化城寺肅佛後簡一竹樓憑之似翁碧菌蔚中
一鬚者仲容方輿中履下丁然闢局道仲濠以爲如
此好山不看而擔糞涸乃公爲大然曰此二人者亦
九子坯也乃飛筆轟劇而宿質明謁太白祠虎跡新
過如爪坼有胡僧以藤杖夜怒虎來輒伏禮地藏殿
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
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似萬蕚護包者
佛所藏亦八風不襲人子更須知矣白蜡之事似若
荒唐然青泥可食於傳有之予幼遊州江從姑有米
脂三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廢斷也第舍利
妙光緣薄未購差爲闕事乃東上神光嶺望金剛尖
山若戴杵東巖是金藏苦行處數轉而得龍頭石一
巖險掛伯安手書周經偈在焉巖下則爲舍身崖粟
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趺其中啖
五斂松而已而所謂古仙鉢盂雲門天台繡壁聚講
內峯外峯皆以萬纛卷揚共衛金藏之佪也自此而
往猿居熊府啼嗥幽暗無樵迹矣予騰如瓠足如蘿
欲卽窮之會直指有檄山靈又將修茹因各賦數詩

趣還大都九華之勝李供奉發明之矣山多作怪學
人物獸鳥之形團結移換朝銳夕方遂令三百里之
間神目駭笑然而身卽其顚俱殑附焰騰詭譎易厭
昔人所謂可望而不可登者也寒碧秋凝集衆美而
得大意者庶幾五溪橋上乎是役也所悵悵未游者
九子寺七布泉所未見者缽囊花玉纓絡所見者石
斑魚南天竹所聞者虎觿克丁當所食者竹蕈石芝
得携歸示人者仙掌扇金地茶
按九子山太白更名九華杜牧詩曰凌空瘦骨寒

如削照水清光翠且重却憶謫仙才格俊解吟秀出九芙蓉

望九華

宋　王十朋

余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峰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滅没于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峰也

其二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夕波落月邈然於懷又得太白嘯歌每舟泊林岸便覺九子依依向人

夜度兩關記

明 程敏政

余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小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覩不極石棧嶇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熠

熠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閧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訏此關乃趙檢點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趣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峰後馬入山嘴巒岫廻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微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尚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㵎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却顧反走顚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强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巖壑深不可測澗水濺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于此關豈惡地固應爾邪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

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余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頻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遊瑯琊山記

金華宋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瑯琊王山因以名巔崖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　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遂自驛西南出過平阜約三里

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瑯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于此　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惟凉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禱

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　御寶曆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徹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罹兵後焚燬殆盡亭後

四賢堂亦廢堂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甚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曰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蜿行磴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

葬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峰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卽張文定公方平爲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中間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具飯飯客已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巖上多諸

賢題名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間或可辨山之東西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人舜臣瑯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顔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厝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麓陟磨陀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叵測名

人題識無異庶子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之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

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厠跡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因取醉翁亭記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爲韻各賦詩刻諸山石云

遊荆塗二山記

金華宋濂

濂既遊琅琊山趣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丞牒至及聞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　青宫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宫曰至中都當共往

遊焉余將度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届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宫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宫甚喜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墉多藝椒之圍行可三里餘覩大磐石青緑間錯頹然欹足坐諦覩之乾蘚交封之斗間有艸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上方人取栽植聞呼爲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䟭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吞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慨憾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北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

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拔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幽舊有僧房今廢久矣　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　青宫不復

矣言未旣但見旌旗如錦綉搖曳上荆山矣濂亦
下山麓入鯀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覗出讀
祠無擇所賦歌京口孫隲爲書碑益無擇謫守壽春
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
山梁魏交鬬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
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
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
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牽玉坂奇石駢列玄
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桥荆蹊路不可尋景彰

欲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甑遠郊濂因
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
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
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
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
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
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
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
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

謂禹之治水周胥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
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倩在濠州
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
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
艸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
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
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
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
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

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
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
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强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
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
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
武王亦六世何至顚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而未
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
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
智將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

以壽春爲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
山氏乃古國名禹會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
相涉也灝老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
訛輒緣紀遊因抖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
蓋　太子正字桂彥良　晉府長史朱伯賢　楚府
長史朱伯清　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
乘日記

重遊瑯琊山記

明　文徵明

成化乙巳大人官於滁徵明隨侍累年弘治戊申始
歸已酉復至又居累年自念平生於滁豈有宿分數
年來所謂醉翁亭者遊歷無虛歲別來幾何時矣每
有人自滁來輒問訊諸山無恙否則未始一日忘也
辛亥秋予有事過南京距滁才百里念欲一往而故
人適以書招予於是重遊之興不能自阻乃九月十
有四日至滁止東門魏氏故人家也明日諸故人來

會者數人相見道舊外謂山中之行不宜廢又明日
遂往是日赴約者李君秉彝盧君英于君鏊及主人
魏珂及予五人並轡行二里未至山觀道傍怪石溪
溪前人所未嘗奇者磅礴甚喜遂登醉翁亭亭已圮
一角東西壁盡塌蕭然幾於草墟矣相顧歎息而去
至瑯琊敗毀更甚唯山上下宋元人遊歷名記剝落
之餘尚纍纍數百處念此亦久遠物遂謀遍搨之抵
暮歸期詰朝再至則宿具楮墨凌晨與魏君徒步往
至始早食遂手搨三十餘種多名人字畫亦多奇麗

可喜且揭且闞及午而李于兩君來出所携餅果相與咀嚼又揚數十乃歸再明日而風雨作連十有二日不止愧予不能好奇而歸念又甚急遍揭之事遂墮渺茫矣予生長江南於滁雖竊慕樂而南北絕跡非可以徒至故雖一著脚猶不謂易能也而數年之間乃至屢遊不已去而復來豈偶然哉雖不能盡歷而覽之亦自謂於滁不薄矣而獨有慨然於此者徒以瑯琊為淮以南名山而所謂醉翁亭又古人茂跡不應落寞如是至於一時題識其修辭命輸皆極精

緻金勒之堅珉自謂可垂不朽而後世或有見而賞之者迨今數百年曾幾人之一顧哉幸而有知而好之者而又多所阻滯況吾與諸君聚散不常後是而談笑於斯所未可期也即萬一再至尚能保其存不存乎此予不能不為之重念也遂叙一時之事以歸同遊者若景物勝槩與夫遊覩之樂前人記之屢矣予不能文亦不暇述也所發怪石溪則別有志

唐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饑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老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于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刋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濶色之疏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濺濺洞壑無底雲與其閒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搖瑟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鳴獻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巘之湊峴

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槃
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醉翁亭記

宋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
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
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

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
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
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
後者應傴僂提携往往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
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
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宋 歐陽修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

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安閑既得斯泉于山

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
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
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
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宋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凡公與州之賓客
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
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
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
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
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
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
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
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
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
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
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
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
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

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荇溪新亭記

唐　李濆

上臨御明年濆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滁民之三月得古溪郡之東北十里按地圖志隋皇道山之右昔始皇途經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永陽嶺逆溪于荇溪此溪是也不濤川導廣泉演漾潭島影澀江漢埇中流裒平壇四浪湜朗雙派委輸襟帶一川斜界千畝無芟苗蘋萍之雜其森練如也有廢亭占勝之地其狀依然也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霽山瀉色趣向奇狀不可窮竟訪郡之長老考亭之廢興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由來矣驗圖籍亦昧其始興之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况前武寧軍殿中隴西公拱州遷客司馬弘農公紹復咸以勝槩爲宴之須乃卜于亭是咨是謀遂古創今僉曰惟目不越月飭工具洎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茀茀昭其儉也甍不侈侈示無僭也內不重門牖其景也外不崇墉達其望也雖是四時之氣成象不絕春木秀客夏雲奇峯秋天爽空冬日煖濃觸類有景與溪

無窮。雖羊公峴溪。曷足以加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時也。苟非其時。聖人徵言。矧其衆者乎。時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紫薇泉記

宋　呂元中

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得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僚屬於州廨有以新茶獻者公勅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廢後期遂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窮問之得紫薇泉於幽谷下文忠博學多識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薇泉始盛聞於天下今帖所稱酒名豈非滁陽官釀耶

菱溪石記

宋　歐陽脩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

溪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二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荊川曰委曲幽妙

滁上與梅聖俞書

宋　歐陽修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恠石乃馮延魯家舊物移以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遊湯泉記

宋　秦觀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出集賢孫公謂其遊曰漳南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礴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又馳七十里次貢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中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十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為八方斛竅其南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漏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廳犢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衆彼汝水驪山嘗為秦

莫後宮之所臨幸方其勝將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
人目騁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醉脉不聞於世
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
或稱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處亢潽之累
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
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歎其有
功於塵垢疾病也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烏
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

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殪望建
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
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巃嵸崟岑不
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
不及揭炬而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
而泉瀏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覷之或突
然檄岸而出若有侍者或傴僂而却若有長者雲撓
而鳥企鼻口呀而斷齶露其陬互橫瞿孛愕之變疑
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

乎閟於龕巖人迹罕至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
之奇者不欲輕售其伎必待夫篤好之士然後與之
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卑鱗多應云夕還
惠濟惠濟有庵一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嶮中隱者陳
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
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藩以脩篠閟以雙松每冷風
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稍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
籟巽嚮而望自宅山轉而西日光覺蕩星辰亘二百
里迅馳而矗立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舄之

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菴明
年菴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
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老焉湯泉之事既窮
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遂求仁謁項羽
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甚于虛樂亭復還
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鄉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
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
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
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會者蓋

不可勝計嗚戲兹遊之所得可謂富矣

雲龍山記

明 都穆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憩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卽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兹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宴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

像僅半軀崇可二丈廣倍之左右侍衛之像皆鑿石所爲山之陰度黃茅岡憶蘇文忠公詩亂石如羊之句瞻眺久之其下卽宋張山人放鶴亭故址蘇公所與記者後之人刱三賢堂於上三賢爲昌黎韓子蘇公暨陳師道蓋昌黎嘗爲州推官蘇公嘗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高而望一州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誠有如蘇公所云而子房楚王二山至戲馬之臺皆歷歷在目予竊有感焉徐爲古戰爭地而楚漢其尤也方高帝之起豐沛子房佐

自戰壓項竟有天下使當時而無子房漢之爲漢殆未可知然則項氏之滅雖謂子房滅之可也彼淮陰侯者功非不偉直搏兎逐鹿輩耳烏足以望子房而今皆雲散烏没銷歇不存千載之下遺蹟斷碑荒林烟草適足以資人之慨歎而逸民高士乃獨笑傲其間而後已予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雖然予欲逃名而未能者安得雪月之夕悲歌縱飲於斯以續招鶴之辭山人有知能不冷然御風來耶姑記之以俟

徐州登雲龍山記

西樵文翔鳳

夜入徐州詰日宋戸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移觴子於亭又問戲馬臺則曰我其先觴子於臺於是宋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當之則亞夫之所函骨也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摧戟之者蓋此臺又南數里則雲龍蟲出而特豎山足之石如羣羊是爲黃茅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蓋

西望當環山之缺焉臺足則太湖白蕩鍋坡老雲龍絕句蘇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送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函山焉所謂九里山者而黃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背流北則望望冠城際者黃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衕大梁東衕淮陰北則齊兗魏䠊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闗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矣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

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藝曰長江夫江游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爲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按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是爲重鎮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指首而職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玩得兩都之梁焉

子房山記

山陰王思任

乘傳過彭城眎牧栽其緈力舟膠爲不得行童僕恚甚而予輒醉之酒笑謂我子長也既當在此明日登子房山也會同年汪廷尉至共之山稱子房或曰子房曾隱此不甚確然可以悉彭彭天下之中也禹貢惟土五色咸斗賦之其有中恩乎毋謂嶷人心不大也廷尉曰洶洶而降者懸水村也被髮丈夫與濟俱入與汨俱出蹈有道乎曰道無所不有也天下之大敢者必起于大不敢被髮丈夫歸陸終氏之子也陸終氏之子觀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猶溷禁之也子房之事不成于滄海之沙中而成于黃石之圯下也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也亞夫之𪧶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之剄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皆善于不敢者也廷尉曰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爲敢矣予舌撟而不能下嗟呼悲彭城悲彭城興亡陳迹可以歎盡乎有有心人焉東望而得劍臺則心許在

而者也西望而得燕子樓則心許在後者也請其到
黃樓告之大蘇亦足以為彭城賢矣
訛唐人文字

放鶴亭記

宋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
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放鶴亭記

華亭董其昌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
中呂后嘗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
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
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瞻所爲作
記者雖至今不廢然荒圮久矣高邑潛頡張大夫以
分司倉庾至數登其顛吊古懷賢獨撤而葺之念徐
方震隣重以警水時紲舉羸瘠駢四顧乃節縮奉入

度材揀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和
大攆於是飛甍畫棟延敞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廚屆
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　朝公就山堂
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闕人茲山於我何有哉弟登高
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
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余記
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
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

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衆戰雖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殲秦鉅鹿之戰威略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酇侯能撫關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駘膏之飄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瀰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者乃蒼莽悲凝之思恍欻濛空濛之致而覯面若忘不爲拈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清心亭記

宋 曾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余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

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

說巢湖

吳興愼蒙

巢湖在巢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古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郡國志昔有巫言居巢縣門石龜口出血當陷爲湖未幾有人以豬血戲塗之巫見之驚走地果陷

與巢縣楊元素

宋　蘇軾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徐州夏守

公安袁宏道

徐郡大都會也古來戰伐與文人風流之蹟滿眼往見燕子樓甚頹落郎子房山上祠亦僅蔽風日耳仁兄游刃之暇能一敀飭之乎蘇子瞻有祠否

酷似蘇長公

記徐州對月

宋　蘇軾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生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徐州書會獵詩後

宋　蘇軾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城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加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為異日一笑

送徐叔通遊江淮序

江右解縉

大凡人之情閉戶而兀坐也頃刻逾時之間猶可勉强終日及旬難乎其處矣若其艱危厥立而宣囂倦酬也蓋終日及旬以及歲月者有矣若更年歲而迄無出戶之情未之有矣浮游江海敖嬉都市風馳雨慧而波濤洶蟣也未有不暫而解願久而厭畏之矣動而靜靜而動人情之常耳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又曰歸歟歸歟然則時行時止固聖人意也是故予

嘗喜游山所至名山輒游至予遐觀高步之處豁然心開景明未嘗不快忽然下幽履險輒更心悼膽栗慨然欲還人生一世之內凡事亦猶是耳適情快意之處豈可常得而戀之哉彼其居之樂安戀而暇昧甚而寢闔之外一跬步而不顧跡者有矣出而逐末者不繁華之鄉則物產之土四方水陸之都會也蕩然以終其身而忘其家有矣而皆自以爲得意而適情也而不知其皆有近乎人情者也今徐亨叔通甫去家居從容之樂而且欲爲江淮之游江淮風淳民儉非有閩浙之佳麗也叔通居而不便安之戀動而不繁麗之趣也其于不近人情者相去不其賢哉江淮乃聖人之所興王迹之所肇四方萬國由是而混一也叔通之游豈不勝于行晉冀而思古聖人之遺風者乎然則適情之游既與衆人異之而觀風仰德之意又與古之賢士同矣叔通屬予序而士大夫各爲詩詩之序曰何曰江淮太平之基也叔通之游偉觀也

過淮南記

武林胡胤嘉

九月之四日至淮南謁漂母祠祠當南門外山陽驛之後有韓淮陰固無祠有言漂母以淮陰傳者也祠母而不祠信何也余曰淮陰固氣蓋一世然斡濟之略英雄自致其所欲爲於人心未有所關士常苦不遇而望知己之深古有感於一顧一諾與爲生死者況母一婦人識信於乞釣之日知己之感奚必在信其中於千古人心不淺矣方信寄食南昌亭長時其妻晨炊蓐食不爲信具長誠爲德不竟當此之時信於一飯何如哉余與無回盡讀壁間馮弔詩了無當意者因步入南門望三里許天野遼曠迂路過之有池曼衍碧灝映底菰蔣菱蒲互相凌亂柳樹百株籠烟拂風架木爲橋澗可並騎度橋及洲洲上築天妃宮堂楹精楚庭除清蔭亦柳爲翳景也宮旁二百步又爲板橋小渚渚有亭亭有柳澄懷味象耿然盡陂澤山林之思度淮以來水襟黃流所多沙曲西風襲人塵土賦面開心解組此爲最勝矣亭不知何名聞

淮陰城西有千金亭是信報漂母處得非是耶

柳堤菱浦板橋小渚短亭曲岸寫得淮陰風景滿眼

朔雪北征記

東海屠隆

丙子計偕以除夕抵廣陵次日大風於是捨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行是時積雪載途山林原谷淵深數尺騎時時蹶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晶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嘗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沈寥空濶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遥聞騎襍沓來弓刀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徐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衣綏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悰往往使人悽絕矣元夕抵徐州復雪甚解鞍覽彭城故都登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嚌咤風生氣蓋一世其事雖無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牧鼎足之基寔開拓於此裴徊久之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狹且裂鉅野數十里前無村落民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蹈冰雪薄暮抵一孤村落落茅茨數椽爲

大雪覆壓幾圯矣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朴頭積雪盈尺襆被如冰且起上馬行

過山陽舊廬

晉　向秀

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氷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遊狼山記

宋　劉弇

白狼五山距通州城東南十里而近率不百步則嶄然迭起若踞若躍若前拱後負若期而赴有待而不相躐而五山者通人時時能道其名有以仙蛻其上者曰仙女山有以闔廬壘軍其傍者曰軍山有以形銳且中峙者曰劍脊曰馬鞍而至臨以佛宇則別號寶塔山秀絕可喜而好事者往往取以矜遊客謂曰狼嘗擾而居也元豐四年冬弇按田山傍至則求觀

所謂五山者入寺東廡得乳泉號幻公井爾光浚發若上濆狀茗飲者利其甘爭至赴栖自始特開山僧智幻故相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僅十尺許長倍廣三之二而廣厚倍者半能一背從山椒陞（京本作躋）而止按號飛來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湯道蹴之纏纏如桓檃上縈道左閣曰棲雲菴曰海桐亭曰半山曰筌江皆森爽谽谺可蔭以休而闕加於菴之廣亭加於閣之峻者倍且半又却轉得相埒使湯履小覺酸脛度非三休不至絕頂因力躋焉方是時朔日初上

[illegible]巃如躍金發莽蒼中洞覜上下不隔襬襹佛螺蛛
屑附地別出則南峙之福山也排天決雲吞嚼淮吳
則東浮之三滬（京本作壼）也稍畦葭澤湖汐（京本作波）上下沮
洳斥鹵之所淫夷與夫疏篁茂木泊雲而下烏鳥顏
垣廢丘縈蔓草而凄颺颸者皆得於轉瞬之頃於是
倘然忽疑從樊籠中出而思古人所謂登太山而小
天下者亦宜有是（京本作亦有得疑）而非狩寓也絕頂之北
有石若圯而中留踐之令人善畏而得登者其名則
定心石也山後有石卯巷觀音洞朝天巖去思亭皆

利下觀而醒石猶以名著石廣厚略等可坐十輩其
上子履陸君名之用反廬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
石之西有紫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爲多
以遊至者悉攤名其上今亦頗可別識劒春馬鞍二
山遊者罕至獨峭壁隆隆發數十仞疑造物者於此
喜出斷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號多蕨薇女仙
山最外峙有穴通中頂歲嫗有自龍舒來者年七十
餘獨食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或
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嵱之好怪乃如此既

而[illegible]有語余者曰今之山踔雖皆平陸然前五十載
海也其深蓋碇綵千尋莫能測而自軍山左轉皆閩
艘吳艦與渡而漁且漕者之所出入山前後石齧蝕
石鐘釜然者皆水所湔漱而言有鑱天祚者尚五代
姚存艤舟特（特一作）題識也余聞而異焉且淮海方數
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間以佳山水著稱無
幾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焉則又皆盤薄吐吞於窮海
僻陋之濱若遯而肥與畏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
山當潮波捍一方如唇齒傳脈咽使通民恃以不林

而閭則蒸油雪泄膏雨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
意非可私智測也余也服吏役一投足而五山之美
盡得於人迹之所不到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指陸
而駭溟海之變化竊自比於醯雞別舞甕外之一天
則亦不得而默矣故攬其勝踐作獨遊狼山記云

泰州玩芳亭記

宋　劉攽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楝數十種。萱菊蘼蕪莎蘆芭蕉叢植穭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氏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戢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天下放生池碑

唐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强暴之初。乾乾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尅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業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廻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闞五年。摧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逋逃。巳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沸鬻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攄再安之宗祏。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巳來。振古及曆。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王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

浙西、浦道、汔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舒、臨江、帶廊、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蕊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總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王德光天。乾元啓曆。緯武戡亂。經文御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沾蠻貊。道冠巍巍。威深虩虩。邁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秉此寶祚。永康宗祊。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讓之際。燦然明白。迥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留惠。好生惡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懈怡[illegible]。[illegible]仁。飛沉受護。流水長者。徙稱往昔。寶勝如來。[illegible]允䅄。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翔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臣真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辰撰。

游梅花嶺記

武林胡胤嘉

余過維揚問所爲二十四橋且人不能舉其概而爭言梅花嶺之往余欣其名雖然欲往無同足殆爲强步數里城之西隅臨濠而築屋三重形制如官舍無其所云嶺也舊傳梅花數百株今無一存者僅荼蘼三架爲障蔽而已拂碑讀之此湛文簡公論學處乃爲守令張筵迎客穢褻太甚余謂從茲上者當尸祝文簡于中而師儒月朔爲講德之會庶不失前脩遺

意耳門前延城種柳里許清樹可望差豁人目然下俯瞰潦蚚高河狹不堪轉棹無足遊也噫明月踏歌宿稱冶艷瓊臺迷樓半已化爲糞草矣覽於斯者能無慨然。

大明水記

宋　歐陽修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涌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于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

以楊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蟇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

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蟇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揚州有競渡序

唐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咽江山綺羅蔽雲日便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聽清風而更遠是以曾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娥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廻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冒雨尋菊序

唐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京煥則鴻鳫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中於書閣行間飄筵挹雅步於琴臺坐開流水字中蝌蚪競落文河篁下岐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浮泥雨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雞談

下木葉於中池厨烹野鳥隊白花於濕桂落紫蒂於疏籐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名山勝槩記 卷之八

南直隸六

京口諸游記 都穆
游北固山記
游經山洗山記
游黃鶴山記
瓜步山楔文 鮑照
游京口諸山記 王衡
京口三山記 王思任

京口月觀記 汪彥章
金焦兩山記 袁袠
游金焦兩山記 高對
游金焦兩山記 王叔承
游金焦兩山記 董傳策
金焦游記 喬宇
金焦游記 都穆
金山志 釋惠凱
游金山記 馮夢禎

游金山記　吳廷簡
游焦山記　吳廷簡
游焦山小記　李流芳
望江記　李黙
游妙空崖記　周忱
游焦山壯觀亭記　徐有貞
書甘露寺多景樓　蔡襄
丹徒爭名齋記　米芾
丹陽練湖記　潘之恒
茸上游記　汪明際
古澗寒泉記　貝瓊
水雲深處記　貝瓊

京口諸遊記

遊北固山記　明　都穆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險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嘗幸此山易名北顧予舊讀謝靈運遊山詩及世說所載荀令則登山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使人有凌雲之意未嘗不賞嘆其勝癸丑之歲獲一遊焉同遊者讙呼飲酒不能徧覽窮搜竊用悔恨丁丑夏五月復至京口餞遞人德孚從史子遊而坐雨數日庚子雨止時尚賓卿劉君克柔適至劉君予進士同年也聞予欲遊欣然治具遂與劉君及庠士唐和卿出城自山之崗而登里許至甘露寺寺之得名以創於吳甘露元年（或云以甘露降名寺非也）門榜曰天下第一江山宋延陵吳琚書盖梁武帝舊嘗書此不存琚補之也門内稍右有鐵浮圖十級盖唐李德裕觀察浙西時所鑄奉舍利以資穆宗冥福後燬于火今之浮圖宋元豐間鑄非復唐之舊矣劉君以所携酒酌予觀音殿前長江在目茫無畔岸殿

側匡下有秋月潭潭之右爲馬潤其水已涸午寺僧
飯客方丈庭下有鐵鑊二僧云梁武帝植蓮其中以
供佛者登山之顛多景樓僅存其址予癸丑之遊樓
猶未燬嘗記把酒倚闌雲影墮江金焦兩山東西對
峙如青螺列銀盤中最爲奇觀今樓雖廢景猶昨也
慨歎久之多景北下山足有石室深可丈餘名觀音
洞崖峻草滑人鮮得至和卿復要飲于真武祠祠在
山之半飲畢予欲觀狠石僧識其處命之前導下山
至演武場而石在焉蘇文忠公詩序謂寺有石如羊

相傳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兵事今此
石絕不類羊而亦不在寺中予疑移于後人摵以數
人不動覘其下則石之生土中者豈蘇公作詩時未
之見耶演武之左有小水渟泓深碧名鳳凰池其上
山石壁立可玩惜不移席于此隨行僧言天津泉在
山南麓隣于僧室以下山不及觀聞洪武初 高廟
駐蹕山中見僧汲于江賦詩有甘露生泉天降津之
句僧後掘地得泉因以天語名之予惟斯遊之樂固
昔之所無而況有同年同志如劉君和卿則又非偶
然者京口之山以金焦北固爲首人稱三山其勝槩
甲天下之最也金焦予向遊其間皆爲作記而復記
斯遊幸亦有矣神仙渺茫又何必舍此以求所謂三
山者哉

遊經山沇山記

乙亥季秋予宰丹陽孫氏至人思和知予癖于山水
言其鄉經山沇山之勝謂不可不遊十日己亥遂與
客及思和西行里許過曲水村循鳳山而北由桃華
澗折而南泥山十里至九靈山其陽有屋靖觀蓋宋

翟忠惠公汝文功德院也眾入小憩思和命從者煖
酒各飲數杯山間西行十六里陳山嶺西下爲經山
山一名金牛上有金牛洞輿地志謂漢時金牛出山
之東馳至曲阿鄉人柵斷其道名其地爲柵口牛皆
奔聚又名其地曰奔牛即今武進之奔牛壩是也山
之下有寺晉咸康間建名經山院宋易名崇教其前
銀杏一株相傳植于東晉其大七人圍之形狀怪奇
而腹枵然復有銀杏生其中亦合抱矣思和欲斫老
幹一枝奉父爲杖從者登樹俯覘其中樹上有小蛇

無目長不盈尺伏而不動對客言將以樹枝挑之予曰此或蟄龍驚之不可命其亟下客有善丹青者爲樹作圖衆共飲樹下從東而還八里經李家山兩山流泉夾道行松陰閒二里抵沈山山南唐時爲尚書郎沈彬隱居得名今有廣教寺即彬宅也寺左石壁數仞若環翠屏午飯僧室僧言寺之後有彬墓飯罷謁之僧仍出寺碑錄本乃元人筆中載彬宜春人嘗官建康後辭任巳而從釋結菴於寺之左時年八十有九啓壽穴得銅碑碑上有字云漆鐙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後遂葬焉予攷江南野錄亦嘗載此但野錄云彬臨終日葬處乃一虛塚石臺有漆燈一叉有銅碑篆云云今復覽碑文益信其事之不誣也又東八里從九臺山還恩和氏

遊黃鶴山記

遊北固之明月辛丑予與同知府事嚴君應階郡人太僕二卿曹君汝學春官副郎唐君雲卿約爲黃鶴山之遊應階適有公事雲卿亦以疾作不能如約壬寅偕曹君出郡南門西行一里憇勝果寺寺爲宋高

宗成肅皇后父吳王母慶國夫人葬處今寺之右偏石人羊虎猶存僧築垣圍之人不得入坐禪堂啜茗其前銀杏一株巨甚僧云此宋植也出寺西行半里南折經崇岡西北二里至山寰宇記謂宋高祖微時息竹林寺有黃鶴翔舞其上及即位遂易山之名曰黃鶴郡志嘗辨其誤鄉人今稱鴻鶴誤益甚矣山之陰有古刹曰鶴林即所謂竹林寺也法堂中龕唐李華所撰元素禪師碑板乃宋咸淳庚午重刻其左米元章祠也僧今祀爲迦藍神堂之後左壁多宋人詩刻按唐李嘉祐許渾朱放皇甫曾綦毋潛宋曾南豐蘇子瞻皆嘗留題于此宋刻中僅見唯蘇公詩耳寺在唐有杜鵑花與唐昌玉蕊皆名聞天下相傳貞元間其種移自海外每花時或窺二女子來遊其下蓋花神也後有仙人殷北者於重九日能開是花復感女仙之降其說見續仙傳花至宋枯瘁僧以山躑躅補之今亦不復存矣予問僧濂溪書院舊址不知所在爲之悵恍蓋周子昔寓郡中或謂其嘗師寺僧壽涯而論者則謂此乃強求其所自出未爲知周子者

因記茲遊遂併及之

遊招隱山記

離黃鶴西南行三里抵招隱山山以晉處士戴顒所隱居得名或又以爲招隱謂梁昭明太子嘗讀書於此予觀駱賓王遊寺詩云共尋招隱寺初識戴顒家而張祜題寺亦云千年戴顒宅乃知名山始于戴公其曰昭明者非也寺舊有玉蕊花唐李衛公刺郡時有詩刻石遂聞于世宋周益公云唐人甚重此花唐昌觀集賢翰林二院皆有之非凡品也親舊自招隱

來遠致一本則寺中之花在宋猶有存者劉原父云瓊花一名八仙花或謂李衛公所謂玉蕊二公博洽無比不應以玉蕊爲瓊花洪景盧云玉蕊即今之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今江東在處有之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因招隱之游漫志之以備山中故事

瓜步山揭文

宋 鮑照

歲舍龍紀月躔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兖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氊鄉南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八表缺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横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篇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迫爲高據絶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

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闕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堆璧之奇四還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癕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遊京口諸山記

吳郡王衡

長江爲南北界北來人習見沙莽涉瓜步之涘則耳目驟加闢而徐沛諸山鬱紆不盡之秀怒而起列而扼江猶甲觀之有門戸也余每過必遊於諸勝殆徧然潦草有餘興壬辰臘月余從二毋寓于瓜京口張喜二生爲地主邀余及唐子叔達吳子元任爲三山遊且以舟來舟遇風作十字行沿洄金山間斜取焦山踰二時始近左顧象山纍然肩立也而焦山林石蒙絡如碧雲之駁鮮心樂之步從楊柳坡中入入勝門飯方丈已而東謁焦隱士祠隱士者東漢人名光又云名先避世此山山所爲從焦也自祠折西北爲壯觀亭稍上爲觀音閣閉臘梅一株輕風翩反若傳隱士神者又北走篠簜中撥亂藤而出得嘉處亭其絕頂爲吸江亭亭廢矣然可眺目盡於金山之東圖山之西屬岸戎戎接青爪州樓與揚州塔正對峙而山下遠近諸汀皆表裏江居民漁捕火望其中遙望若泉影布空亂帆走市余輩班石坐少選各盡數卮

乃下然竊怪向所望見而樂者宜不止此因更問僧覓瘞鶴銘蓋銘見而樹石之美始盡近銘左右皆巨石林立其上之髗然橫出者爲釣魚臺自下上植若方表而中剖者爲霹靂石石支石叉牙角距不可勝計而銘在焉銘一縱一橫共計不過二十字字體遒古不甚類右軍然亦非唐以後所能辨昔人珍重此銘多以波吞浪蝕不盡見爲恨而非然者亦安得留此吞蝕之餘以供余輩摩玩也銘之北有兩小嶼如啣尾而飲江余與叔達涉石磧渡之窮于水乃已與諸客轉山後碧桃灣入山門宿于僧寮是夜頗困酒食睡未足急擘病眼覩日出則野氣冥濛淡拖江上俄赤日一縷電閃銀海中山頭如鐘乳而山帶猶浮白也余語叔達曰此絕似米元章山水然米老僅能合墨瀋作風雨容難塗抹此露曉也叔達頷余言念且與焦山別再尋三詔洞覲瘞鶴銘而歸歸渡象山足步四五里至呂氏別墅堂以前頗樸野而中有曲室甚麗室後皆迴岡複陸長松萬餘章環之間以修竹石楠翳密矣乃復楚楚主人就亭其間取聲於

竹礲石恭借蔭于松斷石几而江光山色穿竹樾中
入若水底菱荇紛披媚人盎其致類金陵之木末亭
而深遠過之諸客稱善而張生又詑予繞屋有良田
六百畝泉深草肥歲倍收余笑曰使巢由見此恐不
免買山而隱因相與問其主人姓名嗟賞留連而去
訪鶴林寺寺故名剎爲唐宋諸名賢所吟坐廢久粗
復耳寺前山爲黃鶴右摩笄映帶松竹修蹇可悅而
寺中唐宋遺跡蘇公竹院及周公蓮池皆頹落不成
觀獨米元章屬守寺門爲寺伽藍歲享貧沙彌一杯

土耳此老顛風景差殺矣飯已將遊招隱客有誇九
華之勝者乃決策取道九華出寺可二里許至峴山
麓望東諸山頭滾滾如浪兩谷中萬松沉陰屑雲亞
風有聲洪洪然臨視而慄若萬丈濤之及余足也自
峴山至九華爲嶺二自九華至招隱嶺者三拾級而
陟所眺江山城郭之勝或半面或得面面攢峰凝凝
與水相襲若鷩啄若晃漾或洄而來或揭而渡皆有
役而鎮江城繞可一方萬有之間浮氣歷陸似蠕蝡
動者睨立久之遁而下爲招隱寺寺在深谷中有泉

三與珠鹿跑泗矣存者虎跑耳好事者就泉穿曲池
傍有嘉樹如蓋記五六年前曾流觴醉飲于此彼時
盤躡上數磴望見江一隅驚謂大觀不知其猶井而
窺天也使不登九華者幾失招隱矣自招隱歸走松
竹徑循城西轉可十五里爲甘露寺寺前長岡接北
固廊可二百餘步振衣而行若騎龍吞烟呼氣來奏
人時長江弄暮日滉滉無定彩須臾去江歸山晾網
無色城頭人物稷稷然傴僂中漸出犬聲野牧牛羊
背負微火下而寺僧亦饗蹇待余矣明日走三官祠

後觀走馬澗潤陂俯清藹薇之元任足縮不前余獨
與叔達捫藤葛下下則皆右壁嵯嶸作睥睨形額奢
而足欽如欲壓人如是者可周圍百餘步所謂秋月
潭鐵柱峰觀音洞皆在焉憶余遊北固甚數乙酉歲
循山後走始得奇乃濡墨醮洒識月日今不過數年
遍洗蘚若不復辨而余意亦忽忽如隔世事矣欲再
坐很石不果別張喜二生從蒜山渡舟焉望金山坐
空波中如幻樓臺俄而至陟其顛爲留雲亭亭前登
眺于諸山爲最蓋焦山從邊表中且大江爲沙影界

破而九華據莽蒼之上視下猶隔一塵惟是山纖穠畢收空有俱得登北固如觀鏡中然何如身坐鏡中也是日風花滿天白雲倚岫若輕綃之覆髻白鳥僕僕與檣樹頡頏余三人卧石上小飲至醉東折而下尋妙空岩岩虛為繡頭陀居纔于屋角露黃石崖絕無奇即撤去之而山之奇意不在石也回舟更獵郭璞墓墓又名石排山皆嶮岈磽礲色深黝類太湖靈壁乃知金山不乏石石乃在此人以一足指點石稜過至其涯而休焉覗故水痕殆減丈許鷗鷁祭魚岐

寵吐沫尚有遺者意遊是山者歲不能得余輩數人而使非是時水涸石出余輩亦能如山何也共相幸樂然尤有憾金山無骨焦山有足九華不毛北固磨頂者余曰然則以焦之毛骨九華之頂而頓之金之上可乎皆笑曰可矣

京口三山記

山陰王思任

游金山記

萬曆丙申秋吳敦之李潤予與徐季明道出京口敦之舉金山之觴一舸乘風冷然而騾泊其下鐘聲從紫濤中殷隱迫山乃壯佛宇僧寮翚壁而鮮如入大蜃之都乃相與禮空王三殿觴于江天閣醉于吞海亭酣于流雲之頂而徘徊于金鰲妙高之間雪捲長風去天尺五俯瞰嵯峨不悅而傈江中石曰鶻峰曰

善才曰石排曰郭璞墓皆泅洄伏賭魚龍神怪之府也水經第一泉名中泠正出墓下僧苦求者穴井以篡此不當欺李贊皇而況陸鴻漸乎景純兵解以去事在姑孰安得墓此讀三山記昔有異僧誅金山之根下不得底云莖漸孤細如菌仰託事俱不可知惟是此山之味氣辭槩雄止印公披老數年領取彼其蟻蝨龍象之眼覗崩濤為大陸碎虛空以一拳衲不在戲帶不在輸只宜時時叫哀絢歌把酒問青天耳山之大觀匪一覽而茹其巖洞雲腥蒨密雨綠影徑

層樓妙在簷蔔深處須布袍野侶鷗沒其中旬日乃
可而一敦之引前吏人得得所謂翎毛山鳥怪矣彼
其之子安會不下門牡堅距其曲祕之勝耶敦之曰
君且厭我而狎之豆豉墨刻明日儲君發付也因促
季鳴臂大笑而以一觴望京口酹劉叔熙爲之欷噓
者久之詰朝墨刻僧果至盡售之至廣陵檢閱約數
千人爲之栩名易書取五言不取七言取律不取古
徒署名紙尾者不錄即詩美而詠江山者不錄咏江
中之山矣而稱貸落星影射孤嶼者不錄以張佑冠

之得士幾十幾人錄其詩于後後游者尋碑剔碣其
或然予不爲苔蘚所謾也

游焦山記

海山多仙人窟之山水紫闕之門楔也故令則登之
不覺有凌雲之意子瞻熟厚金山而輿言及焦則以
爲不到懷慚賦命窮薄由是觀之心不遠者地亦自
偏耳丙申予謁選北上老親在舫曾輟游之偕一識
面假塞不覲已酉以遷客翔京口五月既望會司馬
前田方伯文晤我買鮮蓄旨約地友劉伯純陳從訓
俱從訓暑不出而癖痒啾啾徙以蘇秦縱橫不能屈
待之即乘長風往一葉鼓播與拜浪之魚同出沒也
至岸入普濟寺伯文色始定而伯純以爲吾東家焦
殊不介介暑氣既深幽碧如淩選綠雪輕風之下小
飲之各沾醉眠僧几濯罷謁焦先生祠庶幾所謂水
清石白者少微之星兩光獨耀而各以螆易山川然
巖先生猶或出或語先生三詔罔聞一言不授蔡中
郎玄默之贊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耶左行而得水
晶菴梧竹翠流潭空若永昌之鏡僧擕中泠水燃竹

石鐺沸顧渚飲我水或不禁刀晝然雲乳濛濛芝童
清侍聽好鳥一回何境界也山如鼈伏而裙帶間妙
有茸嚐各禿宮于藤蘿之隙且漁且耕而又且畋巡
麓右進入碧桃灣則踈楊搖曳里許青莎與朱華映
染半規山隱捫攀而至吸江亭望海門瓜步都作龍
腥點帆歸鳥千嶂彩飛江淹詠日暮嶮巇谷者是矣
乃從山背一探天吳歷數亭而憇之石筍關潮馴鶩
不等而淄險震盪吾獨羡其感紆百叠愈取愈多杖
策歸僧堂梵皷動矣伯純日大月已到不宜閉飲間

童子得櫻筍銀鱗又得文雉祓跣而出歌于諸山第一峯前月精電激江波碎爲練玦我欲呼老黿共語而伯文謂山鬼愁予伯純願兩脯之以作水陸供便思駕長虹而通沃洲也相與轟飲呼盧集杜句得月者贖坐至子夜而天風漸勁澎湃洶然江聲入僧室矣質明予先鳥起領清芬之味人各鮮鮮也伯文搔首相詈王郎郎有山水饞不須奔競爾爾予不能辯也尋會食探浮玉巖一石横出摩蘚讀昔人題石屏字躋級登觀音閣修篁珙樹蔽翳雪光更有竹閣兩

楹買天半角而金山裴疊其胸此足當人主矣又延踏而至一僧舍竹盎酬篛衣袂俱作雲香有巨石數十堆膧硼中討瘞鶴銘已投江丈許褰衣濡足惘不可得王辰玉昔曾判之以爲斷非逸少之筆大都高人韵士惟恐人知焉見瘞鶴之字不出蝸牛之廬而必借美于换鵝之手耶伯文領之以韻語相挑再遣舟從沙戶市魚而奕于斷巖懸蔓之半徘徊瞻顧有不知玉壺清宇冷在何處者試以金焦評之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爲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小李將軍焦則大米金宜神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伯純主駁子腹中丘壑舌上陽秋誰爲我金焦路子左右足手乃喚兒餞大笑飛敵至漁火初出縵棹至餘皇以不盡之瀝中江而酹之是夕月明如畫微風不興水天一片人語杳然而城頭漏三嚴矣此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時也

游北固山記

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即有家慶出則菸菸交集其興

亡逝水之感每許因衡者知之而盱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濤心北固梳鐵甕城如在茵几而豆暇諸山予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爲此山悲壯半晌庚戌十月晨移由拳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下上横斜星斗俱醉乃捉伯純之臂呵而問之銅坑東郤京峴抽中何以撑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化人何居行僧何往獅何獰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爲

兒風蝕盡贊皇手栢何以千之天藍寶書何以漫之胡石既狠而騎之如𩢍謀瞞何語寄奴何闕四十九枚艫魚何穴二十六峯研山安歸蘇仲恭之群木何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駕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走仙人咫尺一鶴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褰濡萬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佑摹勢山河盡來何徐凝惡詩而亦愕然得解伯純啞啞曰予無他不過渫憤舒懣之套吾安能變詐鎚出天問而地答之也予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愼獨者以白著作供而予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寺詩畜之此僧半室以鏡爲江古樹老箐撐持數萬得讀書坐臥此中郎痿蹷不下山足矣予兄自天氏曰予見山即癡去隨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因命記之同游者兩姪曰吉三曰緘三

月觀記

宋　汪彥章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而爲圖牒殺尤重於齊梁晉宋之間觀其千巖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驚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緣樓西南循城百餘步飛簷曲檻犖然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承廢亂之後以精明强敏之才易民視聽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闤井鳩集經營悉從其初始退暇於遊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輒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頹甍圮棟蕪沒於[illegible][illegible]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覩今[illegible][illegible]之新晴嵐烟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畢陳於樽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非政有餘力能至是哉或曰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將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摹有足[illegible][illegible]皆

泉于門頓而望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於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懷抱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吐之以忠義之氣塞宇宙而臨九州。固其胸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李高之志可知矣。

金焦兩山記

明　袁袞

金焦山屹立江中流險峻而奇。然金當潤州之咽喉。渡江者苟好事必遊焉。而焦山則僻。故遊者特鮮。余之遊金者再矣。而焦獨闕。庚寅之秋。余將北轅也。乃有事于金焦焉。時秋高氣清。天風和融。水波寧緩。窮日而遊兩山亭。閣軒臺攀躋略盡。客曰。夫兩山者孰勝。袁子曰。金狹而巧。所眺者廣。焦廣而幽。所眺者狹。此兩山之槩也。夫江發于嶓冢。赴于海。而潤州者當其下流。江之吞也。勢若赴壑。金焦者適當其衝。束其隘口。截之使緩。此兩山之功也。昔余有四方之志焉。如浙之天台雁宕。閩之武夷。江右之匡廬。荊湖之衡嶽。武當。洛之嵩。仰魯之泰山。晉之恒。霍泰之終南。蜀之峨嵋。劒閣。咸思縱觀以畢吾願。未遂也。葢所覩巨麗者三焉。曰震澤。曰大江。曰黃河。此天下之大觀也。而金焦者抑又其次。乃於是作遊金焦山記。

高蚪遊金焦兩山記

嘉靖癸丑。余以辰郡同知移南京戶部郎中。舟發五

淡歷九江出匡廬趨秣陵仰惟　皇明肇新南畿都
城廻華六朝之舊周廻九十六里外城因山控江百
八十里偉哉金湯乎皇城殿宇宮闕規模宏壯法象
天地經緯陰陽誠足以表萬國之觀奠垂億禩之統
緒寔由我　聖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廓清混一奄有
四海定鼎金陵實為根本重地巍巍乎龍蟠虎踞眞
帝王都也今京師統極天府上國尤為天下之樞建
置制度紀綱悉與此同而南都東以赤山為成皐南
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曲阜西以大江為黃河

卽北都據冀薊上游當燕趙要會環滄海博大襟河
濟通流同一形勝之雄也石頭城樓堞相望玄武湖
圖籍閟深閱江樓萬象崢嶸獻花崖天闕拱峙亦與
北都天壽山龍翔鳳舞大行峯積翠凝華玉泉湖銀
河碧浪居庸關叠嶂重巒同一山川之麗也猗與盛
哉乎到官無幾何忽拜廣西臬僉之檄戒行登舟渡
江帆揚風迅須臾抵鎭江郡金焦之間泊焉維舟陟
磯披襟遊覽用愜夙慕東南賞心金山舊名浮玉有
龍洞有妙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

泠泉水品稱天下第一盖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
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所
謂萬川東注一島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譙山有羅漢
崖有煉丹臺有桃花塢有吸江亭有寶遊閣白石粼
粼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
之雙闕山旁二島卽江濩朝宗于海水道也合而觀
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裹山相距甚邇氣勢相抗世
以並稱緣二山拔出江心岌嶪分引如兩臂狀南臨
鐵甕之城北瞰瓜步之洲西接建業集慶之都東據

海門天蕩之險淏淏焉淼淼焉稽天而白者皆水也
矗矗焉嵯嵯焉拔地而青者皆山也信哉乾坤勝覽
者乎按焦山乃漢處士焦光所隱地故名光三詔不
起蔡中郎邕贊曰猗與焦君常此玄默衡門之下棲
遲偃息云云者以其曠然天地為棟宇出形入玄義
皇以來一人而已則其贊也宜哉瘞鶴銘為焦山一
絶石刻猶存乃陽華眞逸撰上崖樵人逸少書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爾其何之解化惟寧云云者原
其所書諸說不同卽蘇子美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

新傳瘞鶴銘之詩知爲右軍書也金山名昉於晉建武成帝唐貞元閒江際獲金數鎰表聞賜名宋祥符名龍游至僧佛印了元者收內翰蘇文忠公所許玉帶永鎮山門觀公之金焦放船詩篇則其夙契茲寺可知矣況金焦並許在齊如江淹青沙彼海月朱華冒水松在唐如李白白壁瑩松寥宛然在碧霄王瓚滄溟壯觀多心目豁蹔時張祜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小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在宋如范希文

烟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歐陽永叔地接龍宮漲浪聆鶩峯岑絶倚雲斜王介甫天末游雲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楊中立山湧鼇蟠出樓虛蜃氣浮張敬夫萬頃洪濤裏巍然閱古今在元如馮海粟江流吳楚三千里山壓蓬萊第一宮雲外樓臺迷鳥雀水邊鐘鼓振蛟龍夫金焦佳山水爲京口重而京口形勢亦爲留都疆域重予昔自兩浙出京口今復經其地不惟仰觀留都佳麗亦遍覽金焦絶奇兼得諸詩寓目其亦平生壯遊也哉舟次儀眞登陸驅車南發漸遠金陵之勝深入蒼梧之鄉不勝臨風延佇而已

王叔承遊金焦兩山記

丙寅五月同陳貞甫范伯楨仲昭兄弟爲金山遊自京口度江而西數里及山由修廊左折入寺廊壁嵌古今碑碣數十百處敞臨江寺中觀中冷泉亭而井之水經品爲天下第一云又左右三四折數百步至吞海亭又上則留雲亭亭立絶頂所謂妙高峯也東顧海門南絶吳越上游北襟淮揚長江自岷蘷湘蠡湧天西來分下山足兩岸商舟萬計檣立如林江山

奇勝飄然神爽下峯而南至江天閣懸空俯江大可憩望輒倚欄觴詠可二時許見月出江上輒徙酌寺門面石簰山地飲山即郭璞墓釃酒弔之則暮潮與明月作白如大雪垂天江寒逼人不知爲夏又漁舟明滅波際如畫工寫意家素縑飛灑水墨也忽憶吳時同商任叔陞伯玉遊此今商生客死陞生病不果來死生離別覺江水悠悠者山有日照崖頭陀崖朝陽洞龍池會暮夜不及遊水有善財石亦曰鶻山分狀證之蓋兩肖也月下捫張清河詩碑指識其字議

余謂張後無詩或又誦杜少陵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云

遊金之明日遊焦焦山去金山下流十五里是日風大逆舟人揚帆就風橫折而下倍直道六七乃抵山其半有關侯祠飯焉去祠左折上登佳處亭榴花甚吐童子折一枝佐飲見山下江船亂流僧曰漁鰣魚者斤可十八錢買而及釜猶鱍鱍生動也右折而上至汲江亭則亭對金山而高倍留雲山亦大于金金山峻絕當津渡要衝遊者易焦有田可稻麥山根多

巨奇石如亂獸臥草中草樹四垂如衣衣崖衣者固幽僻藏勝夫金焦伯仲山也乃坐焦而辟金云頃之客有買鰣魚來者果鮮活色青縹微開合遂烹魚酌水晶菴石庭菴瞰江又面隔江石壁不減金之長廊耳會日暮雲垂垂且雨乃濯足江渚而去按東漢焦光隱此三詔不起山以名今嘉靖中楊繼盛又大書椒山二字于壁及其名氏月日椒山楊所自號也蓋焦椒同音或其自負楊後竟以劾奸論死忠臣處士名節畧等陳子曰焦山亦云椒山矣

董傳策遊金焦兩山記

余渡淮而南爰以六月五日渡江於時江流浩浩大風俄起江中浪高于山蓋余又得奇詭觀焉既而風收浪恬日照江面舟子語余當渡余小子策從家大人偕兩友人渡而甚夷也無何望見金山家大人暨兩友人欣然欲登余蓋已兩度登云既結纜甫登江岸遽有寵上而仰食入寺縱觀復循廊瞰江外鐵山諸勝宛如在目余卑六朝之偏安頌　高皇之大烈慨然有覩河洛而培豐芑之思焉已而越毘盧閣入

憇觀音殿遂由舊逕出寺摩閱古今人詩刻尋中冷泉吸之復汲以烹茗甚清非日晡放舟泊北固山下家大人先還家明旦廵院尚仰山君過訪語奮然有奇氣且云明時浩蕩還客多得奇遊余三人遊輿方鋭又監押官未戒行仰視日方中廼遂復放舟焦山余蓋亦未嘗遊云山視金山殊大其上僧寺幽閑旁布田疇更平曠憑闌而瞰江洲令人飄飄然有物外之適山以焦光名於是張生爲作招隱辭而余與吳生和而題之壁俄有騶從來乃鎮江郡守都君蘇郡

節推王君知余三人者嘗遊因以廵院意携酒殽相隨從既見歡笑口誦壁間詩復徧遊歷碧桃灣青玉塢諸僻絶處薄暮還渡江兩君從陸去余三人乘月泝流江澄于練鼓枻鳴榔豪興輒發而余與兩友人評兩山之勝則謂金小而麗其望遠焦曠而幽其棲息亦惟人所愛好焉然潤當大江下流水勢入海甚近而兩山相對束隘口寔有砥柱洪流撐峙江海之勢屬者島夷竊發沃土爲墟江南民力竭矣 聖明軫念元元數督遡諸守吏誰能假兩山之靈爲我幾

輔拯淪溺也兩友人曰余輩忽漫遊耳君愼無多語乃記而藏之笥中

金焦遊記

明 喬宇

金山

潤之北金山遂命舟遊山據大江之中流初自瓜州南渡風日和霽江光如鏡時予始識江遂易覩之九日戊子慶至山風濤忽作舟爲播蕩頗有懼色然望音山樓閣縹緲若蓬萊在海上有非世間境界雖風濤之險亦不欲已之也及抵崖口覩郭璞葬處二島據其下水不能沒山有寺名龍遊宋眞宗嘗夢遊因

名寺外有長廊廻曲俯瞰江上木寺至泉亭汲中泠泉飲之味甘洌緣石級而上至妙高臺登吞海亭遐觀俯瞰細波浩渺山色遠帶已不自勝又極其巔至留雲亭迺出峯巒臺觀之上東望焦山以極東海西瞻金陵以極荊楚北帶瓜州以極淮徐南俯鐵甕以極吳越江山形勝當爲第一乃呼酒飲數酌緣石而下至一崖中有裴頭陀像即唐開山得金以名山者也左右壁有大書浮玉山莫能考定何時或云南朝時嘗名此山予題白崖來三字於側復從舊路而下

金焦遊記

吳郡都穆

金山

金山在楊子江心其勝槩爲天下第一弘治戊午秋予與同舉之士將會試春官舟濟中流風恬日麗江平如掌侍行之人咸有喜色十里維舟山下有石並峙其前類雙闕然傳爲郭璞葬處入龍遊寺酌中冷泉味極甘列陸氏水品以爲東南第一水是也散行登毘盧閣其南爲妙高臺半已傾圮上故有楞伽室宋眉山蘇公嘗書經於此北曰善財樓今與室俱廢上大悲閣旣而登吞海亭席地環坐小飲數巡聞留雲亭據山之巔攝衣登之四望江波渺然臺殿皆在其下令人神爽飛越亭南石刻妙高臺及玉鑑堂六大字披草視之稍下有塔基二南北相向蓋宋曾丞相布所建燬於火經觀瀾亭循石級西下歲久石多斷裂俯視江波如行天上足甚危慄塡之至祖師崖中肖唐裴頭陀像卽開山得金山因以名者也崖之右有洞深黑不可入曰向莫由故道出觀龍池僧言

出從南入僧方丈左右皆懸來遊者之作予亦賦一詩又從旁緣石壁入徑而上登觀音閣蓋山下一石出水丈餘名善財石故有是閣閣旁一崖飛起其色如染余題曰　洞下凭欄瞰江僧曰有老黿呼之卽起命衆呼之果然其時方午仍命舟遊焦山

焦山

自金山順流而下十里至焦山山亦在大江之心峯律中起望之如黛形較金山爲廣金山則寺遶于外而此山則寺隱于中寺名普濟武功徐公珵牓其門曰諸山第一峯寺之內有焦隱士祠卽漢末焦光嘗隱于此山三召不起山因以名復有洞名三召嶺名焦山皆始于光也又有崖刻浮玉二大書按志金山初以是名豈好事者亦擬之耶出寺臺殿之外有江山壯觀亭吸江亭大悲亭也亦賦一詩縱覽而還

旱潦禱之可致雲雨左有龍王祠著祀典有司每秋祀以特豕僧復言山有江山一覽烟雨奇觀二亭回急皆不及遊順風張帆仍飲舟中還瓜步宿嘗一至江口欲爲山遊懼於風濤而未能也今而畢素願殆有數焉而非偶然者矣夫江山猶昨人事靡常吾輩登臨能無慷慨激烈如昔之人者乎遂爲記之以貽諸君

焦山

弘治甲子秋八月予北上道經鎮江思覽焦山之勝

丁卯出定波門東北行十里抵象山下望焦山屹立江中崔嵬聳抜若堆藍凝黛而殿宇墻廡歷歷可辨予喜不自禁呼舟疾渡須臾抵山入普濟禪寺門有徐武功書牓曰諸山第一峯歷嶽殿謁焦隱士祠隱士名光字孝然漢末河東人嘗隱山中寺今祠爲護伽藍神前楹有佛印禪師十六詠詩石及沈尚書周祀記僧導予出寺西行上山二百步崖上刻浮玉二大字乃趙宋人書蓋茲山即古之浮玉其名焦則始於隱士所謂地因人而勝者也崖左右有昔人題名摩崖讀之前一石横出其刻字曰石屏與浮玉對北折登江山壯觀亭讀徐武功亭記又六十步緣石而上至三召洞洞石硿砑容可數人中像隱士僧云光在漢末嘗三召不起按蔡中郎贊稱光爲徵君則三召之語蓋非虛也循故道兩躋石級登觀音閣前修篁叢立其右僧房據江之勝而金山雄峙其前尤爲妙絶東折餘二百步飲吸江亭相傳其地舊爲浮圖洪武初燬於火後遂易以亭西小軒三楹予復飲焉東行經焦山嶺上大悲亭即宋善財亭故址山之最

尚處也江波浩渺極目無際而雲樹風帆隱映遐邇五年塵土一洗而盡誠奇觀也午飯罷稍酣予於自然菴面其前者汝山象山而象山去尤不遠予問僧瘞鶴銘所在云在山之足石巳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古謂石有時而泐信哉

釋　惠凱

山在江中去城七里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因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山前有三島號石碑稱郭璞墓按唐書韓滉傳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楊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是建中之時已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長編建炎四年夏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提兵駐楊子江金山以邀之虜衆數萬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朮約日會戰世忠

募海船百餘艘泊金山下預命工鍛鐵爲長綆貫一大鈎比令戰世忠分海舟爲兩道每縋一綆則椳一船而入虜不得渡以輕船絕江而遁俘獲殺傷者甚衆周洪道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歷以山趾江環繞每風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山島相傳爲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云始晉建武梁高僧傳天監四年武帝親臨寺寺設水陸大會宋熙寧中有進士楊諤者作金山水陸因緣引此事載於記中有碑見存祥符圖經寺起於唐之裴頭陀而尚書孫覿上梁文有曰萬川東注一島中屹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剎踵梁陳之舊與祥符圖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幼聰獻山圖詔遣內侍藍繼宗賜大藏經祥符五年詔賜山曰龍遊天禧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飾佛像給錢三百萬市木修寺寺僧表求舊名詔上曰金山寺曰龍游有二塔曰薦慈宋丞相僧布元符末知樞密院事於金山建造

報親遂請于朝賜額曰薦慈布有廬墓七十頃在建康至是授故相王容石捨田蔣山側盡以施之永爲塔下香燈資薦慈中廢淳熙初重建有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東坡有詩

遊金山記

秀水馮夢禎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祜塔影鐘聲句它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石際郭璞墓水最泚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揚子江心水爲第一泉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

井當之大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叅抑爲不能酬四大作禪牀輸郡玉帶鎭山金兀朮兵過失去韓蘄王料兀朮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朮果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朮墜馬躍上得脫去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庚辰侍先君過之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彌者發心寫補并搠藏衆許爲匡護因極力從臾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自留翰內轉戊戌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候啓關因約遊金山旣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已稱耆舊趣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暝色客部倦坐余泊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庵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楷修竹十數竿不礙眺望庵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

妙高臺臺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水月樓更之江月看兼葷素肴及名酒客部所攜蓋客部不耐素云客與人二陸合奏絲竹甚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亭圮後重修亭直海亭一望淼渺亭在浮屠前更上爲絶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敞堪眺上遊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

卧坐樓中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西北登之寒威偪體下徙始安樓左一堂尸祝李汝培中丞以僧中消祀蓋偕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庵留連德雲樓妙高臺見一宮鷁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帶纜惑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

汝唐及客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有山東人居此二十餘年昔甞一見勸余勿絕仕進今歲九月又訪余西湖其人蓋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返廼從閘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午前已渡江妙高臺所見良是復覓渡之金山驛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是遊也李客部為政沈伯宏從臾余初無意也客部曰使金山悵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既至如久客乍返眷屬歡頭佛廬僧舍路徑參差半屬新治喜果上人寫藏經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至滸墅二十里追憶為記

淡紫

游金山記

明　吳廷簡

金焦屹峙波心爲江天最勝魂夢爲馳者有年癸壬申作客邗溝咫尺長江熱中彌劇仲春之望同二三名流泛舟桃花塢回迂途鼓棹直趨金山時朝旭未曦烟霧四塞同遊有于讓如夙好說鬼談鋒既逞鯨竄吞舟龍涎葬腹無所不至座中長年亦爲色動余初渡江者興勃發不可遏復妄言以助之須臾抵山攝衣躋頂倏而長空貢碧皎日呈輝上下本天精光

瑩徹坐我琉璃世界中兩岸峯巒歷歷如畫不覺失聲叫絕窮搜曠覽遊興愈豪理棹登郭墓攀援而上負酔千碑前其碑忽自動觀者駭愕諦審又無他故或以爲歲久石理將頹或以爲郭公英爽示異咸趦趄欲旋余曰不然名山與佳士聲氣原相感通况景純千秋偉人吾輩越險來謁是蓋幽靈晤語以堅吾輩尚友之盛心耳乃縱歌狂飲驚濤震石猶恐潭底頑龍沉睡未覺也延袤而前一巨石浸碧浪中奇峭若削側有微皴似堪置足而隔水三尺許僅可越余與幼叔一躍而上回首招石葉石葉足短企而蹶急被引之得不墜衣履盡濕興猶未已也方擬放舟直造焦山或返就金山盡興僱舟人言此三尺許下淺不可測傳有老蛟據之從無敢越者衆始股慄或歸咎于讓前語不祥急趨下解纜而歸是夕泊揚子橋月色如畫向使坐金山絕頂情興當復何如也是遊主人爲汪君正客爲曹石葉及雲章兄幼淑于讓偕余凡六人

遊焦山記

新安吳廷簡

自金山歸廣陵塵氣雜沓求一小勝地開豁胸次不可得至季春望日距曩遊纔一月偶偕潘爾廸徐歩平山堂相與浩歎曰嗟乎遊覽非易事也有其興未必有其緣有其緣未必有其福今日者安得有不期而同心者乎及歴階而上則先有携枰而對奕者二人旁立而觀者一人諦視之則肯甫兄君衡侄及君直叔也驚顧大笑審其故則肯甫酬神歸約二君同

享胙耳互相笑語至薄暮肯甫拉詣其舟泛流入城所携泉酒六觔許原擬三人酩酊者余恐其酒之盡也出令拇戰勝者飲遂空其罍亟沽市醪不能繼也幸君直爾廸俱不任盃酌肯甫君衡雖能畧吸數盞余偶有千慮之失而二君已玉山頹矣醉中談及于園之勝無不躍然神往肯甫竟慨以主人自任焉明日具舟君衡以他故不獲從同遊者爾廸君直雲章幼淑余與肯甫共六人如前數晩泊瓜洲十七日自瓜洲郡回抑園園景亦自成致而先有俗客爲梗旋

即登舟索然欲返余倡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距焦山僅一衣帶水不得志于此者取償于彼不亦可乎爾廸亦慫恿之遂叱舟而南主人願否弗顧也十八日凌晨駕小舟入江密雲蔽空微浪拔拂隔岸峯巒或隱或現遥望焦山若覆盂横壓水面海門片石聳峙如拳俄而風濤稍震君直肯甫嘿忌寡言餘四人或曰吾欲探驪珠或曰吾欲攫鼇背或曰安得舟覆則吾入蓋珠宮而結水僊之珮獨余曰否安得釀長江爲隹醪而鱠北海之鯤脯南溟之鵬

起焦山爲盂而余偃仰于其中餘則皆譏若輩爲之狂談怪論未暇絕口而扁舟已抵山麓矣入寺少憇尋徑而上數折乃歴其巔雖奇岩古木遠勝金山而苦無大異境未厭所欲前經遊者獨肯甫一人謂之曰觀止矣衆意殊不愜循巔而東以望海門多土少石益覺平淺乃蹊舊徑而下至稍奇秀處據石細玩而肯甫已歸僧舍覔伊蒲矣雲章忽得一徑招衆偕往蓋即舊徑之旁通小而僻向所不經意者未數武有禪宅數楹前臨大江眼界頗曠方就簷下畧坐忽

見衛勉前行大呼曰來得之矣急奔赴之禪室右即三詔洞在焉洞奇構天成內鑿石爲焦隱君像仰則峭壁萬仞俯則長濤千疊以此自奉無怪乎薄軒冕而不居也夫焦山之所以爲焦山者以此洞耳覯面失之亦安用此遊爲哉或曰今而後可以塞責矣盍返乎余曰否不窮到底安知不爲五十步之笑也又半里許有三官廟塑神獰惡衆不欲往强趨而過忽現一異境焉懸岩之中緝草爲閣半粘石上半以竹木補成棧虛夌險可怖可美余與爾廸雲章幼淑攀

藤躡之則一僧獨處其中靜坐觀書客至合書進茶語嘿有度叩其號曰心如問其徒衆曰無之問所欲亦曰無之問何以自給遊人施者受之否則採野蔬啜水而已闞之凛然生敬辭而出僧送至閣門舉手而別則君直又不知所在矣岩下有瘞鶴銘爲晉王右軍書半浸江中剝落不可讀岩前怪石聚立神工鬼斧莫可名狀唐宋名公題記殆遍衆咸曰焦山之勝無以復加矣盍返乎余又曰否徑窮乃已再數武而徑果窮矣天亦雨矣雲章亦曰可以返矣余又獨

曰否徑雖窮而臨江巨石屹如鬼劈者中有罅焉一人可匍匐而過盍遣奚奴探之一童應聲而進余即繼之幼淑爾廸又繼之則蒼崖削黛翠樹懸蘿古壁參天江聲擊石劃然別一境界矣再進則海門在眉睫間峻石長藤無迹可踐且雨亦大至遂匍匐出石罅覓路而返僧舍則肖甫君直方與主僧對坐見余至笑曰廸菴可謂十二分興也余詫之以前境肖甫茫然如墮烟霧然亦不以未見爲悔至石罅之外則不獨遊客不知山僧亦不知也余曰平山之遇與虠

無之而君衡之不得與于此遊也緣不足也因平山而有今日之遊緣則奇矣而主人之遊而未遊也非福有分數哉肖甫不答俄而主僧進食食已罷雨甚促登舟未數里小雨霏微衆有難色余獨恨其雨之小也倏而黑雲垂天與水同色傾盆注射翻濤應起魚龍吞吐出沒波間回首顧盼山移海瀉衆巾服盡濕屏息不言余大叫曰快哉獲此奇觀天之以全福畀我也抵瓜洲遂理棹而歸

遊焦山小記

郡人李流芳

二十七日雨初霽與伯美約爲焦山之遊孟陽曾生適自瓜洲來會亟呼小艇共載到山訪湛公於松寥山房不遇步至山後觀海門二石還登焦光嶺尋郭山人故居小憇山椒亭子與孟陽指點舊遊孟陽因誦湛公詩風篁一山滿潮水兩江多相與賞其標格尋綠小徑至別山雲聲二菴徑路曲折竹樹交翳間然非復人境有僧號見無與之談亦楚楚不俗相與

啜茶而別尋瘞鶴銘於斷岩亂石間摩挲久之還飯於湛公房孟陽曾生遂留宿山中予以舟將渡江勢不可留怏怏而去孟陽曾生與山僧送余江邊徙倚柳下舟行相望良久而滅落日注射江山變幻頃刻萬狀與伯美拍舷叫絕不已因思焦山之勝閒曠深秀兼有諸美焦光嶺上一樹一石皆可彷徨追賞其風濤雲物盪胸極目之觀又當別論且其地時有高人道流如湛公之徒可與談禪賦詩逍遥物外觀其所居結構精雅庵涵位置都不乏致竹色映人江光

入牖是何欲界有此淨居孟陽云吾嘗信宿茲山每於夕陽登嶺眺望落暈滿於西浦望舒已升于東漵琥珀琉璃和合成界熠燿恍惚不可名狀嗟乎苟有奇懷聞此語已那免飛動予自丁酉來遊未皇窮討人事參商忽忽數年始一續至又以羈紲俗緣卒卒便去如傳舍然不知此行定復何急良可浩歎自今以往日月不居一訣難再賦歸之後縱心獨往尚於茲山不能無情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松寥關上十日夕以償夙負滔滔江水實聞此言

望江記

明 李默

禹鑿既通維江寔長百川故奇觀莫妙焉正德己卯秋九月予既偕北上初從京口夕濟假附蓬底不知江作何狀嘉靖甲申夏六月予則以駕部王事假滿還朝取道江陰薄次君山君山者春申君葬處也江至此漸縮風濤駭目不覺呼酒狂叫已乃下毘陵趨京口登金山絕頂望焉極目千里帆檣片片蔽江上下烟景蒼蒼鍾聞兩岸極瑰偉之觀心殊樂之閱九

載爲歲壬辰時有宣州之謫秋七月由廣陵西出眞州徃者長絕江而渡風帆迅駛如涉清溪是時鼓櫂東指踰六七十里乃達京口方黑雲垂垂起西北颶且作徃來舟楫稀甚予獨駕輕舸乘流直下雖風力漸柔水波微漾然洪流空渺闃寂無聲始察江之險予心殆悲焉薄暮復艤舟金山登陟如初則日已西墜江光半落烟暝中非復如曩時景況矣是冬臘月既望發自宣州過太平留眺雷峯進憩景峯亭上必見江自南來直指姑孰之西數百里閒縹渺如帶

意未厭也晡時再登黃山拊臨獻之石江勢可辨如坐景峯其夜漏下十刻馳至采石遂扣謫仙樓推窻望之不可得乃穿松磴造蛾眉亭則江由肘腋間矣然烟靄蔽虧月湧波心恍不得覩左右曰白如氣光如練者是矣爲之決背引睇者久之又明日至建業從二三客登雨花臺張筵坐嘯風颸下衣袂皆飛彼排石頭而繞鍾陵使英雄鼎峙六合分裂者非此也耶因相與談興亡之故慷慨行歌衆客皆歔欷而散雖其濫觴岷汶滈汗三巴走白帝絕洞庭帶彭蠡

吾不知其吐納何似然而江之形勝大都可得而覽矣夫其感于人也爲悲爲喜爲憂爲懼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宕橫集此喪已之崗途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觀焉吾得吾情于兹江也作望江記

遊妙空巖記

明 周忱

金山之東麓有巖焉谽谺洞豁縱廣數丈許居其中可當屋四楹然其上崖嶪疊出有傾側之勢下則叢石隱起作礧磈狀荒茅篁竹又參錯於其前故高人勝士不以為奇而蹤跡未嘗至焉住山僧俠隱上人作竹院退居於其旁已十餘載亦未之顧也宣德五年秋予至京口暇日過金山蹴中泠泉登妙高臺坐楞伽室進至絕頂倚吞海亭極窮勝覽然後退坐于

上人之竹院始覩是崖謂其可以居也因俾上人皆而治之後二月予復至焉則向之傾側于上者補以簷楹列窗戶而正矣向之礧磈於下者芟以土石加甃甓而平矣其前之蔘翳者亦芟治而為徑路矣入其中几案床榻薰爐茗碗無不具矣徘徊顧瞻則簷之深與廣迥若有增於昔時因為名之曰妙空之崖且告于上人曰茲崖空洞之妙出于天造地設自開闢以來然矣何其晦于昔而顯于今耶蓋有賴乎上人之窗戶甓甃也窗戶甓甃非崖之本體而崖不能

無賴之者非此則傾側者無由正礧磈者不得平終於蔘翳而妙空之體不足以表見也嗟乎一崖空洞之妙尚有賴于營治之力曾謂人之有身而可以頹墮委靡不事修飾乎佛家謂定慧必有戒律而通于此亦可以取譬矣上人曰善請以是為記使後來者知所警上人名善聰傳法而嚴於戒律嘗與予同修中秘書予是以為之記云

壯觀亭記

明 徐有貞

京口金焦浮玉三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即今
京口金焦是已蓋昔文易名因以濟漏故郡志無考
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崖石而江表之人猶稱
焦門爲可證焉浮玉視金鼇加峻而多石高出雲表
屹立中流其獨也如洪河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
雙闕天下山川形勝莫踰此者昔予道乎京口金鼇
嘗一再遊而浮玉則未也迺者以太守姚侯之約而

始克登焉既探三詔之洞訪漢隱君光之遺跡因與
之搜奇選異於蒼崖翠碧間得其景之會處作一亭
以據之南臨鐵甕之城北瞰瓜步之洲西接龍蟠虎
踞之都東控海門天蕩之險引領四望但見夫淏淏
焉瀉瀉焉稽天而白者皆水也巍巍焉欝欝焉拔地
而青者皆山也而一卷之石尋丈之亭盡攬而有焉
遊目之際予與侯相顧動色而嘆曰壯哉江山之爲
觀也有如是乎侯因舉李太白登高壯觀天地間之
句而謂予曰請以名吾亭可乎予曰可雖然江山之

壯不自名也以人而名是故非露之名以李文饒金
山之名以孫子瞻而茲山之名則以焦隱君也然茲
山之形勢視彼兩山加勝而其名不加著題詠不加
多何哉蓋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所謂立
德立功立言是已文饒子瞻其庶幾立功立言者隱
君之名高矣而於三立無聞焉此其所以與歟不然
彼如羊之狠石何么麼也徒以諸葛孔明一踞以談
而其名至今猶震焯於人耳目闇然則天地間壯觀
雖在乎江山而所以名壯觀者寔在乎人人可不自

重而自立耶今侯之與予同遊于斯亦豈徒然也哉
如文饒子瞻之事業文章同不可少而亦不可以是
自畫乃所睎則孔明其人乎至如立德則吾聖門之
軌範在焉尚可勉焉以有立也夫子固嘗曰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又曰巳欲立而立人侯之自立偉矣而
能知予相與以道合志者予也敢不敬從侯於是躍
然意唯然應即以予言記夫亭

甘露寺多景樓

宋 蔡襄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所始與所以名寺興于唐孫李衛公以後登北固題詠者皆不及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獨不知其歲月初爲樓者誰也今樓中石刻有米元章詩且云禪師有建樓意故書禪師不載何名當元章時尚未樓而東坡先生熙寧甲寅歲自杭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賦江天斜照傳于樂府不知與元章賦詩時歲月相去幾何豈有之而

中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爲之皆不可知也

丹徒淨名齋記

宋 米芾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緣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刋地靈㳌倪而雲霞出没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疊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湾之島巘蔚起竿山

之隙岩嶢雙聳五州之外嶒峻千疊黃崔賓勢臻捧于亘長山興氣龍矗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織月每華其右千林垂落萬嶺雪銷春暈于西郛而秋留于南巘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郭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嶽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邪逮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數者有之矣百川滙流而赴北旣濬旣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驛各峯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在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

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
望弭槎葭葦鄉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
颷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効珍或鵰雲壓山海
氣吞野鐵雲漏月淸籟韻松兕羅審而靈光生陰霧
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恍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
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内關蔣
公頴叔以詩寄云京城汨沒與如何歸棹翩翩返薜
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鎭巖阿六朝人物東
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

病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予居亦冀公之與
予同此樂也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
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奇崛之氣掩映襟眉

丹陽練湖記

歙 潘之恒

練湖卽古曲阿後湖雲陽之巨浸也湖所名練由孔
子登泰山覩吳門若疋練然而謝宣城亦稱澄江淨
如練以水容目之耳或言昔開氏有道者居之而沉
其宅數産靈物濟人每於卤年見之稔則否其産或
以魚或以芡以芋以蔛或茹蘆或蒜歲食其利而邑
不害魚無種從風雨來驟而尺半至長於人其利五
倍茹蘆可用染絳越人取漬蔛絲爲口脂其利十倍

蒜出淤中有甕貯若素畜者値疫得瓣中片滓而瘥
其功百倍焉故一名開家湖惟野人能言之然其産
足信也今湖中有道人墩豈開之遺跡耶余登觀音
山當道者高其阜而亭出其上余覽之莽莽爾惟青
草匝野安見湖光謂宜移之湖滑詩諷當道者嗣舉
之矣丙午六月廿四日諺目爲荷生之鼂吳郡盤門
之外有蕩焉於是日則萬舟出其塗不得望洋或中
道返耳徒磬邀名不必見之余實笑其愚而自爲愚
者數數矣兒子請以練湖當焉許之而爲雨阻越三

月始呼小舟載張亦龍俱過觀音山並載徵慧空以
濟亦龍惠山人也而觀音山以玉乳泉之故亦竊惠
山名以華之亦龍頗訝余辨之曰有吳中蕩舟人焉
不以練湖爲竊蓮來者而于以慧空爲貧山而避也
耶寺門仄當陘口湖水所泄積石縮之者三余從中
陘登湖高于運河且尋丈觸目皆青草莽莽爾向之
所臨於亭者俠湖而所欲拓者求如吳門澄江之見
不可得已遥矚而委蛇者爲長山八十四谿之流聚
而成汲湖因其所豬也決湖之寸波而河加盈尺矣

故漕計所特亟焉焚牧者撡舟其中與之偕載余四
人及吳之舟子而五舟子歲一之蕩撡之三十年矣
計所見蓮不及十之一也志稱湖蓮特甚則仕都通
顯理或有徵然應蓮所啓非繇人力今之蓮則由於
募猥在一隅以媚觀者爾舟截青草而渡如乘雲烟
鬱香豔華應接不暇西方七寶池諒無勝此出淩中
數里莖無涯涘即徵之鮮萊之奇不能速驗而勘吾
所見草之茸茸蒙蒙總翠而抽碧者莫之能名牧采
者積草如山委如鍪無虛日矣其田田而高於蓋嶽

嶽而客於林者經廻十餘里曾不得罔於坳焉而覼
中婀娜於鄰澤者菰之葉粲如華的如也莩之須峨
如而森如也菱之團如鏡結如帶而綴如尖齊也芡
之供如盤盂如遺鈿墮珥如散萬斛珠也余乃止牧
人舟勿進而亟登防焉夫然後眼耳鼻舌之各得所
安也自余所不見者種知有幾而况歯歲之遺异哉
練湖之錫富於丹陽無寸波之歉矣余向者見之莽
莽也乃其爲穰穰者耶君子曰未也九澤之利夫孰
能踰之而官居之什九矣練湖方與民共惟魚菱及

蒜之出不以時且飢者食之而寒者衣之矣自菰芡
之易生亦取無禁而用不窮視草等耳况公家之稅
莫征公田之賦莫及而萑苻之輩不窺信乎三吳之
間丹陽爲樂土矣間有沮洳者因墳墝而稱膏腴有
力者得而專之而敉從此滋焉嗚呼天厚丹陽吾願
廣澤之蒼涼無復爲膏腴可也

葑上游紀

吳郡汪明際

歲戊申十一月初八日風日佳麗張元禮鄭彥逸買舟河下為葑上之遊予挾唐詩品彙十本從之日已亭午矣元章亦欲偕焉思其尊人之不容也徒倚岸頭意若可憐余呼舟子竟載之去然為追者所得詈則寧詈我耳以山水與人看非褻也倘歸而二人見訶元章亦寧矣夜宿黃渡邀范如是話於舟中如是別去月色佳甚復登一高阜草際白色如銀蜿蜒徑

五六寸籍之紙上少頃鬨看一蠕動物矣

初九日起睎天末霞光爛然須臾風發亦不甚寒為彥逸作寒林一紙道傍阡陌循為魚鱉所爭民有廬其上者風雨不蔽予謂同舟者曰爾我托止其中亦可晏如乎爾我尚能之亦能使其妻子并晏如乎妻子處此而能不憾則道行於妻子矣民有拾田間之草以歸者彥逸曰睎民之拾草者不啻有其稻也亦可謂無聊賴之極矣登岸摘杞子滿把偏插蓬窓上紅子下垂坐者如行杞樹下相顧以為樂因命酌由

北千山至鳳凰遙迤石壁下晚日照耀蒼翠滿山柏掌任吟寒鴉驚起傍有石徑可橫出其背松檜森然可憩也至余山日已西遊章氏園升其閣開後窗扉面石壁壁上覆以綠竹蕭疏有致其餘竹樹俱妙而特以室宇穢雜不能久停尋徑得陳眉公讀書林花石亭樹都有妙境得其一石亦可永日也竹木正植未佳童子開門延坐高齋雜除甚淨令人有郭有道之思因口占一絕曰一片野雲山數間竹葉戶入門履聲輕恐有幽人臥訊童子知眉公方鼓棹出山矣

至塔寺寺甚荒涼欲留宿不能復至慧日寺有僧迎焉乃真空也僧亦嘉定人知李長蘅盃長蘅昔偕孟陽聞孟來此欲買山而未果今有山二十餘畝買之亦易會余以貧索未能也為之悵然呼童移臥具宿閣上月不甚佳但鐘鼓之聲時來耳邊不忍便睡遶佛殿數匝籬下犬吠亦不甚惡也

初十日晨鐘甫發呼閣遊披衣起不待梳畧禿髮出寺覽衆山之晻藹聽雉雊之飛鳴山空雨過人稀露新乃步至宣妙寺汜清泉上高頂路幾折而上為彌

陀佛寺舊有僧居焉以腹中餒甚欲朝餐于僧乃下近硯之無有也爲之悵然然不欲卽去乃極泖湖之槩分衆壑之流寺傍有石如人立手摩其上仰天而呼還就食於慧日寺中稽首佛菩薩畢別僧由塔院至袁氏墳墳門際不崇而竹木蒙密觀者稱之其竹尤妙爲余山之冠以雨勢西纖彳亍卽下情殊未厭也是遊也同行者半不欲逞非余獨斷幾不見其妙矣午炊移舟一木橋邊傍有別業緣山而起從垣上望之盡見其所有以門扃不能入也去看公讀書林

不數武語二三子曰復過彼遊能乎倘以風雨爲憂則就高齋宿耳乃命童子移榼歌呼其上就一境命數酌然須極飮之變於曲阿則坐飮焉於黃泥坂則立飮焉於我醉欲眠處則睡飮焉於簡谷則趺飮焉於懶之岫則笑飮焉於睎髮石上則豪飮顚飮益忼慨激烈相謂曰不見夫東坡之語乎風霜氷雪刻露清苦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而今之遊者獨限以春秋不亦陋邪因呼二三子拊掌擊節而歌之予乃舉酒酹於石上使東坡有靈當飮此盃復哭之曰東坡與

處不在眼有酒何能到君曰下午乘餘酣欲逞神山舟子以風浪大無行意強鼓之乃行不四五里到矣入二石徑徑修折覺咫尺萬里巒嶂嶙峋與余石少異奔徃如浪同行咸叫豪以爲奇掠山而過則出道院之尾矣小閣可憑也石磴可攀也曲室可繞也從山門而下過一墻垣甚潔而整心異之覽其署曰雲香書屋乃知爲孫漢陽別業也廊榭不偉而以傍山觸石而開故其蕭散之致出人意外其園之冷雋者乎傍與石岩通乃龍華張氏之所新闢也神山去余

山不遥而境更閴寂到鍾賈山則此其寄徑焉

十一日早到鍾賈山跨橋而東則盧山也山故有臺巳頹矣童子云陸君棨之園在山之麓環溪而轉乃得入其堂頟曰懷新載入則啓其大扉面堂而池池而竹軒敞洞達其有西山之爽氣乎竹之南有邃室焉可登而不可卽穿其別竇門者拒之以錢遺焉乃許登巢青閣西渡木橋爲竹樓坐聽戞擊之聲鏐然也緣溪渡板橋穿石洞過曲房皆僻而深曲而明復而綴耩可謂工於點綴而妙于掩映者大都竹里

之北軒然而令人快竹里之南悠然而令人忘與二三子遊屐雖偏未能便棄之去復尋故道往往得所遺失處予及同行皆未飯腹中枵然予謂同行曰腹中雖饑餓何如坐頑土死食酒肉乎言罷又行憩高柳望初日幽鳥相逐綠竹灕水此時神情為勝飛舞然門者之意殊不以為奇意謂尋常糞除地耳何得珍異乃爾予曰彼習於園者也而賤之我與爾偶有所得則奇之樂之自令與二三子約不為園主則為園卒耳毋寶一丘一壑以貽門者笑也望鐘賈禿然

訊寺僧亦云無甚佳處乃放舟至天馬山天馬山於以望諸山則佳從諸山望之亦佳尋覽則否也稍南為小赤壁石如陡包山筆法峭拔特甚其背益奇青翠削天而起予左手持鞋右手攀石坐攀礀處歌赤壁之賦一章二三子雜沓而和之復挂東壁而下尋牛女之遺跡蓋石有穴而中坳者相傳為牛女濯處其半為雷斧所碎矣同行者擬放舟其下港口水塞乃已命童子熱酒來飲未半而雨點下巾幘矣乃拂石題其上而去舟過橫山山石亦奇而色赫綠岸而

去其形修長從窓際望之足極其致也晚乃至小崑山登其閣泖湖在望有宿焉之意山僧徐廷至省公讀書臺臺故幽敞意晚飯過宿於臺中與僧期而別會雨下不果酒數行微酣雨勢定彥逸起曰吾將持膏火戢訪讀書臺相與坐捫崑山石何如夫晝短夜長秉燭而遊此古人之達也而鄭子之情毋乃近乎。遂呼元禮鼓行而前路幾折始上置火石壁下見火光與山色兩相演漾不可定捉詫以為奇既而泠風韵松梵磬徐發山空夜靜興會飄舉乃作為歌而使

二三子歌之歌曰山之空鶱以鍾山之松韻以風我與爾之無言兮攪衆籟之不同歌畢雨點灕飛而來遂逐於舟中呼童子燒燭而記之

十二日曉行半晴半雨者天也若有若無者山也忽遠忽近者樹也亦歌而亦笑者予與二三子也到雲間欲遊顧園不果雨聲淅瀝乃知兩日之樂犯造物之忌多矣遂不復措意竟歸

古淵寒泉記

明　貝瓊

泉出于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氿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之所懸出飛激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塘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淵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憇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汪大壑泿然如驟雨

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謖謖相和肌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峯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落岩間無復所謂鸞鶴嘯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山有靈泉泉小不足以觀也及來雲間九山之勝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虢虢出叢篁亂石中循徐而流尤甚清洌可以析醒滌煩與春淙一矣因題曰古淵寒泉求予爲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薈鬱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

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横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特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寔據青林之勝即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須至樂莫如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乎紱而在乎一丘一壑昧者方且犇走通都大邑急自售以徼利祿爲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于忘世屏棄內外務日櫂孤舟與漁父

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鐵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歈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于水雲之外矣

名山勝槩記 卷之九

南直隸七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游吳郡諸山志 楊循吉

靈巖山 穹窿山 支硎山 天平山 華山 林屋洞

游吳郡諸山記 都穆

吳郡諸山記 袁宏道

虎丘 上方 天池 靈巖 光福 陽山 橫山 穹窿 岝崿 楞伽 天平 錦帆涇

百花洲 姑蘇臺 陰澄湖 荷花蕩

游石湖記 朱逢吉

重游石湖記 周用

吳中勝記 華鑰

吳中小記 李流芳

游寒山記 胡胤嘉

游天池寺記 胡胤嘉

游靈巖天平山記 朱德潤

游靈巖記 高啓

游天平山記　高啓
靈巖山贖山記　馬之駿
游玄墓諸山記　袁袠
游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游寶界山居記　王問
陽山新錄序　顧元慶
冬日登堯峯記　劉鳳
虎丘靈巖寺記　楊士奇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游虎丘記　楊應詔
游虎丘記　馬之駿
游虎丘記　胡胤嘉
題虎丘山　李翽
題虎丘圖　王世貞
題詠虎丘詩　潘之恒
半塘小志　潘之恒
游滄浪亭記　蘇舜欽

吳郡詩石記

唐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

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九日郡樓宴集詩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

[illegible]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穟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聚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調指撥剌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腳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豔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閒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棊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蔥蔥自分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命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棨戟腰有章盛時儻來合慚愧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夭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

吳郡諸山志

郡人楊循吉

靈巖山

靈巖山即古硯石山吳縣圖經云在縣西二十里亦名石鼓山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館娃宮又云硯石山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吳越春秋云闔廬城西有山號硯石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去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宮董覽吳地記云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獻西施於此有琴臺在其上續圖經云硯石山西有石鼓故以為名山頂有三池一曰月池一曰硯池一曰玩華池雖旱不竭蓋吳時所鑿也山上舊有響屧廊其下有石室今存俗傳吳王囚范蠡之地又有蠖村其山出石可以為硯蓋硯石之名由此也吳郡志云登山見太湖諸山在銀濤中亦宇內絕景今按此山多石少土無樹藝特資礱鑿之用高峻望遠之山也古蹟有館娃宮董云古館娃宮有石城吳王井一圓一八角今存琴臺在山上硯池在絕頂其水旱歲不竭石鼓大三十

圖西施洞一石室采香徑在山前十里西施故蹟靈巖寺梁建在山上宋韓蘄王墳葬此山西麓

穹窿山

穹窿山續圖經云在縣西六十里越絶書云穹窿山者古赤松子嘗於此山採赤石脂處也神仙傳云赤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實石脂絶粒後上吳山升仙去吳郡志云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於此吳地記云穹窿山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鎭也姑蘇志云穹窿

山比陽山尤高其頂方廣可百畝也古蹟有朱買臣讀書臺一盤石平坦猶存法雨泉下注石堰灌田數頃紫藤塢幽深多藤花可掇穹窿寺梁建朱買臣故宅白馬寺梁建海雲菴姚少師隱處宋盧華墓太子賓客趙希懌墓太師

支硎山

支硎山吳地記云在縣西十五里晉支道道林嘗隱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恩梁武帝置續圖經云報恩山一名支硎山在縣西二十五里晉有報恩寺故以有云所謂南峯中峯皆其山別峯也今名楞伽山天峯中峯二院是其傍蘇州志云平石爲硎山有平石故因支遁以支硎爲號焉玉篇吳有臨硎山即此是也其石室寒泉乃道林盤桓之處自昔著稱姑蘇志云支硎山其南有石門尤奇特今按此山去城不遠且淸僻可賞至於茶梅烟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古蹟有支公石室在山麓觀音禪寺中峯院南峯院寒泉石澗長流雨後轟雷噴雪馬跡石支公好畜駿馬今有馬足跡四存

及石上有馬蹄黃色一帶石門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絶壑金盤塢浮遠茶塢多種茶斜堰嶺最高遠人行不絶

天平山

天平山續圖經云在縣西二十里巍然特高羣峯拱揖之鎭山也山腹有亭亭側淸泉冷冷不竭所謂白雲泉也自白樂天題以絶句名遂顯於世有卓筆峯巾子峯五丈峯石龜照湖鑑毛魚池大小石屋盖因好事者得名吳郡志云此山在吳中最爲崷崒高聳

端正特立山皆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
盧志云山頂正平有望湖臺下有白雲寺宋叅政范
魏公奏請賜名及公之先隴在焉姑蘇志云在支硎
南五里最多奇石今按此山峯巒峭拔石皆林立亦
無樹藝由以賢達名也古蹟有遠公菴一名望湖臺
正値寺後頭陀崖龍門大小石屋卓筆峯高數丈飛
來峯五丈峯萬笏林在寺後白雲寺唐置今爲范氏
功德院忠烈廟在寺內右偏宋南渡慶州隔絕置於
此義庄義學俱附山下范公祖墓在山右三代俱贈

太師追封公石山主穴今稱三太師墓龍圖范師道
墓在寺西趙抃誌范成大墓在山南更名仰天山舊
有覺崖寺奉墓祀亦廢羊腸逶曲而長有人行

華山

華山吳地記云在縣西三十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
界有華山可以度難其山蓊鬱幽邃晉太康二年生
千葉石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翳
日績圖經云華山於羣山獨秀望之如屏或登其巔
有石蓮花狀以此得名或云晉太康中曾生千葉蓮
花也姑蘇志云華山去陽山東南五里山半有大磐
日天池今按此山多石少土無樹藝特以崖谷幽僻
爲勝昔之名人南朝張裕嘗以此爲隱居後宋張漢
卿亦宅其中仙逸著名之山也古蹟有天池長數十
丈其泉玉色横浸山腹石壁此山峯巒雜列丹碧如
畫佛國山張漢卿題釣雞漢卿題浥翠嶺賀九嶺雞
窠嶺竝高華山寺在蓮花峯下晉支道林建

林屋洞

按吳地記云包山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闔

盧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
國志云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
羅浮北達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
神鉦者也有青童乘獨飈飛輪之車至此尚傳其跡
上有天帝壇在焉玄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澤中
包山有洞庭室入地下潛行通瑯琊東武山穴中之
石多有道人馬跡又云林屋山名包山在太湖中下
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台别宮昔禹治水過會稽夢人
衣玄纁告治水法在此址鍋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

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能曉問孔子云王居殿亦雀銜書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眞誥云天后者林屋洞之眞君住在太湖包山下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婁地記云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巉岸木惟松栢山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並有清泉流出西北一穴傴僂纔得入穴外石盤礴形勢驚人穴裏一如開堂屋上高丈餘恆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潛行一道北通瑯琊

東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孫權使人行三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穴有鍾乳水寒不可入春夏可入風土記云包山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道書云林屋洞是十大洞天之第九洞一名左神幽虛之天洞有三門同會一穴洞中之石綠色如刻有洞庭玉柱靈跡異狀不可殫記向東百步有石鼓石鐘擊之聲清遠又十步有石牛庵謂之隔凡至此側身可入人不敢往洞側有神景宮及毛公壇漢劉根

於此學道

遊吳郡諸山記

郡人都穆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予與客泛舟將遍遊吳郭西諸山客曰虎丘之勝甲吳下且密邇闤闠遊必自虎丘始予諾焉亭午至山下覩憨憨泉泉爲人投瓦礫塞之從石旁上東山廟即短簿祠中龐然雜以土偶有老僧方閉關坐穴中與語頗可聽下東山北行登千人石旁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爲幹者三經清遠道士放鶴澗澗灌莽生焉後人亭其上既而

登三聖臺僧前導西南行至一菴甚幽寂蓋宋和靖書院故址也悵惋久之南行沿小溪復上千人石度石梁酌陸羽泉近庸僧屋其半頗減清潔出觀劍池左右刻虎丘劒池四大字是顏魯公書上兩厓壁立數仞勢欲崩裂其陰多昔人題名衆恐不能久讀遂登可月亭北有蔡君謨篆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亡其一衆皆從故道下去時已逼暝予欲止宿客不可乃返乙亥仍泊虎丘午食出射瀆大風西北來舟遲遲行縴屢續西望天平岝㟯秦餘杭諸山如龍遊

馬逸應接不暇過許墅入竹青塘而西日光返射影在山半霞綵絢爛丹青雜施工不能繪至通安橋已昏黑丙子出朱墅北泛彭山崦午由崦而北約五里至陳湖橋南出遊湖從曲港登新豐南山共坐苔石有牧羊者予問湖湖諸山始知高出鄧尉者曰銅坑山亞銅坑曰安山牛城嘴居遊湖北與安山對峙如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青霞一抹祝洞庭兩山猶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山歔欲丁丑由謝莊而行復經遊湖南過陸家港里許入西崦水益緩山益

近崗嶺稠疊橫廻峭拔呈技獻巧殆不可狀而浮圖七級聳龜山巓影落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泊泰定橋登虎山一里至光福寺主僧出速入方丈山峙其前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句詩多剝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黃豫章有墨沼從牖隙窺之僧云傳爲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齋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有巢鸛二見人戞戞作聲衆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崎已半淤

叢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崦少劣至明舍舟遵三徑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巷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憩焉其後即七寶泉泉生石間[illegible]甃以石形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何時且弔陸子之不能濟與茲泉之不遇也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遊奉慈菴中故有養閒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堂背山茶枇杷臘梅列植左右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傴僂而上山多楊梅樹湖水明滅

樹間泉冉冉如空中行入西塔院宿焉己卯自西而南路多古梅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十步有長松五株鷹巢其一度石梁上萬佛閣南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如鳧雁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烟霧間折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為然乃作詩為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

湖最多兼見小横山一抹又西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庚辰下山西行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旁有香火院斷碑五六横草莽間蓋玄墓至是西里至銅坑山山一名銅井僧云高三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別道山多亂石且峻拔行者多顛踣無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甕中山多奇石可望見二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人人大快以為平生奇觀適山人

送酒至遂剖橘作杯飲皆盡量午食循道至山半勢亦陡峻皆掖以童子回視莫不心掉更慶以為無虞去銅坑東北三里謁宋章都官墓抵包家河登舟辛巳至蜀山訪王清獻公玄孫晉索其舊藏出清獻畫像及詩閱之門內有塑像置壁脚亦云是清獻公墻角塑像為尼相者清獻母張夫人也晉言清獻父積翁死海上張氏年甫二十七抱清獻公入覲時清獻生才三歲元主恐張氏二志命殿前祝髮為比丘尼號無為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讀草間碑凡三

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文原撰壬午復經彭山菴入九里緣舟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爲雲泉石錯互若頓頷斷齶從後觀之又若後猊印首虎下其前磐石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入雲泉菴躋石級有古梅生石間東折石一股西跨類猛士跂足令人行其下又折而西鑿石爲階旁設以闌杌桯不行患又上得大石崖上俯下嵌中像開山僧衆小憩日暮下山與諸客別

吳郡諸山記

公安袁宏道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

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劒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

岩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横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

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峰巒攢簇層波叠翠則虎丘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為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叠為屏為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矣兩山去城皆近而遊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艷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峰看月藏鈎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

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艷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栢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土人以茶為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雞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衆峰無一人可語者余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参天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辯

滌翠兩年塵土面目為之洗盡低廻片晷宛爾秦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蘚搖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峰頂至今為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甚精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搆菴內行脚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板曰種阿僧祇善根親非親怨非怨踢翻空華諸法皆如幻遍

閻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閑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自是諸僧稍稍散矣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為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翫華

哭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飈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繶緗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鐫石作所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頂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為余言其下窪處為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

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為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溪米氏硯史云嶁村石理粗發墨不滲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趺斷腸虛無之畫屧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

無害霸獨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畫䑳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毎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

湖水作臙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中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内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蒼松萬餘株閣臺榭宛然圖畫栢所蘿蘚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噫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叠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祠父老言東晋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産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驚絶至今山下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栢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顧望若省覲者毎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典今年六月旱魃爲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初時白日鑠地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巓

纔抵箭闕四山雲霧如潑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倒峽平疇皆滿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哉

横山

横山去城十里而遥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横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略噫夫往日縣疇今爲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即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廻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槪也吳越時此

山最爲要地隋文帝嘗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内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既勘得其寔乃爲減其正額每年粿稅征之十五漕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磐石父老相傳

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岝㟧

岝㟧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塡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岝禹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處巉巖帷石摩牙怒爪森森欲攫人爲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以此開往時有達衆佐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略盡遂相率毀橋今與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耶楊循吉曰此山去

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烟雪景物摧奇名勝共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沓山間不減上方虎丘余往過山下正値紛麗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卽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爲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絶壑有馬跡石俗說支公好畜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

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題山腹有亭亭側清泉冷冷不竭
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為崗巒多
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
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
石賓落玉泉冷冷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
遊舟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
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災狀子霄片飛來余不復

知山為何物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塞酒樓跨其上僅得小
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遊樂于此故名
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
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為上則朱甍畫閣安知
昔不為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即舊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
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盡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
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氣數里而已矣進之大
笑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
址在此余考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
于姑蘇之臺旦食組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
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
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

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
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去國五里夫差
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
踞湖胥山之間矣

陰澄湖

繇童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為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
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綴
板來往羅綺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
陰澄巷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

衣角帶凉風颼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
麈高談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實
帶橋客主愴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
雲集漁刀小艇僱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
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
簇舃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
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
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
極矣

遊石湖記

明　朱逢吉

姑蘇之西不一舍而近有石湖可千餘頃峯左右皆
居人雜植桃柳梅竹其下匯水率蒲荷菱芡之屬中
涵澄波猶冰鑑然沙鳥風帆出没往來無虛時其匯
據其南良田沃壤綿其東越來溪絡其北層巒疊巘
環其西背其匯行數十里至湖西而止峙爲三峯盤
旋如蓋由山麓抵絶頂可三里晉支遁嘗棲其上唐
因建梵宇曰楞伽後立浮屠岌岌撐太虛若欲飛動

前闢小殿列爲神像者五自前代時城内外暨村落
百餘里間男女稚耋當春夏月遠近各相率舟行載
酒肴雜樂戲具徒行乘馬驢竹兜競以壺榼食器自
隨或登峯以樂神日肩摩跡接畢則宴遊以樂太平
逮今如之今年春正月余奉詔理水是郡偕吳縣判
簿濟陽江君率民循行田間築堤防疏壅障遏奔激
夙夜從事罔敢怠舟嘗過之未暇一登覽二月既望
行次湖上適以風波遂輟棹登岸君曰今省農幸周
水之汨田他鄉者巳漸縮惟濱湖歛否莫覩盡相與

凭高覽之遂登峯之巔四顧其下田向所謂溺者蒼翠覆阡陌井井乃矚吳西群山如穹窿靈崖如天平陽山薦福如獅子橫山黃山吳山小者離離如青鬟螺髻高者列翠屏參差出烟樹杪湖波瑩然在足底殆天啓畫圖信爲遊樂之境餘所莫及抵墓寺主僧德啓倒屣出翠微亭延覯雙冷泉掃榻以宿將治平僧濤渭先在坐焚香煮茗相與清話翌旦下山復歷諸村墟若木瀆若光福若橫金及過具區登包山督促成農功於是堤之圮者整頹者立坎者夷水以車

力入於湖溪田野漸復修禊日舟過湖濱入治平精舍值僧渭松陰中相與尚羊覯吳之列泉及深沙神池泉池所甃石已撤毀所存潢潦一窪而已遂繼步登中第二峯披蓁蕪攝衣以上可三百武其顛方整若印故老相傳吳王夫差嘗即此爲祀天之所俗因呼拜郊臺外繚崇垣循湖堤陂陀起伏如昔向有寶積寺居其麓今叢荊野蔓悉莽爲狐鼠之墟興廢不常無足慨者獨其北第三峯未登翌日老僧净日直其舍後薙荒穢取道叢篁曲折間攀援而上殆數十

尋峯頂狀如磨故名茶磨山窩石竅中出泉一泓不溢不涸甚清冽可愛峯之北下瞰湖尾瀦爲滝花陂山之環拱騰蛟翥鳳至湖以峙者奇秀萃此峯誠爲吳中冠治平寺獨當之峯左則枕湖有二橋聯絡東曰越城西曰行春其傍有亭宇俯臨湖波乃即樵逕崎嶇而下入面湖佛祠祠裂巨石鑿崖洞幽邃清絕雜樹陰翳樛枝交其上崖下泉一池黝碧深百尺許魚洋洋遊其中飛石梁其上踰數仞過此而北崖中立石薪大士像前爲小軒尤奇因少憩俄見樹杪懸

一蛇可三四尺色蒼碧初疑爲蔓童子以礫擲之輒昂首空中騰及他枝而去老僧以爲異云至亭下有碑刻石湖二字字盈尺其兩間璽文一曰御書之寶小字三曰賜成大具有表文乃知宋人范成大當孝宗朝爲參政乞歸老石湖有是賜表則其上謝者按蘇州志載公以文學政事著名其歸老於斯園堂亭榭遊樂之所非一湖因之以稱今遺址漫不可考獨北數里曰天平文正公祠猶存今四百年山林蓊蔚知故所置義莊子孫蒙其澤未窮是知君子詭道德

爲永世之本山水未足云然古明達士遊覽所至必紀其見聞所以益智識今余老而無學於格物致知之道不敢不勉故記

周鼎重遊石湖記

吳人以水爲國舟爲步川澤爲陸無一日而不卽乎險也石湖在郡城南數里而近人事猥繁羅若窮鄉僻壤入簡出入宜其舟於是者鱗相集也湖山有楞伽山桃花丹霞諸塢紫微有村綺川有亭行春越城二石梁鎭北尾巳廬佛祠長林邃谷瓌奇之石之木

號山水窟其俗好遊領家出遊載肴酒歲必一至有至自遠者城四外至者隨所至取道以登雖山行必籍舟爲饗室下而必飲於湖以返余嘗謂吳中多佳勝地石湖爲之冠蓋自范成大罷相于此好遊以成其俗然不能皆范之人也群然而至又群醉而去雖遊而志不在湖特借此而彼登其不爲湖之辱耶必擇而不群然後可洗其陋乃天順壬午冬十月朔爲張濟菴居士壽辰客有杜用嘉陳孟賢徐用理王敏道歲相集行飲賀禮方有詔公宴皆罷遂不果至越十二月癸巳朏四客偕王孟南陳孟英賀美之陳叔莊至邑庠二先生亦至賀而不飲澹菴齒高薄於味也飲於其子景和議爲石湖之遊舟出越溪橋望紅蓼渚在舟之左水痕乍縮魚梁出入可數綺川亭惟故址在蓼之南迤西叢木翳之可指顧不可以辨天鏡閣在蓼之北新郭事與綺同盟鷗亭在行春西簽之比宋阜陵御書碑一新碑二皆在治平寶積二寺皆廢之有楞伽在寶積南更南則二塢也鼎盟以下皆舟之右皆不登但分題賦焉殆成坐遊誠不俟夫

登也湖綠上衣可掬山翠飛下欲凝不去登者降者行歌於途倦而憩者樵牧者農者浣者汲者網罟者纔來行者歸而迎去而餞者舉在目前而一歸之詩句詩成乃飲飲非以其登降勞而慰藉之也借詩中景移之杯酒間耳湖若有神當謂此數客爲謫星北遊爲湖上奇事范後而一二見也余幸預焉故記之謂之重者前輩張南村嘗先爲之自作記叔莊家有其稿七十年矣今歸之景和景和爲其族曾孫欲修其故事而難于擇客客自擇而至不以追范之高風

於三百載之上余之記曾足以追南村後塵否耶詩錄於左前記錄之首簡雖然吾客也湖光山色又皆吾之客景寓於吾之此遊非吾寓為遊也詩卷長留天地間又孰得而客主也耶

吳中勝記

明　華鑰

職方氏曰古者首叙東南揚州之域其澤藪曰具區具區即太湖太湖環吳諸山而控之諸山以湖而益勝一山一勝勝相形而勝遂表於東南矣鵝湖去山百里而近予歸鵝湖之五年乙未八月丙申邀聽天山人載酒泛月湖上戊戌抵吳之行春橋橋九虹蜿蜒百步東引越城橋西跨橫山之麓南逼石湖烟霏翠靄流動恍惚即此便非塵境矣橋右有亭亭右

有石湖書院宋參政范文穆公成大之歸隱也書院有文穆田園雜興六十首輪墨流麗風裁可想湖方數里深不盈仞一水北自橫塘達湖之南直抵太湖曰越來溪乃勾踐鑿以進兵伐吳者又築城逼之是謂越城橫山四面皆橫多塢書院乃其東麓麓形如磨曰茶磨嶼下有接待寺右有坎僊架石梁頂生叢竹天光如鏤曰補陀巖巖之南塢有治平寺寺之南崛起如壇蓋郊臺也吳僭王而郊故名又南稍折而西曰楞伽山有上方寺寺有塔塔下有雙泠泉楞伽

東南曰褒忠嶺褒忠西塢特起而南曰吳山嶺嶺腰
有寺寺有井僧言鑿石得之宋時龜蛇怪見寺以井
勝病者汲之多愈故名分水嶺又曰施水院一碑篆
龜蛇記甚古記多與僧言合嶺之南曰大尖墩登而
望之左田萬頃石湖平窪如掌僧指旁曲稍遠者爲
百花洲田以東平漠無際一突遠見爲崑山迤北青
烟如抹虞錫諸山也右邇太湖祟巒層擁僧指遠者
爲堯峯此去二十里予卽命輿而往過嶺三皆窄峻
不暇指問及抵堯峯回顧不知所從來矣堯峯有寺

寺有吳文定公匏庵之像王文恪公守溪碑徐中丞
仲山墓藏記楊儀部南峯所作僧疏予讀之始知有
所謂橫山十景今多廢滅景有龍潭曰碧玉沼多產
異龜有寶雲井圓逕丈許記云大旱不竭飲雨則雲
霧冥濛數里其中白光一渺蓋龍噓氣也至是則吳
興雲間諸山隱隱四出南望湖中洞庭東西兩山如
帶而近轉顧則獅山入抱而兩阜如毬此外予所欲
遊者一覽具得其槩北登妙高峯直一突耳望北一
墩如之橫山之嶺凡十數嶺各有墩墩如之僧云中

空祖傳古藏軍處豈所謂越城荒址者歟下指多景
巖葱然別塢薄暮不可去乃東向白龍洞山西雲氣
微黑僧云龍作雨矣風逆不吾及也尋雨數點而止
洞口巨石如屏步底有聲僧云其深莫測近塞之洞
左攀磴抵觀音巖又一景矣凡此諸峯堯峯獨勝望
獨遠堯峯者文恪云或傳堯時有人避水洪荒之世
欲免懷襄之害理或然也南峯云此峯最高故名堯
也按堯字從垚在兀上南峯近之
巳亥放舟木瀆縱步靈巖之陽遥見塔影上下怪石

叢立有塊然突者有若倚者望者蹲者偃者銳者斬
絕者不可名狀者而白路起伏如蛇行達其頂頂則
窿然小也其下一溪達太湖則如矢之疾而直也予
呼僧道之三里抵韓蘄王墓墓旁立甃數仞石如之
御書中興定國佐命元勳之碑其大勒忠武而松莾
鬱翠者王之墓也僧曰此山乃吳王與西施遊地卽
館娃宮也怪石故有異名倚者醉羅漢也望者延勁
龜也蹲者駝也偃者飛來石也銳者圖照塔也斬絕
者佛日巖也塊然突者西施洞也白路以下響屧廊

也起伏如蛇百步街也直達如矢杖本徑也隱然小
者琴臺也臺下有坎浣花池也有圓井吳王井也有
八角井智積菩薩所鑿也僧復道之三里抵洞洞當
湖口湖口兩山如顣而張太湖吞吐其中湖口之外
隱焉來者洞庭東山也馴歷諸石名象寔肖佛日
字大逕三尺懸勒萬仞殘爍斷碑猶見勑字又見魯
國公天官太宰中大夫三行皆宋刻遒異可玩響屧
諸說蓋無所稽矣夫西施者苧蘿山鬻薪之女越王
使善相者得之餙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

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吳以亡國如僧所云固其
道臭也又上百磴宛存二井逕各丈有三尺圓者綠
萍成蕊清瑩見底角者濁不生萍人多汲之小憩數
晌尋登琴臺琴臺叢石平中者也二字古刻深入顯
照天日文恪嘗于上下各書吳中勝蹟字表陷異刻
苔蘚且蝕矣輿行山陰五里道出井井亭亭刻匯涯
少師記曰巖太宰諸詩皆翰學衡山筆也值井有徑
達白樓東閣之先壟壟勢藏寤靑囊經所謂乘生氣
者於是乎在又三里登支硎山一名觀音山山四峯

南峯之南高樹深隱者儀部書院也其號南峯以此
峯半有寺新塑觀音像其宏麗從所未覩觀音後右
室故有石觀音暗中星星者石色也山之名觀音以
此西過寒泉泉汪乎石刻寒泉字逕丈旁有紫霞道
人處字至是天平在望層峯接引陟峻之中石砌坦
坦左瞰綠疇搖落萬頃遠岫三四如畫懸堂中右倚
陡峻變態無盡高見無量壽佛字餘隱隱見佛字忽
夾石嶄削而立僧曰此石門也至是奇麗益闢松益
茂門徑益深右謁忠烈廟蓋范文正公先世葬地也

祠及四代尊爲太師與山同久詎偶然哉廟後天平
如錦屏入座其峯皆立僧曰此萬笏朝天也蹬麓麓
磴如綴欲墜躋百丈見懸壁刻白雲泉字乳泉一脈
深汪幽亭又百丈見劍石刻龍門字危險莫加焉予
仰諸巔纔什二耳又百丈見隧石亂下而若留焉又
上或止之曰我昔到此見骨闘穢乃止僧曰從迷迷
嶺可到其巔巔平數十畝可坐千人是謂天平又歷
指高峯曰此雲谷石也此穿幽濶也此飛來峯卓筆
峯筆架峯小石屋大石室也又曰巔有池甚旱不竭

池有魚魚妥從生又曰顛峯有石兀立曰五丈峯又有巨石圅圓坎如鏡當坎望之全湖在目是謂照湖鏡予笑曰予既聞而知之矣他日挾虎備寛時日猶可到也僧曰秦臺猶可到也予曰秦臺何在曰在右右之峻焉莫登路何在曰在右右之尚遠乃返又明日從鄧尉得文恪詩誦者三慕者三詩曰城西諸峯吾所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亭一蓋倚蒼冥儼若端人人自敬獅山奔伏象山廻支硎秦臺皆退聽横山當面横作屏背擁蓮花互相映林林萬石相拄撑倚插半天巉不定蹲如虎豹奮攫蠑騫如鵬鯨恣豪横勇如武士力贔屭秀如處女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墳松栢陰森趨一徑忽瞻萬笏森向天直氣嘖薄凛猶勁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挂邪佞茲山固合生茲人崧嶽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一稱文正

庚子山人疾作謂予曰穹窿吾登再矣吾僕固能近也僕道從側麓側麓童然草不蕴尺窈無人蹤飛鳥不過予竊怪之郎下從廣道以返但見諸麓廻匝風氣藏頓疑有吉焉又覺有異香微襲與他山異問諸僕僕曰異香微襲與他山異也因思越絶書云由鐘穹窿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在古已然此其徵歟抵舟則山人之疾且瘳矣遂並輿而登華山華山郎天池天池在青松綠樹中夷磵廣道連陰以到前太守胡可泉題其門曰中吳第一峯門以後鏤峯成室連琢石佛楹牖有至正年字妙奪天巧其碧水一澄紅蓮青荷浮映水面者天池也華山疑以蓮華得名郎文恪所謂背擁蓮華也翼路循池而上池上

巳為人鑿矣上鏤天池字甚大睇覗之隱有天池舊字嘉定年書蓋勝蹟之遺自不可滅也又石室立佛如前者二予乃搴衣直攀其顛顧覗久之怪峯競秀莫可指狀其右際兩石夾立上闢左則上闢而嵯左後兀然如坐意必有品之者問諸僧僧不應乃下觀石門石殿石筍皆刻至正年字一石平廣而中坎圓澤僧曰此鉢盂泉也予笑曰僧乎告其細而忽其大也何為天平之名聞而未歷天池之勝覽而無名二者將孰多乎尋遇諸樵樵曰上闢名天門兀坐名孩

見石予笑曰怪哉僧也山其有乎物之有主者非夫人所可有也然則夫人若予爲覽勝而來得勝而去何莫非僧有也

辛丑登玄墓山玄墓古鄧尉也楊梅梅樹茶棵蓊鬱數里入山則亭亭數松闌竟文高四之關有最高者僧宿其枝今與僧俱灰矣僧寶峯請見引至祖僧萬峯之坎吳陽左亘竺山右垂太湖圓當其抱而法華一橫浮動水面雲影流行程南雲篆題天開圖畫得其景矣及登佛殿景如坎而中井亦如之井畔羣竹

良久特霽日當午而寒生足底如零露過人襟袵欲濕寶峯曰萬峯闢山凡十有八而得鄧尉改名登蔚自名時蔚得登蔚之勝者三葬坎佛殿中井也而茲山之勝於是爲窮洪武初　詔致天下高僧萬峯不往必致之乃坐逝因出其衣鉢及畫像自題偈曰這箇瞎頭陀看伊直甚麼自如啞盲聾拗破佛祖過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囫呵呵迸出眼光天雷大默覺人皆仁現成笑道修行求佛成因幻書形有相身無生無幻本來眞靈源寂默無能襯書相傳留轉法輪予令寶峯讀之因思異端之害佛爲尤甚爲其近似而大亂眞也斯偈見之矣雖然萬峯知山得勝坐歸寂滅庶幾所謂蛻殼解者雖謂之高僧也亦宜下歷禪堂羅數衆誦佛經籤帙滿座牙錦爛然一五臺山僧主之數衆皆其所給夫五臺遠在萬里而來玄墓之深羅僧誦經良亦苦矣彼惑人者必近村市以爲之招茲惑者也而差異於惑人者也其謂之僧也亦宜晚坐虎山橋橋如行春而勝湖水左右縈繞而不見湖面周木皆田田外皆山涵虛萬頃烟

光四障前塔一錐秀出林表中埠三兩如漚而橋實聯之中橋而坐但見簫鼓歸舟駛水如箭未幾行吟繼之予偕山人避之橋北清聲隔橋如在天外月光浸明浸我座中賦詩盡興而返

壬寅探銅井銅井去光福數里越嶺乃至一衕有水尺許銅青點點浮石者是也三面皆湖環疊數嶺嶺多樹果畝直一金其人朴而訥蓊別一山林矣返光福寺寺殿唐宇獨存而結搆廻異初多唐僧書書皆善有唐進士顧士彦者題石剝落而子昂復書之題

日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烟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墮碎紅汀沼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蘆驚釣翁字句交輝當爲光福二絕僧言士容葬字下施地爲寺五子官皆太守寺左祠之號爲五神而禱祈不絕近山今有顧氏二百餘家某年淍底露銅觀音雩有異靈而寺以起元至于僧今亦皆其舍也故傳銅鐘千斤其靈亦異國初籍寺産歸之民寺以二異得免予觀士容詩蓋唐以前塔寺備矣及歷宇有空聲莫得其自

塔左一坎宋人題石曰墨沼蓋士容讀書處也沼畔子昂題石曰觀音泉在寺之後寺之最後卽虎山橋橋北一埠偃而復起有東嶽行宮子昂題曰天齊仁智帝殿予弔古以還復坐諸橋引僧而問之光福寺前乃鄧尉之後前逼而高者百步嶺也左疊則穹窿堯峯華山天平支硎靈巖多昔所遊也右疊則竺山騎龍西磧銅井或所未至也右以北則安山安泉劍沙酉里諸山左以北則遊山青山飾然無際者陽山光福隱然中處以山則遠而近也以湖則近而遠也以流峙則散而合亂而整蓋湖山之束也果如僧言者士容者葬垂千禩陰有專壜亦有而不私之道歟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彼樂焉如士容是或一道也

於乎浮圖踞名會襲有巨觀開闢以來山川秀麗自然之輝如在驅御垢也久矣茲燬者什七八卽有寺多無僧有僧多田而役蔑有所謂梵唄羌吟以潤飾其教者予探古懷賢猶耿耿焉而茲其暢矣況乎晴明見遠秋中見月西成在望而樵牧之歌互上下融

融乎天人之際也予嘗聞太湖三萬六千頃環帶三郡有七十二峯美哉區也乃以敝舟疲從日循湖之濱焉而不敢入合諸天平穹窿而愼巳恤下之道於是乎在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陶唐氏之遺風也

郡人李流芳

虎丘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塡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爲酒場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中與無際偕僑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淸景俱往也生平過虎丘纔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眞知言哉

石湖

予往遊三到石湖遊皆絕勝已亥與方孺冒雨著屐登山巓亭子貰酒對飲狂歌絕叫見者爭目攝之去年與孟陽弱生公虞尋梅到此徧歷治平僧舍已登郊臺至上方絕頂風日淸美人意頗適九日復來登高以雨不果登放舟湖中見烟樹雨樹雜沓而來舉酒對之亦足樂也是日秋爽伯美子弟輩俱有勝情由薇村至上方復從郊臺茶磨取徑而下路傍時有野花幽香童子采擷盈把落日泊舟湖心待月出方命酒孟陽嚮生繼至方舟露坐劇飲至夜半而還蓋十年無此樂矣

虎山橋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寥廓風露浩然眞異境也居人亦有來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從月中相望錯落歌吹叫呼笑語都疑人外予數過此愛其閒曠知與月夕爲宜今始得果此緣因憶閑孟予新無際彥逸皆貪遊好奇此行竟不得共閑孟以病挾予新彥逸俱東無際雖偕遊意猶飛動以逐伴鞅鞅而去尤可念也淸緣難得此會當與諸君共惜之

武林胡胤嘉

趍凡夫廬墓自觀音山左折十餘里折窮而累垣如峽峽窮而酒帘招搖其旁板扉雙合排扉而入凡夫小宛堂也梵書插架棐几竹榻光潔可鑑堂以內樹石如鐵色蘿蔦是依項之凡夫方袍岸幘出以肅客軒軒如舞雀翔鷺簡邁世局居然成一隱格也小宛東砌下闢門以往則凡夫所鑿為沼為臺為榭以翼墓者也沼環山足前亘以堤穊樹夾之菱藻蕁荇芙

蕖間生敷芬疊翠沉浮池際山足麗沼脣吐齒齧嶔嶇亞奪不一其勢迤邐北引短虹踦焉水激石咽三堰而抵極於沼青霞榭則憑沼築基周遭桐楸可得三十許株清疎映人到此未有不襟開神朗者中出供具俱灌畦之蔬摘園之菓味在人外主人不厭客清言弱塵楚楚不倦自言此山素為榛叢藏沒寸石尺水皆筋力琢而位置之者山不知何名字山以寒而禪之志之自凡夫始吳閶之間幾與虎丘天池馳聲域外矣所恨三百畝皆石骨鑿成無長松脩竹可為棲蔭而凡夫衣着器物猶有吳下風氣稍異荷條荷蕢之隱耳

武林胡胤嘉

余坐青霞榭無復去理凡夫欲爲下榻適同游先有天池之期從叟就路肩輿卽從前堤度岡望青霞又似蓬瀛崑閬不可到者矣天池雖寒山不滿十里老杉茂松蓊鬱相接寸步失迭不知所出前輿招呼應聲而馳複嶺重阜三踰而得一石色黯而峭陽然鶻然常似畫壘中見者米顛遇之必肅衣冠拜兄輿人曰從此數武卽天池也其前敗屋數楹翁仲殘施心

甚疑之旁得圭竇豁然開朗若別一天地怪石離立如鬼魅如伏犀如突豹如人接臂如垂霳不可殫狀前有平橋喬林覆之水濊濊出橋下余枕臂偃臥此身非復在人中矣稍進則流水演布綠萍嫩荄搖漾藏鬆萍間瀰清寸寸秋色繞池皆山嶙峋峭挺半似鬼工池北小徑編籬爲籞翠竹萬竿結廬其中光影交合軒戶間籬旁短垣曲入卽天池寺也佛龕泥破屋角笋穿苔著昔邪墻衣蒔荔一僧出迓如鹿麋駭顧眞淳寂幽遂之區祖生云到衆生隱心良有會矣

寒山大着斧鑿覩此便似商彝之於贋鼎雅俗始見且寒山名藉動見勞辱而天池游屐鮮到幾爲勢家所私吳人喜新而不知務乃爾

遊靈巖天平山記

元　朱德潤

吳郡之西爲湖東爲江獨靈崖天平爲山之勝境予昔陪未尚書誠夫來遊距今十有七年矣其山巒林麓陂池之美蓋嘗粗記而未能再覽其詳也至正己丑春莫判簿顧君定之毘陵滸子俊曹德文約予爲山行於是買舟携具於城西之楓橋入過雁滘先抵吳安山下即乘肩輿行二三里至覩音山有寒泉二字鐫於卧石字皆方丈餘又行抵北山撫蟠松還宿衍福精舍明日復就肩輿由吳安山左度天平嶺瞻

文正范公故祠喬木森茂異石林立轉過野橋村店山廻澗曲樵歌牧唱相與應荅於翠微空曠之間思人所謂雞經山虎子谷者突然乎其左琴臺嶽羊鷹嶄者兀然乎其右迤邐上坡陁經犖确曰覩音峯曰猿愁嶺皆陟險攀緣而上直抵靈崖山永祚塔寺後廻望諸山皆在其下菜畦麥隴蒼黃相間入寺觀八角井出響屧廊陟香徑登琴臺予足力倦距兩步而止廻撫偃松倚盤石坐涵空閣南望三山環抱即太湖之洞庭山色蒼茫湖光鏡淨瞰飛鳥於木杪睇雲帆於天際於是臨前軒濯浣花池寺僧揖予於小亭而憇焉詢昔遊之記則已刻於五至堂矣衆客舉酒相屬倘佯乂之皆步出前三門有亭巋然則陸象先之所曾遊息也故刻象先二字於扁即由山徑尋所謂西施洞則古佛石像在焉遂緣山而下路兩傍松杉陰翳蒼藤如虬蜿鳥聲關關遊人交騖眞一時之佳致也乃環山而歸復抵天平之白雲寺入拜范公祠下出則日色已晡烟光黯淡諸峯如人立如戟插

如筆卓如拱如揖如迎如送皆天造之巧也僕謂定之曰人生聚散之蹤來不可期去不可追矧歲月奔馳一俛一仰悉爲陳迹物是而人非者有矣今則天和日晴川明山秀心開而目明意適而情暢有朋儕足以倡和酒肴足以獻酧豈知非它日之觀美乎則斯遊也不可以不記

高啓遊靈巖記

吳城東無山唯西爲有山其峯聯嶺屬紛紛靡靡或起或伏而靈崖居其間拔奇挺秀若不肯與衆峯列

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益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夫差宴遊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栖遲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峯曰抱翠有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盪用號奇觀益專此郡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啓吳人遊此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閟勝莫可蒐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

人復來遊升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奧則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爲之褰舒杉檜爲之拂舞幽顯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爲始識於今而素昧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瞻有得因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爲之記啓謂天於詭奇之地不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爲名山諸公爲名士蓋必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

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啓爲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曁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詹叅豫章陳增吳郡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高啓遊天平山記

至正二十二年重九日積霖既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餱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

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祠憇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徂棧以上山多怪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峯廻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

屐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各逐幽勝登者望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咷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遁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

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哈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笑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恇怯頹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採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里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誠豈易得哉

靈巖山墳山記

明　馬之駿

予既登靈巖周覽形槩因作而嘆曰邈哉千古不盈睫矣已而視山之趾班班然不鮮完者駭問寺僧故僧曰先世有無賴寺僧鬻民間以起丙舍者侵尋命斧斤今且衣食其中不可問矣僧孱不任與民搆地僻遠復不任入郡控曾徃白之有司日張皇布約束而夫夫且克耳也度可誰何予曰將奚底焉僧曰徃佐郡沈君有言籲寺而愛石旦暮計也苟璧石而寺

完之又何辭矣予曰有是哉斥俸金十二鍰以償原植且檄吳邑幕徃疆界之村氓談業等乃上牒吳邑云民受之父若祖者也自

皇明之有國已然烏得掩為寺有予笑乙之曰夫天地之有靈巖昉自夫差之有國而必欲窮石之所自乎則請質諸渾沌氏議方持未決會直指薛公來登靈巖其咨嗟于鑿石而思愛護之者更殷于予諭寺僧曰倘若輩弗格心有枉後惠文在復以疆界檄吳令袁袁君曰若以為受之父若祖乎哉戶有版可籍

也版以內歸若寺無能爭版以外歸寺若無能爭且
今日之舉以石歸寺非歸僧也寸膚非寺有片石亦
非民有乃以六月某日往履畝定之業主始頭搶地
屈服去蓋業故素封而好徜多行金錢左右與中撓
止袁君高朗能堅持之而郡縉紳縫掖以爲山在坤
維不宜琢洩傷川陸之霧故合策佐之如此寺僧乃
群謁予曰是役也使君志也願藉使君言以不朽茲
石斯山霧金湯之護予遜謝曰二三大夫之烈也雖
然抑亦知夫不任相乎夫世法中所稱疆歷赫奕寵

畀區宇其權莫尊于人王而出世法中所稱出顯入
微攝持大地者其道莫尊于空王然靈巖固夫差棲
窈窕考歌鐘之地也當時詎不謂鶣鳩之樂世世弗
替乃不克有借爲敵資亦不有而遁得遁失卒歸之
梵寺寺所祀三世丈六身又世人之歡喜恐怖舉耗
覘士女之皈誠焉而恐後者也乃亦不得有而僧以
之質于錢氏以之施椎鑿是亦足明石之爲空花泡
影矣乃以搰搰焉爭之而屑屑焉私之葴乃滋甚剝
去靈巖數里有茈然馬鬣者則秦伯氏所藏蜺也嚼

易文身而衿裾譬則河之星宿地脉傷震及躬矣若
輩無念其父若祖則已念之而窮若祖之祖以及入
吳之初一人又奚忍焉予特爲疏紀其事以告夫後
之宰官長者願勿作不任觀修墜者警佚者以無忘
二三大夫之休寺北丘村三老願作不任觀以石麗
山以山麗寺而無與闘焉可也薛公諱貞陝西韓城
人辛丑進士袁君諱熙臣浙江慈谿人癸丑進士

天下山靈受剝膚者不少矣存此以作金湯

遊玄墓諸山記

明　袁袠

吳之山惟玄墓最僻而亦最奇面湖而險奧丹崖翠閣望之如屛背鄧尉而來法華障其前銅坑青支迤邐其左遊龍界其右岡連嶺屬詭狀異觀相傳郁泰玄葬此故以名山山之奇經唐宋不顯自萬峯和尚披萊鑿石修乘其下故山亦名萬峯其陽有萬峯塔院過此則其中井井故萬峯所掘於山爲中渟泓厰沸飲之如雪山多美箭蒼蔚崖巘間級石而上得浩

公房湖閣望中縹緲峯益軒而法華益卑楓林橘柚丹塗綺錯閣下多高松風起則谷嘯水湧聲聞數十里宴碧照軒宿新院而軒院皆面湖望中如浩公房湖閣惟益峕舉也其尤奇則在絕頂一登則洞庭諸山悉陷伏浮於湖而湖波遂混茫蕩爲一色不知其所窮山之麓有奇石甚詭麗在盧橋下勢欲飛動茲山之奇晨則觀日出夕則凌倒景而四時皆可居自東崦入四面皆山望鄧尉爵爵已有武陵山陰之想緣溪至虎山橋橋亦在亂山中而六水繞出其下波聯震澤映帶不已趣玄墓者必自茲始而奇亦畧相及是故詳記之

遊寶界山居記

郡　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單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渀淼澒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唯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奔涌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漱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中年失偶而皆不娶日以詩書自娛有客來爲之求山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濵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徃徃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其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淸思逸韻出埃塩之外而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濡羯胡之膻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肅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遊寶界山居記

明　王問

王仲子之居在錫西南九里逕去逕里許爲五里湖湖上有漆塘冲獨大浮軍將諸山山背太湖即禹貢震澤夫椒洞庭諸山在焉寶界山漆塘山别名也南北塢多聚落竹木茂密山人以樵漁爲業與之言城府事不解草衣木食忻忻如也仲子治别業其間益將老矣

陽山新錄序

明　顧元慶

吳中山水奇瑰秀拔陽山又爲吳之鎮去城三十里嶓巋特異以其背陰面陽故曰陽山中有仙跡佛老靈奥之區山人莫詢郡乘不載故遊者不能知雖知不暇悉也余自埭川移家山中岳子素尚丘壑相與沉冥山水志道攸同雖一觴一豆必命輿躋討遂得寺觀者七古跡者四泉石者二晉栢一山房一共十五題題各紀之以詩首以大石近而勝也次以龍祠澄照廢而傷也次以文殊淨明維山甑山嘉其偏也又次曰箭闕曰丹井曰耙石曰仙洞曰壚壁曰水巖曰晉栢喜其怪而奇也終之以修綠山房者識君子之考槃也遂名曰陽山新錄云

冬日登堯峯記

吳 劉鳳

記云堯嶺者記堯時水所至也其高踰千仞蓋洪水汨原東南下平其勢必滔壑古有所識也予嘗三至乃昭陽歲冬日自漚澨水行二十里折從一小嶺曰夏隩逾而登遡石亙若刃觺不能數十武即劌選足所任乃置如此百尋抵石橫道若囷積出五尋蘚被之其闕有樹榆緣檢上至其半蹠石斷復攬株枸足乃得跂若釋循坂則滑而墮傴僂若隔齸行僅進至

巔復牽枳擇石鏄徐下阽尤視升倍至稍夷草生茸茸坐而墜者再尋有磵從西南來巨石嶙㟗交積若水防之激勢雷轉而實枯磵礧離置又若累棋磔碎且磡不知其幾何時矣下視窅深上猶不見其極亟破碻蹐橋足曲踊踰磊隗又踦踽沙中屢蹷乃絕磵去岩如覆鍾甬長不及闌下有久倨句轉穿其冢閤石若旋蟲竇之不可圖之且不繇蹊也入隙中若霤仰視蒼黑黝不睹躋地無罅廣若布板而容傅人乃舉足踰前撲墜石猝不可㩜旁忽決若口呿然得棧廣可尺如留新伐轉從之且拒崖突㨿不能直狥之危度股搖不禁矣歷棧可百武遂曠且夷如環涂容二轍少憩磐石望所涉迷不復辨本非行道强與客進遇拾薪者怪何以達也已遵涂至巖曰斜坪石如板構深瑩平視準爲可十丈所前望則窪者爲太湖攉者倚者偃者嶕嶢者爲湖上諸山其在近則矗如幘列如牙節或伏而輿或拱而立其間隴畝錯焉蓋踰險阨而得曠夷是遁甲開山圖所云沙土之墟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非耶彼得至焉者神

寮愧悸孰敢睨視矣顧能廬是間哉又進崖巏嶫嵲不嚌前而齟齬則甚般躉從其隅不百尋又得一坪曰少坪視斜坪加狹焉而高出之所見如之加闓顯湖始半出至是愈茫茫沉沉浩溔矣或云是可以望月之出河圖緯象云邠之隧上爲扶桑日所升宜陸之阻上爲昊泉月所登於此夕焉山靜闃下視蕩無止觀當有異特氣厲高嘌不任納其爽淒日眣之景亦且自怏去之可二里所有臺岠空岋立至者必巨縻維而升孰汲之哉時道茀未除跋履旣竭與猶能

一取焉上穹阪險十尋㡿裂如幅於其圻中拾級上
又轉而南至院周壘以石祓其岨蜿蜒而長樹迤抱
者雲杪者拱者栿者樠液者中材者千章院傳自唐
名兎水近泉基得斷碣乃鐫蕭梁年及唐人詩夫㬋
㠑雖在荒僻非有害於物於人無與也而值仍爲人
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非所及矣昔有軒清輝東之
齋與西隱者猶之爍礫礋爐矣遺碣與衆草荒蘙沼
曰碧玉則澄澄湛焉縱廣不足五尋中汚也如釜旁
蓋如簦笠仰焉水淫之雖甚淺遇暵不涸樹羃焉𥧌

若宔宇瑤碧瑟以栗則玉之在璞矣井尤寒沁而甘
趣以寶雲渫自宋泉可甲乙天下四搏以巨石瀹之
久不𣉻餁松偃蓋者失向所指院下石𩐨䟽波文若
水浸漬痕焉礧入之豈珠碧爲崖厰陁陊虩蝓雜羸
蚌跡隱隱若洪水方濫岸翼之引可十尋是豈異說
哉峰在院左者妙高雲常衣之霽乃徹崖剡行者耳
屬恐抵之仄相貫㨂前測後目上則與磷諜下則與
墜謀餘二十丈許左入不數武有穴窈窈爾投以石
鞫然下有穿入或從穿入內埜巃多怪石穴穿不可

達又旁穿詰屈出不復從故所下視中如硍𥕢有聲
前復磬折踰一竇石棱㰤偏罝之而裹則撥爾而髑
罝之而歼則兀爾不安去之百武有崖深三筳而上
穹然乳下垂若出其爪睅其目作其鱗奮㬎欲從風
雨攫其縿纚覆者荔屬成羽簾汨越幽隩決蕩沈氣
又舍而前則廻障鐵倚勢陖崇嵐噎纓帶之林鑿振
蕩鍾畜豐植冬無散陽夏無熼炎樫𣛮松櫻生其陰
麓嶢确則㩧萑萑芳𪒠燎資焉五里達於涂山猶覆
原上有峰上橫置石支以三足如釜鬲去之者則石

婦在焉東嶺曰鴨蹠如令瓤綴之蹍皆碎黝若壘鳥
跡所不及也夫傳所稱高山廣川大藪也地道之徹
於上民神之所依而生之良材者也其記堯木事誠
誕則院何以名且洪荒之際湮不復睹巔㞋以有蝸
蜱穴焉是尤駭視者且山者徹也崖者嚴也氣嚴而
徹是殆蒸化百物不可名狀者也余觀於天下茲山
特小爾然於吳差顯奠壤東南震澤爲巨壑出其前
光㬹常陰陰震於怪物登之四望雲霧不知　自出
憮然若與精氣接而山川者薄爲風雨矣

虎丘雲巖寺記

明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也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欝泉石奇詭葢晉王珣及弟珉之别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上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

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葢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菴其字今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

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游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爲牖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

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駕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嘅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此等議論眞見風雅典刑

虎丘三泉亭記

華亭陳繼儒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其地勢相牽附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峰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崎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

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斟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劍池之南隺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藥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坜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嗣鄉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剷土土去而石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洄

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卽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問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淸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鐵花巖畔生公說法何亂講經遠道士放崔陸

桑苧煑茶王家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問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卽文定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遊虎丘記

明　楊應詔

東南號佳山水控三江五湖之勝莫最于姑蘇姑蘇左淮海右洞庭靈崖嶄屹秀聳莫最于虎丘虎丘去州治僅數里濱接舟陸中多小溪曲磵陜其間如抱月然入其境不百步許泉之冽石之清林木之蔚鬱不可狀其中最幽麗者莫若和靖祠祠之前有平原綠疇一望漭渺噓青攢白外與不接翛暮色蒼靄令人神悸心釋不已其上有浮圖屹漢杪下瞰姑蘇可

一掌轉浮圖而南世傳生公講堂悟石軒在焉軒側有劒池側立數千尺兩崖壁峭如剖水清寒瀧瀧鳴且流中疑若有神物潛其間不敢睨視又行數十步下有鉅石環敞砂礫可羅胡床十數座千人旁帶有小石橋平布其上白蓮挺挺華若丹碧水蒲蓊絡西行不半里許又稍下皆小石路逦迤其間泉益奇石益怪俄斗折突起松篁鬱然則和靖讀書處也有野鹿角角方東下說者曰虎丘廼昔吳王闔廬葬所中多金鳧玉雁銅蛇水精碧海丹沙諸物布列背如阜

東遊鬪其勝欲伐之時有白虎盤攫其巔不果以故
名晉司徒王珣及弟王珉俱宅於此自王珣去闔閭
千餘載暨今又去王珣及王珉千餘載矣計此山始
墓而宅宅而復寺陵谷不知幾變幾遷吳晉之宮室
臺榭皆鞠爲蒼烟白草野埴斷梗與鬼燐蕭蕭出沒
其所謂酒城鶴市者亦不知其何許而和靖讀書臺
獨巋然雲霄與此山相磨滅余與寺僧果蠡笑久之
諺有言地以人勝夫賢者宜百世祀豈亦以地顯耶
和靖祠有二一在今姑蘇府治東南一在此皆有可

據史云和靖拒豫中夜遁去崎嶇烟水谷中彼其視
死生何如匍匐干蜀客於涪晚以崇政殿說書召年
巳六十餘則疏和議斥姧檜即請祠去去廼之平江
虎丘西菴舍焉舍則有三畏齋遺跡猶存虎丘多幽
勝令和靖祠廼在於山之南梓神上廟貌悄愴余旣
遊盤桓聯企不能去泊暮廼歸舟中因爲記

遊虎丘記

明 馬之駿

文章與山水互爲噫發者也然相植而相格者二曰
重之而其氣莊得之而其衷媮今夫青蓮之于黃鶴
香山之于巫山非不足于詞也筆終閣而弗能下蘭
亭列坐金谷行觴至畢識鮮隻字者則予所稱二端
之致然乎哉往香山虎丘詩云一年十二次非少亦
非多予經年抱關往還不啻三倍之而迄無以名茲
山遹者千頃雲圮予任新乎遠堂石級蘼予任葺生

公講臺虎丘劒池二古碑泐予任徙舊者而摹新者
寺僧乃羅拜予謂不可無言記之予謂否否瑣事烏
足記乃記虎丘曰夫虎丘者山之變體而洲阜之別
調也無峰巒嶺嶂之異止係以丘名甚當入寺以徑
勝苔班樹文可幽囂者而遠凡者稍上以千人石劒
池勝幽窔風雨寒暄冬夏致各不襲而月之夕尤暟
暟矣再上以千頃雲平遠堂勝勝以望遠故憑千頃
雲見西北偏喬章美箭翳之不甚了了若得古鍾鼎
字未必盡辨而意自泓遠平遠堂則涯岸四天靡所

弗際。遠山繡野。俯拾環翔。而虎丘之觀止矣。若夫𦨭船交織。竹肉連引。袨服珠璫。方冠圓趾。來無晷刻。去不籍記。則人之爲也。而非天也。嗟夫。是魁然者丘耳。使列在他郡國。亦樵牧農佃之區耳。而烏足以侈然予每一登覽。回輒默思他郡國疆里中。欲得此魁然之丘。足芬齒牙。娛耳目者。以比擬之。而不可再也。吾固終無以名之矣

游虎丘記

武林胡胤嘉

已酉北上。附貴人舟。尾滯不得發。先棹小艇同無回抵吳閶時。仲秋十二日也。吳人月游虎丘。以八之日始。周旬乃罷。盡月之滿四方狎客勝流。望期而至。艫帆相招。余適值焉。丘之勝以石。石如削成。膚理剝落。如東腐之鱗。裂石之勝以林。林木蔭蔽。月穿其中。掩抑襟袖。漾若菱藻。人挈樽罍。尺蕭寸板。淸歌互發。繚繞入雲。不辨竹肉。聽者如堵。如啣枚之寂然。一歌能一歌起。不至凌奪。記吾兩湖中元之夜。差埒之。然人語囂襍。終鮮雅音。則玆丘之勝。又以關歌觴飲矣。往時登丘。木脫日午。一覽幾盡。無復餘興。自謂於此中無緣矣。今流連永夜。登陟往還。了無倦色。停杯咮月。瀟然有舞雩三兩。與點之意。始知此丘之勝以石以林。又得月而奇也。他時客散境虛。關涉孤往。此地自然十倍。嘗疑淵明桃花源之迷津過。作快心語。而後人擬泥之。余矜於幽邃絶境。亦惝怳自謂世外矣。余在丘首尾六日。主客喧寂。景物華瘁。雖非一途。究

則同趣尤可記者先兩日雨落如洗林香石映自有異態自是風日清好月多殊采無附雷霧之奪離情作脫客于始開胸中少羈牽之累皆換心事也平人纏綿盡意真復不偶十五以前歌舞評[illegible]凝脫禊裂處無挿錐之隙座有豪飲之賓十六之夜覲香墜粉絃咽笛清勁爲淒斷此後兩日[illegible]月無聊浮白呼盧以候月光脫木露氣清衣發場逃[illegible]纏綿乃去異人所爲善游也

眼前極難題總不宜作

遊虎丘山

唐 李翺

凡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爲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堆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劒池上峭壁聳立。憑欄檻以遠望。

題虎丘圖

吳郡王世貞

沈石田先生此圖爲虎丘寫而讀先生手書詩與匏翁歌似皆以游靈巖雨輿敗而次日得虎丘足之者蓋以靈巖不可雨故也若虎丘則毋論雨它風雪花月之境無不與人宜者余甞再游靈巖其一亦遇雨委頓返而雨中宿虎丘藹若汲第三泉拾松枝煮茗得之取所携酒脯從僧雛作起麪餅供賦詩小酌至夜分後猶聞四山歌聲隱隱出簷溜樹滴外若靈巖有此當不得二公敗輿語也

題詠虎丘詩

歙　潘之恒

題詠所以貌山水也不肖胡貌故余于黃海有代繪之說今虎丘不乏善畫者如唐人所詠其相肖幾何後來之詠雖工不免相離相遠故首白公者開山之府主也合皮陸者同心之唱和也紀真娘者風流之領袖也終以詠物而仙鬼附焉無纇不揚無幽不燭人天之總持實在茲丘詩中有畫吾不能不醉心于唐詠矣

歙 潘之恒

千佛閣元至正年間建頗傑出今巋然獨存

大雄殿今存者　國初洪武間寺僧南宗重建其西方殿演法堂廊廡俱燬天王殿山門俱破敗不堪塘臨空地欲側東舟上人欲築却敵障之支流泊寺者浚令深入造二橋跨之以憩舟檝仗善禪師血經重歸所將有典矣

雉兒塔舊疊石所成規制古秀舊址千佛閣下雲間

陳繼儒云今王犉登半偈菴中者是余至半塘寺後惟落落長松而已此塔宜還本處以標靈迹昔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蜒蚰阜有鸜鵒舍利無爲軍禾寧縣有雀棲于庭累日不去取視之已立化矣至于僧奭聽經之雞生公點頭之石歷歷載在古册無足怪者何疑于雉兒塔乎艮由師說法洞人雉兒腹中有情無情總歸一心法界若于此處致疑便成異類姑語之曰待雉兒重生與汝究竟此段大事

彩雲橋在寺左跨山塘自天禧四年始建後以官舫過虎丘增起舊址別建石橋名曰彩雲從里號也

銀杏樹在天王殿前可泉上人房之側木大五抱臃腫修條鱗次鬣張儼如龍甲而體無枯瘁當夏有穠陰可庇十乘余題曰龍樹友人太倉王伯諮萬曆癸卯携子茂才讀書寺中愛其婆娑支除蕪穢而置欄楯焉王百谷每就其房招余清談

松林在千佛閣後僅存百株風濤鼓之如數部鼓吹晴嵐烟翠映帶閣閣儼然宋人圖畫余每泊舟冶坊

濱口對之留連忘歸且得避遊舟之惡氛有詩記事載集中（濱吳音作邪俗作浜）

竹苑在大雄殿西北隅守一上人房最盛余每造之其徑實甚窄狹以拒顯貴人惟嘗容王子猷嘯詠其下耳

翠幄在寺東東舟上人房合抱樹四五當門游者衣皆染綠而庭積美蔭如坐翠波中余誦華嚴經其下有媢客者剪伐長條以破其陰是猶惡蓮葉爲蔽波光酷敗人意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劉奉
大夫集英殿修撰常楙撰記

遊滄浪亭記

宋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

存予愛而裴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反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

南直隸八

洞庭三記　王鏊
游五湖記
七十二峰記
登莫釐峰記
湖山游記四首　吳寬
游洞庭兩山記　王世貞
書洞庭山記後　王世貞
游洞庭山記　汪道昆
游西洞山記　袁袠
游洞庭記　袁宏道
東洞庭
西洞庭
游洞庭山記八首　陶望齡
游太湖兩洞庭記　李維楨
游太湖洞庭記　王思任
洞庭游記　汪明際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游洞庭諸剎記　姚希孟
登縹緲峰記　姚希孟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洞庭襍記　蔡羽
游石湖記
游林屋洞記
游曲崖記
登縹緲峰記
游石蛇山記
游石蛇山後記
游鹿飲泉記
游消夏灣記
洞庭西山詩序　徐禎卿
洞庭東山詩序　文徵明
游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蘇子美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太湖石志　范成大

吳郡王鏊

遊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

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州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湖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洑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

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碁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横山陰山泰餘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銜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毗小毗

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峯稍南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菲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干山紹山曰喤浮曰東嶽西嶽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爲邢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杵山

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娟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截嶭玉柱稍卻金庭其南爲孩山爲厤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駿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不公石虵石公石最奇與黿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鷖若鳧曰鶩鷺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敵者曰王舍浮苧浮又南爲白浮澤畋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蒻帽有逃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碑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釐峯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峯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絶頂而休焉天若爲之寛地若爲之闢西望吳與

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圖亭亭曰靈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沒若有若無益七十二峯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瀰洞崖壑黮黮廼相與循舊路而歸焉

靜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圓嶠

者湖山之勝於是爲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迴迤有若巨象奔佚驟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屻一薄而北復起雙峯亭亭如蓋末如長虵夭矯蜿蜒兩浙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沒于波濤之閒烟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峯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峯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智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値也廼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于通都要津適値予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爲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爲之記

陳仁錫曰觀震澤數記簡要有體眞良史也

湖山遊記

吳郡吳寬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爲西山之遊予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爲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崖讀宋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晩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孫天穎更召其里隱士徐孟祥同導予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緣玉遮入藂山謁徐武公墓循北麓觀眠松遂泛下崦入銅阬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山飲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巳巳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巳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錄歸用莊備山中故事

遊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

洞庭洞庭爲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畧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爲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爲東庭之遊自岱心吳氏肩輿行十里許入俞塢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花方盛開彌望如

白雲崖谷莫辨山有九隖九隖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濺濺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間未嘗不想東庭之遊之樂也

遊陽山大石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嶔崟礫硊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往遊自滸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爲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遊而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遊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爲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爲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傳爲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

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爲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況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遊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遊者或能成之當再爲書之刻崖石上

遊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遊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玉汝昆仲爲之主也嘗成化己丑歲予

與王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畫水波若空尊俎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渼陂之樂後十年爲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玉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患末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爲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仍命舟泛湖則倦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蕭墟登磧沙入瑞雲覯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

乂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没於落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蓋予於東湖再樂特再遊耳使其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嚌肯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玉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

尚爲執筆賦之

遊洞庭兩山記

吳郡王世貞

太湖踞吳郡之北晉陵而南吳與三方者五百里中為山大小七十二兩洞庭者冠之然其山去吳不百里而近吳去余海上百里而遙前是汪中丞伯玉以丙寅之四月要余偕往弗果伯玉乃從吳諸少年遊自有記居七年而秋九月余與弟敬美憂居且禪矣謀挾從季瞻美曹甥子念季生時養以遊里人張生黃生從以望前一日發胥門周子公瑕舟反之遂出

橫塘歷楓橋呼陸丈叔平與載公瑕寔為酒抵胥口山相與謁其廟談古節俠感慨事久之乃下買三湖船其一以濟吾黨二以載僕從肴酒無何而月從東方起乃放舟休湖口一白上下無際時覩縹碧鎏金爭熀驚波中遙山黛色隱隱出沒趣青衣行大白扣舷歌曹公短歌行為之引滿始就寢質明而要諸同濟者公瑕故怖涉不欲從吾二季廼故强之則益怖徉為散發伏枕楚聲達於外二季愈益就迫之則益聾楚而陸丈者年七十七矣其少時隱洞庭故别稱

包山子云嗇而謂二季毋若周郎為吾嘗褰裳先諸君遂發舍公瑕已稍稍離口日猶在曾泉和光熹微若行鏡中蒼翠與帆相送迓久之漸空濶不風而波低風小勁帆益駛所過嶺無停瞬意甚快之然俯而顧其舷時時受水裾為濕矣日小遷抵黿山按范志山皆青石濕潤光瑩扣之琅琅有金玉聲為浙西人酷取斵削矣其取石令猶爾而不凹余乃攝衣上得靈官祠飯焉祠右有磐石高三丈許奇樹産石罅斐疊可愛飯已復就舟二十里抵鎮濱榜舍舟行數百

武得東嶽廟左折而上百武許卽所謂林屋洞天者也山上童如覆釜其下缺如半瓿僂而入則益寬顧積潦成沮洳垂二尺羣足莫敢前余嘗讀吳志五符眞誥之勝慨然思一遇焉決策去幘畢彩犢鼻跣而行滕呼卮酒賈壯從者秉炬導行未百武玉乳下垂右有狹坼為漏天日景射衣若雹然水益深石益下隘過僵則滕屈木稍伸滕則背承乳若擊炬煙眯目度猶可强入也毋乃僂㞬於返乎擇一砥命敬美題名而出輕趍少年前能度隘口覩所謂若堂室者若

狀者其乳下垂青紫諸若寶玉者然竟不能抵腐凡而返腐凡者昔人所書洞窮處其凥皆水也度其眷乃在中湖矣歸少憩以酒沃之比月出與復發徘徊洞口乃攝衣取道而上至曲崖其左踞湖湖多亂山不能竟水月觀而境獨幽闃山面皆奇石嵌空玲瓏仰而臥者鱗次異狀由石裂穿下攀蘿葛門道從竹林中竹萬箇其大皆拱琤琤煌煌鳴玉碎金耳目應接不暇穿民家傍出炬火與月相亂宿鳥撲刺村犬殷聲如豹黃雲覆壠受彩作錦浪忻然久之循山而

行至屏崖仰觀穹窿非斷自削乃別取徑上觀陽谷洞其隧陡下黯眛不測呼炬入至束身而止箕踞磐石作青天之歌上入雲表贍美數浮大白押一從行道士追之酒不勝乃道予等亦從而罷歸可三鼓矣質明起傲肩輿不及輿者杖而從二里許得石門循山趾而道喬松無際蒼翠襲衣數轉始得寺榜曰包山或云飽覯嘗居之或云寺爲山所包非以洞庭別名也寺僧故識叔平爲具食摘新橘剖之尚綠而共鮮已穿寺後里許得毛公壇毛公者不知何季人其

所煉丹處也丹井埋草中若狐穴不可辨室宇已歷獨臺及門址在四顧亡他奇唯峰勢廻抱蓄氣不洩羽流所可托息耳叔平意不欲往上方寺與人强之行籬落間棖橘如繡沈氏蕪古松數十株大可合抱似不減西湖九里既抵寺則已廢一僧自外歸修壇越禮頗肅以蕪不可棲也謀欲登縹緲峰則尚遠即銷夏灣無適爲主者而舟徙消鎮夏且以石公山之勝未及探也亟歸就舟薄暮抵石公躡磴而上至其巔憇焉日且息虞淵矣大于紫金鉦冉冉垂墮僅餘

一線迴光射波波尚爲沸起霞綃霓旌之屬扈於後者半猶亘空少選月從東上初爲鉤俄忽爲玦爲金鉦其色正黃規不及日十之一波得之蕩而爲長蟒煜煜不定返顧鳴中百棟如畫湖中外諸峰盡出其猶鼠小島汨沒不定念吾生平所見亡踰者急呼酒酹之而歎美自山左來誇其勝津津不已余欲往業已夕矣强而宿民家秦氏五鼓風驟作浪挾之若侵裯入早起飯畢念所謂山左之勝獨身行亂崖間徑且窮餓而黃生來已復有跡者相與踉蹌往間所謂

劍樓得一峽脅肩而入至半益狹不復可上下太翁乃返更轉而右始眞爲劍樓也泉以余體重難之余賈勇捫石崖爭爲道上若猿猱倏忽穿漏出其頂大詫謂泉吾此陟何如高延宗晉陽戰耶復循他徑下覩削壁數處益奇至王文恪所題連雲嶂歸雲洞中苦蘚縱觀久之仰卧草間以酒脯佐疲徐就舟舟人謂劍樓一名風弄按南史臺城有西弄方語謂弄巷也洞漏狹如蘋末風出入之固自雅何必云劍樓哉帆而過其下舟人呼石公則亦應石公云此亦洞庭

一勝蹟也稍抵明月灣垂楊列生水中若幟傍爲巨砥可容百千人他亡奇者壽張帆向銷夏灣風益急舷時時就水予念擁被卧艙中張生憊亦卧贈美數呼酒自解酒行小簇面卽青叔平強作長語其不懾者吾兄弟與時養耳黃生睨視吾安則亦安而銷夏灣者於洞庭諸勝爲最蓋兩山旁出中別滙爲湖縹緲當其後莫釐當其前按其地寬衍有良田橘柚桑柘梨栗之饒民居數千咸自給足將太學者家爲閒余至則使使出迓余乃舍舟陸行過烏砂泉酌之盡

一甌行田間二里所就飲太學其中表蔡丈人來訪卽伯玉記中所稱九十翁者也覩故翰林九逵爲季行耳盡聾矣而啗履神明不衰其子孝廉伯玉捧笏僂行而侍對客益爲恭謹可念太學夙具供張擊鮮宰醴至醉飽相與步行山間訪蔡丈人因過九逵故宅談說遺事嘆風流之不再復飲太學止宿其明日議登縹緲峰蔡丈人口占詩見遺且遺所扶笏曰以此濟而勝也孝廉捷取道步上太學與余輩以筍輿行五里許度不可輿則扶丈人笏又里許登絕頂四

望曠朗精神飛揚若出宇宙外矣孝廉指湖之中而示余曰此爲莫釐爲馬蹟爲長沙爲若横若陰若翟若厥若葉若余若衝若幔皆有居人稱名山者也拓湖之外指其三周如玦曰此爲靈崖天平岝㠋陽山表吾吳者也爲卞若長與諸山表吳興者也爲惠若錫陽羨諸山表晉陵者也指山之支而曰此東爲七賢爲金鋒若龜若黿若洞若庭者也西爲綺里穀堆爲木筆若華者也余時惝怳不能辨第唯唯而已太學走急足料紫雲泉試之其冷勝烏砂遠甚邈邇而

西至西湖寺寺且廢有僧覘爲復之强作其家言且
指傍小池曰此高於湖不啻尋丈矣而實通氣湖濤
激則鼎沸平則否飯畢抵東湖寺寺整麗倍之時僧
不在闢入其後罽盤桓竹石間尋出至資慶息於橋
自縹緲而資慶所繇道亡不與湖低昂者外望則爲
梵天銀濤拍空金碧遙拱如簇漁䑸數百鴈序齒齒
內顧而多大壑聚落爲塢于甍翼張萬瓦鱗次楓丹
苞黃時點綴葱蒨中資慶之勝逾於包山兩湖矣出
資慶道漸險不可輿度竹塢嶺上下陡峻幽壑茂松

不受日未瞑已習怪石枳足且語且喘久之稍得平
陸呼輿促之蔣氏所銜鼓動矣其明日放舟西灣之
足曰小洞庭觀奇石所謂龍頭者雙睛紺碧他若羅
刹磔鶻搏猊種種異態峭壁插空舟人謂此秋漲不
盡露其奇水小減二尺則空洞窈窕牙距外角令人
駭矚呼酒數行張帆至東洞庭舍舟步村徑徑窮而
得長圻寺止宿寺亦蕭梁時建也僧解空稍可與語
沃之飲則飲竟醉其明日從行諸生謀莫釐高不能
縹緲備他名蹟勝賞又不能半西洞庭會子與自滇

歸遣信相聞云候胥門二宿矣遂推席過莫釐偶艤
人爲棹歌山谷嚮答數部鼓吹非石公所可及也因
首盼西山隱隱雲際吐色弄晴若相娣者杖屨之地
俄落夢境爲之憮然乃稍次第其事及將歌紀之併
訪陸丈遊天平諸什附焉凡得三十四首王子曰予
覩所謂兩山皆中空眞洞庭哉林屋下抵深峭惝怳
宜學士大夫雅言之也然至記傳所稱達蛾眉接羅
浮連岱嶽即大地中無非山矣又謂吳夫差使靈威
丈人窮之十七日不能盡得禹書靈文以歸毋乃夸

人以所不能究耶及余登石公覽日月出沒爲之爽
然自廢意兩曜盡此五百里間矣長卿之賦上林不
虛也吾目境有盡而天地無盡所謂能出沒日月於
茲湖者吾目境耳即十嶽大九州夫安能異是哉蠡
湖有稱蠡口者范蠡所跳海地也山有稱角頭夏村
綺里者四皓所匿跡地也夫四皓入地肺啖紫芝以
終墓今猶在大河北范蠡還會稽姑以其妻子蹈海
此何取徵哉洞庭古稱不被兵至嘉靖而倭一中之
又時時中大盜天地之淳氣漓矣不然而去余家不

二百里吾嘗老是閒安能低眉折腰作風塵游也

書洞庭山後

吳郡王世貞

予既爲茲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玉者文度所得兩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吾裏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匿盡名姓與釣父羣長空皦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醱遇輿輒極凉瞻天剩秋不蕭瑟從行諸君陸丈善詩子念儷之陸丈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黄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饞口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游洞庭山記

歙郡汪道昆

洞庭山峙震澤中其形勝甲吳會劉生言山猶橘柚巨藪浮之其隔閡各爲一區猶一瓣耳登縹緲峰乃覩全體葢其蔕云余將有事洞庭期諸君子不至顧季狂張幼于力贊余往也遂與之俱幼于言蔡丈人義甚高学師古年九十矣登高不杖往往先諸少年處士徐紹卿年七十七並矍鑠能詩其兄子太素以好客聞皆山中人也四月三日發吳閶且日登姑蘇

臺遇雨止日中發胥口風雨從之舟濟涵村雨不絕踰踉走資慶主紹卿資慶當東湖西湖之間葢一區也旦日過陸希生陸伯相兩生請從會太素由崦下來爲客治十日具乃就近登東湖寺寺在山椒方沼瀦佛宮前遂以名寺寺後列石以什數當嘉樹陰由列石出松林林平衍可藉草余從頌質故道望穹窿迤北諸山近若舳艫遠若烟霧細者若芥稍巨則置栖耳東湖去西湖五里高倍東湖故市豪齮齕之寺遂廢其西有水盈坎湖風作輒揚波坎中故名出寺而南亡馳道攝衣由徑以上得玉椒泉泉可當惠山再歃而去又南則循崖踊踊不盡五百步而得平岡望縹緲峰猶將五里而遙其高曾不能半緣岡東折舉趾浸高又折而南凡三息趾乃抵峰下諸豎子扶掖上坐其巔巔故有羽人居今廢倚杖西顧白日薄陽羨問湖光亘天不啻百里泱泱乎大觀也東涉東山二十里而近山若拖練其上有柳毅井通三湘語出稗官氏水東沃野數十里號小雲南又東則吳江矣南涉四十五里抵吳興稍西爲弁山發自天目西

北有山曰馬蹟亦浮震澤近毗陵又北則眾溪諸山覩馬蹟差小土人爲堤捍水堤自澤畔屬于山東北則穹窿姑蘇相去七十里此其大較也近而俯覼七十二山大半可名誦劉生言信矣旦日復出東湖嶺折而東南所過田廬近似吾土又南則丘木相望多馬鬣封轉入叢林得天梟寺寺故有葛洪井在廡東寺後別院荒幽頗獨蕪穢寺去湖稍遠羣山轢至亦爲一區東出馬城吳王廄也今祠事東嶽黃冠主之由馬城而東乃造崦下蕃交敏公舊業太素則其曾

于云其居第倍紫山面東山近則黿山鼉山龜山相屬三山產奇石採石者至今賴之湖上良田一區無慮千頃客猝至輙不知其爲水鄉東北寺曰法華乘䟫道出湖上又東爲東園公隱地仍名東園旦日西南行入靈祐觀廢久矣其左得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天順中武功伯徐有貞東炬深入抵石寶署曰隔凡窺其口狹斜如建瓴亡敢進後浸湮塞洞口廣五十步其高與項踵齊內視則皆淤泥余踟躕不得入蚴于伯相徙跣往命秉燭光負項燭光隱隱出洞中

皆負塗出矣余問狀其中開闊無常深入石愈奇或若綴旒或若追琢或若粉繪旁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能讀燭既跋乃還余出洞而西探暘谷洞遂攀躋出山上過曲巖巖石相錯如靨牙非側身不得入然淤者過半矣又南有隱者遺跡黃楊斑竹在焉下曲巖右行懸巖數十丈石纍纍下有石戶或云與林屋通假令役千夫浚表裏出淤泥則鑱石爲山耳靈祐西爲東嶽廟西北有馳道抵仙壇壇負一山形如鐘釜兩山如左右手夾持之羣山拱衛如列爪

牙距湖乃止湖水當席如奉盤匜自毛公上仙聚學道者千計其後皆坐不法籍除壇右爲鍊丹臺臺上砮井是爲丹井臺下復有方井井亦泥壅既夷其遺趾高下咸在古稱福地居然一奧區也由故道而南其西爲包山寺寺故有神僧衣鉢精舍往往可居山中十八招提無如包山者余以旦日當禮佛命僧具齋頃之明月出西方太素請行酒明公至如來放大光明願承甘露入醍醐爲明公壽於是共持槃露坐酒數十行坐久薄寒侵人乃罷蚤起禮佛畢由羅漢

寺過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屏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道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漂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余過上方寺當道有老松偃石澗上如卧龍既登上方得環中之半寺故以詩誤廢沙門受故吳令宋望之指將復之其遺構悉亡獨新者巋然存耳由上方過西蔡蔡丈人以杖屨迎遂存丈人於家

因過勞孝廉蔣太學丈人執余手過烏沙泉泉在小
龍山當水齋水中石嶼如鼉鼠曳尾窟其稍大者如
猶遵水東行水齧石趾如斷朽木其行參差如臥鍵
棨其鋒刃斷斷反射潮水泉竅相通如雕幾嶙峋倒
置如觸不周山觔行數百步石趾窮西過小洞庭亦
石趾也一石雄峙水上高二仞有奇視洞庭具體而
微七十二山可概見獨嶮絕不容足余足出諸豎子
肩背上乃登石有大竅虛中諸豎子自下翢余如坐
天上既又過龍頭石石趾視東益奇巨石如房蹲四

足如鼎跱一石驤首出臨水者五尺如虬龍余躡其
上乘之會大風恐或飛去乃下又西則皆石洞谽谺
闔闢若房闥相通深入或有竅通天如中霤變幻萬
狀不可勝窮疑水伯役鬼工爲之何詭異也其西故
有石佛寺今唯小像坐洞中余雅聞明月石公墓之
甚會舟人貨桑急不得舟余屬里人譚生僦舟譚生
徵諾旦日鬱蒸如溽暑余亦知爲雨徵會譚生操舟
來余固請往﨟明遄作舟行自如東過明月灣視環
中異山橫九里如月始弦林木蔽虧其際乃見居

室亦異境也雨至諸客避樓船中余必欲東從者獨
季狂及譚生耳石公亦皆石趾其上堀起如方城折
而東言言不事十仞渡口二石離立土人乃名石公
又折而東石三面如堵墻皆十餘丈殆若天造宮室
或名石宮疑誤耳余冒雨出其上雨甚還舟既而幼
子希生以小舟來亦出其上歸則風雨大至舟不得
前譚生請泊石公灣先問館舍於是躡沮洳宿王氏
易衣屨臥東閣中旦日舟過上真宮丈人帥諸客至
余以昔病客畢謝之丈人引余過法喜菴庭下三松

梁天監中樹也去菴過綺里指綺里季故居既又過
觀音菴丈人辭去余西入里巷問黃公泉出里則長
松千章相對夾道蓋花山道也林中古松嵯茂視法
喜同寺下茂林則僧以七緡歸市猾矣花山殿閣皆
燬僧舍僅存余問三泉得其一耳旦日西行登嶺望
角里一山高數百仞負水而擁民居丘聞草木相錯
如刺繡文亦一奇也鄭山人就見長慶因過山人里
舍有松視花山益古其下有石如砥高下坐數百人
又東南凡什數松皆亭亭千尺余箕踞松下如不欲

行山人言里中桃李始華爛然霞起客乘春至宛在丹丘山陽樹梨數十千華甚盛馮高一聘夫非白雲鄉耶惜相過晚耳西出三里有用卷巷居山之陰人境絕矣俯臨澤國如在沃焦眞避秦地也是日袁履善濟嶮下宿包山且日自間道來過余資慶相與復登縹緲指足跡所至一一名之諸客不能從而余覘昔愈捷歸飲芍藥花下計行期且日大風不可渡履善趣余就道吾黨其待之水濱至則反風從舟日昊濟胥口旬日遇雨者二未嘗害游既酒吳閶旬日雨

阻步不能出疇昔幸矣嗟乎都人士好奇宜莫如吳會名山大澤宜莫如洞庭唯舟楫有戒心百不一至余輕身而往乃得周游亦坦坦耳昔言蓬萊瀛洲諸勝率以為譸張彼在瀛海中去人世不知幾千萬里籍第令具在寧詎能至哉鵬從南溟鶯鳩白適各從其志而已

遊西洞山記

明　袁袠

夫覽山川辨物宜稽民俗舒情性遊之槩也西洞庭去吳城百里余自胥口抵山館于林屋山人山人負經濟之學數奇而山居因山創樓名曰玄秀消夏環其前縹緲之巔山有九峯而縹緲獨峻拔而上披而前既登則東洞庭如帶七十峯特小湖中諸山皆若屏拱落日陷波中金紫萬狀遊之明日泛消夏灣觴于小龍山而歸又明日度蔡嶺甛明月灣登石公山

山之陽有石板其半沒于湖猶可坐千人乃相與濯足而歌曰山嵯峨兮石如砥湖瀰洞兮百川委又觴而歌曰震澤定兮水朝宗億萬年兮仰禹功於是舍陸而遵舟復館于蔡氏明日乃遊上方諸寺山人知余將歸明日乃同遊毛家壇觀林屋洞洞深黑而中甚卑入者皆俯而進余獨與文子探隔凡而出題其旁曰通仙隔凡洞之最深處也山人曰子歸矣山有曲崖其石如黛峻而秀不可以不觀乃觀之遂張帆而歸袁子曰西洞庭東南之沃壤也梅梨橘柑楊梅

枇杷魚韭茶竹之饒錯以艮田山之人朴愿而信塗無婦人可不謂美乎自夫差以來不被兵燹抑又美矣同遊者伯氏邦正文子壽承潘子修伯山人者蔡氏九逵也遊之明日而記其事

遊洞庭記

公安袁宏道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怪爲石公巉爲大小龍幽爲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涵村梅後堡櫻東邨橘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斛之號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甪里有先生之邨龍洞棄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

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叠障出没翠濤彌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山者雖雲爍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兩日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畫圖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橋如房中單條畫飛來峰盆景耳余亦謂

楚中雖多名勝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寂絶人煙竹樹空疎石枯土頹博覽載籍與洞庭爲配者或者圓嶠方壺乎若方內則故居然第一矣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視包山差小王峰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雖有奇峰峭壁曾無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置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

無方丈之樹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凉如鬼室兩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自具一癖然遊洞庭者絶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負不愧作五湖長矣

俊鶻摩空

遊洞庭山記

會稽陶望齡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閶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俟此熟當來遊洞庭明年夏秋中中郎書再至申前約而小閣中橙橘亦漸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姪爾賓曹生伯通武林僧眞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絶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

昇至天王寺宿甲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上眞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躋石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遊東山以歸丙寅東北風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輿而行湖濱去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消夏時析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謁飲焉宿其弟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汜舟甚眾安洲上相與至寺攜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事雜書所見

閱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景日有異觀
一日之觀人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可告
語況後先於玆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耶志歲月爾
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庳其深
不能隱尻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
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撲焉刺頭望之陰晦莫可
測湖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

名葢以兩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
不逮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廼出眞行湖底矣山
上怪石錯峙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
謂羅封寶裹萬斛之艘千牛之挽輿致一二帝都禁
苑儼然偉觀者今若樹林牛羊充斥糅雜畧不恡惜
遽爲鄙夫一日之有箕坐而歡遂有傲色暘谷洞上
有李彌大磨崖無礙庵記就而讀之欲尋易老室遺
址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能竟有之復悵然
而去

其二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
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圃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遊梅
於涵村櫻桃於後堡梨花角巷橘橙東村天王寺天
王僧守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
東村人師之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躋包山明日宿天
王寺寺如在橙圃中也數百晦間殆無雜樹今歲特
穫初熟而未翦其觀益可知君與口人之味是者金
子火珠丹房翠苞若是皆𥇛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

竟亦不能得然世惟北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譌吾
記其富麗晃耀之狀寧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
後即桃花塢而絕不見桃僧云舊嘗有十萬樹守菴
爲雛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千餘觔然桃易蠹不能
老壽伐而薪焉今橙所處其地也守菴年七十餘折
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樹甚詳爾賢遂受
其術而書之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瀑大溪介於阬圃之

山細若紳帶矣江湖大壑中雖有孤嶼絕島汎焉若漚此有以相遇而非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山也以七十二峯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徧行天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雖然猶未也予兩日行山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衍空曠帶以叢薄林幽果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屐策忘進倏然放目迺覺在巨浸中人境四絕始爲之心悸益已忘其爲湖也及至消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程卓之貲廛市之間盛若通邑併忘其山斯又域內希絕之事

矣。

其四

自胥口望太湖頗嘽其廣揚颿行少頃抵中流而諸山四環之似入破壘中也目得憑杖意更安穩顧反詣之曰此檏面耳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予哉登縹緲峯之日日色甚薄煙霭畢空峯首既高絕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護之於是四望迷謬三州遁藏浩瀰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徨莫知夾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以是未足以雄予之觀而爲此邪卻而覩白雲如冰絮日光從罅處下漏湖水映之影若數畮大圓鏡百十棋置水面僧澄源曰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湖寺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而登罡風橫掣人每置足自固迺敢移武攀石據地僅而得摺至頂蹲巖間引脰竊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輒去也更相勉少佳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宜以觀之親疎寬隘爲勝劣也縹緲峯於

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觀宜最勝然其居夐絕風氣所旁礴遊者不可久輒披猖去其爲樂常不償其勞吾未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石公最親以其稜骨剛猛能與衝波怒濤終日角戰而不北巖竇嵌空投納濤瀨又類之懷而柔之幽宮水府百怪潛穴而遊者得娛抑嬉笑暢適其上故足樂也孟冬之朔自縹緲峯下宿上眞宮辰起行二里爲大小龍山兩龍之石如林屋而下窮於湖水齧其膝穿入之反在石下石踞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匼匝鏜鞳如縣

作於窟室之底。其石坼處或數丈。或漏如鼠穴。水流其下。皆可俯而闞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橫出雄峙桀驁於水涯者。予必為之躋其脊。躪其頂。羣而伏者。必穴其竅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羣題為第一。及至更一處。復為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薪。後者在上矣。

其六

遊大小龍山之日。渡消夏抵明月灣。烙餅小庵中。食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未有層閣傑觀。如晴川黃鶴者。數成之丘。山石瑣碎。無以稱焉。予所憾也。蓋庵中所望者。石公之陰。而以為止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山石皆屏立。高下絡繹。拔地各數十百丈。偉特嚴麗。瞻視驚聳。長天遠波。浩焉而來。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帖。不敢前進。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主。如百萬甲騎得所將帥。予遂再拜斂服。懲前之失詞。壁稍上有崖嶄然。少空其中。嚴舍人徵為疏土而榜之曰歸雲洞。折而北。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捷數十畝。坐可千人。曰

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姥。千人磯平亘水瀕。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久之始抵岸。為石扼。或不得上。一二舫者超而升。徑來撲人。予輩皆大叫。共舁巨石擲之。與為敵。蓋湖之觀於斯極矣。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緣崖行。其山足空洞處。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入。

其七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稜龍頭三山斗出於水。復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稜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也。就而視之。又如人斂手將揖。未合處有圖洲浮其中。曰衆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蕨蕨所不遠。有引右股蔽之者曰驛。此消夏灣也。居是灣者。類繚垣設屏而重闢之。郎如形家言。世鮮有比。灣南北左右各九里。其後正直繚縈。峯前若自為小湖。不與大湖相通。闞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衆安洲。閒囑居者粉垣叢扉。櫛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傍山麓雜樹翳然。霜後鴨腳楓柏爛焉作花。青松翠篠

參差緬繆小舟貪緣葦間左右應之不知頸之旣痛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然意結如瘕其後三日復飲於蔡忻州氏登其樓明日汎舟灣中而瘕遂釋矣

其八

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忘齎其書以來然尚能誦之其辭峻高潔可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鴈宕諸文等伍意其奇士亟欲就鄉人問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

文墨爲余言羽卽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巳處其中縛蒭爲二大儒令腰膝皆可屈折繫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寘傳註几案每開卷便大詬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以來踞而杖之而寘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巓放紙鳶爲戲其毋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文名後貢爲翰

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卽撰震澤編者也

太湖兩洞庭游記

京山李維楨

余雅聞太湖洞庭之勝思寓目焉中秋過婁江王司寇兄弟更慫慂之二十日返金閶雨不果行馮元敏憲使謂余盍以閒爲支硎遊乎道胥門度楓橋呼筍輿行十里許至山山故支公道場今爲章中丞墅松桂陰陰雨色漆翠洒數行起視雲際返照作金色界亦一奇也踰嶺至周公瑕别業主人肅客而入登羽玄閣羽玄芝也以閣成時產因名上才兩楹修廣丈

有奇下三方翼以飛檐琴書觴咏所在宜人閣後爲亭二林水翳然山四面如設幄霧甚不可辨公瑕指示余一一有故實余頷之而已同余宿者朱貞吉馮元敏汪仲淹仲淹婦弟蔣茂弘猶子禾叔也晨起元敏别去余夲人從賀九嶺至天池寺寺遠近居人種茶池以茶聞天下首枕巨石葑荻閼之水爲不流左方折而上爲毛中丞冢域更折而右爲蓮花峰艸没徑余賈勇先登公瑕使使以偏提從數起數蹶忽逢一樵父解衣披余乃登其上四五巨石如蓮花有小

凹雨注之覗玉女洗頭盆可十之二望太湖千帆競渡如飛鳥貞吉快之披襟而當風爲酹三觴從其陰萬松中猿援行下山院則公瑕爲置頓令童子導余觀三洞洞無奇僅一石大士像差紫潔耳遂之天平蜚鴻滿野蓬茆塞路惟時時聞木犀香天平者石人立作手板狀又名萬笏峰下有寺不治少年僧掩關爲實通飲食然應接不輟寺前井欄好事者取雲礎爲之有方豪氏三字銘旁爲范文正公祠祠其先後人凡十一世作禮歸歸則傳明府俊伯以泛湖期請

且俾許山人子長偕來詰朝張都尉左虞來巳汪子建毛豹孫兩山人來諸君力言風橫宜先往石湖便乃度采春橋訪故高士王履吉居復度兩橋至治平寺寺故履吉讀書處左有井陸鴻漸所品第四泉也軼之盡一蠡至上方度猶未莫復登吳山山首小丘若斥堠若覆敦以數十百計仲淹頗而異之形家稱梅花龍乃爾豹孫曰此堯時洪水懷山居人築以避水也豈其然乎子建豹孫旋别去明日午至木瀆闕關吏具衣冠來謁余笑謂諸君是賢於霸陵尉矣無

何一舴艋附舟則蔡孝廉士良傳明府所屬爲洞庭地主者也至胥口謁子胥廟廟也像如少年美恣態大不類英雄氣既更舟泛湖左虞携三斗釀甚甘約日過黿山時當以此爵之覺喉吻間不可耐左虞首浮大白諸君以次受爵立盡舟人謂龍見蜿蜒雲間纔如尺蠖俄而風逆波鼎沸衆議去留不決余謂左虞士良兩公士人意若何左虞曰吾所畏夫蜿蜒雲間者耳姑返棹而遊靈巖可乎遂返至靈巖巖故吳館娃宮梁天監時爲寺寺西得二井一規一八方

相距丈所方者蔚藍與天一色僧言井通太湖有魚時上游其漢不測規者吳王時物方者知積師開山鑿也更西登琴臺臺石可坐鼓琴是俯湖山中樞崑之馬鞍常熟之虞錫之惠江陰之均洞庭之東西皆可俯而窺也江外諸山輕烟一抹如畫長蛾不審夷光輦時何似琴臺下卽響屧廊遺址山麓溪流如綫曰采香涇香山當席如小几吳王種花處也山所稱西施事多後人附會若琲柱爲孔耳不足信歸宿胥口黎明相風烏順揚帆如馳踰時度黿山龜山不及登　以爲神余言此可雪迴舟之辱惜左虞不少禁酒無以謝風伯奈何登岸入東嶽行宮雨驟下道人具酒炙稍霽繇脊門問林屋道書所云第九洞天也每雨則客土浸淫洞口愈迫足傴僂下濘不可駐足諸游具皆未備遂罷相傳洞入湖腹游人聞風濤聲吳使靈威丈人撰得禹藏金簡玉字卽其地也躑躅久之去問包山寺山行數折棹楔立道傍謂且至復折而西度小橋迺入寺寺故鮑靚宅或曰以四山包寺故門左右幢陀羅尼尊勝經以爲知永書非是

亦佳筆也一石當門闕吳人許初臨聖教序書宋時建寺碑題名及額復具三體殿左楹後有宋慈受禪師像骨稜稜不羣雨甚止宿僧房其明日游毛公壇毛公者劉根也體生綠毛人呼爲毛公壇盛時道流千人坐法夷滅惟兩胥井謂是煉丹井耳已至上方寺寺廢門外小石橋有松一株如青鸞鼓翼欲翔爲停策一賞之行六七里許至吳王銷夏灣灣所以名縹緲峯張翼而爲東西庵西盡于大小龍山東盡于明月灣太湖水別流兩崦中人家負山履湖敞驛箄

三山前時脥處中如青玉紮菱塘如井田烟樹如錯
綺雞犬相聞北岸素封余所見西夏徜賀蘭河從西
南來爲一曲從東北去縈廻五百里前有馬鞍山如
紫駝峰臥而待駕外則沙漠蒼莽無際城中十萬家
饒米鹽如江南茲具體而微矣唵著姓蔡分東西居
士良東蔡人也宿其明秀閣中士良言涵村陸山人
伯相雅能詩能遊請與俱行又以其弟士堅玉解見
項之伯相至俱斌斌雅士日小遷游大小龍山山上
下石俱玲瓏而下爲勝面吳典者似龍吳典人以勝

勝去之別一石嶔空頗具七十二峰之致是名小洞
庭離之數仞有石磨山、又小山離離水中似鼠者五
其稍大而廻顧若欲捕鼠者一爲猫山何肖也下取
道浙邨得烏砂泉泉在井中大柳蔭之距湖高若遠
皆可丈許每汲必有烏砂沈盞底伯相曰是烏得敵
紫雲紫雲在縹緲西一石如砥泉出穴如楪滿不增
不減是爲奇耳余闞而亟羨之謀以明日登縹緲而
雨如注不止又明日爲九月朔雨如故余謂主人郎
不嫌館廩費奈何株守待免此去石公山非遠何至

石天孫河鼓空相望也雨小減呼舟過明月灣則已
齊垂楊覆岍見千家在白雲叢葉中愛之舍舟徒步
士良言汪司馬遊時以譚九經從走一力呼之至則
老儒生也與致故不乏具陳山說異狀請先趾而後
頂如其言歷歸雲洞峭雲峰望雲梯聯雲嶂諸勝已
陟石樓坐石陂叩石公觀風弄從劍樓至頂復以舟
行山足探諸洞壑梁橋而石公之勝無纖毫遺矣余
大異之別有記夜左虞請急歸其明日飯士貞家登
縹緲諸峰羅列如兒孫湖四環如搏山如璧水扶桑

初日近若可掇江南名郡邑隱隱平蕪片雲如縷自
東峰起忽狂走四專諸峰初如冒絮已如阿閦國僅
一再現頂刻萬狀爲賦看雲詩四章小雨釀寒不可
畱遂下酌玉椒泉飯西湖寺寺左池有沉香大士浮
其中香火甚盛今廢已過涵邨避雨陸伯相琅玕亭
中更走十里至資慶寺宿焉寺勝如包山僧慧靜者
七十矣能詩明日至天王寺故吳王桃花塢也至馬
城廟故吳王牧苑也復念林屋之勝未竟乃以數十
人東炬前余露紒著蒯屨衣短後衣行百步水愈深

手足俱旋淳且作牛飲遂返登剬巖屏嵓齊物觀遊
両洞陽谷無礙道園訊所謂架浮亭者廢久矣其傍
有廟羽人芟艸治道有茶竈石鐉門云富人子杜氏
物圃有茂林修竹殊勝刈之如童而家中回祿耗矣
盼其中二石稍露頭顱命丁人搜剔之絕似大象一
立一伏因題名其上俄而二虹起岈下光彩奪目徐
徐渡湖中去舉酒目送酒未竟廻視落霞殘日照映
下山如紫磨金在鎔表裏洞徹湖光殷血如渭水淪
因時總之如安公冶與天通赤龍下迎如咸陽三月

火如大旱鑠金焦石余生平未睹者極欲狂恨季
倫小子不見此紫布幛寧止四十里耶瞑乃歸宿岳
廟中明日乘風渡湖而東頃刻儼寒山鎮步入靈源
寺寺故天竺道場也候輿人久之度嶺宿興福寺松
杉鬱鬱極宜暑僧引遊到山山頭石龍長丈許張吻
湖中為亭覆之隔岈為金家灣湖水入其中如張弓
僧以擬西銷夏云明日偕言俞塢甚盛起暇一堰粥
游塢塢內有小塢者九大約可三四十里余所行可
六里樹夾道蒼翠撲襟流泉涓涓繞足下幽靚若隔

人世西山所未有也塢將窮得高峯寺殊甲臨不稱
復取故道歸至法海寺宿明日入翠峯寺天衣懷請
雪竇講法處門左有雪竇像六堂為贊有井龍嘗出
聽經右折而至山足復一井名悟道亦雪竇故物小
酌解渴遂登莫釐峯峯視縹緲差雁行惟後跳崧陵
湖稍隘而北陽羨諸大觀為西山障耳僧爲言峯傍
支有二海眼一塞一通大不盈尺以石投之不知底
止其塞者為游人所厭云又言西有黿山東有錦鳩
可相當西角里東西金皆與主山不相屬以橋渡信

然歸墟五山根無連著儻此類乎是夜宿翠峯明日
下覩柳毅井談龍女事問舟而歸前後凡十日旁采
土宜民風蓏蠶絲菱芡之利東西均用之而銷夏灣
爲最西則甪里之梨涵郵之梅東郁新安里之橘柚
東則俞塢之茶竹枇杷各擅其勝西山如盂而圜東
山如帶而長西編戶爲里七十有奇東五十有奇西
居民散若郵落東聚若闤闠其室宇墻高數仞白盛
類新安東無奇石而西無小石東累小石爲墻如編
貝始東人科第相踵大魁凡兩人而西人多力農往

往見鄙夷其後東人多大賈走江淮間而西儒業漸盛兩相持至不相能然士好客民可使則西爲勝東寺觀形致多不逮西其修飾稍過之僧以醫酒爲業望門百步糟糵之氣逆人鼻中堂積楷櫝如累碁了不爲異也嘉萬間游最著者汪司馬王司寇皆有記二先生文章命代湖山託以不朽捧心效顰山鬼得無揶揄耶然二先生吳人此尋常杖屨間物且以得游爲奇余家楚不遠數千里而來兩師山靈相留爲十日歡又所得東山可十之五六則二先生未遑也

斯亦足自奇已旣抵金閶濡首酒食憶游蹤已不盡記因訊諸同行者述其大槩藏之篋中昔從山贊嗣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卽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峰卽師之舌也余以口舌作山水觀他日再謁洞庭君或不至桃源迷耳

游太湖洞庭記

山陰王思任

余讀震澤編慨然有七十二峰之想已而手弇州太函歘菴諸遊記則神淫淫三萬六千頃湖波際矣前游者曰非筍輿不可穿雲非裝背之編不可破巨浪因借同年俞觀察一檄而以橙黃橘綠之時約友生李庭堅徐會庭堅叟州試債業未竟乃喚其弟澹湖又得友汪若水陳少山築酒贏糧以癸丑十月乙酉從胥門發十五里夜宿木瀆漁火星綴舟如孤驛四

人作吳俗鬬百老戲酒語濤安明日丙戌登靈巖山山半借松碧如褒繡書生危坐不語觀西施洞犀牛石醉羅漢石俱無奇眺吳王箭涇一水邪射里許甚無謂相傳吳王箭之所及遂涇焉當是醉中令耳入靈巖寺塔勤鍾殘秋深僧老草花千本望門外湖氣混茫滚入雪鏡一片爲之叫茗延佇者久之登靈巖閣是周公瑕所顏此三字殊不惡木葉已脫空曠鳥悲閣後二智井云神異僧曾以此出木或有之礫硯走絕頂坐琴臺石憶夫差當年亦韻甚正不知黃雀

之奇耳也若美人能爲洋洋操久有太湖志矣三友
各歸下十五里多背戶風小作而日廹崦嵫泊舟伍
公祠下兩老木爽一古栢禿立丫撐穆穆乎老相國
陰風靈氣小子越之人也首濡洒歼而不仰急就舟
臥矣廿一亥扳歷罏竈而寢甘未爺乃闘雞喔白雲
中推蓬覘則東洞庭山足矣早市魚得銀箸者千頭
一飯爽極沿山俱素封丘隴從曲徑入翠峯寺碧酣
欲滴大約在濃松肥竹間訪所謂悟道泉者以松火
煮發之淡逸有力而本泉僧蘧欲篡中冷惠山之座

則吾舌尚存也而吾友陳仲醇背泉跨澗扼樓以釵
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繫山川即文
字耳從右肩踰至法海寺蹟葉封山足音四響飯于
芝臺上人之樹萬木枝悤秋屏蕩盌意頗冷之芝臺
出唐畫隨喜乃如來示寂圖也廣三十尺脩益之寶
相福嚴解脫自在而一時天女龍神悲頓皇惑看號
口咳之態俱無絲髮遺憾可謂其[illegible]也哀矣此北宋
以前第一手恐閻立本趙千里輩不能辦也乃登莫
釐峯看東山自西山飛下崩洪突吳相隔四十里隱

隱爲跡蛛絲兩山既共湖相望而大姓時往來婚嫁
故兩山人相見互稱爲東山親家西山親家云是時
與澹湖指點龍砂也日落半規以其珠光飛躍注射
湖練殷然萬丈芒頹蕩爛不啻五金之在鎔俄而西
山化碧又閃爲紫予不能恝然莫釐峯矣汪陳二生
乃從岡上呼歸怱去之澹湖家即山麓因造訪之獲
綠橙百箇放舟湖口擘橙酌新月飄大小波縠織乃
令童子吹雙笛而予踞石作四噫之歌且爲羽聲以
和之漁翁樵伯俱亂髮走訝何許人哉戊子解纜至

白馬廟欲問柳毅龍井事而風抑不得便乃吸酒喫
之舟如箕播榜人力斂至暮始抵西山後保巳丑觀
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相傳吳王使靈威丈人探之
十七日而不能窮乃取禹書以出天順中徐武功秉
炬深入署隔凡二字而返又云其底通陽羨入三四
里許便聞伊啞聲踏頂上山河互爲浮湛理不足多
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氣若所游貴奇正
其曉又何取于洞洞矚矚耶至于山骨鋒立砉峭牙
崿萬譎千詭若鼓洪濤一空滌之則玲瓏透漏花石

洞何必萬年宮袤長踰數十武探暘谷洞僅一蚌城
耳至王文恪所題石洞屏巖則天逈雲壑泉漪石脚
村橋竹側櫻桃明燦將翠禽啁啾紫鶯在叢大有袁
廣漢北山圖意山之前爲靈佑觀已蕪廢問東园公
隱逸無有知者循東嶽廟前兩松蒼辣拏舞可舒林
屋居游之氣自此家家俱在果實中透迤峯巡而包
山楞出於若麻敉望橙橘徧谿谿間上下垂垂也寺
鍾在樓被荔裳纏咽幽不可言僧雖不韻然談吐應
酬皆春花秋實事予謂茶僧果僧猶勝鞋僧膏藥僧

及今所謂禪僧詩僧耳飯于空翠閣訪毛公壇壇
故在隈曲中入風藏納五湖挹入毛公不知何時人
于此得大還去然亦不能竟有此壇也吾何羨乎坎
離哉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東起五湖水劍潑
包山者松木影寒宿鳥翻撲却似魚遊荇藻中而寺
僧雲鶴能吳歈則醉而嫩之還宿空翠閣簷頭星歷
歷如杯大夢遶萬竹醒來鼻作橙香明日庚寅謀上
縹緲峰過沈氏墓于又松以百計春臺夜登臥立之
間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爲樂峯去麓十里予短袖與

澹湖少山先登凡數十勇乃克之而弱水跋躄苦甚
偶風色倒大五百里都爲凾氣見兩舟如展絲之丸
定而不動良久近山下如雙鷺翔空也一草菴棲僧
分指晉陵吳興檇李俱若天際一抹者彷彿領略之
大抵縹緲峯乃洞庭山之元首而諸山其肢體也諸
山又似花瓣而縹緲獨占其心高突曠朗若氣齊雲
歛月孤雪壯時不可不作此觀獨恨呆峯至麓無尺
蔭寸菁可救暍死宜乎陶周望樂不償苦矣於是相
勉下憩於嚴氏之樓村俗鼓音不絕則魚至謂之傍

新鮮亟命僮徵酒慰勞罷相與酌烏砂泉訪小龍嘴
初入嘴未之奇也稍猿引而鼠道之洞穴如蜂蠣如
鳥如覆敦如銅錡璧龕石氣雲乳秀媚晶熒扣之則
漁陽玉也蓋西洞庭乃太湖石之家而臨湖者戰粘
天之浪日受剔割遇風則縣作于窟大有佳境云于
是放舟消夏灣吳王之所避暑也昆明太液又自爲
一區蒹葭蒼蒼楊柳婀娜浮瓜沉李之際定覺水壺
十里命榜人速走石公諸山之捲太湖也以舌而石
公獨拒之以齒膽怒骨張而石姥助之予仰臥于其

丈珊瑚瀨上太清一碧斜睨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鬬乃涓涓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李生葦各雄飲大叫川谷鬨然竟不知誰叫誰答吾昔山遊仙于瓊臺今水遊仙于石公矣肉坐翠磯走風弄探雲梯捫嚴舍人所題屏障諸刻而返宿明月灣灣既全受月而沙渚蘆花映月發光舟中之人與百千鴈分更而夢爲辛卯飯于七龍嘴之下嘴穴覗小龍嘴更怪只有厂如者矣輿如者矣輪菌蟠奇又如老樹之根檄纆角距不斷凡石之道以潤而尊以瘦

而爲以空而靈以活而壽而是處兼得之得之且暘若使米顛穴居于此何如拜袚踵水坡耶於是上法喜菴訪梁天監時三松而路斗絕不可通舟人以風利嘖嘖言華山也所謂綺里故居黃公泉者俱從帆前閱過入華山則青嶂環廻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堵紅橘黃柑家垂戶晃將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攪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益爛熳很藉翠羽丹苞之中

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兩紫荊桃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薜蘿野蔦縋附弱攣悉不辨倫理寺僧砻麓剝橘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入柑相餉富麗中幽逸淸美吾嘗欲致此數日療命也偕矣偕矣大抵洞庭之山西勝于東而西之中惟石公可遊花山可居與日此言當懸之吳門不可添減一字乃移舟看冉菴山境已絕太湖若拗而瞰也有茶花一本蔭可畝餘四季鮮發云冉里先生手植予來時正炭英其欲吐紅顏含寶是飛燕未期射爲時冉里事附會不可知但聞

四老出商山後即入地肺地肺者今之三茅山也去銅官不百里吾安知其不共採紫芝買桂楫作雲水游哉又數里探水月寺名逸甚而寺不勝即紫雲泉亦一絽泥淖不足寄陸羽思也晚乃泊于韓村之湖只大月黠空滿天作青火色放眼五百里一歛而水天之白未盡始覺西子湖匡小閨狹須臾夜氣蘸緐明月獨飛如大魚縱壑者意宾宮老蛟幽魅黿史鼉黎必且絹張珠宴而一僧兵子以大炮轟之震來砰磕可半晌許遂皆血沸爲波相與泣金趙公至矣予

於此際有雄心爲不能不歌老驥伏櫪壬辰從韓村
入三里扳一危嶺得西湖寺廢闕雲守開無半僧雪
鶴言有自香山一碑撥薛討之不可得而所謂湖者
丈餘紺澈耳彴既登山自應以少爲貴出嶺廚莽雲
稍烏背有畫一區是東湖也而予足不能供目矣乃
下之資慶寺橋勝㝠勝紅樹衆樟老山秋滿聲甕甕
然在空槖是中橋柚巴剪衆鳥侏儒聚黨嘗僧且姤
客至不得便其檢拾巧坐枝頭又𨘲其語怒客客開
命炙茶罷去之踰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

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用藤孫萬果纍集
色味斜纚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爲稚讙
者予謂此地極宜猿狖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
送之湖濱乃探元暘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
錦俄而珠棼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
杳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鎭賣橋還舟別雪鶴而宿于
黿山之下癸巳乃邇波命榜數檻邊丹峰碧巘一一
在杖屨前也是役也邀震澤之靈自入後保以來風
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狀朝莫五色悉貌其變且

夜夜明月秦鏡透飛而無有纖雲滓穢萬里寒流濯
濯孤玉壺之覥子益有游福者哉向使石公之下颶
母封姨再一鼓扇令天際白濤山呼海立與石公作
昆陽一日之戰予乃憑軾而觀之則輸攻墨守必更
有奇焉者而惜乎未之遇也然而造化之秘豈不少
愛予其貪隴蜀而無厭者耶予是乎游有記而系之
以論

論曰太湖如月洞庭諸山䀮之則月中之桂影也予
數時在東西兩枝綠走穿弄食其香而寢處其勝亦

人間之月游矣更有羨者山與人世隔絕另劃一天
四時有珍果琪花令口目應接不暇而又在水中央
無虎豹不若月明林黑足不顧膽且稻蟹魚鼈之爲
渚雖僻在塢中頓頓鮮食此則山居人所不敢望也
惟是峰筍不蟲螫布不飛渴燥拔陀童枯墳起非石
公崢嶸其間則吾未有樂焉願請之于帝而以巨靈
胡賁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峰來仍割其棄餘泉瀑大
小二十道銀飛雪掛于花山縹緲之上一夜雨風雞
狂犬惑則吾當變姓名與楂荷鍤來此作掃花使矣

而王弇州方眞倭盜之及不肯移家嗟乎倭固有數哉而盜亦有道存焉矣

洞庭游記序

吳郡文震孟

孟長茲游有四快而天時之宜風日之美眺覽之奇不與焉游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雜山靈一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衣衲侶游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於烟迷徑絕田夫野老驚相告語奔走救援此猶足以徵人心焉三快也以余耳目所及之名公若馮元成先生游記遍天下獨遺几席之洞庭至張伯起周公瑕王百穀皆未嘗汎石公龍渚之棹惟趙隱君凡夫僅一至

耳其他游者不能記記者不能盡即弇州之文亦似寥寥未稱而孟長雄詞偉藻直與縹緲莫釐爭高競爽吞今掩古光怪陸離將使後來游者遂可無言絕響不必先結一記游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四快也昔人有言山水之神情恒與幽人畸士相親暱然非言語文章之妙不足以發潜而流遠余聞前之楚人武昌赤壁僅一部婁而郴州遺跡按圖索之殊不相當獨以兩公文在幾與五嶽四瀆並垂聲於

宇宙文人不遇豈非山水之甚幸哉況洞庭靈奇風標震且惟護之以風濤怖之以陰阻卽具逸情遠性者亦未能時時酬對一朝爲㶁佰得藉彰山靈愷豫又復何如不啻吾所稱四快而已余自擯廢以來屏棲深谷雲封烟繞門前寸武便如黔蜀萬山洞庭之游日與孟長期而今竟先我矣覽玆游記固深快之而亦深妬之終乃深幸之幸我雖未游而玆已游他日雖游而已不必記游也

遊洞庭諸刹記

吳郡姚希孟

西洞庭多古寺有十八招提之目余文序遊之十七日從包山至羅漢塢有寺廢而將興上方寺亦蒼凉無足觀是日登縹緲循山後坡陀而下問西湖寺宿焉寺衰颯將成菜圃顧沈朗麗修淨因于此而某生新之坐稍定有聲訇然鳴以寺逼西太湖奔濤震響霜月之下倍覺悽清夜半夢醒巨聲轟磕欲排匡牀使我神骨俱慄詰旦緣湖入村塢朱實黃離與旭光相熠此昔人所謂好景君須記也將抵水月寺長松夾道寺前銀杏數本大可合圍霜葉凌舞令人鬚眉古淡摩石碑讀白香山蘇滄浪二詩迂道觀無礙泉涓涓一泓而已渡嶺得華山寺寺在山之陰連岡矗矗撥黛挼藍當仲伯包山長松類水月龍鱗虬榦壽且數倍之暎月更角奇炫怪第山高月出嶺背比樹頭發白夜闌矣又次日離華山渡一小嶺橙橘愈繁籬落間不勝艷冶迺其風格嚴直非若春葩撩人差可擬安石榴耳行行入長壽寺寺所踞不甚勝且摧

圯頽主僧修已饒韻致能淹客去寺半里得松臺磐石如生公說法處一古松嵯峨驕蹇前對霜橘百株又爲青林點絳因遊角菴道柯家嶺嶺襟帶西湖是日風暄氣柔峯峯可數晴湖如鏡不風而濤砰砰猶隔肖枕上山坳起伏處并東湖亦出肘腋下連岡若腰帶兩湖左右垂最宜虛閣而構神祠者築垣閉之與湖光爲仇可怪至角菴闌入果園有短牆揷湖中凭牆西矚頽陽忽忽將隮蒸霞颭發目留而餞之赤盤半玦至深紅一線既滅既没湖水倒映忽如長虹

而四山冥合矣是夜遊嶠別有記曉遊角頭山返舟中窮龍渚石公之奇廿三日復從包山至天王寺松林亡際橫被數畝其大小類水月而近寺數十株鱗疊羽綴殆華山雁行正殿亦就頽然制度古雅前朝遺式也坐華藏閣獨一面見山而東西不穴窻以爲恨同日遊賫慶覩黃葉紛飛又疑水月銀杏然斜陽暎其上如蒼髯老翁臉暈微酣不獨稜稜霜氣山同樹樹同時而借朝暾夕曛之態各自爲姿容猶人之含羞帶笑閃忽改顏豈可以一貌盡哉寺前香花橋

有古木轇轕覺其寺之深橋以外無樹便覺山之淺此包山華山之所以爲妙也次則水月天王矣嘗謂名剎之勝不在焜炫而在古雅老樹揷天連章合抱霜皮溜理滴溜成瘢一古也殿閣參差丹雘闇淡女蘿陵苕赤紛綠駭二古也小有頽落不傷靜窈若金碧爍晴固爲嚴飭搜討幽懷轉非所憾西山諸寺雖煥麗不足而邃穆有餘大都借蔭于危岫而貸色于崇柯更以締構既遠兵燹不經非六季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傾聽而清音集瞪視而喬影現囂垢屛滌

靡侈汰淨正令人超忽荒藹有煙外之意若使梵響時聞禪規肇整即鷲峯獅窟何多讓焉

登縹緲峯記

吳郡姚希孟

吳山以南靈巖望太湖最豁至銅井西磧諸山直薄湖濆矣然西望至縹緲而竦卽莫盤亦爲縹緲所障僅半面裝也夫神禹奠六川哆言底定若與四瀆爭雄長豈無意耶上自宛陵瀨陽曲阿諸水旁而新安天目數百里內所環注者震澤爲巨壑焉卽客通海東然積坎所瀦厚郎而徐走其性紓而悍非若江河日夜犇趨赴谷王如歸也湖之形闢于東南而漭瀁

于西北故觀湖者必觀之縹緲余以九月之十七日步自消夏灣從后土祠右折而上勢雖峻而徑坦石蹬承之無彳亍蜷跼諸若陟山腰過靈官殿路漸陡湖面亦漸闊徐步登其巔泱乎漭乎身在蓬瀛之上矣縹緲莫釐兩相嚮而鳧翔雁洛竄縮蛇伸鶴陣排營雁字擾纍昂首振胸左迎右顧者合之得七十二獨縹緲爲之長憑高下睇卽井羣后之覲至尊亦幾於牧伯登壇劒佩鏘趨者哉其點點若聚墨作兩山附庸不足紀而羅峙四維翰宣𢌿服者若弁若峴若道場在西之南則箬溪若霅諸山也若銅官離墨在其西則荊溪山也夫椒在西之北則晉陵山也若惠若錫在直北則梁谿諸山也是日北風騵厲挾霧氣籠罩水面巔峯嶄岫如掛流蘇陰霾之色騰騰上昇余睫力不遠恍惚迷離聽旁人指呼睠目注射第意片雲垂脚鬖鬖不收而已風從山背來層岡障之山之陽則輕波駘蕩夕陽滿湖漁艇曳網而行如寒汀宿鷺佇立不徙又疑諸峯外添三五小山久之波光動溶并諸山亦搖搖若飄風移樹泊岸也日向晚漸

作施金色山變紫湖之遠日者亦紫其日沒處變黃晃耀殊常終以風師擅威不復列霓旌霞葆僊絳節一道送羲輪廻馭而已忽見一大摩尼珠晶瑩爍睛又如朗月初升去落驛不盈尺蓋倒影入水其散者爲鎔金爲走珠其兩山對峽處聚而成球斂人不敢呑以獻解事賞鑒家如余者

山中嘉樹記

吳郡姚希孟

山以樹爲衣山無樹猶麗姝不得羅襦繡帶而驕語綦縞能發其驚鴻遊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爲梅爲梨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何時但見老榦苞香斜錯諸塢中後堡澗村爲最往往圖而繪不若光福且而騁疑光福美雄也所傳角頭梨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墅有一老桂云角菴四季山茶傳爲角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實哉果熟

爲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睫亦淫淫不自持矣橙橘凜高秋之氣肅然嚴冷然深黃淺絳遙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粧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既酔色韻成酣間以銀杏之蒼茇楓林之殷色遂使明沙淨渚別開畫圖遠岫孤峯轉增褥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于洞庭余所爲遲時而踐也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即水遠不聞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豺虎嘯呼然而蛟螭吟此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于天王莫古于華山若包山水月則晉楚齊秦之匹偕未見羅漢洪喜諸松耳松之爲龍攫者二一在徐文敏祖塋由趾貫其顛傷痕如刳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歆跗橋上若推仆不得起作臃腫支離態而髯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惡其似龍者邪爲雷劈者一則松臺孤松也雷火削去一枝當是助乖龍爲虐而老幹未剗馬遠筆

意故在栢則華山寺前側栢兩株高僅三尺枝偃葉畀有瓔珞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本一株百餘年物矣枝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當爲摩頂授記而余帶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衲終

山中人蔡羽

遊石湖記

非高山不能壓吾神非深林不能沈吾思遊虎丘之乙日求石湖焉將少雨春藹漲未起舟梗於越來之溪客刺木揭既始獲登遵岸百步得茶磨之觀音崖間行懸崖中為間從者至又百步得治平寺之竹林西啓茶磨東繞拜郊臺其山皆墻立其腹多怪木美箭望之蔚然深黑治平林之樾也從郊臺東走環突

奔縱為楞伽寺有浮圖揷雲中吳西南之鎮也竹林逮楞伽不及五里峻甚多石客始輿負以升浮圖之前平展百餘步有亭其上曰望湖之亭於是石湖經其陽楞𣸣出其背左引靈崖右帶吳淞不出十五里林巒疏秀水風清潔生雲之山出泉之谷咸會亭下客始定飲於亭而臨觀焉夫治平深林楞伽高山入其深搜玄鈎僻萬化俱瞑登其高心空目開萬象俱顯於一日之遊而兩極其情四月竹脫節松生花草滜茂玉膏出林與泉俱香服之已竭而神生主人王履約讀書石湖蓋三年矣用能抑其奇與與客共幕不謀歸而忘其倦則茲遊也王子之功

遊林屋洞記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丞屋公備孝豐之警事寧且還開林屋洞之勝期與四三士往觀而猕興咸會于洞門有小亭與門峙南行繞丙門出陽谷之上趺于石壁壁高盡見大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崖複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岩畔自亭逮丙門陽谷逮曲岩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巉巉焉歎嶙淵淵焉龍伏泉瀧

瀧行樹根攪朽翳去豐草然後得一伸足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于洞門大者為川小者為潭為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岩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平坂矣道士晉於乘橇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颯颯然竪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渚滷上照銀屋石鐘倒懸無慮數十夾崖為石牀丹竈道士曰茲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牀竈

石鍾仰砥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而室室不同乃縱左右各爲嚮道或之丙門或之陽谷屏處忽若斷絶而無不穿漏惟之隅凡者久許方有人聲還報火壓滅不能進羽怪茲出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幽際靈威文人所言有無不可知求諸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取出洞門日已曛責石乳飲訖各謝夫

遊石蛇山記

龜黿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材嵌者空竅者廉

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黿龍頭皆負林麓走飲于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絶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巳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家爲烏砂井厥石萬狀恍恍洞洞緣于巑岏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乃從烏沙井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劃下若有門闕而無人蹤顧其勢尚丹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火烟鳥畟獸窟以寘

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維廬厥坎維炊厥竈維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渾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登其丘山空地處舉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滑側身而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之西麓矣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厗列下者橋卧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卧滙滸客皆引滿轍歌晨徂而暮忘返夫蛇山拳石耳其勝顧出龜黿龍頭之上余與石

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烟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黿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石蛇之奇俾好奇者覧焉

遊石蛇山後記

山林之與臺閣其味不相堪非止苦也間有勉嗜之者得之必不深與之必不能相忘惟太傅王公則不然去臺閣投山林釋軒冕憇泉石若返故廬真曾無纖芥耳與目惟恐其不遠情與度惟恐其不廣一日聞濟湯蔡羽有石蛇之奇欣動不已即其歲巳巳

之臟八挾小舸載輕庵奮發乎消夏灣之上以羽佑座貳之以扣舷之客緣大小明月灣絕流西去瞬息而造蛇山簫管一鳴林谷振響山精水怪潛匿而不敢出乃與客寘搜乎崖穴循環乎豁淵扶搖乎梯凳之間高駕乎洪濤之上以吐納烟霧履峭絶跨蓁莽與健夫爭先而公不知倦於是水聲洋洋萬籟俱和通乎耳矣東過雲溪西過夫椒通乎目矣仰周八表俯接九淵通乎度矣鼉呼而鼈讙羽翔而鱗集通乎情矣山不必高王公一跋之三萬頃之勝可以撫而

有也雖老於山林曾不如又何嫌於臺閣日欲落公手剗石衣書名于壁而去

遊曲崖記

由暘谷洞東以北高起千尺衆峯俱隔蒼然壁立曰曲崖崖之名不知厥始題名刻深而文古乜石之書曰淳熙戊戌孟冬朔日范至先同弟至能至此蓋文穆公所遊觀者也洞山全骨無肉崖前上不能畝而人怪甚自崖以觀其下之石若獸怒湍奔踴躍以進至崖而止爲勢急觀其上之石若芙蓉雲霓分布縈繚瞰崖而峙爲態舒急者恒若有所負足不得停故行愈力舒者恒若有所待客不忍釋故居愈久夫造物之設有玄探必有顯覽爰入三洞顛倒貫穿莫究厥底玄之又玄於此見造化之秘有不得而發者及登是崖凡臨東山瀋繚吳江長洲大沙重復尊俎烟帆雲鳥隱見方丈吞吐則宇宙有餘放蕩則溟海不足於此見造化之度有不得而際者余嘗奉躅群公歲月有事終以爲艱弗敢居余弟師古樂居之益求艱而過奇者也

登縹緲峯記

滙三州以爲澤水始大中五湖以爲鎮山始尊然三州之利不同而形勝亦異不歷其尊未易偏也而尊莫尊於縹緲峰其陽空虛無梯可至西爲晉陵水最大山最遠第四峯臨之特親第四峯之於縹緲猶人之掉右臂北歷三嶠以由西而東踰莫里以窺吳江泰家嶺臨之最親泰家嶺之於縹緲猶人之出左臂北爲姑蘇城穹窿陽山或遠或邇厥彊不齊砂子嶺臨之最親由砂子嶺歷西湖寺躡峯之陰尤近是升

峯之三道也然客終以艱危爲病常中渉而罷還於所親以求三方寧監寧普寧受屏蔽而五湖之覩鮮克周徧王德庚辰十月之望中山湯子重太原王履約履吉客余之明日得第四峯之道與羿以進益踰將而造厥巔也遊於空虛忽見大水下求千崖莫知所在客已有懼色矣居頃蒦詢三州之形如螺如黛隱映烟際可以意求難以形辨然東北隱起非洞非虹可指者靈崖浮屠也北爲無錫其入最深可臆者陽羨諸山也西方不究厥始然下山獨親南屬茗雪

可接餘杭武康雪以東不得而擬矣於是三州始合象緯始覩客始吐臨去結消釋壅蔽混元支離浮乎須洞覽乎杳冥超然萬仞之表矣時冬氣肅甚日白無色客還天路非人宜居各杖策去

遊鹿飲泉記

環妙香堂高下皆蓊林大麓百尺之澗千尺之崖離立走拱坐限兩目南爲連闕瞷湖若彎而梭山最長屏蔽厥外南招雪川東降莫里在二十里内莫之能通有襇行左右或合或分冬夏不絶盛則壞木偃竹奪道以去若决隄破防莫遏所以庚辰之清明從客求鹿飲泉去妙香西北遵阜升降遂陟青獅象水入九里谷路不絶獅之形遂細過竹塢山水鳴地中矣竹塢之北不及二里崖豁地展有廢廬之基二設欄崖曲窈井狀道訪諸僧莫踰厥始豈古所謂避世人不然劉根之流也緣厓曲折厥道遂丹陸然雲中不見其末大青之山也乃提策勾石踏荊棘帽烟霧三分大青之一鹿飲泉在焉由是超洩凌遠絶甲邇高縱之爲天目歛之爲莫里舉之爲浮玉按之爲茗雪

烏輿之洲帆落之鄉俯仰指畫咸入尊俎梭之大僊如一縷矣鹿飲之量不勝二瓶而爽山成川狀流幾里三周妙香之堂浮諸橋梁厥源遠哉客有荷籠至大青者再沸水益井冽請爲記

遊消夏灣記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載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消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消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

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也峯之南大道三十里爲茗溪其弗能與茗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茗之舟其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峯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廱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盻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燕爲鼠闘之石不得而名焉東爲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厥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

月之灣其背爲後山厥土墳壚厥産林禽鴨脚櫻莽柚柿梨栗龍頭之背爲圻峯厥土白礫厥産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姸效譎以與縹緲朝拱峯之巓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藹鐘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眺矚其上而莫知之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繇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蔡林屋之洞庭李孝先之雁宕可與柳子厚永州元次山浯溪聯鑣接武

洞庭西山詩序

吳郡徐楨卿

大湖諸山多奇秀兩洞庭爲之魁焉範而準之西洞庭形勝尤廣蔚而丹垣石屋仙蹤具在山脊口至山麓凡五十里許故涉者多袍風濤之虞非夙有山水奇癖不能暢然忘險一遊然則騷客墨卿雖生於吳有終身不識洞庭者固亦無足怪也余非荒於山水者然每聞人道洞庭之勝則又以不獲一遊爲歉曩在己未之秋嘗泛舟出西崦經犀渚登竹山望兩洞庭横亘烟水中隱隱若帶雖心領神往終未足以快素懷今年癸亥夏五月始與客入太湖由涵村而上止於友人陸氏之廬明日策馬登縹緲峯下憩西湖寺僧爲具食又擬謁毛公壇不果因飲于資慶寺留凡四日而茲山勝地與覽其半所至輒獲觴咏既暮僨宿心併錄其篇以歆好遊之士

洞庭東山詩敘

吳郡文徵明

洞庭兩山爲吳中勝絕處有具區映帶而無城闉之接足以遐矚高奇而靈棲絕構又多古仙逸民奇蹟信人區別境也余友徐子昌國近登西山示余紀遊八詩予讀而和之於是西山之勝無俟手披足躡固已隱然目睫間而東麓方切傾企屬以事過湖遂獲升而遊焉留近五日歷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群勝而一山之勝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攄懷往往托之吟諷歸而理詠得詩七首輒亦跨示徐子俾之繼響昔皮襲美遊洞庭作古詩二十篇而陸魯望和之其風流文雅至于今千載猶使人讀而興艷然者之鹿門所題多西山之蹟而東山諸勝固未聞天隨有倡也得微陸公猶有負乎

遊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宋　蘇子美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仰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雲霞綵翠浮動於滄波之中予時據欄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耨然思欲一到惑於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䧟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子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邈洞

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烟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也即登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闢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禧四年刺史曹琟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覩震澤受三江吞齧四郡之封其中山水各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崖巒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巳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蓺捕採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外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

深遠勝絕之地壞斷水接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默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而行于于豈世上之遺民者耶予生平病閼鬱塞至此爆然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乎入荒之外吁其快哉

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記

太湖石記

唐　白居易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噬若欱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巖崿霮䨴若拂嵐撲岱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

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太湖石志

吳　范成大

太湖石

石出西洞庭多因波濤激齧而為嵌空浸濯而為光瑩或縝潤如珪瓚廉劌如劍戟矗如峰巒列如屏障或滑如肪或黝如漆或如人如獸如禽鳥好事者取之以充苑囿庭除之翫

石生水中者良歲久波濤衝激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靨名曰彈窩亦水痕也扣之鏗然聲如磬

黿山石

石堅潤可碑可礎可柱可礪

一名旱石蘇州志云堅潤如玉擊之有聲刻碑惟此最佳用之壓增世亦罕比

小洞庭

在龍山之南有石如七十二峰

綺里東南五里圻村山路臨水一石青綠色周二十餘步上有峰七十二因名

雞距石

黿山之下有如鳥立者

神鉦石

林屋洞中有若鐘鼓扣之其聲清越

石板

在石公山下平坦可坐數人

鷹頭石

縹緲峰上有如鷙鳥峙

玄龜石

胥漢嶺南有若龜者

石屋

龍頭山側多嵌空如屋

龍舌石

新安保之西有石長而銳者

石壁

東洞庭豐圻之南有大石若屏柳毅所扣也

僊人石

寒山西岸有若踞坐趺跡宛然

黿殼石

黿山之下有石蹢躅見水面

舟人往來恐有觸突之患故俗云東祇黿殼西抵

黿山兩舟連網墜過中間

蟹殼石

二黿之南有若黿殼而小

龍牀石

石公山下有若牀者

諺云石蛇一半露黿頭微微出行舟見兩山下有

龍牀沒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一

南直隸九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游桃花記　陳繼儒

識雪記　馬之駿

銷冰記　劉鳳

秋舫記　湯之恒

書畫船記　黃淮

題江南卧游册　李流芳

題惠崇江南春意　王世貞

題江山雪圖　李夢陽

吳中與介石書　倪瓚

問吳宮辭　陸龜蒙

幽居賦序　陸龜蒙

二游詩序　皮日休

五貺詩序　皮日休

卧游題辭　陳繼儒

吳中園亭紀畧　袁宏道

周氏池亭記　楊循吉
華氏怡老園記　楊循吉
鄭氏之汪記　劉鳳
梅花樓記　陳繼儒
梅花墅記　鍾惺
許秘書園記　陳繼儒
游吳城徐少參園記　王世貞
游練川雲間松陵園記　王世貞
太倉諸園小記　王世貞
小崑山讀書處記　王世貞
越溪莊圖記　王世貞
小輞川記　屠隆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虞山游詠圖序　張大復
游馬鞍山記　李流芳

東門觀桃花記

吳郡王衡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爲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廼余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遊遊必徧今年三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徉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椰可觀則酒酣與蒲席巳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旣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池相違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一緋色據水上者特與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暇見頭額也歆樹下留連久之顧日尚未晡廼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墻角橋畔者菜花椰樹叢中者輒洒水施酋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含酒滿舌噀之曰爲汝浣衣席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僧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之予何好之

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卩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繢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天夭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於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即刻畫綵繢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眞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餖飣貴而粱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此筆志其語

游桃花記

華亭陳繼儒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躡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蓊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講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餐復攀桃枝坐花藂中以藏鉤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髑髏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危牖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巽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楨卿二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飛

騐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出先生之子歸騈為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屆典信花醉客醒方苦銚罍相恥忽城頭以長竿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韵士時人各為隊隊各為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鐘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鬢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背以月影中抱

持而顧覩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巳昔陶微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為寓言非有眞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為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茀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讌雪記

明　馬之駿

讌雪者癸丑嘉平十九夜赴友人戚不礬之招也方讌而雪作讌乃不于舟而于橋遊境以遠為勝也與讌者凡五人一客幅巾長髯立蓰下啞啞笑而沈沈酌者雲間王季高也一客氈巾褐衣以袖障歌兒立髯客右貌微痒而神揚者吳趨欽子淵也一客長身勁削髯鬖鬖如糾松立橋柱旁反嚮舟有所呼者不礬也一少年晉巾俯躬手叵羅進客者不礬子戚時

風也一客氅衣執大斗依蓋立在前髯客之左者則關使者不佞也歌兒凡三人一白皙鞾衣寒栗隆隆起頰輔閒身腥就客卽褐衣者之所障也一色微深黧有聲立次單衣兒其一清麗柔冶衣舊紵着屐立關使者傍若有所耳語而不聞也侍史凡二人方肥頰驅賈傭立橋下一微澤工顧盼燃火樹竹爆以佐歡小奚二人迭出供酒脚鹿遨如奔馬遙視如鳥近至乃如鬼矣橋勢夐出蛇若癱龍山巒原野屋廬帆檣缺岸斷崖田塍村塚與雪生態靡不了了遠旣森

譪近逾瑩徹寒波不聲燈出晉蘚余顧而樂之舌鐨
日酧空色無主意在語則忘歌意在歌則忘語觴至
或旁求貸觴盧或自求酓以故觥籌不可筭也客曰
南雪不積地者三年于斯矣盎不麟之折簡也期中
更焉更乃得雪不更或不雪也余及二三子入舟則
雪大如掌登橋則小閒再入舟且大如卵雪之媚吾
酣而畢其工也則今日之役雪賓也余及二三子皆
主也古之獻酧必頌禱故主萬年客千秋余何以祝
吾雪文辭其可已乎。

澌水記

吳　劉鳳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震川陸氷澧
澧塞涂自洫遂以達彌望皆凝冱林木凄其色廩廩
黮霸颾颼欲墮景候慘冽甚日曛霏霏雰之黔靄澹
淡霹起相映發囘中人涂不勝凍予與二三子居隩
室重衾自擁猶凓若露之冷析骨驚相謂頃歲來寒
未有也乃余顧躍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胥雪霑浥
霦霦千里積至牛目丘陵爲堋補鄧切陟騰涌風積挾
之怒號天地若搖兀者又不游今復睹此怳然懷往
且方壯少精營盛冒犯霎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蓋執
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奈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
縮朒乃强命檝欲有所之榜人諫不聽始自岸側鑿
氷冲冲開不尋丈蓋督之前震震澌澌裂之聲硼磕
磅硠若石礱澌之礫硌碎若玉礲之硪砢礔礰薄流
澌左右蕩激舟滭然進瀸瀸若錯剔磲硗礐觸擊甚
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傍䑛若覡若儕艫欲並出者
咸怪謂何所急厲意不避橫軼中流搯摘扶抵如期

赴迫切者成噪以助之勢撣觾突擬盍雲起波湧翼
而感之磕磕然者已而迫午霽和澤氣稍融液所殰
破解散者所躡跐副普通踦只絶者所掌捂吾故振丑善拓者
則已委積涯涘絫若聿緕矣數里間闢爲通道矣或
捧痛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颾
飀肅屑遠郊苦霧霾之若洶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徹
孔子云天寒吐珠於澤睹若澔溔不辨語所謂天白
灝灝寒凝凝者與夘石氣礔礔礦側角擊與飀飀相雜
面受之如射沙石粟膚龜手不足言嚴戳不可任語。

笑皆爲凍咽竹樹颾颾柯葉盡賈翟乃不徹湖山遠
來在前子雖意益舒二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
不可常卯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嘗
其極豈不佳哉何以膇涼閑他人養適過窾理皆疎
顏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于四方之人也而久此悒
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馳想彼北鄙寒絶手
足皆瘃墮沉身没命思策功名獨何壯與而子與二
三子空老耳何益且古者凌人納冰陰室以贊陽氣
故無水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燠則

藏乃不固今幸洛各下澤洛大遂合歲其皁與玄冥者能
專其令與子雖山澤遨安得時穰歲登乃能無他慮
又因其寒暑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覩焉而慨寓之矣
不必繫何山水吾取其典

秋舫記

歙 潘之恒

春塘之社五日而斜春亦隨盡或追文試武䠶勝游而有其舉之莫克齊也入秋見吳舫泛于長河期逝七夕余喜曰是可踵乘槎之跡繼春塘之艷矣而丈夫之爲女子主者多失約不赴女社之爲客者徐娟去而董芳沈金爲遠客所羈進于舫者爲王素姬姜奇陳葵張巧沈瓛石美陳一復得十六人焉特起俯代賡無替盟沿流兩渓之間觀者如堵盛艷于五日之觀莫識爲社舉也嗟夫于湖春色視昔無加而名始著于時秋也而搖落之意雖起蘋末尚未收于航僾古人白苧興歌淩歒寄慨三月之棹戀素月于各方八韻之樓倂餘風于何地苟未免有情亦孰能遣無慼此舫此夕也作秋舫記

書畫船記

明 黃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 帷幄薄暮還署閒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葢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 覲泝江入淮以達于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屛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編竹爲篷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棐槃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顧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兩傍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厨可以供茗飲爲余處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爲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爲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

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徜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奕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 上之賜也 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題江南臥遊冊

吳郡李流芳

橫塘

去胥門九里有村曰橫塘山夷水曠溪橋映帶村落間頗不乏致予每過此覺城市漸遠湖山可親意思豁然風日亦爲清朗即同遊者未喻此樂也橫塘之上爲橫山往時曾與潘方孺阻風于此尋徑至山下有美松竹小桃方花恍若異境因相與攀躋至絕頂風怒甚幾欲吹墮二十年事也丁巳中秋後三日晝于孟陽閶門寓舍九月復同孟陽至武林夜雨泊舟朱家角補題

石湖

石湖在楞伽山下寺于山之巔者曰上方逶迤而東岡巒漸夷而上下起伏者曰郊臺曰茶磨寺于郊臺之下者曰治平跨湖而橋者曰行春跨溪而橋達于酒城者曰越來湖去郭不十里而近故遊者易至然獨盛于登高之會傾城士女皆集焉戊申九日余與孟陽同遊值風雨遊人寥落山水如洗著屐至治平

寺抵暮而還有詩云客思逢重九來尋雨外山未能凌絕頂聊共泊西灣茶磨風煙白薇村木葉斑誰言落帽會不醉復空還山下有紫薇村尋嘗居于此今巳作故人矣可歎

虎丘

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于游人雜沓之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羶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今年八月孟陽過吳門余挈舟往會中

秋夜無月十六日晚霽偕遊虎丘穢雜不可近掩鼻而去今日爲孟陽畫此不覺放出山林本色矣丁巳九月六日清溪道中題

靈巖

余往來西山數過靈巖山下戊申秋日始得與起東及其二子渠嶦雍瞻一登餘皆從舟中遙望其林石之秀而已靈巖爲館娃舊趾響屧廊采香逕琴臺皆在其上石上有陷痕如屐相傳以爲西施履跡殆不可信少時夢與友人至此僧舍作詩醒時記有松風水月皆能說之句辛亥同家弟看梅西磧過靈巖詩云靈巖山下雨綿綿香逕琴臺雲接連憶得秋山黃葉路松風水月夢中禪蓋謂此也丁巳九月七日西塘舟中題

題惠崇江南春意

吳郡王世貞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荆關半而今所覩平湖小艇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映帶種種天趣故非南渡後人所及者老米謂五季以來畫江南景稍清遠者輒爲王摩詰而實非使不作惠崇題識將無以爲摩詰耶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京口人也時春暎小刀焦山北固間出圖而歌張志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題江山雪圖

北郡李夢陽

雪之天黯靄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也雪之山顛不骨溪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窻桂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兢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矙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觸其心雪無風則匀匀斯畫矣郎妙筆弗畫弗匀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澀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洶包貴凛而闊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於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取此與子威作同觀可謂氷壺雪嶠

吳中與介石

宋　倪瓚

瓚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荆溪發行李來卽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逼促驟然因歎那能復以憤憤從彼之棲棲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自解

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拈點數螺若芥舟汎汎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此公政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問吳宮辭

唐　陸龜蒙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那涯複道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疎兮霧濛箔菰蒲圍兮鸕鷀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驕矜參差兮界絲紊謳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

姑蘇兮沼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榜曉遠樹扶疎兮愁烟悄耿欲撫愁烟兮問故基又恐愁烟兮推白鳥

幽居賦序

唐 陸龜蒙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闔闢不通人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閒居則潘岳有之矣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旣抱幽憂之疾復爲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戴癭銜瘤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游之嘆初張蓬矢嘗逞志于四方末佩椒蘭敢違仁于一日雖家風未泯

而世德全衰門等韋平材兼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雅望于圖形苟曷乃天下表儀裴秀爲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圖諜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幾欲沉淪故栗空桑屢瞻摧折劉起劉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于迴腸扣兵鈐于魚腹窮年學劍不遇白猿隔日伏菑未逢黃鵠止則葺墻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慨于碁枰叔夜還賦于鍛竈旣知草知晦朔木讓榮

桂圃推墨別爲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微搜桓范之智囊撫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然復爲之聰明差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惟蠲蟻力止戲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鶢鶋所樂退惟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雖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宋玉常苦出于荆蠻蕭相武侯亦潛居于僻陋楊德祖家惟弱榭殷仲文庭只枯槐焉列荁辛綦飲蕙碧安

有稻名半夏藥號恒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潘岳館裏常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梨酢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武仲游于沛澤伊尹耕于有莘子欲無言回不愿仕神交六位方爲賈卜之人歌動五噫始作賃舂之客况布緼綸帽尚足朝昏羽扇貂裘猶堪寒暑得以書抛虎僕射用牛蝓自理茶租閒披釣褐經稱小品選下二百篋賦謂名都略點八十處下問得犇塗之義滌聽聞愬怒之詩旣已逢原遂成摘翰非因授簡初擬遺塑

不能粉飾大猷且用玄黃稗說貽千好事希從得意
世傳責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

二遊詩序

唐　皮日休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孫修矩者世守書萬卷優游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酬飫經史或日宴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息焉林泉隱事悉用研詠大凡游於二君宅無浹旬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魯望

五硯詩序

唐 皮日休

毘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眞而志放居毘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舍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艄載一甑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艄二丈闊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蟠踞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鱟魚殼樽一澀峯齾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翫眞古人之雅䂓也因思乘華之義不過于詞遂爲五篇目之曰五硯兼請魯望同作

雅硯雅文勝情勝具

雲間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餘絃歌之暇手蒐卧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儒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劒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寔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朱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笻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

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編者冠劒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俞使君曰余從大夫之後宦轍所經雖不敢輟民事而媚山靈然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傜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荒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休鵩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爲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柱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料於俗務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河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况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

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翅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誰爲勞逸哉是編也無論隱君子與冠劒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吳中園亭紀略

公安袁宏道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所謂崇岡清池幽巒翠篠者已爲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近日城中唯葑門內徐參議園最盛畫壁攢青飛流界練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踰生成幻若鬼工千溪萬壑遊者幾迷出入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

耳王文恪園在閶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圮處葺之則佳徐冏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眞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妍巧甲于江南相傳爲朱勔所鑿機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購去再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貲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爲徐氏有范長白又爲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覩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迴里許方諸名園爲最古矣

周氏池亭記

吳郡楊循吉

有名園而無水是塵土猶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棄水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也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館點飾而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易構但使蓊鬱成林廻逶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廷憲治園在吳中閑曠清遠植雜樹百餘本開沼爲回抱之勢周匝相通水亘館下乃作一亭跨于綠流之上羣窻洞開俯而覩焉可以鑒游鮮閱卧

藻微浪之因風墮雲之在波皆可得而覽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總名之曰池亭周君之園可謂足乎林木饒乎水侈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雖頓寘一樹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水木亭館皆以心匠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華氏怡老園記

吳郡楊循吉

江南大家皆有園林之勝自古蓋已然矣然余至鵝湖入華氏愛菊翁之園則以爲其勝當爲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雖有之不能及也翁讀書善談古史事强幹有才自其少而至老未嘗一日不樂亦未嘗一日忘其立家之心勤與樂兼爲而不廢故其情達其務立而是園則經營于壯歲而游居于老年者也蓋一歲之前余嘗游焉于時春候伊始草木初榮東風扇和時來翩袂余與二三客行乎園間心適意暢若世

間別有境者蓋是園之地惟其大故舉目有山林之趣園中之亭館惟其四散布置故游不盡興而非若他家壘石鑿池築亭建樹皆在一處而亦號曰園林者也翁之與余游是園也先登覩稼之樓青禾滿野四望皆得次至四時之亭以觀列卉又次至環翠之閣有壘山登焉又次至汲清之軒酌乎列井又次至東西二傍皆有次舍以爲客息然後翁導余觀乎園中之所植則有蔬果桑柘竹樹各有區別不亂其處

而咸適乎用蓋一園之規模大略如此而總名之曰怡老園云而余于是陶陶然得一日之樂而歎翁之有匡畫之才而見于此也及歸而靜臥以思則復時意游焉而猶能悉識其處不忘蓋既游之後嘗許翁作記別之年餘不能卽成至勞翁之使數至余愧焉因謂人之所不能免者事也苟非逃深山匿大谷則生生所須誰能去之而人之所不可輕棄者日也使其憂勤終身不適于懷則亦何益也哉故專樂不勞其樂不久專勞不樂人必笑之二者均非而已矣而

翁不然其少也勤以立家其老也創斯園而樂焉夫世人之老則兒孫之念愈重名利之心愈急雖有園林亭館幾人能樂之哉觀翁之達誠不易得也而翁拳拳不忘乎稼穡之事乃知游賞出乎勤勞歌嘯伏于憂悴不特可以爲老而不休者之勸而又爲少而不勤者之戒也于是次吾言而歸諸翁請刻之石以爲游者告焉

鄭氏之汪記

姑蘇劉鳳

歲在玄默之暢月余從徐叟將羣從及楊生黄生始自郊泛原防泝列澮以之遷入於郛之豬漸淫焉滀洄久之翔集於畿涂有言鄭氏之汪者往觀焉道潤阿進逝其陳則汪湛然色黝黑方盈畝又半之雜菊薄華植其旁與藜杞蔽翳於時卉木瘁凋紀候肅厲勞芳猶馞馞與飆飄爭寫氣益腴潤若無蕭瑟慘慄者夫菊著於月令載於禮曰后鞠衣鞠衣者黄衣也

則菊惟黄爲常哉今衆色益備視他卉尤繁而品上下殊別種類玆多惟後來者貴黄愈不足稱矣然水賍之則津液滲漉故於汪最宜予記酈縣之甘谷予嘗至其地遺菊菀矣謂能益人壽者以受三時之氣得其靈和自可爲奇藥又甘與苦異種苦者過寒甘則近溫其芳香嫗馥則視乇草辭而不醨清而不酷若幽人之在空谷其峻潔高邈介特貞素亭亭意慮之表可謂標挺鬱絶者矣若霜霰被之葳蕤蔓莚粟有嚴凝之色縹翰素柯菲菲茂榮則著節一何壯

絮哉而容澤媸媚與西施毛嬙比艷其姿又豈焦然槁枯於林壑者乎余與數君子既託嗅味焉同其所之則慨嘆懊咿相厲切以廉直錚勁倘徉於山藪曠寂無人之域而茲汪乃不遠於雉堞崇巘閒閒暇若在荒絕況菊卉之麗歲晚尤所愛惜宜徘徊不能去也

梅花樓記

華亭陳繼儒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閒耳然王氏之弇山桃城中朝徽暎門遊屐摩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閒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獨與其謀于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横滂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排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衲擁虎皮甕猊鼻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季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矯鬪于廣莫之野攫瓜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堪足耳范子樓既成於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

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爲觀日開以廠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遊客所困至析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巳僅得林逋君復迄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翩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此一枝以候我

梅花墅記

竟陵鍾惺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氐皆園也烏乎園園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豎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游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爲園此人情也予游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于梁溪則鄒氏之惠山于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于水園于水而稍異于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松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于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乎以萬曆巳未冬與林茂之游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啓辛酉予目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于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游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

予自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暢墅外數武反不見
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園開扉坦步
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斧小字也取以名
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
所踞石所卧立垂楊修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
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映閣所上磴回視
峯巒巖岫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見
廊周于水牆周于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木
荇藻竟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承攬然不可得即至
也但覺鈎連映帶隱露斷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
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褰渡曾
不漸裳則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
穿小酉洞憩招爽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修廊中
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
即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予詩所謂修廊界
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
潤氣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
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映閣乃在下見立石

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擧向所見亭浮于水者方
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綠朱欄得碧落亭南
折數十武爲菴奉維摩居士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
爲漾月梁梁有亭可候月風澤有渝魚鳥空游沖照
鑒物渡梁入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
百人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映
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
寂因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爲樓以藏書稍
入爲鶴籞爲蝶寢君子攸寧非嫫中人或不得至矣
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研始爲門于牆如穴以達
牆外之閣閣曰湛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止不必以
玉斧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待即至者是也牆以內
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
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
池沼則星月含清嚴晨肅月不輟暄妍予詩云從來
看園居秋冬難爲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
一時游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想備之欲易其名曰
貞萋然其意渟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菴終之

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三吳之水皆爲園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園皆水人習于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乎園乎難以告人閒者靜于觀取慧者靈于部署達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見君閒一橋一亭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爾

許秘書園記

華亭陳繼儒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臥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笑敗罾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臥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玄祐所居爲唐人陸龜蒙甪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與瀦水種魚玄祐請鑿石園之太公笑曰土狹則

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柳皆婀娜縱橫竹箭秀擢菱芽蒲戟與靑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實墅而西輦石爲島峰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躋暎閣君家許玉斧遺小字映也磴腋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蹲如斷躡足褰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浣香洞門見焉嶒岈岸嵲窈暗踈明水風射人有霜雹亂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宛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憩招爽亭憩坐久之

徑漸夷。湖光漸𣅜，苕石鼎紫齧波吞浪，曰錦淙灘。揩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飲，透邐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飲半簾月春餘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堦而登。濃陰密篠，葱蒨模糊中。巧嵌轉翠亭。下亭投睞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趣。碧落亭踞廊面西，西山烟樹，撲墮檐尾几上。予與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爲楊羲，許爲許邁。亭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𤨏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庵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月。空明瀲灩。縠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冰壺水晶盤，飛躍不定。渡梁入得閒堂，閎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涼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遞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絲，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撾𩎖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衲歸也。堂之西北，結𦷾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更入爲鶴蘗蝶寢，游客不得跡矣。得閒堂之東流

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亭透邐而東，則湛華閣。摩于華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匯長堤。而垂楊修竹，茭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輸䟫堤之東南陰森處，小轉團蕉，鷗鷺鳧鶩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績纈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者。王太史遊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披𨼜用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玄𥘉不妄想而坐得之。又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主人安然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盃。拈一詩。舞一柎。沿澗而巡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謫貶之李贊皇。而不爲生綃不立粉本之郛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秘書未老，園日涉，石日黝，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傚甪里先生藤轎豹席，筆床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

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釆杞菊以飽我否
一香艷處二字一串珠

游吳城徐少參園記

吳郡王世貞

郡城之坎隅有水木岡阜之勝甲於一城友人徐少參廷祼治之十年矣或曰故吳文定公東莊也後人蕪而宅焉萬曆之戊子仲春十六日余赴留樞過郡徐君與莊少參夢龍醵而見要至則日亭午矣啓西門而入復過一門有小軒以憩客更西一門豁然而闢崇堂五楹雄麗若王侯前爲大庭庭陽廣池三隅皆山卉樹蓊鬱岡嶺道峻徐君乃呼小舫御之載

酒舫尾前一舴艋爲鼓吹導逶出山後逶迤長溪至西閣而休閣東枕溪而西爲臺臺廣平可以坐月飯已進邏而下則有三鑑與侯叢竹間余謂竹茂密或與妨既而不告妨也已得石徑逶迤上下或峻或夷余謂當益與妨既而復不妨也乃徐君已先試與竹中妨則更之其始始巖嶺亦然余今而後知余之拙於山也前歷深洞登絕頂主峰最雄壯復下穿至一巖前凭朱欄磬折依水玉蝶梅數株麗之爲舉數大白復前陟降幾百許武則瀑布巖出矣巖陡削可三

丈許仰而望之勢若十餘丈者纍亂石爲峭壁除天成已嚴鼓瀑瀑自山頂穿石罅而下若一疋練中忽爲燕尾迸入小圓池千珠逆噴復跡池竇而逝余前浮觴渺渺爭先取捷久之瀑水益雄布濩於地卧而覩之面髮沾灑謫歘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句大叫稱快酒至數十巨羅不能醉益徐君預畜水十餘櫃以次發之故不竭吾不知於龍湫開先若何慧山兩王園故眞泉業弗如也日下舂爲宅主人所挽悒悒而別得詩二首

游練川雲間松陵園記

吳郡王世貞

萬曆丁亥孟冬二日余以報謝諸君之禮先壟者至嘉定而太宗伯徐公學謨爲具要余宴歸有園圍故當第後隔一街入門稍東爲長廊九楹而折者七遂通陽春堂堂五楹中可布十几而已庭有槐杏各一株差古其後爲知勝軒軒之北疊石成小島峯巒洞壑之類具體而微右穿入曲房尋有大士齋三楹供像頗惟偉復穿而入爲池廣可二十赤修五之平橋

翼然寔朱其欄度橋則有書室數楹枕之亦朱其欄折而東則樓三楹政與軒北小島對樓不甚高廣而頗華整爲文木度者以十計光色可鑑東西序列當藏法書名刻之類扁鎬嚴甚不及發也樓之後竹千餘竿傍當復有耳樓爲卧所時雨聲淙淙然酒十餘行談笑頗適已而雨益甚瞑色入背不及徧游而出矣計它亦無奇者以故公故所作園記不甚合蓋記成於楚臬時而後十餘年自宗伯歸有所緣飾則爲室之事十六而爲卉木之事僅十四矣其饜勝於遲

公之獨樂園而廣似不及然溫公後入行其道於熙豐時竟不獲老於洛而公之謝邦禮以歸專茲園者四載矣然則獨樂之虛更不若歸來之實也是歲孟冬之十四日雲間守喻邦相將宴余於顧太學尚賓之西郭園余曾見家弟說之亦願游焉是日午陰邦相要飯於郡齋與其父素菴翁會使四子侍酒而余德甫之子世輔亦與焉飯畢坐竹兜子出過孫漢陽克弘小語宛轉將六七里至其地日下舂矣邦相偕其僚陳丞李司理出肅為門者二而得石山則峯巒

洞壑之類略具時猶在舂歸閘未可登有堂承之堂亦未受凡邦相乃導而穿別室凡再轉忽呀然中闢瀦為大池周遭可百丈許華堂北嚮左循而為正南之西廊廊廣可二丈許修入之十步一樓五步一閣皆枕水垂盡則大石橋跨之精巧宏麗殆不類人工折而南一樓供大士迤邐而東其修廣皆如西廊後枕長堤堤外皆平壟無復致矣南廊之左築土山其長與西廊對方華洞庭花山武康之石奇木名卉實之雖氣勢軒豁雄壯要之一覽而盡大槩慕古圖畫

家所謂仙山樓閣者然不中為太液昆明作奴也與邦相飲許時風橫燭滅乃移而入一精舍修竹當庭雨聲琤琤談詩飛白不辨客主夜分乃成別則與人告痛矣覺而頗余且笑曰吾貪與邦相飲不貪顧園游也聞太學兄園近而稍雅以韓不及游志之以俟異日余故嘗聞朱邦憲集見所為上海顧尚賓露香園者而艷之又聞尚賓之兄道州守有水竹清居與露香並而加勝益思一游焉而不果望後一日過其里問主人年八十矣兩僮掖而出涕交覆於面語不

可了了似訴其邑司之見窘也問其園則曰燕矣病不能往者六年所然余意猶未已會有報訪之便穿委巷歷荒陌至城之西北隅而得之前為大道夾高榆兩行榆外皆菜畦露香據其左清居當其右外二門而中通蓋道州死無子皆屬之尚璽然果燕不復治中堂猶無恙兩舍頹圮與鳥雀共卧石相蹤蹤樽驕竹樹多不依次而叢翳有真理至邦憲所紀亭館臺榭雖尚存然往往不相應要亦文人張大之故習也已過所謂水竹清居者其池沼殆自然匹輒差

㶚而頹圮過之徙倚小時不勝禁悴之感賦一詩而出

潘氏豫園者方伯允端所勝也成僅可五年其東爲廣塲十餘畝中雜積潦一門巽然傍據之榜曰豫園入門折而西南有枋楔孤聳榜曰　度坊爲石橋過橋折西曰玉華堂前列峰石曰五老峰一峰曰玉玲瓏移自烏泥涇朱尚書園秀潤透漏天巧宛然狹於崐山之龍頭石而高過之皆嘗唐時物也不知何以得免宣和綱其西十餘武得一門呀然闢爲崇堂五楹曰樂壽堂其高造雲朱甍畫棟金碧照

耀左右兩楹爲方伯書室尤自勝麗鬱然靈光也前爲廣除踰大池可十畝左有岑樓門牡甚嚴方伯與其婿寢居之右折爲樓樓不甚精好而中庭一小山皆疊武康石爲之方伯指示意沾沾自喜出循池右方路不甚飭已入山蛇行而上正桃大池與樂壽堂對中亦有峰巒洞壑亭館之屬而不甚奇竹細而疎木庸而童石亦稱是蓋方伯志大而力不副廊廟多而泉石寡宜其爾也時月色致佳而方伯偕伯氏學憲俱不飲諸從與門下客能飲而非予所薦促巨

觴十餘行而別

太倉諸園小記

吳郡王世貞

吾州城睥睨得十八里視他邑頗鉅闤闠之外三垂皆饒隙地而自吾伯仲之爲三園餘復有八園郭外二之廢者二之其可游者僅四園而已今世富貴家往往藏鏹至巨萬而匿其名不肯問居第有居第者不復能問園而問有一問園者亦多以潤飾之又溢而及之獨余癖迂計必先園而後居第以爲居第足以適吾體而不能適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而不及人又園之勝在喬木而木未易喬非若棟宇之材可以朝募而夕具也於是余家園最先成最名爲勝而天下之癖迂亦無不歸之余者余記余園因次第記之田氏園者故鎮海衛千戶田某所築也去居第衛左穿一弄而東百步有隙地而壘石爲丘高不過尋丈餘廣袤什之太湖石僅數峰亦非佳者亭館橋洞之屬具體而巳顧獨有大樹十餘章美蔭婆娑而池水亦渺瀰垂柳環之可汎然不駛爲舟始某以嘉靖癸未山成而其子黍將生故名之曰應山後

積戰功至大官其橐累數千金歸而好陸博俠游又以訾詆復用敗因游貴竹成都之帥幕皆不遇狼狽歸其園今鬻之大司馬凌公所謂匿其名者也故不復修治所謂大樹者亦幾盡安氏園者在州之震方最僻而雅前阻小溪水溪外爲廛市其右與其陰皆稻田農懽歷歷在耳目左通一門而入除竹爲逕數十武得一室下踞橋之折而南北宛宛復爲修逕藩其右以圃皆種梅桃杏李林檎之屬中有亭一芧舍一其北逕盡稍西爲蓮花池水亭據之中爲門以入則前堂後閣東榮之書室及庖𢊁皆在焉園之主人曰邦者罷江右之司訓歸則日夜課園丁種植灌溉不休以故花之事獨先其果蓏足自給而竹亦獨蔚茂甲於他園主人年八十矣猶時時杖屨攝客然好面折人人畏之而其子仁能具家釀盤飧最名豐腆客之黠者紿主人入臥因盤薄竟日夕

王氏園者元馭宗伯所治也始其大人封詹事公闢地於宅之後東西可三百餘尺南北[illegible]之其陽爲菜畦蓋皆潘河陽賦中所稱也畦盡[illegible]以修垣實而入

十餘武則橫隔大池一橋蜿蜒其上循橋而得逕其右方爲亭亭之上爲榭明瓦覆之朱欄四周亭前壘石成小島益沼瀰瀰其下有襄陽人者能於石罅引機作水戲亦足供嗢噱左方池稍廣前堂五楹後廊楹如之種牡丹多至三百本菊之倍者再益詹事公父子他無所好顧獨好花於花獨好菊牡丹花時馳價募購亾論近遠而姻黨家有奇本往往輟以贈公大合樂高宴酬之時積歲累殆不可指屈公捐館後元馭痛不忍料理當非復舊觀矣二花外多名種佳果而其最奇者曰蘋婆曰麝香紅李壽星桃

楊氏日涉園故都督尚英所築也詳具余弇山稿益園成之四載而都督卒其子指揮之廢不能守遂以峰石售之人池今悉歸崇明郁氏有竹木蔬果轉盛而亾游者

吳氏園者在州南之稍東最爲闃寂而園屏居第後地不能五畝偪曲呼門由左方而入一樓當之前爲方沼溝於樓之下以通後池木樨不甚高廣而頗敞麗啓西竇而出則可以步武嚴嶺肖折上下有亭有臺皆具體而微山之陰華堂面之山之右層樓頫之堂之左平池淩之中爲曲橋以度東淲亦有亭疑其阜後始稍稍見梨竹竹盡而園之事窮矣大抵樓高於山牆高於樓不令內外有所騁目而又敵其舒無敢闖而入者至於棟桷之華煥供張之都美酒食之腆潔非士大夫與所親狎莫能與也主人爲太學雲翀其祖父以貲傾州邑然不曉有客至雲翀始稍知客又好酒而文其園最曉成而最整麗雖於山林之致微然亦差不俗矣

季氏園吾師觀察公所有也在南門外度津橋稍東梳濠水有軒一樓一皆絕庳小惟中滙大池若方鏡亭於中央橋通之軒四隅皆藝牡丹其右方一臺四隅亦皆藝牡丹有紅於猩血者白於于闐玉者紫於甚而香者其大若盆盎高至尺許而玉樓春一株特出墻表數之可得二百朶觀察公惟不食酒然花時召客以大白浼之必令醉而後已益觀察之子顥好種花於牡丹爲獨精故能致其盛如此詹事欲悉力雄勝之不能也園中側柏一株奇秀甚尤諸園所無

世父賺埸溼園雖龐始爲吳地匃相辭後爲吾伯氏所狠藉幾不可游吾季氏嘗乞今言記之以志不忘而巳後余治中余有從而徙然僅十七年今之土岡溪池竹柏猶有存者以余記覽之感得其勞錯也

曹氏杜家橋園者鄒進士茂來而治也去賊北五里得之杜氏故尚襲之其地多喬木森然而古長夏之際虬龍舞空赤日不下修竹千挺若與交蔽一池澄泓水亭跨其上中叠石若三山者今皆去之存閣丙舍可居可游可以讀書其城市非遠非近沽酒買魚

不至澹客茂來性好治園墅在吾州城者一故居沙頭者二甫成得少時息則厭而屯徙瓶節築舍於玄墓不勝其寂徙築虎丘與所知一二人讀書吹笛繙性而巳杜家橋園子孫肆業其中春時亦有載酒游者餘三園多蕪而沙頭一園大池數畝種魚魚巨而肥玉蘭木犀株可數園高出堂表余欲游之不果今以爲悵

余治即時所部近洛陽頗加詢訪今郡城僅得四分之一所見惟公署廬舍而巳城外亦有土圍十數種牡丹芍藥二水既改徙而遠亦僅涓涓於李文叔所記夾池修竹之勝無一存者然賴茲記而至今吐生色人讀之尚猶有欲振履而從者吾州諸園培塿耳昕吾郡故不能十一三歲不繼則散隨矣然則茲記其可以巳哉

小崑山讀書處記

吳郡王世貞

崑山爲吳屬邑中有山巋然以是得號故老云此馬鞍山也去華亭之西南十八里乃眞爲崑山今以崑山之爲邑故辱之曰小崑山是故婁侯陸遜之陸機生所讀書處也然其大實不能當馬鞍之半而又以地偏而水迂不爲使輸游騃之所便習今年丙戌春友生徐孟孺陳仲醇游焉其阯蝕民居逶迤而上至半嶺而有隹木美箭之屬其勝始露更上數十武爲

石塔而郡之所誇九峰三泖者悉歸焉二子樂之挾塔僧而下與偕東過一庄墅楚楚僧曰是鄉老陳姓之室也業且售之無爲主者問其直止是三十金三子適有某甲饋欲返其橐而不可曰士衡不云乎彤彤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即此地也夫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請售其地而祠之置丙舍以歲時脩讀書其中太原王辰玉聞而欣然爲助其不給乃稍稍更飭之其居前俯清溪左右壘黃石爲短垣其陽獨關樹槿藩之曰槿垣中有堂三楹頗整靚斑竹千竿擁之

蒼翠襲几席曰湘玉堂側室蕉數本輔之以長夏弄碧可念曰蕉室中奉二陸主又曰二陸香火處有石刻曇陽子古篆心經梓麗居士集庋焉祠之後左偏石岩高可數十丈空洞瑰奇石楠十餘樹覆之石皆作紫紺色曰赭石塢竹後小池蜿蜒至屋角而盡蘋藻空明儵魚出沒曰蝌斗灣出槿藩門則所謂清流者其淺可以菱菱熟則紅如夕霞曰紅菱渡渡之東板橋橫焉左右多垂楊曰楊柳橋稍折而東堰水一區方廣三畝馴鶴浴之沒不能踵曰洗鶴溪斑竹之

餘勢上延山椒英其繁者得地而亭曰花瓏亭湘玉堂之陽與祠之左爲廣易且六畝二子念欲雜蒔諸花卉實之而橐裝耻矣乃自艸疏請諸戚執曰爲我塗澤此石者花爲我騁帶此水者花爲我挽客趾者花爲我娛二陸先生之靈者花即捐花而惠之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稱意而已俟花成當目之曰乞花場場之右方有井冽而甘亦前目之曰澆花井而屬山人爲記夫以二子之所偶遊而得眞崑山以崑山而得二陸之遺踪於千載之後起哀魄腐骨而譽施之

久絕之血胤一噓而熒然復覩香火茲非文士厚幸哉雖然以二陸才不能保首陽之操而失身於讐爾又不能沉幾辨勢而失身於伉王晉陽之甲士衡戕骨卒不勝而以讒死士龍彼彼差稱循吏然以大節竟胡當也二子勉乎哉即秕文一枝耳能使千載之後若新而況不但爲秕文者又當何如也於是呼筆紀之而致花十種於場

越溪莊圖記

吳郡王世貞

自胥門之江西南數里而至橫塘所謂越來溪也其水則益清兩岸饒淨綠與桑藍映帶不三里而抵石湖湖口長橋縮之所謂行春橋也其右則爲普陀巖有石梁之勝自此而取道至楞伽山橋之左迂廻可二百步有喬木檜榔之屬溝水彎環清泚桑園數畝蔽其陰而王子玄靜之莊據其陽一衡門自西入稍東折而南爲舍三楹客至可以茶又進之舍亦三楹而稍寬潔可以酒其又進而小東偏則爲亭可以憩折而西偏爲書屋可以宿亭與書屋皆修竹數千竿環之匝論寒暑雨月往往助其勝而最後因地勢成小圃雜樹三之雜花果二之大堤樊其背高二十尺而畤長莫知紀極不石而巖不甃而垣記云隋越公素所築新郭睥睨也其樹木大皆數拱餘竹益茂蘿薜灌莽鬱然深山家矣今年五月初余偶過之主人戴華陽巾輕紗褡出肅客焚香瀹新茗已大爲酒酒我果取之樹筍取之脅蔬取之畦茭蒲取之渚而細

鱗長鬚之腴取之湖醉於亭金波熠然而苦碎夢於室玉聲鏗然而時警晨起而浴浴竟而飯相與要之後圃散步竹木間雉雉粥粥如喚二練雀雪潔鮮俊可念往來透人眉睫稍上大堤凝眺久之則平湖之爲鏡諸溪之爲練近而實積茶磨以及楞伽巖在吾几案蒼翠可掬遼而穹窿岝崿放茹鄧尉之屬亦時與雲氣相出沒矣觴十餘行乃出步行春橋四顧若有會者蓋垂别而不忍舍而客有張子茂賢妙丹青余因指而謂之曰與玄靜居而隔垞者非王夫差之所謂郊臺也耶其稍左而鄰者非紫徽舍人之所

謂精舍也耶夫夫也而今安在哉且以吾吳之勝地非不足而其遁者迫於市囂之屬耳而市人子之接跡其勝而遠者車馬急而供張易竭能離而又能兼之者獨有玆湖而已玄靜幸得焉而吾與子幸寓目焉烏可使泯泯如前所謂也夫山水之與人交相待者也人不得山水亾以暢山水不得人無以著而廣於是張子欣然爲貌之而余紀其事玄靜之父履吉先生者以文章名德靖間其草堂手所創而玄靜爲葺治之垂五十年矣樹日益古而花竹日益新三徑日益闢其待山水者耶能爲山水待者耶

小輞川記

明　屠隆

遊虞錢侍御汝瞻先生文章經濟擩舉人群聲獻方
起忌者中之蚤反初服于是束其雄心而銜之詩酒
山水間所居地最勝斥而爲園人工與天巧兩全物
力偕心霧並運其勝遂甲吳會先生園居絕類王右
丞藍田輞川而先生雅慕其爲人以故一切臺閣亭
榭悉顏以輞川諸勝遂卽以名其園不佞閑而艷之
時時夢遊焉而先生謂丘壑之趣維不佞會心于是

以園居事畧見寄屬不佞記之不佞讀先生事畧諸
勝臚列歷歷如指掌悉收入心神耳目中矣按先生
居在邑城西北枕虞山之麓南面河河曰山塘涇歲
乙未別卜山塘涇之南以居故亦虞山麓也居之前
有池四繞而南又折而東池各數畝空心澄鮮朗若
夾鏡池之外有田宜荷笠扶犁田外有河宜垂綸蕩
槳河外有城百雉環拱平疇麥秀柴門桁斧夜浦漁
燈春流颿影村童牧唱榜人菱歌遊女輕衫王孫駿
騎周遭變幻于前東南則古柳數十株森百年物春

條媚人夏陰薦爽坐嘯其下泠然矣而闤闠之參差
山川之映帶林木之蒨葱勝擅一邑先生爲園其間
遊者謂眞有輞川之致門以外與宅相向門以內有
陌廣二丈從二十餘丈夾以綠槐數十株翠色滴人
亭午無日題曰槐陌陌之東若西各有池設橋通池
而亭之題曰擬欹湖月夜坐橋上恍若琉璃銀界中
循陌而南則園之門也顏之曰小輞川西向田畝廣
闢如錯繡然堤柳數十株含煙弄風若萬美人齊舉
翠袖傞傞舞也右方則虞山峙焉煙霞臺殿一一獻

于几榻前大助茲園之勝入輞川門石砌數丈傍池
亦植高槐砌之北有竹林而亭其中曰竹里館世有
王子猷徘徊便不能去稍南則亘以橋轉而東得一
門顏曰藍田別墅中爲堂五楹堂背牡丹百株春月
著花爛焉若錦大召賓客觴咏賞玩低回坐惜光景
惟恐芳菲之易謝也前有池渟泓一碧左右垂柳交
蔭顏曰水木清華從堂後西由洞門疊石爲遷徑夾
兩池灌木叢密透迤入得小濶緣級而上有臺可憩
松陰障日解衣盤礴一清凉界也循西則境物忽?

神明開滌榜其門曰欒瀨蓋取輞川臨湖從欒家瀨
故云遂架長虹登臨湖閣閣高四丈許聳立波心上
有樓而下址則虛其中央合四流環遶上則窓牖璁
瓏登高可盡一城之勝少師申公題曰空明閣復出
臨湖二大字揭之簷端從橋復折而南歷數級有臺
翠竹碧梧長松古檜雜翳交映撲人衣裾循徑稍西
有梅廊廊之南北植梅數十株破臘偷春玉鱗素手
幽韻徹骨冷香沁脾更爲勝絕題曰先春太原王大
傳筆也廊之西轉而南有嶺嶺有竹取斤竹嶺意曰

小輞川記　大　十二

竹嶺嶺上有亭四面皆青瑯玕悠然清爽坐而忘歸
覺禽鳥自來親人下爲石洞俯而入又越一洞而得
池池畔有灘曰白石層級而上有峯危然高二丈許
蒼色刺天望之縹緲峯之南爲臺臺最高可四眺有
凌出高峯上意鐫其石曰華子岡臺之南有殿兩廊
翼之奉漢關壯繆侯像殿之南有樓爲文昌祠旁施
欄檻倦可憑而息也復循廊陟山稍西有峯三丈許
突兀林杪稱最奇峻轉而西下山根悉植芙蓉如倩
女臨池嫣然有態至此則仰視崇巖疊嶂競秀爭妍

彷彿仙島行者欲迷歸境復東忽得一洞從洞以出
樹石樛互仰不見天有堂居山之陽曰南垞小閣閣
之南有鹿塲曰鹿柴復西有亭三關高其址俯臨城
河輿城隔水而望顏曰孟城分勝河之中栽荷可三
畝夏月花開亭亭嫋嫋若夷光出浣麗華曉粧而蘆
葦檉柳叢葭杜若又蔚然蓊翳應接不暇矣自南垞
而北有竹夾徑徑稍北有舫題曰青雀樓霞樓之側
似舫而下復有畫舫停焉舫可容十人鬬蕩槳中流
水光月色雨景煙容無不可愛樓以北有池池之西

小輞川記　大　四

岈短墻高樹可縱步中有臺登臺則園外諸勝一覽
盡收而柳色媚人獨多刻石曰柳浪從水木清華堂
而南有劃跨池用輞川詩句題曰倒影清漪南有軒
軒前有橋橋之下有溝曲折而東鯈魚出沒其中眞
令人作濠濮間想其南植桂數十株榜曰小山叢桂
有竹數十竿覆之而間植以椒刻落曰椒園距園稍
西數武爲辛夷塢復從堂以東則聚遠樓樓後有竹
前有花果登樓則園內外景物悉收而聚之背睫故
曰聚遠樓下繪輞川二十景于壁樓之東有廡廡間

八分書右丞二十詠則雲間孫漢陽克弘筆也燕尚
有臺遶以朱欄植玉蘭十環之題曰木蘭柴無東過
紫芝曲有修廊抵妙高閣廊之外織竹爲垣雜蒔花
木而背則有垂楊短簷覆焉閣高三丈有奇上奉大
士禮大士畢而凭欄眺遠太淸寥廓與人心爲明朗
映法華所謂開士入佛之知見此時殆庶幾耶其下
則奉其先大夫主春秋祀焉題曰永思祠閣下有池
周以石砌高梆修竹環映淸流池内蓄朱魚百頭泳
躍藻蘋而左偏一席地結茆爲亭主人捉麈尾與羽
衣方士烹竹裹旗鎗共話無生信乾坤一草亭矣循
池復西有樹臨澗澗前植杏樹數十株顔曰文杏館
其餘桃李梅橘棗栗梨柿朱櫻紫柰不可悉數又西
有小池疊石中一亭取金屑泉之意題曰金屑亭亭
前植山鵑數株花時爍若火樹東偏喬松一株翠色
可餐令彭澤公過此必撫而盤桓也薄而南爲木香
亭爲薔薇架爲桃花塢西則植松搆以亭種芍藥百
環之着花春暮題曰殿春與梅廊題曰先春義正對
云或謂錢先生之園勝矣第於右丞無乃太襲乎余

曰不然天生圖居與輞川適肖而右丞風流掩映蕤
而襲之何妨千載而下復有一右丞一輞川也余聞
輞川掃室者毎日七十餘人命數童專掌縛帚而時
或不給錢先生圖中之室什不能當右丞二三右丞
好禪孤居三十年而錢先生旁多姬侍又多歌妓此
有不盡同者余又聞錢先生瀟灑超邁此中曠然倘
一朝盡斥聲伎而淸虛寂寞精進于禪喜遂據大士
蓮花座余烏能量達人哉達人本性不受一塵亦不
捨一法惟不受一塵故山水亭樹花木禽鳥歌舞姬
侍無非長物于霧明中何有惟不捨一法故山水卽
是佛國亭樹卽是香臺花木卽是行樹禽鳥卽是頻
伽歌舞侍姬卽是善女天樂一轉法輪卽圓卽頓名
爲彼岸名爲涅槃余烏能量達人哉

耦耕堂記

虞山錢謙益

萬曆丁巳之夏余有幽憂之疾負痾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征之役卒卒別去余遂羈紲世罔跋前疐後[illegible]中之[illegible]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余遭鉤黨之禍除名南[illegible]途中為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illegible]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早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

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搆扇旁午殘生耿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擺撞長為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余深幸夫迭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于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余與孟陽遭逢聖世為太平之幸人其所為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于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余之得交于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余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余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叐朋而嗜讀書則一也它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程孟陽者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余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余願為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為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

翫山水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于榮名利養也余之得從孟陽于此堂也可不謂[illegible]哉莆田宋比玉余三人之友也為作八分書以扁于堂而余記其語于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余之慨然者乎

虞山遊詠圖序

明　張著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前峯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躋重巒踰叠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岩然後漸趨于平壤焉且長江大湖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益與羅浮匡廬相爲髣髴觀者往往愜于所遇獨予以羈旅未獲造之去年冬十二月廿又五日海陵李君克敏來遊遂率所知者凡六人相與具杖屨取山徑訪招眞仙館登望湖亭吊仲雍故丘謁龍母祠旁及仙姑水簾諸洞遊遙空青寒翠之外始盡得其形勝旣而退集周鍊師山房行酒賦詩君以山中古跡命題會席前有萬年枝翹翠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一句各探一字爲韻詩旣成友人陸子善氏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爲圖附詩其上以識其事余聞晉永和九年群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爲記錄其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

爲盛談竊恨寥寥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遊敢以晉人風度爲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其水其丘如在吾目某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晉諸公所以興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關典歟衆曰然偕游者金華時某巴西鄧某邑人趙某陸某即子善也鍊師周某也余則永嘉張著也

游馬鞍山記

明　李浙

嘉靖庚寅七月余以蘇倅相水至崑同年友秋官張子太史王子醵觴予於張子之第酒酣二子拉予游邑北馬鞍山山有華藏寺寺故有滕跡可尋因步至山下時已昏黑篝燈肩輿而登坐翠微閣下乃命寺僧執燭遍閱題刻其上方為宋王荊公和唐人二詩而原倡亦在焉當時荊公倅舒亦以相水至而登山亦以暮夜又與予同為江西人仰止前日事無一不

同者為感歎久之乃縱登春風亭坐石峰上顧瞻月出東山高已數十丈天無翳雲明如白晝市井村落近郊草樹皆可指數有僧善吹笛歌童和之聲嘹嚦出山房間已而凉氣沁人坐不能勝乃移席對塔雅歌清酬亦復頹然月色中天酒意俱醒四顧徘徊不忍舍去攬衣下山漏下四十刻矣明日鄉大夫張鶴村張碧崖二公亦從臾予曰疇昔之夜樂乎游哉奇事願公有述夫荊公文章勳業不肖後生何敢希覬萬一獨茲游偶有同者竊謂平生遭際之盛予信不

能及公而一時游覽之勝公亦或有不能及余身後名一杯酒不知孰優而孰劣也因勉次濱題成近體二律刻置下方更成山中一段故事云爾

南直隸十

游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慧山二泉亭記　鄒廸光
游慧山記　胡胤嘉
記惠山　王世貞
記惠泉　袁宏道
游惠山詩引　蘇軾

寳乳泉記　翁挺
常州雩泉記　蘇軾
游華山天池記　孫覿
毘陵東山記　華夏卿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王世貞
安氏西林記　王世貞
竹溪記　唐順之
蘭墅後記　董其昌
馬汰沙看月記　王穉登
毗陵看月記　王穉登
游江陰三山記　朱德潤
南嶽銅棺二山記　都穆
游宜興二洞記　楊一清
游張公洞記　尤袤
游張公洞記　沈周
游玉女潭山居記　文徵明
荆溪游記　王世貞
游張公洞記

玉女潭諸游記
游善權洞記

遊慧山寺記

唐 陸羽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斁天

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東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峯冢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隴山或云鬬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螭之合沓然鬬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鬬六十日因而名之凡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

洞穴潛通包山共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騁覺觚淪潺湲瀯瀲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華池一名纑塘一名

浣沼歲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縷其紗皓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泊江陰北淹晉陵周回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闕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即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鼓舞禱流道伴不勝淬噪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洋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

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唯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崒而已凡烟嵐所集發于蘿薜今石山横亘凝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為訛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為訛俗所棄必其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丘丹徒之鶴林錢塘之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嶪嶪車輿薦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為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覩海虎丘平眺郡國以為雄則曷若茲山絕頂下瞰五

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覗可矣向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為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鍾鼎昌昌燁燁為通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鍾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安發乎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為後世之洪注云

遊惠山寺新泉記

唐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儒隱客遺事故迹而披勝錄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之築之乃飾乃圬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其泉伏湧潛泄潗滔舍下無沚無竇蓄而弗

注深源相地勢以順之水性始發鑿袤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酒乳噴及於禪床周於僧房灌注於德池經營於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倩者勤學道者堅固境淨故也余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重脩二泉亭記

梁溪鄒廸光

昔陸羽好飲泉能爲泉水月且以金山泉爲第一而惠山二之虎丘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滕里遠莫得其處卽云郭璞墓側要爲想像而虎丘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爲滙池僅袤丈而大淺無加爍石不減困淪鮮洸滃瀵凛冽注瓶翕谽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貧士醵錢以輸官家罷郵而遞舠艑任載道路絡繹卽風晨雨夕炎天雪

候朱繩轆轤聲軋軋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於若冰洞一見旋從洞底潛瀵默走委輸兩池之內池上有亭亭爲扉外爲垣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積歲之久石以礫裂階除泐皺水且受穢曩昔困淪鮮洸滃瀵凛冽之態未免小貶而亭亦垂敗不可復支余有虞焉一日與華君德元言之君亦汲汲有意於中乃捐錢二十緡爲石工助而贊予行事予乃聚木石集瓦甓鳩羣工命斧授鏟以漸脩舉先垣次亭次漪瀾堂次堂前方

沼次寒屏不兩月而有垣坦然有亭屹然有堂軒然有沼呀然有屏翼然耳目一新而泉亦不受點兩池之間雲精涒潾水碧晶溔天漿月露品味殊絕矣既成予與客把盞亭上而樂之客謂予曰惠泉之名昔讓金山乃者第五名不減驃騎茲泉亦大有遇哉予曰固也然物有遇有不遇遇而多累則遇固不若不遇也金山泉潛處江心冥滓相結太虛爲含隣淵客而衡冰夷匿形遁景於驚濤駭浪之中傲然自尊而不輕示人以一勺人亦不敢以一勺求之其爲體甚

逸而爲品甚貴若二泉者不宅虛而宅囂不避客而跳客冰資呈露玉質宣洩旦暮寒燠人僕僕焉求之而巳僕僕爲應之環梁溪而居者不獨用以烹酪奴釀麴生人玄羹炊玉粒一切洗瘢滌垢之事咸所不外卽予菟裘中若池若渠若潭若溝洫若庖廚所用廝非二泉也者噫亦勞甚矣自勞則不自貴矣亦猶大人者夸毗馳騖則勞而衡門尚羊則逸拖金紆紫爲人役則賤而枕石漱流不受人役則貴孰謂江湖不如魏闕故曰遇而多累則遇固不若不遇也予方

爲斯泉惜。而子乃爲斯泉幸耶。客曰誠有之弟子言一出。二泉行且減價。非惜之寔貶之。而毋亦斯泉之不幸乎。相與一笑而出。

游慧山記

武林胡胤嘉

十八日至慧山尋鄒氏春申第一澗。澗在慧之前麓與王家園跨立長廊。密閣曲徑。朗軒梁溪。一佳麗也逶池皆廊。一往欲迷。如蝸鼠繚繞。乃得出。余謂之迷園。徑取偪仄。無寬地。平林以爲游。恣其廊之紆回。皆繞垣爲之廊。盡而趣亦畢。登高招望。見垣如格子。眾及所擬爲睥睨者。無遠峰。芥蒼可眺也。王家園爲慧園之始。雖已頹廢。大木百圍。可隱可據。西角一亭。又

坐領慧山之秀。鄒弗能過也。因攜茶竈就泉烹之。一洗塵鞅中。泠終古沉沒。而此泉擅第二之號。浸溉四方。綆繘缾罌。提汲無盡。其有幸不幸耶。然泉久苦推擊。似有熟氣兼入世味。不若吾黃雀泉之有遠韻。此非作情之言。會心茶理者。當自知之。無回云此泉何以得佳。余曰鑿井多着鉛錫。瀏然欲清。子從其母也。慧舊名錫山。水之所生。安得不佳。自漢末不復產錫。又古銘云。有錫兵。無錫寧。故以無名云。

虎丘以石勝。慧山以泉勝。二山皆似有熟氣而入

世味非休復曠懷遠韻不能拈出

慧山記

吳郡王世貞

惠山無錫之北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神之稱見於周聃枕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啓於唐故太尉李文饒公紳文肅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卧山之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致茲泉以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卽忌文肅如張又新者能排其人爲端州之貶而不能少貶茲泉而爲三凡水之號第一若金山之中泠與康王

谷之水簾瀑時相爲勝負而茲泉之第一故自若也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峯巒瑰異之壯與紆縧徑庭之深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木在在不乏精藍甲墅棊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所重以爲能韻泉之勝者茗茗則南天池而北陽羨能發著之嫩者泉泉則無過於惠而味苦勺清之士所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爲近郭而又饒水樓船鼓吹夷猶於烟波花月間蓋不必抵茲山而後謂之游以至皇華之奉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滯

遊者稍一移棹而至亦不必盡味若勺濟之十而後謂之游客也

記惠泉

公安袁宏道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罎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至到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嗅玩經時始細嚥嚥下喉中汩汩有聲乃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歎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愧歎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泠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為惠山孰為中泠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實勝中泠何况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美猪肉事相類書之以博一咲

中郎惠泉詩曰盌盛來光可憐何由不出冷涓涓

寄言烏帽竹爐客仔細風軒品惠泉

遊惠山詩引

宋　蘇軾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淸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

寶乳泉記

宋 翁挺

膠山在無錫縣東去慧山四十里由芙蓉塘西南拔起乎陸聯綿迤邐高下十數而後峙爲大陸有泉出其下曰寶乳泉蓋昔人以其色與味命之閱歲旣久瓴甓弗治湮乳滲漏淪入土壤建延二年余罷尚書郎自建康歸間避暑茲山日酌泉以飲病其湫隘謂住山益公能撤而新之當以金錢十萬助其費其徒元淨慶殊文冲三人者咸願出力于是坎其山入丈餘得泉眼於嶔竇間屏故壤理缺甃而泉益清駛上結宇庇之榜曰蒙齋

常州雩泉記

眉山蘇軾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庇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凉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之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

聽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謊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額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探其蔬蔬以薦神神其吐之

遊華山天池記

宋 孫覿

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天驥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入境中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勸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巖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遮藏鬼神訶護惟幽棲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之藝相入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闔閭城長洲苑崑山神運之殿雲崖虎踞之丘西子響䗶廊吳王試劒石靡不覩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遊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大康中嘗產千葉蓮華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蹬道險絕樵牧所不

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故見茲山翹然特出衆峯之右嵒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輿草剪惡木剞朽壤而萃石研然疏泄洳而鳴湍鏘然升高而視鳥背歸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効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蔬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能求獲奕棋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

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爲向未始遊遊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一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遊者

毗陵東山記

唐 韋夏卿

自江之南號爲水鄉日月晻靄陂湖蕩漾游有魚鼈翔有鳧雁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毘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堆阜隱嶙蟬聯雖有岩岳之形終無峻極之地封域之內罕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河南獨孤公之涖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于茲文有宗師政號清淨得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靈嶽苟林

谿興遠丘壑意深則一卷爲多數仞爲廣矣由是于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峻壑之狀密林修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有東山之號始于中峯之頂建茅茨焉由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列障城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希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發芰荷春生蘋藻晨光煙耀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

恒遊山禽毋萃不轉之石斯囿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實皆朝彥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修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涉茲阜芟翳薈而松桂出夾坎窞而谿谷通不改池臺惟新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于是加置四亭合為五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邐箄區位琴棋間作簫管時陳賓僚有閒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皆以水通舟楫陸限車徒端徑術于通塗剪荊蕪于近郭凡五六里

抵于亭之南植松桂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旌麾于原上騁騏驥于途中又有蹇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蘇門休泉峴南風景而已矣為文鎸石于彼山阿貞元十年九月九日記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吳郡王世貞

慧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三里至山門而窮山之泉為汲者割其清餘淩澌澌如建缾而下東入秦王諸園而王氏為最勝主人故光祿署丞某業八十餘構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蒼蒼可憐百武許復得旁竇穿之則廣除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堂後枕方池敗荷衰落舊當畜金魚百數十頭大者至尺許今皆稱烏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敝不作

故時麗壯而啓北牖倚西戶則西山之故觀無恙時客之從游者俞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周布衣鏊王太學繩祖周太學秉文曹太學益學余出榼酒臠肉而勞之將華太學露治具於西王氏園以待西北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右廊得一扉則古木數十章修竹彌漫有亭有掛流水穿石芙蓉澌澌屐屐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啼鴉爭其杪亦成嫵媚復為華所強戀戀而別余過之至是三矣其室愈敝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

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憊而金魚者亦爲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待人者壽而待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葛藤語不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出王光祿之東園則微雨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輩抵岸而門巽然稍入十餘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一門稍轉而東危樓據之前爲廣庭頗亦有卉樹峰石之類樓後枕大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敞高爽左折而上爲山有亭樹峰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游者必傴僂

然猶慮觸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出龍口灌池中砰鍧礧硠晝夜不絕聲其聲不以旱潦爲大小魚得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趾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構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屋亦壯麗臺半露雕欄畫楣三周衛之蕃一小立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啓賓而入爲廊修可數十武衛半之皆壘赤石爲小澗凡十餘曲折流水潺湲自北而南深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玄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蓋取泉

之自慧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別構一精舍分泉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激上飛如瑟瑟尤可愛華子布席於堂行酒酒殊不能佳而好爲不根語余曹諸君嘿嘿而已賴泉聲聞之不甚厭也及暝乃別此園故屬談參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之次子鄉進士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其雄麗在東園上然雅趣殊不敵也獨登樓而眺西園於山色得其三垂而東園僅當一面又所引慧山泉西園遇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東園則無之耳嗟呼使吾弇中有眞山一拳泉一勺所謂新婦得

配參軍寧詎若是而已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志其大都云

安氏西林記

吳郡王世貞

余與仲俱嗜名山水而家東海瀉鹵地亾當者家有園頗見稱說遊客亦以近壓市且不能得自然嚴壑以為恨而念數年前孝豐吳樞季常為余言無錫安氏園之勝蓋即今西林云安氏為錫最甲族其居東離邑二十里而羸郢里之雄沈與晦并能沃亾諭埒國封然不以豪故廢林野之趣北之膠山二里而羸即山址得園二其上割山而半籠之今太學懋卿蓋

時棲處其右方自懋卿之時棲處而闢益勝破石根則神瀵湧疏礰道則幽穴顯斬惡木闢嘉楠出列棘以為藩藩蔵而中靚深分流以自環環多而相聯絡其臺榭可以巧承態其戶牖可以奇取睨其泉可以釀果茹蔬蔬可以羹魚鼈蝦蟹可以飫客而懋卿故有客癖客之以文事名者又雅慕懋卿以故爭麇集焉山人葉茂長前客之雄也今年自錢唐倦游還訪懋卿倒屣揖之入載酒崇肴或凭鹿車或鼓逸刀相與窮晝夜為娛樂時秋氣鮮霽雲初解駁山若逌而

遡水若媚而客禽魚若傲而爾汝我懋卿之愛托於酒而猶未已則謀與茂長謀所以寵靈之蓋覼而為景者三十又二景各有詩茂長之為體九而懋卿之為體僅一顧其風調旨象大約有足當者懋卿具其事貽書友人王世貞俾為記世貞迺復約其所謂三十二景而得其尤勝者謝臺館亭榭之類凡麗於山事者五麗於水事者十四兼所麗者三曰蘭巖者嘐之衡縱巖也大園之香滋焉曰風絃壁者高坪直上接於嘐下瞰諸水長松冠之風至則謅謏刁刁鳴故

曰風絃也曰遁谷者降嘐而凹郄入水深佳處也曰晨光塢者嘐之透迤而左右抱林者也以左小缺得暘夷候獨早故曰晨光也曰纖纖泉者穴於嘐最冽而分甘所謂可以釀者也然於茗尤發香而益色是山事也曰鏡潭者諸流之所滙也其受纖纖且既陂而澄可以燭須麋故曰鏡也曰黿嶼者水中最大洲也蟿黿鼉屬王而族焉曰上黿者嶼之右別島也曰中洲者嶼之輔洲也曰蕭閣者於嶼長松匝之曰空香閣者於島竹木叢之曰景榭者緣潭而立得月則

水中之樓閣皆可額而有曰一葦渡者以渡危𤃩名
曰夕露亭者以晞髮於顏陽名曰素波亭者渡口縮
也曰息機者可憩而息者也曰醉石者可藉而醉者
也是皆得之水故曰水事也曰虛籟堂以遲賓者也
中空於緒颸叵所不納故名曰椒亭者廣除也可以
眺山椒曰爽臺者踞椒庭而聳梧竹亦之是不盡麗
山水者也然而山水之致襲焉故曰兼所麗也其曰
西林則以大士閣在焉懋卿之所寓皈以其與目與
遠公埒者也凡山居者恒恨於水水居者恒恨於山

而水居者成恆且瘠而不可以園適於目者不得志
於足適於足者不得志於四體適於四體者不得志
於口是四者具矣而多不得志於人與文懋卿之西
林俛得之哉嗟乎豪而爲袁廣漢石季倫司馬文孝
王末矣以洛陽之履道里與李文叔紀類極清曠適
儕雅鴨適之觀彼其於李方叔之洛陽名園前所云
五者亾論弟不再易世而辱於屠酤市販之手又久
之求其跡而不可得豈非以其近歷故豪者好之狎
而易爲有俗者嫉之接而輕相躙耶懋卿乃能酌遠

邇劑喧僻而加力玆林不侈不陋人無所用其欲惡
而伸其狂吾因知玆林之長爲安氏物者吾於文劇
喜柳柳州愚溪愚谷鈷鉧潭澗西小丘諸記於時喜
吾家右丞輞川諸絕夢寐之所注像其勝鬱浡猶宿
胥宇間弟仲近歸自秦中所謂輞川者云彷彿有之
不甚可指辨而李願使君前接柳頗毀柳之溪谷潭
丘以爲不能當其文然則懋卿與茂長之詩行後世
其不以西林爲輞川愚溪者幾希游西林而得其實
其不以二子賢於右丞柳州者幾希余竊欣有托焉

竹溪記

武進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

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

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童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蘭墅後記

華亭董其昌

荆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而疏泉斵石益拓舊觀者也齋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者錮不復召　熹宗嗣位有　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以歸養不及於鄉逆璫用事同籍攻之急相隨入獄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卹予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非澈如之所幸也至　今皇在宥所以報忠節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進爵於澈如猶有

待焉問卿所以盡傷心也歎曰先君子生為當門之蘭沒為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徵矣抑聞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構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嘗十年讀萬卷擁於斯又嘗元方御萊子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神魂魄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來游於斯乎專祠則有朝典家廟則非野謀惟茲松茂栢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葉紫莖之秀有祕山連䏶之饒築宮三楹瞻奉遺像以祖之硯父之書為金卣瑤璧殷薦祖考空山寂歷歌大騷之辭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斯不亦神理綿綿光我世業乎嗟乎濁世公子峻宇雕墻廣貯歌舞驕淫矜夸鬼瞰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長守者多矣視問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峰為主問卿作室故顏而余特表章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若南臺高坐之類耳

太原王穉登

中秋馬洑沙看月記

今歲僕善病自春迨秋經三時猶不可起支離林間骨柴然而憂不食新也秋暑灼人如炮烙客至者踵相躡而問病之若何則頷之而已然猶日出汗數斗醫師謂公良苦公之客蝟如而竟日不得休請無事我刀圭矣僕請謝客戒門者無納一切長短牘刺至輒覆之更持歲獭鈴扃其扉然後剝啄聲屬耳益亡

賴不堪忍遠游以避之而會友人靖江朱君在明以尺一至曰不腆敝邑之陋無足辱車音其幸而惠然臨我則有長江之練若也秋色微半圓輝漸盈治木蘭於黃田闕遲君矣僕報如命乃卜以八月一日丙辰操舠舸而西明日抵無錫之膠山訪安氏兄弟貉卿留客齋頭出楮墨數輩淋漓作書細者如蚓蠶者如老鴉傍觀嘖嘖稱好僕起謂諸君嘗癖已甚則皆闕然問茂卿方客金陵挑葉小姬歌水調黯然思舊游又過其叔氏大夫樓中暑益甚賴高木清池消之不者汗成漿數杯而下田間桔槔聲遠近農家爭十水如救頭然僕中夜為再起明日舟中[illegible][illegible]能主人請為山莊之游以筍輿載客從屋後出行田間半里入莊莊在膠山麓大池數百畝蔽以芳渚蕩舟洄乍出乍沒池盡處登岸更上數百步復一池三倍之二島峙中流鬱然相望不知何人題作金焦僕語主人此措大者當罰飲池水一斛亟詆而額無辱吾滄浪主人言月下採芙蓉波光如紫綺客何不為三日留僕謝不能初四日抵無錫訪泰參軍子仁子仁治

裝將北游一堂甚小行李半之不可坐移坐廡下已而葉茂長來偕見邵侍御玉山人不可得曰與東嘉客游無間日泰方伯陳寧州皆在僕戲問客孰何而多長者之游駸不其沈沈者與少焉泰方伯來訪邀游慧山辭不往明日乃偕寧州諸君往登其舟客與而至者王舉人景純都門舊知也其伯父觀察公開府於此僕笑語王君東嘉者子邪安得不驚座間從何方來舉其故觿知文戰而北是日初五暑甚詣黃氏之別墅環慧山而墅者臺池林館相望矣而黃氏

檣其勝酒半月未生移席舟中待之煙霏微水夜泊南禪寺夢既醒猶聞諸君喁舫呼盧聲旦起別王君君遂東矣而養和邀游寶界山養和者復一王君也寶界是其家山治樓船載酒浮五里湖以湖中雙擁揚帆牽舟而行既至魚梁當門曰蓮花渡青葉田田花高於葉如紅粧美人立翠盤中舞臨湖者亭名混混稍上一闕為魚步去魚步而近長松八九樹雲柯龍鱗壘石高盈尺設石須彌座於松根曰松塵壇樹宜析檷松桂質露數百個檀欒蔽日如行幽谷中與

大嶺層疊縈紆如驚蛇升其巔月浮出松頂如鈎松風解酒酒醒僕不能坐獨臺當松缺處風益甚矣歆洗如亭樹數處青靄蒼然不可辨主人一一名示客吏指前太白一峰曰此下太湖芙蓉七十二可數而數也僕拊沽兕謂主人盍留此俟客之東乎夜宿舟中荷香着人如中酒行三十里枕席猶絪縕初六夜宿江陰黃田閘閘以楚春申君欲得名歇封吳圭田於此今不勝黍離之歎月沈霧中氣昏然問朱君不韻俟客失期矣一日歸矣詰朝買舟渡江未半有

兩龍下垂一蒼一白亭亭若車輪不見頭角黑雲乘之如墨雨微作風起𩙪蕩江波皆沸舟人落其帆半捉手令勿驚然其面如土矣僕立舷間望雲氣鴻濛東行意梁溪間當獲甘澍盈尺是日也雷擊惠山之浮圖木碎如札江中去錫三舍耳乃寂然雷聲信百里哉朱家輿人候之江濟行未半在明出道傍擔輿攜手而步曰龍戰而涉江得無戒心乎僕謝亡恙此屬蝘蜓么麽不足負吾舟相與抵掌過其家見顧朗生朗生亦慰勞僕憊極覓高枕臥松齋中聽風聲颾

颾則僕以為江濤拍艦不寒而栗久之在周在行來士猷亦來明日在充在止偕來坐久暑甚脫帽裸袒就地眠扇不去手尚儼儼不勝皆別去暮訪在周初九日同在明訪士猷又訪在行在止後入城訪在充先過沈居士家門廬雅潔莄棚瓜地悉楚楚解衣坐大菱菴几榻瓷罌經函鶴樓酒鐺茶籠藥籠之屬靡一非湘𥶡所為斑然可玩去飲在充家持牀留宿盆荷紛敷黃者尤灼灼在明別去夜雷雨快亦明旦朝饔罷別在充復之在明所夜坐溪上月出皎然門樹

皆綠游魚唼藻撥刺不休與朗生輩銜杯按樂十一
夜過容與園圓去在明家南行不一里西邊曲池綠
萍覆之取土爲壠爲臺與樓觀之址突兀陂陀蔽以
修篁數百秋花映竹娟娟有態月中花竹影扶疏張
幕而坐坐倚四角使不礙月農歌徧野與清商相間
在明指揮四顧此可亭此可廳此可重屋棲息此可
左右掖此可長廊與複室跨飛梁如虹蜺往來也異
時諸君過我者不平原十日不歸矣僕笑主人見彈
而求鴞炙皆大絕倒此圖中玩月庶幾可者而恨之

遠襯在明誇其眺臺甚以爲九江三楚在目前矣明
夜力疾而登臺在怏閣前可羅十胡牀四周赤欄遶
之凭欄跂足僕可望隔江山耳是夜月尤朗綠烟香
霧濕人衣僕謂在明月不浮江觀者尋常月哉明夕
爲十三碧漢澄然星光皆避月不見衆交口如此月
也而齋閣窺不兒女子態乎主人獨不言而供其聲
音無不預戒以二艓艤載客一載騶奴廝養渡大江
中流客舟矴不動他舟揚帆入煙霧作罨中樂節鼓
競奏黃頭輩雜以棹歌疑乃伊謳長風吹聲入雲漢

或斷或續二三君畢絞立而浮白望月出海門紅霞
繞之如赤城其下波濤爲水銀色光射人不可聯覗
僕拍在明肩指此何似桃花林中水精殿衆皆擊節
在閒力疾飲獨豪與朗生對壘觴爵轟然酬無算類
項羽破章邯鉅鹿下在明士獻酧將內薄仰而攻之
不受敵者但僕耳顧覓一巵酹嫦娥曰此曹酒人惡
知清光者徒以麴糵戕波心余秦婁夏而需木府有
如天吳海若支無祁等覗而駭曰是欲燃犀我也公
輩不念垂堂乎莫不竦然明生揖客休矣捫鴟夷之

腹且栝於是諸人皆承響而回入門月方午僕甚倦
貫眠屋下花影淋漓滿身在明畏暑不能眠驕客良
久乃去十四日大暑礎潤蒸几若漬不可凭雷殷殷
欲雨暮更鬱蒸人望月者如渴呼酒坐松齋待之咏
唐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歎其佳絕僕揶揄諸
君能賦此者當以清光酬之不然須借管絃吹開耳
僮子取長笛奏桓生三弄復歌宛轉音調綿絕惜餘
霞五色滓穢太清不堪作纏頭錦奈何已而雲漸收
月朦朧照席上都無昨宵晶熒瑠璃屏風掩夜珠差

堪解嘲夜臥枕上聞簷聲迨曉雨闌干不止諸人氣
奪爲中秋扼腕或舉貝葉書稱欲陷世界故應爾耶
得揚州鶴哉僕漫言此雨洗廣寒殿中塵欲令玉兎
見秋毫也今夕漏下而無月者請如金谷數觴我月
則觴諸君倍之矣在明甚訝客柰何孤注若此爲具
於拙園酒肉相屬長廊數十楹懸燈火其中如明河
錯傾珠斗錯落園中高榆成列大者兩人圍之不合
離根阡陌井如稻花香氣撲樽罍笭歌天田何所存
歷歷見白榆未覓從者呼月出皆翹首東望明鏡燦

然飛出柳梢閃光燭地如雪僕顧諸君王生語云何
豈有酖人羊叔子者令童子歛杯杖呼美人交筭罰
客不能則跽而爲生結襪屐舃交錯聲嘈嘈不知貴
主人淋頭酩幾斛矣衆賓既去在充與僕對淋不雜
鳴而起曰擕孤山一甌石待君僕業已許在閒矣然
則客一而辱主人者二乎朗生云蠡則績而蟹有匡
弟酒而兄佐之豈非二也乍辨色與朗生在明道與
而東十五里行野田中山漸逼厥土漸高田漸瘠不
宜稼萱落而爲箕臥壠上短若香草吉貝數本一花

花小於常三錢不供杼軸而其里貧可知也至山下
捨輿而登山巔一殿其神冕旒殿後亭名觀海蕭然
四壁在充在問者坐而待遠眺海門湯湯如盂諸虞
山之雲近在几席狼山如聚米可掬也日已逼下舂
客有饑色在充斫巨鱗噉而飽先去僕與諸君臥候
月升命輿夫持錢鏄薙草除地盡一架裟望若芝蓋
浮者黃雲層疊而興雲際光射一綫未踰時月瀲灧
滿山矣江流遠縣若蒼玉帶圍寒潮可染桃朱君
伯仲問茲山云何而客言峭巉哉僕訊此一丸泥不

足封函谷柰何誇我尉陀安知漢大者問酒餘幾斗
尚可拍浮至夜分借盧饒蚊虻不可宿則皆扶而下
山譙鼓盡二撾始達在明家與夫行莽中疾如飛既
至皆牛喘吐氣如蒸彼夫非人與井丹致慨於人車
固其宜也僕偕游告主人欲東遊泰參軍主人留客
苛於陳孟公尚書期且不顧何物參軍能奪朱家客
乎夜飲江雲樓竹影霏霏入破牕月光皆碎於是哉
生魄矣在明言吾邑蓋有李時可俠也時可名鳳勝
國人通儻喜結客客曰楊維禎寃獄獄矣時可能折

其角與之之游維禎挾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
之舟中舟中之器黃金屏毗相半也維禎氣岸然乃
時可燕客櫻桃下瑪瑙作堝紅氍毹覆之三數麗人
行酒並絕代以赤玉杯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維
禎爲色動後賞蓮花水精爲食棜容其中置金鱗琴
藻食器皆南越秘色磁其豪侈如此　高皇帝下江
南時之軍興貸粟萬鍾者再猶懼不免浮家去之琉
球或王扶餘如虬髯者未可知相與嘖嘖歎其骨猶
香僕謂水精食棜最宜月耳奈何朱君獨花有然文

勝時可者十倍也在明謝不敏主人何敢當李君維
禎過乃公公就牛耳矣僕甚慚其言十八夜士獻來
相邀士獻者在明猶子其先府君官記室以計然筴
起家最善僕與在明隔墻東而居雨作霽積潦盈庭
躡屐而過月太模糊不可人士獻綢繆剗爽極甘脆
南亭客咄咄阿咸哉十九日雨涼涼不堪涉江客心
如懸旌曉璃燭既跃月始出似來時半輪翻月思家
益甚竟夕不能寐明旦篝火治裝劇生病甚强下牀
送客爲之淒然在明送僕渡中流指龍見處是日微

波鱗鱗如縠紋瞬息達江陰矣童子兗閣下買舟僕
與在明入城訪黃君古甫坐池上酌古甫性緩不耐
掃除林亭園中徑荒松菊無色顧怡然不問叔度汪
汪千頃邪對之可當佩韋舟人告潮平乃別別在明
士獻附舟至月城乃別乘潮泊青暘行三十里始見
月漏下踰十刻矣二廿一日至無錫王鴻臚乘傳從
東方來介子仁附而去解維將宿新安會王山人伯
穀至自金昌與原荆偕來訪邀發西來閣原荆指伯
穀曰爲此君一日留不可則又指其給曰投足下轄

邀此閣而去也僉不可則又指鬱和而嘻曰公子以
麗人來乘海天閣磨驗康一斗而進之客腸非金石
能投筆而去乎僕笑而可矣明日不候主人艤舟蒜
薜巷下命舟師悉去舩聽當風寢比起午炊熟候問
童子此兗邦鄲道哉諸君挾麗者至問飫乎無期對
以黃粱夢覺矣麗人者故太史曹公家妓曹公在時
攜而坐僕齋頭歌稱是十二樓中第一聲未嘗不歎
侯門如海今流落人間與孟嘗門客俱散對而欷歔
者半晌酒未行先索墨題西來曰爲世尊書一切物

者當焚衆妙香合掌作禮而後筆可下也何得紅粉
涸乃公諸君謂老居士如維摩詰天女散花生筆耳
青罷諸君分曹爲採鈎負者歌而酌之大斗無得稱
飲亡何公等不見曹公乎今安在生時不飲而留此
如銅雀臺上妓與他人樂少年吾輩更俟河清邪既
而一客負羅人唱梁州聲㜸㜸如笙簧不似從喉間
出每當闋則低其聲只惡之音極凄繞不知霓裳羽
衣今安在遂作廣陵散乎無也此豈其遺響與於是
無不願爲羅人酹者惟恐其不負也凡歌數闋月掛

塔傍僕攜伯熙袂起曰夜何其而尚歌恐令彼姝者
而煙出其口中耶客盡酩酊不能別舟宿南門門乍
啓遣奴將茂長行李來載而俱東舟中熟如甑抵家
當雨大作又三日別茂長檢詩共若干編并紀游之
次第王生曰吳人所稱玩月者獨先虎丘僕爲兒時
未嘗不登也比長稍厭去以爲似酒胡家耳後蕩槳
橫塘石湖間而後月之佳又最後得虎山橋重湖之
浸其光如連璧無所不屬則大誇賞謂得月之多者
莫踰此乃茲涉大江而後啞然驚矣夏縣之不可語

冰猶是夫以井窺者而可論月乎禪埜有水月觀焉
一水一月千水千月敦瓶盤盂之器潢汚行潦之流
秭而至於滄溟渤澥弱水流沙之浩渺無窮無非水
無非月者至於無水無月而觀者止矣無水無月之
觀不如無水之水與無月之月之觀之爲解也無水
之水無月之月之觀不如所以無水所以無月之觀
之爲解也嗟乎此不墨氏糟粕之餘乎若夫滄溟渤
澥弱水流沙之水之月而僕與諸君安得坐而攬之
曾謂此江之不衣帶與鄒子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信然哉

閏中秋毘陵看月記

從黃髮而閏皆不識閏中秋中秋不恒閏也日者吉
莢廟至今而所更中秋之閏者三耳嗟夫不誠難遇
矣哉嵇僕以前中秋玩月靖江矣月下偕諸君閏而
復月當奈何衆謂下足下轄蜀巳甚寧能一廢雨中
秋而月亡恙者月則人人自觀耳若而人尚安得把
臂乎僕淒然感其言後八月十日周太學汝賢自爛
溪來僕留之坐指壇前松樹曰今夜清光爲君矣汝

賢不許以叔氏左軍公至須其至共蹄足下未晩也
是夜月不甚佳明日左軍錫臣張文學鳴教偕來飲
僕經會堂覓汝賢不可得僕謂左軍月漸佳而足下
偃僂發人前良若嬉娭不笑予哉人生能遇中秋幾
何況一歲而兩因舉昔游諸君言左軍謂吾長揖二
千石遂當西耳出關無復故人公能送三舍予前驅
至慧山汲新澗一石祖我何所無月何所無客而徒
沾沾談二三君者已而華鴻臚存叔人來言知公之
將西也請爲半日留啜尊生齋頭彫衆飾歸再與子

借矣僕召舟人移余枕厨人設雞黍兩俟之明旦想
視日表過午而華君不至者遂行無失左軍期乃旦
日旦夕華君竟不至移舟訪之其舟中人出告主人
方飲桂後惠文家送雞黍於其舟而去曰吾儕爲主
設也索左軍舟已先發亟從間道自射瀆蹋之不得
物色北來人知已出關趣舟人牟而前邪許指駛天
漸暝望見滸墅燈火相屬關法所受水衡錢日幾緡
既滿數即楗其關日高舂而後啟非衣繡者無得夜
行舟至關適閉僕搔首問童子計安在乎則皆曰如

窒而後知進掖者之不如鴈門太守賢也關外左軍
舟艤而待相望如河漢然雨過浮雲盡斂月光射舩
牕撩人不能寐俄一關吏手鑰前趨着頭數輩尾之
遮道而呼鴻臚來僕意爲存叔也問之果然過其舟
存叔方夜飲指筵間供具曰足下遺我者非足下我
不敢先僕詒此鴻臚具耳僕僎茅容也而安得若此
相顧大笑呀僕之行遲豈無鷄鳴者出洛而欲驥尾
我乎則又大笑關既啟方舟而進使偵左軍舟坐客
皆滿相聞而過之存叔催夜發而僕有難色也曰幾

舩旗鼓而虞緣林輩哉公家青氈亡足當偷兒顧望
僕言有則煩君一詩以免然月如此不雨蕭蕭如搏
士時無勞賦江上相逢爲也更爇燭呼酒飲問已過
望亭起視舩頭明月光若數萬黃金蛇浮湛波中誦
野棠流水之篇爲之霑霽別華君還舟宿枕上聞水
聲潺潺知夜行不休曉視舟泊處已蹉梁溪鴻臚遣
人留午炊謝之而去艤棹城下遲左軍舟人及僮輩
皷枻者竟夕矣目睛赤如火齊珠則皆相枕籍臥鼾
聲又如雷也僕坐舟中作書寄都門故人凡數尺一

既畢則呼童子起起猶垂首而椎曰学逢闘吏勿逆
鴻臚矣不舉聲已而錫臣舟至捲簾呼曰奈何搶
我而先哉問諸君鵜首皆東張君抑慧山之程
幾里雲幾重松幾樹泉幾伽藍若幾百楹有翠微之
宮可憩不憩可望月乎無也吝君尚未識慧山耳則
勸左軍且勿前而為張君請晚泊北門迎潮館下此
地即故是茶湖今為田者十九然猶巨浸蒼茫水及
慧山之趾是夕十三月最明與前中秋十三夜相若
錫人士好游大抵類吳門短棹輕舸夷猶綠波歌姬

明月編　六　十五

娟而出者管簫之聲入雲僕顧而歎美哉邑乎微茂
苑者甲天下矣左軍文學白袷而過僕舟戒無庋款
從者蕩槳循山溪而入乃張君見黃阜不識云烟中
樓閣誰家也僕召而詰之故青烏氏言慧山如羣龍
蜿蜒自天而下阜其頷珠哉張君自負堪輿善抵牾
其說曰非是彼西浮者復何取西故有太保墩云而
僕對丞盤礴乘一而足乎登岸過黃別駕山園門而
坐者鱗亞諸少年銀箏小柱而按梁州如出谷緜蠻
鳥僕將闖入其中而聽平生最好聲音而不識幽如

人見柔曼往往稱傾城抑其孰為毛嬙西子政復茫
然謂左軍安得如周郎顧邪周君恐有覺其魚服者
以扇障面而過不勝張君之驕捷去僕且百武追而
及之寺門左右士大夫園林夾道家家有叢桂花開
月中香滿山殿佛衣皆清芬僕語二君此云金粟如
來信然不妄山中寂然無一載酒客山僧俗如市井
販夫不知月輪為何等抑其盧無一應鐘磬生塵月
正掛殿上鴟吻池光澄澄可見底左軍惟刹巍然而
無佛火僕顧庭中月言此瑠璃光徧滿大千恒河沙

明月編　六　十六

世界奚必一點蓮燈照白雲欲從左廡游泉上陰廊
黑不可行復出天王殿折而西過華孝子祠松篁叢
月又西門榜天下第二泉元趙吳興題書法遒美入
門綠池尋丈泉從石龍口中瀉聲潺潺上為漪瀾堂
舊漸圮近觀察使者東嘉公新之榱桷丹檻燦如也
又上為泉亭操瓢汲者左軍之隸映長松而立瘦影
如鶴大隸等耳呵殿時虎而冠執青絲綆十丈鳴轆
轤抱甕寒雲中何減漢陰丈人張君首肯僕言濯纓
濯足不均此滄浪哉二君對而漱齒作嚼淡聲曰渡

淮陰黃河飲水一石者泥半之遂該泉若醍醐甘露
一錡千金不可得然近聞黃河皆有義百里矣自西
坂而升月愈霽清光近人張君問廚寒去此路幾何
僕對如長安之比日則相與歎長安遠也祠而扃者
爲尊賢堂前有石甃流觴處水自若氷洞來今蓬生
其中左軍腹鈲如而乏濟勝兩僮掖而下氣忡忡問
汲者水幾斛有碎石浸其中否以艇如葉載之而前
僕舟觴而對月命紆徐行勿亟左軍謂僕以此邑比
長洲者謬甚月如今夕而生公之臺餘尺地乎艅艎

艅艋相銜而來鷄鳴不得休此邦之人日在西崦而
笙歌入閶闔矣僕言此乃所以勝長洲也不者酒肉
爺丈褰山門安得青靄容吾輩哉十四日樓船角鳴
鳴歡月早發僕舟尾之行抵五牧乃同舟夜達毘陵
驛左軍復貰酒觴客村中黃雀買自戚墅堰一金可
致千頭噉之不及吳江者之半蓋霜降即魁然如楓
落後鱸魚耳方坐船頭對月而觀察公自孟瀆來鐃
吹震林木千艘鬧沸流水作驚濤瀑布鳴盡二更始
息明旦爲十五僕移舟入郭約左軍會與京兆切元

家僕先至主人披衣起出雲樓館候客曰項自泰浩
歸也病暍掩關樹下聽禽言消暑耳客何自來者乃
以左軍告且請設三人飱問長君善飯乎則對幸甚
問鴻臚公曰冗
長陵下呼謁者千官拜起聲不休唇吻皆焦紅樓之
故姬嫁沙叱利死而出出而韓生無意長條矣損寥
入新齋自雲樓而北過獨倚樓文太史所署額庞然
在樓東軒曰浮白左壁龕大士像梵筴禪牀如精藍
旃檀煙滃然作霧而出並樓稍前而南向者爲清玄

齋右序狹如井廊道齋所從入齋新建甚精麗曲欄
低檻後爲複室廣袤如齋北扉以納涼颸前壘小山
石寒花潔瓌瓏有致亭子面西曰夕陽覇茅覆之可
容三人促膝京兆言吾此齋成而不出戶者更月之
望幾矣有先太僕之敝廬以蔽風雨負郭以畢伏臘
陂養魚坂秫竹二頃秫一頃荳暘晡種瓜塏地宜栗
棗下槃槃丘中麻芃芃也羔豚可以備蒸嘗雞黍可
以宴賓客彈琴讀書以卒歲射雉釣魚以爲樂租庸
以輸有司蠶桑以課主者左思記室鮑照參軍官甚

畢也而遣吏議縶組盤綬解而選歸官豐年多稼穰
穰満家妻子幸免飢餧以其餘供賤吏布衣掩骭沒
齒編此間以終
陛下之賜幸矣暑焚如而散髮箕踞令童子爬背癢
且不堪欲大冠如箕懐三指刺戚施公卿之前脂韋
突梯昵昵如也何翅風馬牛哉不如與于婆娑敢桂
下辭嫦娥一杯寧爲鷄口耳兩人皆[illegible]汲軒來而左
軍來訪周君秉忠亦來方解帶盤礴談京洛舊游津
津隷來促去郡大夫以幣交待舟中者久矣主人不

敢留請畢觴載酔酎爲君祖道供帳僕與秉忠飯罷
三人同舟西出郊望左軍舟鼓逢逢將發幼元請以
折角見并見張文學邀過舟中飲行五里旗亭乃別
左軍謝足下踰百里而送客良苦僕云此歐脫地未
出疆也公忘我藉毘陵乎矣而去問秉忠客唐縣部
玄卿所別幼元去方秉忠約二人偕來踁月雲棲無
負閏秋三五膳部起家爲郎遂令庭太有王生跡也
不見者踰三年僕日老且塞荒悴亡[illegible]爲月且所羞
稱乃玄卿顧謂曾參非殺人者主臣[illegible]無爲李陵游

說乎感鮑子之知不能已僕問君何家食委蛇則上
書請告待　報可耳憶與君爲同門生君駒而汗赤
見者無不稱龍種僕亦自負驥黄之外君今長嗇千
里而僕局促轅下俛首斜陽棧豆之羣不勝伏櫪而
悲耳然君今年致四十矣方帳下受經將君鬓覆額
去今幾三十載則僕髮安能不種種也留夜坐齋有
他約秉忠別館楊光祿家不能借而僕與幼元銜杯
月下者甚久斗柄闌干矣是夜月不如前度十五而
此城中寂寂無一踏歌聲闐直指使者方行部人不

敢夜游游則游耳斯亦何關纚斧毘陵人故不好游
僕少居毘陵不聞月下登臨者郡中無山水城樓雉
堞僅可踟躕不則濠上乘舟往來如魚游釜中廻環
當千里矣幼元謂足下識毘陵甚不念桑與梓哉明
日秉忠借同登獨倚樓超然遠覽城中氣佳哉鬱鬱
葱葱幼元請賦之僕云此吾土何獄仲宣賦者懐鄉
也爲賦六言徙倚不能下謂主人樓妹佳但欠施中
列岫然京兆郎能畫眉成遠山安用翠黛掛欄杆乎
暮燕雲樓待月乃政得雨興索然別而登舟夜抵東

門宿十七日下春至無錫過談思永宗留坐庭中爲賞月供具坐良久月上呼美人佐酒者不至聞思重補官得右軍不知換鵞幾羣矣思永笑云此公家池上物爲余仲擬之出視[illegible]上月如霜而竿游者兩人踏月西行過泰方伯門外欲扣其扉索飲恐妨主人高眠遂罷舟中對月賦詩寄唐玄[illegible][illegible]成乃就枕十八日早趨金昌欲訪華鴻臚畏其投轄不相聞而行是日北風獵獵掛帆行甚疾由望亭下長蕩而歸曰尙安得與鴻臚夜濟而俾闢吏無譏我哉歸見黃六

秀才書自燕山至以前中秋十三日發兩中秋月皆以十三夜最佳不知長安此夜何如也夫中秋而閏稱難遇矣閏而皆有月無風雨之阻又皆有江山樓閣良朋把酒相燕樂也豈不誠尤難耶毘陵雖無名山川顧其人務本力穡而相卹家不蓄猴邪遨蕩以頹頹爲米鍋中人次骨乃仕於朝者又或謂毘陵俗好傾則僕去毘陵久其風漸變不可知抑非吾土兮金昌信美不易毘陵矣若夫中秋之閏而月月而游游而無虛夕蘇之人自夫差以來未之有改焉[illegible]不

可與毘陵道也

遊江陰三山記

元 朱德潤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纂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永嘉通守余公德彙約為京口之行余公遄舟行速僕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過水村、漁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陽鎮始見酒帘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他村岸高丈餘河流灣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岸下明日西同登覽高丘則東瞰長江南連吳會復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壤斥堠相望逦遅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答舟人趣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岸柳交映兩山之間浦溆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岸曲板橋為梁飾三山焉其間民居輳集屋瓦參差稻稭堆委連衢比巷如墉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荛婦餉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闌鳥噪于林雞登于屋藹然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而松篁蒼翠石磴丹壑或頹然如屋或頑然如虎窪然而湫林然而壁少焉却出山塢有横山在前野田開豁水港漸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於是舟人鼓棹稚子扣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橋而泊焉嗟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亘古歸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覽遊賢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溫之雁蕩若吳之靈巖常之惠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彙輩同為尋幽討勝之辭而品題之且舟中傲侃覽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南嶽銅棺二山記

明　都穆

潘氏早食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翳陰所値惟一二樵人二里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爲南岳葢漢武帝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

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葢其地卽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頗廢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塞于僧予爲之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恒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餘步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滙而爲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徜徉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圍之力盡勁予與隸僕屢仆相顧皆大駭扶携而前七里達僧菴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菴菴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殆天授歟山高百八十五丈周十五里爲一縣之鎭予所歷僅及其半聞山巓池有三足鼈六目龜詢之山人云今不復見惟蜥蜴遊其中縣官値旱禱雨輒應興盡不暇登陟銅棺之說縣志謂漢縣令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遂葬於是今山南巨石高壘若冢狀咸

以爲玘墓所在此殊不經意昔者茲山產銅有司嘗銅於山如鐵官塩官之類後之人譌官爲棺云姑識之俟博識者

遊宜興二洞記

明　楊一清

予舊聞宜興有張公洞甚奇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洞奇觀相甲乙㑹政以來相知多約往遊制于蹤跡牽于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既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沈山至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鎮獨眭生翀從予廣陵張生倜適至併留舟中予曰練湖去此不遠盍往諸遂移舟至湖莊日巳暮乘輿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

夜二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不能度乃覓二小民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遵東溪抵蜀山南入罨畫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于樹下藉草而坐以奩為案各飲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有竹輿一乘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之岐路多莫知所適白衣三人在前問之乃復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聞其姓名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蘿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燃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岩絕壁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猝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燕相飛擊有聲奇怪萬狀若劍府戈戟相撐拄或若虎豹蹲伏而拏攫或蜚棟蝸起如締搆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下之奇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

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不著草屐滑不能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奕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巳洞口一官云是巡撿領兵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謁予當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輿而來終使君知之不虞其即至盍易小舟將為岸入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攜酒有宿焉之志見蹤跡巳露匆匆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王守溪費鵝湖題識在焉少憩即行抵舟日巳暮三

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舟子作棹歌相和荅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審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爲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生隨予遡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

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巘輒趑趄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竒形怪狀天然精巧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鑱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碓石床石羊馬欲徃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還坐空潤處何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于外山童林叟咸佇聽焉予飲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爲大小水洞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成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掬泉水濯面毛髮凛然日將黑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謂下岭無初宵月乃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行頗艱二十五日平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纜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恐妨縣事強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登

徃返凡七日而竒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逾於此遂書以記之

遊張公洞記

宋 尤袤

舟次湖洑侍季父伯兄遊洞覊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巢其上若笑若咳澗水流淲淲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間也入洞宮覽前賢留題徘徊久之由石逕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十丈磴道險絕俯僂僅可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聳欲落若劍盾矛戟相撐拄或甍棟連地崛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踞而拏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入丹竈井壇在焉由石

罅而上皆流石怪形無窮其狀旁行屈曲益深遠不可到其陽有縣岩滴乳水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憩朱藤纏絡岩上丹花簌簌下墜芬香襲人毛髮凛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歸予遊山川多矣茲遊最可紀因成五百字貽我同志以備觀覽云

張公洞記

明 沈周

弘治己未三月余來宜興客吳君大本所二十一日大本倡曰張洞古福地吾邦之仙域也必啓君一遊余笑曰業已訂之矣於是理舟載酒從洑溪而南歷畫溪迤邐四十餘里始舍舟陸行望西南諸山高下層疊叢然莫知所謂洞處詰之樵人指盂峒曰此中是已其山于群山最下而小計其高不過二十仞心甚易之豈靈區異壤能有乎是哉冉冉曲經由塍

間三里許乃抵巳暮矣由林麓左行折而北二百步路次臨一穴甚深晦其唇有雜樹蔽虧人謂此洞之天窗也轉及山椒則洞口在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衡亘于上如門楣然入必俯首上磨小方有刻未暇讀門側置片石楸紋縱橫云為仙秤疑好事者設之自茲從石級下复再上再下崎嶇甚疲于老足因小憩旁石瞰下冥冥時嵐氣滃渤如水涵不可儗步隱隱惟見石臺耳暝色漸翳迨無所覩乃下山議宿道士張碧溪林館規以明日補所未游夜二鼓雨作

簷聳浪浪悵然謂必敗迺事矣黎明天就霽卽躡屐
厭浥行濕莽中喜劇與熱却掖猛進冉冉焉足若虛
躡洫洫焉身若淵墜愈下而境愈奇乃及臺而咋俯
見天窓者今則仰觀之日光下映四顧瞭然下多亂
石傾亞有崩跌勢洞傳孫氏赤烏間霹靂所開天窓
可想其迹也臺踞洞北趾崇丈餘南面而立則三面
環見皆石壁壁板地漸高而偃如鵬翼騫空翥下其
中谽谺壁之理上下皆庚庚而橫理中乳溜萬株色
如染髗巨者么者長者縮者銳者截然而平者莟葵

者螺旋者參差不侔一一皆倒縣儼乎怒猊掀吻㢘
牙利齒欲噬而未合殊令人悚悚乳末餘膏溜地積
爲石榴數長軀離立兀兀然色皪青綠可愛西壁下
作大裂斜而衍幽而窅內多流石錯互初隨行小童
誤由洞口岐而入忽見蹣珊出于罅處衆訝曰何小
子之佻達也東壁下一小洞廁門內有石窪滴水滿
中又一洞正南壁下中極黕黑云通半里許余闖之
寒氣淰淰襲人不可久竚大本蹴旋僮奴二三輩執
炬踉蹡而入覺其挺峭之無難也非但不能抑不敢

以老身試其不測惟盤桓臺下恣得俯仰之觀嗟乎
設者不自知其巧而使遊者知之知也有不能盡其
知遊也亦有不易者焉余於宜興二過洞尚相𠪨今
于一識迨老始獲之可信境于人間不多設遊于人
生不能幾遺困引酒獨酌心與境融樂與迹超洋洋
乎欲參造物者遊謂可遺世而長存不知果翁之得
果何如哉時大本自別洞出仍來候余歷言其中石
床石竈丹井之異旁之列洞不可殫記余曰毋多詫
我我亦有神偕子往矣大本請記而系以詩詩曰仙

山不在高靈區設中毒包蒙自太古霹靂始與闢闔
然不耀地白日已通晝遂乘世遊人我及千載後登
頓入地中足與石角鬪飛岩臨紫雲既掀勢還覆仰
面欲成壓山鬼自司秘元氣不蒸雨五色變乳溜支
本萬不齊纂纂簪笋瘦又如人披腹呈此琅玕秀旁
扉表雲房曲客通窾竇跬步必容炬老膽怯且逗訝
仙朱有求寘搽亦何遺矯手采瑤華和飲千日醉
度三千年儗與石同壽

遊玉女潭山居記

吳郡文徵明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襄巨其次穿石山峻巘不如二山而崖竇虛豁湍瀨聯絡冥變瑰譎最爲奇勝而張公洞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玉女嘗修鍊於此唐以前名賢大士多此遊覽而李幼卿陸希聲盎常居之一時倡酬篇詠流傳至今自後堙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葬母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

決澮導流剗闢翳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崖絕壑靈湫邃谷悉爲標表而茲潭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湛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淵石梁亙其上如楣而偃草樹蒙羃中深黑不可測石上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徹俯而挹之心凝神釋潭之滸有坻即坻爲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潭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而雨因爲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於崖石之下滙爲小池玉潔不流爲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泓澗洑

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與凝玉之南古櫸一株根柯蟠蟠礴磈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瓊樹者即此其下湍瀨瀠洄與樹映帶曰瓊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屬於澥碕石累壓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畫水奔注激射如鬬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夭嬌如虬蟠如龜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曰虬龜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箭間以江梅白梅竹隩琅玕所聽玉寮

在焉又北偃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池爲梁曰陽凡橋陽凡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爲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和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曠蓋山之麓也因山爲臺塏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九楹前施軒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廡之後爲周室又後爲雲菁臺臺方三十尺有奇始築臺而菁生也又其後爲環玉岡出環玉岡東下出雲菁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爲上元祠又前爲玄

岡別館爲護雲莊爲仙寓仙霄之南爲來仙橋由藂
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蘂祠奠焉曰玉清祠祀玉
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纍纍散卧松竹間如群羊曰初
平林出初平林西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墉曰盤
玉限自盤玉限西上繞出山椒有亭倚太湖之縹緲
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鸞獸伏巍爲奇壯嘉
木出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
琪樹峽之西爲集靈谷又西爲飛雲洞自此下上登
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

曰瑤臺負臺爲室曰超宇宇後羣石㩳舞如花葉駢
植聯延如屛睨曰芙蓉城石之尤奇者曰天成碑曰
雨霽曰小蒼屛曰青騾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
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臺由期仙臺
東下二百步爲文殊峯又東爲普賢峯觀音崖在焉
山自環玉岡而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千畝其
中臺榭樓閣祠宇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巒崖竇可名
者一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此以其地在玉
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

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崖最勝崖去玉陽五
百步軒揭如广而垂石下覆巉崖如斷齶深廣十尋
其甲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瀨水
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崖石晶瑩日射之灼
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崖之東稍南曰佛窟窅陋邃
深中空洞可居別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
北爲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迴流而南故曰迴陽青
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爲鍾竇水激其
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

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淵潛澄湛微類
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嵌岈窄穹不可
名狀其後石壁揷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歘入以
入中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
穴甚隘傴僂而入轉出石室之上中空而下室石楹
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
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
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盤石之下石平
衍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盤浮盤之南爲君陽洞洞

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蔵三洞相屬石罅谽
如蹄殷変崎水瀉其間湍激若瀧揭水跳行可環遊
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
來東西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
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延
相屬其間松檜楩楠幽藹霻卉蘩生蔓被與水石相
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既逵復合若窮而
通綺錯繡絡不出里區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效奇
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是未自清濁學判

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泉未顯論考之唐賢篇詠
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
恭甫發之豈天閟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
之邪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
諸山而著為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攄其抑鬱不平
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他時好奇之士遊
於斯樂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遊張公洞記

吳郡王世貞

由義興而左泝曰東九九者九里衰也水皆縹碧兩
山旁襲之掩映喬木黃雲儲野得夕照爲益奇已泊
湖汊湖汊者洞所從首途也夜過半忽大雨滴歷入
蓬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燕
人李生歙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
病爲李覓一兜子并余弟所攜筍輿三爲一行其三

人爲一行可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敦耳張生者
故嘗遊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
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橫關險
隘甚多中懈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
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
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迫則以肩相輔其上臨又
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
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絕巨萬乳皆
下垂嵑嵐巃嵸玲瓏晶熒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

蜎玉石潤過之稍西南為人磐石石柏瑚其上旁有所謂林及丹竈鹽廩者稍東地漸下石濕跡之則益濕且益窪不可究即所謂仙人田也回顧所入竅不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斷其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開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奇為五色自然丹雘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遺花

如鐘鼓如飛仙如僧胡跪不可勝紀余時憊足益蹇强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旣矣會所齎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故漢張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遊貽逸少書稱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竊所覩石牀丹竈鹽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仙跡哉烏言仙跡哉

玉女潭諸遊記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憩焉即故天申宮址也會所齎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間仰視旁石壁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抵玉女潭余遂起蹩躠行蔓草中然甃石鱗砌道甚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所緯楔書甚偉至則道益飭治修篁茂松蔥菁峭蒨極望無涘有老氏宮宮焉王者則二僧延余縱觀為上祠蠶處久之出緣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為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涸窈渟泓澄可數顱髮大石梁斜覆之

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綆以石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綆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余行可百武抵覆樹所夭矯偃蹇欲無白日幹若數虬盤繆而下取根則上摶相格益怒甲鱗開奮即唐人獨孤及所稱丹日思覆樹者也計其歲可伯仲吾虞山檜耶傍有巨石昂首出隆準兀峍兩洞晼晼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矍然僧乃導余飯史氏庄中堂亦祠蠶處也周環若璧為八封齋後樓凭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儆余以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令

太僕恭甫也僧間爲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初行廸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刋蔓而潭見其右爲虎窟人獸骨甚多募力士逐之去亭其上凡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釣陽洞最勝余故已耳龍湫遂攝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爲石淵衡二丈奇縱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靑綠色潴泉淵然甚厠而卑寒方舟覆焉僧爲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人莫能復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復舟人予三環七人裸而汨舟遂復已從峭壁下盤入壁愈益斗

絶仰視天一霤熒熒射人石色與水色鬭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抑絃歌歌聲泠然逗崕石間欲留小醉需次入者姤而疾呼乃强出爲待之徐行至釣陽亦水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水潺湲出石間傍復得一竇傴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聲益壯蓋遊客所不時識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遊以迫下春遂歸

遊善權洞記

自湖㳇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袤也邑城若兩腋若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旣出市不數武卽爲驅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闕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文殿唐大中初創甚瑰偉大柱三有雷火書云摹佩之可以已疟僧爲導入別院出茶筍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覩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爲飛巖若蓋者大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蠙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祠起蠙後貴寺所繇以建

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斗起古木紛樛若怒虬其本則坼石而出復爲樹時秋晩徧蘂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怪偉殊絶多作蒼赤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仙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荑色白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益勝空洞無際稍尋舊逕出余時困足病蹣跚前倚巨

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蔚薈泉聲鏦琤又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爲水洞上覩所遊洞若兩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亂石間亂札異響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井井若經畫曰仙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崖盡處其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常穿小水洞出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硜然又鏗然若鐘下洞空水傳之聲也及余遊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傳之耳矣洞中鬲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與否眞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即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當山經首遠弗及祀與峩眉爲崑崙仲震旦第一不得二太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寧獨山水已哉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二

浙江一

錢塘湖石記　白居易
西湖游幸記　周密
西湖紀事記　程端明
記蘇堤始末　楊慎
西湖襍記　袁宏道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峯
靈隱　龍井　煙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御教場
吳山　雲棲
西湖小記　張京元
湖山襍敘
湖山小記　蕭士瑋
游天竺山記　楊守陳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記　權德輿
天竺寺詩引　蘇軾
記靈隱天竺　蘇軾
游冷泉亭記　白居易

重修冷泉亭疏　沈守正
冷泉亭讌記　程嘉燧
古澗漥泉記　貝瓊
代石言　虞淳熙
游龍井記　秦觀
游雪齋記　秦觀
游龍井記　程端明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蘇轍
書過溪亭　蘇軾
重修放鶴湖心二亭疏　韓敬
孤山種梅疏　沈守正
補孤山種梅叙　陳萬言
孤山放鶴亭記　陳繼儒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孤山慈社記畧　曾鳳儀
結廬孤山記　馮夢禎
孤山僕夫泉記　馮夢禎
六一泉銘　蘇軾

虎跑泉記　宋濂
參寥泉銘　蘇軾
閱古泉記　陸游
慧日峰記　虞淳熙
蓮花洞記　虞淳熙
南屏孫山人鶴田券　許相卿
游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顧璘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蘇軾

塘湖石記

唐　白居易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漑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漑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

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漑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漑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决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茭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茭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南函笕并諸小笕闘井漑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

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笕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笕洩之防堤潰也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西湖遊幸記

元　周密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窑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

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趂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趂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承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耀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

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

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彥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筭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

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太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泛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沒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主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柁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西湖禊事記

宋　程端明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修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濱之遊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遊觀之樂至今想之令人羡慕僉曰古今上巳之遊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煒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遊群賢畢至舉觴張圃之池艤棹蘇堤之栁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蹁躚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凝煙空濛晝景澄豁覩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卻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嶠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粜售于公左右遊檥不令亦鐸此京尹

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于是樂甚獻酬交舉或既坡仙之什或論晚唐之詩頹然西景放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刻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于是哉他日輿圖盡版護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之

記蘇堤始末

成都楊慎

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

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之又曰今願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杭人大矣予昔在京問之杭之士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亦畧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咲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汔無成功而猶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圯而姦臣李清臣爲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公

又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乎者事古今同一慨矣

西湖雜記

公安袁宏道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巳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巳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

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三

望湖亭即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

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寔邪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峰石踰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渟。可以蠲煩析酲。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絡。達于山廚。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帮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剎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眞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人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豆氣虎丘作花氣唯岕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岕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嶺爲獅子石爲一

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雋未免酸腐

煙霞石屋

煙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峰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嫡派子何得橫生異議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况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尚爾如此吾輩鈍根淨器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

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與當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峰及一覲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

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渺山瘦草亮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了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略稍闊然我眞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欲御教場之川風力稍勁石簣强呑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簣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度清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

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潑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歎哉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與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眞阿彌請急着眼

湖上雜叙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笋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

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峰高麗虎跑眞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尚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識一二以俟再游因令于公正書一通并遺陶氏兄弟

西湖小記

廣陵張京元

西湖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於水肉高於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挨簇為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即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游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柳洲亭

亭據湖濱有樓曰豐樂故宋時蘭若改創已久諸公

府會客常所取其去郭近一舉目則湖山若揖聊罷游湖故事耳

蘇堤

蘇堤度六橋堤兩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游人闐塞不若此時自為清勝

岳祠

岳少保墳祠祠南向舊在闤闠孫中貴為買民居闢道臨湖殊愜大觀祠右衣冠葬焉石門華表形製不鉅雅有古色

孤山

孤山東麓有亭巍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揷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頼其稍葺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弓何問官與民也

湖心亭

湖心亭雄麗空濶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塡楣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

天竺

天竺兩山相夾廻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饒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寂

韜光庵

韜光庵在靈鷲後鳥道蛇盤一步一喘至庵入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匯為池畜金魚數頭紙窗曲檻相向啜茗眞有武陵世外之思

九里松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攀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于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

冷泉亭

冷泉亭是宋太上內禪後怡閒處俯檻觀魚爲浮一大白乃過飛來石根盡玲瓏透漏痏發雪半消相迹穿洞中迴環繞逐峯上下盡刻諸菩薩羅漢像乃胡髡楊璉眞珈所捌雜巳像其中雕殘石骨猩穢山靈弄刺史斷其頭投之江可稱古今一快

石屋寺

石屋寺寺庳下無可觀岩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若傀儡殊不雅馴想以肉俯浪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叢桂秋時著花香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煙霞寺

煙霞寺在山上亦荒落孫中貴易捌頗新整殿後開岩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百三盤經象鼻峯東折數十武爲煙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龍井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卽蘇端明米南宮與辨才往來處寺北向門內外修竹琅琅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甃小圓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坐與借亭瓿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覩諸山迴異

法相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遺蛻婦人謂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光且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石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甚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砂缸挹注供爨久之水土纏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儻可剔置硯池爐足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

仲冬四日不佞治具湖心別長文諸君子風景大都如昨顧朋友依依溺山送媚便覺黯然諸君更

訂桃花之約余亦唯唯第須留此一段光景待他年再游湖間法供以不盡爲佳獨西湖哉

湖山小記

泰和蕭士瑋

初二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飛流木末江懸海掛稍倦時踞石而坐時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潮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

其二

初三曉起看白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煙之在齋閣耳頃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矣空水絪縕風煙一色類香霧海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沒入雲際寺僧指余海門諸峰也食罷尋李句嶁宅大約韜光善讓割其餘以予句嶁而益成句嶁之幽句嶁善借據其勝以傲韜光而反增韜光之妍過包庄溪流淙淙漸入漸佳山多奇石茶寮

古冶出土者百之一二恨未盡婆所蘊耳泝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捍水爲石所阸則轟而成雷爲風所捲則蹴而成雪爲潭所瀦則曳而成練爲壑所留則蒸而成雲非烟非霧出入不定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几荊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余初至愚公谷見佳木流泉據地最勝謂山居之妙不能有二至包庄而乃悔前言之易也買山而隱余始有終焉之志矣

其三

初四飯集慶觀理宗舊像意製寒儉然行筆朴雅飯罷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廵覽仰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遒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异他泉泰少游記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内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此語良然又云是夕　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聒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今殊不然日未下舂客裹足不敢入蓋以避山君矣稍進爲老龍井木石蒼寒杳邃有趣茅屋一區僅蔽風雨流淙泠泠蕭條高寄予將之別業在焉余足方跨門腥風吹雨林木怒掀心卿纔隔一溪耳流澌沸騰亡端靡際焉慄人寒竟不得前父之輿卒擁至

髮際眉間挂溜騰虛津流不斷如鴈宕飛瀑寂無聲耳心卿故善病又泰法嚴衡石程書竊爲丞相危之已擁被而坐漸能讙呼不异常余心乃安坐客皆名勝譚至深夜乃卧

遊天竺山記

明　楊守陳

杭多名刹天竺爲稱首又欲遊弗果成化戊子秋復過杭杭僧司都綱鑽本源遣徒廣無外請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余弟守阯赴會試守爲守隅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次于杭刻期同游是月廿有七日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刹畫鷁隱見于松筠芰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間作令人耳目無少暇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

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窔聞筍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越集慶寺望北高峰彌近由陂岐靈隱寺寺靜深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峰勢若飛舞崖壁奇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即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謂冷泉澗旁人呼猿洞深且寬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與山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啓櫝閱象寶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峻峭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雖濱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宜其爲稱首也室中布觴豆談笑久之僧請留詠山中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觴樂殊

甚回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靈固滯之以遲余兄弟父子具在與僚友高僧同樂也耶

上天竺復菴記

宋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寶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溫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圜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

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毁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説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譏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乎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唐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敗僕久咏斯語思與言者旣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名數萬言晩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玄公脩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寘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句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天竺寺詩引

宋　蘇軾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淸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記靈隱天竺

宋　蘇軾

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遊冷泉亭記

唐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由郡言靈隱為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泠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重修冷泉亭疏

虎林沈守正

憶爲童子時足下不越鄉䡖讀白香山冷泉亭記至山樹爲幄岩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毛骨俱飛嘆何日得游息其下安知功名富貴歲更數年偶得出游恍如夙夢流連不忍別去今冷泉爲吾日用之物如七間蔬肉手間筆札雖不厭之亦忘之矣殊不見有所開發而老鈍日甚于童子時甚矣余之負冷泉也雖然香山嘗柬林唐父云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勝于二十四考書中書彼高賢以月計之不得者余以歲計之而過此未之或知也余于冷泉似亦有徃因乎亭之初制高不倍尋廣不累丈今三倍之宋僧樂然所改作也或者以復古爲奇余謂不然唐時五亭錯出于山椒木杪之間制不宜大大則失點綴之情今四亭俱廢冷泉獨攬其勝小則不足以收壓月納涼燠亭仍今制是也亭重新于萬曆戊巳之間今復將圮敗棟頹垣風景爲殺余雖名有斯亭而氣爽不敢登水清不敢歃者亦年餘矣微獨余不能有

亭游者亦不能有亭蒔臺鷲亦不能有斯亭余之負冷泉也寔甚于是與性證謀新之度非百五十金不可證曰此亦功德事也余曰勿言功德山川臺榭自古高流勝人領之修缺舉廢政我輩事也必功德而始布金則一優婆夷矣

冷泉亭畫記

新安程嘉燧

魯生以此扇索畫，留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至杭，長夏魯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特往來焉，又時時致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灑。一日，魯生所餉酒特芳烈，適雨過，下至冷泉亭觀瀑，經靈隱寺僧舍，攜友人數輩，先置此扇於案，汲水拭硯，及移茶鐺酒榼，就澗底弄石掬水，磅薄大醉，徑起入寺。因惜魯生不共此，作圖貽之。其兀然欹坐，余也；對余飲者，爲薛惠光；相向斟酌者，爲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卧者，馬巽甫；爇鑪煎茶，爲鮑豀父；濯足仰觀岩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煙嵐淋漓，雲木杳靄，雖未及旁觕，而人物意態，筆法流動，衆客頗爲絶倒，遂命記之。

古澗窪泉記

明 貝瓊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氿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塘時，嘗游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憩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也。

代石言

武林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
民曾作謡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巳易容今此石灾
道民欲存開闢之峯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
既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談不欲默一也况貴
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
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
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

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
痛割其贅疣而痼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
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
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
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
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　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
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
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
之美號今衆貴人見愛爲寵寶異諸君以爲石乃公
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眞不知石是雲根苟
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峯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
乃恐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
浮石今則窖掘心胷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侔艮嶽
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
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鏟鑿轟山鳩衆如虎而如雲扛
擡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
活剜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巳寳不遣而瘖利土人之

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之唾罵故主人
有天坍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
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
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
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
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巳身富貴之由來
乎巳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湼
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靈鷲
山王睍視而共須時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

貴人若不開我等衆峯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崩我身絶我脉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璧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　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靈峰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其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無淸議倘然肩剗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遊龍井記　　宋　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

屑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雪齋記

宋　秦觀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

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置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

遊龍井記

宋 程端明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巳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蔚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欒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巳而酌泉瀹茗復汲二盎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沿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煙斷

續相望澗泉潺潺如故但太虛乃肯征則所不見者山
怪石與西湖及炊煙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
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大息辨才結廬今
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
若曾若志時東家周叔向俱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宋 蘇轍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
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
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
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
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于朝明年俾復其舊
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
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

不幸而立于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
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
我我將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
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
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
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
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
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
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

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衆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書過溪亭

宋　蘇軾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

西湖重修放鶴湖心二亭緣起

西吳韓敬

修放鶴亭宜逸人道叟主之葺湖心亭宜靜姬良士任之崔徵仲使君曰三十年前物力鼎盛明聖湖一片恍從忉利天宮移取金碧然事出左貂雖曰此中大功德主謂非業力締造可乎試觀第一橋頭斷碑殘屬遺穢薰天氣壹動志衰相之現不待今日始然矣孤山背後梅蘺鶴夢甘付泬寥游屐歌聲到此俱冷若天留異境以待吾輩擷蘅薦水呼蛻仙而與之

語者盤礴稍久感慨遽生廻橈出西泠望湖心煙靄欣然從之亦自與鷺鷗分席不與貔虎接踪故曰兩亭之葺皆吾輩事也蓋使君昔日以忤璫被逮幾蹈不測　賜環而後吏隱湖濱其貧殆過于老逋猶解其氷霜之稟表幽僻異爲好事者嚆矢此邦雅流入暗香疎影之中出蘋波柳浪之外共成勝舉不待乞檀矣放鶴位寘已定掃花作茵須還大雅湖心舊材可因更當掃除俗垔稱爲吾輩舉事若兩高南北琳宮巨刹金碧重輝則以俟世之大有力人耳崇禎壬申上元日

孤山種梅疏

虎林沈守正

西湖之上葱蒨親人亦爽朗易盡獨孤山盤鬱重湖之間水石草木皆有幽色唐時樓閣參差詩歌點綴冠軍兩湖讀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之句猶可想見當時道孤山者不徑西泠必沿湖水不似今從堤湖亭折閣闍而入也此孤山之一勝也自林處士築爲隺妻梅子之地後世言孤山者若爲處士私有至今過之者猶唏噓憑吊不忍别去況徘徊疎影暗香之下者哉此孤山之再勝也今無論華表之跡杳不可期即老枿枯枝盡供樵爨有王道士慨然復種梅以復之吾友韻人吳巽之輩相與慫慂其事第處士止種三百六十株山道士之欲甚奢不千樹不止蓋處士止日給其腹而道士將遍給游屐之腹宜乎其不止三百六也余請種梅之餘更畜二隺它日有能使其盤空召客者是處士後身也即請之爲山主矣此孤山之三勝也

李流芳曰余至孤山吊處士之遺跡輒誦淸淺黃昏之句而放隺亭左右遂無槎枒數樹令人可尋香逐韻婆娑影下者良爲可歎

補孤山種梅叙爲吳巽之作

繡水陳萬言

孤山僻在湖陰無巉峰怪石足以韻頑南北兩高之勝而幽韻過之逋叟種梅山巢亦千古韻事也往挂瓢戴笠之客間向此作方外遊而游人停屐戒勿入者二一統綺黛粉家挾歌兒踉蹌畫橋酒艦中雅與也不肖一舉子挾冊登場詫以爲赤松青鳥之侶弗利於形家言而去之歲癸卯余始讀書山麓小軒中聊破岑寥諸君子自是多踵至者哦哦聲歲不絕而余友巽之復爲低徊故址領袖勝因感桑麻之蔽墟懷寒花之落秀謀所爲逋叟續者美人高士點綴名山使吊古者無離離彼黍之悲一勝也山隈疎彭之下可雪可晴可風可月烟舫釣艇數武揭來不愁濟勝之勞無候贏糧之果二勝也兩堤襍蒔多桃黃梛絮爭緋鬬綠耳而崔亭遺種乃更有衆香臘蒂之奇傲不言之成蹊招如玉之迴影三勝也樵兒蒭販無釆篧伐薪之形山蘆斧斤庶幾獲免四勝也山有祠以俎豆逋叟合鄴侯香山坡老而四名花効靈而後

覽眺者共有與乎辟穀神仙仿隴西之霞舉登高大夫閥蘇白之風流豈獨爲一逋叟生色哉五勝也余結監茲山久矣幾一至湖上未嘗不躡屐岩扉懷企遺勝恨未及與桂叢蘭譜僾數百年沈劫之緣幸有巽之先之異日畢尚平婚嫁謀築一楹于梅花塢中重修千古韻事當不啻囊圖五嶽矣癸丑夏日記

重建放鶴亭記

雲間陳繼儒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摶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詩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眞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逮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緦麻哭葬於廬側刻臨終絶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

漸漸爲朝野所物色粟帛軒車貲相望於岩穴豈不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於山青水碧間而家童縱隺報之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隺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迫於功令埋沒隺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和靖山澤臞誰暇過而問焉吾鄉孫西冷策杖訪之遇老僧叩曰揭曼碩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庵

漏安在曰久蔓荊蓁中皆零星殘碣耳李所結巢居閣於羣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壝耳余謙構亭亭圮而李端李鈜新之有是乎曰非其故址矣郡人于晃沈恒種梅繞墓陳子安送一隺爲山中司墓無恙乎曰梅枯隺化游者寂寂矣若是則孤山眞孤隱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于此中者非恨其太寂恨邇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璫祠初建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竟爲毒霧腥烟雙隺有知必且驂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羶不及爲

幸一朝璫敗往時上大夫喪心塗面稱功誦德者亟欲仆穹碑剷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隺無一存而闔閭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水山竟安在哉隺使君重建放隺亭於暗香疎影之内直將湖山邇年之遺穢蕩滌而祓除之雖謂隺使君爲和靖招魂可爲和靖招隱亦可爲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韻事豈容湮留以遜後人也隺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提銀鐺逮至淮四日聞

高宗晏駕得生還。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恢心於使君。將無邀蘇白諸公拍肩把袂而還嬉於此亭之上下乎。若種梅籠寉歌咏而流傳之。代孤山拾遺補闕則有使君之子殿生徐仲亥陳則梁顧霖調汪然明輿今生在皆寉背上人也。是不可以無記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唐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鬬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淮

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競相
觀睹自恠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鬪之元
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
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
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
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
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
相軋陰與陽相蘯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
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

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
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與世卒不可化毀之中學數
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
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
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
得計矣至於佛書妙與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
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
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
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賜紫金袋元稹記

孤山慈社記畧

明 曾鳳儀

孤山之有寺自智圓法師始也師傳天台三觀於奉先源清禪師每嘆荊溪歿後微言墜地於是作十疏通經自號中庸子而學人尊其疏曰孤山師遂遷此孤山也白樂天有回望孤山寺詩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又孤山寺遇雨詩或擬湖中宿留處在寺門開寺據孤山舊矣師示寂斂以陶器瘞之後山歲久積雨山頹啓陶覩師爪髮俱長齒若珂雪諡號法慧後有司移寺山北併塔遷焉今之瑪瑙寺即孤山瑪瑙院也以崖石類瑪瑙得名寺遷而故址幾墟殆數百載矣近大中丞省吾金公營建 開帝殿以報夢中旗鼓之賜郎君季真集諸善友理藁掩骼為慈社會于殿之右藉 神力護祐庶行之久而勿替也然守祠而責其事者非僧不可則于其後構禪堂以居雜草除礫而梅花石見即故寺瑪瑙石也靈跡淹沒一旦昭灼不以屬他館舍而屬之禪堂豈孤山有靈欲還我孤山乎哉

今寺左更起竹閣虛敞蕭寂高流逸衲墨客論卿恒賦詩結夏於此而季真風流儒雅可想也

結廬孤山記

秀水馮夢禎

居士得地于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
大湖地凡一十畝許登其顛如青虬蟠臥𢁉中羣山
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
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襯補足稱湖山
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
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
左右二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啟

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
待其生孫又培桐二於竹西稿其一甃其中丈許以
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聯接使人意遠青巖
居之前曰晚研堂從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念肘縱半
之庖湢附焉前亦爲廣庭培梅三其一幾稿而甦蓋
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于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
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孫時多翠色蕩衣裾又飽
竹萌至今尽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
修幹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

際池池不能盈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
襲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
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巷吾
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圍蒙密
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覘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
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窗
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
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
某日時積雪初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

語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欝金堂之
右鵓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迺議毀徙之快雪堂
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啟北扉可
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間一物陰
晴寒暑朝夕變幻蝸舫往來青綜油壁乍蔽乍虛皆
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山顛撫青松坐危石
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未逮也姑俟之工始癸卯
春仲落成於今歲甲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
課工費作自嘲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

水到渠成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眞實居士記
于月臥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秀水馮夢禎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冈指示叢篠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瓦礫幾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谷而西界以石板東爲隣墻所壓南以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顚崖之間差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眞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六一泉銘

宋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撫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

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虎跑泉記

金華宋濂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慈山樂其靈氣鬱盤結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泉當遣二虎移來師無恩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腳之句葢紀實也

參寥泉銘

宋 蘇軾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煑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眞身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能實弊汝神

閱古泉記

宋　陸游

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如不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果更出互見壽藤惟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絶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亭之内繚以翠麓覆以

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後之裒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勿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髮鬚而游塵墜𧃹常若有物呵護屛除者朝暮雨暘不時恒鏡如也泉上有亭亭中置瓢而飲可濯尤于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美逮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當爲我記此泉使后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久之而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爲有媿其視泉猶有愧也幸旦暮復得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

嘉泰四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

慧日峰記

武林虞淳熙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陳思恭採一石負宗鏡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叠而上神瑛青熒多屬貪狼廉貞當是湖擁琉璃懸流不瀉作空王界愚矣問建塔起土而見磚磚中矩砥列荼堂云升頂則日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舟如凫錦塘蘇堤遊人如蟻蕭鼓隱隱聲如蜩螗而尾如鱗山如髻則城中浙外之景也回視木末蒼鬱翠屏之外鳳山虎洞杳靄無際矣其支為蓮花洞紺石西引碧薏細藕千房萬竅恍夏雲之奇米顛琴臺孫放鶴棲在其下

蓮花洞記

武林虞淳熙

蓮花洞藏居然亭後洞無頂直似屏風曲折可導人委宛入覩耳名以青芙蓉障子當是南屏洞房中物將亦壽師講蓮花經處而下睇亦見西湖蓮花其玲瓏峭倩即法華石頂耳鄰石一匝正類短屏列坐屏脚下同慧日之見傍多題字

孫山人鶴田券

明 許相卿

正德十四年己卯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人寓南屏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若干步歲入粟若干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獻歲汰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隣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之弟楷卿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遊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明 顧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在莽間不可以步嘉靖庚寅璘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州李公節同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群石蒙翳埋汨標見而秀茀還乃相與歎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是乃議疏抉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直餘斬荊棘芟蓬蒿凡延蔓爲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礙蜿蜒石間因高卑爲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孤落廉厲陳奇獻異者若衆士布列効其功能其瑣屑參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群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翌日僚佐諸公林鑾高逸咸來賞觀又相屬曰功則偉矣非有臺榭爲遊憩之所則跡少而徑將荒安知來者不如前之蕪沒乎衆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巔留月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達圭石若干丈前山之亭曰振衣璘作後曰問翠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曰來

椒於時僚佐並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四

浙江二

西湖勝蹟記　田汝成
游湖山勝槩記　夏時
游西湖記　楊應詔
游西湖記　尹伸
雨中初游西湖記　朱之俊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發昭慶宿韜光庵記
發韜光宿法相寺記

湖心亭記　韓敬
重修龍王堂記　汪汝謙
西湖月觀　陳仁錫
敘湖游　劉遲
敘山游　劉遲
序山水之間　解縉
送人游浙東　蘇軾
杭州題名二首　蘇軾

夜游西湖紀事　葉夢得
湖上書與黃山人　田汝成
寄李杭州書　袁宏道
西溪寄彭欽之　王穉登
題西湖卧游冊　李流芳
吉祥寺看牡丹記　蘇軾
西山看梅記　馮夢禎

西湖勝蹟記

郡人田汝成

西湖總敘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瀦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輸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

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塘而岫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黌舍諸署淸河文錦壽安弼教東里鹽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

山之脉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覲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爲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繞湖市牛道紅衞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蔑沙也聯絡周匝鈞綿秀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叢厚磅礴發光華體魄閎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大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瑋偉生殖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北諸山中縈廻繞滙爲西湖淺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

下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蓮萼層敷衬瓣莊嚴而穠郁花心含釀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閬之別墅宇內所希覯者也六朝以前史籍莫攷雖水經有明聖之號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檜然華艷之蹟題詠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矣

孤山勝蹟志

自斷橋西徑湖中過望湖亭爲孤山四賢堂林逋墓放鶴亭瑪瑙坡尚書俞公祠西溪別墅近山書院六一泉又北爲西泠橋蘇公堤楊公堤

南山勝蹟記

出湧金門折而南爲西峰書院又南爲靈芝崇福律寺出清波門過流福水橋瀕湖爲學士橋折而南爲茶坊嶺又西南過長橋爲南屏山淨慈禪寺萬工池淨慈寺後爲蓮花洞居然亭淨慈寺前爲雷峰塔藕花居倪尚書墓南屏山之西爲九曜山發祥祠又西南爲太子灣折而南爲石屋嶺石屋洞蝙蝠洞大仁

禪寺又南過烟霞嶺爲水樂洞烟霞洞陟磴屏折而上爲南高峯榮國禪寺自太子灣而西爲玉岑山其對爲赤山惠因澗惠因講寺惠因寺而北爲法相律寺六通律寺筲箕泉赤山之北爲三台山于肅愍公墓三台山之前爲梁山八盤嶺周真人墓自三台山而北爲小麥嶺東嶽行宮靈應廟永福橋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支徑可通大麥嶺蓋積慶山之陂陁迤邐者又西爲大麥嶺其傍爲花家山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爲甕石山元道士張伯雨墓明尚書徐公

墓又西北為雞籠山風篁嶺一片雲石楊梅塢獅子峰延恩衍慶講寺龍井神運石嶺北為棋盤山龍井之上為老龍井龍井之南為九溪其西為十八澗自南屏山而南過錢糧司嶺折而西為廣澤禪寺甘露泉又西南為大慈山定慧禪寺虎跑泉又西南為崇先褒慶禪寺真珠泉自清波門折而南為筆架山方家峪忠節祠褒親崇壽教寺又西南為華津洞梯雲嶺折而南為慈雲嶺永壽禪寺嶺之南為龍山其上為天真禪寺登雲臺其下為天真書院天龍禪寺天

華禪寺勝相禪寺龍華禪寺宋籍田稍南為妙因山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墓稍北為玉岑山善惠禪寺自清波門折而東南為鳳凰山其麓為萬松書院八蟠嶺留月臺玉壺臺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為報國講寺又南折而西為梵天講寺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延緣松磴為勝果禪寺月崖月崖之左為中峰其右為宋殿前司營又西為棲雲菴又南為包家山山川壇壇之左為正宗菴右為三一菴又南為大慈禪寺

北山勝蹟記

出湧金門而北為豐樂樓出錢塘門瀕湖為玉蓮堂折而北為鵲樓沂而西過溜水橋為昭慶律寺昭慶寺之北為慶忌塔自昭慶寺而西過石函橋為放生亭又北過羊坊橋小溜水橋為靈衛廟過石函橋而西為寶石山崇壽禪寺寶所塔壽星石石屏風獅子峰屯霞石看松臺落星石乳泉井一勺泉天然圖畫閣寶石山麓為大佛禪寺沁雪泉又西為智果禪寺參寥泉又西為顯功廟又西為錦塢初陽臺葛洪井

又西為寶雲山瑪瑙講寺後僕夫泉又西為葛嶺葛仙翁墓其前為四聖延祥觀竹閣又西為虎頭巖嘉德永壽講寺又西為鳳林禪寺君子泉葛嶺之西為履泰山棲霞嶺桃溪棲霞洞紫雲洞牛皐墓妙智菴嶺下為岳武穆王墓朔忠祠分屍檜流芳亭嶺之後為掃帚塢黃龍洞護國仁王禪寺又西為淨性禪寺履泰山之西為仙姑山張憲墓仙姑山之西為青芝塢玉泉講寺其後為靈峰禪寺又北為法華山秦亭山方井佛禪寺智勝菴東嶽廟青芝塢西南為慶化

山水竹塢神霄宮院仙姑山之西南爲馱獻嶺過行春橋入九里松折而南爲仙芝嶺普福講寺葛翁井又西爲黑觀音堂又西爲集慶山顯慈集慶講寺又西南過合澗橋爲飛來峰龍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射旭洞靈鷲塔過回龍橋爲石門澗冷泉亭靈隱山北高峰靈隱禪寺山半爲石筍峰茯苓泉韜光菴靈隱寺之西爲嚴將軍墓又西爲栗山石人嶺玉女崖過嶺爲西溪飛來峰之西爲呼猿洞白合澗橋折而南度佛國山門爲下天竺講寺靈鷲峰月桂峰稽留峰

蓮花峰三生石翻經臺香林洞葛塢葛井神尼舍利塔又南爲楓木塢中天竺禪寺千歲崖中天竺之對爲示清塢心菴又西南過蕭儀亭見心亭爲上天竺講寺乳竇峰獅子峰雙桂峰白雲峰天香崖夢泉大悲泉如意池出寺折而東南爲幽淙嶺捫壁嶺活沙塢再上爲天門

湖山勝槩記

武林夏時

凡稱山川之形勝自京師而下莫不以浙爲首浙以杭爲首杭以錢塘爲首然錢塘所以稱首勝者以內抱湖山奇偉秀麗之美兼有居民富庶知教之風爲吳越一都會也分野在斗疆域則揚州形勢則自天目龍飛鳳舞歇落江湖鍾靈於人物古今不乏距江爲險橫空列城城有門十與山候潮當其南永昌清泰慶春當其東艮山武林當其北錢塘湧金清波當

其西由城而西出湧金門舊名豐豫行三十步許至西湖環三十里宋號放生池萬頃一碧水天上下朱樓翠黛畫舫笙歌遨遊古今晴亦美雨亦奇非窮險僻壤一丘一壑因人而顯者比湖之中有三塔塔之下有三潭淵淵沉沉而莫測其深澄澄湛湛而莫盡其狀魚龍變化鷗鷺浮沉景自天開風月無際有非廣寒水晶宮之輸可擬也又有孤山山出水中盤結偃伏最爲奇絕故上有四照閣竹閣報恩院廣化寺延祚觀太乙宮帝師殿皆迭興而迭廢今惟白樂天

金沙井蘇子瞻名六一泉井林和靖墓千古猶在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之句至今傳焉今郡守胡侯復建三賢祠以祀樂天君復子瞻知所重矣祠之東有斷橋北有西泠橋皆跨湖而建橋通裏外湖漁樵耕牧謳歌之聲不絕晝夜濱湖東南有學士港花港柳浪等景相接水雲沿湖之勝則自豐樂樓始在湧金門西宋楊靖建趙安撫增高外瞰湖山上攀星斗官設酒沽極一時之勝後爲接政者罷之樓之北有環碧園宋之外圃地連柳洲今併爲僧寺又北

有玉蓮堂舊名一清以種白蓮賜扁玉蓮云樓之南有靈芝寺錢氏故苑宋建依光堂於此飯僧今堂廢寺存又南有聚景園值清波門外宋阜陵致養北宮於此今已蕪圯門內則連吳山十廟鱗次萬井星羅藩臬衛府黌宮學舍文物儒冠茲不暇以悉舉也門外則接萬松嶺西過長橋車馬絡繹橋之北有內司之翠芳佤胄之勝景并內侍之湖山三園比儷今皆爲墟橋之南即方家峪有劉陳二妃墳墳皆建寺見存寺之南則有慈雲嶺由嶺西轉則南屏山松篁交翠形如象捲狀若屏開後周建淨慈寺今名典教居五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閣羅漢堂居左鐘樓居前爲十景之一案山之外有雷峰錢氏妃建寺造塔久爲劫灰西有藕花莊高僧聯楚芳塔院翔馬自淨慈而西至法因寺路岐而二一接蘇公所築之堤堤亘十里以防潤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下各通步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堤五曰東浦六曰跨虹橋覆以亭堤間桃柳芳草鋪茵芰荷簇錦景入品題尤多其間又建先賢祠昔亭鄉賢三

十四人又徙湖山堂翔雪江講堂水仙廟及西湖崇真二道院布滿芳堤而無隙地則其當時民物之阜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槩可想而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于地下矣一自法因沿山而行至南高峰峰自五雲山際天分擘叠障層巒狀若奔走飛舞湖中望之超然秀麗獨出群峰浮屠七級上聳霄漢崖有捨身臺鉢盂澤巔有五顯廟龍王祠致禱必應其麓四出一由前洋嶺過大慈山至虎跑眞珠二泉南出龍山進龍橋抵六和塔當江而止一過慈雲嶺登雲臺出

包豕鳳凰秦望三山多有吳越南宋故跡過者莫不
慕錢氏之克忠而恨秦賈之誤國也今建風雲雷雨
山川壇爲國祀典并報國勝果天龍龍華諸寺遶焉
一落石塢烟霞二嶺嶺有楊梅塢石佛菴水樂洞泉
如樂聲故名下有玉岑山山對高麗寺界六通法相
二寺出東嶽行祠越栗園梅園縈紆二三里景致無
窮皆山川鍾秀于物也一落西湖過大小二麥嶺大
麥之上有蘇軾王琦趣名東至丁家山北有黃泥嶺
小麥之上有顯靈廟西下飲馬橋南至風篁嶺上有

龍井幅圓盈丈深不可測有龍居之禱必興雲作雨
昔有方士葛洪煉丹其山今創龍井寺於山之陽西
接演福寺寺有辨才塔蘇子由爲銘風水叢聚溪流
而東入湖路轉而北過胭脂嶺至大普寺北出九里
松東過行春橋接小新堤天澤土穀廟路通曲院又
由普福西過集慶寺月桂峰下有閻妃墳進西入佛
國山張卽之書扁筆妙入神自下竺過中竺至上竺
而止上竺則觀音爲靈下竺則古蹟爲勝三竺之間
雲影天光泉聲松籟岑寂鳥空香凝鐘靜耳目心神

之會覺其迷極其樂者豈不超三界外乎歸路左轉
由合澗橋過龍泓洞有飛來峰又名靈鷲山與三天
竺一脈聯屬至此而盡故上有巉崖下多空谷謂之
飛來者妄也相對有靈隱寺規模宏壯爲五山第二
兩山之間有冷泉亭泉可濯亭可憩樹林陰翳九夏
而暑無侵樂天云有盧白見山觀風望仙四亭今皆
無所考西有呼猿洞猿去而洞湮靈隱之後則北高
峰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灣麓衍二十餘
里旁礴起伏至武林山而歇其靈鍾於五顯神通外

境皈向者甚遠山之麓有牛山廟西有潮光菴菴極
幽靜可以藏修唐有僧居之亦不成果而去山之麓
有上下永福寺相鄰天聖薦福寺相對又西過永定
菴靈隱高僧塔院至石人嶺嶺通西溪復轉北山路
過白樂橋沿澗而東經徐神翁雷院北過桃源嶺路
通法華山嶺之南有青芝佛牙二塢秦亭靈峰玉泉
三寺玉泉之水溢出溉田膏潤數里大旱不竭爲一
方之民利由玉泉路轉東山至棲霞嶺上有紫雲洞
嶺之北有黃龍潭嶺之南有宋中興名將岳鄂武穆

王籍忠廟宰木蒼蒼春秋祀享千載不磨廟之東新翔鳳林寺舊有永壽寺毛妃墳在焉葛嶺之間有四聖觀東有瑪瑙寶雲智果三寺寶雲中有葛洪初陽臺智果中有道潛參寥泉葛嶺之首有保叔塔寺名崇壽樓閣憑空軒窻來月金碧相輝於湖上勝有葛翁坡翁事蹟爲此山之偉觀也後有巾子峰如巾又有石甑山如甑塔之下有水月園南有大佛頭相傳以爲秦皇纜船石今僧家改爲佛像面臨湖際寺名大佛此亦古蹟之一路有過街塔今廢東有德生堂

碑存此即宋時放生處也西有總宜堂裴侍御園扁皆御書亦當時所重東下石函橋跨街爲梁上函湖水下溉民田樂天所建千載利焉北過馬塍土宜花卉地連府社府稷郡厲二壇金祝靈衛忠臣之廟實祀典所係石函之東有昭慶寺則戒壇所宗寺之左右皆古玉壺園先得樓樵林雲洞之址此錢塘門之風景湖山至此而一過勝覽則無窮也昔人撮奇摘要爲十景命曰平湖秋水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鐘麯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

印月兩峰插雲要而未盡其唐宋諸賢雖有題詠今多散逸所謂地搜勝槩物無遁形者未免有遺珠之嘆昔吳淵穎寓南海尚作山川記况予生茲而長茲今幸以稀齡蒙恩歸全于茲安得無一言以鳴風土之勝哉尚望博覽君子是正焉天順七年菊月廣西左布政使致仕七十三翁郡人夏時以正記

遊西湖記

明　楊應詔

西湖在東南山水奇絕甚爲吳越秀區余渴遊之以北上南歸計促弗獲盡遊歲壬戌夏四月日余自北還遊湖上訪萬松書院于古城側時適雨甚乃沿錢王廟過慈雲嶺入天真以雨弗獲遊而湖上烟雲隨雨與藍輿來逐人余歸夢寐遊湖上也次晨乃邀約趙謝滕楊諸子復出錢塘門沿柳洲亭北眺望諸子談湖中之勝西過昭慶寺邐萬善橋而入詣戒壇見

群僧童童然立聚諧猶若受戒者復出西上登寶石頂絕高處見長江一線肩角間因坐石幄捫雪磴逾瞰錢王箭斜折西石磴上尋探大佛像磴絕壁濯足沁雪泉讀誅禿賊碑文罷又南去復越斷橋見智孤瑪瑙刹曠幽湖次余同諸友過孤山弔林逋之墓見老梅樹挺立放鶴亭側傍有獨鶴悠閒啄麥支仰空而唳余復訪樂天東坡四賢祠因話錢塘近被倭夷兵火之後州牧郡守若四賢惠澤民者幾復轉石磴下過新建陸宣公祠見偉麗閎壯甚余睨其祠左傍空地尤特聳曠敞清絕余聞西湖古稱歌舞之地自宋元來儒風道化寥寥倘移余昨與諸子所言萬松書院于此可乎中屹宮墻傍仍作顏樂曾唯二亭儼若子在川上而浴沂風雩詠歸之氣象藹然于前可挹庶他日人心有所興起歌舞之境或變爲絃誦之鄉于西湖尤倍加一勝徘徊松畔久之迺邁西泠橋謁武穆侯廟轉墓下見精忠碑碣爣橫雲漢嚇人心膽而奴檜三老奸詬容腐態長跪堦下予憮然嗟嘆欲書余前所作侯碑陰跋以補金陀續天遺編故

事不果復沿山澗入陸行道三竺佛門見松篁夾路水聲瀧瀧然移時至積慶寺訪理宗遺蹟無存尋販涉久始到海上仙山諸友各倦矣余乃獨坐飛來峰側見諸洞窟玲瓏余穿崖隙入恍石乳垂垂塑佛大士諸像星列其上石青紫有光竅窟穴處雲瀧瀧然起不覺神怡氣釋此誠邈理所謂西天竺第二峰者不知何年自海上飛來于此石畔溪流激人諸友已集靈隱余續至劇飲問寺僧橫溪上人者宪庸嶜賓王吟詩之所在北高峰下余亦跛蹀不能至飲罷至

冷泉亭遍詩壁上因與諸子話往日奸檜地藏扣齒之事雖涉野史荒唐莫可據然亦可見天理人心神鬼報施黙定有不可逃者冷泉亭上有一泓悠然余遂沿石泓下復至前飛來峰所因詢所謂呼猿洞者在荊莽中道狹不可步迺同諸子坐石筍屏畔于是遍歷三天竺法界見兩山脉道陵竹磴磴角立余迺至白雲堂瞰所謂古流來觀音靈跡復訊夢泉亭雙檜軒宋光宗駕幸往蹟皆莫辨余急訪下天竺靈運翻經之臺見苔封蘚剝繼至三生石由盤紆山徑迺

下吸葛仙公泉水甘冽甚復取道後湖小徑去由曾子後裔塋兆左折下進六橋遙望南屏諸山龍翔鳳揭與湖光掩映平沙淺渚間崖氛夕靄頃刻千萬狀水禽翩翩往來而雷峰塔隱隱天畔余因與與人訊于肅愍公葬所遺事欲從入盤嶺高曆寺往酹之弗果乃徑至净慈訪孫太白舊隱萬峰深處坐蓮華洞曾憶往時與方伯李古冲宴酌居然亭談仙姥酒墩諸勝次晨潤溪雷子復來邀飲六橋上獨與諸子遨遊道上豪談劇論潤溪子曰不知前亦有人如吾儕今日遊樂否余曰昔鄭少谷殷近夫與孫太白月夜吹鐵笛作軍中樂于此相與歡甚因劃然長嘯漁謳酒舸恍若鸞鳳之音自南北二高峰下稍頃天風颯颯微雨至余與諸子徑取蘭橈由中流造湖心亭小憩自余壬辰至茲湖上今幾何時而湖上之人物臺榭不知其幾變更王圖伯業琳宮梵宇倏忽丘墟盜賊干戈相尋紛亂不已夫天壤間一抹之外皆爲長物惟飛雲野馬天真道妙與吾與子俱形于前者爲無盡于是復與諸子痛飲浩歌洋洋頃之日落湖水

矣迺大笑而别

西湖遊記

戎州尹伸

西湖之勝曠者水也秀者山也幽者林徑奥者巖洞溪壑也有告我遊者曰湖遊可一日盡湖上諸山浹旬不能殫也嗟乎遊人之覩而失此湖也久矣今夫山骨於石縛於林靈於水林之變僅在四旹而石無變也耳浮於目目浮於足山始擅其奥身之所到而山無與矣大凡峰翠巖光目入常有餘身入常不足登南峰但知北峰之美登北峰亦然然則山可三數日盡也物之善變者莫如水雲煙所生峰壑瑰姿焉故朝暮之變晴雨之變四旹之變人之所善於湖者同而朝朝暮暮晴晴雨雨春春夏夏秋秋冬冬之各有變恐非簫鼓樓船者所易會也蹊此言之湖雖累月彌殆不能殫而云盡之一日乎余武林之游凡四十有五日西溪横山龍潭雲棲五日了之南北諸峰江上諸刹吳山瑞石四日了之餘日飲食起居都寄金牛波面早則辰巳晚則申未遊人將散而棹方勤酒樓無煙栖鳥無聲而棹始返人所頻到我亦皆到者錦塘孤山也湖心亭淨慈寺也人所不到而我所獨到者南之普度菴西之裏六橋徐氏村也最近莫如寶石人多其纍纍吾病其輪頹每西吾舟以顧之排者歛頽者銳勢遂遒上而執此以准諸山背面横側之勢大率如此此吾形勢遊也青翰靈鴉樓軒相接豨肉駢闐聲容競作蜀花語影紅粉歌塵終日衎衎於風煙而了不相涉人喧亦喧人艶亦艶此吾賓王游也長景初晴人天俱霽舟無小大友無新故程無遠近意之所到草木生香鳥慧魚靈都來親御棹疲而步步疲復棹至于山嘴紅輪波嬌嫩碧氣以凈而生妍光因冶而反澹人物爲光氣所轉作止都不自任欲去不去但喚柰何雖情之所鍾于世頗遠眷此雀室寧非迷樓若乃梅旹多雨飄風終日湖始波波始聲水情始活遊情始壯綺羅簫管始匿漁蓑蓴筏始見此湖始專爲吾輩所有而湖上諸峯出沒于雰雲冷煙之中偏全奇正莫可端倪其他市肆僧舍歌樓舞榭梛堤竹嶼塔影橋虹亦爲煙水所轉揺曳糢糊別開生面又或雨而或霽霽而復陰向之所謂

模糊揺曳者復變而明瑛蕭遠一日之間蓋不知幾春秋幾朝暮矣然猶以爲漁火村燈終不及金波一照乃期之白分者苦爲風雨所妒期之黑分者光力未滿人懐猶幸殿游及于將望足夕也千里無雲萬靈都寂復得宋獻孺馬君五載酒相呼便從斷橋步至西泠忽聞一絲清囀疑在雲上少焉一葉西來蓋數人臥而鳴鳴相唱和也俄頃失之頗爲悵惋獻孺云此旹安得紫衣數輩嗣爲落葉哀蟬之曲一問結璘之宮已又云安得蒼髯鐵笛横査飛來作裂石穿

雲之響一艷一僊片晌殊懐都有餘恨夜久骨燙知寒徘徊不能去數點漁舟穿橋出入因坐橋頭各浮數白以酬之環顧三面之山近者遠高者卑大者小翠者白都爲琉璃光明所奪矣如此湖光水上人家盡掩扉臥而湖山卜居亦止三姓南有虞葛俱名族西止徐氏一田舍穩臥于長林茂荽者已二百餘年仙書所謂閒亭外舍此似近之此处園亭亦常下鑰即黄貞甫之寓林身後已鞫爲茂草矣湖山之緣未易哉吾遊始于甲戌三月廿九日終于五月十二日常同者陳仲雍鄧爾珍屢同者胡仲修顧山臣吳爲之間同者汪然明張卿子馮雲將陳則梁吳今生譚遠韻殿而同者宋獻孺馬君五旹崇禎七年也

雨中初遊西湖記

汾陽朱之俊

予自非齒南遊輒聞東南山水之美餘杭爲最聞而想想而夢如懷古人則鮑照李白如念姣色則毛嬙南威如想石交則尹班之陶陶范張之欵欵也今歲既得奉使於浙過潤招張公亮未至作詩屢促之公亮追及於金閶予喜曰湖山秋屨有色矣閏四月九日始入杭須詔之夕即出宿昭慶寺寺離錢塘門不里許而杭湖之首予從輿中拘頸望湖僅一線白如

美人露半面擲眼於人雖未盡了了亦復可念夜聞簷溜滴滴聲輒撫枕而嘆晨語公亮曰有所思在咫尺風雨阻之遂各含情而坐君能之乎公亮曰不能也乃謀之主僧買艇游焉既入舟見湖上諸山盡作影於影中爭出雲若敗絮若飛練若馬若行人雲山相混根枝莫蔽純爲墨天公亮偶指一峯曰奇雲也予曰山也指一峯曰怪山也予曰故雲也蓋公亮短於視又素未識南北山何狀故多指多惑湖與烟亦復相混數百步外水爲烟據如空中有水隨舟所之

然後開開處亦如鏡受氣評眉目有物故不盡識湖近遠及其抵岸焉主僧望一簇影曰此孤山也其上有六賢祠予問六名爲誰曰李白蘇林暨明維新周公元美王公也公亮謂湖上之祠宜以久其地與風流標令爲山水深契者乃列之周公冷面且爲神有別祀矣元美文人與湖非久要今並四公而坐恐難熱熟也予笑然之及岳王祠予曰雖雨可無謁乃展而上時方撤栔逆祠以新之過王墳有鐵檜爲皆無頭墳前有分屍檜剖而植之各生枝葉嗟乎一秦檜

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出王墳遇大雨巾舄盡墊堤上見魏璫石勒碑皆委地碑高一丈餘讀其字盡鏟去然猶有可意得者復下舟杯數巡至湖心亭柱礎瓦椽並吐水氣予輩登之冷然如入鮫宮龍國不能久留舟行里許有重堤爲放生池紅橋屈曲草樹蓊然絕勝湖心亭時游檝如鶩然罕有至者主僧語予蘇公堤數六橋皆若對顏顧雨甚不可登欲移舟裡湖則以舟稍高不能渡橋下既而林山晚暮水情黯黮乃鼓槳而歸是日也予謂西湖如絕代麗人

喜亦好嗔亦好靚粧亦好蓬首亦好立明處亦好入闇處亦好晝見之亦好夕夢之亦好故雨雖霰然子輿亦復不淺而公亮殊憾憾以爲十年憶西湖見之乃沉烟底且湖山面貌若恍若惚眞如夢遊故作詩有兩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之語予譏之爲唐突西子因成一詩以爲西湖解嘲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汾陽朱之俊

雲栖爲故蓮池師道場雖無金宮紺殿而竹有一陰松無異響亦可以掃祛世情蠲煩蘊將發之刻主僧復引予輩觀華藏世界海以一蓮花爲一世界皆雕木爲之重重無盡自此一徑沿錢江泝杭城而歸時澄江不波漁舟搖曳不異平湖之上念白馬雪山似神而非恨不見其奇偉也行十餘里爲月輪山上有六和塔登其巔則隔江諸山參天黛色百里青冥

還顧杭城如魚鱗西湖如一銀盃南北諸山皆回青轉綠畢態獻狀以入衣袂之側而浙江如帶反出我步屧下至白光不斷存想無際則東海三神山金庭銀闕瑶艸瓊枝或在其處焉予得句有云看到海光全是夢拾來江色不勝秋公亮詩有云江氣白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山來予謂此語寄月輪山麓久矣今乃被我輩拾得復數里過湖南入淨業寺寺極壯麗有宗鏡堂宋壽公著宗鏡錄百卷處也迤行入清波門上吳山廟有十僊遊其三聘目四望見杭城一

九江湖相夾山無定容水有異貌而府署廛市並棲
山水清麗之間他郡或覊屬舂檣輪折足蹶以求名
勝而未可到此獨寢食坐息於水木魚鳥苔石烟嵐
之窟宅生其地者卽不能如丁野鶴升雲絶漢猶或
多塵中之慮寡霞外之想恐亦山水之所訶也日既
夕乃歸邸廢是役也予有二憾及三快焉凡山水之
情天機深者自與相近若天機既淺則隹入之其神
味不能相酬惟狎處既久則山水力重而後能通人
之氣予生來雖恒以道念自相接續然後入婚宦天

機自薄須在深山中一年半載覩其動静閲其實虛
然後山情人意可恊爲一昔白公詩云翠黛不須留
五馬皇恩只許駐三年東坡詩云我在錢塘百六日
山中暫來不煖席三年百六日猶以爲近乃予入杭
僅半月作湖山游僅五日予望山水如雲上見仙恍
惚未定山水覩予恐亦如生面之客亦所未喜此一
憾也容有爲予言天目徑山之勝予神往履動顧以
使事久羈或非世法且公亮因體重艱於登躋予孤
與莫助此二憾也何爲三快予每謂遊山如學道若

近俗魔得道心易散每見登山者𢹂輿馬庀徵遝方
及一勝則有軒蓋之迎竿牘之擾几席絲陳優樂並
作耳聒殿呵口倦朝務不復識巖光嵐氣爲何物予
從行僅數人不携酒殽入寺僧人供蔬笋淡食留錢
而去所至無冠佩之迓得以靜心壹聽領畧山水一
快也游山亦如觀古人文字當得解高而胸曠者與
共評隲公亮既當世所推爲文通明達之才負絶近
代兼心無恒事胸有遠覽予獲與之探討巖石揚摧
烟霞又與予游從既久形跡儀數亦皆捐脫二快也

三則世人有終日幽奇中而不能有一語之合者予
雖乏麗句足酬山靈然每逢佳勝公亮既走筆成篇
巖谷響和予亦一吟一咏差與景光相接亦可自遣
其壓壓者歸途自詠所著百餘篇如初買山園新築
精舍日一翫之意思開發此三快也游既竣將以歸
途問眉公先生於雲間併覓洞庭天平之爰越勝既
攬復想吳趨阜山幼海之澤予小臣特邀有異緣矣

發昭慶宿發光菴記

汾陽朱之俊

游湖之夕簷溜尚泠泠夜半聲絕厥明天大霽主僧報曰今日可入山矣乃與公亮各乘一小兜從者七八人或步或騎遂發昭慶從人有前而詗者予笑曰此所謂驪牝花上也亟止之目是游人隊隊無相讐者初行獅子峯下左湖右山連林映蔚時霧霧乍霽艸欣鳥悅山笑水嬉予輩七尺在輿而情已迸散於南北諸峯之上間從林影之缺復見西湖則如美人

靚粧盛服離幽闊出明除非復烟雨中慘澹故態矣行數里為玉泉寺入寺觀玉泉不逾畝許中有五色魚百餘尾見人悠然有閒情及投以餌則共攖之鬐鬣皆動食之能累物如此泉底有孔出氣如橐籥僧人曰惜有僧曇超說法於此神龍聽之為之撫掌出泉此即泉眼也又有細雨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予久畏雨乍見而駭矣出寺則長松參天老蘿冒塗為九里松故處雲氣不斷屬於靈竺雨後諸山如流萬綠加重後人見前人素衣俱作青色金翼白毛亦俱化

綠抽芳接馥交徑牽裾心骨皆翠然憾此身不遂化為山禽野鹿矣不數武為集慶寺宋理宗所愛閻妃功德院也經始時望青採斫擾及雞豚時有人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然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既掘冬青不生而帝之遺像卑竟托嬖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詬也又數里為飛來峯羣山皆土峯而此山純為石體其中空虛通朗如巳悟僧而其上學學堯堯含精吐氣螯牛奇章米南宮諸怪石之宗黨姻戚咸聚于是焉山多不根

之木旅生石上想石亦有膏以滋之予所恨者山椒之石盡受楊髡刻為佛像遂失奇性雖有鹹髡像首罝便溺處者終不足以謝吾石丈公亮謂須得冶童遊女恒以衣袂掩覆之或山更飛去脫其像石乃為勝致昔人云桀為不道禿山泣石今山泉環流若泣或以是也予欲窮山頂靈隱僧自超適至乃引從下天竺過三生石捫條援藤而上公亮體稍肥艱於登陟乃折竹作杖十步一歇氣息纔屬予每先登坐嘯之至頂為蓮花峯峯石確落如刀劍不可坐而公亮

以疲劇踞息良久望西湖如杯中水今古游人皆在一杯中吟烟嘯月飛仙過之應爲齒冷既下入靈隱寺飯於冷泉亭公亮吟林丹山詩云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予曰此水汩汩已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隨徒步包家閣往返數里予謂世人向湖山中作一圍如蛛蝥向花葉中作一窩安知此窩外作眾香國也吾以南北兩峰爲假山中外兩湖爲小池猶恐人笑我爲河伯耳薄暮上發光菴菴在北高峰之半竹磴層折林先蔽虧僧家皆剖竹

取泉泉響並作沸於絃索時予輩足日已倦逮入寺逾復振發夜宿飛雨亭下泉聲在枕上鷄報更予覓骨俱清作詩有憑高僧氣盡坐久道心寒之句殆徹旦不寐焉

發發光宿法相寺記

汾陽朱之俊

宿發光之夕菴僧慧如殊韻欲邀予早起登菴後石磴望日出會予起稍晏至石磴日已蚤食且盛夏枝葉蒙密即五鼓恐不能覩紅輪初動時也惟見西湖鏡面若綴林木之缺可手弄之湖船一葉兩葉亦似往帶叢篠輕風吹之碧影俱動不辨遠近矯首北高峯頂第在目睫上予褰衣欲登之公亮色微戰問慧如山頂何見曰內湖外江但稍曠耳公亮曰內湖外

江則此間已見之且吾瞑目導吾神於玉霄九霞之際已覩北高如蟻垤耳何曠之有予笑而止時靈隱僧自起以寺田被佔欲因予告當事者與羣僧共延於冷泉亭慧如許爲予作山導乃共發發光飲茗於岣嶁山房至靈隱時朝光四滿泉響臧沸遊童冶女亦以久陰後思想其鬱鬱者爭織於道予乃知杭之山水爲杭人性情之苑性情日生故山水之色亦無時渝也羣輩久坐泉亭目光往來謂殊少麗人予戲謂杭之佳麗武者不爲美人而爲山水其山水之麗

皆可任人踰墻而摟積塵而卧耳因共笑而起復過飛來穿洞底浮一二巵便投風篁嶺下過一片雲石其石多孔竅要是人間所有惟愛其前有石枰鐫句云與來潮水敲殘月飲罷吟風倚片雲稍上為龍井寺井方數尺萍藻交横布沠灑磬於階砌之下若寺神奏樂時適有游女五六與坐寺門闘予輩在不敢入寺僧意已不在予輩乃出不復問予瞻辨才有何遺跡乜下嶺數里皆在山坳舊壠新墳長楸古柏比櫛不絶人行萬樹與萬鬼中惟聞野花作芬時與屍

氣相襍張公伯雨于公忠肅祠墓皆在焉予因念此篠根狐窟之人向者亦嘗鳴笳伐鼓於兩湖羣山之間醉盡烟雨賞遍林鳥不知耳後鼻端幾許風生火出及一棺載身雖輿馬揉沓歌笑讙譁亦不聞不見死者即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月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予謂即使軟紅塵中祿促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閒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彪嶺春杪文湖若以西湖之意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屢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避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人長安街上至此地吾念益决矣暮及法相寺寺有定光佛漆身遊人乞子者甚衆公亮謂此老死後猶以臭皮袋誑惑人欲叱仆之寺僧靈源能詩時與游人賡咏予復登山觀錫杖泉蒼然晚色集於林端予幽意甚愜時公亮以痠劇不獲從焉

重修湖心亭記

吳興韓敬

西湖如鏡湖心亭則鏡臺鏡若翳不可一日不磨鏡臺而毀豈能終年不葺哉余初作疏倡修兩亭以為修放鶴宜屬之逋叟逸翁修湖心宜屬之遊人士女蓋求其各稱也崔徵仲使君曰不然我輩寓跡半在萍香鷗影間湖則吾湖而謂亭非吾亭耶今夫冠劒成羣庖屆聚臭蟻集於午萍散於晡錗虛崆峒半夜之月亦冷翠竇朝生之雲織往芸來辱亭為鄴而亭

不受也乃若樵風轉棹漁火迴楖霓色羽頹過而不盼寂寥飄忽覦亭閒如畫棟朱簾不覺落飛仙散吏之手當夫花鬪錦炫筑沸簫鳴吾則收綸蘆中蘇藕橋裹凝眸遙勝直以層閣㒪樓覦之及乎遠寺浮鐘長灘吐魄欑影微摇水鳥驚翩憑欄洗盞寸寸浮碧恍惚遇司馬才仲携麗人而他適西嶺尚曬東方已白迨於濃雲塞菅霧昏木脫業水露齾張琴則縮手難寫撥柮而宿火未溫乘人蹤之斷絕起欵乃於一茶紫裘貂帽危坐而氣不酸名士高僧共榜而吟不

欹髩鬇借孤山老翁曳杖而出逖離鉠夫避亭之炎而就其冷療亭之俗而還以真愜心自適風月主賓吟籟教禍茗仙酒民訪鄴侯之故井披昭諱之遺文可薦香蘋可酹松春故曰湖為吾湖而亭亦吾亭也且子不見叟曩日之出處乎履虎之尾攖鱷之唇貂毒所攻焚山燹珦强項一吏㕓領幾分氷山忽倒徵海俄淪乃得重餘虆薜再嬰冠紳大隱名區逍遙水濵後蘇前白爭俗為羣又安敢任蕪穢不飭廢行勝不紉也故曰葺亭亦吾輩事也是役也使君劉康儀

不給至解㕓囪銀艾佐之旌纛干旄諸君子之當途者以至縉紳弁髦諸勝流之尚誼者咸玄感樂助於是仍舊材者十之六撤其腐十之四粉堊丹碧不日而具俗顏猥額芟除一空至於匡襄終始則有寓公汪然明高士藍田叔皆能佐佑乎亭而亭因以重者也亭成來問記夫使君前語已盡之矣第憶希文氏語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使君勁節正氣樊曜褰中顧肯嘉惠此一亭令山水間永被徵仲清風亦何減富春垂釣時耶客有舉曹溪偈相難者云菩提無樹

明鏡非臺使君作此有漏因尚是人天小果是又不然夫無樹則西竺蓮邦何處化生七寶莊嚴非臺何得諸天圍繞且明鏡不安臺遂作節文帝詩讖則此鏡此臺正爲飛來少靈鷲寫㒵徵仲篇什含吐齊梁今日拂拭湖光一洗千年塗濁卽謂湖爲不動尊亭爲不壞身可也徵仲笑而頷之命勒之珉

重葺龍王堂記

歙　汪汝謙

神廟遣文書房東瀛老內監黃𤤼東南織造齋心事

往

古先生而又能指

上賜金錢妝點湖山名勝處[illegible]笙簫鼓括地沸天縉紳先生如馮開之司成徐茂吳司李黃貞父學憲王盟騷壇而四方韻士隨之二三女校書焚香擘箋以詩畫映帶左右而余以黃衫人傲睨其間若南屏之竹閣雷峰之雲岫堂岣嶁之山莊靈鷲之準提閣西泠之一枝室皆次第建置藻繪熙朝越二十年魏璫以老魅盜國湖山淨土幾化爲腥穢不韻之場雖

聖明掃蕩餘氛而先輩凋零名園芳墅垂剝斜陽衰柳間不可復跡矣一日與閩中崔徵仲使君雅集湖上慷慨興懷客有謂方內多虞催徵檄如風雨窶兒奔命窩室逃名游觀何爲者余曰不見蘇長公救荒築堤乎使君唯唯因解帶唱綠首葺湖心亭余喜從事不三月煥然一新許載韓太史記中使君復念孤

山梅魂無寄鶴夢誰通繼起放鶴亭余補種梅花以存舊觀陳徵君記其事時三橋龍王堂傾圮尤甚郎前朝水仙王廟蘇白遺跡在焉不亟脩葺恐湮沒波浪中崔使君唯唯辭力竭不復顧余猛進唱緣同調者發歎喜心而素封者作生面孔余嘆息久之第舉廢之事非吾曹寒素所宜謀轉媿一時孟浪耳舊有路亭祠廟規製如傳舍余因更之前列堂宇背引長廊廊以通軒軒可布兩席上起小樓以祀白香山蘇玉局從小廊度曲橋三折登臺周遭曲檻可憇可坐

長堤如帶林水繁然北連放寉度水仙與處士不孤東接湖心宛焦幽與金峙偕勝矣客有復舉望湖亭爲言者余亦如崔使君唯唯不復顧以俟他日風流好事者

西湖月觀

吳郡陳仁錫

甲寅居堯峯登妙高吸太湖手煮寶雲泉自龍洞下琅玕夾流水侵予枕簟深夜鳥啼四更吐月游魚欲躍假寐未遑曉烟如抹風急雨來四山瞑合汎石湖楞伽問十里嵐光天長水遠以此貪戀家山唯西湖舊游小艸未剏初夏日長簡付剛氏宮謂游山水如睡臥記述如作夢當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改竄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既編補帆爲捉月觀留作湖上一夢

初四月紀

癸丑秋八月暮維舟棕毛場步石函俄見湖光逕棹斷橋保叔一峯送影湖面紅衣落盡遠水一枝藕花泊妓依稀太守昔年西泠橋下問水雲寬窄落日銜山波波擁紅巒夾綠陰斜入外湖青蒼異狀騰焰短矣月乍鈎艸欲碧一半勾留逆鑑上下極爱雷峯苔立

初五月紀

自濁水橋觀慶忌塔昔要離刺慶忌因風勢以矛鈎其冠而刺之葬此咸淳間怪物浮水若鐵棺然其西鄭侯橋石函入下湖間趙宋諸貴人墅僅餘花園老卒歌一篇耳寶所山奔水導逆以海潮余坐落星石漱一勺泉下大佛寺萬柳成幕橋左斷寶雲山之東宋家花如錦曰錦塢及上秋陽臺凄神寒骨海風四起月到望湖亭誦前人詩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涵烟霏滂衍而不迫紆徐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酒空急抵昭慶岸沽酒

初六月紀

泛曉湖及湖巒光盡紫海雲未斷出寶佑橋（即段橋）紅袖青旗總宜（園名）涵碧（橋名）彷彿覩之孤山歸立長烟初淡山水未深余觀第三橋碑不祀鄭侯今與白蘇處士四日四賢祠然范文正張忠定朱徽國不宜入耶其巔歲寒巖棐天就四照為竹閣而麗農樓快雪閣萃其勝南陸宣公祠又南六一泉東坡先生惠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孤山飯罷送客上湧金門泊藕莊飲雷峰下南屏披峻壁翠落蓮花洞門久之乃歸阜亭諸山飛翥如亂雲補兩湖之缺斗折蛇行與燈明滅在孤山語處士曰有是哉處于清濁之間歟為蘇為范為白為參寥為慧勤為甚之而韋后為賈似道焉

初七月紀

殘醉未醒閉戶作句客作竹就飲池塘蕭條夜深與客過濁水橋月漸低急放舟十錦塘月影半浸湖如擎寶幢即之微縮斜下如懸指漸一指片指俄落桑潭光經時不散桂輪自水中央的爍兩峰高處月在天而半在水而圓比于山高月小余進一籌矣

初八月紀

行唐刺史九里松下長晝風雷江濤夜合隔林先作雨昔吳說書額高宗揮數十幅不能及天矯作勢萬乘辟易松旁麴院宋取金沙澗水釀官酒由合澗上（北自靈隱南自天竺）登北高峰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餘杭局結錢塘突為峰鳴雞見日升盤三十六彎而陟西望羅剎遙接海邑郡城飛來峰樹自崖谷攫起根生石上翠毵蒙羃鳥悅山客關洞曰龍泓宋丁翰之月夜

集鷲處問靈隱浦帷流泉淙淙跨澗一樓亭冷泉于
巖面寺暗林香青林洞之北昔人長嘯集猿呼曰猿
父爲建飯猿臺逐侶出雲呼見歸洞最宜向包氏山
房一聽猿啼松落三竺之勝亘數里自飛來轉寺後
如伏亂飛鳳精留峰介天竺之中遥齊飛空歸流欲
瀉大悲泉流講堂下空巖懸乳幽淙嶺在其東南深
壑巉巖艸叢石瘦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左逼障右臨
溪而活沙塢滑善崩上天門湖海一色矣自錦堤歸
忙上保叔塔觀落日山高峰蔽畧見紅霞數道到寺

西湖月觀　大　四

門海日蒼黃倒影余乃自梅花嶼之北婆娑深樹旋
下客舟斷橋賓月忽被孤山一角水底影破則狂叫
月既下偕琴僧過第三橋道人卧呼之不出龍王廟
後一水臺攀而上彈雙清一曲木靜夜寒游魚不出
波淺舟閣一夜湫湖心笑前人行過畫橋天忽曉雖
似我中流自在須臾漁艇影綠樹數峰欲青雲起如
烟易小艇傍湖心亭杲杲日出

初九月紀是夜雨　是日觀百妓會雜十廟潮心亭看月出故亦書月

錢塘門百妓會十萬人家市聲到海皆成紅霧俄見

飛駒者八石榴禪擁始由鎮海樓上子胥廟山自天
目翔舞而東踞于鳳凰灣湖掠江左折吳山江介海
門昂首穹脊棹尾内向道士曰晉天福江水溢寶達
咒止之夢偉人曰員聞命矣予笑曰豈有地老天荒
數千年怒不少殺而擊山破岸者哉所至前瞰江飫
俯湖則三官廟最風搖泉韻[illegible][illegible]出石罅視之既靜
其聽始遠則青衣洞最雲開山露雨過竹涼高見滄
溟則雲居菴最巖竇窈窕秀石玲瓏鶴髮龍骨蹣跚
其夏壽藤怪蔓[illegible][illegible]霄之木根不土荄寒泉

西湖[illegible][illegible]　大　五

滴瀝作繁作細黄石簧燈十宿洞中不能言去則瑞
石山紫陽菴最昔人云石者山之骨榾也吾獨取夫
怪怪奇奇者焉彼固化工之所深寶也譬之于士亦
豈以狂狷爲非材也哉峭削凌空白露夜滴則橐駝
峰雪風洞最若夫三折肱而凌霄則真人殿庭一樹
最蓋仙窟云丁野鶴蟬蛻鬚眉尚奕奕永樂間御書
招張三丰不至今塑三像祀之卧坐立　余謂夜靜何人
吹鳳管三丰卧也霜林葉盡羣峰出三丰立也背與
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三丰坐也

初十月紀

泊岳墳三橋三妓驕嘶綠楊白衣躍上隄如飛兎爲浮數白巳送忩湧金門清波遠州一片紅粉銷歸何處中流忽聽客呼遂上其舟又是一番泡影矣

十一月紀

鎭海樓之南爲寶山誦子瞻詩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亂暝禽呼及同秦仲二子游云平明巳報百吏散意卽其几席湖山簿書魚鳥處也玄妙觀問洞賓題蕉處一龕烟火而巳白馬廟折而西曰七寶山少

游夢天女求贊維摩像處昔雲閣黎居山披入方丈小院見其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葢不出十五年矣後贈以詩有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句余謂作吏如子瞻可以游釋如雲閣黎可以從吏游

十二月紀

清波門折而東南曰鳳凰山左江右湖千山斬矗其麓爲萬松嶺唐宋州治卽錢王故宮云宋遷大内碧瓦鱗次植日本松作観堂三茅観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一溪通小西湖亭

曰淸漣萬松入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江干皆禁籞紹興孺解陳修表蔥嶺金隄不日復廣輸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高宗手書懸壁然淳熙間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德壽宫爲汎湖觀潮亦盛事云嗟乎韋后不挽欽宗之輪而一日存瞽嗤于道人及乳母抱度宗行廊廡手粘一塔影歎宋家無復生氣弔閻貴妃詩南宋可憐無故主西山空自夢朝雲悲夫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爲勝果禪寺臨江突几南連秦望東亘吳山笑語落富陽月巖最善中秋

清輝滿隙如合璧左爲中峰宋殿前司營在其右石笥林立錢曰排衙白塔小竹石壁夾道古石衙云樹散雲收虹殘水照歸由湧金喚渡得月柳洲亭白雲滿川飛浮來往水皆縹碧

十三月紀

參寥泉皆在孤山徙築于此有泉出寺後仍名參寥焉西爲宋布衣岳珂祠又西爲錦塢其巔初陽臺葛洪吸日月于此鷲飈作危隨勢峰拔地削立數千百尺龍爪拏攫鐫洗萬古如新每作雨崖鐵色紫陽先生嘗提舉浙東法得祀

祀其下葛嶺之上舊招賢寺白樂天詩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子贍入壽星院悟前身皆到此昔似道婉儀彌遠祭鄭虀鐙而趙紫芝與葛仙翁並墓其下不知後人如何作眼冠萊公集妓賞綾千段倩桃獻詩萊公默然及貶嶺南道杭州桃疾日葬我天竺山下樂天拈花爲喻子瞻拈身爲喻蒨桃拈織爲喻皆老禪也又聞坡公仇池筆記杭人喜食鶩日居百淛上夜歸百鶩皆號若有所訴嘉靖閒侍御令題官日報居鶩之數日居一千三百有奇噫坡倅

杭時戲語酒食地獄高穀繼之獄爲一空今鶩獄亦宜空矣晚上湧金酒舟歸自昭慶步月曲港湖艸居委聽小橋流澗直斷橋湖舟不行穿瑪瑙寺抵石函橋皆作響湖水空明荇藻交橫

十四月紀

從野堂諸君子與偕儀伯季生玄暉君翰修止曰放星芝予縱約余由昭慶寺後取徑桑堤山閒樹周西湖如艷妝山陰如翠幃深處此中蘭湯浴罷時也月皎甚移席廣庭山如碁布職巖而峙爲態舒緩歸木

蒙籠空青微出飛鳥時歸紛紛點石儀伯歌與偕和出門四山如畫風露浩然行一里至渡頭迢曉起讀行卷唱吳璐海門飛上明月

十五月紀 是日觀潮

浙潮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或曰浙去潮近赭龕兩山橫鎖江口衝突飈激他江去潮遠湧水而已余觀潮兵馬司前目逆海門兩山嚙合士女雜浪花中日下春玉抹烟舜如鷺一行憩萬松嶺絕巘左一亭秀出叢阿俯湖瀕海西湖雷峰如坐如臥松濤崚絕若斷

爵邊進表忠觀讀子瞻所書記余謂千古絕得意之文其文謀止高麗王獻金塔疏莊嚴有體二文並得之淛文章有神矣古云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坐靈芝寺門卽錢王祠水流寂寂俄見紫雲萬重荇藻鷗鳧皆染絳色數聲鐘磬千頃篠簇放舟錦堤樓舫齊番楊亂拂紅妝吳姬半醉清謳凌于波上棹湖心亭吳越勝人各集艷姬嬌兒末幾歌漸沓月影在地繽紛殊狀余乃嵆客自六一泉步西泠橋選樹四橋以下湖光深靚瀛

不張燈金沙灘口微聞木魚五橋更籌亂六橋淨慈鳴鐘提有行人還第三橋保叔昭慶鏜鎝相答行十二里而天曉遠烟微出海面

按堤南一橋曰映波對西岸六橋舊有旌德觀先賢堂觀本定香寺寶慶間京兆袁韶改建有虛舟雪錦二亭祀許由而下四十人曰仰高祠花竹縈紆小山曲徑　二橋曰鎖瀾對西岸五橋舊有湖山堂前擁雙塔後植兩峰四望洲岡浦合三賢堂祀白蘇林三公　三橋曰望山斜對西岸四發水

曰花港舊有雪江草堂　四橋曰壓堤對西岸第三橋舊有崇眞道院石臺龍燈以照夜船家仙王廟一名龍王祠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非曰薦菊取蘇詩一盞寒泉薦香菊　五橋曰東浦對西岸第二橋　六橋曰跨虹斜對西岸第一橋稍北爲西冷橋

十六月紀

由延祥觀沘竹閣故基移自孤山昔人祀樂天以杭妓故園沉紅睍綠樂天去後傳妓傳詩耳西爲宋洪忠宣祠又西鳳林寺鳥窠談禪處也予笑曰蘇兩公日與湖上人家雜處不辨官長湖光歛豔如几案間物鳥窠猶向樂天愁心火相構識浪不停豈其胸中著一西湖耶棲霞嶺下弔岳武穆王閱新碑獄卒隗順負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殉樹雙橋識焉今并祠云其又西張憲墓夜闌飲垂虹橋須臾移第二橋斜望西冷孤山霞起空山響木魚海天欲紅是夜游裏六橋

按楊公堤裏湖西岸也太守楊孟瑛既闢西湖遂

築此堤增建六橋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　第一橋近淨空院玉泉之水出焉曰環璧西通耿家埠　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西通麯院路游靈竺者停橈其間　第三橋近龍潭有時祥光浮水曰臥龍西通茅家埠　第四橋逶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曰隱秀西通花家園　第五橋西挹高峰舊有景行祠西通麥嶺路　第六橋從定香橋西入近發祥寺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曰濬源

十七月紀

仙姑山入青芝塢觀魚玉泉寺泉漑千頃靈鷲寺在其後北爲法華山而西溪泰亭則法華之分支也自行春橋出蒼烟老木間爲九里松余與客品松選奇輒狂呼林谷浪花仰激琮琤谺谿其南爲仙芝嶺而合澗橋峙飛來峰路口冷泉一亭清輝如昔偶憶樂天招韶光入城光不赴荅詩及黃紙詔下僧徒悵望歎達官不下山山僧不入城便是清涼世界始從岣嶁山房山半峰高百盤泉數十折長松夾道引竹流

泉散如飛雨豈紅薑紫芽能敵月下碧天哉菴有金蓮池純陽殿觀滄海日出堦前秀靈艸芙蓉數朶開屋薄老楓落紅滿地世外春秋艸木自寒煖塑像絕佳仙自塗抹雲氣自此陟風篁嶺林壑深沉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豊中辨才淬治潔楚坡云天竺已幽阻風篁更盤紆者也片雲石之上日獅子峰高出羣岫可瞰江滸天竺諸峰疊繡如畫辨才送子瞻過嶺有過溪嶺辨才老焉曰歸隱橋語坡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曰二老嶺其下宋陳闓中墓建炎議恢復與張子韶等七人共論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益足壯也片雲與泉二亭鑿池構石彈棊流水龍井大概幽古石鑑平開開花寂艸延緣其傍鳥韻相答水東出茅家埠入湖古人云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盤幽宅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者也其左爲神運石龍井之上爲老龍井人烟曠絕一泓寒碧盃大海塊長江西湖如鬟髮諸峰膝行匍伏僅見天目翔舞一帶人家茫茫烟雲海氣烟霞石屋

十里桂花撲人游裾道旁狼籍亂插枝頭士女駿如土巳薄暮道太子灣西玉岑赤山之間惠因澗鐵檀鎖蛟高麗王子導澗中木甃池轉輪色如藍獅象含雲氣定香橋至四橋月上全湖金紫垂虹與渡抵昭慶

十八月紀

九溪十八澗僻江干游屐鮮至古無味者九溪在老龍井之南其西爲十八澗蒸烟霞嶺之西溪環者九水出江而北達龍井十八澗則徑通五雲山雲棲寺

昔柳子厚記楚山石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又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予怪其言若杭固多名人即賢而辱于此者豈在石下哉是日也憩漾碧軒金蓮數畝有鳴榔載紅刺橈渡鷲破白鷗徐行定香橋張伯雨講水軒夾赤山浴鵠溪水下烟霞嶺即山左麓鬭犖确爲徑杭越諸峰江湖海門在指掌洞口水樂泉自項下山之窪伏流飛注水波皺而聲漸激東坡詩慣見山僧已厭聽惟餘海月空留照熙寧間鄭獬名其洞云芴小築

幽絕水樂洞在烟霞石屋之上惠因澗北爲于忠肅墓蒼松一帶間以疎篁自六通入定光寺飲卓錫泉出麥嶺有冰雪堂再經龍井歷九溪峰窮水盡白雲自間山如落鴈蹲鴻匇一澗鼻口相呀蹄股交峙岸之突而出者水瀠之如蒼龍蛻骨環數小橋峰若起若斷艸樹蔽翳巖下磈磈多千年積雪有門半掩竹數畝法雲泉自嶺下凝乳花泉甚白皮閣數楹小龕坐臥佛石居焉出沒煙羃間而光影在澗出復尋澗往山容舒卷澗分近遠巖平地如深洞凌高則作琴筑聲麓漸平潮泥浸野田江尚蔽頭洶湧作遠勢出六和塔則越山樹木人家影江面方候潮來間入虎跑泉宋學士以僧披法衣焚兜久之泉乃出爲作記不審南岳童子遣虎移泉視性空椎力何如哉出六和塔口初出月輪望潮頭余從橋上觀自六和至白塔嶺立峰際看越山窮潮頭九折天風吹海立壁揣龕直入富陽銀龍砰砯右望則大山蔽江一面直掠而上猛過西陵潮頭漸隱目送數十里外知是嚴灘氣始平江舟盡泊六和口魚麗朝蹤起一江秋雪余

乃赴客招且暮以炬上慈雲嶺其南爲龍山自天目分支沿江而東局結于此望太極亭八卦田王伯安書院伯安寄汝中盛稱天眞之樂以此至湧金輿人呼渡余不可中途與風作潮爲推浪絕行舟進錢塘門月上

十九月紀

客邀上青翰舫抵湧金燈火遠問水亭晚渡極喧栂其亭云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予笑云只有六時耳那得有十二時夜訪小蓬萊飲極酣臥

舫推簾拾斷橋殘月

二十月紀

晚入靈芝寺爲錢王故苑憩彭祖菴故宋聚景樓前學士橋錢嶺諸山之水出錢塘門輸委西湖必經橋下其傍仙姥墩姥採百花釀酒仙後十餘年賣酒洞庭云南屏山羅漢室錢王夢十八巨人隨行一僧手像五百尊而化去宋表五山淨慈其一丞相鄭清之記雙井理宗書額古車轍徑行處也蓮花洞口居然一亭湖山在睫萬工池千年古樹交柯積蔭旁激洞

石如砰雷宋乾淳舊賞曰小蓬萊在雷峰塔畔故內侍甘昇園峰類削雲喬木欒櫨槎于石膚有理宗御愛松由藕花居而出林亭幽雅兩山岸湖皆饒別搆北山雜市壓中如石函橋石礀水瀏居人架木幾不辨山水南屏一望垂楊蕭疎可愛余又臥青翰舫居荇藻中以此酬適之味令人意遠折問水亭而南爲孫忠烈祠宿舫中四更高嘯月臺晨起掠艸滿湖長堤如烟雨微見保叔崚嶒湖面

二十一月紀

韓昭慶看錦堤走馬堤盡一亭出憩金沙灘西湖以諸泉勝泉以龍井勝故金沙一帶皆流泉遠境第三橋歸追月玉蓮亭宋競渡奪標所笑此游春水梅花輸一著耳然當以九溪十八澗勝之應爲西湖樹我一標

西湖雜紀

初四日至棕毛塲散步石函橋俄見湖光如逢故人狂不自禁急呼小艇恣其所之　十九日暮已買歸艇立昭慶湖畔見淨慈一帶蒼翠欲滴湖含夕照徑

渡湧金聽歸人爭渡再宿青翰舫樓月落枕上縱葦望湖亭將曙而別　四之日抵湖是夜月初九雨初十月十一微雨十二之廿一月看月湖心十七夜宿湖舟三觀湖再聞淨慈晨鐘于定香橋一六橋天曉一晝則極前人藕花桂子之勝編月紀之留作湖上逸事　嘗出湧金門北爲柳洲問水二亭問水即宋豐樂樓址柳汀花塢歷欄檻前兩高峰夾蒼歌漁唱一時會合　臥青翰舫保叔一峰在于枕簟推窓覷之斜對斷橋惟見掠艸滿湖　西泠[illegible]兩湖[illegible]花

明如霞褋以濶濶　觀月三橋橋上漾碧軒水淺舟
閣一夜凍湖濱　雷峰塔老蒼突兀如神人搢笏
十五日看潮歸歷湧金錢塘清波三門遶湖紅霞千
萬疊倒浸湖底　蓴菜自蕭山惟湘湖第一第三橋
近出蓴不下湘湖手捋之　方弄水中月影忽被孤
山斷其一角　三潭印月舊在湖心今爲葑泥王洧
詩塔邊分占宿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　中秋夜余
行第五橋至六橋閒浮慈鐘還四橋偎叔昭慶鏜鎝
互荅　曉看孤山漂絮美女嬌兒逐電追影至第三

橋盡矣金沙灘一帶流水無人偶見金蓮半瓻中紅
褪曉渡　曉起海雲罩山烟烟隨曉炊亂海雲猶浮
其上　自龍井歸至第三橋月始上顧視湖平峰峰
盡歛

多逸事堪覽湖山佳處決不許人賛一詞存故事
談平話可耳

敘湖遊

西川劉邉

湖景麗於晝湖情暇於夜至一舟焉以司晝夜之長
晴開雨泊傍樹依雲栩栩然也雖然猶未也神飄忽
而無所着其爲遊也不靜矣於是舍舟而儲居半在
山而半在水背高而憑流虎以紅而沃以青暇食於
其閒徘徊於其上極朝昏之變態看烟雲之吐吞其
於游也亦非泛泛焉者矣雖然亦未也湖之境有未
歷湖之情終未周也於是乃以一舠一杖出沒於堤

橋烟水之中舠與杖止舠止杖與任心意之所如指
晴雨以作輟無刻不以遊爲事無日不與湖相周方
之所到必逐境而尋求力所未到亦望焉而生羨倘
佯盡日心目茫然第覺細柳成烟荷風自冷藹闘臨
波而半開遊舠依岩而雲集歌吹生香綺羅如水其
錢塘湧金之間乎長林綠暗綴岩壑以參差衆阜縈
縈對波光而睍冷松高石瘦淵遠樹幽其雷峯南屏
之間乎綠乍沉而乍浮峯時高而時下閑雲傍于汀
渚野鳥集于茭蘆花柳陸離荒堤如帶魚蝦遊泳迦

眭如圍。其三潭六橋之間乎。林巒依烟而近遠。遙[illegible]
隨山而掩映。平堤烟斷。遙憐數點之紅。荒樹梅青。悵
想歸來之鶴。波閑水澹。藻潔萍浮。其新堤孤山之間
乎。堤遙而樹影如霧。林開而山闊無人。兩山相對。空
翠自生。一水澹洽。清光抹出。新篁搖戛。時鬧萬竿之
涵。烟古蕩無波。長留千載之幽魄。其西泠裏湖之間
乎。浮屠高出于雲端。金碧輝煌于水上。歌聲自沸。林
壑傳香。草腥而漁子初廻。波空而鐘响時出。其段橋
片石之間乎。望紅葉而目駭。觸青翠以魂搖。策我筇

竹。泛彼輕舟。山色空濛。水光瀲灧。酒清者潔。友契身
閒。醉醒故人之前。坐卧琴書之内。餘念都盡。夢想不
驚。一舠一杖之間。所得豈淺鮮哉。乃當新秋乍來。客
病初愈。從先之見闘已斷。後來之識想未交。暑忽忽
其將辭。凉悠悠而欲至。友朋咸怨我懶。酒肉不薰我
心骨。輕宜水神。怯知幽衣。服有情風烟可愛。琴尊筆
墨。寄之一舟。往復徘徊。恃此一杖。或振衣以長嘯。或
抱膝而苦吟。霞斷烟銷。雲移星徙。或微月暫出于林
端。或野火時生于山曲。或雨過而初晴。或曳闕而將
晚。或深夜風號而萬山皆響。或中宵病雨而滿水波
飛。或漁唱偶出于菱蕪。或佛燈依稀于古寺。或湖光
不起而竟夜無聲。或一筏孤横而悄然私語。當斯際
也。乍有所見。偶有所聞。聳心動懷。自不能已。會心不
遠。感慨係之。目恍恍其如搖。意綿綿而不斷。細求其
故。亦復冥茫。是湖生秋耶。是秋生湖耶。是病生客耶。
是客生病耶。是秋湖生病客耶。是病客生秋湖耶。精
神杳忽。泛不可求。耳目驚疑。瞻無所着。知古人之不
遠。見後來之心期。嗚呼清緣易失。年少難留。逍遙于

山水之間。優遊于栁花之下。則一舠一杖。曷不足以
了吾生而畢吾事乎。是又用以自幸。而不敢不以自
儆者也。聊爲之記。以識一時之精神焉。

敘山遊

西川劉暹

遊湖者出錢塘泊南屏一入裏湖而返以爲觀止矣其有好事者欲捨湖而之山不過一往靈隱由六橋三潭而歸人未常不以爲異也而予心訝之問之趙子伯邕曰令吾欲爲山遊亦有可以稍易其境以幻我心目者乎趙子曰南而南峰北而北峰其輻輳肢背間者不可勝數計之以月廼可盡之耳予時心善之而病不能往也越十日病脫神爽新秋乍來凉氣

泠泠以洗人弱質飄飄而思舉兩峰淸氣來往衣履之間萬壑雲光浮遊心目之上廼扶杖登輿携樽治茗所向無方山山誘我所之未遠步步生幽俗客不能相從好朋不招而至暑不迫我以威雨不阻我以濘病初愈而胸無一事神少怯而足不以疲抱一往之深情相羊焉以問乎水逍遥焉以之乎山未陟嶢岧而心懷已霽乍投林壑而魂魄皆幽齊夷險以登臨覛足力爲懲任朝往夕返雨止晴興幽不必其皆收意愜焉而期適南北峯之勝寧遂難窮哉爾乃適

道湖邊望西林而右折古藤老樹蒹蔚其間蜩啁蟬聲搖曳其際林盡道窮而見一山飛舞而下者爲北峰之肢從山肢取道仰古松俯幽石聽新篁履纖流穿徑過橋出林落磴廼見一石鐵色雲覆若飛若停者爲紫雲洞從洞中窺天天小如掌從洞中瞰雲雲出如沸出洞以下高巒蒼碧遞來而不斷蒙然而可望者爲金鼓洞巒盡道夷平疇綠舞聽洞上之風望四山之美委蛇于長禾肥草之中有寺葱葱當其前者爲玉泉寺寺有二水一水淸皎可鑑絲髮有大魚

千頭散其中者爲玉泉池一水沉滑無滓而波面滴滴作受雨狀者爲法雨泉從玉泉返至岳墳道左折飛葉洗月凉風搖耳流淙淙以自續烟漠漠以相交柳盡楻來竹窮花出有峰嵯峩而立而一水帶其前者爲飛來峰峰狀如墜峰勢如暫立瀨响歷歷若裂繒帛尋响而前不數武一剎巍然當其前者爲靈隱寺寺前不數武細泉戛戛而鳴紫薇婷婷而舞木石參差亭館錯者爲包家園舍園而前仰空濛入蓊鬱山嵐在衣磴磵生足大壑陰陰而日滲文禽嬝嬝

以雨飛足疲行倦而一寺適當可憇之所者。爲韜光從寺門而盼高岑層層送齊攀古蘿而上荒砌步步生寒砌斷蘿空。一坪坦焉其上近可以眺湖而遠可以眺江者。爲岑之頂。寺後有洞凝寒。言語皆响者。爲維摩洞。返故道繞飛來峰之根以右折不出里許見三石峭瘦而倚于峰之側者。爲三生石。從三生石返至五橋。投空林茅舍而入石樹能奇岩壁生冷一溪綠暗覆流泉而响幽兩壑叢深映山雲而氣寘猿鶴翛然。時有梵音溢林外者。爲法相寺。由法相左折而

度坂橋入叢徑碧青相接。禽鳥相鬧。一屋蓬然而臨於路者。爲石屋。從石屋去里許。有洞鏗然而出瀑聲籟响相荅水石相商聽之若環珮之舞者。爲水樂洞。舍水樂而登高阜。入幽濠。江氣湖光時隱現于木抄。峰紋塔影恍浮動于眉端而適以一臺收其濼爲烟霞寺。寺後有石丹碧色。冷氣陰濃時聞淅瀝之聲者。爲烟霞洞。由洞門而撫深壑。幽度重泉。危躡岧嶢。身寄虛空之外。目亂群峰之前。來往無定。倏忽東西偶見一菴葱然而隱于古蘿中者。爲新菴。舍新菴而越

危岑望町畦宛自生野花亂綴一泉清且冽而出于寺門者。爲龍井。從龍井以達于湖過六橋踰南山傍岩沼江。升巒陟崿十餘里。迴見一亭負山憑江而危立者。爲五雲亭。出亭躡蹬夌崎嶇盤青空林澗壑在下。心眼爲開。近俯湖上諸峰。則怒生叢攢若花蘂之初開。遠眺江上諸岫。則奔走披離帶烟光而明媚。江水隨秋以共迴湖波吹碧而無休遥望一寺于飛峰之巔聳然自振。以通江湖之氣。爲五雲端。踰五雲端尋山蹊而返。歷嶮巇雜荒蕪。麋鹿爲群。猴狖相押。

目不得停足不得住。壁立以抵山根若從雲端而墜者。爲十八澗之首。從此而涉清流履白石。兩山翠合。衆响相傳。橋屢過而不知澗往來以相送。山窮水盡湖湛然而明于前者。爲十八澗之終。目紛紜于古碧浮青耳搖亂于湍流樹响鼻煌惑于嵐氣花香手憶攀援足懸登躋意有所會作息因之或臨風而振衣。或踞石而披跣。或劃然而嘯。或含悽而吟或欵笑于松竹之中。或疾呼于泉瀑之下。過溪橋而恍恍。望岩谷以悠悠。凉葉思紅。空林戀綠。群峰寂寂依素秋以

爲魂濕翠盈盈。仗湖光而自定。時見寒潭之隻影。鬨逿然之一聲。懷抱伊何。語言皆塞。我其爲新愈之人乎。我其爲久旅之人乎。我其爲深山之人乎。我其爲清秋之人乎。笑而不荅。人不能知。愀以無言。已亦不解。悲古今之不一。慨心事之非遙。恍情性之皆稜。覺肺肝之無主。南峰北峰之間。亦豈止幻吾心目而已耶。因記之以自識焉爾。

序山水之間

江右解縉

今雲南叅政姚公與予交幾二十年。嘗謂余所居浙東西佳山水。虎丘孤山西湖天竺吳松剡溪若耶雲門天台雁蕩鳳翥龍導鷲山蟠伏。登臨眺望。游詠漁嬉。畫船簫鼓。不足爲耳目之娛。鮮食芳茹。不足動口腹之欲。逍遙徜徉。不知山水之爲樂也。而况區區功名與富貴哉。浮雲無心。風流遷轉。歷職官曹。不爲物誘。陶然山水之間。事至則應之而已。功名富貴之過吾前者。亦皆有可觀。而況胸中之丘壑哉。余喜公之言若有道者。及其事蘖務委。造次途遇。握手論心。未嘗不欣然一嘆也。於是其言益可信也。嗟夫。人惟超乎萬物之外。則可以役萬物。屈於萬物之內。則萬物役此理之固然也。故飛鳥之失其山林。而局以樊籠。則悲游魚之奪其江湖。而居之一勺水。則困僻野之士。包之以冠裳。負之以佩綬。而驅之以拜起。則怨懟而不敢安。此皆未能超乎物之外也。若姚公者。其心非屑然於山水間。而山之峙。水之流。動靜聲色。自不

出於其方寸之間也矧其家在富春山之陽有嚴子陵之高風出乎日月之上者爲師表於前宜乎造詣者至於如是之高遠也士大夫爲之詩若干首具如右

送人游浙東

宋　蘇軾

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摠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杭州題名

宋　蘇軾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况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瞻書

其二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夜游西湖紀事

宋　葉夢得

張景修與予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唐與詩僧可久泛湖時落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甦甦有光微風動湖水滉瀁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

清癯如雀

湖上書語黃山人

錢塘田汝成

一日余過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予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予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陟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與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賞鑒者也

與李杭州書

公安袁宏道

東華一別益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碌豈弁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舞與烟嵐共翠笳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為守每出游時分首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以為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刻日東下為有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敝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始虎林耳非有于于東諸侯者也

西溪寄彭欽之

太原王穉登

留武林十日許未嘗一至湖上然遂窮西溪之勝舟車程並十八里皆行山雲竹靄中衣袂盡綠桂樹大者兩人圍之不盡樹下花覆地如黃金山中人縛帚掃花售市上每石僅當脫粟之半耳往歲行山陰道中大嘆其佳此行似勝之

題西湖臥遊冊

吳郡李流芳

紫陽洞

南山自南高峰邐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煙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作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頫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巳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闊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勝絕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為最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為中峰手植歲久浸淫為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

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清波訪張懋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回城上望鳳凰南屏諸山沿月踏歌而歸翌日遂爲孟陽畫此殊可思也壬子十二月鹿城舟中題

西泠橋

余嘗爲孟陽題扇云多寶峰頭石欲攧西泠橋邊樹不開輕煙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西泠樹色眞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兩峰罷霧圖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煙林霧嶂映帶層叠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槳至堤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陰雨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癸丑八月清暉閣題

法相寺山亭圖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却共君忽忽送君無長物半間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陽避暑竹閣連夜風雨泉聲轟轟不絕又有題扇頭小景一詩云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聽杳靄間悠然見微月一時會心都不知作何語今月展此冊自可思也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樓燈下題

勝果寺月巖圖

勝果巖石奇秀甲於南山而月巖尤爲奇勝不知何物人摘一椽楔以障之又於崖上鑿字作道學語可笑石丈無靈見汚傖父予此畫雖不能傳神亦足爲洗垢矣壬子臘月十三日書於金閶舟中時孟陽以送予北上攜此册至同觀者爲方孟旋徐元晦金爾珍翁子遠鄭千野張伯美舍弟無垢從子緇仲

六和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昔時並馬行夢中亦同趣後來五雲山遙對西興渡絕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攜此樂不可論

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深渺何處此予甲辰與王淑士平仲叅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予所畫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爲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棲翻白沙嶺至西溪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疇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亘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

磧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咏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葦痛飲翌日出册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冷泉紅樹圖

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湖上故人屢以相嘲予亦屢與故人期而連歲不果旁用悵然前日舟過塘棲時見數樹丹黃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峰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湖上霜氣未徧雲居山頭千樹楓桕尚未有酣意豈余與紅葉緣尚慳耶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余亦率爾有荅聊記于此二十日西湖領畧猶未了一朝別子歸使我意悄悄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林杪子嘗爲我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錦繡森然建旂旄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至今追昔遊悔殺歸來早豈意今復爾萬事有魔嬈相牽可奈何是身如籠鳥歸來千日餘昨日試開眺村邊小紅樹向人亦嫋嫋轉憶故人言西湖攬懷抱開緘讀素書因風爲予道

斷橋春望圖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魂消欲死還謂所知湖之瀲灔熹微大約如晨光之著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相映發他處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裴回終日翌日爲楊讖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在斷橋寒生梅萼小春入柳絲嬌乍見應疑夢重來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又明日作此圖小春四日同孟陽子與夜話偶題

南屏山寺

往歲甲寅同淑士平仲過南屏居然亭看石壁呼絕，以後數至湖上試到南屏看友人輒別去徘徊兩山，欲一至居然亭而不果矣見余畫始恍然如夢中也

雷峰暝色圖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雷峰如老衲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峰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子在湖上山

樓朝夕與雷峰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頹然其間尤為醉心然予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煙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為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紫雲洞

己酉三月偕閒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從子緇仲登烏石峰尋紫雲洞洞石甚奇而惜少南山秀潤之色然境特幽絕遊人所罕至也後三年在小築燈下酒酣弄筆作水墨山水覺舊遊歷歷都在目前遂題云紫雲洞圖竟不知洞果如是畫否當以問嘗遊者余畫大都如此亦可笑也

澗中第一橋

己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閒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舍侄緇仲俱至徐村第一橋飯于橋上溪流淙然山勢廻合坐久之不能去予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來三月中春山雨初歇奔雷與飛霰耳目兩奇絕悠然向溪坐況對山嵯峨我欲參雲棲此中解說法善哉汪子言開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忘之矣

雲棲曉霧圖

壬子正月晦日與仲錫子與出雲棲慧法師季穌居士送予輩至三聚亭下是日大霧山林模糊已而霽至西溪還小築明日孟陽持册子索畫遂追圖此意今又二年矣烏鎮舟中子將子與孟陽夜話偶題

癸丑十月孟陽及子將兄弟與余同舟至吳門夜泊烏鎮酒後題字距壬子一年耳茲稱二年此時眞大醉耶猶記出雲棲時霧初合四望皆空時見天末一痕兩痕皆山頂也日出氤氳竹樹郊彬在

水中有寒柯離筵挺出空濛間猶帶紅葉分明可愛余畫中最得此意題詩草草故所未及當遊時畫時題字時子與皆在今已作故人永隔言笑眞可痛也巳未六月重題

煙霞春洞

從煙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眞瓊林瑤島也猶記與閑孟無際自法相至煙霞洞小憩亭子渴甚無從得酒見兩傖父携榼至閑孟口流涎遂從乞飲傖父不顧予輩大怪偶見梁間惡詩書一板上乃抉而擲之傖父踉蹌而走念此輒噴

飯不已也

江干積雪圖

余夲夏秋嘗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辰同二王參宂往時已二月大雪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榦英拂照耀空江南諸山瞪瞪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白民看月兩堤余旣歸白民獨留遲雪至臘盡是歲竟無雪怏怏而返世間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孟陽月題

甲寅臘月自新安還孟陽觴余湖上大雪彼與李大白孟陽方回宿舟中時已迫歲子將強挽余欲脫不得晨起潛呼一小舠而逝雪已霽白雲出山與雪一色上下光耀應接不暇擬作一詩以歸思卒卒不果終是一欠事也巳未夏日虎丘精舍重題

岣嶁雲澗

今年無同在靈鷲余在小築無同書來屢約余看紅葉云且埽岣嶁山閣以待余余躍然欲赴會體中小

極不果比同孟陽至靈鷲則無同復以事歸矣爲之悵然是日至岣嶁樹菴上人方禁足清音閣上卑亭大慧長老亦在焉相與啜茗而去展此圖憶岣嶁山水清遠深恨不得少留踐無同之約遂題之以訂後期

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泠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出眞是畫

中矣。

三潭采蓴圖

辛亥四月在西湖值蓴菜方盛時以采擷作羹飽啜有蓴羹歌長不能載大意謂西湖蓴菜自吾友數人而外無能知其味者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羹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來去又謂非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必浸之經宿乃愈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圖中人舟縱橫皆蕭山賣菜翁也可與吾歌並存以發好事者一笑矣。

丑十月吳江舟中篝燈題

吉祥寺看牡丹序

宋 蘇軾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隷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濶寡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淸便艶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强爲公紀之

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
綵藍以獻于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
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
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
昨日雨雹知花之存者有幾可爲歎息也蘇軾記

西山看梅記

秀水馮夢禎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西山
西山數何氏園圃去横春橋甚近梅數百樹根幹俱
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姻家包君至偶
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雨無阻而婦翁以包
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僧舍戒雨具行果雨薄下
雪雪又甚至何園僧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
含蘤放者十二三燦然雪中香氣微發乃班坐命酒

同行來生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
僧進茶具有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即啜一
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啜三餅幾欲嘔衆爲大噱夜
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峰清寒撲
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半徘徊其下久
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戛瑟然不能如昨暮之
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熙來文學斯行驥兒侍返于
金沙僧舍者楊大行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婦翁呼而
不入者余壻周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

十八日其日晴雨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
後三日也眞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興往法華山屬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塲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日矣舟小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五里登岸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修篁灌木村舍雞犬使人意消累釋甚三方廟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予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欸坐之僧當時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岸距龍居約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予有梅圓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樂之塢中梅花遜塢外而溪聲加一遂與道之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即予山庄有竹有茶有泉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巳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翁巳如約至西溪予熟遊所謂

司空見慣而道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欷喜不休遂欲讀書於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生石息肩尤可喜也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五

浙江三

游吳山記　薛應旂
游紫陽洞記　楊應詔
胥山銘　盧元輔
鎮海樓記　徐渭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書普福嶺曾祠壁　張汝醇
過楓林記　鍾炁
游高亭山記　鮮于樞
皐亭儀和泉記　胡胤嘉
皐亭安廬記　董其昌
雲棲禪院記　董其昌
横山草堂記　李日華
横山草堂記　江元祚
豹躍泉銘　李日華
功山泉銘　黄嘉惠
錢塘觀潮記　吳儆

浙江潮候圖說　耿伯宣
答起崖論潮書　吳亭壽

遊吳山記

明　薛應旂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故老云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于越故號吳或曰吳人憐子胥以諫死立祠其上訛伍爲吳故名山也吳越錢氏鑿井其下名吳山井郡志又稱胥山云峨眉山在布政司南東接吳山其側有寶月山與峨眉山並列淺山在其東寶山在吳山西南石佛山西聯寶山竹園山在吳山西一脉隆起爲杭州府治主山七寶山在吳山後寶蓮山與之

並列有三佛泉金地山在其南鐵冶嶺在其西有青衣洞青衣泉瑞石山在吳山南有瑞石泉有槖駝嶺清平山又在其南雪風洞紫陽洞在槖駝峯之側吳山以下諸山支脉迤邐郡人總名之曰吳山云

楊應詔遊紫陽洞記

乙卯冬至錢塘時積雪盈旬由湖上城抵其麓坐石圻紫陽洞天上旁睨有小石堵門平排石入之則見林竹嶒岈中有石池泓然燋者曰此野鶴仙鍊丹處也池水清寒中有菖蒲池後有采芝園乃雪弗果往

遥睇前忽石磈突出有一石類林鹿蹲其間余亟往趨之雪峻峻落余乃復循石堵出想歸雲崖見飛露流氛從崖洞中出沿側石磚徑東上欲訪野鶴仙祠廼呼道者新澄偕往披松磴循崖雪遡古瑞石洞未至洞少許則見傍嵐岫巉嶄石乳垂下奇甚洞深窈紆邃余仰睇崖巔上微劃剝有光古壁昔刻模糊遊玩久之出又沿石梯前始至祠拜野鶴遺蛻瞻其像清臞而飛逸眞若羽衣自海天西來顧道澄曰此鶴何年復至乎乃循菴側復穿洞傍圻出行不數十步

許則又見亂石層崖自草樹雪中騰躋出羣走西邐不可以億計若初平撫群羊東下余驚異行且顧方追從之忽又至一山巒洞戶傍大篆曰朝元路廼捫蘿徑至其側見兩崖峭削壁起中微一線路天光隱隱頂忽一黃木跨其上欵若石梁然余欲梯之足叢雪中數尺許不能進返至小蓬萊衣履交濕矣道澄延余至列仙堂已謁老君遺像出余擁石欄佇覩欄側有古大樹數十株並余立時林外雪紛篁竹瀧瀧然有聲猿猱跳且呼俄又雚笙竽交奏天花亂落渺

不知此身去崑閬玄壺蹟而東也俯視錢塘一抔萬
家玉宇玲瓏擧首群仙在空中招之不下余心益奇
甚復自迎眞橋東去不數步稍下見石扇中開余轉
而出兩崖戶斷頹傍有大獅石蹲踞不暇顧亟往迎
眞島訪弔徐洞陽遺跡見洞門緇綴雪已閉而封矣
不得已過月波池謁紫陽至望江閣徙倚忽天風蓬
蓬與江聲從余肘背後東來欻吸風日不可辨余亟
命道澄啓玉虛樓趣孟頫書大年等諸牌誌讀之稍
久下至見崖雪稍已開霽乃披青芙蓉展憩左右眄

而懸石露奇紓怪鸞騖鳳翥補衣石則又獻譽于前
與歸雲角峙景益清神益逸直若入氷壺中覺寒益
甚徐起躡石屹屹危且墮群遊者咸在下駭走唶余
曰天遊子可謂判命欽奇者矣余自補衣頂望笑曰
余方欲摩龍鱗編虎鬚以補衮非判命能耶時天已
暮又與古瑞石飛來石揖余與孟劇復欲取道躋之
不果迺據青芙蓉頂徬徨四矚道澄亦余從吮遙江
掬重湖俯三吳之全壤喑故宋之遺宮悽然如狂如
迴不已道澄曰子何感慨如是余坐頷道澄嘆曰嗟

呼子知此石撐揭乾坤幾何年于此而其閱世者不
多耶方錢武穆擁兵下吳越據此宋高宗南渡國江
南一時山川文物何如無論錢封宋社乃張紫陽平
叔徐太師丁野鶴之仙跡亦久陳莫可詰矣而少保
蕭愍褚伍諸公嶫嶫何往眼中所覩者惟野馬四時
寒暑之運孰隆施是而其伏也無窮其賞也無盡其
精靈與余俱亭列于前者不可磨滅迄今煌煌猶昨
已餘者安存耶

胥山銘

唐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歷天子書丩畏羣靈下懸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祀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薦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吁

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為臣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絕楚出疆在乎為未宦臣在脊為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于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藏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慾。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忘又顚大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先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習于齊矣。爵稍已奪于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鴟擧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怫于越。夕于楚。乃退。于是仲秋竭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壘裂。地灰截若。岈圻成坑。迎溯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舷。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滯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雜林狀桑。交

臂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鑄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此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挑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闔。實聽奇謀。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鳥。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

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鎭海樓記

山陰徐渭

鎭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謂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
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等

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鎭海樓建當府城之
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
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
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雄
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
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
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
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
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

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門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　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群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弗營之毋淩徼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

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搆甃石為門上架樓樓基疊戶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征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衰來者遁居者攝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公自記此文代督撫胡梅霖先生作胡贈以一字

一金公即以此金築室

錢塘六井記

宋　蘇軾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

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甖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六井今半不可考而此文清淤蹤跡儼乎可尋

題普福嶺萊蕪侯曾祠壁

浮梁張汝醇

武林山水清嘉郵亭墓園林往往古跡輝炳郡史有足取徵焉墓如岳武穆于忠肅林君復張伯雨又奉祠如萊蕪侯曾子洎李鄴侯白太傅蘇文忠皆在南北峰下顧瞻山川眷懷德業雖日月寖遠并足增重林泉御史守相而下莫不歲時展拜致敬而粢盛俎豆并郡民卽子孫世守不廢因念南渡之衣冠與江上之陵寢荒烟草莽中已不可復問當時富貴眞有

不能與高賢較輕重也夏日過麥嶺小憩萊蕪侯曾祠下讀直指李公炳祭言於壁感而題此一寄愴然

遊楓林記

錢塘鍾人傑

楓林在城西南闕枕岡帶郭境頗幽邃際秋老霜新之候悠然一往會心正不在遠也歲辛未重九後二日晨起霜風肅然日氣爽潔不知何從忽動登眺之興欲出郭念無可與遊者遂獨登候潮城循雉而西城因山起伏不復規規礱甃委蛇旋拆足可送遠目適遊屐也甚有如石梯峻而無級可拾者頗費登頓頻見枯荄斷梗淨無泥滓殊可偃卧遂舒體少憩

南轉而忽江沙無際日光極處如烟霧滅沒而後已心懷蕩然覺飄飄有凌雲之思回念妻孥累無醯鷄甕裏事也復進數十步野雉聞人履聲驚起草間五色離披拂頸越城而去如意在雉先手可搏取也將近楓林女墻竟與人家菜畦相接穿籬度莽轉一拗則楓木千本障天蔽野了無雜樹時夕照已轉林腰横射葉上光彩如潑丹砂者正坐吟遠上寒山之句希微間跼蹐影動定視之乃一野衲掃落葉耳追晚風景蒼凉凜不可留望龕燈明處亟投漸聞石磬乃

三茅福地遂由石徑出而歸

遊高亭山記

元 鮮于樞

元貞元年四月廿日道客臨平鎮晨起買舟堰下出東新橋自高亭山以北岸多野酴醾香氣酷烈薰人欲醉晚宿廣嚴院僧普聞好奇喜客置酒西有樓下夜分乃罷明日遍歷殿廡得唐玄覽法師碑於東廡之下乃開元廿三年集賢學士徐安貞撰諫議大夫褚廷誨書云師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菜錢塘因家焉師生而懸解從慧昶出家本邑有故隋華嚴寺乃

師俗緣之地因成此院後改今名碑經焚燬今不可讀寺有錄本遂得其詳僧又指護伽藍神曰此玄覽法師之祖褚河南也是日行者過期未出普聞者責笞薦酒復飲故處大出書畫誇客中有淨師草聖四大幅圓熟有法師殊可喜問之乃寺僧也紹興初嘗被召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令錢塘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又東坡趙令鑠唱和眞迹一卷坡詩集中有之令鑠有詩聲集不行世因令錄之序云子瞻和予致齋詩有端向

甕間尋吏部老來唯欲醉爲鄉之句因道薄酒兼成斐章莫發笑也古人醉以酒蓋亦有所寓一飲百憂忘淘淘朝復暮公欲醉爲鄉甕間尋吏部惜取青銅錢濁醪安足酤敢竊好事名聊資子雲具巧手斧鼻端此情知有素東坡和云伯堅惠玉膏兩壺且枉佳篇次韻戲答神山無石髓生世悲蹇寓坐待玉膏流千載眞旦暮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困市酤開瓶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烹魚得尺素伯堅又詩云子瞻辭免起居之命令鑠

復用前詩之韻一首以勉之登州與儀曹到官如旅寓螭陛鳳皇池翺翔未云暮水雲照人清黃色盈中部譬如千日醸一宿腦清酤載筆無多辭公眞濟時具嘆息賀德基尤知我尸素自此次韻題其後者一人劉握以詩跋者四人湯思退孫仲和葛立方陳之茂以子孫題者四人蘇籀蘇嶠趙伯醇劉岑觀覽署名者十人陳相汪應辰鄭作肅范彥輝芮燁徐度凌景夏尹熿劉敞姚述堯最後王明清題云英宗潛龍日居睦親宅與宗屬淄恭憲王遊從厚善慶曆八年

在戊子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其後英宗入繼大統所誕即神宗既即天位以是日爲同天節恭憲所有題太僕伯堅也爲本朝登進士第之冠易文階最先子孫蕃衍世科相望聲華烜爛以至于今五行之說其可不信哉僧之伯堅子孫今在臨平貧不能自振此卷近年以粟易之其他無可錄者是晚始與行者別期日將還普開因此去佛日十里而近有寺日淨慧山水最佳寺有東坡題名眞迹不可不一到於是自下山乘馬沿田塍轉村塢詰曲行香篆中如

是者數里過黃鶴山地始平路漸廣峰巒秀拔林麓深邃夾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時小雨楚止雲日鮮潤四顧閒然唯聞一鳥啼長松修竹間同行者人人自失謂眞在武林桃花源也少東遂見飛閣出木末導者云巳到山門矣乃拂蒼蘚臾酌甘露泉而後入時已破午群僧皆醉住持覺老入城□傑造方丈得東坡眞迹於法堂東壁云祖老入山□十三日遞古赴南都率黃達原叔子中子瞻會別于此熙寧七年八月十二日字方四寸許又有贈榮公五絕句石刻詩見集中循東廡下入庫堂觀渥洼池泡泉三色出東北山之麓有石坡陀半在水中因公有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洼之句遂名回抵西廡入藏殿觀元豐間所書經藏有巨蚌不敢近者久矣將出得兩石於山門之左乃楊無爲司馬才仲秦少遊之詩楊云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還自海上入佛日山淨慧道場瞻禮懷禪師塔時長老弼公即阿育王大覺禪師之嗣也道予由山酌甘泉而別因留詩云佛日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須知源派遠直自四明來才仲

云水冷苔生暈風高竹度源道人何處去春色半滄浪少游云五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拾入僧房楊則手書才仲少游之詩皆范石湖追寫

阜亭儀和泉記

武林胡胤嘉

南陽張又新著水說慧山泉置第二之目余少時再往嘗之恨在三百里之外難以數至近有載至者味多宿敗不如安平半月泗水在吾三十里內宵旦可汲也半月安平泉蘇子瞻游其上皆有詩紀石其色藻綠可鑒第不能發諸茗顏色滋味泗水地脉微濁前輩邵康僖諸老賁泉賦七言詩亦自矜重余墳墓在阜亭㝡近從超公游嘗其山泉洒然快心其泉自

清草薇香者佳青草急流迅狀穢斷眯挺木葉遮映光色尤絕毋坐其旁不俟漱滌煩垢如洗余與去病踏雪之始届其三泉矣甲辰冬遷先碩入柩于錢塘大華山山圍水中僅八里出泉濫若乳汁不堪醺蟻之洌　月從家公策杖鑿源見山麓一區方廣可八九尺許甃石團砌清水湛然斷樹隱隱草際字畫磨滅沈而識之曰儀和泉淳熙三年三月十日吳興沈彥重立共二十四字餘七字漫不可讀更不知起何時爾水相照家公喜曰大不減慧山也丙午正月七日又同道載過之道載曰阜亭峻烈削人此泉清和似勝之余曰是其所名以也三月二日余又過之居人出券紙示余孝贍口勝自我得何必定爲几案間物余笑曰使我稱儀和泉主人不共盃親遂以萬錢售之因坐而嘆曰淳熙迄今五百餘年已沒於荒烟野蔓矣一朝自余發之可怪也然余有疑焉陸鴻漸張子同號辟茶癖鴻漸晚年隱居苕上子同携樵青竹爐往來其中未聞一名此泉何也子瞻倅杭時名泉無不搜鑿題識於金沙則云細泉幽咽走金沙於

冷泉則云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於安平則云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記年於虎跑則云虎移泉眼趁行脚能作浪花供鼓掌至夫記參寥銘六一可謂徘徊賞味情有餘致而獨遺儀和豈泉之遇合各有時耶昔李文肅平生未嘗傻異及荖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費耗致有赤遞之誚今余且私儀和有之就山擁抱之勢駕亭其上爽靜在眼一嘯一歌江湖之思滿襟矣安得無驕矜之色哉遂援筆作記時萬曆丙午三月望日也

撫武林泉事溫秀而核

皋亭安廬記

華亭董其昌

道人不三宿桑下。若俗人多諸眷屬愛染深濃則雖精藍淨宇。久依非過何況傾背創建。不爲自安。迎善知識經行宴坐。說法其中。開人天眼。恭敬供養。畢生無厭。又何況性樂閑曠。長依導師。入室小參。串習禪悅。乃至維摩有法喜之妻。龐媼識草頭之意。此之皆隱家風。何止布金功德已也。葢武林之皋亭山花樹塢有安廬懷泉鄒居士所建以居慧文法師者。文師

遷化。又以居幻有耆宿。文師專明台觀學者奔湊此廬。遂爲荊門玉泉幻師純提祖印學者亦奔湊此廬遂爲德山峰頂。武林琳宮梵刹不知其幾。而居士之力最專緣最勝矣。是不可以無記。居士醇厚博大願如其心。急難振窮。了無德色。每游宿於招提不恡情於財施。厥配朱氏亦佐之。武林人人能道其事。因其子文學之嶧光氏倩碑述此菴緣起而附載其畧如此。之嶧孝友修內行。從予問業能廣先志云

武林山水皆環郡城西南而皋亭獨在東北村塢

幽閒花竹妍靜善讓湖山而自爲勝故高僧名士
多樂游處於斯

雲棲禪院記

華亭董其昌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宫在焉迴流而西二十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塢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坡陁坻平巖谷窔窱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羣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而淨一似遁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雲涌而霆擊者至此蕩然爲平川洋洋瀰瀰怒氣消盡一似忍辱者繇

東崗而上有璧觀峰青龍泉出焉中峰之旁復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崗之下復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甘冽汲灌不竭一似利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
國朝雖天禧中稍闢爲寺而遞興遞廢夷爲榛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茅三楹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數有虎傷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輒應魃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庀材於家山

仍礎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因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草昧經營無勤檀施惟法堂奉經律禪堂以棲僧茲所急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剎遂復舊觀矣此雲棲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破荒衆檀積力不可泯沒請余記之余可以知出世事而且有感於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惟薄將相不爲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馴異類或爲道俗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剎於是繁興矣蓋其盛也近世以

經術收儁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而食於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剎相望圓頂方袍聚廬而處者百十爲輩即而求之所謂禪講律師如古尊宿有幾假令大年削髮寂音操筆二百年來可應傳燈僧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餘何何益於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校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既以弘法報恩爲孝駸駸壯盛而能象超忽最初發念固已卓然名剎養之外矣龐蘊潑百萬而擲漢水僧紹目三春以留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主法席以來既歷三紀行在梵綱志在觀經標淨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乘則慧日摧陰魔則披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棲雖幽適荒率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佛塔廟在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毘嵐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與法道大有賴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鋟行於世師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仁和人

橫山草堂記

嘉禾李日華

武林山水秀甲天下人所競趨在明聖一湖南北兩隄六橋三竺寶馬鈿車相爲徵逐是猶挹西子于簾前裝粧艷粉得一却顧以爲厚幸矣至于屏幽口脂解襟香澤湛乎不相親也韻者乃走西溪得其倩深紆窱盤紆演衍之致至于竹翠萬屯梅香十里耳目清蔌口鼻芬霏似非塵境可謂極則矣然朝往夕廻春濃夏寂有時日之玩無彌歲之歡要狹斜之逢鮮

牀第之密猶淺之乎其爲遭者昔眞實馮先生溯溪直抵留下指蒼靄碧煙沉沉莽莽曰此中大有佳處因策杖遡屏期規百弓地爲香山西林之續不意竟爲湖西綺情所妮催築快雪于孤山而歸其蛻于此可歎也大都居山者創發靈奇開鑿幽閟必藉神智軼材又必厚以天福然後舉焉否則或絓以俗務或奪以異好或神理暗姤或已操不堅不遽有也不終有也抑或點綴失研裁合無度林壑潤擬爲痗爲疵而有之不足發舒秀媚攬吸華妙是以山者飛眞之下宅闢山者慾界之陸仙也余友江邦玉嚴欒紐圭夙耽湘素人遊天居霞月在抱詫靈鷲之低飈弔湫龍之渴蟄堤桃止供郤扇橋柳無足繫驂冶女情柔霄寶唾遠一日擔書負笠從留下孤進又廿里達橫山之趾玉峽互踞珠瀑四垂清響振瑕奇姿絢綵天日躲之晶晶如張帝青寶綱雲氣奔突忽歛忽開兆羅之卷舒無時優鉢之敷榮或現邦玉顧而樂之歸罄篋笥歲月規畫遂有卓茅之地若干畝又以餘暇秉鋤旁近劚山肝之腴引海眼之溜礫确者埰以佐

培塿紆宥者導以輸消壅絕則布圯高則沓級平則空以延月驂則剪以逗雲凡剔舊壞十之四得新泉七之五而後垣之籬之屋之堂之樓之閣之亭之榭之涵之庾之欄之構結之事因材于山呼匠于公設繩于心司契于目不筮不兆不禬不祈不謀于室不告于堂所往來而山居成邦玉曰是居也去吾舍不五十里一出湧金門繇淨慈梵村入朱橋而得徑空瀾蕭散江湖原隰其蔌帶也一出錢塘門繇昭慶佛慧永興踰大嶺而得徑幽邃逶迤古梅修竹夾植森

峙其擁護也入山貴幽故余多取西溪道焉王無功
居河渚以便還家伏臘淵明住栗里亦悅親戚之情
話貞不違俗予其希縱乎戊辰春余適在武林幯宜
主人秦心卿邦玉兒亭各御軟輿隨從僕時西溪梅
已半殘樹頭零玉陌上墜鈿猶堪拾也比日春陰黯
雨未就放晴無期氣候殊美輿所經俱在翠光竹樹
深流灑淅間有時轟然震地則山民治楮之碓涎涎
曳行則野樵荷薪之聲山靜日長眞同太古俄得六
松天矯似龍驤首騰上俱大十圍高百尺寧獨九里

御天壇王屋應不踰是假令闢其下得百武以與青
猿黃鶴相賓主境應獨絶爲局土数祠前未堪動從
是抵山居僅二百餘武亦邦玉闢山時出入意中者
巳泉益壯爲蓄翠泉竹栢影涵浸如吠琉璃也橋其
上曰漱雪白波嚙石齒狀色與聲也從橋漸進不拾
級而趾益高遂達平曠織竹籬淵小作儲胥以拒牆
履曰鹿藩籓南列垣門曰扃岫是居不徒遠障遇遮
而山之玉骨倩姿巉然彌布內盤蔚之者表內美也
又南爲竹浪居篔簹篠簜之屬森攢踰畝輕飈拂之
簌宕成滴得竹最親處也繇左五折爲空翠巷以奉
大士庭植梨樹一株春時弄色于細雨微煙恍玉人
之初沐也左曰香夢窩主人燕息所也右曰掛屐寮
以奉來遊之賓後當西嶺松栝蔦蘿糾纆薜蘚若負
扆然僅露峯杪類窺墻之髻曰雲髻軒庭北曰巢松
閣左曰雲肆地益高摩蒼虬頂吸雲表露紀實也轉
南正當午峯曰悠然見南山陶句若爲此設也稍西
又闢一境度澗爲修廊廊之端架虛閣小闌可悲衡
木可坐泉落珊珊振佩走珠可俯窺可側聽曰留[illegible]

以客至是必行爲止步爲徐也其廊層曲曰篩月以
象形也廊有溪如沼沚可濯曰浴硯溪溪左右奇石
纍纍可拊可就曰批筆磊吟咏攄遐選勝遊幽必此
其最也又緣溪而進啟一戶曰花源雲構內有傑閣
三楹擬髣注目遠近諸岑窮詭極變頽然領之曰醉
山樓樓下曰偕隱用修鹿門故事又北曰藏山舫山
躋四距屋其中軒檻洞明兩岸對峙可觴可琴舟以
任載遊移而泊然置之壑中根深牢植道之輿也出
樓南一小峯亭之曰霞外放目參廓雜犄擊雪之濤

滄溟沃日之淩、萬晦億疇、千蹊百綫俱挾翠嵐紅展
與雙瞳相值、覩止矣、余來宿掛展寮三昔、又聞道走
一丈巖奔雷鬭霆之下、班坐石上、縱談劇謔、勺泉飲
之、輿同沆瀣歸、而執筆敘述、宜有秀韻、而竟不能也、
廬山西林必香山自記、始無遺情、余徒歎邦玉贍智
神韻、與福緣之厚、為眞實先生所遜而已、不足增草
堂之槩也

李君實所為橫山草堂記、乃兼昔人名山記與名
園記而自運一家言、變幻離奇、翻空獨秀、輞川之

詩、嵩山之騷、無所不備、妙處在花間點綴、七石皆
靈、又若舞袖一迴、幕歷無際、本隱之顯、散局為通、
讀之者不知此園為江邦玉之私、亦不知七十二
峰之間、創此奇境、殆飛來峰之續耳、雲間董其昌
題

橫山草堂記

明　江元祚

客詰橫山樵子曰、達人安于容膝、子居室之外、有澹
圃、竹樹池臺、亦云侈矣、又況結境幽奧城市之中、儼
然丘壑、能閉門即深山也、何乙卯迄癸亥不逾十載、
又營草堂、得毋取境過奢乎、山樵曰、噫、余豈貪于取
境者哉、蓋欲以可進可退之身、寄之山林城市者也、
故兩營焉、以為藏身地耳、客曰、子言是矣、第草堂奚
加于澹圃、毋見子過澹圃如寄、入草堂如歸、何哉、山

樵曰、澹圃之不得匹草堂、猶培塿之不可當衡華也、
請為子言之、草堂結于黃山、黃山舊名橫山、土音呼
橫為黃、遂相傳為黃山云、離吾家五十里許、其途有
二、一繇湧金門以平湖長江為徑、歷淨慈而梵村入
朱橋、一繇錢塘門以古梅修竹為徑、歷東嶽而西溪
越大嶺、二徑俱勝、一蕭曠、一幽邃、入山宜幽、予多取
道西溪焉、西溪舐吾巷、路過半矣、延途茂林森爽碧
澗紆流、村落茅亭、不數里一憩、且轉折煙迷、如入武
夷九曲、非止行山陰道、令人應接不暇也、近巷二百

餘武更有六松大十數圍高可百尺古幹龍鱗蒼姿翠濤舞箕踞其下淸冷之氣逼人不惟爲橫山超楚卽三竺九里亦遜下風惜局于社垣之間殊未得所耳然峭峙路傍與佛慧古樹法華老梅均爲吾往來快觀若千百年來預爲山居闢此佳徑也繇是漸入深邃竹陰轉密日影不得漏落有溪一灣潺潺橫爲雪浪漱石齒間于磊石爲橋卽名漱雪更值桃其岸取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意傍有一泉尤淸澄可弄中涵竹色因以蓄翠題焉過此則白雲

蒼靄斜封小徑而一種幽深之致能令人意自遠再歷高阜松筠夾道逶迤而入編竹爲扉曰甕牖落內復闢曠地植梅數十本冬月香雪平鋪亦不減孤山疎影此處一望翠竹成叢靑山作障兼多林木掩映茅簷而籬坦一帶橫亘山腰如作闌檻予戲謂友曰向使靈岫山早亦如是未必飛來竊吾西湖作勝地也因顏其門曰竊岫進此有堂高出竹杪風枝掃月如奔綠浪遂名竹浪居從此左支五折而進淨供梵王則名空蘊菴菴前梨樹一株疎秀入畫及夫花發

春雨微濛嬌香冷艷渾如美女初浴瀟灑風前也左曰香夢窩予寢榻在焉右曰掛屐窩以欵吟侶稍後曰雲髻軒峯露墻頭如人行于墻外而見其髻然庭北有閣二松翠黯月雲篷掛窗署曰巢松曰雲肆閣之南又有軒結境虛敞桐陰蘚石點綴堦前竹露松風時送秋聲更從小澗旦夕潺聲耳特眼界間遠抑且耳際多韻偶憶陶句曰悠然見南山取其面山而悠云耳稍下數級臨所枕澗因撰答硯卽以名溪溪上架一艇曰留縣令得憑欄聆耳觀星浪碎飛或汲

流煮茗坐以談玄故來遊者不致徒跡而過越是地多奇石余稍爲布置可倚可憑曰泚筆壘就其高下屈曲嵌一修廊宜吟宜步曰却月廊盡另闢一竇臨山臨流曰花源雲構內有敞閣三楹山翠環擁大爽人意當雨雪之晨霞月之夕挹嵐光之變幻觀浮雲之卷舒能令骨凝心醉李九疑先生題曰醉山深得此中之趣者也下有曲室曰偕隱諧畜妻子處再進有半闕曰藏山舫取式類舟兩崖相夾如泊富春山下境之最幽絕者出樓南曲徑陰深蜿蜒而上構一

亭曰霞外。參差峰岫、浪擁眉際、豕廓江海、鏡鋪月端、加之朱氛煥衣、白雲擡足。予每登眺、便覺體氣欲仙、椎圭皎皎。霞外之何、余何喜其直論遐曠、而今竟得其實際矣、他如菴後有玉峽木豹、躍泉足供瓢飲、何莫非山樵清享、山後又有曰龍潭、千丈巖可暢遊覽、何處非山樵樂地、乃知草堂之構、既屏以崇山峻嶺。復遶以茂林修竹、前則江湖梅松為徑、後則巖石泉瀑為隣、誠為造物所鍾、必厚以天爾、而後樂此。予薄劣人、願依棲焉、敢自期耶、第論人生斯世、上者樹立勛名、卑者窮極聲色、最下為守錢虜、究竟不過為此營辨一生、今吾寂居草堂、下聲也、以松風泉韻代于色也、以山光竹秀代于名也、則山人樵子是吾名于利也、則無事無費是吾利。人世之馳逐、吾既有以易之、而又取之無不足、則安得入草堂不如歸哉。至于功成身隱、吾未嘗有子房之勛業、潔身遁世、吾未能如子陵之高尚、可進可退、吾俟吾命、以山為家、吾之性也、唯性相近。吾將老焉。子言歸潛圃、如寄子眞知我者夫。

讀邦玉記此、麗類三都。幽奧如桃源、瀟灑清曠從有蘇白之風。其詰曲樹修廊。與夫泉石草木。俱可悉而指也。至于令人栩栩神往。遊與物發。竟不知是文是景。然則所云胸中具丘壑。筆底生雲煙、殆邦玉之謂與

泰和蕭士瑋題

豹躍泉銘

嘉禾李日華

崇禎己巳三月江邦玉書來云時歲之腊有豹與伏草間注視良久逶山後麓而去爪趾所及清泉沸涌若相余者事先生其何名此泉且以乞銘余以豹躍名而銘之曰橫麓儒仙含文負質靈脉潛孚神有明錫班如之雄跳浪草棘剗爪抉砂脩軀轉石涓涓玉流以涌以溢鮑蠡蔬臻甘寒備給劌出白蜺研爐玄畜漱滌六濁嚼納九液兎兒孩乳虎跑娓匹於萬斯年源源綆汲

功山泉銘

海陽黃嘉惠

功山在錢塘之定北鄉爲予菟裘之處古名洋井畈畈有泉一穴冬夏湛碧一日培土三尺泉亦隨升如古之畇突以竿測之深一丈有六叟人携芥茗與虎跑泉爽賚啜之較香味尤勝予性嗜水弱冠夢舍旁井泉湧溢屢屢壯年謁選金臺叟人稱有滿井挈伴相過謂已符若夢豈意復驗于茲乎乃占得井之上爻其詞曰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今泉之清潔可掬而取無垂綆之勞其爲功多矣泉在山中乃命其地曰功山因爲銘曰泉出芃芃可以養吾蒙泉出靡窮可以昭汝功統厨漏而潜通溉田疇而乃東滌吾襟而鑑吾影兮吾願與爾長相從

錢塘觀潮記

宋 吳儆

錢塘江潮，視天下爲獨大，然至八月既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裒金帛張飲，其至觀潮日，會江上，視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搴旗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群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駈如山，絶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

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之上下者。潮退策勲，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羡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一旦移于習俗之所寵，心願樂之，然畏其徒議己，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也。隱其身于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于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溺沉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爲最善弄潮者。

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弄以徼利，獨不汚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絶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遊浙江潮候圖說

元　耿伯宣

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泄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

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探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圜儀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候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進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厤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驛集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

吳亨壽荅趙崖論潮書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爲足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况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

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
潮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
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
于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
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illegible]生魄潮亦
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其水謂之起信
歷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
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
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
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
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
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于兩信之内漸遲而縮兩潮
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為月
魄離為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
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
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
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
往則衰矣驗之于月參之于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

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
于是焉大而顧大于震明巽魄何耶曰茲又先天後
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
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
位于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
後天之卦用也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
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
間萬物萬事成于此乎權輿故其為氣也莫盛焉而
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為明陰為魄而乾
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為盛
少為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
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
必取于卦耶曰以納甲家啓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
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
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為用也
審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
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為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
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

也今乃與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爲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擬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于江口頓然歛覓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矣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六

浙江四

游新城北山記　姚補之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程嘉燧
臨安至昌化記
自昌化至雁溪記
洞霄游記　虞淳熙
游徑山記　蔡襄
游徑山記　吳廷簡

徑山凌霄峯記　釋德清
游天目山記　薛應旂
游大滌山記　薛應旂
游徑山記　薛應旂
游天目山錄　唐樞
游東目記畧　馮夢禎
游西目記畧　馮夢禎
天目游記　袁宏道
游天目山記　黃汝亨

游天目山記　伍餘福
游峴山記　朱長春
游弁山記　愼蒙
游道場山記　都穆
游照山記　徐貫
游陳山記　沈琮遠
游殳山記　貝瓊
書罨畫溪　何璧
不溪偶記　胡胤嘉

游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趙孟頫
游白蘋洲五亭記　白居易
湖州歷賞樓記　葉遶
吳興溪亭記　權德輿
吳興柳惲西亭記　顏眞卿
書白蘋亭　李德裕
書聚芳亭　王世貞
游石林記　葉夢得
石林山堂記　葉夢得
湖州石林記　范成大
記霅川游賞處　倪思
游龍眼潭記　董穀
觀海記　方鵬
當湖記　潘之恒

遊新城北山記

宋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行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屨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為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日且暮皆宿于是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兀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

清激雋快讀之心魂若刷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新安程嘉燧

辛卯二月丁亥夜發抵餘杭城下明日舁籃輿遵城之西門道左見溪水甚清深問舁夫云是苕溪從天目來道逶迤隱起若隄右平田左陂澤澤中多蓮芰葦陂皆臨溪田亦帶山沿陂多深松美篠遠山色若翠羽時出松杪補前竹益縣密路屈曲竹中如行甬道竹光娟娟襲人有溝水帶之或鳴或止與竹聲亂淙錚可聽幾十餘里遷折竹窮復與溪會溪益深闊道行溪之右皆高岸溪流所激齧多崩圻樹根時露頹岸半迸出水上偃蹇離奇多桑多烏桕溪左皆平沙廣隰松竹深秀桃柳始華時見人家隱林間估客乘筏順流下悠然如行鏡中溪流曲折明滅遠水窮處爰有高山入雲黛色欲滴與叢林交青深溪合翠森沈蓊薆警神沁目益至青山亭而道折背溪行山間至十錦亭大溪橋乃復臨溪則已次臨安橋以石頗壯橋上四望皆山秀翠翔翥誠所謂龍飛鳳舞者也馬首一山形若案上有浮圖為石鏡山一曰衣錦

山吳越王歸燕父老處山林皆蒙以錦故今有十錦亭道傍竹林中有化城寺會天雨急趨臨安邸按餘杭有大滌山有金堂玉室爲第三十四洞天又有天柱山居福地之五十七是日意於空際或一覩焉然昇夫野人莫能指其處也

臨安至昌化

既雨宿臨安邸中明發遂行天氣淋漓衣袖皆潤至九州山路緣岩屈曲上下小溪繞山足若溪亦相映帶而稍遠俯察水涯楓樫叢生溪得雨乍漲迴縈林

間仰視岩樹宿雨滴瀝數里外人家林木翳然晨煙如縷明滅遠上半入雲霧屢廻不覺旋至其地又前爲　泉山有泉懸石上旁有石磴闘上有佛寺山麓大洲迴互水木益攢簇至藻溪遂入於潛境水皆分流其中聚爲山市散爲遠村疎數出沒曲有異趣凡若干里過石臨溪故雙溪之下流也望見九里橋山髻岑分松柏櫧楠蒙蘢其上人家倚薄其下尤橋港沙馬渡沙際人行樹間暮色漸露宛在畫中又一二里抵於潛明日遊觀山亭午若就道時余露醉輿中

勝槩已失其十九至羅嶺不甚高峻然有崩蹬其隘其上透迤旁見林塢其下陡壍迴俯縣邑山縣無城其大不能當歙之聚落然溪谷特迴合縣東石橋亦壯縣南隔溪小山峯巒上有古刹皆足寓目薄暮獨南行溪水上觀寺閣復東渡石橋讀山下古碑碑載縣沿革甚詳惜好事者未嘗至也故記之

自昌化至歷溪

出昌化之西門門跨兩山之間甃以石竇上有睥睨路緣岩行甚仄岩石崛嵂傍臨大溪中有堰蓄水灌

木春溪流上平若鑑其下濺沫沸白聲亦載路少前有村曰西畹隔岸一山峰石巉峭狀如英石皺剝甚麗其地多漆多棗多棕櫚桃梨始華時照鹽攀又前至瀨子溪下與從板橋渡溪流觸石四迸倒注泌瀄軼越潆瀠跳號橋爲之撼從橋隙望見驚掉心目其水閩出績溪縣又前過柱溪橋其勢遂殺越華光三跳二嶺至泥脫渡乘小舟渡舟可受四五人時日色射水底晶熒的皪沙石五色如霞綺淘金漾碧亦異觀也又四望山翠萬疊如城近而脩者如龍蛇之蟠

於河或如駭獸臨河躑躅而卻走遠者如連山之濤
噴薄灑澌千派萬落或皦若翠羽或澹若碧衣之蒙
霧綃殆無以窮其狀既渡乃飯於大柳鋪又若千里
至五聖橋路緣岩斗折下臨澄溪十餘丈路險仄高
下岸間松樫蘯巃嵸溪路特出其杪有廟闔欹絕壁
下臨崩岩橋所由名也橋已圮今從上流一二里渡
橋下水潄激石間木楊蒙羃其上隔岸有平疇春華
爛然遠山盎層疊攢矗若廻巧呈異於險仄之境者
又前有大寘山十餘峰尤峭削如卓筆更薄暮過車
盤嶺嶺高四五里在層山中不能絕出也二月壬辰
記

洞霄遊記

武林虞淳熙

山澤之臞神不能飛形則飛遯荒靈官宰之其說
自司馬子微而杜光庭因臚天於山契易天在山中
指也於是禹杭一山五天開焉命曰洞霄云洞霄毀
前元祝融所收媧皇遇之失其巧在昔大臣事主無
狀令事上帝於此此人上帝所簡脫非所簡何乃以
惡人享是帝所爲命祝融氏也帝臣李忠定公綱忤
主意出享帝長子孫禹杭予尚公孫十月晦日朝嫃

僉水部君來廟謁公翁謂藾臺琳榜吹烱乎三災子
欲觀火宅觀洞霄矣廼公日月之上朗爲乎山中雖
然天柱未折劫灰可燃余一二兄弟從子寥天庹幾
見吾祖焉遂出南門邊南湖清疇遐阡升穀於君蜡
通人狂穢無德色此土之含弘者也深淙淙浮柏葉
水盡黑可以染田衣柏丹而黑緇白之變亦不容思
將無德色哉思襲水土方嵱然興謠忽華表見雲中
垂雲之書曰九峰拱秀入而挹秀豢山離立披我者
十里山足濯水中車行如流左右鳴泉不絕若騎鷁

飛海上矣確復鳴與泉相答甚哀追覩之石骨之纇
王者確中泣也居人琢之靡之名之堊以鑿米米白
以塗泉泉凝白何樓之豎爭得之蟻負而出積道傍
若粉堞水盡白此何色也諸李諾曰研石骨刻入目
絜不溫谷不熱此土之浮肉者也頃見若形盎者意
郭文步擔來旣儞爾不畏虎耶水竇而穹殿立爲賦
靈光其楠絶塵將道風扇之倚古龍深卧若蛟潭捲
秋葉耳上會仙橋望漢畤灌莽蘗蕪囓蝕平墄故宮
蕭條藉倒覩人上清之座老魋靈夔据而屨舞顧語

諸李斯犬羊之乘宋哉進方丈拜帝臣朱子之儀問
忠定公果固不在一埃媧皇一賓上帝豈與夫遠遊
文舉取戶洞庭蜚遯其形已耶道士揖予陟洞庭之
戶戶外天鼓一鳴鼓直進延日光者十武拒日光者
二十武照三十武壁多紹興嘉祐人書題戶外煙射
辰次、碧翁失色大滌奇石鏤紹興嘉祐跡者又泣祖
龍爪矣或曰鼻錬石也去戶宿宫嚼抓棲眞經下塢
趨天柱嶺胃絛援葛願啄於滕汗浹於背頭岑岑衝
天門儷什俄而名香發疾良已關入内門門崇闞足

褛千眞其堂雖玄秉燭生白無見頂相有垂其乳此
中宋人書如魯壁得全也登石樓香勃勃起予所受
書三函非宋人書非魯壁書嗟乎奇哉補天之術安
所秘焉下而飲獨歸大壇石室室前一隅竹掃壇極
淨虹橋亘空有人銘壁云與鹿豕遊毋憶人間六夫
但狎鹿豕敢履不避賢豪之虎設值虎不伏反思河
東獅子耳爲之一笑拜禮斗壇下洞狀斗魁石青白
狀縈雲更作旋髮狀傍石釜火傳之薪縱横蓋辟穀
人炊飯處也誰與掩夫人之壺漿太和官鰥官耳於

時予遊五天之三問二天則土封之此土之鄙嗇者
也問五天之主非復鉄衣司焉市魁逆埶其柄侵羅
數于畝湮靈跡夷形勝無論祝融之收山鬼之乘之
羊之纂矣噫乎衆妙之門乎善恢復惟忠定闔蓁蕪
由朱子請祀二公以開五天何畏乎魁黠歸奏記姻
翁翁曰天柱在子吹刼灰而燃在子子元封之佐祥
符之臣歟則吾祖者歟

可以洸滌鉄中斧山之太直

遊徑山記

宋 蔡襄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絶襟繞轎行百休松檜交錯盤欝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脩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摶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東洞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平盈坦坙四面五峰如

手豎指一峰南絶卓爲巨壁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旱一來雷雨暝曀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樅木絲杉翠樫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鄰倚徙沉毅而有待者導溜周舍鏘然鏐然若鑾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峰之北數百步矶然巨石屏張矗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喝石巖其傳甚神並岩被谷修竹茂密嘗以斧力刻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窗爲池

遊魚瞰空其西逕東折躐南峰領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不聳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即之煮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抱越岫之桂可搴雲敷靄褰狀類互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崗脊蟠蟠剪剪咸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知之允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魁博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

爲大夫旨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鄰地絶山回物靜在處人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閉寂未覩夫春葩之榮薰風之凉秋氣之清然取於予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還所歷者重鉤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黃琙君度獄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姪子常子美錫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之善惜

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

遊徑山記

新安吳廷簡

徑山亦有佳處乎曰後山有之遠則大仍頂近則鷲窠石而五峰龍井凌霄喝石諸名蹟不與焉何也談徑山者以闠𨷂喙以竹勝以叢林靜室勝已耳蹇弱者利其闠𨷂食筍者垂涎其竹慕道者皈依其叢林棲止其靜室予遊客也筋力尚健下之不屑爲餔醊中人上之未能爲叅悟中人所賞者山水而已皆山水之名而不核其實夫誰不以徑山嘖嘖也癸酉冬

暮予客武林適年友吳觴菴攝餘杭遂得借山觀焉而鷲窠佛頂始出世曷言乎始出世也前人未之遊前志未之載也曷爲乎未遊未載也路稍危毛不甘僧茀廬也予之入是山也其地則沃土修篁其寺則飛檐金碧其途則脂磨肪砌曰如斯而已乎主僧曰未也有凌霄焉然峻甚矣迺寒風勁先生得無病乎曰無傷也趨登之非不㟧然大也不過如予鄉之金竺云爾曰如斯而已乎曰未也遂徧導歷諸名蹟焉土愈沃篁愈修云爾曰如斯而已乎曰若是則不能

[illegible]先生解也無巳山之背有癉巖崎而迂必無以當
先生意奈何曰無傷第指示之其去明石僅里許耳
於諸而骨露巳伐而髓存向之豐壞之而爲萬仞石
壁向之坦途變而爲側足深壑下聞湍瀨聲探身俯
視懍如怒雷嶄壁巉巖屹若鬼斧手言曰足爲是遊
解嘲矣問何名曰無名也每春則黃鳥營巢乎卵于
其下姑謂之鶯窠云耳歸寺作詩呈觭菴于是乎鶯
窠始出世也其大佛頂者何見鶯窠後窮搜而得之
者也爲言乎窮搜也詫鶯窠于遊僧僧曰先生喜此

卯後山固不乏也氣勝厭遠吾將借焉跋涉二十里
觀不償勞而遊僧于是乎耻且憤矣踐荆攀藤履穿
汗竭陞石壁塲之巔而奇觀突現焉遠望之拔地而
起若多寶之涌塔近視之排空而下若太虛之墜雲
合則令相分則各身帶微腹巨玲瓏㠑疊數重毫不
粘連其下諸石仰者企者瞻拜者横卧者歷級而肩
踵躡者將崩而畧閣者若捲糕而切斷者若薄璮而
剪裂者若蓋千[illegible]百五十人俱焉謂之大佛頂宜也
遊侶約而不[illegible]者主僧伴如約而[illegible]者予與潘爾廸

遊僧爭心及僕僮守第致祥捷慶不約而至者菴僧
不我滋源惟一也登者凡九人設有山足樵蘇遥見
如是居士上人隆冬歲杪或立或坐或攀躍或偃伏
于懸崖亂石人蹟不到之上不以爲仙翁佛祖即以
爲狂病失心者爾今而後徑山可無負窕矣然則昌
爲乎道場不于此而于彼也善乎遊僧之言曰祖師
之擇山也欲其庸而弗炫淺而易給爲修禪靜地耳
非爲遊客之賞山水者設也故曰僧在後山而諸名
蹟不與也然則前山竟無可取乎曰男澤婦人而能
育于治家家之寶也吾烏乎無取

徑山凌霄峰記

釋 德清

按志龍游閣居翠峰之頂晝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簷之外曰凌霄閣是知峰頂有閣也會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是閣前有殿皆宋所建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有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前代住山靡不愛其孤絕想必居之但峰頂無水況峰高孤迥非藏修地也前月亭法師亦曾於此講華嚴經以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菴於頂居十三年矣向苦無水以鑿石虛巖得泉可供百衆大旱不竭味甘而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名甘露泉蓋從來所無也手植引路松數百株皆化龍也予於萬曆丁巳初春登其頂四望寥廓一目千里因題其菴曰空中居志超世也遂爲之記

遊天目山志

明 薛應旂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八百里亘杭宣湖徽四州道書謂此爲第三十四洞天元和志云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目左屬臨安右屬於潛東西二瀑布瀆注爲池名蛟龍池又有上中下三池池上有潭如仰箕曰箕潭箕潭溢而入者曰上池懸崖五十仞上有石壁如門其環流而下者曰中池垂岸三十餘仞噴湧如雷懸流而下注者曰下池其深莫測溢于大徑口小徑口又西南流過於潛會于苕溪經紫溪踰七十二灘會于桐廬以入于浙江

遊大滌山

大滌山在餘杭縣西南一十八里高六百九十餘丈周五里中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人謂此山清幽可洗滌塵心故曰大滌其中峰曰白鹿山上有許邁升天壇丹竈遺跡及大滌棲真石室白茆歸雲鳴鈴龍蛻諸洞有來賢崖有仙跡崖下有九鎖山紫紆凡九

折曰天闕曰藏雲曰飛鸞曰凌虛曰通眞曰龍吟曰
洞微曰雲璈曰朝元有撫掌翠蛟桃花飛瀑諸泉今
洞霄宮在焉

遊徑山

徑山在餘杭縣西北五十里高三千餘丈周五十里
乃天目山之東北峰有徑通天目因名界于臨安上
有大人朝陽堆珠鵬搏宴坐御愛諸峰下有徑山港
以受山水合雙溪上流同入于苕溪苕溪之源出天
目山東流經於潛臨安逾餘杭達錢塘以入于江東
北流經德清踰湖州滙於具區

遊天目山錄

明 唐樞

章村南至長潭入山夾兩壁插脊蜒蜒夾出夾開只
數武中潮一澗跨歷亂石銹木蒼崖泠泠潑潑盈耳
繭角時有青獼攺木跳石磊非人間景亟曲轉約七
八里閱十二險灘每開石竇高四五丈巨石塘列飛
泉噴落如沸下會一泓淵然瀦瀉復出長潭陟步南
陟過高湖菴轉盼諸峻峰峋嶁在下茲山爲東南大
宗西自黃山來南支結錢塘北由長興宜興溧陽正
結建康東腰落一脈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子
謂其受承當代爲不乏諸山波湧峰遊拱揖飛蹴鳥
道數里懸壑側臨不容聯趾歷中深灘數尖峰攢合
一阿巉石繡林匝翻轉大洋澤北望石峻壁懸列小
石峰千百如筍苗入爛湖蕩長嶋邃幽奇花異草名
藥不能辨記有餘子米狀穲麥可充饑蕩南界於潛
東達臨安度井坳嶺長厓彌封闕巨石數百皆片裂
直上爲西天目山山頂銳石嶙峋開一池大旱不竭
西繞而降爲仙殿基今爲金仙菴許旌陽禮斗之所

予謂其禮奚禮精神禮之行出石門僊容一體山頸一徑繞五里至大佛殿山十數峰圍合殿坐山頂正脉殿西衍地爲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轉西南中峰塔院杉大五圍一本二餘背起石峰矗矗若巨石峻立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可眺錢塘江南繞而下高峰塔院長崖谺谽中歛而上下覆突前臨千丈壑右飛泉一落如珠簾東獅子口高峰居之複閣四層長列數楹其所自名舫室死關自下視之如螺髮淨結西張公洞張道陵與高峰鬪法屈服乃居

右守僧出中峰銅鉢一高麗所製不擊常自鳴又漆鉢四予謂此斷高中精神之所歷殿東幻住菴東歷二峰東塢菴諸峰下廻崖陡峭崖上小石峰百千如林自幻住而降立玉亭險崖突出空中四望峰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下山歷百步磴着衣亭眞際亭杉大六圍又阡牛觀音半山東塢脚阮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淸莊昭明太子庭所度珠藤嶺九鎖塢門嶺爲臨安界又度葫蘆嶺石塢嶺爲餘杭出山

東目記畧

秀水馮夢禎

飛橋與臨流亭相對向坐亭上見奔練蜿蜒而出者即過飛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于晉季象坐大石上欲詑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蕗過所題奇木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憩平溪僧進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雁蕩兼泉石之勝余

日君至雁蕩否日未嘗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雁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絶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二其左出者滙爲上下龍池自龍池玉劒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爲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滙爲蛟龍池右無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即大仙峰罕有登者況響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粗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僉父眼

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厠。而目謏入畔内良可笑也

西目記畧

秀水馮夢禎

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逕一[illegible]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千丈岩[illegible]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礐水中舊名礐水岩水激石下如沸題曰丹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柏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云此即立玉亭後爲西方庵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而住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越一亭尋石磴而下即獅子岩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筍凌空倚立曰玉柱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又進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載燬于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厓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又東爲幻住庵中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

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笋離立絶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雲師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庵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四面俱奇峰峭壁夐絶人境後一峰卓起者題曰險絶前一峰躔空俯瞰者題曰懸厓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筍如獸如劒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既至千丈岩初月娟娟已宿岩際粥後從諸君子

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行百餘武乃知其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横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眞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即爲絶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卧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强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庵者一石横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

出者無算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扳最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頽行四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遥見山園叢樹如簇即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叢西峰最奇爲千丈岩西方庵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

天目游記

公安袁宏道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淸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簣起石簣歎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卧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數碗即同行

其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奥巧石徑曲折石壁棘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庵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淸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眞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山纓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峰死關次日由活埋庵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天目山記

武林黃汝亨

自東目折而下天目清和如春晴山葉地所覆皆坦途次早從白雲曳輿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峯西爲紫薇峯東北上有昭明峯又西爲仰止橋亭水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騎藤蘿如錦一峯中峙四面翠微俱落故名倚翠峯又睨而望一峯石孔攢叢千億計似蜂窠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峯右睨而可指者則香爐峯也又上爲響水崖片石丈許作

瀑澗水旁激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岩內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年不加長又左轉爲上觀音岩岩西有鶯歌石酷肖岩有數松背清特四面險絶無磴貪者不能取又折而上松徑甚平可步清涼橋在焉不數武爲著衣亭似無當歷級而上卽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殿左只尺上斷岩庵爲斷岩祖師塔從斷岩塔而上十餘里爲金仙絶頂樹木稀少惟長徑數里卽就山石甃砌而成至頂則爲四仙人解石處石板薄不盈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線可穿而坐有全解者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神工鬼斧所不及也乃折而下頂時月初起可俯與落日光漸相追下視雲氣橫絶半空如帶橫覽四垂則具區若霅敬亭白岳嚴灘富渚可眺而餘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越宿爲九日雅稱登高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茵藉飯覽獅子林左之未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峯者爲王立亭是高峯得悟處環視崖壁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五色錯繡不佞

姑言秋色濃而艷勝春色遠甚此益信耳從亭後緣岸捫蘿而下絶級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猱升木稱大險絶半里許爲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庵旁上有石崖亦絶磴級中可結小茄瓢稍西爲眞氣洞僧云冬煖夏凉其息自蒸過此爲玉柱峯峯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絶無石鄰旁二松特挿甚奇頂五松俱高不可攀過此則高峯祖師塔院矣塔西覆盂卽中峯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岩傍爲象鼻峯岩上有飛雲閣閣下爲千丈岩岩大陡絶慓慓不敢垂視其

下其右入為活埋庵庵之前為香爐峰剛逢九日高踞峰頭吟昔人醉把茱萸之句是日已久仍還雙清竹院宿覺霞氣山光尚拂拂襟袖間次早討尋故道作徑山遊矣

遊天目山記

明 伍餘福

天目山據東西兩淛之勝岩嵬峭拔石勢崚嶒蜿蜿蜒蜒橫亘八百餘里其分支衍派莫知紀極洞玄集所謂三十四洞天者是也乃與安子出南門歷石虎山山甚惡其狀如虎踞忽鬪啼賜帶鞠有歸去來兮之歎尋次沿于暑在午入亭而飯有錢煥卿在焉橋圯不可渡僕夫攝衣前驅又次早谿谿與龍谿相望其水勢湯湯發自天目相傳弘治間浲水無涯不循

龍谿故道衝嚙及陸徙而溺者動以千計遂成兩谿至今渡者甚艱駕筏始得渡抵五山寺寺僧合掌道左延入方丈少憩尋出山其山如五星分并排列目前及渡口艾老艤舟以待遂下馬散隊而行回視谿水如沸問之或曰亦自天目來者也入孝豐縣令鄧文憲辛吏相迎入公館安子先在坐謂曰吾待子久矣次日始早行過西山菴菴僧鼓茗之渡陳安驗橫坎于澁崩谿次彭宅里有孤冢如堂封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伍子曰獨不見有所謂蘢林者何也

惟旁有一碑仆且泐漫不可讀心許表其墓而未及
遂過鮑湖湖皆沙石水至則爲巨浸而入貢山正當
其衝去縣二十五里上有石洞可容數百人又有硃
砂洞多紅礫前代學堂縣址猶在焉蓋四山具矚之
地也先是廣苕之變正特此至待來嶺少駐日午始
抵荻蒲寺寺多奇石類武康安子歎曰安得移置於
吾家乎遂出湯口而西轉茆山與安子憩長林下下
有石多黃色伍子據石而坐歎曰仙家點石爲金者
誣耶其上有白馬巖下有谿亦曰白馬互相掩映予

以其巖類馬首俯瞰深谿遂題曰白馬巖下谿而去
次獨山山有梁梁有碑將撫摩之弗果不數武轉入
章村村居多章姓者蓋宋章得象裔也有章大尹珪
者邀諸鄉人更請訪赤松子其洞谿以深幽以邃
中有潺湲潀水瀉如注石不工而屋乳不綴而旒或
叩之輒亦有聲側身處隘不可入僅小口空洞無涯
或以爲數年前有潛入不知所向者仙耶人耶贊之
張果善權可相伯仲而此獨晦甚惜之爲題其洞曰
赤松劉諸石珪復入洞相邀延佇一小僕樓四面皆

松篁葳蕤葱蔚而邨中編戶一覽殆盡輒具山餚以
款之止吾宿遂留其家焉秉燭夜飲相與談天目之
勝槩如指諸掌次早涉龍谿謁神龍祠長廊短搆皆
金碧貌龍爲人似有乘雲行雨之狀歷階而覩有碑
記其事相厥地勢帝山坐鎮一方中有龍宮角則隆
鱗則斂類非他山所能及伍子歎曰青烏家所謂王
氣可以占天者其信然耶入方村村不過一二家及
河千村水村更覺牢落其獸蹄鳥跡縱橫道左心甚
恐又過寒村千絕無人煙疑其與塵寰相隔而天目
境界至是始分矣又次長潭其水色紺且黑噴石吞

沙勢若跳珠或謂龍母在焉蓋今之所謂徐仙姑者
是也仙姑亦人耳而孕爲龍其事亦不經者東入別
有一潭險不可涉遂止轉上大坎頭歷香坂路皆偪
仄遂舍車而徒且行且止安子顧我笑曰此豈蓬壺
境耶何愈峻愈奇而行者不知其勞也更上龜山次
茅嶺其下坂如削猿猱飲澗者接臂不絕旁有波羅
樹絜以百圍撫而盤桓進一步遂憩一小亭亭四面
皆屏障而風藏屏獨列其上儼然如畫衆皆又憩於

亭而余獨先之渡麻溪得觀印石石如印纍纍可
玩下此則俯而復隆奇花異草蘿節何限其上有小
湖如練從空而落老僧引入山棧棧皆瑱珥出煙入
雲變態叵測伍子曰是可以悅駕矣出而過觀旋復
登樓猶未暮就寢夜半風戰雨澌颯有聲意其前之
行或阻夢寐中得詩二句因分付山靈好相待莫教
風雨滯吾行迨曉始霽似山靈爲之洗塵者其泉益
駛山益媚爭流疊峙大倍於昨草光花氣動盪耳目
中有和尚田儲百畝自食其力初不知石壕吏之催

科也更入大墓塘塘轉而灣爲大洋爲中溪率多回
穴至是則益不得方軌與衆步行入汚塘仰見駐節
廳有石如屋其玉疊金鏃猶在或以爲唐李靖討叛
丹陽屯軍於此是亦未可知也念四跳正當廳前峰
峋硉硊斷崖峭壁迥出天表其下飛流瀧瀧泼泼嚙
石成淵疑有蛟龍出沒莫敢誰何相傳於潛每遇大
旱吸水而歸輒雨雨足乃止其石如瑪瑙如琥珀如
珠璣又或如浮磬有聲或如礀石有狀不可枚舉行
者每動色伍子取其怪而病其險少爲延佇俯視仰

扳高且深深如井底蛙跳援而出始入翔鳳林其上
有平原一千五百丈中有兩湖湖有魚或以爲龍散
子其中不可捕又有龍鬚草垂垂可愛相傳兩湖之
水東通蘇湖北漸安吉吾自安吉尙見浙之信有如
所傳者復過雷神宅時未雨不聞作聲見犀東上眉
峯岡岡去仙頂數十里野燒飛灰尙餘者金剛纍動
輒曳裾徐徐卻立始得進從者皆有難色且日晡有
僧拉子歸安子曰登高者必忘食以是攝精大痒泉
亦競進始履其巔皆奇石石如鍋板片片重重斷而

復續直者如動作者如眠平者如鋪欹者如倚高者
如斗俯者如鞠合者如歸鷲離者如去鴈比者如弟
兄敘者如賓主其中有一峯獨聳焉上薄霄漢下盼
江河伍子據而坐東如臨安南如姑蘇西如宣城北
如吳興皆在目前其下金牛鳳凰回龍諸山悉如蟻
封而煙雲盪出其半乃嘑安子告曰自東坡死後五
百年來未見有此樂者幸與子同躋天假良緣人酧
宿願是亦聖世之盛事不可無作輒賦云自是神龍
十二宮依然雙目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都在山

靈雲雨中遂題曰仙丈峰勒石而退

讀此記乃由安吉州而入者有此景象若予自餘杭入則其逕皆平易絕無可觀故復錄此

遊峴山記

五湖朱長春

湖州諸山三面迤委赴城其城南半里則峴山舊顯山也獨近諸山屏障曾峨峴山數百武歷其㚇形如丸又獨小下枕碧浪湖則餘不前溪二水西南來數百里合流當山而渟一區清若鑑爲亦云峴山溪溪中有石如洲如眠牛四周水環略亭四時水漲落長浮浮然云浮玉山其上新有塔有亭殿峴之南當寺門升峴則吳興之勝略盡南列道場北盤弁蒼東北

俯郡城萬家之烟故吳西一名地也當郡縣大夫與鄉先生郊集爲遊所而四方過賓往往停舟試寓目云葢自左相鑿空石尊而三刺史而近逸老諸公里傳記翩翩此山風流之美矣萬曆十五年丁亥十月會稽理刑使君楚陵立父行吳以同歲舊枉問予吳人士與山川之勝予因奉使君爲峴山遊請鄭允升孝廉分爲予家貧無牛羊水陸擊鮮財二豎提一斗酒雙柑盛餻蔬陳于山首竹亭候使君使君爲教縣具樓船黃頭濯郎十人省騎吏自城門登船遡流來

於山寺之門將自峴畢眺乃移酒放舟遵湖容與而南涉浮玉陵前溪直抵南山之敫上道場極顚而攬望五湖焉會少選天大風南來湖生波擊岸帣舟不得渡則相與除草張席野坐峴之亭帷帳不施使樂不御脩然寒巖高木之下倚酒雅譚山僧從吏忘使君之隆此爲賞也酒三行使君起曰美哉山澹水長此吳西之秀乎夫地以人相重人以文相重兩君序峴名遊數百年著吳然吾於楚未有聞雖於天下不如襄重也此亭獨羊公一碑謝哉或亦文采闕焉

今兩君俛然惠招不佞爲此山辱千載良集四方同聲在此席也兩君爲一言志游日不佞附以從允升曰佳哉夫蘭亭滕王以後未見有能言者也豈遊賞聲詩頓絕將夫不朽者非乎山川相助以醜非相助美者也大雅廢久今之譪譪高塗衆甚後或以爲陳蕘矣必成方合雅而後傳則且掩顏太守登山聯咏故名我不能是在使君予曰不然登高作賦自古代起然奚必宋大夫之後無言哉亦各攄滕述情隨才自暢王會稽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且士業已彫蟲繡虎揖讓千古之傑何渠不遽焉自壯徐庾靡靡後杜陵生去二百年彼非丈夫哉安所知山川勝運不留待人夫詩言乎志文生乎情苟其神理寄以長存則一工伎器無不壽不壽者神衰而色僞也山之蒼蒼水之汪汪此非天地之神乎哉自古固存文若是矣振雅業之墜續禊事之高弘此山之名可不務乎斯文不絕吾輩誰不當任願相與定盟復古自此山會始於是陳使君引觴酬地曰壯哉士如此乎百世後誰知吾等譚文慷慨於此是當記之於是

使君鼓掌引聲爲唐體七言一章鄭與予倚而和之予又躡地迂聲爲長歌一行使君與鄭亦倚而和之既闋乃顧予記而書之曰亦此山風流之助哉蓋遂以至暮乘風歌唱而還

弁山記

明　愼蒙

萬曆二年歲三月自府城出北門至弁山行二里許至山麓極目而視則南之[illegible]場與東西諸山皆呈一覽而萊畦麥隴環繞於平疇曠野之間殊爲悅目繼而仰視則太湖諸石巍然獨隆乃洞石也至洞口則洞南一石卓立如人形而刻蘇東坡韻詩一首又一石北向偃僂而雄踞皆刻黃龍洞三大書筆畫遒勁已沒其姓名矣自右繞而東皆巨石如人力壘成而

皆有隙縫可通一線殆是天造洞之北有石壁方而且大高可數仞南一石略加粘連其勢若欲飛墮者石上草木森然參差掩映不知何所托而生也石壁下一石聯屬橫生突出如今之增塑佛座下有門北向方而且整伺之不知其底俯視洞中令人心悸目眩眞爲不測其石之植立於洞內者棱角分明狀如錕板又一石形圓似竹筐得其半若受斧鑿四週皆有階級可攀緣而下巉岩刻削奇麗異常曾有人緣絙而下計二十五丈始至底底石皆五色成文南有一小洞洞口以泥封聽之有聲如吼驚怪而出俗傳有龍潛伏且通太湖名爲龍宮不誣也夫洞之深入而奇巧者往往有之此則直下而奇麗雖志所記載尤爲罕見眞武殿復有小石壁高一丈有奇壁下小池名曰小龍潭及至絕頂坐問水亭則太湖之一碧萬頃可俯視不遠咫尺飛帆摇曳宛如一葉以及東西洞庭與夫小雷大雷縹緲七十二峰如在鏡中因與游客張蓋草坐命酒藉石袖拂烟霞喜鶩鶩悉出樽俎之下興盡方返是日也倒而天朗氣清風浪

恬靜得盡其勝如此且山下楊梅樹以數萬計青翠滿林不減閩之荔枝自是沃壤又亦奇觀也是洞爲山王而景之列於上下者適以增其美矣昔夫湖人皆知道場之爲最勝而不知弁之龍洞勝而且奇予故記之以闡其幽

遊道場山記

明　都穆

予至吳興之三日郡太守同年呂君文郁招予爲道場之遊同遊者前四川叅議郡人王君肅之亦同年也舟出郡南門三里舍舟入峴山寺登藏經閣啜茗出西行即抵峴山山本名顯其曰峴者避唐諱也上有石坡陀積疏㵼石歲久窪然儼如尊形唐別駕李適之嘗築亭其上名曰窪尊今廢顔魯公刺州日與客陸羽吳筠及詩僧皎然輩同遊有石尊聯句蘇文

忠公守郡亦有登峴山亭詩呂君謂予曰僧房有竹可觀焉已而飲浮碧亭亭據碧浪湖之勝其左下篔簹蒙翳予命僧剪除之湖之全體始呈亭後有碑乃予友劉元瑞所作亭記泚碧浪湖夾岸之山遠近起伏蒼翠欲滴而湖水如玉每風生浪湧色尤可愛昔之人稱吳興山水清遠爲天下第一殆指此耶南行二里經浮玉山郡之山有兩浮玉其一在孝豐縣東南十五里名大浮玉此則小浮玉也山特一巨石趙子昂謂其不以水之盈縮而爲低昂時值梅雨石

幾沒其頂予笑謂其二君曰浮玉今不浮矣又七里抵道場浜肩輿西行里許即道場山也上山六百步經嘯月亭故址又上四百餘步有老屋三楹榜曰伏虎道場洪武初郡太守褒陽楚岳筆也蓋此山自昔多虎郡志謂唐有僧如訥者過山中坐盤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訥遂結菴居之人因名其處曰伏虎崖楚公之題榜者此也西北而上百十二步有金剛殿折而北經萬佛閣閣左右鐘皷樓僅存其址度石梁其下爲放生池登釋迦佛殿東北曰一勺泉北二

池曰萬工曰瑠席瑠席云者取蘇文忠詩屋底清池照瑠席語也南上幾二百步經華光樓其西即所謂伏虎崖百三十步至仰高亭又上至息肩亭小憩久之自此至望湖亭太湖在目群峰環之亦登臨之佳處也又上百步有華光殿其後閣雄據山顛惜已破弊予問僧閣奚名僧云此華光閣也予曰山之樓殿既名華光不應此名復同欲呂君易之再詢之人則云閣名雲峰此亦可見僧之愚矣遂相與一笑閣之東有浮居七成成化間燬於雷火今唯存其中之石

忽陰雲四興雨隨至小酌僧室雨霽移席望湖亭竟
飲下山將半予題名石上回至南門民舍已張燈矣

照山記

明 徐貫

成化己亥春二月予與伯兄廷傑 日散步家門外
指照山言曰此山發跡岩嶤中頗深邃間有所謂寨
基尖者昔人曾避亂焉終日在目睫間未嘗一遊況
遠者邪乃命姪惟善惟清約同遊之壬於三月望日
遊焉是日雨不克如約越四月三日山雨初霽烟消
日出時方在辰攜從者出門乃遇錢氏子貢予拉之
欣然前驅至照山下涉焉有泉自崖飛下作瀑布聲

登用塢口旁有泉出石間叢篠蒙其上惟聞其聲淙
淙然沿澗行半里許有泉跌蹤而下高丈許諸遊士
至此皆曰足力倦矣仰視絕頂未及十一益憚登陟
惟惟善欲强之行咸有難色乃辭歸▢五人者且行
且坐惟吾兄舉步如飛沿澗石道嶮峻側足而上傍
有泉高數十丈飛空而下其色如練曰龍門由龍門
而北有山橫峙於左中有田四五畝約畝許又轉而
稍西行數百步見二三婦女在叢薄間怪而問之答
曰採茶又行數百步有高姓名宗義者刈草為畬田

其乃問其徑之所由又轉而稍東至鷓鴣頸則山勢益峻無任足之所兩旁壁立中惟一鳥道以左右手攀緣樹石逡廵而上有稍平處則坐坐輒復起力而行至其上有平處東南可二丈許西北徑丈餘皆曰此即寨基予雖疑其非是然已稍倦乃與惟善惟清皆憩息焉予兄又臨北山之絶頂而下東望則東山崖魚口峰西望則蛟原佳溪南則成平富置雲頭北則柘源横水余葉諸山綿綿延延或起或伏簇若在咫尺間其他溪口高洲南塘又皆舉足之下矣水勢

曲折盤旋如帶一一皆可盡已渴欲飲去茶山已遠無可採者乃摘烏藥樹葉瀹水啜之酒三行復循山頂東山行有不呑過脈處其北壁立數百仞惟善踞地瞰之曰適所坐處乃寨基右臂爾彼稍南而高山者中可五丈許四面皆壁立此則寨基也予同視果然欲再往則足力不任矣乃相與憩息於照山之上有坪可二三丈許下視蜀阜諸山如培塿人家如蟻封雞犬之聲隱隱可聞酒五行沿山沿金字峰頂又東行過二峰頂至前壠即予所卜壽藏處也又數酌

而歸日已在未矣予觀其山自徽歙至西山之南降勢結頂分爲二支一支南入江村一支東至前壠其至前壠者中至照山又結頂作華蓋形分作二小支逆上一支至前壠而止一支至畢墩復起一員峰折而北横繞其前其他諸山又皆蜿蜒而來如拜如揖水前後環繞照匯始去

沈琮遠遊陳山記

成化改元乙酉之九月同沈吏部朱郡博及鄕之縉紳暨韋布士共十有五人集祉陳山爲登高之會乃

道松逕躡而上甫及山半已憊于險峻别取山麓坦道東行僅二里折而南上至石壁下探龍湫湫水泓瑩澄潔雖大旱不涸掬飲之味極甘美去龍湫四十餘步大石危峙旁如仰盂形石眼泉出涓涓不絶俗呼曰洗兒盆由湫至南而上近三百步許至絶頂始平曠東南則大海水天相涵一目無際直南則明越諸山如屏障隱隱羅列于百里外東則金山西則秦駐峰如龍虎騰驤相輔弼也後則二大石相矗高皆踰二尋又有所謂龍母塚飛來石仙人洞在别峰間

勝國時山前後民居櫛比竹樹蔚繁入國朝海寇竊發居民內徙茲山遂爲烽堠之所皆童童然矣歔欷久之

遊殳山記

明 貝瓊

槩見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殳山山由殳道人得名殳山之東曰史山陳君仲謀約予遊殳山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帥陳熊陳脩兩生洎子子翺由大溪北折而東渡陌越阡至殳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小民有冢在山半冢後

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嶄然壁立者卽殳道人尸解處其巔有小石突怒土中類迸徛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謖謖吹人衣耳目爲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爲煑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殳山稍卑上建神宮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

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
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吾意在於一適耳意
之所適亦何與夫赤城天姥哉因觀洞旁古井井深
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仙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鑿
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
是矣日暮下山路益陗或有雞于石磊磊至不容足
而山陽王氏曰竹千挺參天以非舊亭者不得造其
所近山又有三湖青停黛蓄與天一色綿亘往來可
書從者艤舟以待翀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

歸翌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至
紫薇山之陰山赭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橫錯布類馳
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
間如縈蛇蹣跚繁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
為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
山勢而成寺僧遂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
蘭谷曰天然借余所知梓南山者不幸而夭為之愴
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而弱水
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

又西過喬笑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
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蔣笑巖沒已久弟子
道印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卓午返酌於半間雲
所醯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谷賦詩一解
兒子翀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有
寺曰慧力益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
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變之餘什者不復支奮
者不復易而陶者食其中搏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
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聲

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嘆吾儒之不
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郎之所
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余觀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洪濤
中一既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
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
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
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洎桑了才沈復東二生
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石
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

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刼於荒煙野草間而奮食其墓顧况讀書臺錢鏐洗劒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仙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喝石嵒嵒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特如清秋嵒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爲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其趨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

書懸畫溪

閩中何璧

溪在長興縣西八里古木夾岸叢篠翳其下朱藤蔽其上如是者十里花時游人競集有懸畫亭宋劉壽詩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草色齊欲識人間眞懸畫朱藤倒影入青溪張西農詩步小江南岸何時最好行水香荷葉吐春晚鶗鴂鳴落景參差綠芳情瀠蕩生風吹未歸去懸畫小溪平

不溪偶記

武林胡胤嘉

不溪襟帶清邑每過輒樂其清佳壬子孟秋偶得半日閑暇蕩舟乾元山下板橋跨曲港水色如碧油桑竹映發使人幽絕山麓平松萬株日影亭則涼風拂襟暑氣忽滌去余里而近者南則超東則潯北則乾元金蛾互峙爭高平時登陟常有怯懾之色今步山麓遥在眉睫氣已凌之矣樵子復指余坦道逶迤如蛇盤中亭再休下覛一邑不滿萬竈粉垣如畫若水

貫之螺髻之山若鼓若倚田苗正綠烟嵐襍起亦領人意去亭稍陡峻再折而至前架一亭揷樓爲蕭其上兩檻中供大士香几潔清不見人影蕭聲襍笑語裊裊自空中出余澄坐久之門榜高士菴蜀人陳侯敬所題高士者漢吳羌宋沈驎士也其銘曰山不在高有僊則名余再詠徘徊不能去仙字疑不能易以人字亦爲補之按吳羌漢季人避新莽之亂攜妻子隱居于東陵子吳後居焉耕之餘不邪人因名其所居山爲吳羌山云沈驎士字雲楨武康人家貧織簾為養作玄散賦以絕世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吳差山今不知何地沈約與驎士書云名山既鄉內所豐時用亦坐臥可對意卽今之乾元也余考志無吳差山疑羌與差訛故齊書言吳差山以羌苗因以爲號未知羌前更名何山乾元之名豈在羌前耶又讀吳興掌故言雲楨有希心日損之句作玄損賦與齊書玄散又別然玄損不如玄散之合也并記以俟再考

元　趙孟頫

遊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于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滙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遶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魂葭葦藂焉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四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于城中合苕水于城東北又北東入于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

是其最清遠處耶

遊五亭記　唐　白居易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遊息焉旋屬災沴沼堙臺圮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覩其架大

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閤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不知方外也人間也

湖州勝賞樓記　宋　葉適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為賞蓋物常聚於此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藍浪梁楫動搖而靚粧袨服之倒影互為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淥鳧鷗棲止而綺荷文蔓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絡繹頓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繪艣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

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私者易狎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采蘋苕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采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敬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通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

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寄之内我不敢與民繼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于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閻可使富况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絶乎君初至損税直增學廪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冀

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吳興溪亭記

唐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由作也亭蟠約而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亭日參心者或大其閉閎文其節梲儉士恥之絶世離俗者或榑構巖嶔紉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莎在目潺湲激砌晴烟藹嵐明滕萬狀鴻飛魚遊不驚不喝時時歸雲來自茅洞許氏方岸鷃冠支筇竹目送溪鳥

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内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傅于庭下鎡基之功出于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則是非得喪倶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滑於胸中哉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耕耘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粃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閑不爲與時之大來耶予

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詞云

吳興柳惲西亭記

唐　顏眞卿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峰浮於淸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游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潔眾其中雲霽水閑當亭無暑信爲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惲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亭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陳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蹲苕溪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閒歲頗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于兹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脩之以攄眾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淸簡仁惠以成其政弦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歷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湊迨乎二千種桑畜

養貧於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堠吏有飧錢之資敦本繆久率皆如是畧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勵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叅雋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眺贊於獨邑子男於吳興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所知學詩之謝聞絲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緊舊矣今詔升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真卿重違耆老之請啓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其不佞忝

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掣肘之患豈盡子言用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堂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宣美豈徒媿詞而已哉大曆一紀之首夏也

書白蘋亭

唐 李德裕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蕖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佳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

柳吳興惲詩曰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

書聚芳亭

吳郡王世貞

吳興山水號淸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宛洛自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蓋內郭崇而闤闠外郭夷而桑麻之區其俗之朴茂纖嗇固然余嘗戲謂山可瀦湖可陵則亦治而田舍之矣。閒以故典考所謂亭館以披翫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爲園於白蘋洲而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牟端明子才爲園於郡官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弁陽公謹

襍識至元時閻廷舉介甫爲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後先廢。而獨介甫能合一時之知詞翰者。爲之記若詩。其七世孫少保莊懿公又能求故李文正公爲之顏其端而志其殿。以謀不朽。亦可謂能世業也已。

遊石林記

宋 葉夢得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違監軍守祖戒因之以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眞好也

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官下第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臥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予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癖剗剔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此不特

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
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石林山堂記

宋 葉夢得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
動不但與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已王
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
一至山中或西菴或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
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
用意良苦常置石蓮百許枚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
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

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
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
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
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
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
以道常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
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
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上忽失脚墜
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吾素頗

墅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由[illegible][illegible]不欲爲藏書之
所且攜數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披剔崖竇雖風
雨不避旁勸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
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
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
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廳曰樂壽非
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湖州石林記

宋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冬發吳郡帥廣西行十日至
湖州將遊北山石林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
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多傾頹惟正堂無恙堂正面卞
山之高峰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
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
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歸守先隴經
始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名焉其旁

登高有羅漢崖石詭皆嶔空裝綴巧過鐫劖自西崖
回步至東崖石之高壯礧砢又西過崖小亭亦頗奇
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
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傍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
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
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
家已不能守或謂此迹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
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
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

善寺葉氏墳祠也霅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闊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之沈氏此山石色微黄而更奇古一丘悉空中洞穴千數皆傍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三磴中窈如深谷前小池石如牛馬飮犢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纍積嵌崖巧怪萬狀鍾鏵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霅川特無好事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山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即石林是以小玲瓏脫出而加勝

由沈家歩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記霅川遊賞處

宋　倪思

城內

顔魯公堂　莫氏蓮莊　莫中郎園

曾氏極目　林氏雪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聽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研山　趙氏玉鑑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寺　湖趺亭

菰窩寺　趙氏小隱　思溪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黄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　菁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凡四十二處若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毎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踈今酌其宜毎月任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肴野蔌或邀一兩賓無賓輪携子弟同行庶幾踈頻得中至于月夕雪夜暑天遊溪賞荷又不在此也齊齋居士書

遊龍眼潭記

明 董穀

龍眼潭在澉之南二里許天岸山下王道祠之側余爲士人三十有四年矣壯事進取嘗覩于錢塘北涉彭城之險旋渦逆湍蛟鼉所宮咸親試之獨玆潭在郭門之外曾未得一營目焉乃乙酉二月望日同前峰少林二禪子登荆湖之颺山指點玆潭相去數里興發浩然歸而語諸徒期以翌日遂將諸生並李光德爲引導春風甚顛午潮怒長似天降日夼雷走

碕來如崩山去欲縮地石崖林立莫可名狀深者如室剛者如壁廣者如車狹者如帶完者如怒猊伏虎碎者如斷劍折戟洪濤吐吞萬鐵鱗集雖魚貫卻立俯視數丈而浪花仰激洒然著面大浮山去潭可百五十步趾若積鐵亂流環射如沸湯然草色纖碧雜樹婆娑對視可枝數葉辨而不能度也悵然久之徒亂人意前癸未六月有兩巨魚東西來邂會於此僅容過之棹尾激水王於山椒業海者千百夫皆見今偶憶之光德曰信小浮山在大浮之外相距尋丈其

廣覩大浮四之一頹然居乎滄溟之間、正西一山去
此如三十里者茫茫於烟雲水氣中不見其麓的然
純黑上不下均如帽屋者上虞縣下蓋山也、白塔之
左爲秦駐峰大浮之右爲葫蘆灣綿亘圍繞隱若金
城而瞰之形勝盡矣余嘗考水誌有仙人洞在天岸
山之後是日由潭左遵海而東嬿跚坡陀捫歷窟宅
至縹緲憇焉南見四明羣峰列岫霞興雲倚旌張笏
拄羅布于數百里外而天吳奮首飛廉矯翼鼇盪大
氣渺焉際空奇哉茲遊也已於是光德進曰洞尚遠

風惡崖危徃徃渺魚變化成虎叵測請俟他日遂越
嶺而還所謂王道祠不知何神其來甚遠今惟數楹
巋然篆竹中水志又有弦風亭美固堂皆在天岸山
下茲不可考矣

觀海記

明　方鵬

觀海大觀也觀海日月之出又勝也聞有巨魚焉不
能觀其全體而得訪其遺跡又奇也吾聞海鹽去海
甚近僚友褒陽守徐君子正家焉姻友王君震發寓
焉地王既賢孤與邈發乃嘉靖丁亥十一月十五日
啓行十七日至止二君逕予舟次備言昨有巨魚乘
潮而來潮涸不去海壖之民望之若舟卽之則魚膚
綠無鱗項有長毫頸如馬鬣長可十七丈廣半之高

可三丈口之廣半之脂于泖沮不能反側海民操利
刃競刲其肉乂而覺楚鳴如虎哮衆皆辟易封之三
日乃盡其骨尚在也予更躡然十八日薄暮褒陽具
標榼邀予出東門外半里而海在焉震發與門生孫
尚文偕至少焉月出於蒼烟白露之間予乃振衣坐
石呼酒痛酌眼界空濶胸次如洗遙見秦駐白塔二
山隱約波間不能凌虛御風登其絕頂俯瞰萬象爲
半生一快事也相與踏歌而返十九日黎明予與尚
文潸徃解衣盤礴候於古廟黑雲一抹橫亘震方崗

文疑之予曰無傷也日出當自消矣已而果然欻如陽春靜若太古躍金浮練萬頃一色思得長帆巨艘駕風破浪直抵扶桑探暘谷以攀羲和之馭不尤快哉童子引而稍南觀所謂魚骨則皆爲有力者取去止存鼻柱長可丈餘徘徊久之是遊也信大觀矣勝矣奇矣然不能無感焉昔魚之在大壑意縱體舒雖與海俱存可也卒然寘行遂爾失勢以充樵夫漁子之腹可哀也已古之以豪傑自擬者心雄萬夫傲睨一世孰得而侮之一旦迷宦途罹法網幾不能保其身若太白長流於夜郎种放見斥於晩節是皆有以自取也凡與我同志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當湖記

歙 滸之恒

當湖縣東陸地有胡僧相曰是當爲湖後果陷史君者不知何許人一馬繞東北角而號馬跡盡爲壖令祀廟曰白沃民思而報之者也此漢順帝年間事我明成化某年始立縣曰平湖言與湖平也湖稱放生池自陸太宰輿繩之先公始詳弇州公記中悠然亭所由名也亭北曰鸚鵡洲今建檜處而弄珠樓展其北塔當樓之南余以仲冬閏月平旦登樓日出東方

當九溪之南首白沃則最北口也日初出吐半規與水中影合而成璧出水面則爲連環而浮光萬點政如倒景多寶塔亦觀水之最奇也樓雄傑特起迥列步廊然湖水盪胸不若塔前亭際爲曠悠然亭皆石柱挺立此中淵邃而澄泓下通海眼有源湧出分東西流歲旱則禱於斯爲近龍之窟宅前案即爲隙山龍母居之湔然沛然其感召神化爾爾既歷聖塘關訪俞僧寮于灌莽山居南出二十里可達乍浦城向從泰駐山眺之以歲暮未暇一臨方朔食忽聞萬馬

奔馳聲僧客云此湖嗚也夫錢塘之存數而聲也此非其聲聲者耶作當湖記